新齐谐——子不语

清代笔记小说丛刊

袁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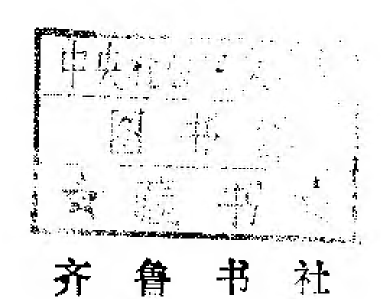


清代笔记小说丛刊

新齐谐

〔清〕袁枚 撰
崔国光 校点





齐鲁书社
一九八六年·济南

清代笔记小说丛刊

新 齐 谐

【清】袁 枚 撰

崔 国 光 校 点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　17.75印张　2插页　370千字

1986年5月第1版　198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9,500

书号 10206·115　　定价 2.85 元

《清代笔记小说丛刊》出版说明

中国古代笔记小说源远流长，作品繁富，蔚为大观。特别是清代，由于《聊斋志异》的产生，给笔记小说的创作带来新的生机。一时仿效之作纷至沓来，不同风格的作品也竞相出现。其中不少作品虽也“传奇”“志怪”，却有着较深刻的思想内容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要求，并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，至今仍有认识价值和借鉴作用。但建国以来，除整理出版了《聊斋志异》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等有代表性的作品外，尚有为数不少的清代笔记小说有待整理、出版。为此，我们特编辑出版《清代笔记小说丛刊》，以供研究者参考，并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。

本丛刊所选收的作品，均系在清代笔记小说中有较大影响或独具风格者。同时，对清代的笔记小说选本也将酌量选收。

本丛刊将分辑出版，力求以较好的版本为底本，加以整理、校点。

本丛刊尚系初创，经验不足，有待于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帮助。

齐鲁书社

序

怪、力、乱、神，子所不语也。然龙血鬼车，系词语之；玄鸟生商、牛羊伺稷，雅颂语之。左丘明亲受业于圣人，而内、外传语此四者尤详。厥何故欤？盖圣人教人，文行忠信而已，此外则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，“敬鬼神而远之”，所以立人道之极也。周易取象幽渺，诗人自记祥瑞，左氏恢奇多闻，垂为文章，所以穷天地之变也，其理皆并行而不悖。余生平寡嗜好，凡饮酒、度曲、摴蒱，可以接群居之欢者，一无能焉。文史外无以自娱，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，妄言妄听，记而存之，非有所惑也。譬如嗜味者，餍八珍矣，而不广尝夫蚳醢葵菹，则脾困；嗜音者，备咸韶矣，而不旁及于侏离僸佅，则耳狭。以妄驱庸，以骇起惰，不有博奕者乎？为之犹贤，是亦裨谌适野之一乐也。昔颜鲁公、李邺侯功在社稷，而好谈神怪；韩昌黎以道自任，而喜驳杂无稽之谈；徐骑省排斥佛、老而好采异闻，门下士竟有伪造以取媚者。四贤之长，吾无能为役也；四贤之短，则吾窃取之矣。书成初名《子不语》，后见元人说部有雷同者，乃改为《新齐谐》云。

目　录

卷　一

卷　二

卷　三

卷　四

卷　五

卷　六

卷　七

卷　八

卷　九

卷　十

卷十一

卷十二

卷十三

卷十四

卷十五

卷十六

卷十七

卷十八

卷十九

卷二十

卷二十一

卷二十二

卷二十三

卷二十四

卷 一

李 通 判

广西李通判者，巨富也，家畜七姬，珍宝山积。通判年二十七，疾卒。有老仆者，素忠谨，伤其主早亡，与七姬共设斋醮。忽一道人持簿化缘，老仆呵之曰：“吾家主早亡，无暇施汝！”道士笑曰：“尔亦思家主复生乎？吾能作法，令其返魂。”老仆惊，奔语诸姬。群讶然出拜，则道士去矣。老仆与群妾，悔轻慢神仙，致令化去，各相归咎。未几，老仆过市，遇道士于途。老仆惊且喜，强持之，请罪乞哀。道士曰：“非我禁尔主之复生也。阴司例，死人还阳，须得替代，恐尔家无人代死，吾是以去。”老仆曰：“请归商之。”拉道士至家，以道士语告群妾。群妾初闻道士之来也，甚喜；继闻将代死也，皆恚。各相视，噤不发声。老仆毅然曰：“诸娘子青年可惜，老仆残年，何足惜？”出见道士曰：“如老奴者代，可乎？”道士曰：“尔能无悔无怖，则可。”曰：“能。”道士曰：“念汝诚心，可出外与亲友作别，待我作法。三日法成，七日法验矣。”老仆奉道士于家，旦夕敬礼。身至某某家，告以故，泣而诀别。其亲友有笑者、有敬者、有怜者、有揶揄不信者。老仆过圣帝庙，素所奉也，入而拜，且祷曰：“奴代家主死，求圣帝助道士，

放回家主魂魄。”语未竟，有赤脚僧立案前，叱曰：“汝满面妖气，大祸至矣，吾救汝，慎勿泄！”赠一纸包曰：“临时取看。”言毕不见。老仆归，偷开之，手爪五具、绳索一根，遂置怀中。俄而七日之期已届，道士命移老仆床与家主灵柩相对，铁锁扃门，凿穴以通食饮。道士于群姬相近处筑坛诵咒。居亡何，了无他异，老仆疑之。心甫动，闻床下飒然有声，两黑人自地跃出，绿睛深目，遍体短毛，长二尺许，头大如车轮，目睒睒视老仆，且视且走，绕棺而行，以齿啮棺缝。缝开，闻咳嗽声，宛然家主也。二鬼启棺之前和，扶家主出，状奄然若不胜病者。二鬼手摩其腹，口渐有声。老仆目之，形是家主，音则道士。愀然曰：“圣帝之言，得无验乎？急揣怀中纸，五爪飞出，变为金龙，长数丈，攫老仆于空中，以绳缚梁上。老仆昏然，注目下视，二鬼扶家主自棺中出，至老仆卧床，无人焉者。家主大呼曰：“法败矣！”二鬼狰狞，绕屋寻觅，卒不得。家主怒甚，取老仆床帐被褥碎裂之。一鬼仰头，见老仆在梁，大喜，与家主腾身取之。未及屋梁，震雷一声，仆坠于地。棺合如故，二鬼亦不复见矣。群妾闻雷，往启户视之，老仆具道所见。相与急视道士，道士已为雷震死坛所。其尸上有硃砱，大书“妖道炼法易形，图财贪色，天条决斩，如律令”十七字。

蔡书生

杭州北关门外有一屋，鬼屡见，人不敢居，扃锁甚固。书生蔡姓者，将买其宅，人危之，蔡不听。券成，家人不肯

入。蔡亲自启屋，秉烛坐。至夜半，有女子冉冉来，颈拖红帛，向蔡侠拜，结绳于梁，伸颈就之。蔡无怖色。女子再挂一绳，招蔡，蔡曳一足就之。女子曰："君误矣。"蔡笑曰："汝误才有今日，我勿误也。"鬼大哭，伏地再拜去。自此怪遂绝，蔡亦登第。或云即蔡炳侯方伯也。

南昌士人

江西南昌县有士人某，读书北兰寺。一长一少，甚相友善。长者归家暴卒，少者不知也，在寺读书如故。天晚睡矣，见长者披阔入，登床抚其背曰："吾别兄不十日，竟以暴疾亡。今我鬼也，朋友之情，不能自割，特来诀别。"少者阴噤不能言。死者慰之曰："吾欲害兄，岂肯直告？兄慎弗怖。吾之所以来此者，欲以身后相托也。"少者心稍定，问："托何事？"曰："吾有老母，年七十余，妻年未三十。得数斛米，足以养生，愿兄周恤之，此其一也；吾有文稿未梓，愿兄为镌刻，俾微名不泯，此其二也；吾欠卖笔者钱数千，未经偿还，愿兄偿之，此其三也。"少者唯唯。死者起立曰："既承兄担承，吾亦去矣！"言毕欲走。少者见其言近人情，貌如平昔，渐无怖意，乃泣留之曰："与君长诀，何不稍缓须臾去耶？"死者亦泣回，坐其床，更叙平生。数语，复起曰："吾去矣。"立而不行，两眼瞪视，貌渐丑败。少者惧，促之曰："君言既毕，可去矣！"尸竟不去。少者拍床大呼，亦不去，屹立如故。少者愈骇，起而奔，尸随之奔。少者奔愈急，尸奔亦急。追逐数里，少者逾墙仆

地。尸不能逾墙而垂首墙外，口中涎沫，与少者之面相滴，涔涔也。天明，路人过之，饮以姜汁，少者苏。尸主家方觅尸不得，闻信，舁归成殡。识者曰："人之魂善而魄恶，人之魂灵而魄愚。其始来也，一灵不泯，魄附魂以行；其既去也，心事既半，魂一散而魄滞。魄在则其人也，魂去则非其人也。世之移尸走影，皆魄为之。惟有道之人，为能制魄。"

曾虚舟

康熙年间有曾虚舟者，自言四川荣昌县人，佯狂吴楚间，言多奇中。所到处，老幼男妇，环之而行。虚舟嬉笑嫚骂，所言辄中人隐。或与人好言，其人大哭去；或笞骂人，人大喜过望。在问者自知之，旁人不知。杭州王子坚先生，知泸溪县事。罢官后，或议其祖坟风水不利，子坚意欲迁葬而未果。闻虚舟来，走问之。适虚舟持棒登高阜，众人环挤，子坚不得前。虚舟望见子坚，遥击一棒，骂曰："你莫来，你莫来！你来便想抠尸盗骨了，行不得，行不得！"子坚悚然而归。后子坚子文璐，官至御史。

钟孝廉

余同年邵又房，幼从钟孝廉某，常熟人也。先生性方正，不苟言笑。与又房同卧起，忽夜半醒，哭曰："吾死

矣！”又房问故，曰：“吾梦见二隶人，从地下耸身起，至榻前，拉吾同行。路泱泱然，黄沙白草，了不见人。行数里，引入一官衙，有神乌纱冠，南向坐，隶掖我跪堂下。神曰：'汝知罪乎？'曰'不知。'神曰：'试思之。'我思良久，曰：'某知矣，某不孝，某父母死，停棺二十年，无力卜葬，罪当万死。'神曰：'罪小。'曰：'某少时曾淫一婢，又狎二妓。'神曰：'罪小。'曰：'某有口过，好讥弹人文章。'神曰：'此更小矣。'曰：'然则某无他罪。'神顾左右曰：'令渠照来。'左右取水一盆，沃其面，恍然悟。前生姓杨，名敞，曾偕友贸易湖南，利其财物，推入水中死。不觉战栗，匍伏神前曰：'知罪。'神厉声曰：'还不变么？'举手拍案，霹雳一声，天崩地坼，城郭衙署、神鬼器械之类，了无所睹。但见汪洋大水，无边无岸，一身渺然，飘浮于菜叶之上。自念：'叶轻身重，何得不坠？'回视己身，已化蛆虫。耳、目、口、鼻，悉如芥子，不觉大哭而醒。吾梦若是，其能久乎？”又房为宽解曰：“先生毋苦，梦不足凭也。”先生命速具棺殓之物，越三日，呕血暴亡。

南山顽石

海昌陈秀才某，祷梦于肃愍庙，梦肃愍开正门延之。秀才逡巡，肃愍曰：“汝异日我门生也，礼应正门入。”坐未定，侍者启汤溪县城隍禀见。随见一神峨冠来，肃愍命陈与抗礼。曰：“渠属吏，汝门生，汝宜上座。”秀才惶恐而坐。闻城隍神与肃愍语甚细，不可辨。但闻“死在广西，中

在汤溪，南山顽石，一活万年”十六字。城隍告退，肃愍命陈送之。至门，城隍曰：“向与于公之言，君颇闻乎？”曰：“但闻十六字。”神曰：“志之，异日当有验之。”入见肃愍，言亦如之。惊而醒，以梦语人，莫解其故。陈家贫，有表弟李姓者，选广西某府通判，欲与同行。陈不可，曰：“梦中神言死在广西，若同行，恐不祥。”通判解之曰：“神言始在广西，乃始终之始，非死生之死也。若既死在广西矣，又安得中在汤溪乎？”陈以为然，偕至广西。通判署中西厢房，封锁甚秘，人莫敢开。陈开之，中有园亭花石，遂移榻焉。月余无恙。八月中秋，在园醉歌曰：“月明如水照楼台。”闻空中有人拊掌笑曰：“月明如水浸楼台，易‘照’字便不佳。”陈大骇。仰视之，有一老翁，白藤帽、葛衣，坐梧桐枝上。陈悸，急趋卧内。老翁落地，以手持之曰：“毋怖，世有风雅之鬼如我者乎？”问：“翁何神？”曰：“勿言，吾且与汝论诗。”陈见其须眉古朴，不异常人，意渐解。入室内，互相唱和。老翁所作，字皆蝌蚪形，不能尽识。问之，曰：“吾少年时，俗尚此种笔画，今颇欲以楷法易之，缘手熟，一时未能骤改。”所云少年时，乃娲皇前也。自此，每夜辄来，情甚狎。通判家僮常见陈持杯向空处对饮，急白通判。通判亦觉陈神气恍惚，责曰：“汝染邪气，恐死在广西之言验矣！”陈大悟，与通判谋，归家避之。甫登舟，老翁先在，旁人俱莫见也。路过江西，老翁谓曰：“明日将入浙境，吾与汝缘尽矣，不得不倾吐一言。吾修道一万年，未成正果，为少檀香三千斤，刻一玄女像耳。今向汝乞之，否则，将借汝之心肺。”陈大惊，问：“翁修何道？”曰：“斤车大道。”陈悟“斤车”二字，合成一

“斩”字，愈骇曰：“俟归家商之！”同至海昌，告其亲友，皆曰：“肃愍所谓南山顽石者，得毋此怪耶？”次日，老翁至。陈曰：“翁家可住南山乎？”翁变色骂曰：“此非汝所能言，必有恶人教汝！”陈以其语语友。友曰：“然则拉此怪入肃愍庙可也。”如其言。将至庙，老翁失色反走。陈两手挟持之，强掖以入。老翁长啸一声，冲天去，自此怪遂绝。后陈生冒籍汤溪，竟成进士。会试房师，乃状元于振也。

酆都知县

四川酆都县，俗传人鬼交界处。县中有井，每岁焚纸钱帛镪投之，约费三千金，名纳阴司钱粮。人或吝惜，必生瘟疫。国初，知县刘纲到任，闻而禁之。众论哗然，令持之颇坚。众曰：“公能与鬼神言明乃可。”令曰：“鬼神何在？”曰：“井底即鬼神所居，无人敢往。”令毅然曰：“为民请命，死何惜？吾当自行。”命左右取长绳，缚而坠焉。众持留之，令不可。其幕客李诜，豪士也，谓令曰：“吾欲知鬼神之情状，请与子俱。”令沮之，客不可，亦缚而坠焉。入井五丈许，地黑复明，灿然有天光。所见城郭宫室，悉如阳世，其人民貌小，映日无影，蹈空而行。自然在此者，不知有地也。见县令，皆罗拜曰：“公阳官，来何为？”令曰：“吾为阳间百姓，请免阴司钱粮。”众鬼啧啧称贤，手加额曰：“此事须与包阎罗商之。”令曰：“包公何在？”曰：“在殿上。”引至一处，宫室巍峨，上有冕旒而坐者，年七

十余，容貌方严。群鬼传呼曰：“某县令至！”公下阶迎，揖以上坐，曰：“阴阳道隔，公来何为？”令起立拱手曰：“酆都水旱频年，民力竭矣。朝廷国课，尚且不输，岂能为阴司纳帛镪，再作租户哉？知县冒死而来，为民请命。”包公笑曰：“世有妖僧恶道，借鬼神为口实，诱人修斋打醮，倾家者不下千万。鬼神幽明道隔，不能家喻户晓，破其诬罔。明公为民除弊，虽不来此，谁敢相违？今更宠临，具征仁勇。”语未竟，红光自天而下。包公起曰：“伏魔大帝至矣，公少避。”刘退至后堂。少顷，关神绿袍长髯，冉冉而下。包公迎，行宾客礼，语多不可辨。关神曰：“公处有生人气，何也？”包公具道所以。关神曰：“若然则贤令也，我愿见之。”令与幕客李惶恐出拜。关赐坐，颜色甚温。问世事甚悉，惟不及幽冥之事。李素憨，遽问曰：“玄德公何在？”关不答，色不怿，帽发尽指，即辞去。包公大惊，谓李曰：“汝必为雷击死，吾不能救汝矣！此事何可问也？况于臣子之前，呼其君之字乎！”令代为乞哀。包公曰：“但令速死，免致焚尸。”取匣中玉印，方尺许，解李袍背印之。令与李拜谢毕，仍缒而出。甫至酆都南门，李竟中风而亡。未几，暴雷震电，绕其棺椁，衣服焚烧殆尽，惟背间有印处不坏。

骷 髅 报 仇

常熟孙君寿，性犷恶，好慢神虐鬼。与人游山，胀如厕，戏取荒冢骷髅，蹲踞之，令吞其粪。曰：“汝食佳

乎？”骷髅张口曰：“佳。”君寿大骇，急走。骷髅随之滚地，如车轮然。君寿至桥，骷髅不得上。君寿登高望之，骷髅仍滚归原处。君寿至家，面如死灰，遂病。日遗屎，辄手取吞之。自呼曰：“汝食佳乎？”食毕更遗，遗毕更食，三月而死。

骷 髅 吹 气

杭州闵茂嘉，好奕。其师孙姓者，常与之奕。雍正五年六月，暑甚，闵招友五人，循环而奕。孙奕毕，曰：“我倦，去东厢稍睡，再来决胜。”少顷，闻东厢有叫号声。闵与四人趋视之，见孙伏地，涎沫满颐。饮以姜汁，苏。问之，曰：“吾上床睡未熟，觉背间有一点冷，如胡桃大，渐至盘碟大。未几而半席皆冷，直透心骨，未得其故。闻床下咈咈然有声，俯视之，一骷髅张口，隔席吹我，不觉骇绝，遂仆于地。骷髅竟以头击我，闻人来始去。”四人咸请掘之。闵家子惧有祸，不敢掘，遂扃东厢。

赵大将军刺皮脸怪

赵大将军良栋平三藩后，路过四川成都。川抚迎之，授馆于民家。将军嫌其隘，意欲宿城西察院衙门。抚军曰：“闻此中关锁百余年，颇有怪，不敢为公备。”将军笑曰：“吾荡平寇贼，杀人无算，妖鬼有灵，亦当畏我。”即遣丁

役扫除，置眷属于内室，而已独占上房，枕军中所用长戟而寝。至二鼓，帐钩声铿然，有长身而白衣者，垂大腹，障床面，烛光清冷。将军起，厉声喝之。怪退行三步，烛光为之一明，照见头面，俨然俗所画方相神也。将军拔戟刺之，怪闪身于梁。再刺再走，遂入一夹道中，隐不复见。将军回房，觉有尾之者，回目之，此怪微笑蹑其后。将军大怒，骂曰："世哪有此皮脸怪耶？"众家丁起，各持兵杖来。怪复退走，过夹道入一空房。见沙飞尘起，簇簇有声，似其丑类共来格斗者。怪至中堂，挺然立，作负嵎状。家丁相视，无敢前。将军愈怒，手刺以戟，正中其腹，膨亨有声，其身面不复见矣。但有两金眼在壁上，大如铜盘，光睒睒射人。众家丁各以刀击之，化为满房火星，初大后小，以至于灭。东方已明，将军次日上马行，以所见语阖城文武，咸为咋舌，终不知何怪。

狐生员劝人修仙

赵大将军之子襄敏公，总督保定。夜读书西楼，门户已闭，有自窗缝中侧身入者，形甚扁。至楼中，以手搓头及手足，渐次而圆。方巾朱履，向上长揖，拱手曰："生员狐仙也，居此百年，蒙诸大人俱许在此。公忽来读书，生员不敢抗天子之大臣，故来请示。公必欲在此读书，某宜谦让，须宽限三日。如公见怜，容其卵息于此，则请扃锁如平时。"赵襄敏公大骇，笑曰："尔狐矣，安得有生员？"曰："群狐蒙泰山娘娘考试，每岁一次，取其文理精通者为生员，劣

者为野狐。生员可以修仙，野狐不许修仙。”因劝赵公曰：“公等贵人，可惜不学仙耳。如某等学仙最难，先学人形，再学人语。学人语者，先学鸟语；学鸟语者，又必须尽学四海九州之鸟语，无所不能，然后能为人声，以成人形，其功已五百年矣。人学仙较异类学仙少五百年功苦，若贵人、文人学仙，较凡人又省三百年功苦。大率学仙者千年而成，此定理也。”公喜其言，即于次日腾西楼让之。此二事得于镇远太守讳之坛者，即将军之孙。且曰：“吾父后悔，未问泰山娘娘出何题目考狐也。”

煞神受枷

淮安李姓者，与妻某氏，琴瑟甚调。李三十余病亡，已殓矣，妻不忍钉棺，朝夕哭，启而视之。故事，民间人死七日，则有迎煞之举，虽至戚皆回避。妻独不肯，置子女于别室，己坐亡者帐中待之。至二鼓，阴风飒然，灯火尽绿，见一鬼红发圆眼，长丈余，手持铁叉，以绳牵其夫，从窗外入。见棺前设酒馔，便放叉解绳，坐而大啖，每咽物腹中，啧啧有声。其夫摩抚旧时几案，怆然长叹。走至床前揭帐，妻哭抱之，泠然如一团冷云，遂裹以被。红发神竟前牵夺，妻大呼，子女尽至，红发鬼踉跄走。妻与子女以所裹魂放置棺中，尸渐奄然有气，遂抱置卧床上，灌以米汁，天明而苏。其所遗铁叉，俗所焚纸叉也。复为夫妇二十余年，妻六旬矣，偶祷于城隍庙，恍惚中见二弓丁舁一枷犯至。睁之，所枷者，即红发神也，骂妇曰：“吾以贪食故，为尔所弄，

枷二十年矣！今乃相遇，肯放汝耶？”妇至家而卒。

张士贵

直隶安州参将张士贵，以公廨太仄，买屋于城东。俗传其屋有怪，张素倔强，必欲居之，即移家矣。其中堂每夜闻击鼓声，家人惶恐，张乃挟弓矢，秉烛坐。至夜静时，梁上忽伸一头，睨而相笑。张射之，全身坠地，短黑而肥，腹大如五石匏，矢中其脐，入一尺许。鬼以手摩腹，笑曰：“好箭。”复射之，摩笑如前。张大呼，家人齐进。鬼升梁而走，骂曰：“必灭汝家！”次日天明，参将之妻暴卒；天暮，参将之子又卒。张棺殓毕，悲悔不已。居月余，闻复壁中有呻吟声，往视，即其所殡之妻、子也。饮以姜汁，扬扬如平生。问之，皆曰：“吾未尝死，但昏昏如梦，见两大黑手，掷我于此。”开棺视之，荡然无有。方知人死有命，虽恶鬼相怨，亦仅能以幻术揶揄之，不能杀也。

杜工部

四川杜某，乾隆丁巳进士，为工部郎。年五十余，续娶襄阳某氏。婚夕，同年毕集。工部行礼毕，将入房，见花烛上有童子，长三、四寸，踞烛盘以口吹气，欲灭其火。工部喝之，应声走，两烛齐灭。宾客惊视，工部变色，汗如雨下，侍妾扶之登床。工部以手指屋之上下、左右云：“悉有

人头。”汗愈甚，口渐不能言。是夕卒。襄阳夫人出轿时，见有蓬发女子迎问曰：“欲镌图章否？”夫人怪其语不伦，不之应。及工部死，始知揶揄夫人者，即此怪也。工部卒后，魂附于夫人之体，每食，必搤其喉，悲啼曰：“舍不得！”同年周翰林煌，正色责之曰：“杜君何愦愦？尔死与夫人何干，而反索其命乎？”鬼大哭绝声，夫人病随愈。

胡求为鬼球

方阁学苞，有仆胡求，年三十余，随阁学入直。阁学修书武英殿，胡仆宿浴德堂中。夜三鼓，见二人舁之阶下。时月明如昼，照见二人，皆青黑色，短袖仄襟。胡恐，急走。随见东首一神，红袍乌纱，长丈余，以靴脚踢之，滚至西首。复有一神，如东首状貌衣裳，亦以靴脚踢之，滚至东首。将胡当作抛球者然，胡痛不可忍。五更鸡鸣，二神始去，胡委顿于地。明日视之，遍身青肿，几无完肤，病数月始愈。

江中三太子

苏州进士顾三典，好食鼋。渔者知之，每得鼋，必售顾家。顾之岳母李氏，夜梦金甲人哀求曰：“吾江中三太子也！为尔婿某所获，幸免我，必不忘报。”次早，遣家人驰救，则厨人已解之矣。是年，进士家无故火自焚，图史散

尽。未焚之夕，家畜一犬，忽人立，以前两足擎双盂水献上人。又见屋壁上有历代祖宗状貌如绘。识者曰：“此阳不藏阴之象也，其将火乎？”已而果然。

田烈妇

江苏巡抚徐公士林，素刚直。为安庆太守时，日暮升堂，月色皎然，见一女子以黑帕蒙首，肩以上眉目不可辨，跪仪门外，若诉冤者。徐公知为鬼，令吏卒持牌喝曰：“有冤者魂许进！”女子冉冉入，跪阶下，声嘶如小儿。吏卒不见，但闻其声。自言姓田，寡居守节，为其夫兄方德，逼嫁谋产，致令缢死。徐公为拘夫兄与鬼对质，初讯时殊不服，回首见女子，大骇，遂吐情实，乃置方法。一郡哗以为神，公作田烈妇碑记以旌之。时泰安赵相国国麟为巡抚，责徐公，谓：“此事作访闻足矣，何必托鬼神以自奇？”徐公深以为愧，然其事颇实，不能秘也。徐公未遇时，往京师。路上有同行客，忽称背痛，跪地叩首曰：“我响马贼也！利公之财，将手剑公。忽有金甲神以挥击我，遂仆于地，公日后非凡人也。”言毕而死。

鬼着衣受网

庐州府舒城县乡民陈姓者，妻忽为一女鬼所凭，或扼其喉；或缚其颈，旁人不能见。妇甚苦之，时将手抓领内，若

出麻草绳索。夫授以桃枝一束，曰："来即击之！"鬼怒，闹更甚。夫无可奈何，乃入城求叶道士。赠以二十金，延至家中，设坛作法，布八卦阵于四方。中置小瓶，以五色纸剪成女衣十数件，置瓶侧，道士披发持咒。漏三下，妇人曰："鬼来矣，手持猪肉。"夫以桃枝迎击之，果空中坠肉数块。道士告妇人曰："如彼肯穿我纸衣，便好拿矣。"少顷，鬼果取衣。妇故意喝曰："不许窃衣！"鬼笑曰："这样华服，理该我着。"乃尽服之。衣化为网，重重包裹，始宽后紧，遂不能出其阵中。道士书符作咒，以法水一杯，当头打去，水泼而杯不破。鬼在东，杯击之于东；鬼在西，杯击之于西，杯碎而鬼头亦裂矣。随即擒纳瓶中，封以法印五色纸，埋桃树下。复以二符入绛香末，搓为二团，付妇人曰："此鬼亦有丈夫，半月内必来复仇，以此击之，可无患矣。"越数日，果有男鬼狰狞而来。妇如其法，鬼乃逃去。

阿　龙

苏州徐世球，居木渎。幼入城中，读书于韩其武家。韩有仆曰阿龙，年二十，侍书室颇勤。一夕，徐读书楼上，命阿龙下取茶。少顷，阿龙失色而至曰："某见一白衣人在楼下狂走，呼之不应，殆鬼耶！徐笑而不信。次夕，阿龙不敢上楼，徐命柳姓者代其职。至二更，柳下取茶，足有所触，遂仆地视之，阿龙死于阶下。柳大呼，徐与韩氏诸宾客共来审视，见阿龙颈下有手搦痕，青黑如柳叶大。耳、目、口、鼻尽塞黄泥，尸横而气未绝。饮以姜汁乃苏，曰："吾下阶

时，昨白衣者当头立，年可四十余，短髯黑面，向我张嘴，伸舌长尺许。吾欲叫喊。遂为所击，以手夹我喉。旁有一老者，白须高冠，劝曰'渠年甚少，未可欺侮。'我尔时几欲气绝，适柳某撞我脚上，白衣者冲屋去矣。”徐命众人扶之登床，床上鬼灯数十，如极大萤火，彻夜不绝。次日，阿龙痴迷不食。韩氏召女巫诊之，巫曰：“取县官堂上硃笔，在病者心上书一'正'字，颈上书一'刀'字，两手书两'火'字，便可救也。”韩氏如其言。书至左手“火”字，阿龙张目大叫曰：“勿烧我，我即去可也！”自此怪遂绝。阿龙至今犹存。

大乐上人

洛阳水陆庵僧，号大乐上人，饶于财。其邻人周某，充县役，家贫，承催税租，皆侵蚀之。每逢比期，辄向上人借贷，数年间，积至七两。上人知其无力偿还，不复取索，役颇感恩。相见，必曰：“吾不能报上人恩，死当为驴马以报。”居无何，晚有人叩门甚急。问为谁，应声曰：“周某也，来报恩耳。”上人启户，了不见人，以为有相戏者。是夜所畜驴产一驹，明旦访役，果死。上人至驴旁，产驹奋首翘足，若相识者，上人乘之。一年，有山西客来宿，爱其驹，求买之。上人弗许，不忍明言其故。客曰：“然则借我骑往某县一宿可乎？”上人许之。客上鞍揽辔笑曰：“吾诈和尚耳，我爱此驴，骑之未必即返。我已措价置汝几上，可归取之。”不顾而驰，上人无可奈何。入房视之，几上白金七

两，如其所负之数。

山西王二

熊翰林涤斋先生为余言，康熙年间，游京师，与陈参政仪、计副宪某，饮报国寺。三人俱早贵，喜繁华，以席间不得声妓为怅。遣人召女巫某，唱秧歌劝酒。女巫唱终半席，腹胀欲溲焉。出至墙下，少顷返，则两目瞪视，跪三人前，呼曰："我山西王二也！某年月日，为店主赵三谋财杀死，埋骨于此寺之墙下，求三长官代为伸冤！"三人相顾大骇，莫敢发声。熊晓之曰："此司坊官事，非我辈所能主张。"女巫曰："现任司坊官俞公，与熊爷有交，但求熊爷转请俞公到此掘验足矣。"熊曰："此事重大，空言无信，如何可行？"巫曰："论理某当自陈，但某形质朽烂，须附生人而言，诸位老爷替我筹之。"言毕，女巫仆地，良久醒。问之，茫然无知。三公谋曰："我辈何能替鬼诉冤？诉亦不信。明日，盍请俞司坊官共饮此处，召女巫质之，则冤白矣。"次日，招俞司坊至寺饮，告之故。召女巫，巫大惧，不肯复来。司坊官遣役拘之，巫始至。未入寺门，言状悉如昨日。司坊官启巡城御史发掘墙下，得白骨一具，颈下有伤。询之土人，云："从前，此墙系山东济南府赵三安歇客寓之所，某年卷店逃回山东。"共移文济南差关提至济南，果有其人。文到之日，赵三一闻而绝。

大福未享

苏州罗姓者，年二十余。元旦，梦其亡祖谓曰：“汝于十月某日将死，万不能免，可速理后事。”醒后，语其家人，群惊怖焉。至期，众家人环而视之，罗无他恙，至暮如故，家人以为梦不足信。二更后，罗溲于墙，久而不返。家人急往视，衣离其身矣。取灯照之，裸死于墙东，去衣服十余步。心口尚温，不敢遽殓。次夜复苏，告家人曰：“冤业耳。我奸妻婢小春，有胎不认，致妻拷掠而亡。渠诉冥司，亲来拘我。适我至墙，渠以手剥我衣，如我曩时淫彼之状。我昏迷不省，遂同至阴司城隍衙门。正欲讯鞫，适渠亦以前生别事发觉，为山西城隍所拘。阴官不肯久系狱囚，故仍令还阳，恐终不免也。”罗父问曰：“尔亦闻阳间事乎？”曰：“我自知死不可逭，恐老父无养，故问管我之隶：‘吾父异日何如？’隶笑曰：‘念汝孝心，尔父大福未享。’”家人闻之，皆为老翁喜，翁亦窃自负。未逾月，罗父竟以膨胀亡，腹大如匏。始知大福者，大腹之应。其子又隔三年乃死。

观音堂

余同官赵公讳天爵者，自言为句容令时，下乡验尸。薄暮宿古庙中，梦老妪面有积尘，发脱左鬓，立而请曰：“为

蓝扼我咽喉，公为有司，须速救我。”赵惊醒张目，灯前隐隐犹有所见。急起逐之，了无所得。次早闲步，见庙侧有观音堂，旁坐一老妇，宛如梦中人。堂前沟巷狭甚，为民房出入之所。呼庙僧问曰：“汝里中得毋有万蓝乎？”僧曰：“在观音堂前出入者，即万蓝家也。”唤蓝至，问：“尔屋祖遗乎？”曰：“非也，此屋本从前观音堂大门出入之地，今年正月，寺僧盗售于我，价二十金。”赵亦不告以梦，即捐二十金为赎还基址，加修葺焉。是时赵年四十余，尚无嗣。数月后，夫人有身。将产之夕，梦老妪复来，抱一儿与之。夫人觉，梦亦如公，遂产一儿。

常 格 诉 冤

乾隆十六年八月初三日，阅邸抄，见景山遗失陈设古玩数件。内务府官疑挑土工人所窃，召执役者数十人，立而讯之。一人忽跪，诉曰：“我常格也，系正黄旗人，年十二岁。赴市买物，为工人赵二图奸不遂，将刀杀死，埋我于厚载门外堆炭地方。我家父母某，尚未知也，求大人掘验伸冤。”言毕仆地。少顷，复跃而起曰：“我即赵二，杀常格者我也。”内务府大人见其状，知有冤，移交刑部。掘验，尸伤宛然。访其父母，曰：“我家儿遗失已一月，尚未知其死也。”随拘询赵二，尽吐情实。刑部奏赵二自吐凶情，事似自首，例宜减等，但为冤鬼所凭，不便援引此例，拟斩立决。奉旨依议。

蒲州盐枭

岳水轩，过山西蒲州盐池，见关神祠内塑张桓侯像，与关面南坐，旁有周将军像，怒目狰狞，手拖铁练，锁朽木一枝，不解何故。土人指而言曰："此盐枭也。"问其故，曰："宋元佑间，取盐池之水，熬煎数日，而盐不成，商民惶惑，祷于庙。梦关神召众人谓曰："汝盐池为蚩尤所据，故烧不成盐。我享血食，自宜料理，但蚩尤之魄，吾能制之；其妻名枭者，悍恶尤甚，我不能制，须吾弟张翼德来，始能擒服。吾已遣人自益州召之矣。"众人惊悟，即日，在庙中添塑桓侯像。其夕，风雷大作，朽木一根，已在铁练之上。次日取水煮盐，成者十倍。始悟今所称盐枭，实始于此。

灵壁女借尸还魂

王觐庭知灵璧县事。村中有农妇李氏，年三十许，貌丑而瞽，病膨胀十余年，腹大如豕。一夕卒，夫入城买棺。棺到将殓，妇已生矣，双目尽明，腹亦平复。夫喜，近之，妻坚拒，泣曰："吾某村中王姑娘也！尚未婚嫁，何为至此？吾之父母、姊妹，俱在何处？"其夫大骇，急告某村，则举家哭其幼女，尸已埋矣。其父母狂奔而至，妇一见泣抱，历叙生平事，皆符合。其未婚之家，亦来眕视，妇犹羞涩，亦

见于面。两家争此妇，鸣于官，观庭为之作合，断归村农。乾隆二十一年事。

汉高祖弑义帝

山东驿盐道卢宪观，暴卒。已而复苏，云前身本九江王英布也，弑义帝，乃高祖使之，非项羽所使也。高祖阴弑义帝，嫁名项羽，而伪与诸侯讨弑义帝者。羽讼于上帝，须布为质，质明，果系高祖所弑。陈平六出奇计，此其一也。故卢死而复苏。问："何以迟二千年而谳始定？"曰："羽以坑咸阳卒二十万，上帝震怒，戮于阴山，受无量罪，今始满贯，方得诉冤。"按王阮亭《池北偶谈》载：张巡妾报冤事，亦迟至千年。盖张以忠节故，而报复难；项以惨戮故，而申诉亦难也。

地穷宫

保定督标守备李昌明，暴卒三日，尸不寒，家人未敢棺殓。忽尸腹胀，大如鼓，一溺而苏，握送殓者手曰："我将死时，苦楚异甚，自脚趾至于肩头，气散出不可收。既死，觉身体轻爽，颇佳于生时。所到处，天色深黄，无日色，飞沙茫茫，足不履地，一切屋舍人物，都无所见。我神魂飘忽，随风东南行。许久，天色渐明，沙少止。俯视东北角，有长河一条，河内牧羊者三人，羊白色，肥大如马。我问：

'家安在'？牧羊人不答。又约走数十里，见远处隐隐宫殿，瓦皆黄琉璃，如帝王居。近前，有二人，靴帽袍带立殿外，如世上所演高力士、童贯形状。殿前有黄金扁额，书'地穷宫'三字。我玩视良久，袍带者怒，来逐我曰：'此何地，容尔立耶？'我素刚，不肯去，与之争。殿内传呼曰：'外何喧嚷？'袍带者入。良久出曰：'汝毋去，听候谕旨。'二人环而守之。天渐暮，阴风四起，霜片如瓦。我冻久战栗，两守者亦瑟缩流涕，指我怨曰：'微汝来作闹，我辈岂受此冷夜之苦哉？'天稍明，殿内钟动，风霜亦霁。又一人出曰：'昨所留人，着送归本处。'袍带者拉以行，仍过原处，见牧羊人尚在。袍带者以我授之曰：'奉旨交此人与汝，送他还家，我去矣。'牧羊人殴我以拳，惧而坠河，饮水腹胀，一溺遂苏。"言毕后，盥手沐面，饮食如常。后十日余，仍卒。先是李之邻人张姓者，睡至二更，床侧闻人呼声，惊起，见黑衣四人，各长丈余，曰："为我引路至李守备家。"张不肯，黑衣人欲殴之，惧而同行。至李门，先有二人蹲于门上，貌更狞恶。四人不敢仰视，偕张穿篱笆侧路以入，俄而哭声内作。此事傅卓园提督所言，李其友也。

狱中石匣

越州周道沣，以难阴选陕西陇州知州。抵任后，循例按狱。狱中有石匣，长尺许，封锁甚固。周欲开视，狱吏固持不可，曰："相传自明季即有此匣，不知所藏何物，但记有道人云，开则不利于官。"周素愎，必欲开视，乃斧其匣。

得人影半幅，赤身带血，面目模糊，冷气袭人。周谛视未毕，有硫黄气自匣中起，卷幅烧毁，纸灰腾空而去。周大悸，得病，卒于陇，竟不知何怪。周兰坡学士为余言，州牧即其从孙也。

卷二

张元妻

河南偃师县乡人张元妻薛氏，归宁母家。返，小叔迎之。路过古墓，树木阴森，薛氏将溲焉。牵所乘驴与小叔，使视之，而挂所衣红布裙于树。溲毕返，裙失所在。归家与夫宿，侵晨不起。家人撞门入，窗牖宛然，而夫妇有身无首。告之官，不能理。拘小叔讯之，具道昨日失裙事。迹至墓所，墓旁有穴，滑溜如常有物出入者。窥之，红布裙带在外，即其嫂物。掘之，两首俱在，并无棺椁。穴甚小，仅容一手，官竟不能谳也。

蝴蝶怪

京师叶某，与易州王四相善。王以七月七日为六旬寿期，叶骑驴往祝。过房山，天将曛已，一伟丈夫跃马至，问：“将何往？”叶告以故。丈夫喜曰：“王四吾中表也，吾将往祝，盍同行乎？”叶大喜，与之偕行。丈夫屡蹑其背，叶固让前行，伪许而仍落后。叶疑为盗，屡回顾之。时天已黑，不甚辨其状貌，但见电光所烛，丈夫悬首马下，以

两脚蹈空而行。一路雷与之俱，丈夫口吐黑气，与雷相触，舌长丈余，色如硃砂。叶大骇，卒无奈何，且隐忍之，疾驱至王四家。王出与相见，欢然置酒。叶私问与路上丈夫何亲，曰："此吾中表张某也，现居京师绳匠胡同，以镕银为业。"叶稍自安，且疑路上所见眼花耳。酒毕，叶就寝，心悸不肯与同宿。丈夫固要之，不得已，请一苍头伴焉。叶彻夜不寐，而苍头酣寝矣。三鼓灯灭，丈夫起坐，复吐其舌，一室光明。以鼻嗅叶之帐，涎流不已。伸两手持苍头啖之，骨星星坠地。叶某素奉关神，急呼曰："伏魔大帝何在？"忽訇然有钟鼓声，关帝持巨刃排梁而下，直击此怪。怪化一蝴蝶，大如车轮，张翅拒刃。盘旋片时，又霹雳一声，蝴蝶与关神俱无所见。叶昏晕仆地，日午不起。王四启门视之，具道所以。地有鲜血数斗，床上失一张某与一苍头矣。所骑马，宛在厩。急遣人至绳匠胡同踪迹张某，张方踞炉烧银，并无往易州祝寿之事。

白二官

常州王姓者，以幕游为业，岁暮归里。慕张氏青山庄园林之美，襆被往游。遇白二官于园中，素所狎戏旦也，甚喜。游毕，同宿于园。王神思恍惚，不能成寝，见白二官伸头吹灯。灯离白所卧处二丈余，而白伸头亦长二丈余，吹灯而灭。王大骇，以被裹首而寝。白至其床前揭被，以手上下量之，所按处其冷如铁。王惊呼，无人答应。忽窗西有一黑物，猪脸毛爪，从窗外跳入，与白二官对搏甚凶，不知胜

负。俄而天明，见地上鲜血一片，死蟒一条。急往白工官家询之，工官得蛊疾半年，一旦而愈。其疾愈之时，即王姓遇白工官之时也。

关东毛人以人为饵

关东人许善根，以掘人参为业。故事，掘参者须黑夜往掘。许夜行劳倦，宿沙上。及醒，其身为一长人所抱，身长二丈许，遍体红毛，以左手抚许之身，又以许身摩擦其毛，如玩珠玉者。然每一摩抚，则狂笑不止，许自分将果其腹矣。俄而抱至一洞，虎筋、鹿尾、象牙之类，森森山积，置许石榻上，取虎鹿进而奉之。许喜出望外，然不能食也。长人俯而若有所思，既而点首，若有所得，敲石为火，汲水焚锅，为烹熟而进之。许大啖。黎明，长人复抱而出，身挟五矢，至绝壁之上，缚许于高树。许复大骇，疑将射己。俄而群虎闻生人气，尽出穴，争来搏许。长人抽矢毙虎，复解缚抱许，曳死虎而返，烹献如故。许始心悟长人养己以饵虎也。如是月余，许无恙，而长人竟以大肥。许一日思家，跪长人前，涕泣再拜，以手指东方不已。长人亦悄然，复抱至采参处，示以归路，并为历指产参地，示相报意。许从此富矣。

平阳令

平阳令朱鋐，性惨苛。所宰邑，别造厚枷巨梃。案涉妇

女，必引入奸情讯之。杖妓，去小衣，以杖抵其阴，使肿溃数月，曰："看渠如何接客？"以臀血涂嫖客面。妓之美者加酷焉，髡其发，以刀开其两鼻孔，曰："使美者不美，则妓风绝矣。"逢同寅官，必自诧曰："见色不动，非吾铁面冰心，何能如此？"以俸满迁山东别驾，挈眷至茌平旅店。店楼封锁甚固，朱问故，店主曰："楼中有怪，历年不启。"朱素愎，曰："何害？怪闻吾威名，早当自退。"妻子苦劝，不听，乃置妻子于别室，己独携剑秉烛坐。至三鼓，有叩门进者，白须绛冠，见朱长揖。朱叱："何怪？"老人曰："某非怪，乃此方土地神也。闻贵人至此，正群怪殄灭之时，故喜而相迎。"且嘱曰："少顷怪至，公但须以宝剑挥之；某更相助，无不授首矣。"朱大喜，谢而遣之。须臾，青面者、白面者，以次第至。朱以剑砍，应手而倒。最后有长牙黑嘴者来，朱以剑击，亦呼痛而陨。朱喜自负，急呼店主告之。时鸡已鸣，家人秉烛来照，横尸满地，悉其妻妾、子女也。朱大叫曰："吾乃为妖鬼所弄乎？"一恸而绝。

不倒翁

蒋生某，往河南，过巩县宿焉。店家有西楼，洒扫极净，蒋爱之，以行李往。店主笑曰："公胆大否？此楼不甚安。"蒋曰："椒山自有胆。"秉烛坐。至夜深，闻几下如竹桶泛水声。有跃出者，青衣皂冠，长三寸许，类世间差役状。睨蒋许久，叱叱而退。少顷，数短人舁一官至，旗

帜车马之类，历历如豆。官乌纱冠危坐，指蒋大骂，声细如蜂虿。蒋无怖色，官愈怒，小手拍地，麾众短人拘蒋。众短人牵鞋扯袜，竟不能动。官嫌其无勇，攘臂自起。蒋以手撮之，置于几上，细视之，世所卖不倒翁也，块然僵仆，一土偶耳。其舆从俯伏罗拜，乞还其主。蒋戏曰："尔须以物赎。"应声曰："诺"。墙穴中嗡嗡有声，或四人舁一钗，或二人扛一簪，顷刻，首饰金帛之属，布散于地。蒋取不倒翁掷与之，复能举动如初。然队伍不复整矣，奔窜四散。天渐明，店主大呼失贼，问之，则楼上赎官之物，皆三寸短人所偷店主物也。

算命先生鬼

平望周姓，以撑舟为业。舟过湖州桥下，篙触骨坛落水。至家而妹病，呼曰："我湖州算命先生徐某，在生时，督抚司道贵人，谁不敬我？汝何人，敢投我骨于水？"女素不识字，病后能读书，喜为人算命。写八字与之，其推排悉合世上五行之说，亦不甚验也。周具牒诉于城隍。女卧一日，醒曰："见二青衣拘一鬼，与我质于神前，鬼跪诉毁骨之事。神曰：'其兄触汝而责之于妹，何畏强欺弱耶？汝自称能算命，而不能自护其朽骨，其算法不灵可知，生前哄骗人财物不知多少矣。笞二十，押赴湖州。'"女自此不复识字，亦不能算命矣。

鬼借力制凶人

俗传凶人之终，必有恶鬼，以其力能相助也。扬州唐氏妻某，素悍妒，妾婢死其手者无数。亡何，暴病，口喃喃詈骂，如平日撒泼状。邻有徐元，膂力绝人，先一日昏晕，鼾呼叫骂，如与人角斗者，逾日始苏。或问故，曰："吾为群鬼所借用耳。鬼奉阎罗命拘唐妻，而唐妻力强，群鬼不能制，故来假吾力缚之。吾与斗三日，昨被吾拉倒其足，缚交群鬼，吾才归耳。"往视唐妻，果气绝，而左足有青伤。

马盼盼

寿州刺史刘介石，好扶乩。牧泰州时，请仙西厅。一日，乩盘大动，书"盼盼"二字，又书有"两世缘"三字。刘大骇，以为关盼盼也。问："两世何缘？"曰："事载《西湖佳话》。"刘书纸焚之曰："可得见面否？"曰："在今晚。"果薄暮而病，目定神昏。妻妾大骇，围坐守之。灯上片时，阴风飒然，一女子容色绝世，遍身衣服甚华，手执红纱灯，从户外入，向刘直扑。刘冷汗如雨下，心有悔意。女子曰："君怖我乎？缘尚未到故也。"复从户外出，刘病稍差。嗣后，意有所动，女子辄来。刘一日寓扬州天宁寺，秋雨闷坐，复思此女。取乩焚纸，乩盘大书曰："我韦驮佛也，念汝为妖孽所缠，特来相救。汝可知关系

否？上帝最恶者，以生人而好与鬼神交接，其孽在淫嗔以上。汝嗣后速宜改悔，毋得邀仙媚鬼，自戕其命。”刘悚然叩头，焚乱盘，烧符纸，自此妖绝。数年后，阅《西湖佳话》，泰州有宋时营妓马盼盼墓，在州署之左偏。《青箱杂志》载：“盼盼机巧，能学东坡书法。”始悟现形之妖，非关盼盼也。

滇绵谷秀才半世女妆

蜀人滇谦六，富而无子，屡得屡亡。有星家教以厌胜之法，云：“足下两世，命中所照临者多是雌宿，虽获雄无益也。惟获雄而以雌畜之，庶可补救。”已而绵谷生。谦六教以穿耳、梳头、裹足，呼为小七娘。娶不梳头、不裹足、不穿耳之女以妻之。果长大，入泮，生二孙。偶以郎名孙，即死。于是每孙生，亦以女畜之。绵谷韶秀无须，颇以女自居。有《绣针词》行世。吾友杨刺史潮观与之交好，为序其颠末。

炼丹道士

楚中大宗伯张履昊，好道。予告归，寄居江宁，入城时，拥朱提一百六十万。有郎总兵者，公门下士也，荐朱道士善黄白之术，寿九百余岁，烧杏核成银，屡试若神。道士说公烧丹，以白银百万，炼丹一枚，则长生可致。公惑之。

斋戒三日，定坎离之位，每一炉辄下银五万两、炭百担。昼则公亲监之，夜则使人守之，银登时化为水。炼三月，费银八十万，丹无消息。公诘之。道士曰："满百万，则丹成。成后，含之不饥不寒，可南可北，随意所之，无不可到。"公无奈何，复与十余万，然已觉其妄。道士溲溺，必遣人尾之。清晨，道士溲于园，尾者回顾，忽失道士所在。往视其炉，百万俱空矣。启道士行李，得书一封，云："公此种财，皆非义物也。吾与公有宿缘，特来取去，为公打点阴间赎罪费用，日后自有效验，幸毋相怪。"家人觇道士者，皆云："每五万银下炉时，屋上隐隐有雷声，道士惶恐伏地，以朱符盖其头，其搬运实无痕迹。"

叶老脱

有叶老脱者，不知其由来，科头跣足，冬夏一布袍，手挈竹席而行。常投维扬旅店，嫌客房嘈杂，欲择洁地。店主指一室曰："此最静僻，但有鬼不可宿。"叶曰："无害。"径自扫除，摊竹席于地。夜卧至三鼓，门忽开，见有妇人，系帛于项，双眸抉出，悬两颐下，伸舌长数尺，彳亍而来。旁有无头鬼，手提两头继至。尾其后者一鬼，遍体皆黑，耳、目、口、鼻甚模糊。一鬼四肢黄肿，腹大于五石瓠。相让曰："此间有生人气，当共攫之。"群作搜捕状，卒不得近叶。一鬼曰："明明在此，而搜之不得，奈何？"黄肿者曰："凡吾辈之所以能摄人者，以其心怖而魂先出也。此人盖有道之士，心不怖，魂不离体，故仓猝不易

得。”群鬼方徬徨四顾，叶乃起坐席上，以手自招曰：“我在此。”群鬼惊悸，齐跪地下，叶一一讯之。妇人指群鬼曰：“此死于水者，此死于火者；此盗杀人而被刑者，我则缢死此室者也。”叶曰：“若辈服我乎？”皆曰：“然”。曰：“然则各投其生，勿在此作祟。”各罗拜去。追晓，为主人道其事。嗣后，此室寂然。

苏耽老饮疫神

杭州苏耽老，性滑稽，善嘲人，人恶之。元旦，画疫神一纸，压其门。耽老晨出开门，见而大笑，迎疫神归，延之上座，与共饮酒，而烧化之。是年大疫，四邻病者，争祀疫神。其病人辄作神语曰：“我元旦受苏耽老礼敬，愧无以报。欲禳我者，必请苏君陪我，我方去。”于是，祀疫神者，争先请苏。苏逐日奔忙，困于酒食。其家大小十余口，无一病者。

刘刺史奇梦

陕西刘刺史介石，补官江南，寓苏州虎丘。夜二鼓，梦乘轻风归陕。未至乡里，路遇一鬼踞之，长三尺许，内首丧面，狞丑可憎。与刘对搏良久，鬼败。刘挟鬼于腋下而趋，将投之河。路遇余姓者，故邻也，谓曰：“城西有观音庙，何不挟此鬼诉于观音，以杜后患？”刘然其言，挟鬼入庙。

庙门外韦驮金刚神皆怒目视鬼，各举所持兵器作击鬼状，鬼亦悚惧。观音望见，呼曰："此阴府之鬼，须押回阴府！"刘拜谢。观音目金刚押解，金刚跪辞，语不甚解，似不屑押解者。观音笑目刘曰："即着汝押往阴府。"刘跪曰："弟子凡身，何能到阴府？"观音曰："易耳。"捧刘面呵气者三，即遣出。鬼俯伏无语，相随而行。刘自念："虽有观音之命，然阴府未知在何处。"正徘徊间，复遇余姓者，曰："君欲往阴府，前路有竹笠复地者是也。"刘望路北有笠，如俗所用酱缸蓬状，以手起之，洼然一井。鬼见大喜，跃而入。刘随之，冷不可耐，每坠丈许，必为井所夹。有温气自上而下，则又坠矣。三坠后，豁然有声，乃落于瓦上。张目视之，别有天地，白日丽空，所坠之瓦上，即王者之殿角也。闻殿中群神震怒，大呼曰："何处生人气？"有金甲者，擒刘至王前。王衮龙衣，冕旒，须白如银，上坐。问："尔生人，胡为至此？"刘具道观音遣解之事。王目金甲神捧其面，仰天谛视之，曰："面有红光，果然佛遣来。"问："鬼安在？"曰："在墙脚下。"王厉声曰："恶鬼难留，著押归原处！"群神叉戟交集，将鬼叉戟上投池，池中毒蛇怪鳖，争啮食之。刘自念："已到阴府，何不一问前生事？"揖金甲神曰："某愿知前生事。"金甲神首肯，引至廊下，抽簿示之，曰："汝前生九岁时，曾盗人卖儿银八两，卖儿父母懊恨而亡。汝以此孽夭死，今再世矣，犹应为瞽，以偿前愆。"刘大惊，曰："作善可禳乎？"神曰："视汝善何如耳。"语未毕，殿中呼曰："天符至矣，速令刘某回阳，毋致泄露阴司案件！"金甲神掖至王前。刘复跪求曰："某凡身，何能出此阴界？"王持刘背，吸气者三，

遂筲身于井，一筲三夹如前。有温气自下而上，身从井出，至长安道上，复命于观音庙，跪陈阴府本末。旁一童子，喃喃不已，所陈语与刘同。刘谛视之，耳、目、口、鼻，俨然已之本身也，但缩小如婴儿。刘大惊，指童子呼曰："此妖也！"童子亦指刘呼曰："此妖也！"观音谓刘曰："汝毋怖，此汝魂也。汝魂恶而魄善，故做事坚强而不甚透彻，今为汝易之。"刘拜谢。童子不谢，曰："我在彼上，今欲易我，必先去我。我去，独不于彼有伤乎？"观音笑曰："毋伤也。"手金簪，长尺许，自刘之左肋插入，剔一肠出，以腕绕之。每绕尺许，则童子身渐缩小。绕毕，掷于梁上，童子不复见矣。观音以掌拍案，刘悸而醒，仍在苏州枕席间，肋下红痕，犹隐然在焉。月余，陕信至，其邻人余姓者亡矣。此事，介石亲为余言。

赵 李 二 生

广东赵、李二生，读书番禺山中。端阳节日，赵氏父母馈酒肴为两生庆节，两生同饮甚乐。至二鼓，闻叩门声，启之，亦书生也，衣冠楚楚。自云相离十里许，慕两生高义，愿来纳交。邀入座，言论风生。先论举业，后及古文词赋，元元本本，两生自以为弗及。最后论及仙佛，赵素不乐闻，而李颇信之。书生因力辨其有，且曰："欲见佛乎？此顷刻事也。"李欣然欲试之。书生取案几，叠高五尺许，身踞其上，登时有旃檀之气，氤氲四至。随取身上绢带作圈，谓二生曰："从圈入，即佛地也，可以见佛。"李信之既笃，见

圈中观音书状，香烟飘渺，即欲以头入圈。而赵望之，则獠牙青面、吐舌丈余者在圈中矣。遂大呼，家人共进，李如梦醒者。虽挣脱，而颈已有伤，书生杳然不复可见。两生家俱以此山有邪，不可读书，各令还家。明年，李举孝廉，会试连捷，出授庐江知县，卒以被劾，自缢而亡。

山东林秀才

山东林秀才长康，四十不第。一日，有改业之想，闻旁有呼者曰："莫灰心！"林惊问："何人？"曰："我鬼也，守公而行，并为公护驾者数年矣。"林欲见其形，鬼不可。再四言，鬼曰："公必欲见我，无怖而后可。"林许之。遂跪于前，丧面流血，曰："某蓝城县市布者也，为掖县张某谋害，以尸压东城门石磨盘之下。公异日当宰掖县，故常侍公，求为申冤。"且言："公某年举乡试，某年成进士。"言毕，不复见。至期果举孝廉，惟进士之期爽焉。林叹曰："世间功名之事，鬼亦有不知者乎？"言未毕，空中又呼曰："公自行有亏耳，非我误报也！公于某月日，私通孀妇某，幸不成胎，无人知觉。阴司记其恶而宽其罪，罚迟二科。"林悚然，谨身修善，逾二科而成进士，授官掖县。抵任造城，见一石磨，启之，果得尸。立拘张某讯之，尽吐杀人情实，置之于法。

秦中墓道

秦中土地极厚，有掘三、五丈而未及泉者。凤翔以西，其俗，死不即葬，多暴露之，俟其血肉化尽，然后葬埋，否则，有发凶之说。尸未消化而葬者，一得地气，三月之后，遍体生毛，白者号“白凶”，黑者号“黑凶”，便入人家为孽。刘刺史之邻孙姓者，掘沟得一石门。开之，隧道宛然，陈设鸡犬罍尊，皆瓦为之。中悬二棺，旁列男女数人，钉身于墙。盖古之为殉者，惧其仆，故钉之也，衣冠状貌，约略可睹。稍迟视之，风起于穴，悉化为灰，并骨如白尘矣，其钉犹在左右墙上。不知何王之墓。亦有掘得土人作卧形者，有头、脚、四肢，而无耳、目。疑皆古尸之所化也。

夏侯惇墓

本朝松江提督张勇，生时，其父梦有金甲神，自称汉将军夏侯氏。入门，随即生勇，后封侯。归葬，掘地得古碑，上书“魏将军夏侯惇墓。”字如碗大。阅二千年，而骨肉复归其故处，亦奇。

塞外二事

雍正时，定西大将军纪成斌，以失律诛，在塞外颇为祟。后接任将军查公，辕下兵某，白日仆地，自称纪大将军，求索饮食。众皆罗拜，代为乞命。幕客陈对轩，豪上也，直前批其颊，骂曰："纪成斌，尔征阿拉蒲坦，临阵退缩，以王法伏诛。鬼若有灵，尚且自愧，何敢忝为厉鬼，作屠沽儿乞食状耶？"骂毕，兵蹶然起，不复痞语矣。自后凡有疫疠，自称纪大将军者，称陈相公来了，骇之，无不立愈。纪受诛时，家奴尽散，一厨者收其尸。亡何病死，常附病者身，自称厨神。曰："上帝怜我忠心葬主，故命为群鬼长。"问："纪将军何在？"曰："上帝怒其失律，使兵民受伤数万，罚为疫鬼，受我驱遣。我以主人故，终不敢，然我所言，无不听。"嗣后，塞外遇将军为祟，先请陈相公。如陈不来，使呼厨神，纪亦去矣。

关神断狱

溧阳马孝廉丰，未第时，馆于邑之西村李家。邻有王某，性凶恶，素捶其妻。妻饥饿无以自存，窃李家鸡烹食之。李知之，告其夫。夫方被酒，大怒，持刀牵妻至，审问得实，将杀之。妻大惧，诬鸡为孝廉所窃。孝廉与争，无以自明，曰："村有关神庙，请往掷环珓卜之，卦阴者，妇人窃；卦

阳者，男子窃。”如其言，三掷皆阳。王投刀放妻归，而孝廉以窃鸡故，为村人所薄，失馆数年。他日，有扶乩者，方登坛，自称关神。孝廉记前事，大骂神之不灵。乩书灰盘曰：“马孝廉，汝将来有临民之职，亦知事有缓急轻重耶？汝窃鸡，不过失馆；某妻窃鸡，立死刀下矣。我宁受不灵之名，以救生人之命。上帝念我能识政体，故超升三级，汝乃怨我耶？”孝廉曰：“关神既封帝矣，何级之升？”乩神曰：“今四海九州，皆有关神庙，焉得有许多关神，分享血食。凡村乡所立关庙，皆奉上帝命，择里中鬼平生正直者，代司其事。真关神在帝左右，何能降凡耶？”孝廉乃服。

紫清烟语

苏州杨大瓢讳宾者，工书法。年六十时，病死复苏，曰：“天上书府，唤我赴试耳。近日玉帝制《紫清烟语》一部，缮写者少，故召试诸善书人，我未知中试否。如中试，则不能复生矣。”越三日，空中有鸾鹤之声。杨愀然曰：“吾不能学王僧虔以秃笔自累，致损其生。”瞑目而逝。或问天府书家姓名，曰：“索靖一等第一人，右军一等第十人。”

顾尧年

乾隆十五年，余寓苏州江雨峰家。其子宝臣，赴金陵乡

试，归家病剧。雨峰遍召医士，均有难色，知余与薛征君一瓢交好，强余作札邀之。未至，余与雨峰候于门。病者在室呼曰：“顾尧年来矣！”连称顾叟请坐。顾尧年者，苏市布衣，先以请平米价，倡众殴官，为苏抚安公所诛者也。坐定，语江曰：“江相公，你已中乡试三十八名矣。病亦无恙，可自宽解。赐我酒肉，我便去。”雨峰闻之，急入房相慰曰：“顾叟速去，当即祭叟。”病者曰：“外有钱塘袁某官，喧聒于门，我怖之不能去。”又嗜曰：“薛先生到门矣，其人良医也，我当避之。”雨峰急出，拉余让路，而一瓢果自外入，即告以故。一瓢大笑曰：“鬼既避我二人，请与公同入逐之。”遂入房，薛按脉，余帚扫床前，一药而愈。其年宝臣登第，果如所报之名次。

妖道乞鱼

余姊夫王贡南，居杭州之横河桥。晨出，遇道士于门，拱手曰：“乞公一鱼。”贡南嗔曰：“汝出家人吃素，乃索鱼肉耶？”曰：“木鱼也。”贡南拒之。道士曰：“公吝于前，必悔于后。”遂去。是夜，闻落瓦声。旦视之，瓦集于庭。次夜，衣服尽入厕溷中。贡南乞符于张有虔秀才家，张曰：“我有二符，其价一贱一贵。贱者张之，可制之于旦夕；贵者张之，现神获怪。”贡南取贱者归，悬于中堂，是夜果安。越三日，又有老道士，形容古怪，来叩门。适贡南他适，次子后文出见。道士曰：“汝家前日为某道所苦，其人即我之弟子也。汝索救于符，不如索救于我。可嘱汝父明

日到西湖之冷泉亭，大呼铁冠三声，我即至矣。否则，符且为鬼窃去。”贡南归，后文告之。贡南侵晨至冷泉亭，大呼铁冠数百声，杳无应者。适钱塘令王嘉会路过，贡南拦舆，口诉原委。王疑其痴，大被诟辱。是夜，集家丁雄健者数人，护守此符。五更砉然有声，符已不见。旦视之，几有巨人迹，长尺许。从此，每夜群鬼毕集，撞门掷碗。贡南大骇，以五十金重索符于张氏。悬后，鬼果寂然。一日，王怒其长男后曾，将杖之。后曾逃，三日不归，余姊泣不已。贡南亲自寻求，见后曾徬徨于河，将溺焉，急拉上肩舆，其重倍他日。到家两眼瞪视，语喃喃不可辨。卧床上，忽惊呼曰：“要审要审，我即去！”贡南曰：“儿何去？我当偕去。”后曾起具衣冠，跪符下。贡南与俱，贡南无所见。后曾见一神上坐，眉间三目，金面红须，旁跪者皆渺小丈夫。神曰：“王某阳寿未终，尔何得以其有畏惧之心，使惑之以死？”又曰：“尔等五方小吏，不受上清敕令，乃为妖道奴仆耶？”各谢罪。神予杖三十，鬼啾啾乞哀。视其臀，作青泥色。事毕，以脚靴踢后曾，如梦之初醒，汗浃于背。嗣后，家亦安宁。

尸行诉冤

常州西乡有顾姓者，日暮郊行，借宿古庙。庙僧曰：“今晚为某家送殓，生徒尽行，庙中无人，君为我看由。”顾允之，为闭庙门，吹灯卧。至三鼓，有人撞门，声甚厉。顾喝问：“何人？”外应曰：“沈定兰也。”沈定兰者，顾

之旧交，已死十年之人也。顾大怖，不肯开门。外大呼曰："尔无怖，我有事托君！若迟迟不开，我既为鬼，独不能冲门而进乎？所以唤尔开门者，正以照常行事，存故人之情耳！"顾不得已，为启其钥，砉然有声，如人坠地，顾手忙眼颤，意欲举烛，忽地上又大呼曰："我非沈定兰也！我乃东家新死李某，被奸妇毒死，故托名沈定兰，求汝伸冤！"顾曰："我非官府，冤何能伸？"鬼曰："尸伤可验。"问："尸在何处？"曰："灯至即见。但见灯，我便不能言矣。"正匆遽间，外扣门者，人声甚众。顾迎出，则群僧归庙，各有骇色。曰："正诵经送尸，尸隐不见，故各自罢归。"顾告以故。同举火照尸，有七窍流血者，奄然在地。次日，同报有司，为理其冤。

沭阳洪氏狱

乾隆甲子，余宰沭阳。有淮安吴秀才者，馆于洪氏。洪故村民，饶于财，吴挈一妻一子居其外舍。洪氏主人偶馔先生并其子，妻独居于室。夜二更返，妻被杀死，刀掷墙外，即先生家切菜刀也。余往验尸，见妇人颈上三创，粥流喉外，为之惨然。根究凶手，无可踪迹。洪家有奴洪安者，素以左手持物，而刀痕左重右轻，遂刑讯之。初即承认，既而诉为家主洪生某指使，为奸师母不遂，故杀之。生即吴之学徒也。及讯洪生，则又以奴曾被笞，故仇诬耳。狱未具，余调江宁。后任魏公廷会，竟坐洪安，以状上。臬司翁公藻嫌供情未确，均释之，别缉正凶，十二年来未得也。丙子六

月，余从弟凤仪自沭阳来，道："有洪某者，系武生员。去年病死，尸柩未出，见梦于其妻曰：'某年某月，奸杀吴先生妇者，我也。漏网十余载，今被冤魂诉于天。明午，雷来击棺，可速为我迁棺避之。'其妻惊觉，方议引遁之事，而棺前失火，并骨为灰烬矣。其余草屋、木器，俱完好也。"余方愧身为县令，妇冤不能雪，又加刑于无罪之人，深为傲吏之累。然天报必迟至十年后，又不于其身，而于其无知之骸骨，何耶？此等凶徒，其身已死，其鬼不灵，何以尚存精爽于冥漠，而又自惜其躯壳者，何耶？

雷公被绐

南丰征士赵黎村，言其祖某，为一乡豪士。明季乱时，有匪类某，武断乡曲，惯为纠钱作社之事，穷民苦之。赵为告官，遂散其党，诸匪无所得，积怨者众。赵有膂力，群匪不敢私报，每天阴雷起，则率其妻孥，具豚蹄祷曰："何不击恶人赵某耶？"一日，赵方采花园中，见尖嘴毛人从空而下，啁轰然，有硫黄气。赵知雷公为匪所绐，手溺器掷之，曰："雷公雷公，吾生五十年，从未见公之击虎，而屡见公之击牛也。欺善怕恶，何至于此？公能答我，虽枉死不恨。"雷噤不发声，怒目闪闪，如有惭色，又为溺所污，竟坠田中，苦吼三日。其群匪喈曰："吾累雷公，吾累雷公。"为设醮超度之，始去。

鬼冒名索祭

某侍卫，好驰射。逐兔东直门，有翁蹲而汲水，马逸不止，挤翁于井。某大惧，急奔归家。是夜，即见此翁排闼入，骂曰："尔虽无心杀我，然见我落井，唤人救我，尚有活理！何乃忍心潜逃，竟归家耶？"某无以答。翁即毁器坏户，作祟不已。举家跪求，为设斋醮，鬼曰："无益也。欲我安宁，须刻木为主，写我姓名于上，每日以豚蹄享我，当作祖宗待我，方饶汝。"如其言，祟为之止。自此过东直门，必迂道而避此井。后扈从圣驾，当过东直门，仍欲迂道走。其总管斥之曰："倘上问汝何在，将何词以对？况青天白日，千乘万骑，何畏鬼耶？"某不得已，仍过井所，则见老翁宛然立井边，奔前牵衣骂曰："我今日寻着汝矣！汝前年马冲我而不救，何忍心耶？"且骂且殴之。某惊，遽哀恳曰："我罪何辞？但翁已在我家受祭数年，曾面许宽我，何以又改前言？"翁更怒曰："吾未死，何需汝祭？我虽为马所冲，失脚落井，后有遇者，闻我呼救，登时曳出，尔何得疑我为鬼？"某大骇，即拉翁同至其家，共观木主。所书者，非其姓名。翁攘臂骂，取木主掷之，撒所供物于地。举家惶愕，不解其故，闻空中有声，大笑而去。

鬼畏人拚命

介侍郎有族兄某，强悍，憎人言鬼神事。每所居，喜择其素号不祥者而居之。过山东一旅店，人言西厢有怪，介大喜，开户直入。坐至二鼓，瓦坠于梁。介骂曰："若鬼耶？须掷吾屋上所无者而掷焉，吾方畏汝！"果坠一磨石。介又骂曰："若厉鬼耶？须能碎吾之几，吾方畏汝！"则坠一巨石，碎几之半。介大怒，骂曰："鬼狗奴，敢碎吾之首，吾方畏汝！"起立掷冠于地，昂首而待。自此寂然无声，怪亦永断矣。

天 壳

浑天之说，天地如鸡卵。卵中之黄白未分，是混沌也；卵中之黄白既分，是开辟也。人不能游于卵壳之外，则道家三十三天之说，终属渺茫。秦中地厚，往往崩裂，全村皆陷。有冲起黑水者，有冒出烟火者，有裂而仍合者，惟所陷之人民家室，从无再出土者，亦不知何往矣。顺治三年，武威地陷。有董遇者，学炼形之术，能伏气沉海中不死。全家遭此劫，九日后，竟一身自地下起。云初陷时，沉沉然，一日一夜，坠至于泉。其坠下之势，似飞非飞，似晕非晕，颇为顺适，犹与家人答问。一至于泉，则家口尽溺死。董伏气入水底千余丈，乃复干燥，觉四面纯黄色。已而渐明，下视

苍苍然，有天在下。细听之，人民、鸡犬之声，因风而至，我意此是天壳之外天也，得落第二层天宫固佳，即落在人家瓦上，岂不敬我为天上人耶？因极力将身挣坠。为罡风所勒，兜搭空中，终不得下。俄而有古衣冠人，长二丈余，叱曰："此两大分界处，万古神圣，不破此关，汝何人，作此妄想？速趁地未合时，仍归汝世界。否则，大地一合百万丈，汝能穿水，不能穿土，死矣。"语未毕，忽金光万道，自远而来，热不可耐。古衣冠者抚我背曰："速行速行，日轮至矣。我且避去，汝血肉之身，不走，将炽为飞灰。"董闻之悚然，即运气腾身而上。面目为水、土所蚀，黑如焦炭；衣服、肌肤，粘结一片。逾月始复人形，自称劫外叟。余按《淮南子》曰："温带之下，无血气之伦。"日轮所近，即温带矣。

董贤为神

康熙间，从叔祖弓韬公为西安同知，求雨终南山。山侧有古庙，中塑美少年，金貂龙衮，服饰如汉公侯。问道士："何神？"道士指为孙策。弓韬公以为孙策横行江东，未尝至长安，且以策才武，当有英锐之气，而神状妍媚如妇女，疑为邪神。会建修太白山龙王祠，意欲毁庙，拆其木瓦，移而用之。是夕，梦神召见曰："余非孙郎，乃汉大司马董圣卿也。我为王莽所害，死甚惨。上帝怜我无罪，虽居高位，蒙盛宠，而在朝未尝害一士大夫，故封我为大郎神，管此方晴雨。"弓韬公知是董贤，记贤传中，有"美丽自喜"之

语，谛视不已。神有不悦之色，曰："汝毋为班固所欺也。固做《哀皇帝本纪》，既言帝病痿，不能生子，又安能幸我耶？此自相矛盾语也。我当日君、臣相得，与帝同卧起，事实有之。武帝时，卫、霍两将军，亦有此宠，不得以安陵龙阳见比。幸臣一星，原应天象，我亦何辞？但二千年冤案，须卿为我湔雪。"言未毕，有二鬼獠牙蓝面者，牵一囚至。年已老，头秃而声嘶，手捧一卷书。神指之曰："此莽贼也，上帝以其罪恶滔天，贬入阴山，受毒蛇咀嚼久矣。今赦出，押至我所，司溷圊之事。有小过，辄以铁鞭鞭之。"弓韬公问："囚手挟何书？"神笑曰："此贼一生信《周礼》，虽死犹抱持不放。受铁鞭时，犹以《周礼》护其背。"弓韬公就视之，果《周礼》也，上有臣刘歆恭校等字，不觉大笑，遂醒。次日，捐俸百金，葺其庙，祀以少牢。又梦神来谢，且曰："崇君修庙，甚感高义，但无人配享我，未免血食太孤。我掾史朱栩，义士也，曾收葬我尸，为莽所杀。我感其恩，奏上帝，荫其子浮为光武皇帝大司空，君其留意。"弓韬公即塑朱公像于董公侧，而兼塑一囚，为王莽状，跪阶下。嗣后祈晴雨，无不立应。

三头人

康熙时，吴逆为乱，道路断绝。有湖州客张氏兄弟三人，在云南逃归，从蒙乐山之东，步行十昼夜，遂迷失道，采木叶草根食之。晨行旷野，忽大风西来，如海潮江涛之声。三人惧，登高丘望之，见一黑牛，身大于象，蹒跚而

过，草木为之披靡。暮无投宿所，望前大树下若有屋宇者，趋之。屋甚宏敞，中一丈夫走出，身长丈余，颈上三头。每作语，则三口齐响，清亮可辨，似中州人音。问："三人何来？"俱以实告。三头人曰："汝步行迷道，得毋饥乎？"三人拜谢。遂呼其妹为客煮饭，意颇殷勤。妹应声来，亦三头女子也。视张兄弟而笑，语其兄曰："此三君，其长者可长寿，其两弟恐不免于难。"张兄弟饭毕，三头丈夫折树枝与之曰："以此映日影而行，可当指南车也。但此去所过庙宇，可住宿，不可撞其钟鼓，须紧记之。"三人遂行。次日，入乱山中，有古庙可憩。三人坐檐下，乌鸦群飞，来啄其顶。张怒，取石子击之，误触庙中钟，铿然作声。两夜叉跳出，取其两弟，擘而食之。又将及张。忽闻风涛声，有大黑牛漓然而至，与两夜叉角斗，移时，夜叉败走。张乃脱逃，行数十日，始得归里。

水鬼帚

表弟张鸿业，寓秦淮潘姓河房，夏夜如厕。漏下三鼓，人声已绝，月色大明，张爱月凭栏。闻水中砉然有声，一人头从水中出。张疑此时安得有泅水者？谛视之，眉目无有，黑身僵立，颈不能动，如木偶然。以石掷之，仍入于水。次日午后，有一男子溺死，方知现形者，水鬼也。以此告同寓人，有米店客，因言水鬼索命之奇。客少时，贩米嘉兴。过黄泥沟，因淤泥太深，故骑水牛而过。行至半沟，有黑手出泥中，拉其脚。其人将脚缩上，黑手即拉牛脚，牛不能动。

客大骇，呼路人共牵牛。牛不起，乃以火炙牛尾，牛不胜痛，尽力拔泥而起。腹下有败帚紧系不解，腥秽难近。以杖击之，声啾啾然，滴下水皆黑血也。众人用力截帚下，取柴火焚之，臭经月才散。自此黄泥沟不复溺人矣。米客有诗纪其事，云："本欲牵人误扯牛，何须懊悔哭啾啾。与君一把桑柴火，暗处阴谋明处休。"

罗刹鸟

雍正间，内城某为子娶媳。女家亦巨族，住沙河门外。新娘登轿后，骑从簇拥。过一古墓，有飓风从冢间出，绕花轿者数次。飞沙眯目，行人皆辟易，移时方定。顷之，至婿家，轿停大厅上，傧者揭帘扶新娘出，不料轿中复有一新娘，掀帏自出，与先出者并肩立。众惊视之，衣、妆彩色，无一异者，莫辨真伪。扶入内室，翁、姑相顾而骇。无可奈何，且行夫妇之礼。凡参天祭祖、谒见诸亲，俱令新郎中立，两新人左右之。新郎私念娶一得双，大喜过望。夜阑，携两美同床。仆妇、侍女辈，各归寝室，翁、姑亦就枕。忽闻新妇房中惨叫，披衣起，童仆、妇女辈排闼入，则血淋漓满地。新郎跌卧床外，床上一新娘，仰卧血泊中，其一不知何往。张灯四照，梁上栖一大鸟，色灰黑，而钩喙巨爪如雪。众喧呼奋击，短兵不及。方议取弓矢长矛，鸟鼓翅作磔磔声，目光如青燐，夺门飞去。新郎昏晕在地上，旋苏。询之，曰："并坐移时，正思解衣就枕，忽左边妇举袖一挥，两目睛被抉去矣。痛剧而绝，不知若何化鸟也。"再询新

妇，云："郎叫绝时，儿惊问所以，渠已作怪鸟来啄儿目，儿亦顿时昏绝。"后疗治数月，俱无恙，伉俪甚笃，而两盲比目可悲也。正黄旗张君广埜，为予述之如此。相传，墟墓间太阴积尸之气久，化为罗刹鸟。如灰鹤而大，能变幻作祟，好食人眼，亦药叉修罗薜荔类也。

卷 三

烈杰太子

湖州乌程县前有庙神，号烈杰太子。相传元末时，有勇少年纠乡兵起义，与张士诚将战死，土人哀之，为立庙。号烈杰者，以其勇烈而能为豪杰之意也。乾隆四十二年，邑人陈某烧香庙中，染邪自缢。其兄名正中者，刚正士也，以为庙乃神灵所栖，不应居鬼祟，往询庙祝。云："今岁来进香者，先有二人缢死矣。"正中大怒，率家僮各持锄械入庙，毁其神像。众乡人大骇，嘈嘈然以为得罪神明，将为邻里祸，遂投牒县中，控正中狂悖。正中具诉原委，且云："'烈杰太子'四字，不见史传，又不见志书，明系与五通社鬼相同，非正神也。今正中已将神像拆毁，致犯乡邻怒，情愿出资将庙修好，另立关圣神像，为乡邻祈福。"县令某，嘉其词正，批准允行，销案。如是者两月，庙颇平安。忽孙姓家一女，年已将笄，染患邪病，目斜眉竖。自称烈杰太子，被恶人拆去神像，栖身无所，须与我酒食等语。其家进奉稍迟，则此女自批其颊，哀号痛苦。女父往正中家咎之。正中大怒，持桃枝径往女家，大呼而入曰："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毁汝像者我也。我在此，汝不报仇，而欺人家小儿女，索诈酒食，何烈何杰？真是无耻小人，敢不速走！"女作惊惧声曰：

"红脸恶人又来矣！我去我去。"女登时苏醒，其父仍留正中住宿其家，女遂平安。正中偶然外出，鬼祟如故。于是正中与其父谋，择里中年少者嫁之。自此怪绝，而病亦愈。

裘秀才

南昌裘秀才某，夏日乘凉，裸卧社公庙，归家大病。其妻以为得罪社公，即具酒食烧香纸，为秀才请罪，病果愈。妻命秀才往谢社公，秀才怒，反作牒呈，烧向城隍庙，告社公诈渠酒食，凭势为妖。烧十日后，寂然。秀才更怒，又烧催呈，并责城隍神纵属员贪赃，难享血食。是夜梦城隍庙墙上贴一批条云："社公诈人酒食，有玷官箴，著革职；裘某不敬鬼神，多事好讼，发新建县责三十板。"秀才醒，心怀狐疑，以为己乃南昌县人，纵其责罚，不得在新建地方，梦未必验。未几，天雨，雷击社公庙。秀才心始忧之，不敢出门。月余，江西巡抚阿公，方入庙行香，为仇人持斧砍额。众官齐集，查拿凶人。秀才以为奇事，急往观探。新建令见其神色诧异，喝问："何人？"秀才口吃吃不能道一字，身着长衫，又无顶带。令怒，当街责三十板。毕，始称："我是秀才，且系裘司农本家。"令亦大悔，为荐丰城县掌教。

摸龙阿太

杭州少宰姚公三辰，以外科医术世其家。相传，少宰之祖，半夜采药归，过西溪，醉坠于涧。以手据石，滑软有涎，旋即蠕蠕而动，惊以为蛇。少顷，负姚而上。两目如灯，雁见头有须角。委姚地上，腾空去，始知乃龙也。两手触涎处，香数月不散，以之撮药，应手而愈。子孙相传，呼为摸龙阿太。又号曰姚蓝儿，以其采药持蓝故也。每愈人病，不受谢，故孙位至二品，人以为阴德之报。

水仙殿

杭州学院临考，诸廪生会集明伦堂，互保应试童生，号曰保结。廪生程某，在家侵晨起，肃衣冠出门。行二、三里，仍还家。闭户坐，喃喃若与人语。人怪之，不敢少问。少顷，又出，良久不归。明伦堂待保童生到其家问信，家人愕然。方惊疑间，有箍桶匠挟之而归，则衣服沾湿，面上涂抹青泥，目瞪不语。灌以姜汁，涂以朱砂，始作声曰："我初出门，街上有黑衣人向我拱手，我便昏迷，随之而行。其人云：'你到家收拾行李，与我同游水仙殿何如？'我遂拉渠到家，将随身钥匙系腰，同出涌金门，到西湖边。见水面宫殿，金碧辉煌，中有数美女，艳妆歌舞。黑衣人指向余曰：'此水仙殿也。在此殿看美女，与到明伦堂保童生，二

事孰乐？'余曰：'此间乐。'遂挺身赴水。忽见白头翁在后唱曰：'恶鬼迷人，勿往勿往。'谛视之，乃亡父也。黑衣人遂与亡父互相殴击，亡父几不胜矣。适箍桶匠走来，如有热风吹入水中者，黑衣人逃，水仙殿与亡父亦不见，故得回家。"家人厚谢箍桶者，兼问所以救之之故。匠曰："是日也，涌金门内杨姓家唤我箍桶。行过西湖，天气炎热，望见地上遗伞一柄，欲往取之遮日。至伞边，闻水中有屑索声，方知有人陷水，扶之使起。而君家相公，埋头欲沉，坚持许久，才得脱归。"其妻曰："人乃未死之鬼也，鬼乃已死之人也，人不强鬼以为人，而鬼好强人以为鬼，何耶？"忽空中应声曰："我亦生员读书者也。书云：'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'我等为鬼者，己欲溺而溺人，己欲缢而缢人，有何不可耶？"言毕，大笑而去。

火烧盐船一案

乾隆丁亥，镇江修城隍庙。董其事者，有严、高、吕三姓，设簿劝化。一日早雨，有妇人肩舆来，袖中出银一封，交严曰："此修庙银五十两，拜烦登簿。"严请姓氏、府居，以便登记。妇曰："些微小善，何必留名？烦记明银数便了。"语毕去。高、吕二人至，严述其故，并商何以登写。吕笑曰："登簿何为？趁此无人知觉，三人派分，似亦无害。"高曰："善。"严以为非理，急止之。二人不听，严无奈何去，高、吕将银对分。及工竣，此事惟严一人知之。越八年，乙未高死，丙申吕继亡，严未尝与人谈及。戊

戌春患疾，见二差持票谓严曰："有一妇在城隍案下告君，我等奉差拘质。"问："告何事？"差亦不知，严与同行。到庙门外，气象严冷，不复有平日算命起课者在矣。门内两旁，旧系居人，此时所见，尽是差役班房。过仙桥，至二门，见一带枷囚，叫曰："严兄来耶？"视之，高生也，向严泣曰："弟自乙未年辞世，迄今四载，受苦总皆阳世罪谴。眼前正在枷满，可以托生，不料又因侵蚀修庙银一案发觉，拘此审讯。"严曰："此事已隔十数年，何以忽然发觉，想彼妇告发耶？"高曰："非也。彼妇今年二月寿终，凡鬼无论善恶，俱解城隍府。彼妇乃系善人，同几个行善鬼解来过堂，城隍神戏问曰：'尔一生闻善即趋，上年本府修署，尔独惜费，何耶？'妇曰：'鬼妇当年六月二十日，送银五十两到公所，系一严姓生员接去，自觉些微小善，册上不肯留名，故尊神有所未知。'神随命瘅恶司细查原委，不觉和盘托出。因兄有劝阻之言，故拘兄来对质。"严问："吕兄今在何处？"高叹曰："渠生前罪重，已在无间狱中，不止为分银一事也。"语未毕，忽二差至曰："老爷升坐矣。"严与高等随差立阶下。有二童持彩幢引一妇上殿，又牵一枷犯至，即吕也。城隍谓严曰："善妇之银，可交汝手乎？"严一一从实诉明。城隍谓判官曰："事干修理衙署，非我擅专，宜申详东岳大帝定案，可速备文书申送。"仍令二童送妇归。二差押严并高、吕二生出庙，过西门，一路见有男着女衣者，女穿男服者，有头罩盐蒲包者，有披羊狗皮者，纷纷满目。耳闻人语曰："乾隆二十六年，仪征火烧盐船一案，凡烧死、溺死者，今日业满，可以转生。"二差谓严曰："难得大帝坐殿，我们可速投文。"已而疾走，呼曰：

“文书已投，可各上前听点！”严等急趋。立未定，闻殿上判曰：“所解高某，窃分善妇之银，其罪尚小，应照该城隍所拟，枷责发落；吕某生前，包揽词讼，坑害良民，其罪甚大，除照拟枷责外，应命火神焚毁其尸；严某君子也，阳禄未终，宜速送还阳。”严听毕惊醒，则身卧在床。家人皆已挂孝，曰：“相公已死三日矣，因心头未冷，故尔相守。”严将梦中事，一一言之，家人未信。后一年八月夜，吕家失火，柩果遭焚。

年　　子

盐城东北乡草堰口小关营，村民孙自成妻谢氏，除夕生子，因名年子。年十八，挑鸡入城，半途有旋风一阵，将笼内鸡尽吹去，腾空而飞。年子大惊，从此回家卧病。危急中，会其母将产，举家守生，无人看护。年子昏沉，身随风荡，忽从朱门之内，坠于万丈深潭。恰无痛楚，只觉身子短小，不似平时，两目酸涩难开。耳中所闻，仍似父母声音，以为梦中幻境，安心待之。其时孙见谢氏产儿安稳，偷暇趋视年子，则已死矣，不觉大哭。年子惊醒，不解其故，只闻母泣而数曰：“生此血泡，反将我成人长大的年子死了！”悲号不已，年子始知身已转生。恐母急坏，遂大声曰：“我即年子也，年子未死！”谢闻小儿言语，顿时惊风，数日而死。孙忧小儿无乳，哺以粥食。三月生齿，五月能履，取名再生，今年十六矣。此事盐城令阎公云。

狐撞钟

陈公树萱，任汀漳道时，海上忽浮一钟至，大可容百石。人以为瑞，告之官，遂于城西建高楼，悬此钟焉。撞之，声闻十里外。选里中老民李某，掌守此楼。亡何，海水屡啸，陈公以为金、水相应，海啸者，钟声所召也。命知县用印封闭此楼，并严谕李叟，不许人再撞。有美少年常来楼中，与李闲谈。偶需食物之类，往往悬空而至，李知为狐仙。忽起贪心，跪曰："君为仙人，何不赐我银物，徒以酒食来耶？"少年晓之曰："财有定数，尔命穷薄，不可得也。强且有灾，将生懊悔。"李固请不已。少年笑而应曰："诺。"少顷，见几上置大元宝一锭，嗣后，少年不至矣。李大喜，收藏衣箱中。一日，邑宰路过，闻撞钟声，怒李守护不谨，召而责之，笞十五板，李无以自明。归视印封，完好如故，然业已受笞，闷闷而已。未几，邑宰又过，楼上钟声乱鸣。遣役视之，并无一人，邑宰悟曰："楼上得毋有妖乎？"李无奈何，具以实告，命取宝视之，即其库物也。持归复所，钟不复鸣。

土地神告状

洞庭山紫里徐氏，家世富饶。起造花园，不足于地。东边有土地庙，香火久废，私向寺僧买归，建造亭台，已年余

矣。一日，其妻韩氏，方梳头，忽仆于地。小婢扶之，亦与俱仆。少顷婢起，取大椅置堂上，扶韩氏南向坐，大言曰："我苏州城隍神也，奉都城隍神差委，来审汝家私买土地神庙事。"语毕，婢跪启太湖水神参见，又启常里巡栏神参见，韩氏一一首颔之。最后曰："原告土地神来。"韩氏命徐家子弟、奴婢听点名，分东西班侍立，有不听命者，持杖击之。唤买地人姓名，即其夫也。问："价若干？中证何人？"口音绝非平素吴音，乃燕赵间男子声。其夫惊骇伏地，愿退地基，建还原庙。韩氏素不识字，忽索纸笔判云："人夺神地，理原不应，况土地神既老且贫，露宿年余，殊为可怜。屡控城隍，未蒙准理，不得已，越诉都城隍。今汝既有悔心，许还庙宇，可以牲牢香火供奉之。中证某某，本应治罪，姑念所得无多，罚演戏赎罪。寺僧某，于事未发时，业已身死，可毋庸议。"判毕，掷笔而卧。少顷起立，仍作女音，梳头如故。问其原委，茫然不知。其夫一一如所判而行。从此，常里土地神，香火转盛。

鄱阳湖黑鱼精

鄱阳湖有黑鱼精作祟。有许客舟过，忽黑风一阵，水立数丈。上有鱼，口如臼大，向天吐浪，许客死焉。其子某，誓杀鱼以报父仇。贸易数年，资颇丰，诣龙虎山，具盛礼请于天师。时天师老矣，谓许曰："凡除怪斩妖，全仗纯气真煞，我老病且死，不能为汝用。然感汝孝心，我虽死，嘱吾子代治之。"已而天师果死。小天师传位一年，许又往请。

小天师曰："诚然，父有遗命，我不敢忘。然此妖者，黑鱼也，据鄱阳湖五百年，神通甚大。我虽有符咒法术，亦必须有根气仙官助我，方能成事。"箧中出小铜镜，付许曰："汝持此照人，凡一人而有三影者，速来告我。"许如其言，遍照江西，皆一人一影。密搜月余，忽照乡村杨家童子有三影，告天师。天师遣人至乡，厚赠其父母，诡言："慕神童名，请到府中试其所学。"童固贫家，欣然而来。天师供养数日，随携许及童子同往鄱阳湖，建坛诵咒。一日者，衣童子衮袍，剑缚背上，出其不意，直投湖中。众人大骇，其父母号哭，向天师索命。天师笑曰："无妨也。"俄而霹雳一声，童子手提大黑鱼头，立高浪之上。天师遣人抱至舟中，衣不沾湿。湖中水，十里内皆成血色。童子归，人争问所见。童子曰："我酣睡片时，并无所苦。但见金甲将军，提鱼头放我手中，抱我立水上而已。其他，我不知。"自此，鄱阳湖无黑鱼之患。或云童子者，即总漕杨清恪公也。

鄱阳小神

江西新建县张某，生二女，同日出嫁。天大风，送亲及舁轿者，一时迷惑，将妹嫁其姊家，将姊嫁其妹家。成婚后一日，方知错误，两家父母，以为天缘，亦各相安无异言。其小妹所嫁夫金某，买货过鄱阳湖，舟中忽谓其伙伴曰："我将做官，即日到任。"伙伴咸笑之，以为戏语。行又数里，金欣然曰："胥役轿马，皆来迎我，我不可以久留。"言毕，跃入水中死。是夕近湖村，人见一男子，昂然来，立

村前曰：“我鄱阳小神也，应血食汝地方，可塑像祀我。”言毕不见。村人迟疑，未为立庙，已而头痛发热，口称小神为祟，众大骇，纠钱立庙祀之。凡有祈求，神应如响。未几，小神又至曰：“岂可神明而无妃偶乎？汝等再塑立一娘娘像配我，不可缓也。”村人如其言塑之。金家闻水死之信，捞尸殡殓，举家成服。忽一日，其妻脱衰麻换盛服，敷脂抹粉，扬扬得意。公姑怒责曰：“此非孀妇所宜！”曰：“我夫并未死，现在鄱阳外湖做官，差胥役夫轿，迎我上任，都已在外伺候，我何为不吉服耶？”言毕，作上轿状，随瞑目矣。嗣后，鄱阳小神之名颇著，远近烧香者，争赴焉。

囊　囊

桐城南门外章云士，性好神佛。偶过古庙，见有雕木神像，颇尊严，迎归作家堂神，奉祀甚虔。夜梦有神如所奉像曰：“我灵钧法师也，修炼有年。蒙汝敬我，以香火祀我，倘有所求，可焚牒招我，我即于梦中相见。”章自此倍加敬信。邻有女，为怪所缠。怪貌狞恶，遍体毵茸，似毛非毛，每交媾，则下体痛楚难忍。女哀求见饶，怪曰：“我非害汝者，不过爱汝姿色耳。”女曰：“某家女比我更美，汝何不往缠之，而独苦我乎？”怪曰：“某家女正气，我不敢犯。”女子怒骂曰：“彼正气，偏我不正气耶？”怪曰：“汝某月日烧香城隍庙，路有男子方走，汝在轿帘中暗窥，见其貌美，心窃慕之，此得为正气乎？”女面赤不能答。女母告章，章为

求家堂神。是夜梦神曰："此怪未知何物，宽限三日，当为查办。"过期，神果至，曰："怪名蠰蠰，神通甚大，非我自往剪除不可。然鬼神力量，终需恃人而行。汝择一除日，备轿一乘，夫四名，快手四名，绳索、刀斧八物，剪纸为之，悉陈于厅。汝在旁喝曰：'上轿！'曰：'抬到女家！'更喝曰：'斩！'如此则怪除矣。"两家如其言。临期扶纸轿者，果觉重于平日。至女家，大喝"斩"字，纸刀盘旋如风，飒飒有声，一物掷墙而过，女身霍然，如释重负。家人追视之，乃一蓑衣虫，长三尺许，细脚千条，如獾丝闪闪，自腰砍为三段。烧之，臭闻数里。桐城人不解蠰蠰之名，后考《庶物异名疏》，方知蓑衣虫一名蠰蠰。

两神相殴

孝廉钟悟，常州人。一生行善，晚年无子，且衣食不周，意郁郁不乐。病临危，谓其妻曰："我死，慎毋置我棺中。我有不平事，将诉冥王，或有灵应，亦未可知。"随即气绝，而心中尚温。妻如其言，横尸以待。死三日后，果苏，曰："我死后到阴间，所见人民来往，与阳世一般。闻有李大王者，司赏善罚恶之事，我求人指引，到他衙门，思量具诉。果到一处，宫殿巍峨，中坐尊官。我进见，自陈姓名，将生平修善不报之事，一一诉知，且责神无灵。神笑曰：'汝行善行恶，我所知也。汝穷困无子，非我所知，亦非我所司。'问：'何神所司？'曰：'素大王'。我心知李者理也，素者数也，因求神送至素王处一问。神曰：'素王尊严，非与我

处无人拦门者，我正有事，要与素王商办，汝可随行。'少顷，闻呼驺声，所从吏役，皆整齐严肃。行至半途，见相随有沥血者，曰：'受冤未报。'有嚼齿者，曰：'逆党未除。'有美妇人而拉丑男者，曰：'夫妇错配。'最后有一人，衮冕玉带，状若帝王，貌伟然，而衣履尽湿，曰：'我周昭王也。我家祖宗，自后稷公刘，积德累仁。我祖父文武成康，圣贤相继，何以一传至我，而依例南征，无故为楚人溺死？幸有勇士辛游靡，长臂多力，曳我尸起，归葬成周，否则，徒为江鱼所吞矣。后虽有齐侯小白，借端一问，亦不过虚应故事，草草完结。如此奇冤，二千年来，绝无报应，望神替一查。'李王唯唯。余鬼闻之，纷纷然俱有怒色。钟方悟世事不平者，尚有许大冤抑，如我贫困，固是小事，气为之平。行少顷，闻途中喝道而至，曰：'素王来。'李王迎上，各在舆中交谈，始而絮语，继而纷争，哓哓不可辨。再后两神下车，挥拳相殴，李神不胜，群鬼从而助之，我亦奋身相救，终不能胜。李神怒云：'汝等从我上奏玉皇，听候处分！'随即腾云而起，二神俱不见。少顷俱下，云中有霞帔而宫装者，二仙女相随来，手持金尊玉杯，传诏曰：'玉帝管三十六天事，无暇听此些小讼。今赐二神天酒一尊，共十杯，有能多饮者，便直其事。'李神大喜，自称：'我量素佳。'踊跃持饮，至三杯酒，便捧腹欲吐。素神饮毕七杯，尚无醉色。仙女曰：'汝等勿行，且俟我复命后再行。'须臾，又下颁玉帝诏云：'理不胜数，自古皆然，观此酒量，汝等便该明晓。要知世上，凡一切神鬼圣贤、英雄才子、时花美女、珠玉锦绣、名书法画，或得宠逢时，或遭凶受劫，素王掌管七分，李王掌管三分。素王因量大，故往往饮醉，颠倒乱行。我三

十六天，日食星陨，尚被素王把持擅权。我不能作主，而况李王乎？然毕竟李王能饮三杯，则人心天理，美恶是非，终有三分公道，直到万古千秋，绵绵不断。钟某阳数虽绝，而此中消息，非到世间晓谕一番，则以后告状者愈多，故且开恩，增寿一纪，放他还阳，此后永不为例。'”钟听毕还魂，又十二年乃死。常语人云，李王貌清雅，如世所塑文昌神；素王貌丑，团团浑浑，望去耳、目、口、鼻不甚分明。从者诸人，大概相似，千百人中，亦颇有美秀可爱者，其党亦不甚推尊也。钟本名护，自此乃改名悟。

赌钱神号迷龙

李某，官缙云令，以赌博被参。然性好之，不能一日离。病危时，犹扣肘床上，作呼卢声。其妻泣谏曰："气喘劳神，何苦如是？"李曰："赌非一人所能，我有朋类数人，在床前同掷骰盆，汝等特未之见耳。"已而气绝。忽又苏醒，伸手向家人云："速烧纸镪，替还赌钱。"妻问："与何人决胜？"曰："阴司赌神，号称迷龙。其门下有赌鬼数千，皆受驱使。探人将托生时，便请迷龙作一花押，纳入天灵盖中，此人一落母胎，性便好赌，虽严父贤妻，万不能救。汉书公卿表，以博掩失侯者十余人，可见此神从古有之。或且一心贪赌，有美食而让他人食，有美妻而让他人眠，皆迷龙作祟也。但阴间赌法，与世间不同，其法聚十余鬼，同掷十三颗骰子，每子下盆，有五彩金色光者，便是全胜。群鬼以所蓄纸镪全行献上，迷龙高坐抽头，以致大富。

群鬼赌败穷极，便到阴间作瘟疫，诈人酒食，汝等此时烧纸钱一万，可以放我生还。”家人信之，如其言，烧与之，而李竟瞑目长逝。或曰，渠又哄得赌本，可以放心大掷，故不返也。

羊骨怪

杭人李元珪，馆于沛县韩公署中，司书禀事。偶有乡亲回杭，李托带家信，命馆童调面糊封信。家童调盛碗中，李用毕，以其余置几上。夜闻窸窣声，以为鼠来偷食也，揭帐视之，见灯下一小羊，高二寸许，浑身白毛，食糊尽乃去。李疑眼花，次日特作糊待之。夜间小羊又至，因留心细观其去之所在，到窗外树下而没。次日，告知主人，发掘树下，有朽羊骨一条，骨窍内浆糊犹在。取而烧之，此后怪绝。

夜叉偷酒

直隶永平府滦州河下，每年龙王造宫。有黄、白二龙，从古北口拔木运来，每木百枝，一夜叉管守之。其木在水中，皆直立而行，上挂一红灯为号。关外贩木商人，每年待龙发水，然后依附运行。偶失一枝，龙怒，遣夜叉寻取，风雨大作，山石皆飞。村中民造酒八缸，一夜被夜叉偷饮立尽，惧其为患，为伐一木置水中，夜始平静。此石埭令郑公首瀛为余言，郑滦州人。

披麻煞

新安曹媪有孙登官，定婚某氏，将娶有日，先期扫除楼房，待新娘居。房与媪卧阁相去十步许。日向夕，媪独坐楼下，闻楼上履声橐橐，意是丫鬟，不之诘也。久而声渐厉，稍觉不类，疑是偷儿，疾趋而掩执之。起推楼门，门开，举首见一人，麻冠麻鞋，手扶桐杖，立梯上层。见媪至，返身退走。媪素有胆，不计其为人为鬼，奋前相捉。其人狂奔新房，有窸窣之声，如烟一缕而没，始悟为鬼。急下楼欲以语人，念明日婚期已届，舍此无从觅他室，隐不言。次夕，新妇入门，张灯设乐。散后，媪以前事在心，不能成寐。日觇新妇，则已靓妆坐床，琴瑟之好甚笃，媪意大安，易宅之念渐差。然终以前事，故常不欲新妇独登楼。一日者，妇欲登楼，问其故，以如厕对。劝其秉烛，以熟径辞。少顷不下，媪唤之不应。遣丫鬟持灯上楼，亦不见妇，媪大惊。婢曰："是或往厨下乎！"媪谓："我坐梯次，未见她下来。"无可奈何，乃召婿，告以失妇状，举家大骇。婢忽在楼呼曰："娘在是！"众亟视之，则新妇团伏一小漆椅下，四肢如有捆絷之状。扶出，白沫满口，气息奄然。以水浆灌之，逾时甫醒。问之。云："遇一披麻人为祟。"媪乃哭曰："咎在我！"因备述前事，且告以不言之故。是夜漏将残，不能移宅，拥妇偃息在床。婿秉烛坐，双鬟立左右。至五更，侍者睡去，婿亦劳倦。稍一交睫，觉灯前有披麻人破户入，直奔床前，以指掐妇项三、五下。婿奔前救护，披麻人耸身从窗

椟中去，疾如飞鸟。呼妇不应，持火视之，气已绝矣。或曰，此选日家不良于术，婚期犯披麻煞故也。

瓜棚下二鬼

海阳邑中刘氏女，夏日在瓜棚下刺绣。薄暮，家人铺藉席招凉，女忽于座间顾影絮语。众怪其诞，呵之。乃大声曰：“唉！我岂若女耶？我为某村某妇，气忿缢死多年，欲待替人，故在此！”语毕大笑，举带自勒其颈，阖室尽惊。取米豆厌胜之，不退。乃哀求曰：“我女年年为他人压金线，取钱易米，家贫可怜。与汝素无冤，幸相舍，不然，天师将至，我当往诉。”鬼惧曰：“吓人吓人，虽然，我不可以虚返，当思何以送我。”众曰：“供香楮何如？”不应。曰：“加斗酒只鸡何如？”乃有喜色，且颔之。如其言，女果醒。未三日，家人方相庆，女衣袖忽又翩舞，愤语曰：“汝等如此薄待我，回想不肯甘休，仍须讨替。”更作恶状，以带套颈。众察其音，不类前鬼。正惊疑间，俄闻瓜棚下猝猝履响，仍在女口叱曰：“鬼婢冒我姓名，来诈钱镪，辱没煞人！亟去亟去，不然，我将讼汝于城隍神。”又劳问女家：“勿怕，此无赖鬼，我在此，他不敢为厉。”言毕，其女颊晕红潮，状若羞缩者。食顷，两鬼寂然皆退。次日，其女依旧临镜，询其事，杳然如梦。

老人李某，海阳人。日暮，自邑中还家，觉腰缠重物，解视无有，勉荷而归。时已月上，家人闻叩扉声，走相问安，老人瞪目无言。为设酒脯，亦不食，愈益怪之。既而耿

布幅许，悬梁间作缢状，曰："余缢死鬼也，今与汝翁作交待。"众惊，诘以前因，曰："余为李氏，栖泊城中，曾至某家，祟其女于瓜棚下。因其家中哀求，我念伊女婉弱，是以舍去，别寻替代。奔及城门，有二大人司管甚严，不敢走过，以此日日受苦，一言难尽。"众家人曰："城门大人既然拦阻，汝今日何能复来？"乃嘻嘻笑曰："此实大巧事。今早，乡人以粪桶寄门下，大人者恶其臭也，两相谓曰：'昨宵雨歇，城头山色当佳，盍一凭眺乎？'遂约伴登山去矣。余得乘间出城，遇汝翁归，附他腰间。蒙其负荷，急于得生，故仍欲相借重耳。"众闻其言软，似可以情动者，乃哀求曰："翁年已老，墓木已拱，你不忍于弱女，宁独甘心于秃翁？如蒙哀怜，当为延名僧修法事，令你生天人境界何如？"鬼拍手喜曰："我前在瓜棚下，原欲挽彼作此功德，视其家贫，是以勿言。今众居士既能发大愿力，余又何求？虽然，世人惯作哄鬼伎俩，惟求居士勿忘此言。"众唯唯，鬼即作顶礼状。食顷，老人已起索水浆饮矣。翌日，广延僧众，作七日道场，瓜棚下从此清净。

介溪坟

严介溪，为其妻欧阳氏卜葬。召门下风水客数十人，嘱曰："吾富贵已极，尚何他望？只望诸君择地，生子孙能再如我者而甘心焉。"诸客唯唯。未一月，有客来云："某山有穴，葬之，子孙贵、寿与公相埒。"介溪命群客视之，一客独曰："若葬此，子孙虽贵，但气脉大迟，恐在六七世后

耳。”俱以为然。介溪买成，开穴，中有古坟墓志。摩視之，即严氏之七世祖也。介溪大骇，急加封识，然自此严氏大衰，且籍没矣。此事，严后裔名秉琏者所言。

李半仙

甘肃参将李璇，自称李半仙，能视人一物，便知休咎。彭芸楣少詹与沈云椒翰林同往占卜。彭指一砚问之，曰："石质厚重，形有八角，此八座象也。惜是文房之需，非封疆之料。"沈将所挂手巾问之，曰："绢素清白，自是玉堂高品，惜边幅小耳。"正笑语间，云南同知某，亦来占卜，取烟管问之，曰："管有三截，镶合而成，居官亦三起三倒，然否？"曰："然。"曰："君此后为人，亦须改过，不可再如烟管。"问："何故？"曰："烟管是最势利之物，用得着他，浑身火热；用不着他，顷刻冰冷。"其人大笑，惭沮而去。逾三年，彭学差任满回京，李亦入都引见，彭故意再取烟管问之。曰："君又放学差矣。"问："何故？"曰："烟非吃得饱之物，学院试差，非做得富之官。且烟管终日替人呼吸，督学终年为寒士吹嘘，将必复任。"已而果然。

李香君荐卷

吾友杨潮观，字宏度，无锡人，以孝廉授河南固始县知

县。乾隆壬申乡试，杨为同考官。阅卷毕，将发榜矣，搜落卷，为加批焉。倦而假寐，梦有女子，年三十许，淡妆，面目疎秀，短身，青绀裙，乌巾束额，如江南人仪态，揭帐低语曰：“拜托使君，桂花香一卷，千万留心相助。”杨惊醒，告同考官，皆笑曰：“此魇梦也，焉有榜将发而可以荐卷者乎？”杨亦以为然。偶阅一落卷，表联有“杏花时节桂花香”之句，盖壬申二月表题，即谢开科事也。杨大骇，加意翻阅。表颇华赡，五策尤详明，真饱学者，以时艺不甚佳，故置之孙山外。杨既感梦兆，又难直告主司，欲荐未荐。方徘徊间，适正主试钱少司农东麓先生，嫌进呈策通场未得佳者，命各房搜索。杨喜，即以桂花香卷荐上。钱公如得至宝，取中八十三名。拆卷填榜，乃商丘老贡生侯元标，其祖侯朝宗也，方疑女子来托者，即李香君。杨自以得见香君，夸于人前，以为奇事。

道士取葫芦

秀水祝宣臣，名维诰，余戊午同年也。其尊人某，饶于财。一日，有长髯道士叩门求见，主人问：“法师何为来？”曰：“我有一友，现住君家，故来相访。”祝曰：“此间并无道人，谁为君友？”道士曰：“现在观稼书房之第三间，如不信，烦主人同往寻之。”祝与同往，则书房挂吕纯阳像。道士指笑曰：“此吾师兄也，偷我葫芦，久不见还，故我来索债。”言毕，向画上作取状，吕仙亦笑，以葫芦掷还之。主人视画上，果无葫芦矣。人惊，问：“取葫芦何用？”

道士曰："此间一府四县，夏间将有大疫，鸡犬不留，我取葫芦炼仙丹，救此方人。能行善者，以千金买药备用，不特自活，兼可救世，立大功德。"因出囊中药数丸示主人，芬芳扑鼻。且曰："今年八月中秋，月色大明时，我仍来汝家，可设瓜果待我，此间人民恐少一半矣。"祝心动，曰："如弟子者，可行功德乎"？曰："可。"乃命家僮以千金与之，道士束负腰间，如匹布然，不觉其重。留药十丸，拱手别去。祝举家敬若神明，早晚礼拜。是年夏间无疫，中秋无月，且风雨交加，道士亦杳不至。

火焚人不当水死

泾县叶某，与人贸易安庆。江行遇风，同船十余人，半溺死矣，独叶坠水中，见红袍人抱而起之，因以得免。自以为获神人之助，后必大贵。已伺，家居不戒于火，竟烧死。

城隍杀鬼不许为声

台州朱始女，已嫁矣，夫外出为贾。忽一日，见灯下赤脚人，披红布袍，貌丑恶，来与亵狎，且云："娶汝为妻。"妇力不能拒，因之痴迷，日渐黄瘦。当怪未来时，言笑如常，来则有风肃然，他人不见，惟妇见之。妇姊夫袁承栋，素有拳勇，妇父母将女匿袁家，数日怪不来。月余，踪迹而至，曰："汝乃藏此处乎？累我各处寻觅。及访知汝在此

处，我要来，又隔一桥，桥神持棒打我，我不能过。昨日，将身坐在挑粪者周四桶中，才能过来，此后汝虽藏石柜中，吾能取汝。”袁与妇商量，持刀砍之。妇指怪在西，则西砍；指怪在东，则东砍。一日，妇喜拍手曰：“砍中此怪额角矣。”果数日不至。已而布缠其额，仍来为祟。袁发鸟枪击之，怪善于闪躲，屡击不中。一日，妇又喜曰：“中怪臂矣。”又数日不至。已而缠其臂又来，入门骂曰：“汝如此无情，吾将索汝性命！”殴擿此妇，满身青肿，哀号欲绝。女父与袁连名作状，焚城隍庙。是夜，梦有青衣二人，持一牌唤妇听审，且索差钱，曰：“此场官司，我包汝必胜，可烧锡锞二千谢我。你莫嫌多，阴间只算九七银二十两。此项非我独享，将替你为铺堂之用，凭汝叔绍先一同分散，他日可见个分明。”绍先者，朱家已死之族叔也。如其言，烧与之。五更女醒，曰：“事已审明，此怪是东埠头轿夫，名马大。城隍怒其生前作恶，死尚如此，用大杖打四十，戴长枷，在庙前示众。”从此，妇果康健，合家欢喜。未三日，又痴迷如前，口称：“我是轿夫之妻张氏，汝父汝姊夫，将我夫告城隍枷责，害我忍饿独宿，我今日要为夫报仇。”以手爪掐妇眼，眼几瞎。女父与承栋无奈何，再焚一牒与城隍。是夕，女又梦鬼隶召往，怪亦在焉。城隍置所焚牒于案前，瞋目厉声曰：“夫妻一般凶恶，可谓一床不出两样人矣，非腰斩不可！”命两隶缚鬼，持刀截之，分为两段。有黑气流出，不见肠胃，亦不见有血。旁二隶请曰：“可准押往鸦鸣国为聻否？”城隍不许，曰：“此奴作鬼便害人，若作聻必又害鬼，可扬灭恶气，以断其根。”两隶呼长须者二人，各持大扇，扇其尸，顷刻化为黑烟，散尽不见。因其妻，褫手足，

充发黑云山罗刹神处，充当苦差。命原差送妇还阳，女惊而醒。从此，朱妇安然，仍回夫家，生二子一女，至今犹存。鬼所云担粪周四者，其邻也。问之，曰："果然可疑，我某日担空桶归，压肩甚重。"

卷　四

吕 蒙 涂 脸

湖北秀才钟某，唐太史赤子之表戚也。将赴秋试，梦文昌神召跪殿下，不发一言。但呼之近前，取笔向砚上蘸极浓墨，涂其脸几满，大惊而醒。虑有污卷之事，意怱怱不乐，随入场。倦，在号檐中假寐，见有伟丈夫掀其号帘，长髯绿袍，乃关帝也。骂曰："吕蒙老贼，你道涂抹面孔，我便不认得你么？"言毕不见。钟方悟前身是吕蒙，心甚惶悚。是年获隽，后十年，选山西解梁知县。到任三日，往谒武庙，一拜不起。家人视之，业已死矣。

郑 细 九

扬州名奴，多以细称。细九者，商人郑氏奴也。郑家主母病革忽苏，矍然而起曰："事太可笑，我死何妨？不应托生于细九家为儿。以故我魂已出户，到半途得此消息，将送我者打脱而返。"言毕，道口渴，索青菜汤，家人煮与之。咽少许，仍仆于床，瞑目而逝。须臾，郑细九来报，家中产一儿，口含菜叶，啼声甚厉。嗣后，郑氏颇加恩养，不敢以

奴产子待也。

替鬼做媒

江浦南乡，有女张氏，嫁陈某，七年而寡。日食不周，改适张姓。张亦丧妻七年，做媒者以为天缘巧合。婚甫半月，张之前夫附魂妻身曰："汝太无良，竟不替我守节，转嫁庸奴。"以手自批其颊。张家人为烧纸钱，再三劝慰，作房如故。未几，张之前妻，亦附魂于其夫之身骂曰："汝太薄情，但知有新人，不知有旧人！"亦以手自击撞，举家惊惶。适其时原做媒者秦某在旁，戏曰："我从前既替活人做媒，我今日何妨替死鬼做媒？陈某既在此索妻，汝又在此索夫，何不彼此交配而退？则阴间不寂寞，而两家活夫妻亦平安矣。何必在此吵闹耶？"张面作羞缩状，曰："我亦有此意，但我貌甚丑，未知陈某肯要我否？我不便自言。先生既有此好意，即求先生一说何如？"秦乃向两处通陈，俱唯唯。忽又笑曰："此事极好，但我辈虽鬼，不可野合，为群鬼所轻，必须媒人替我剪纸人作舆从、具锣鼓音乐，摆酒席，送合欢杯，使男女二人成礼而退，我辈才去。"张家如其言。从此，两人之身，安然无恙。乡邻哄传某村秦某，替鬼做媒也。

鬼有三技过此鬼道乃穷

蔡魏公孝廉常言："鬼有三技，一迷、二遮、三吓。"或问："三技云何？"曰："我表弟吕某，松江廪生，性豪放，自号豁达先生。尝过泖湖西乡，天渐黑，见妇人面施粉黛，贸贸然持绳索而奔。望见吕，走避大树下，而所持绳，则遗坠地上。吕取观，乃一条草索。嗅之，有阴霾之气。心知为缢死鬼，取藏怀中，径向前行。其女出树中，往前遮拦，左行则左拦，右行则右拦。吕心知俗所称鬼打墙是也，直冲而行。鬼无奈何，长啸一声，变作披发流血状，伸舌尺许，向之跳跃。吕曰："汝前之涂眉画粉，迷我也；向前阻拒，遮我也；今作此恶状，吓我也。三技毕矣，我总不怕，想无他计可施，尔亦知我素名豁达先生乎？"鬼仍复原形，跪地曰：'我城中施姓女子，与夫口角，一时短见自缢。今闻泖东某家妇，亦与其夫不睦，故我往取替代。不料半路被先生截住，又将我绳夺去，我实在计穷，只求先生超生。'吕问：'作何超法？'曰：'替我告知城中施家，作道场，请高僧，多念往生咒，我便可托生。'吕笑曰：'我即高僧也，我有往生咒，为汝一诵。'即高唱曰：'好大世界，无遮无碍，死去生来，有何替代？要走便走，岂不爽快？'鬼听毕，恍然大悟，伏地再拜，奔趋而去。后土人云：'此地向不平静，自豁达先生过后，永无为祟者。'"

鬼多变苍蝇

徽州状元戴有祺，与友夜醉玩月。出城，步回龙桥上。有蓝衣人持伞从西乡来，见戴公欲前不前，疑为窃贼，直前擒问。曰："我差役也，奉本官拘人。"戴曰："汝太说谎，世上只有城里差人向城外拘人者，断无城外差人向城里拘人之理。"蓝衣者不得已，跪曰："我非人，乃鬼也。奉阴官命，就城里拘人是实。"问："有牌票乎？"曰："有。"取而视之，其第三名即戴之表兄某也。戴欲救表兄，心疑所言不实，乃放之行，而坚坐桥上。待至四鼓，蓝衣者果至。戴问："人可拘齐乎？"曰："齐矣。"问："何在？"曰："在我所持伞上。"戴视之，有线缚五苍蝇在焉，嘶嘶有声。戴大笑，取而放之。其人惶急，踉跄走去。天色渐明，戴入城，至表兄探问。其家人云："家主病久，三更已死，四更复活，天明则又死矣。"

江宁刘某，年七岁，肾囊红肿，医药罔效。邻有饶氏妇，当阴司差役之事，到期，便与夫异床而寝，不饮不食，若痴迷者。刘母托往阴司一查。去三日，来报曰："无妨也。二郎前世好食田鸡，剥杀太多，故今世群鸡来啮，相与报仇。然天生田鸡，原系供人食者，虫龟皆八蜡神所管，只须向刘猛将军处，烧香求祷，便可无恙。"如其言，子疾果瘳。一日者，饶氏睡两日夜方醒，醒后满身流汗，口喘喘不已。其嫂问故。曰"邻妇某氏，凶恶难捉，冥王差我拘拿。不料他临死尚强有力，与我格斗多时，幸亏我解下缠足布，

捆缚其手，才得牵来。”嫂问：“现在何处？”曰：“在窗外梧桐树上。”嫂往视之，见无别物，只头发拴一苍蝇。嫂戏取蝇，夹入针线箱中。未几，闻饶氏在床上有呼号音，良久乃苏，曰："嫂为戏太虐，阴司因我拿某妇不到，重责三十板，勒限再拿，嫂速还我苍蝇，以免再责。”嫂视其臀，果有杖痕，始大悔，取苍蝇付之。饶氏取含口中睡去，遂亦平静。自此不肯替人间查阴司事矣。

严秉玠

严秉玠，作云南禄劝县。县署东偏，有屋三间，封锁甚严，相传狐仙所居，官到必祭。严秉玠循例致祭，其妻某必欲观之，屡伺门侧，不得见。一日，见美妇人倚窗梳头，妻素悍妒，虑惑其夫，率奴婢持棒冲入乱殴，美妇化作白鹅，绕地哀鸣。秉玠取印印其背，遂现原形，委地堕胎而死，胎中两小狐也。严秉玠取硃笔点其额，两小狐亦死。取大小狐投之火中，自此署中无狐，而严氏亦无恙。又一年，其妻怀孕，生双胞，头上各有一点，红如硃笔所点。妻大惊而殒，严以痛妻故，未几亦病亡。小儿终不育。

奉新奇事

江西奉新村民李氏妇，生产三日，胎不下，其姑率三女守之。以倦故，又请邻妇三人，轮流守护。一妇姓孙，有儿

尚襁褓，不能同往，乃交托外婆家，而率长子名钟者同往。钟已弱冠入学，虑夜间寂寞，乃持书一卷往。次日将午，其门内绝无人声，戚里疑之，打门入，则产妇死于床，七人死于地。七人中，六人衣服、面目无他异，惟气绝而已。独孙秀才身尚端坐，右手执书如故，其左臂自肩以下，全身烧毁，直至脚底，黑如煤炭。合村大骇，鸣于官。急相验，命且掩埋，亦无从申报也。此事，彭芸楣少司马为余言。

智 恒 僧

苏州陈国鸿，彭芸楣先生丁酉乡试所取孝廉，性好古玩。家园内有种荷花缸，年久不起，陈命扛起，阅其款识。缸下又得一坛，黄碧色，花纹甚古，中有淤泥朽骨数片。陈投骨于水，携坛入室。夜梦一僧来曰："我唐时僧智恒也。汝所取磁坛，乃我埋骨坛也，速还我骨而土掩焉，"陈素豪，晓告友朋，不以为意。又三日，其母梦一长眉僧挟一恶状僧至曰："汝子无礼，贪我磁坛，抛撒我骨，我诉之不理，欺我老耳。我师兄大千，闻之不平，故同来索汝子之命。"母惊醒，命家人遍寻所弃之骨，仅存一片。问孝廉，则已迷闷不省人事矣，未十日而病亡。

三 斗 汉

三斗汉者，粤之鄙人也。其饭须三斗粟乃饱，人故呼为

三斗汉，身长一丈，围抱不周，须虬面黑，乞食于市，所得莫能果腹。一日之惠州，戏于提督军门外，双手挈二石狮去。提督召之，则仍挈双石狮而来。提督命五牛曳横木于前，三斗汉挽其后，用鞭鞭牛，牛奋欲奔，终不能移尺寸。提督奇其力，赏食马粮，使入伍学武。乃跪求云："小人食需三斗粟，愿倍其食。"提督许之。习武有年，驰马辄坠，箭发不中，乃改步卒，郁郁不得志而归。游于潮州，值潮之东门修湘子桥。桥梁石长三丈余，宽厚皆尺五，众工构天架，数十人挽之，莫能上。三斗汉从旁笑曰："如许众人，颊面汗背，犹不能升石条一块耶？"众怒其妄，命试之，遂登架独挽而上，众股栗。桥洞故有百数，辛卯年圮其三，郡丞范公捐俸倡修，见此人能独挽巨石，费省工速，遂命尽挽其余，赏钱数十千。不一月，食尽去，莫知所之。或云饿死于澄江。

苏南村

桐邑有苏南村者，病笃昏迷，问其家人曰："李耕野、魏兆芳可曾来否？"家人莫知，漫应之。顷又问，答以未曾来，曰："尔等当着人唤他速来。"家人以为谩语，不应，乃长叹欲逝。家人仓皇遣健足奔市，购纸轿一乘，至则见舆夫背有"李耕野魏兆芳"字样，乃恍然悟。急焚之，而其气始绝。舆夫姓字，乃好事者戏书也，竟成为真，亦奇。

叶生妻

桐城邑西牛栏铺界叶生，笔耕餬口。父兄业农。乾隆癸卯春，佃其族人田于牌楼门庄，阖宅移居于是。其妻年十八，素端重寡言，忽发颠慢骂，其音不一，惟骂李某丧绝天良，毁我辈十人冢，盖造房屋，好生受用，将我等骸骨践踏污秽。叶生不解，询邻老，始知房主李某，于康熙时，平坟架屋，事实有之。乃诘其妻云：“平坟做屋，实李某事，于我何干？”妻答云：“当时李某气焰甚高，我等忍气不言，多出游避之。今看尔家运低，故在此泄忿。”骂音中，惟此厉声者最恶。其九音偶尔相间，亦略平和。生许以拆屋培冢，答云：“屋有主人，尔不能擅拆，盍往商量。”生奔请李姓来，其妻引至堂西两正屋内，指示曰：“此二椁也；此四坟也；其牖旁乃二女坟；我坟在床后墙下。”李问：“尔何人？”答云：“我阮姓孚名，年二十二，前明正德间儒生。读书白鹤观，戏习道教，竟成羽士。偶为贪色，逾墙被辱，自缢葬此。十人中，惟我受践踏污秽更苦，故我纠合伊等同来。”李云：“汝骨在何处？”答曰：“正中一冢，掘下三尺，见棺黑色者，是我也。”李踌躇不敢掘，鬼骂不息。远近观者，络绎而至，有问必答。或烧纸钱求之，其九鬼亦从旁劝解，音皆自其妻口中出。缢鬼骂曰：“汝等九个赌贼，得受叶家纸钱，彼此赶老羊快活，便来劝我么？”自是九鬼无声，惟缢鬼独闹。生请羽士禳解，属塾师陈某作荐送文。鬼大笑曰：“不通之极，某故事用错，某处文词鄙俗。

况送我文当求我，不应以威胁我。”塾师惭赧，唯唯而已。道士诵经略错，必加切责。生之戚有程氏者，家素丰，方到门，鬼曰：“富翁来矣，当备好茶。”章孝廉甫，与生有姻，将到，鬼曰：“文星至矣，求为我作墓志。”章口占一律赠之，曰：“当年底事竟投环，遗体飘零瘗此间。茅屋妄成将拆去，窝封误毁已培还。从兹独乐安黄壤，还望垂怜放翠鬟。他日超升藉法力，直排阊阖列仙班。”鬼谢曰：“蒙奖太过，爷有风流罪过，安能排阊阖列仙班乎？惟五、六二语，见教极是，吾遵命去矣。”临去，呼叶生字告之曰：“吾不受道士忏悔，受文人忏悔，亦未忘结习故也。尔盍镌诗墓石，以光泉壤。”生妻瞑目无言，越一日乃醒。

七盗索命

杭州汤秀才世坤，年三十余，馆于范家。一日晚坐，生徒四散。时冬月畏风，书斋窗户尽闭。夜交三鼓，一灯荧然。汤方看书，窗外有无头人跳入，随其后者六人，皆无头，其头悉用带扎腰间。围汤，而各以头血滴之，涔涔冷湿，汤惊迷不能声。适馆僮持溺器来，一冲而散，汤仆地不醒。僮告主人，急来救起，灌姜汤数瓯，醒。具道所以，因乞回家，主人唤肩舆送之。天已大明，家住城隍山脚下，将近山，汤告舆夫不肯归家，愿仍至馆。云：“未至山脚下，望见夜中七断头鬼，昂然高坐，似有相待之意。”主人无奈何，仍延馆中，遂大病，身热如焚。主人素贤，为迎其妻来侍汤药，未三日卒。已而苏，谓其妻曰：“吾不活矣，所以

复苏者，冥府宽恩，许来相诀故也。昨病重时，见青衣四人拉吾同行，云：'有人告发索命事。'所到黄沙茫茫，心知阴界，因问：'吾何罪？'青衣曰：'相公请自观其容，便晓矣。'吾云：'人不能自见其容，作何观法？'四青衣各赠有柄小镜，曰：'请相公照。'如其言，便觉庞然魁梧，须长七八寸，非今生清瘦面貌。前生姓吴，名锵，乃明季娄县知县。七人者，七盗也，埋四万金于某所。被获后，谋以此金贿官免死，托娄县典史许某转请于我。许匿取二万，以二万说我，我彼时明知盗罪难逭，拒之。许典史引《左氏》"杀汝璧将焉往"之说，请掘取其金而仍杀之。我一时心贪，竟从许计。此时悔之无及。乃随四人行至一处，宫阙壮丽，中坐衮袍阴官，色颇和。吾拜伏阶下，七鬼者捧头于肩，若有所诉，诉毕，仍挂头腰间。吾哀乞阴官，官曰：'我无成见，汝自向七鬼求情。'吾因转向七鬼叩头，云：'请高僧超度，多烧纸钱。'鬼俱不肯，其头摇于腰间，狞恶殊甚，开口露牙，就近来咬我颈。阴官喝曰：'盗休无礼！汝等罪应死，非某枉法，某之不良，在取尔等财耳。但起意者典史，非吴令，似可缓索渠命。'七鬼者，又各以头装颈，哭曰：我等向伊索债，非索命也。彼食朝廷俸而贪盗财，是亦一盗也。许典史久已被我等咀嚼矣。因吴令初转世为美女，嫁宋尚书牧仲为妾，宋贵人有文名，某等不敢近。今又托生汤家，汤祖宗素积德，家中应有科目。今年除夕，渠之姓名，将被文昌君送上天榜。一入天榜，则邪魔不敢近，我等又休矣。千载一时，寻捉非易。愿官勿行妇人之仁。'阴官听毕，蹙额曰：'盗亦有道，吾无如何。汝姑回阳间，一别妻孥可也。'以此我得暂苏。"语毕，不复开口。妻为焚烧黄白纸钱千百万，竟无言而卒。汤

氏别房讳世昌者，次年乡试及第，中进士，入词林，人皆以为填天榜者所抽换矣。

陈恪勤公吹气退鬼

陈公鹏年，未遇时，与乡人李孚相善。秋夕，乘月色过李闲话。李故寒士，谓陈曰："与妇谋酒不得，子少坐，我外出沽酒，与子赏月。"陈持其诗卷，坐观待之。门外有妇人，蓝衣蓬首，开户入，见陈便却去。陈疑李氏戚也，避客故不入，乃侧坐避妇人。妇人袖物来，藏门槛下，身走入内。陈心疑何物，就槛视之，一绳也，臭有血痕。陈悟此乃缢鬼，取其绳置靴中，坐如故。少顷，蓬首妇出，探藏处失绳，怒，直奔陈前，呼曰："还我物！"陈曰："何物？"妇不答，但耸立张口吹陈。冷风一阵如冰，毛发噤龄，灯荧荧青色将灭。陈私念："鬼尚有气，我独无气乎？"乃亦鼓气吹妇。妇当公吹处，成一空洞，始而腹穿，继而胸穿，终乃头灭。顷刻，如轻烟散尽，不复见矣。。少顷，李持酒入，大呼："妇缢于床！"陈笑曰："无伤也，鬼绳尚在我靴。"告之故，乃共入解救。灌以姜汤，苏。问："何故寻死？"其妻曰："家贫甚，夫君好客不已，头止一钗，拔去沽酒，心闷甚，客又在外，未便声张。旁忽有蓬首妇人，自称左邻，告我以夫非为客拔钗也，将赴赌钱场耳。我愈郁恨，且念夜深，夫不归，客不去，无面目辞客。蓬首妇手作圈曰：'从此入即佛国，欢喜无量。'余从此圈入，而手套不紧，圈屡散。妇人曰：'取吾佛带来，则成佛矣。'走出取带，

良久不来。余方冥然若梦，而君来救我矣。”访之邻，数月前，果缢死一村妇。

陈圣涛遇狐

绍兴陈圣涛者，贫士也，丧偶。游扬州，寓天宁寺侧一小庙，庙僧遇之甚薄。陈见庙有小楼，扃闭，问僧：“何故？”僧曰：“楼有怪。”陈必欲登，乃开户入。见几上无丝毫尘，有镜架梳篦等物，大疑，以为僧藏妇人，不语出。过数日，望见美妇倚楼窥，陈亦目挑之。妇腾身下，已至陈所，陈始惊，以为非人。妇曰：“我仙也，汝毋怖，为有夙缘故耳。”款接甚殷，竟成夫妇。每月朔，妇告假七日，云：“往泰山娘娘处听差。”陈乘妇去，启其箱，金珠灿然，陈一丝不取，代扃锁如初。妇归，陈私语曰：“我贫甚，而君颇有余赀，盍假我屯货为生业乎？”妇曰：“君骨相贫，不能富，虽作商贾无益。且喜君行义甚高，开我之箱，分文不取，亦足敬也，请资君衣食。”自后，陈不起炊，中馈之事，妇主之。居年余，妇谓陈曰：“妾所蓄金，已为君捐纳飞班通判，赴京投供，即可选也。妾请先入京师置屋待君。”陈曰：“娘子去，我从何处访寻？”曰：“君第入都，到彰义门，妾自遣人相迎。”陈如其言，后妇人两月入都。至彰义门，果有苍头跪曰：“主君到迟，娘娘相待久矣。”引至米市胡同，则崇垣大厦，奴婢数十人，皆跪迎叩头，如旧曾服侍者，陈亦不解其故。登堂，妇人盛服出迎，携手入房。陈问：“诸奴婢何以识我？”曰：“勿声张，妾假君形貌，

赴部投捐。又假君形貌，买宅立契。诸奴婢投身时，亦假君形貌以临之，故皆认识君。”因私教陈曰：“若何姓，若何名，唤遣时须如我所嘱，毋为若辈所疑。”陈喜甚，因通书于家。明年，陈之长子来，知父已续娶后母，入房拜见。母慈恤倍至，如所生，子亦孝敬不违。妇人曰：“闻儿有妇，何不偕来？明年，可同至别驾任所。”长子唯唯。妇人赠舟车费，迎其妻入京同居。忽一日，门外有少年求见，陈问：何人？”少年曰：“吾母在此。”陈问妇人。妇人曰：“是吾儿，妻前夫所生也。”唤入拜陈，并拜陈之长子，呼为兄。居亡何，妇假日也，不在家，长子亦外出，妻王氏方梳妆，少年窥嫂有色，排窗入，拥抱求欢。王不可，少年强之，褫上衣，以阴示嫂。茎头无肉而有毛，尖挺如立锥，王愈畏恶，大呼乞命。少年惧，奔出，王之裙褶，已毁裂矣。长子夜归被酒，见妻容色有异，问之，具道所以。长子不胜忿，拔几上刀寻少年。少年已卧就帐中，砍之，烛照，一狐断首而毙。陈知其事惊骇，惧妇人假满回，必索其子命，乃即夜父子逃归绍兴。官不赴选，一钱不得着身，贫如故。

长鬼被缚

竹墩沈翰林厚余，少与友张姓同学读书。数日张不至，问之，张患伤寒甚剧，因往问候。入门悄然，将升堂，见堂上先有一长人端坐，仰面视堂上题额。沈疑非人，戏解腰带潜缚其两腿。长人惊，转面相视。沈叩以何处来，长人云：“张某将死，余为勾差，当先来与其家堂神说明，再劝乎勾

捉。”沈以张寡母在堂，未娶无子，胡可以死？恳画计缓之。长人亦有怜色，而谢以无术。沈代恳再三，长人曰："只一法耳。张明日午时当死，先期有冥使五人，偕余自其门外柳树下入。冥中鬼饥渴久，得饮食即忘事，君可预设二席，置六人座。君候于门外柳树边，有旋风自上而下，即拱揖入门，延之入座，勤为劝酬。视日影逾午，则起散，张可以免。”沈允诺，即入语张家人，届期一一如所教。张至巳刻，已昏晕，当午，惟存一息。外席散，而神气渐复，沈大喜。归月余，夜梦前长人作痛楚状，攒眉告曰："前为君画策，张君得延一纪，入学，且当中某科副车，举二子。而余以泄冥事，为同人所告，责四十板，革役矣。余本非鬼，乃峡石镇挑脚夫刘先。今遭冥责，不复能行起。尚有三年阳数未终，须君语张君，给日用费，终我余年。”沈语张，张即持数十金，偕沈买舟访之。果得其人，方以瘫痪卧床，乃拜谢床下，以所携金赠之而返。张后一一如梦中所语。

西园女怪

杭郡周姓者，与友陈某游邗上，住某绅家。时秋初，尚有余暑，所居屋颇隘。主人西园，精舍数间，颇幽静，面山临池，二人移榻其中，数夜安然。一夕步月，至二鼓，入室将寝，闻庭外步屧声，徐徐吟曰："春花成往事，秋月又今宵。回首巫山远，空将两鬓凋。"两人初疑主人出游，既而语气不类。披衣窃视，见一美女，背栏干立。两人私语："未闻主人家有此人，且装束殊不似近时，得毋世所谓鬼魅

者此乎？”陈少年情动，曰：“有此美质，魅亦何妨？”因呼曰：“美人何不入室一谈？”庭外应声曰：“妾可入，君独不可出耶？”陈拉周启户出，不复见人。呼之，随呼随应，而人不可得。寻声已往，若在树间，审视之，则柳枝下倒悬一妇人首。二人骇极，大呼，首坠地，跳跃而来。二人急奔避入室，首已随至。两人关门，尽力抵之，首啮门限，咋咋有声。俄闻鸡鸣，跳跃去，至池而没。两人迨天明，急移住旧所，各病瘧数十日。

雷诛营卒

乾隆三年二月间，雷震死一营卒。卒素无恶迹，人咸怪之。有同营老卒告于众曰：“某顷已改行为善，二十年前披甲时，曾有一事，我因同为班卒，稔知之。某将军猎皋亭山下，某立帐房于路旁。薄暮，有小尼过帐外，见前后无人，拉入行奸。尼再四抵拦，遗其裤而逸。某追半里许，尼避入一田家，某怅怅而返。尼所避之家，仅一少妇，一小儿。其夫外出佣工，见尼入，拒之。尼语之故，哀求假宿。妇怜而许之，借以己裤。尼约以三日后当来归还，未明即去。夫归，脱垢衣欲换。妇启箧，求之不得，而己裤故在。因悟前仓卒中，误以夫裤借去，方自咎未言。而小儿在旁曰：‘昨夜和尚来穿去耳。’夫疑之，细叩踪迹。儿具告和尚夜来，哀求阿娘，如何留宿，如何借裤，如何带黑出门。妇力辩是尼非僧，夫不信，始以詈骂，继加捶楚。遍告邻佑，邻佑以事在昏夜，各推不知。妇不胜其冤，竟缢死。次早，其夫启门，

见女尼持裤来还，并篮贮糕饵为谢。其子指以告父曰：'此即前夜借宿之和尚也。'夫悔，痛杖其子，毙于妇柩前，已亦自缢。邻里以经官不无多累，相与殡殓寝其事。次冬，将军又猎其地，土人有言之者。余虽心识为某卒，而事既寝息，遂不复言。曾密语某，某亦心动，自是改行为善，冀以盖愆。而不虞天诛之必不可逭也。"

青龙党

杭州旧有恶少，歃血结盟，刺背为小青龙，号青龙党，横行闾里。雍正末年，臬司范国瑄擒治之，死者十之八九。首恶董超，竟以逃免。乾隆某年冬，梦其党数十人，走告曰："子为党首，虽幸逃免，明年，当伏大诛。"董惶恐求计，众曰："计惟投保叔塔草庵僧为徒，力持戒行，或可幸免。"董梦觉，访之塔下，果有老僧，结草棚趺坐诵经。董长跪泣涕，自陈罪戾，愿度为弟子。老僧初犹逊谢，既见其情真，乃与剪发为头陀。令日间诵经，夜沿山敲木鱼，念佛号。自冬至春，修持颇力。四月某日，从市上化斋归，小憩土地祠。朦胧睡去，见其党来促曰："速归速归，今夕雷至矣！"董惊觉，踉跄归棚。天已昏黑，果有雷声，董以梦告僧。僧令跪己膝下，两袖蒙其顶，而诵经如故。不数刻，电光绕棚，霹雳连下，或中棚左石，或中棚右树，如是者七八击，皆不得中。少顷，风雷俱止，云开见月。老僧谓难已过，掖以起曰："从此当无事矣。"董惊魂稍定，拜谢老僧。出棚外，忽电光烁然，霹雳一声，已毙石上。

陈州考院

河南陈州学院，衙堂后有楼三间，封锁，相传有鬼物。康熙中，汤西崖先生以给谏视学其地，亦以老吏言，扃其楼如故。时值盛暑，幕中人多屋少。杭州王秀才兕、中州景秀才考祥，居常以胆气自壮，欲移居高楼。汤告以所闻，不信。断锁登楼，则明窗四敞，梁无点尘，愈疑前言为妄。景榻于楼之外间，王榻于楼之内间，让中一间，为起坐所。漏下二鼓，景先睡。王从中间持烛归寝，语景曰："人言楼有祟，今数夕无事，可知前人无胆，为书吏所愚。"景未答，便闻楼梯下有履声徐徐登者。景呼王曰："楼下何响？"王笑曰："想楼下人故意来吓我耳。"少顷，其人连步上，景大窘号呼。王亦起，持烛出，至中间，灯光收缩如萤火。二人惊，急添烧数烛，烛光稍大，而色终青绿。楼门洞开，门外立一青衣人，身长二丈，面长二尺，无目、无口、无鼻而有发，发直竖，亦长二尺许。二人大声唤，楼下人来，此物遂倒身而下。窗外四面啾啾然，作百种鬼声，房中什物皆动跃，二人几骇死，至鸡鸣始息。次日，有老吏言："先是溧阳潘公督学时，岁试毕，明日当发案，潘已就寝。将二更，忽闻堂上击鼓声，潘遣僮问之。值堂吏云："顷有披发妇人，从西考棚中出，上阶求见大人，吏以深夜不敢传。答曰'吾有冤，欲见大人陈诉，吾非人，乃鬼也。'吏惊仆，鬼因自擂鼓。'署中皆惶遽，不知所为。仆人张姓者，稍有胆，乃出问之。鬼曰：'大人见我何碍？今既不出，即烦致语。

我某县某生家仆妇也。主人涎我色，奸我。不从，则鞭挞之。我语夫，夫醉后有不逊语，渠夜率家人杀我。夫喂马，次早入房。命数人抱我行奸。我肆口詈之，遂大怒，立捶死，埋后园西石槽下。沉冤数载，今特来求申。’言毕大哭。张曰：‘尔所告某生，今来就试否？’鬼曰：‘来，已取第二等第十三名矣。张入告潘公。公拆十三名视之，果某生姓名也。因令张出慰之曰：‘当为尔檄府县查审。’鬼仰天长啸去。潘次日即以访闻檄县，果于石槽下得女尸，遂置生于法。此是衙门一异闻，而楼上之怪，究不知何物也。”王后举孝廉，景后官侍御。

符离楚客

康熙十二年冬，有楚客贸易山东，由徐州至符离。约二鼓，北风劲甚，见道旁酒肆，灯火方盛，入饮，即假宿焉。店中人似有难色，有老者怜其仓退，谓曰：“方设馔以待远归之士，无余酒饮君，右有耳房，可以暂宿。”引客进，客饥渴甚，不能成寐。闻外间人马喧声，心疑之。起从门隙窥，见店中匝地皆军士，据地饮食，谈说兵间事，皆不甚晓。少顷，众相呼曰：“主将来矣！”远远有呼嗽声，咸趋出迎候。见纸灯数十，错落而来。一雄壮长髯者，下马入店，上坐，众人伺立门外。店主人具酒食上，餔啜有声。毕，呼军士入曰：“尔辈远出久矣，各且归队，吾亦少憩，俟文书至，再行未迟！”众诺而退。随呼曰：“阿七来！”有少年军士从店左门出，店中人闭门避去。阿七引长髯者入左门，

门隙有灯射出。客从右耳房潜至左门隙窥之，见门内有竹床，无睡具，灯置地上。长髯者引手撼其头，头即坠下，放置床上。阿七代捉其左右臂，亦皆坠下，分置床内外，然后倒身卧于床。阿七摇其身，自腰下对裂作两段，倒于地，灯亦旋灭。客悸甚，飞趋耳房，以袖掩面卧，辗转不能寐。遥闻鸡鸣一二次，渐觉身冷。启袖，见天色微明，身乃卧乱树中，旷野无屋，亦无坟堆。冒寒行三里许，始有店。店主人方开门，讶问："客来何早？"客告以所遇，并问："所宿为何地？"曰："此间皆旧战场也。"

徐氏疫亡

雍正壬子冬，杭城徐姓，嫁女某家。杭俗，弥月行双回门礼。是日，婿饮于徐，徐为设榻厅楼下。婿就帐未寝，闻楼梯有行步声，见四人下楼，立灯前。一纱帽朱衣，一方巾道服，余二人皆暖帽皮袍，相与叹息。少顷，有女装者五人，亦来掩泣于灯前。有高年妇人，指帐中曰："可托此人。"纱帽者摇手曰："无济。"止泣曰："吾当求张先生，存吾门一线耳。"互相劝慰，或坐或行。婿悸极，不能出声。迨五鼓，方相扶上楼，桌下忽走出一黑面人，急上楼，挽红衣者曰："独不能为我留一线耶？"红衣者唯唯。时鸡已鸣，黑面人奔桌下去。婿候窗微亮，披衣入内，问："楼上何人所居？"曰："新年供祖先神像，无人住也。"婿上楼观像，衣饰状貌，与所见同，心不解所以，秘而不言。先是徐家三子，皆受业于张有虔先生。是年张馆松江，五月中，

以母病归，乞其弟子往权馆。徐故富家，皆不欲出。张强之，主人命第三子往。有阿寿者，奴产子也，向事张谨，因命同往。主仆出门，未二十日，杭州虾蟆瘟大作。徐一家上下十二口，死者十人，唯第三子与阿寿，以外出故免。闻丧归，婿以所见语之。徐愕然曰："阿寿之父，名阿黑，以面黑故也，君所见从桌下出者是矣。"

蒋文恪公二事

余座主蒋文恪公，居李广桥赐第。自言少时读书平台，其地与他屋隔远，每夜坐，呼人辄有应声而无人至。一夜欲溲，窗外月不甚明，又无相伴者，乃呼其所随僮名，应声答。令之入，卒不入。启户出，见一人方枕外墙门阈，以头向内而应。公初疑为某僮醉，詈之，其卧如故。公怒，行至阈边，思扑之。见所卧人，长三尺，方巾皂衣，白须，如世所塑土地祥。公喝之，其人冉冉没矣。

公父文肃公，戒子孙不得近优人，故终文肃之世，从无演戏觞客之事。文肃殁后十年，文恪稍稍演戏，而不敢蓄养伶人。老奴顾升，乘文恪燕坐，谈及梨园，怂恿曰："外间优人，总不若家伶为佳，且便于传唤。家中奴产子甚众，何不延教师择数奴演之？"文恪心动未答。忽见顾升惊怖，面色顿异，两手如受桎梏，身倒于地，以头钻入椅脚中。由一椅脚穿至第二椅脚，由第二椅脚穿至第三椅脚，自首至足，若纳于匣。呼之，不应。公急召巫医，百计解救，夜半始苏。曰："怕杀怕杀。方前言毕时，见一长人摔奴出，先老

主人坐堂上，声色俱厉曰：'尔为吾家世仆，吾之遗训，尔岂不知？何得导五郎畜戏子？着捆打四十，活掩棺中！'奴闷绝，不知所为。最后闻远远有呼唤声，奴在棺中，欲应不能。后稍觉清快，亦不知何以得出。”验其臀，果有青黑痕。

猎户除狐

海昌元化镇，有富家，卧房三间在楼上，日间，人俱下楼理家务。一日，其妇上楼取衣，楼门内闭，加橛焉。因思："家中人皆在下，谁为此者？”板隙窥之，见男子坐于床，疑为偷儿，呼家人齐上。其人大声曰："我当移家此楼，我先来，家眷行且至矣，假尔床、桌一用，余物还汝！”自窗间掷其箱箧零星之物于地。少顷，闻楼上聚语声，三间房内，老幼杂沓，敲盘而唱曰："主人翁，主人翁，千里客来，酒无一盅。”其家畏之，具酒四桌，置庭中，其桌即凭空取上。食毕，复从空中掷下，此后亦不甚作恶。富家延道士为驱除，方在外定议归，楼上人又唱曰："狗道狗道，何人敢到？”明日道士至，方布坛，若有物捶之，踉跄奔出，一切神像、法器，皆撒门外。自此，日夜不宁。乃至江西求张天师，天师命法官某来。其怪又唱曰："天师天师，无法可施，法官法官，来亦枉然。”俄而法官至，若有人摔其首而掷之，面破衣裂。法官大惭曰："此怪力量大，须请谢法官来才可。”谢住长安镇某观中，主人迎谢来。立坛施法，怪竟不唱，富家喜甚。忽红光一道，有白须者从空中至楼，呼曰："毋畏谢道士，谢所行法，我能破之！”谢坐厅前诵

经，掷钵于地，走如飞，周厅盘旋，欲飞上楼者矣，而终不得上。须臾，楼上摇铜铃，琅琅声响，钵遂委地，不复转动。谢惊曰："吾力竭，不能除此怪！"即取钵走，而楼上欢呼之声彻墙外。自是作祟，无所不至。如是者又半年，冬暮大雪，有猎户十余人来借宿。其家告以借宿不难，恐有扰累。猎户曰："此狐也，我辈猎狐者也。但求烧酒饮醉，当有以报君。"其家即沽酒具肴馔，彻内外燃巨烛。猎户轰饮大醉，各出鸟枪，装火药，向空点放，烟尘障天，竟夕震动。迨天明雪止，始去。其家方虑惊骇之，当更作祟，乃竟夕悄然。又数日，了无所闻，上楼察之，则群毛委地，窗槅尽开，而其怪迁矣。

卷　五

城隍替人训妻

杭州望仙桥周生，业儒。妇凶悍，数忤其姑。每岁逢佳节，蓄麻衣，拜姑于堂，诅其死也。周孝而懦，不能制妻，惟日具疏祷城隍神，愿殛妇以安母。章凡九焚，不应，乃更为忿语，责神无灵。是夕，梦一卒来曰："城隍召汝。"周随往，入跪庙中。城隍曰："尔妇忤逆状，吾岂不知？但查汝命，只一妻，无继妻。恰有子二人，尔孝子，胡可无后？故暂宽汝妇，汝何哓哓？"周曰："恶妇如是，奈堂上何？且某与妇恩义既绝，又安得有嗣？"城隍曰："尔昔何媒？"曰："范、陈二姓。"乃命拘二人至，责曰："某女不良，而汝为媒，嫁于孝子，害皆由汝！"呼杖之。二人不服，曰："某无罪。女处闺中，其贤否，某等无由知。"周亦代为祈免，曰："二人不过要好作媒，非贪媒钱作诳语者，与伊何罪？据某愚见，妇人虽悍，未有不畏鬼神念经拜佛者。但求城隍神呼妇至，示之惩警，或得改逆为孝，事未可定。"城隍曰："甚是。但尔辈皆善类，故以好面目相向；妇凶悍，非吾变相，不足以示威，尔辈无恐。"命蓝面鬼持大锁，往擒其妻。而以袍袖拂面，顷刻变成青靛色，朱发睁眼。召两旁兵卒，执刀锯者，皆狰狞凶猛，油铠肉磨，置列

庭下。须臾，鬼牵妇至，觳觫跪阶前。城隍厉声数其罪状，取登注册示之，命夜叉拉下剥皮，放油锅中。妇哀号伏罪，请后不敢；周及两媒代为之请。城隍曰："念汝夫孝，姑宥汝。再犯者，有如此刑。"乃各放归。次日，夫妇证此梦皆同。妇自此善视其姑，后果生二子。

文　信　王

湖州同征友沈炳震，尝昼寝书堂，梦青衣者，引至一院。深竹蒙密中，设木床素几，几上镜高丈许。青衣曰："公照前生。"沈自照方巾朱履，非本朝衣冠矣。方错愕间，青衣曰："公照三生。"沈又自照，则乌纱红袍，玉带皂靴，非儒者衣冠矣。有苍头闯然入，跪叩头曰："公犹识老奴乎？奴曾从公赴大同兵备道任者也，今二百余年矣。"言毕泣，手文卷一册献沈。沈问故，苍头曰："公前生在明嘉靖间，姓王名秀，为大同兵备道。今日青衣召公，为地府文信王处有五百鬼诉冤，请公质问。老奴记杀此五百人，非公本意，起意者，乃总兵某也。五百人本刘七案内败卒，降后又反，故总兵杀之，以杜后患。公曾有手书劝阻，总兵不从。老奴恐公忘记此书，难以辨雪，故袖此稿奉公。"沈亦恍然记前世事，与慰劳者再。青衣请曰："公步行乎？乘轿乎？"老仆呵曰："安有监司大员而步行者？"呼一舆二夫，甚华。掖沈行数里许，前有宫阙巍峨，中坐王者，冕旒白须。旁吏绛衣乌纱，持文簿，呼："兵备道王某进！"王曰："且止，此总兵事也，先唤总兵。"有戎装金甲者从东厢

入，沈视之，某某总兵，旧同官也。王与问答良久，语不可辨。随唤沈，沈至，揖王而立。王曰："杀刘七党五百人，总兵业已承认，公有书劝止之，与公无干。然明朝法，总兵亦受兵备道节制，公令之不从，平日懦愿可知。"沈唯唯谢过。总兵争曰："此五百人，非杀不可者也。曾诈降复反，不杀，则又将反。总兵为国杀之，非为私杀也。"言未已，阶下黑风如墨，声啾啾远来，血臭不可耐。五百头拉杂如滚球，齐张口露牙，来啮总兵，兼睨沈。沈大惧，向王拜不已，且以袖中文书呈上。王拍案厉声曰："断头奴，诈降复反，事有之乎？"群鬼曰："有之。"王曰："然则总兵杀汝诚当，尚何哓哓？"群鬼曰："当时诈降者，渠魁数人，复反者，亦渠魁数人。余皆胁从者也，何可尽杀？且总兵意欲迎合嘉靖皇帝严刻之心，非真为国为民也。"王笑曰："说总兵不为民可也，说总兵不为国，不可也。"因谕五百鬼曰："此事沉搁二百余年，总为事属因公，阴官不能断。今总兵心迹未明，不能成神去，汝等怨气未散，又不能托生为人，我将以此事状，上奏玉皇，听候处置。惟兵备道某，所犯甚小，且有劝阻手书为凭，可放还阳。他生罚作富家女子，以惩其柔弱之过。"五百鬼皆手持头叩阶，哒哒有声，曰："惟大王命。"王命青衣引沈出，行数里，仍至竹密书斋。老仆迎出，惊喜曰："主人案结矣。"跪送再拜。青衣人呼至镜所曰："公视前生！"果仍巾履，一前朝老诸生也。青衣人又呼曰："公视今生！"不觉惊醒，汗出如雨，仍在书堂。家人环哭道："晕去一昼夜，惟胸间微温！"文信王宫阙扁对甚多，不能记忆，只记宫门外金镌一联云："阴间律例全无，那有法重情轻之案件，天上算盘最大，只等水落石

日的时辰。”

吴 三 复

苏州吴三复者，其父某，饶于财。晚年中落，所存只万金，而负人者众。一日谓三复曰：“我死，则人望绝，汝辈犹得以所遗资生。”遂缢死，三复实未防救。其友顾心怡者，探知其事，伪设乩仙位，而召三复请仙。三复往，焚香叩头，乩盘大书曰：“余尔父也。尔明知父将缢死，而汝竟不防于事先，又不救于事后，汝罪重，不日伏冥诛矣。”三复大惧，跪泣求忏悔。乩盘又书曰：“余舐犊情深，为汝想，无他法。惟捐三千金，交顾心怡立斗姥阁，一以超度我之亡魂，一以忏汝之罪逆，方可免死。”三复深信之，即以三千金交顾，立收券为凭。顾伪辞让，若不得已而后受者。少顷，饮三复酒，乘其醉，遣奴窃其券焚之。三复归家，券已遗失，遣人促顾立阁。顾曰：“某未受金，何能立阁？”三复心悟其奸，然其时家尚有余，亦不与较。又数年，三复窘甚，求贷于顾。顾以三千金营运，颇有赢余，意欲以三百金周给之。其叔某，止之曰：“若与三百，则三千之说遂真矣，是小不忍而乱大谋也。”心怡以为然，卒不与。三复控官，俱以无券不准。三复怨甚，作牒词诉于城隍，焚牒三日卒。再三日，顾心怡及其叔某偕亡。其夜，顾之邻人，见苏州城隍司灯笼满巷，时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事。

影光书楼事

苏州史家巷蒋申吉，余年家子也。有子，娶徐氏，年十九，琴瑟颇调。生产弥月，忽置酒唤郎君共饮，曰："此别酒也，予与君缘满，将去。昨日宿冤已到，势难挽回。谚曰：'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。'我死后，君亦勿复相念。"言毕大恸。蒋愕然，犹慰以好语。氏忽掷杯起立，竖眉瞋目，非复平日容颜，卧床上向西大呼曰："汝记万历十二年，影光书楼上事乎？两人设计害我，我死何惨！"呼毕，以手批颊，血出未已，又以剪刀自刺。察其音，山东人语也。蒋家人环跪哀求，卒不解，如是者三日。有某和尚者，素有道行，申吉将遣人召之。徐氏厉声曰："余汝家祖宗也！汝敢召僧驱我乎？"即作蒋氏之祖父语，口吻宛然。呼奴婢名，一一无爽。责子孙不肖事某某，亦复似是而非，有中有不中。和尚至门，徐氏嗜曰："秃奴可怖，且去且去。"和尚甫出，则又詈曰："汝家媳妇房中，能朝夕使和尚居乎？"和尚谓申吉曰："此前世冤业，已二百余年，才得寻着，积愈久者报愈深，老僧无能为。"走出，不肯复来。徐氏遂死，死时面如裂帛，竟不知是何冤。此乾隆二十九年二月事。

波儿象

江苏布政司书吏王文宾，昼寝，闻书室有布衣綷縩声，

视之，一隶卒也。见便昏迷，身随之行。至一处，殿宇清严，中坐两官，一白须年老者上坐，一壮年面麻而黑须者旁坐。阶下以金丝熏笼罩一兽，状如猪，尖嘴绿毛。见王来，张嘴奋跃，欲前相啮。王惧，跪身向左。左一人蓝褛枯瘠，状如乞丐，怒目睨王。白须官手招王跪近前，问曰："五十三两之项，汝曾记得乎？"王愕然不解。壮年者笑曰："长船变价案也，汝前生事耳。"王恍然悟是前明海运一案。前明海运既停，海船数百只，追价充公，王前世亦为江苏书吏，专司此案。运丁追比无出，凑银贿王，图准充销，为居间者中饱，案仍不结。此蓝褛者，乃追比缢死之运丁也。王悟前世事由，即侃侃实对。两官点头曰："冤既有主，当别拘中饱者治罪，汝可回阳。"命隶卒引出。黄埃蔽天，王知为泉下，问隶卒曰："彼乞丐睨我者，吾知为冤鬼矣。彼似猪非猪，欲啮我者，是何物耶？"隶卒曰："此名波儿象，非猪也。阴间畜养此兽，凡遇案件讯明罪重之人，即付彼吞噬，如阳间投畀豺虎故事。"王悚然。行至大河侧，被隶卒推入水。惊醒，妻子环榻而泣，昏沉者已三日矣。

斧 断 狐 尾

河间府丁姓者，不事生业，以狎邪为事。闻某处有狐仙迷人，丁独往，以名帖投之，愿为兄弟。是晚，狐果现形，自称："愚兄吴清，年五十许。相得如平生欢，凡所求请，愚兄必为张罗。"丁每夸于人，以为交人不如交狐。一日，丁谓吴曰："我欲往扬州观灯，能否？"狐曰："能。河间

至扬，离二千里，弟衣我衣，闭目同行，便至矣。”从之，凭空而起，两耳闻风声，顷刻至扬。有商家方演戏，丁与狐在空中看。忽闻场上锣鼓声喧，关圣单刀步出。狐大惊，舍丁而奔，不觉坠于席上。商人以为妖，械送江都县，鞫讯再三，解回原籍。见狐咎之，狐曰：“兄素胆小，见关帝将出故奔，且偶忆汝嫂，故急归。”丁问：“嫂何在？”曰：“我狐也，焉能婚娶？”不过魇迷良家妇耳，邻家李氏女，即汝嫂也。”丁心动，求见嫂。狐曰：“有何不可？但汝人身，无由入人密室。我有小袄，汝着之，便能出入窗户，如履无人之境。”丁如其言，竟入李家。李女久被狐蛊，状如白痴，丁登其床，女即与交。女为狐所染，气奄奄矣，忽近人身，酣畅异常，病亦渐愈。丁告以故，女秘之不言，而渐渐有乐丁厌狐之意。狐知之，召丁语曰：“开门揖盗，兄之罪也。近日嫂竟爱弟而憎我，弟固两世人身，女子爱之诚宜。然非兄之丑，亦无由显弟之美也。”〔以下删去十二字〕丁闻之，愈自得也。狐妒丁夺妇宠，阴就女子之床，取小袄归。丁傍晓钻窗，窗不开矣，块然坠地。女家父母大惊，以为获怪，先喷狗血，继沃屎溺，针灸备至，受无量苦。丁以实情告，其家不信。李女爱之，私为解脱曰：“彼亦被狐惑耳，不如送之还家。”丁得脱归，将寻狐咎之，狐避不见。是晚，大书一纸，贴丁门曰：“陈平盗嫂，宜有此报。从此拆开，弟兄分灶”。嗣后，丁与女断，狐仍往。其家设醮步罡，终不能禁。女一胎生四子，面状皆人类，而尻多一尾。落地能行，颇尽孝道，时随父出，采蔬果奉母。一日狐来，向女泣曰：“我与卿缘尽矣，昨泰山娘娘知我蛊惑妇人，罚砌进香御路，永不许出境，吾将携四子同行。”袖中出一小

斧，交其女曰："吾儿子尾不断，终不得修到人身。卿人也，为我断之。"女如其言，各拜谢去。

洗紫河车

四川丰都县皂隶丁恺，持文书往夔州投递。过鬼门关，见前有石碑，上书"阴阳界"三字。丁走至碑下，摩观良久，不觉已出界外。欲返迷路，不得已任足而行。至一古庙，神像剥落，其旁牛头鬼，蒙灰丝蛛网而立。丁怜庙中之无僧也，以袖拂去其尘网。又行二里许，闻水声潺湲，中隔长河。一妇人临水洗菜，菜色甚紫，枝叶环结如芙蓉。谛视渐近，乃其亡妻。妻见丁大惊曰："君何至此？此非人间。"丁告之故。问妻："所居何处？所洗何菜？"妻曰："妾亡后，为阎罗王隶卒牛头鬼所娶，家住河西槐树下。所洗者，即世上胞衣，俗名紫河车是也。洗十次者，儿生清秀而贵；洗两三次者，中常之人；不洗者，昏愚秽浊之人。阎王以此事，分派诸牛头管领，故我代夫洗之。"丁问："妻可能使我还阳否？"妻曰："待吾夫归商之。但妾既为君妇，又为鬼妻，新夫旧夫，殊觉启齿为羞。"语毕，邀至其家，谈家常，记亲故近状。少顷，外有敲门者，丁惧，伏床下。妻开门，牛头鬼入，取牛头掷于几上，一假面具也。既去面具，眉目言笑，宛若平人。谓其妻曰："惫甚，今日侍阎王审大案数十，鹄立久酸痛，须斟酒饮我。"徐惊曰："有生人气！"且嗅且寻。妻度不可急，拉丁出，叩头告之故，代为哀求。牛头曰："此人非独以妻故，将救之，是实于我有

德。我在庙中蒙灰满面，此人为我拭净，是一长者，但未知阳数何如？我明日往判官处偷查其簿，使当了然。”命丁坐，三人共饮。有肴馔至，丁将举箸。牛头与妻急夺之，曰：“鬼酒无妨，鬼肉不可食，食则常留此间矣。”次日，牛头出。及暮归，欣欣然贺曰：“昨查阴司簿册，汝阳数未终，且喜我有出关之差，正可送汝出界。”手持肉一块，红色臭腐，曰：“以赠汝，可发大财。”丁问故，曰：“此河南富人张某之背上肉也。张有恶行，阎王擒而钩其背于铁锥山，半夜，肉溃脱逃去，现在阳间，患发背疮，千医不愈。汝往以此肉研碎敷之，即愈，彼必重酬汝。”丁拜谢，以纸裹而藏之。遂与同出关，牛头即不见。丁至河南，果有张姓患背疮，医之痊，获五百金。

石门尸怪

浙江石门县里书李念先，催租下乡。夜入荒村，无旅店，遥望远处茅舍有灯，向光而行。稍近，见破篱拦门，中有呻吟声。李大呼：“里书某，催粮求宿，可速开门！”竟不应。李从篱外望，见遍地稻草，草中有人，枯瘠如用灰纸糊其面者。面长五寸许，阔三寸许，奄奄然卧而宛转。李知为病重人，再三呼，始低声应曰：“客自推门。”李如其言入。病人告以染疫垂危，举家死尽，言甚惨。强其外出买酒，辞不能。许谢钱二百，乃勉强爬起，持钱而行。壁间灯灭，李倦甚，倒卧草中。闻草中飒然有声，如人起立者。李疑之，取火石击火，照见一蓬发人，枯瘦更甚，面亦阔三寸

许，眼闭血流，形同僵尸，倚草直立，问之不应。李惊，乃益击火石，每火光一亮，则僵尸之面一现。李思遁出，坐而倒退，退一步，则僵尸进一步。李愈骇，抉篱而奔。尸追之，践草上，簌簌有声。狂奔里许，闯入酒店，大喊而仆，尸亦仆。酒家灌以姜汤，苏，具道其故。方知合村瘟疫，追人之尸，即病者之妻，死未棺殓，感阳气而走魄也。村人共往寻沽酒者，亦持钱倒于桥侧，离酒家尚五十余步。

空心鬼

杭州周豹先，家住东青巷。屋内大厅上，每夜立一人，红袍乌纱，长髯方面。旁侍二人，琐小猥鄙，衣青衣，听其使唤，其胸以下至肚腹，皆空透如水晶，人视之，虽隔肚腹，犹望见厅上所挂画也。周氏郎，年十四，卧病，见乌纱者呼从者谋曰："若何而害之？"从者曰："明日，渠将服卢浩亭之药，我二人变作药渣，伏碗中，俾渠吞入，便可抽其肺肠。"次日，卢浩亭来诊脉毕，周氏郎不肯服药，告家人以鬼语如此，家人买一钟馗挂堂上。鬼笑曰："此近视眼钟先生，目昏昏然，人鬼不辨，何足惧哉？"盖画者戏为小鬼替钟馗取耳，钟馗忍痒，微合其目故也。居月余，鬼又言曰："是家气运未衰，闹之无益，不如他去。"乌纱者曰："若如此，空过一家，将来成例，何以得血食乎？"抡其指曰："今已周年，可索一属猪者去。"未几，果一奴属猪者死而主人愈。周氏家人，至今呼为空心鬼。

画工画僵尸

杭州刘以贤，善写照。邻人有一子一父而居室者，其父死，子外出买棺，嘱邻人代请以贤为其父传形。以贤往入其室，虚无人焉。意死者必居楼上，乃蹑梯登楼，就死人之床，坐而抽笔。尸忽蹶然起，以贤知为走尸，坐而不动。尸亦不动，但闭目张口，翕翕然眉撑肉皱而已。以贤念身走则尸必追，不如竟画，乃取笔申纸，依尸样描摹。每臂动指运，尸亦如之。以贤大呼，无人答应。俄而其子上楼，见父尸起，惊而仆。又一邻上楼，见尸起，亦惊，滚落楼下。以贤窘甚，强忍待之。俄而抬棺者来，以贤徐记尸走畏苕帚，乃呼曰："汝等持苕帚来！"抬棺者心知有走尸之事，持帚上楼，拂之倒。乃取姜汤灌醒仆者，而纳尸入棺。

莺　　娇

扬州妓莺娇，年二十四，矢志从良。有柴姓者，娶为妾，婚期已定。太学生朱某慕之，以十金求欢。妓受其金，绐曰："某夕来，当与郎同寝。"朱临期往，则花烛盈门，莺娇已登车矣。朱知为所诳，怅然返。逾年，莺娇病瘵卒。朱忽梦见莺娇披黑衫，直入朱门曰："我来还债。"惊而醒。明日，家产一黑牛，向朱依依，若相识者。卖之，竟得十金。狎邪之费，尚且不可苟得也如此。

旁观因果

常州马秀才士麟，自言幼时从父读书北楼，窗开处，与卖菊叟王某露台相近。一日早起，倚窗望，天色微明，见王叟登台浇菊毕，将下台。有担粪者，荷二桶升台，意欲助浇。叟色不悦，拒之。而担粪者必欲上，遂相挤于台坡。天雨台滑，坡仄且高，叟以手推担粪者，上下势不敌，遂失足陨台下。叟急趋扶之，未起，而双桶压其胸，两足蹶然直矣。叟大骇，噤不发声，曳担粪者足，开后门，置之河干，复举其桶置尸旁。归，闭门复卧。马时虽幼，念此关人命事，不可妄谈，掩窗而已。日渐高，闻外喧传河干有死人，里保报官。日午，武进知县鸣锣至，仵作跪启："尸无伤，系失足跌死。"官询邻人，邻人齐称不知，乃命棺殓加封焉，出示招尸亲而去。事隔九年，马年二十一，入学为生员。父亡家贫，即于幼时读书所，招徒授经。督学使者刘吴龙，将临岁考。马早起温经，开窗，见远巷有人肩两桶冉冉来，谛视之，担粪者也。大骇，以为来报叟仇。俄而过叟门不入，别行数十步，入一李姓家。李颇富，亦近邻，而居相望者也。马愈疑，起尾之。至李门，其家苍头踉跄出曰："吾家娘子，分娩甚急，将往招收生婆。"问："有担桶者入乎？"曰："无。"言未毕，门内又一婢出曰："不必招收生婆，娘子已产一官人矣。"马方悟担粪者来托生，非报仇也。但窃怪李家颇富，担粪者何修得此？由此留心访李家儿作何举止。又七年，李氏儿渐长，不喜读书，好畜禽鸟。而王叟康

健如故，年八十余，爱菊之性，老而弥笃。一日者，马又早起倚窗。叟上台灌菊，李氏儿亦登楼放鸽。忽十余鸽飞集叟花台栏杆上，儿俱飞去，再三呼，鸽不动。儿不得已，寻取石子掷之，误中王叟。叟惊，失足陨于台下，良久不起，两足蹶然直立。儿大骇，噤不发声，默默掩窗去。日渐高，叟之子孙咸来寻翁，知是失足跌死，哭殓而已。此事闻于刘绳庵相公，相公曰："一担粪人，一叟，报复之巧如此，公平如此，而在局中者，彼此不知，赖马姓人冷观历历。然则天下事，吉凶祸福，各有来因，当无丝毫舛错，而惜乎从旁冷观者之无人也。"

徐四葬女子

摆牙喇徐四，居京城金鱼胡同。家贫，屋内外五间，兄嫂二人同居。兄外出值宿。嫂素贤，谓徐四曰："北风甚大，室惟一暖炕，吾与叔俱畏寒，而又不便同炕宿，我今夜归宿母家，以炕让叔"。叔唯唯，嫂遂归宁。夜二鼓，月色微明，有叩门者走入。美少年，貂帽狐裘，手挈一囊，坐炕上泣曰："君救我，我非男子，君亦不必问我所由来，但许我一宿，我以貂裘为赠。"解其囊示徐，金珠首饰，约值万金。徐年少，见其貌美怀宝，意不能无动。然终不知何家女，留之惧祸，拒之不忍，乃曰："奶奶姑坐，我与邻人商量即归。"女曰："诺。"徐自外掩门，奔往善觉寺，告方丈僧圆智。圆智者高年有道，徐素所敬也。圆智闻之，亦大骇曰："此必大家贵妾，有故奔出，留之有祸，拒之不忍，

子不如在我庵中坐以待旦，俟天明归家未迟。”徐以为然。圆智之弟子某，素无赖，闻之，乃伪作徐还家状，开门灭灯入，遽上炕抱女子卧矣。是夜，其兄值宿，苦寒，以取皮衣故，四更还家。持灯照下，有男子履，大怒，以为妻与叔奸，拔腰间刀连断两头。奔告岳家，入门大呼，妻自内走出，其兄惊仆地，以为鬼也。正喧嚷间，而徐四与圆智亦来，方知误杀之因，相与报官。刑部以为杀奸，律本勿论。但悬女头招尸亲，竟无认者。徐四怜女子之送死，鬻其金珠，为收葬焉。

羊 践 前 缘

康熙五十九年，山东巡抚李公树德生日，司道各具羊酒为寿。连日演戏，诸幕客互相娱宴，彻夜不卧。有刑名张先生，酒酣逃席。入房将就寝，闻纱帐内嗫嗫有声，若男女交媾状，怒以为他幕客暱优童，借其床为淫所。大呼揭帐，则两白羊跪而人淫，即群官送礼之羊也，见人惊散。张笑以为奇，遍告同人。少顷，张昏迷仆地，以手自批其颊，骂曰："老奴可恶，我与谢郎生死因缘，隔四百七十年，方得一聚，谈何容易？又被汝惊散，破人婚姻，罪不可饶！"言毕，又自批颊。抚军闻之，来视，笑慰之曰："谢家娘子，何必如此？吾生日，本意放生行善，今将尔等数百只，尽行放生，听汝配偶，以了夙缘，何如？"张听毕，叩首曰："谢大人。"跃然起矣。此事梁瑶峰相公言。

鬼神欺人以应劫数

本朝定鼎后，有顾姓者，妄欲纠常熟、无锡两邑民为乱。有黠者某，知其无益，而难于相禁，乃号于众曰："某村关帝庙甚灵，盍祷于帝，取周将军铁刀，重百二十斤者，投河以卜之，沉则败，不可起兵；浮则胜，可以起兵。"其意以为铁刀必沉之物，故试之以阻众也。先祷于神，聚众投刀，刀浮水面，如蕉叶一片。众惊喜，即日揭竿起者数万人。俄而王师至，剿绝无遗。

楚陶

乾隆丙寅夏，江阴县民徐甲家，患黑眚。火焚其突，矢盈于甑，啸嗥无宁夕，里人咸患苦之。时邑令刘君翰长，粤西名士也，祷于神，不应。延羽士赛祈，不应。乃托刘少司空星炜为文，祷于城隍。令斋沐投炉，宿神庑下听命。翌日，无所兆，但炉灰坟起，作"楚陶"二字。令谓曰："汝岂与楚人陶姓有冤乎？"甲大惊，吐实云："甲幼年访其宗人某，往武昌，路患恶疾，同行者委之于道，分转沟壑死矣。有一丐者，雄躯深目，分糗糒食之，携与同乞。月余，病良已。丐者以力凌其曹偶，所得独赢，因省啬为甲作归计，竟得归。甲素无心计，为人佣租，得婚娶，且小阜矣。亡何，丐忽至，挟一器，颜色甚惫。问之，曰：'自别后，窜

身绿林，浮沉湖湘间二十载，今事败，捕急，请从子而庇焉。'甲唯唯。语其子，子谓："功令，匿盗者与盗同罪，不如放之使逸。"甲方嗫嚅未决，忽五百数人入，絷其人以去。甲大惊，有拍手笑于房者，其子妇也，曰：'大恩不报，新妇知若父子不忍，故已通知捕快，召之入矣。获厚赀，且得赏，何惧为？民无可奈何。'顾常大恨，不意其祟至于此也。"刘令曰："盗劫人而子杀盗，盗当其罪，何厉之能为？顾汝享其利，则汝亦盗也，神人乌能庇盗？"无何，祟益甚，毁其家殆尽。子若妇先后卒，祟乃绝。

藏魂坛

云、贵妖符邪术最盛。贵州臬使费云龙赴滇，家奴张姓骑马上，忽大呼坠马，左腿失矣。费知妖人所为，张示云："能补张某腿者，赏若干。"随有老人至曰："是某所为。张在省时，倚主人势，威福太过，故与为恶戏。"张亦哀求。老人解背包出一腿，小若虾蟆，呵气持咒，向张掷之，两足如初，竟领赏去。或问："费公何不威以法？"曰："无益也。"在黔时，有恶棍某，案如山积。官杖杀之，投尸于河。三日还魂，五日作恶，如是者数次。诉之抚军，抚军怒，请王命斩之。身首异处，三日后又活，身首交合，颈边隐隐然红丝一条，作恶如初。后殴其母，母来控官，手持一坛曰："此逆子藏魂坛也。逆子自知罪大恶极，故居家先将魂提出，炼藏坛内，官府所刑杀者，其血肉之体，非其魂也。以久炼之魂，治新伤之体，三日即能平复。今恶贯满

盈，殴及老妇，老妇不能容，求官府先毁其坛，取风轮扇扇散其魂，再加刑于其体，庶儿恶子乃真死矣。”官如其言，杖毙之。而验其尸，不浃旬，已臭腐。

老妪为妖

乾隆二十年，京师人家生儿，辄患惊风，不周岁便亡。儿病时，有一黑物如鸺鹠，盘旋灯下，飞愈疾，则小儿喘声愈急，待儿气绝，黑物乃去。未几，某家儿又惊风。有侍卫鄂某者，素勇，闻之怒，挟弓矢相待。见黑物至，射之，中弦而飞，有呼痛声，血涔涔漏地。追之，逾两重墙，至李大司马家之灶下乃灭。鄂挟矢来灶下，李府惊，争来问讯。鄂与李素有戚，道其故。大司马命往灶下觅之，见旁屋内一绿眼妪，插箭于腰，血犹淋漓，形若猕猴，乃大司马官云南时带归苗女。最笃老，自云不记年岁。疑其为妖，拷问之，云：“有咒语念之，便能身化异鸟，专待二更后，出食小儿脑，所伤者，不下数百矣。”李公大怒，捆缚置薪活焚之。嗣后，长安小儿病惊风竟断。

署雷公

婺源董某，弱冠时，暑月昼卧。忽梦奇鬼数辈，审视其面，相谓曰：“雷公患病，此人嘴尖，可替代也。”授以斧，纳其袖中，引至一处，壮丽如王者居，立良久，召入。

冠冕旒者坐殿上，谓曰：“乐平某村妇朱氏，不孝于姑，合遭天殛。适雷部两将军，俱为行雨过劳，现在患病，一时不得其人。功曹辈荐汝充此任，汝可领符前往。”董拜命出，自视足下云生，闪电环绕，公然一雷公矣。顷刻至乐平界，即有社公导往。董立空中，见妇方诟谇其姑，观者如堵。董取袖中斧，一击毙之，声轰然，万众骇脆。归复命王者，欲留供职，以母老辞，王亦不强。问董：“何业？”曰：“应童子试。”王顾左右取郡县册阅之，曰：“汝今岁可游痒。”遂醒，急语所亲。诣乐平县验之，果然震死一妇，时日悉合。方阅籍时，董窃睨邑试一名为程隽仙，二名为王佩葵，次年皆验。

捉　　鬼

婺源汪启明，迁居上河之进士第，其族汪进士波故宅也。乾隆甲午四月，一日，夜梦魇良久，寤，见一鬼逼帷立，高与屋齐。汪素勇，突起搏之。鬼急夺门走，而误触墙，状甚狼狈。汪追及之，抱其腰。忽阴风起，残烛灭，不见鬼面目，但觉手甚冷，腰粗如瓮。欲喊集家人，而声噤不能出。久之，极力大叫，家人齐应，鬼形缩小如婴儿。各持炬来照，则所握者，坏丝绵一团也。窗外瓦砾乱掷如雨，家人咸怖，劝释之。汪笑曰：“鬼党虚吓人耳，奚能为？倘释之，将助为祟，不如杀一鬼以惩百鬼。”因左手握鬼，右手取家人火炬烧之，膊膊有声，鲜血迸射，臭气不可闻。迨晓，四邻惊集，闻其臭，无不掩鼻者。地上血厚寸许，腥腻

如胶，竟不知何鬼也。王蔚亭舍人为作《捉鬼行》，纪其事。

某侍郎异梦

乾隆二十年，某侍郎督视黄河，驻割陶庄。岁除夕矣，侍郎素勤，骑匹马，跟从者四人，持悬火巡河。行冰淖中，一望黄茅白苇，自觉凄然。见草中有支布帐而露烛光者，召问，则主簿某也。侍郎爱其勤，大加夸奖。主簿请曰："大人除夕至此，夜已三鼓，大寒风紧，回馆尚远，某有度岁酒肴，献上一醉何如？"侍郎笑而受之，饮数觞，仍归公馆。倦，解衣卧，梦中依旧骑马看河，觉所行处，便非前景，最后黄沙茫茫。行二里许，有火光出庐舍间，就之。老妪迎门，细视，即其亡母太夫人也，见侍郎惊曰："汝何至此？"侍郎告以奉命看河之故。太夫人曰："此非人间，汝既来，如何能归？"侍郎方悟太夫人已亡，己身已死，遂大哭。太夫人曰："河西有老和尚，法力甚大，吾带汝往求之。"侍郎随行，至一庙，庄严如王者居。南面坐一老僧，闭目无言。侍郎跪阶下再拜，僧不为礼。侍郎问："我奉天子命看河，因何至此？"僧又无言。侍郎怒曰："我为天子大臣，纵有罪当死，亦须示我，使我心服，何默默如哑羊耶？"老僧笑曰："汝杀人多矣，禄折尽矣，尚何问为？"侍郎曰："我杀人虽多，皆国法应诛之人，非我罪也。"僧曰："汝当日办案时，果只知有国法乎？抑贪图迎合，图宠迁官乎？"取案上如意，直指其心。侍郎觉冷气一条，直逼五

脏，心趯趯然跳不止，汗如雨下，悼悚不能言。良久曰："某知罪矣，嗣后改过何如？"僧曰："汝非改过之人，今日恰非汝寿尽之日。"顾左右沙弥云："领他去，放他归。"沙弥同行昏黑中，开其拳，出一小珠，光照黄河工次一段，直至陶庄公馆，历历如白昼。太夫人迎来，泣曰："儿虽归，不久即来，无多时别也！"遂依原路归，及门，下马而醒，日已午矣。众河员贺节盈门，疑侍郎最勤，何以元旦不起？侍郎亦不肯明言其故。是年四月，病呕血，竟以不起。此事，裘文达公为余言。

奉行初次盘古成案

北史称昆䆃国王，头长三尺，至今不死，予尝疑其诞。康熙间，浙人方文木泛海，被风吹至一处，宫殿巍峨，上署"昆䆃殿"三字。方大惊，俯伏殿外，两霞帔者引之入。有长头王上坐，冕如巨桶，珍珠四垂，须拂拂然相触有声。问文木曰："汝浙人乎？"曰："然。"王曰："离此五十万里矣。"赐文木饭，米大如枣。文木知王神灵，跪拜求归。王顾谓侍臣曰："取第一次盘古皇帝成案，替他一查。"文木大骇，叩头曰："盘古皇帝有几个乎？"王曰："天地无始无终，有十二万年，便有一盘古。今来朝天者，已有盘古万万余人，我安能记明数目？但元会运世之说，已被宋朝人邵尧夫说破，可惜历来开辟，总奉行第一次开辟之成案，尚无人说破，故风吹汝来，亦要说破此故，以晓世人耳。"文木不解所谓。王曰："我且问汝，世间福善祸淫，何以有报

有不报耶?天地鬼神，何以有灵有不灵耶?修仙学佛，何以有成有不成耶？红颜薄命，而何以不薄者亦有耶？才子命穷，而何以不穷者亦多耶？一饮一啄，何以有前定耶？日食山崩，何以有劫数耶？彼善推算者，何以能知而不能免耶？彼怨天尤人者，天胡不降之罚耶？”文木不能答。王曰：“呜呼！今世上所行，皆成案也。与第一次世界开辟十二万年之中，所有人物事宜，亦非造物者之有心造作。偶然随气化之推迁，半明半暗，忽是忽非，如泻水落地，偶成方园，如孩童着棋，随手下子，既定之后，竟成一本板板帐簿，生铁铸成矣。乾坤将毁时，天帝将此册交代与第二次开辟之天帝，命其依样奉行，丝毫不许变动，以故人意与天心，往往参差不齐。世上人终日忙忙急急，正如木偶傀儡，暗中有为之牵丝者，成败巧拙，久已前定，人自不知耳。”文木恍然曰：“然则今日所谓三皇五帝，即前此之三皇五帝乎？今之二十一史中之事，即前此之二十一史中之事乎？”王曰：“然。”言未毕，侍臣捧一册至，上书“康熙三年，浙江方文木泛海至昆筹国，应将前定天机漏泄，俾世人共晓，乃送归浙江”云云。文木拜谢，临别泣下。王摇手曰：“子胡然，十二万年之后，我与汝又会于此矣，何必泣为？”既而笑曰：“我错我错，此一泣，亦是十二万年中原有此两条眼泪，故照样誊录，我不必劝止也。”文木问王年寿，左右曰：“王与第一次盘古同生，不与第千万次盘古同死。”文木曰：“王不死，则乾坤毁时，王将安归？”王曰：“我沙身也，历劫不坏。万物毁坏，变为泥沙而极矣，我先居于极坏之处，劫火不能烧，洪水不能淹。惟为恶风所吹荡，上至九天，下至九渊，殊觉劳顿。每每枯坐数万年，等盘古出世，觉日子太

多，殊可厌耳。”言毕，口嘘气吹文木。文木乘空而起，仍至海船上。月余归浙，以此语毛西河先生，先生曰：“人但知万事前定，而不知所以前定之故。今得是说，方始豁然。”

卷　六

猪道人即郑鄤

明季，华山寺中养一猪，年代甚久，毛尽脱落，能持斋，不食秽物，闻诵经声，则叩首作顶礼状，合寺僧以道人呼之。一夕，老病将死。寺中住持湛一和尚者，素有道行，将往他处说法，召其徒谓曰："猪道人若死，必碎割之，分其肉，啖寺邻。"众僧虽诺之，而心以为非。已而猪死，乃私埋之。湛一归，问："猪死作何处分？"众僧以实告，且曰："佛法戒杀，某等已埋葬之。"湛一大惊，即往埋猪处，以杖击地，哭曰："吾负汝，吾负汝！"众僧问故，曰："三十年后，某村有一清贵官，无辜而受极刑者，即此猪也。猪前生系宰官，有负心事，知恶劫难逃，托生为畜，来求超度。我故立意以刀解法厌胜之，不意为汝辈庸流所误，然此亦大数，无可挽回也。"崇祯间，某村翰林郑鄤，素行端方，在东林党籍中，为其舅吴某，诬以杖母事，凌迟处死，天下冤之。其时湛一业已圆寂，众方服其通因果也。

徐先生

宿松石赞臣，家饶于财，兄弟数人，资各数万。宿俗，富饶之家每日必设一家常饭，置外厅堂，不拘来客，皆就食焉，号曰燕坐。忽有徐姓者，清瘦微须，亦来就食。指门外青山曰："君等曾见过山跳乎？"曰："未也。"徐以手指三撮，山果三跃。众人大奇之，遂呼为先生。先生谓赞臣曰："君等家资虽富，能炼丹可加十倍。"群兄弟惑其言，置炉设灶，各出银母数千，以求子金。二房弟妇某氏，素黠，暗置铜于银母中，不与先生见。亡何炭炽，风雷起于屋上，劈瓦数片。先生骂曰："此必有假银掺杂，至于鬼神怒！"询之，果然，合家骇服。先生置铜盘于空中，呼曰："丹来！"盘中铿然一锭坠下。连呼之，铿锵之声不已，大锭小锭，齐落于盘。先生曰："炼大丹在深山中，人迹不到之所，可致千万，盍随我往江西庐山乎？"石氏兄弟愈喜，即载银数万，随先生往。未半途，先生上岸去矣。夜率大盗数十，明火执杖，来劫取银，曰："毋怖，我虽盗魁，然颇有良心，念汝等供养我甚诚，当留下千金，俾汝等还乡。"于是，石氏兄弟以全数与之，惘惘然归。十年后，安庆按察使衙门役吏，差人来召赞臣曰："狱有大盗徐某，请君相见。"赞臣不得已，往，果见先生。先生曰："我劫数已尽，死亦何辞？但念我数年交谊，为葬其遗骸。"脱手上金钏四只，与赞臣为棺费，且曰："我大限在七月一日未时，汝可来送。"至期，赞臣往市曹，见先生反接待斩。忽盼下

中一小儿，作先生音曰："看杀我，看杀我。"须臾头落，小儿亦不见。其时臬使为祖廷圭，满州正蓝旗人。

秦毛人

湖广郧阳房县有房山，高险幽远，四面石洞如房。多毛人，长丈余，遍体生毛，往往出山食人鸡犬，拒之者必遭攫搏。以枪炮击之，铅子皆落地，不能伤。相传制之之法，只须以手合拍，叫曰："筑长城。"则毛人仓皇逃去。余有世好张君名敔者，曾官其地，试之果然。土人曰："秦时筑长城，人避入山中，岁久不死，遂成此怪。见人必问：'城修完否？'以故知其所怯而吓之。"数千年后，犹畏秦法，可想见始皇之威。

貘

房山有貘兽，好食铜铁而不伤人。凡民间犁锄刀斧之类，见则涎流，食之如腐。城门上所包铁皮，尽为所啖。

人同

喀尔喀有兽，似猴非猴，中国人呼为人同，番人呼为噶里。往往窥探穹庐，乞人饮食，或乞取小刀烟具之属。被人

呼喝，即弃而走。有某将军畜养之，唤使爇豆樵汲等事，颇能服役。居一年，将军任满归，人同立马前，泪下如雨，相从十余里，麾之不去。将军曰："汝之不能从我至中国，犹我之不能从汝居此土也，汝送我，可止矣。"人同悲鸣而去，犹屡回头仰视云。

人　　虾

国初，有前明逸老某，欲殉难，而不肯死于刀绳水火。念乐死莫如信陵君，以醇酒、妇人自戕，仿而为之。多娶姬妾，终日荒淫，如是数年，卒不得死。但肾脉断矣，头弯背驼，伛偻如熟虾，匍匐而行，人戏呼之曰"人虾"。如是者二十余年，八十四岁方死。王子坚先生，言幼时犹见此翁。

鸭　　嬖

江西高安县僮杨贵，年十九，微有姿。性柔和，有狎之者，都无所拒。一日夏间，浴于池中，忽一雄鸭飞起，啮其臀而以尾扑之，作抽叠状。击之不去，须臾死矣。尾后拖下肉茎一缕，滕水涓涓然。合署人大笑，呼杨为鸭嬖。

赑屃精

无锡华生，美风姿。家居水沟头，密迩圣庙。庙前有桥甚阔，多为游人憩息。夏日，生上桥纳凉。日将夕，步入学宫，见间道侧一小门，有女徘徊户下。生心动，试前乞火，女笑而与之，亦以目相注。生更欲进词，而女已阖扉，遂记门径而出。次日再往，女已在门相待。生叩姓氏，知为学中门斗女，且曰："妾舍逼隘，不避耳目。卿家咫尺，但得静僻一室，妾当夜分相就，卿明夕可待我于门。"生喜急归。诳妇以畏暑，宜独寝，洒扫外室，潜候于门。女果夜来，携手入室。生喜过望，自是每夕必至。数月后，生渐羸弱。父母潜窥寝处，见生与女并坐嬉笑，亟排闼入，寂然无人。乃严诘生，生备道始末。父母大骇，偕生赴学宫踪迹，绝无向时门径。遍访门斗中，亦并无有女者。共知为妖，乃广延僧道，请符箓，一无所效。其父研硃砂与生曰："俟其来时，潜印女身，便可踪迹。"生俟女睡，以硃砂散置发上，而女不知。次日，父母偕人入圣庙遍寻，绝无影响。忽闻邻妇诟小儿曰："甫换新裤，又染猩红，从何处染来耶？"其父闻而异之，往视，小儿裤上尽硃砂，因究儿所自。曰："适骑学宫前负碑龟首，不觉染此。"往视赑屃之首，硃砂在焉。乃启学宫，碎碑下龟首，石片片有血丝。腹中有小石如卵，坚光若镜，锤之不碎，远投太湖。自是女不复来。阅半月，女忽直入寝所，詈生曰："我何负卿，竟碎我身体？然我亦不恼也。卿父母所虑者，惟卿病耳，今已乞得仙宫灵药，服

之当无恙。”出草叶数茎，强生食，其味香甘，且云：“前者居处相近，可朝夕往返。今稍远，便当常住此矣。自是白昼见形，惟不饮食，家人大小，咸得见之。生妻大骂，女笑而不答。每夕，生妻拥生坐床，不令女上，女亦不强。但一就枕，妻却昏昏长睡，不知所为，而女独与生寝。生服灵药后，精神顿好，绝不似曩时孱弱。父母无奈，姑听之，如是年余。一日，生偶行街市，有一疥道人熟视生曰：“君妖气过重，不实言，死期近矣。”生以实告。疥道人邀入茶肆，取背上葫芦，倾酒饮之。出黄纸二符，授生曰：“汝持归，一贴寝门，一贴床上，毋令女知。彼缘尚未绝，俟八月十五夜，吾当来相见。”时六月中旬也。生归，如约贴符。女至门惊却，大诟曰：“何又薄情若此？然吾岂惧此哉？”词甚厉而终不敢入。良久，大笑曰：“我有要语告君，凭君自择，君且启符。”如其言，乃入告生曰：“郎君貌美，妾爱君，道人亦爱君。妾爱君，想君为夫；道人爱君，想君为龙阳耳。二者，郎君择焉。”生大悟，遂相爱如初。至中秋望夕，生方与女并坐看月，忽闻唤名声，见一人露半身于短墙外，迫视之，疥道人也。拉生告曰：“妖缘将尽，特来为汝驱除。”生意不欲，道人曰：“妖以秽言谤我，我亦知之，以此愈不饶他。”书二符曰：“速去擒来！”生方逡巡，适家人出，遂将符送至妻所。妻大喜，持符向女，女咸栗作噤，乃缚女手，拥之以行。女泣谓生曰：“早知缘尽当去，因一点痴情，淹留受祸。但数年恩爱，君所深知，今当永诀，乞置我于墙阴，勿令月光照我，或冀须臾缓死，君能见怜否？”生固不忍绝之也，乃拥女至墙阴，手解其缚。女奋身跃起，化一片黑云，平地飞升；道人亦长啸一声，向东南

腾空追去，不知所往。

阴间中秋官不办事

罗之芳，湖北荆州府监利县举人。辛未会试，有福建浦城县李姓者来拜，曰："足下今科必中，但恐未能馆选。"罗询其故，李不肯说，云："俟验后再说。"榜发，果中进士，竟未馆选，乃往问之。据云，前得一梦，梦足下将为浦城县老父台，故来相访。罗还家，选期尚早，乃就馆某氏，自道将来选官，必得浦城矣。不料处馆三年，一病而殁，家中亦不知李所说梦中事也。又一年后，八月十五日，家中请仙，乩盘大书："我系罗之芳，今回来了。"合家不信。乩上书："尔等若不信，有螺蛳湾田契一纸，我当年因殁于馆中，未得亲付家中，尚记得夹在《礼记》某篇内。尔等现在与田邻构讼，可查出呈验，则四至分明，讼事可息。"家人当即检查，果得此契，于是合家痛哭。乩上亦写数十哭字。问"现在何处？"乩写作"浦城县城隍"，且云："阴间比阳间公事更忙，一刻不暇。惟中秋一日，例不办事，然必月朗风清，英魂方能行远。今适逢此夕，故得闲回家一走，若平常日子，便不得暇回来了。"又吩咐家人："庭外草木，不得摇动，我带回鬼吏鬼卒有十余人，皆依草附木而栖。鬼性畏风，若无所凭借，被风一吹，便不知飘泊何处，岂不是我做城隍的反害了他们么？"乩盘书毕，又做长赋一篇乃去。

缚山魈

湖州孙叶飞先生，掌教云南，素豪于饮。中秋夕，招诸生饮于乐志堂。月色大明，忽几上有声，如大石崩压之状。正愕视间，门外有怪，头戴红纬帽，黑瘦如猴，颈下绿毛茸茸然，以一足跳跃而至。见诸客方饮，大笑而去，声如裂竹，人皆指为山魈，不敢近前。伺其所往，则闯入右首厨房。厨者醉卧床上，山魈揭帐视之，又笑不止。众大呼，厨人惊醒。见怪，即持木棍殴击，山魈亦伸臂作攫搏状。厨夫素勇，手抱怪腰，同滚地上。众人各持刀棍来助，砍之，不入。棍击良久，渐渐缩小，面目模糊，变一肉团，乃以绳捆于柱，拟天明将投之江。至鸡鸣时，又复几上有极大声响，急往视之，怪已不见。地上遗纬帽一顶，乃书院生徒朱某之物，方知院中秀才往往失帽，皆此怪所窃。而此怪好戴纬帽，亦不可解。

门夹鬼腿

尹日恒住杭州艮山门外。自沙河滩归，怀菱半斤。路经钵盂潭，人稀地旷，有义冢数堆，觉怀内轻松，探所买菱，已失矣。因转身寻至义冢，见菱肉剖碎，并聚冢尖。尹复拾至怀内，踉跄归家。食未竟，而病大作，喊云："吾等不尝菱肉久矣，欲借以解宿馋，汝必尽数取回，何吝啬若是？今

吾等至汝家，非饱食不去！”其家惧，即供饭为主人赎罪。杭俗例，凡送鬼者，前人送出门，后人把门闭。其家循此例，闭门过急，尹复大声云：“汝请客当恭敬！今吾等犹未走，而汝门骤闭，夹坏我腿，痛苦难禁，非再大烹请我，则吾永不出汝门矣！”因复祈禳，尹病稍安。然旋好旋发，不脱体，卒以此亡。

祭雷文

黄湘舟云，渠田邻某有子，生十五岁，被雷震死。其父作文祭雷云：“雷之神，谁敢侮；雷之击，谁敢阻。虽然，我有一言问雷祖，说是我儿今生孽，我儿今年才十五。说是我儿前世孽，何不使他今世不出土，雷公雷公作何语？”祭毕，写其文于黄纸焚之。忽又霹雳一声，其子活矣。

王介眉侍读是习凿齿后身

吾乡孝廉王介眉，名延年，同荐博学鸿词。少尝梦至一室，秘书古器，盎然横陈。榻坐一叟，短身白须，见客不起亦不言。又有一人，颀而黑，揖介眉而言曰：“余汉之陈寿也，作《三国志》黜刘帝魏，实出无心，不料后人以为口实。”指榻上人曰：“赖此彦威先生，以《汉晋春秋》正之。汝乃先生之后身，闻方撰《历代编年纪事》，夙根在此，须勉而成之。”言讫，手授一卷书，俾题六绝句而寤。

痛后，仅记二句云："惭无晋汉春秋笔，敢道前身是彦威。"后介眉年八十余，进呈所撰《编年纪事》，得赐翰林侍读。

周若虚

慈溪周若虚，久困场屋，在城外谢家店教读四十余年，凡村内长幼，靡不受业。一日晚膳后，在馆独坐，有学生冯某，向前作揖，邀若虚至家，有要事相恳。言毕告别，辞色之间，甚觉惨惋。若虚忆冯某已死，所见者系鬼，不觉大惊，即诣其家。姚某之父梦兰，在门外伫立，见即挽留小饮，若虚亦不道其所以。闲话家常，不觉漏下三鼓，不能回家，梦兰留宿楼上。在中间设榻，间壁即冯某之妻王氏住房，隐隐似有哭声。若虚秉烛不寐，见楼梯上有青衣妇人，屡屡伸头窥探，始露半面，继现全身。若虚呵问："何人?"其妇厉声曰："周先生此时应该睡矣！"若虚曰："我睡与不睡，与汝何干？"妇曰："我是何人，与先生何干？"即披发沥血，持绳奔犯，若虚惊骇欲倒，忽背后有人用手扶持曰："先生休怕，学生在此保护。"谛视之，即已故之冯生也，随亦不见。若虚喊叫，其父梦兰持烛上楼，若虚具道所见。梦兰即叫媳妇王氏开门，杳无声息，抉门入，则身已悬梁上矣。若虚协同解救，逾时始苏。因午前王氏与小姑争闹，被翁责骂，短见轻生，恶鬼乘机而至。其夫在泉下知之，故求援于若虚。

葛道人以风洗手

葛道人者，杭州仁和人。家素小康，性好道，年五十外，分家赀半以与子，而挟其半以游。过钱塘江，将取道入天台山，路遇一叟，拱手曰："子有道骨，盍学道？"葛与谈，甚悦。叟曰："某福建人也。明习天文，曾官于钦天监，辞官归二十年矣。子如不弃，明春当候子于家。"写居址与之。葛次年如期往访，不遇，怅怅欲回。晚入旅店，又见一道士，貌伟神清，终夕不发一语。葛就而与谈，自陈为访仙故来。道士曰："子果有志，吾荐子入庐山，见吾师兄云林先生，可以为子师。"葛求荐书以往。行深山中十余日，不见踪迹，心窃疑之。一日，见山洞中坐一老人，以手招风，作盥沐状。葛异之，因陈道人书，拜于座下。老人曰："汝来太早矣，尚有人间未了缘三十年。吾且与汝经一卷，法宝一件，汝出山诵经守宝，以济世人。三十年后，再入山，吾传汝道可也。"葛问："以手招风何为？"曰："修神仙术。成者，食不用火，沐不用水，招风所以洗手也。"因导葛出山。行未半日，已至南昌大路矣。至家，葛道人学其术，能治鬼服妖。所谓法宝者，乃一鹅子石，有缝，颇似人眼，有光芒，能自动，闪闪如交睫。然葛亦不轻以示人也。

沈姓妻

杭州有沈姓者，住运司署前，与葛道人善。其长子旭初妻，有娠，询道人说男女。道人命取水一碗来，沈与水，置几上。道人默念咒语数通，侧耳听片时，蹙额曰："奈何奈何！"沈惊问故，曰："汝妻不久有难，恐伤性命，不暇问男女也。"沈虽素知道人灵异，然其妻甚健，疑信参半。未几，沈妻持灯上楼，忽大声呼痛。其翁姑与其夫，急走视之，已卧床颠扑，面作笑容曰："今日乃泄我恨，"其声若绍兴人。沈夫妻环叩之，答曰："我自报冤，不干汝事。"沈急命次子某，往求道人。道人至，取米一碗，口作咒语，手撮米击病者。病者作畏惧状，曰："我奉符命报冤，道人勿打。"道人问曰："汝有何冤?"病者答曰："予山阴人也。此女前生，乃予邻家妇。予时四岁，偶戏其家，碎其碗，伊詈我母与私夫某往来，故生此恶儿。予诉之母，母恐我泄其事，挞予至死。是致予死者，此妇也。我仇之久矣，今始寻着。"道人告沈曰："报冤索命事，都是东岳掌管，必诉于岳帝。允救，方可以法治，否则难救。"沈清晨赴法华山岳帝庙，默诉其事，占得上上签，归告道人。其时妇胎已坠，道人嫌不洁，不肯入房。沈合家哭求，道人乃诣榻前，书召彩云符一纸，问："好看否？"病妇答曰："好。"道人曰："何不出观？"应曰："诺。"道人即捏诀，向空一捉，曰："得矣。"驰下楼去。病人昏迷若醒，曰："我为何遍身痛极？腹甚饥？"左右与之食。安未半刻，又作哭声

曰："汝擒我孙去，我在此亦能索汝命？"言毕，颠狂如故，口中作声甚杂，皆杭音。内有一鬼云："我辈皆张老头儿邀来，你家若肯斋荐，我等即去。"沈邀僧作道场，众声齐谢不已。忽又作张老者声云："我是正客，如何反轻我？诸人馒头，皆是菜心，我独豆沙多而菜心少？"沈视所设张老位前，果如所言，乃换与之。求其去，终不肯。复请道人来。道人授桃枝一束，曰："吵则打之。"沈持入，向病人作欲打势。妇哀告曰："勿打，我去我去！"道人立门外，预设一瓮，向空骂曰："速入此中！"用符一纸封其口，携去，沈妇从此愈矣。半年后，有人遇道人于理安寺，见众僧扛道人行空室中，七昼夜不着土木，口吐黑汁数升，汗沾衣色如血。告人曰："我以童真之身，污产妇秽气，幸众长老超度，不然，几坠落矣。"

怪弄爆竹自焚

绍兴民家有楼，终年锸闭。一日，有远客来求宿，主人曰："宅东有楼，君敢居乎？"客问故。曰："此楼素积辎重，二仆居之。夜半，闻叫号声，往视之，见二仆颜色如土，战栗不能言。少顷云：'我二人甫睡，尚未灭烛，见一物长尺许，如人间石敢当状，至榻前，搴帏欲上。我等骇极，不觉大呼，狂奔而下。'所见如此，自是莫敢有居楼者。"客闻笑曰："仆请身试之。"主人不能挽，为涤尘土，列几席而下榻焉。客登楼燃烛，佩剑以待。漏三下，有声索索，自室北隅起，凝睇窥之，见一怪如主人所言状，跳而登座，翻

阅客之书卷。良久，复启其箧，陈物几上，一一审视。箧内有徽州炮竹数枚，怪持向灯前把玩。良久，烛花飞落药线上，轰然一声，响如霹雳，此怪唧唧滚地，遂没不见。心大异之，虑其复来，待至漏尽，竟匿迹销声矣。晨起，告主人，互相惊诧。至夜，客仍宿楼上，杳无所见，此后，楼中怪绝。

喀雄

喀雄者，姓杨，父作守备，早亡。表叔周某，作副将，镇河州，怜其孤，抚养之。周有女，年相若，见雄少年聪秀，颇爱之，时与饮食。周家法甚严，卒无他事。有务子者，亦周戚也，自宿书斋。夏月，雄苦热，徘徊月下，见周女冉冉而至，遂与成欢。次日，入内见女晓妆，雄目之而笑，女亦笑迎之，自后无日不至。务子闻其房中笑语，疑而窥之，见雄与周女相狎，而心大妒，密白周公。周入宅，让其夫人。夫人曰："女儿夜夜与我同床，焉有此事？"周终以为疑，借他事，杖雄而遣之。雄无所依，栖身兰州古寺中。一日者，女忽至，带来辎重甚富。雄惊且喜，问："从何来？"曰："与我叔父同来。"盖周公之弟名镐者，亦武官也，方升兰州守备。雄深信不疑，与女居半月，扬扬如富人。叔到任后，遇诸途，喜曰："侄在此乎？"曰："然。"叔策马登其堂，侄妇出拜，乃周女也，大惊，问故，雄具言之。镐曰："予来时，不闻署中失女事，岂吾兄讳之耶？"居数日，借公回河州，备述其事。周大骇曰："吾女宛然在

室，顷且同饭，那有此事？或者其狐仙所冒托耶？”夫人曰：“与其使狐狸冒托我女之名，玷我闺门，不如竟以真女妻之，看渠如何？”周兄弟二人，大以为然，即招雄归成亲。合卺之夕，西宁之女，先已在房，雄茫然不知所措。女笑而谓之曰：“何事张皇？儿狐也，实为报德而来。令祖作将军时，尝猎于七门关，儿贯矢被擒，令祖拔矢纵之，屡欲报恩，无从下手。近知郎爱周女而不得，故来作冰人，以偿汝愿。亦因子与周女有夙缘，不然，儿亦不能为力也。今媒已成，儿去矣。”倏然不见。

常熟程生

乾隆甲子，江南乡试。常熟程生，年四十许，头场已入号矣，夜忽惊叫，似得疯病者。同号生怜而问之，俯首不答。日未午，即收拾考篮，投白卷求出。同号生不解其意，牵裾强问之，曰：“我有亏心事发觉矣。我年未三十时，馆某缙绅家，弟子四人，皆主人之子侄也。有柳生者，年十九，貌美，余心慕，欲私之，不得其间。适清明节，诸生俱归家扫墓，惟柳生与余相对。余挑以诗曰：‘绣被凭谁寝，相逢自有因。亭亭临玉树，可许凤栖身。’柳见之，脸红，团而嚼之。余以为可动矣，遂强以酒，俟其醉而私焉。五更柳醒，知已被污，大恸。余劝慰之，沉沉睡去。天明，则柳已缢死床上矣。家人不知其故，余不敢言，饮泣而已。不料，昨进号时，见柳生先坐号中。旁一皂隶，将我与柳生牵至阴司处。有官府坐堂上，柳诉良久，予亦认罪。神判曰：‘律

我，鸡奸者，照以秽物入人口例，决杖一百。汝为人师，而居心淫邪，应加一等治罪。汝命该两榜，且有禄籍，今尽削去。'柳生争曰：'罪应抵命，杖太轻。'阴官笑曰：'汝虽死，终非程所杀也。倘程因汝不从而竟杀汝，将何罪以抵之？且汝身为男子，上有老母，此身关系甚大，何得学妇女之见，羞愤轻生？易称：窥观女贞，亦可丑也。从古朝廷旌烈女，不旌贞童。圣人立法之意，汝独不三思耶？'柳闻之大悔，两手自搏，泪如雨下。神笑曰：'念汝迂拘，着罚往山西蒋善人家作节妇，替他谨守闺门，享受旌表。'判毕，将我杖二十，放还，魂依然在号中。现在下身痛楚，不能作文。就作文，亦终不中也，不去何为？"遂呻吟颓唐而去。

怪　风

凉州大靖营有松山者，在沙碛中，古战场也。将军塔思哈，因公领兵过其处，白草黄云，一望无际。忽见一山，高千仞，中有火星万点，蔽日而来，声若雷霆，人马失色。哈大惊，谓是山移。俄而渐近，不及回避，乃同下马，闭目据地，互相抱持。顷之，天地如墨，人人滚地，马亦翻倒，良久始定。麾下二十六人，满面皆血，石子嵌入面皮，深者半寸。回望高山，已在数十里之外。日暮抵大靖营，告总兵马成龙。马笑曰："此风怪，非山移也。若山移，公等死矣。此等风，塞外至冬，常常有之，不伤性命。但公等为沙石所击，从此尽成麻面，年貌册又须另造矣。"

孝　女

京师崇文门外花儿市居民，皆以制通草花为业。有幼女奉老父居，亦以制花生活。父久病不起，女忘啜废寝，明慰暗忧。适有邻媪，纠众妇女往丫髻山进香者，女因问："进香可能疗父病否？"媪曰："诚心祈祷，灵应如响。"女曰："此间去山，道里几何？"曰："百余里。"曰："一里几何？"媪曰："三百五十步。"女谨记之。每夜静父寝，持香一炷，自计步数里数，绕院叩头，默祝身为女子，不能朝山之故。如是者半月有余。向例，丫髻山奉祀碧霞元君，凡王公搢绅，每至四月，无不进香，以鸡鸣时即上殿拈香者为头香。头香必待大富贵家，庶人无敢僭越。时有太监张某，往进头香，甫辟殿门，已有香在炉中，张怒，责庙主。庙主曰："殿不曾开，不识此香何由得上。"张曰："既往不咎，明日当来上头香，汝可待我，毋许别人先入。"庙主唯唯。次日始四更，张已至，至则炉中香已宛然，一女子方礼拜伏地，闻人声，倏不见。张曰："岂有神圣之前，鬼怪敢公然出现者？此必有因。"坐山门外，聚众香客而告之，并详述所见容态服饰。一媪听良久，曰："据君所见，乃吾邻女某也。"因说其在家救父礼拜之事。张叹曰："此孝女，神感也！"进香毕，即策马至女家，厚赐之，认为义女，父病旋愈。因太监周䘏，故家渐温饱，女嫁大兴张氏，为富商妻。

老妪变狼

广东匪州农民孙姓者，家有母，年七十余，忽两臂生毛，渐至腹背，再至手掌，皆长寸余。身渐伛偻，尻后尾生。忽一日仆地，化作白狼，冲门而去。家人无奈何，听其所以。每隔一月或半月，必还家视其子孙，照常饮食。邻里恶之，欲持刀箭杀之。其子妇乃买豚蹄，俟其再至，嘱曰："婆婆享此，以后不必再来。我辈儿孙，深知婆婆思家，无恶意。彼邻居人，那能知道？倘以刀箭相伤，则做儿媳者，心上如何忍得？"言毕，狼哀号良久，环视各处，然后走出。自后竟不来矣。

义犬附魂

京中常公子某，少年貌美。爱一犬，名花儿，出则相随。春日丰台看花，归迟人散，遇二恶少，方坐地豪饮。见公子美，以邪语调之。初而牵衣，继而亲嘴。公子羞沮遮拦，力不能拒，花儿咆哮，奋前咬噬。恶少怒，取巨石击之，中花儿之头，脑浆迸裂，死于树下。恶少无忌，遂解带缚公子手足，剥去下衣，两恶少踏其背，一恶少褪裤，按其臀，将淫之。忽有癞狗从树中突出，背后咬其肾囊，两子齐落，血流满地。两恶少大骇，拥伤者归。随后有行人过，解公子缚，以下衣与之，始得归家。心感花儿之义，次日往收

其骨，为之立冢。夜梦花儿来作人语曰："犬受主人恩，正欲图报，而被区人打死。一灵不昧，附魂于豆腐店癞狗身上，终杀此贼。犬虽死，犬心安矣。"言毕，哀号而去。公子明日访至卖腐家，果有癞狗。店主云："此狗奄奄，既病且老，从不咬人。昨日归家，满口是血，不解何故。"遣人访之，恶少到家死矣。

白虹精

浙江唐西镇丁水桥篙工马南箴，撑小舟夜行。有老妇携女呼渡，舟中客拒之，篙工曰："黑夜妇女无归，渡之亦阴德事。"老妇携女应声上，坐舱中，嘿无言。时当孟秋，斗柄西指，老妇指而顾其女笑曰："猪郎又手指西方矣，好趋风气若是乎？"女曰："非也，七郎君有所不得已也，若不随时为转移，虑世间人不识春秋耳。"舟客怪其语，瞪愕相顾，妇与女夷然，绝不介意。舟近北关门，天已明，老妇出囊中黄豆升许，谢篙工，并解麻布一方，与之包豆曰："我姓白，住西天门。汝他日欲见我，但以足踏麻布上，便升天而行，至我家矣。"言讫不见。篙工以为妖，撒豆子于野。归至家，捲其袖，犹存数豆，皆黄金也，悔曰："得毋仙乎？"急奔至弃豆处迹之，豆不见，而麻布犹存。以足蹴之，冉冉云升，便觉轻举，见人民村郭，历历从脚下经过。至一处，琼宫绛宇，小青衣侍户外，曰："郎果至矣。"入扶老妇人出，曰："吾与汝有宿缘，小女欲侍君子。"篙工谦让非耦。妇曰："耦亦何常之有？缘之所在即耦也。我呼渡

时，缘从我生。汝肯渡时，缘从汝起。”言未毕，笙歌酒肴，婚礼已备。篙工居月余，虽恩好甚隆，而未免思家。谋之女，女教仍以足蹑布，可乘云归。篙工如其言，竟归丁水桥。乡里聚观，不信其从天而下也。嗣后，屡往屡还，俱以一布为车马。篙工之父母恶之，私焚其布，异香累月不散，然往来从此绝矣。或曰姓白者，白虹精也。

冷秋江

乾隆十年，镇江程姓者，抱布为业。夜从象山归，过山脚，荒冢累累，有小儿从草中出，牵其衣。程知为鬼，呵之，不去。未几，又一小儿出，执其手。前小儿牵往西，西皆墙也，墙上簇簇然，黑影成群，以泥掷之。后小儿牵往东，东亦墙也，墙上啾啾然，鬼声成群，以沙撒之。程无可奈何，听其牵曳。东鬼西鬼，始而嘲笑，继而喧争。程不胜其苦，仆于泥中，自分必死。忽群鬼呼曰：“冷相公至矣，此人读书，迂腐可憎，须避之！”果见一丈夫，魁肩昂背，高步阔视，持大扇击手，作拍板，口唱大江东，于于然来。群鬼尽散，其人俯视程，笑曰：“汝为邪鬼弄耶？吾教汝，可随吾而行。”程起从之，其人高唱不绝。行数里，天渐明，谓程曰：“近汝家矣，吾去矣。”程叩谢，问姓名，曰：“吾冷秋江也，住东门十字街。”程还家，口鼻窍青泥俱满，家人为熏沐毕，即往东门谢冷姓者，杳无其人。至十字街，问左右邻，曰：“冷姓有祠堂，其中供一木主，名蝈，乃顺治初年秀才，秋江者其号也。”

钉鬼脱逃

句容捕者殷乾，捕贼有名，每夜伺人于阴僻处。将往一村，有持绳索者，贸贸然急奔，冲突其背。殷私忆此必盗也，尾之。至一家，则逾垣入矣。殷又私忆，捕之不如伺之。捕之，不过献官，未必获赏；伺其出而劫之，必得重利。俄闻隐隐然有妇女哭声，殷疑之，亦逾垣入。见一妇梳妆对镜，梁上有蓬头者，以绳钩之，殷始知乃缢死鬼求代耳。大呼，破窗入。邻佑惊集，殷具道所以，果见妇悬于梁，乃救起之。妇之公姑，咸来致谢，具酒为款。散后，从原路归，天犹未明，背后簌簌有声。回顾，则持绳鬼也，骂曰："我自取妇，干汝何事，而破我法？"以双手搏之。殷胆素壮，与之对搏，拳所着处，冷且腥。天渐明，持绳者力渐惫，殷愈奋勇，抱持不释。路有过者，见殷抱一朽木，口喃喃大骂，上前谛视。殷恍如梦醒，而朽木亦坠地矣。殷怒曰："鬼附此木，我不赦木！"取钉钉之庭柱。每夜闻哀泣声，不胜痛楚。过数夕，有来共语者、慰唁者、代乞恩者，啾啾然声如小儿，殷皆不理。中有一鬼曰："幸主人以钉钉汝，若以绳缚汝，则汝愈苦矣。"群鬼噪曰："勿言勿言，恐泄漏机关，被殷学乖。"次日，殷以绳易钉，如其法，至夕，不闻鬼泣声。明旦，视朽木，竟遁去。

樱 桃 鬼

熊太史本，僦居京师之半截胡同，与庄编修令舆居相邻，每夜置酒，互相过从。八月十二日夜，庄具酒饮熊，宾主共坐，忽桐城相公遣人来招庄去。熊知其即归，独酌待之。自斟一杯置几上，未及饮，杯已空矣。初犹疑己之忘之也，又斟一杯伺之。见有巨手蓝色，从几下伸出探杯。熊起立，蓝手者亦起立。其人头目面发，无一不蓝。熊大呼，两家奴悉至，烛照无一物。庄归闻之，戏熊曰："君敢宿此乎？"熊年少气豪，即命僮取被枕置榻上，而麾僮出，独持一剑坐。剑者，大将军年羹尧所赠，平青海血人无算者也。时秋风怒号，斜月冷照，榻施绿纱帐，空明澄澈。街鼓鸣三更，心怯此怪，终不能寐。忽几上铿然掷一酒杯，再铿然掷一酒杯。熊笑曰："偷酒者来矣。"俄而一腿自东窗进，一目、一耳、一手、半鼻、半口；一腿自西窗进，一目，一耳、一手、半鼻、半口；似将人身当中分锯作两半者，皆作蓝色。俄合为一，睒睒然怒睨帐中，冷气渐逼，帐忽自开。熊起，拔剑砍之，中鬼臂，如着敝絮，了无声响。奔窗逃去，熊追至樱桃树下而灭。次早，主人起，见窗外有血痕，急来询问，熊告所以。乃斩樱桃树焚之，尚带酒气。窗外有司阍奴老矣，既聋且瞽，所卧窗榻，乃鬼出入经过处，杳无闻见，鼾声如雷。熊后年登八旬，长子巡抚浙江，次子监司湖北，常笑谓人曰："余以胆气福气胜妖，终不如司阍奴之聋且瞽，尤胜妖也。"

鼠啮林西仲

福建耿藩之变，厦门司马林西仲不降，被缚入狱。西仲平素画一小像，忽被鼠啮断其头，环颈一线，如刀截者，家人号哭，以为不祥。未几，王师破耿，出西仲于狱，复其官，加迁三级。西仲还家，家人置酒，庆再生。是夕，闻群鼠声，啾啾然甚忙，扛一物置几上去。视之，所衔去小像之头，共将来还西仲也。

卷　七

尹文端公说二事

乾隆十五年，尹文端公总督陕西。苏州顾某者，为绥德州知州，貌素丰。是年九月，顾赴西安求见，则尪羸已甚。尹公疑其病，问之，顾跪而请曰："某平生读书，从不信鬼神事，况敢妄言于大人前耶？今旦暮将死，不敢不告，为身后计。本年五月初七日，清晨起坐书斋，见一人青衣皂帽，持帖入曰：'某官请公会讯，备骑在门。'视其帖，同寅汤栻也，某即上马出城。北行三十里，至公廨，有古衣冠者迎揖曰：'所以屈公至者，为欲造姓名册送上帝，须与公会办。'某未答。旁一吏跪启册，草创未就，须八月二十四日方可誊清。古衣冠者目皂衣人送某还，约至期勿爽。某复上马，行三十里入署，见己身僵卧床上，妻子号泣于旁。皂衣者推某身，自其口入，格格然如不可复合，四肢、筋骨、五脏之间，酸楚莫状。苏醒后，始进米饮，自此部署公私。至八月二十四日晨起，即具衣冠，诀别幕友、妻子，泣嘱曰：'尸勿寒，且缓殓。'至午，昏晕类中风者，见皂衣人来，引至前处。古衣冠者坐堂上，列两几于前，如世间会审状，吏逐名点唱，无相识者。至第三名，即本州之皂隶某也；第八十五名，本州之东房吏某也；其余人，眼中虽甚熟悉，而不知

姓名。呼二人到案前问之，亦云：'不知何以到此？'古衣冠者笑曰：'公何问耶？公永当在此共事，自然具晓一切。'问：'来当何时？'曰：'今年十月初七日，公趁此时，速归部署家事可也。'复拱手别，苏醒如故，身之狼狈，尤甚于前。未几，此县大疫，一吏一役，俱染疫亡。今已九月，死期不远，故来诀别大人。"尹公慰之再三，泣拜去。明年正月，尹公巡边，过绥德州，内幕许孝章者，素知其事，方留心访顾，而顾仍无恙。来谒于辕，体充实如故，公戏之曰："鬼言何以灵于吏役而不灵于汝耶？"顾叩头谢恩，亦不解其何故。

公督陕时，接华阴县某禀启云："为触犯妖神，陈情禀死事。卑职三厅前，有古槐一株，蔽房甚黑，意欲伐之。而邑中吏役佥曰：'是树有神，伐之不可。'某不信，伐之，并掘其根。根尽见鲜肉一方，肉下有画一幅，画赤身女子横卧。卑职心恶之，焚其画，以肉饲犬。是夜觉神魂不宁，无病而憔悴日甚，恶声汹汹，目无见而耳有闻。自知不久人世，乞大人别委署篆者来。"尹公得禀，袖之，与幕客传观曰："此等禀帖，作何批发？"言未毕，华阴县报病故文书至矣。

霹雳脯

海州朱先生，康熙间人，貌三四十岁，或出或隐，不知寒暑。常曰："海州气象好，惜读书者少耳。"出游数年，归语人曰："吾家竹垞子，殊博雅可与谈；山阳阎百诗，亦

后来之秀；惜其俱未闻道耳。”居亡何，又语人曰：“我何罪于天？而今日有雷击我，我不得不相抗，但恐惊诸君，诸君须避之。”至期，云雨晦冥，见大蜘蛛脚自空中下，雷乍响而哑矣。旷野有血肉一团，大如车轮，朱指示人曰：“此斗败霹雳脯也。”以酒烹之，独坐而啖。又一日，雷雨复集，朱张口空中，吐白丝数百丈，盘密如网。有火龙腾空而至，奋鬣舒爪于网外，终不能入。良久，入云去。朱叹曰：“海滨多怪物，不可久居，吾将逝矣！”竟去，不知所终。人疑为蜘蛛精也。

瘟　鬼

乾隆丙子，湖州徐翼伸之叔岳刘民牧作长洲主簿，居前宗伯孙公岳颁赐第，翼伸归湖之便访焉。天暑，浴于书斋，月色微明，觉窗外有气喷入，如晓行臭雾中，几上鸡毛帚，盘旋不已。徐拍床喝之，见床上所挂浴布与茶杯飞出窗外。窗外有黄杨树，杯触树碎，声铿然。徐大骇，唤家奴出视，见黑影一团，绕瓦有声，良久始息。徐坐床上，片时，帚又动。徐起以手握帚，非平时故物，涩软如妇人乱发，恶臭不可近。冷气自手贯臂，直达于肩，徐强忍持之。墙角有声，如出瓮中者，初似鹦鹉学语，继似小儿啼音，称：“我姓吴，名中，从洪泽湖来，被雷惊，故匿于此，求恩人放归。”徐问：“现在吴门大瘟，汝得非瘟鬼否？”曰：“是也。”徐曰：“是瘟鬼，则我愈不放汝，以免汝去害人。”鬼曰：“避瘟有方，敢献方以乞恩。”徐令数药名而手录之。录毕不胜其

臭，且臂冷不可耐，欲放之，又惧为祟。家奴在旁，各持坛罐，请纳帚而封焉。徐从之，封投太湖。所载方：雷丸四两，飞金三十张，硃砂三钱，明矾一两，大黄四两，水法为丸，每服三钱。苏州太守赵文山，求其方以济人，无不活者。

千年仙鹤

湖州菱湖镇王静岩，家饶于财，房室高敞。有九思堂，广可五六亩，宴客日暮，必闻厅柱下有声，如敲竹片。静岩恶之，对柱祝曰："汝鬼耶？则三响。"乃应四声。曰："若仙耶？则四响。"乃应五声。曰："若妖耶？则五响。"乃乱应无数。有道士某，来设坛，用雷签插入柱下。忽家中婢头坟起，痛不可忍。道士撤签，婢痛止。间一日，婢忽狂呼，如伤寒发狂者。召医视之，按脉未毕，举足踢医，伤面血流，男子有力者四五人，抱持不能禁。王之女初笄，闻婢病，来视之。初入门，大惊仆地，曰："非婢也。其面方如墙，白色，无眼鼻口耳，吐舌赤如丹砂，长三四尺，向人喘张。"女惊不已，遂亡。女死而婢愈，王百计驱妖。有请乩仙者来，言："仙人草衣翁甚灵，可以镇邪。"王如其言，设香案置盘，乩笔翻然有声，穿窗而出，于窗纸上大书曰："何苦何苦？土地受过。"主人问乩，乩言："草衣翁因地邪未去，遽请仙驾，将当方土地神发城隍，笞二十矣！"自后此妖寂然。草衣翁与人酬酢甚和，所言多验。或请姓名，曰："我千年仙鹤也。偶乘白云过鄱阳湖，见大黑鱼吞人，予怒而啄之，鱼伤脑死。所吞人以姓名假我，以状貌付我。

我今姓陈名芝田，草衣者，吾别字也。”或请见之，曰：“可。”请期，曰：“在某夜月明时。”至期，见一道士立空中，面白，微须，冠角巾，披晋唐服饰。良久，如烟散矣。

夏太史说三事

高邮夏醴谷先生，督学湖南。舟过洞庭，值大风浪，诸船数千，泊岸未发。夏性急，欲赶到任日期，命舵工逆风而行，诸船随之。扬帆至湖心，风愈大，天地昏冥，白浪如山。见水面二短人，长尺许，面目微黑，掠舟指櫓，似巡逻者，诸船中人俱见之。风定日出，渐隐去矣。

公居督学衙门，家丁、子弟白日见怪，见者必病。公夫人扃闭子弟，午后不许至园。嘱公致祭，公不信。是夜阅卷灯下，闻哭声自西来，殷殷田田，群响杂沓，飞沙打窗，如雨而下。公厉声曰：“吾已悉尔意，明日祭汝可也！”其声渐远而灭。公诘朝，寻其声来之处，有破屋一间，木主数十，皆前任学臣阅卷幕友卒于署者。因为文具牲牢祭之，此后怪绝。

公门生朱仕琇，从福建入都，至山东在平道中，日暮夜宿，风雨交至。遣家人先行觅店，停车于三叉路口待之。夜二更，天地昏黑，见远树中，火光忽上忽下，疑为家人持火至矣。少顷，火光渐近，大如车轮，错落数十，高者至苍天，低者及马足，大骇，以为必非人灯。近视之，火光中有三人，掠车而过。其中行者，当额闪闪有眼，朱衣博带，须眉伟然；旁侍儿锦衣玉貌，扶之而行；最前一白须老翁，伛

偻先驱，背有穴孔，如碗大，火光从此孔出，如灶突泄烟者然。见人了无惊异，徐步入远村而没。少顷，家人与店家至，云共见之，相与诧骇而已。

石崇老奴才

康熙间，任雨林进士有诗名，宰河南巩县。昼卧书室，见簪花女郎持名纸，称石大夫招饮。舆夫盈门，俱来迎接，任不觉身随之行。良久，至一府，闬闳巍然。主人戴晋巾，锦襜褕，叉手出迎，谈论风发。坐定，席设水陆奇珍，皆目所未睹。女乐二人，舞傞傞然。酒酣，主人起，握任手，行至后园，极亭台花木之胜。园后有井，水绿色。主人手黄金勺，呼左右酌水，为任公解酲。任初沾唇，觉有辛恶之味，唇为之燋，因辞谢，不举其勺。主人强之，众美人伏地劝请，任不得已为尽之。俄而腹痛欲裂，呼号求归。主人拱手曰："客果醉矣，且暂别再会。"任仓皇登车，痛欲甚，从原路归。过城隍庙，城隍神趋出迎嗜曰："石季伦老奴才，又毒人乎？昨作主饮君者，晋石崇也。崇生时，取精多，用物宏，诛死时，受孙秀屠割，血肉狼籍。强魂不散，为罗刹尊神，誓杀名士三千，以泄生平好名之忿。吾第十九人，君第二十九人也。吾以生平正直，诉冤上帝，帝不能救，封为城隍神，赐药二丸，曰：'有真名士被害者，以此救之。'君有文行，故在此相救。"言毕，取药塞任口中，任痛遽止，顷刻汗出而寤。其原卧之处，家人环泣，已迷懵二日矣。后修巩县故城，掘地得碑，镌"金谷"两大字，类索幼安笔

法。始知石氏金谷，不在今洛阳也。

鬼差贪酒

杭州袁观澜，年四十，未婚。邻人女有色，袁慕之，两情属矣。女之父嫌袁贫，拒之。女思慕成瘵，卒。袁愈悲悼，月夜无以自解，持酒尊独酌。见墙角有蓬首人，手持绳，若有所牵，睨而微笑。袁疑为邻之差役，招曰："公欲饮乎？"其人点头。斟一杯与之，嗅而不饮。曰："嫌寒乎？"其人再点头。热一杯奉之，亦嗅而不饮。然屡嗅则面渐赤，口大张，不能复合。袁以酒浇入其口，每酒一滴，则面一缩；尽一壶，而身面俱小，若婴儿然，痴迷不动。牵其绳所缚者，邻氏女也。袁大喜，具酒罂，取蓬首人投而封之，画八卦镇压之。解女子缚，与入室为夫妇，夜有形交接，昼则闻声而已。逾年，女子喜告曰："吾可以生矣，且为君作美妻矣。明日，某村女气数已尽，吾借其尸可活。君以为功，兼可得资财作奁费。"袁翌日往访某村，果有女气绝方殓，父母号哭。袁呼曰："许为吾妻，吾有药能使还魂！"其家大喜，许之。袁附女耳，低语片时，女即跃起。合村惊以为神，遂为合卺。女所记忆，皆非本家之事。逾年，渐能晓悉，貌较美于前女。

李倬

李倬者，福建人，乾隆庚午贡生。赴京乡试，路过仪征，有并舟行者，自称姓王名经，河南洛阳县人，赴试京师，资费不足，求李挈带。李许之，同舟言笑甚欢。出所作制艺，亦颇清雅，惟篇幅稍短耳。与共食，必撒饭于地。每举碗，但嗅其气，无一粒纳喉者。李疑而憎之。王似解意，谢曰："某染膈症，致有此累，幸毋相恶。"既至京师，将赁寓所，王长跪请曰："公毋畏，我非人也，乃河南洛阳生员，有才学，当拔贡，为督学某受赃黜落，愤激而亡。今将报仇于京师，非公不能带往。入京城时，恐城门神阻我，需公低声三呼我名，方能入。"其所称督学某，即李之座师。李大骇，拒之。鬼曰："公党师护我，我行且祟公。"李不得已，如其言。舍馆定，即往谒座主。其家方环泣，声达户外，座主出曰："老夫有爱子，生十九年矣，聪明美貌，为吾宗之秀。前夜忽得疯疾，疾尤奇，持刀不杀他人，专杀老夫。医者莫名其病，奈何？"李心知其故，请曰："待门生入视郎君。"言未毕，其子在内笑曰："吾恩人至矣，吾当谢之，然亦不能解我事也。"李入室，握郎君手，语移时。旁人不解，更骇愕，都来问李，李告之故。于是举家跪李前，求为关说。李谓其子曰："君过矣，君以被黜之故，气忿身死，毕竟非吾师杀君也。今若杀其郎君，绝其血食，殊非以直报怨之道。况吾与君有香火情，独不为我地乎？"其子语塞，瞋目曰："公语诚是，然汝师当日得赃三千，岂能安享？吾

败之而去，足矣。”手指曰：“某室有玉瓶，价值若干，为我取来。”至则掷而碎之。又手指曰：“某箱内有貂裘数领，价值若干，为我取来。”至则举火焚之。事毕，大笑曰：“吾无恨矣，为汝赦老奴！”拱手作去状，其子霍然病已。李是年登第，行至德州，见王君复至，则前驱巍峨，冠带尊严，曰：“上帝以我报仇甚直，命为德州城隍，尚有求于吾子者。德州城隍，为妖所凭，篡位血食，垂二十年。我到任时，彼必抗拒，吾已选神兵三千，与妖决战。公今夜闻刀剑声，切勿谛视，恐有所伤。邪不胜正，彼自败去。但非公作一碑记，晓谕居民，恐四方未必崇奉我也。公将来爵禄，亦自非凡，与公诀矣。”言毕拜谢，垂泪而去。是夜，闻城内外兵马喧然，至五鼓始寂。李诘朝，往城隍庙焚香作记，其道士已磨墨相待，云：“昨夜大王到任，托梦贫道，教相迎也。”李为镌石立碑，今犹存德州大东门外。

王将军妾

苏州慕崇士，宰河南汲县。未遇时，馆京师任姓家，寓半截胡同。晚间，独宿灯下，见物黑而毛，攫其书籍。慕手剑逐之，无所得。次晚，月下如厕，有女子冉冉来。慕疑主人婢妾，蹲不敢起。女竟不去，而冷风凄然，慕始惊惧。投以瓦，了不复见，慕踉跄归。至书斋，则女子在床矣，军装持刀，容貌甚丽。呼之不应，驱之不去，召他人观之，皆不能见。慕遂病，乃语曰：“我明朝王将军妾也。久不得祭，故遣儿辈取食，汝以剑伤之。我亲来谢过，汝又蹲厕辱我，我

故来索命。”同寓宾客，俱为哀祈。女曰：“能以衣服车马，送我归故乡，姑贷汝。”众如其言。慕苏醒，食粥。未半晌，女又复来曰：“吾为汝辈所给，衣服领袖，并未裁缝，吾何以为衣耶？可速选缝人善治之。”众客愈骇，视所陈之衣，果未开折也。整治再拜，慕竟病除。三年，慕登进士，选河南汲县知县。路过开封，宿客店。店之西偏，扃室甚固，慕疑之，窥窗隙，见朱棺一口，横于中堂，凝尘数寸。棺之前和，题曰“王将军亡妾张氏。”慕大惊且悔，心郁郁不乐。薄暮，女果至，装束如前，曰：“昔妾逼君，妾之罪也；今君窥妾，妾之缘也。妾在此数十年，非取人见代，不能自拔于幽冥，故今夜来伴君。”慕大惧，连夜呼驺入城，告开封同寅，将求道士驱之。开封守令，留饮达旦。翌早，与其至店中，一书僮自缢于床。守令怒，剖其棺，尸装束鲜浓，僵而不腐。焚之，竟无他怪。

仙鹤扛车

方绮亭明府，作令江西。其同僚郭姓者，四川人，言少时曾上峨嵋山，意欲弃世学道。见老翁长髯秀貌，戴羽巾，飘飘然，导之前行。至一处，宫殿巍峨，似王者居。翁指示曰：“汝欲学道，非王命不可。王外出未归，汝少待。”俄而仙乐嘹嘈，异香触鼻，两仙鹤扛水晶车，车中坐王者状，如世上所画香孩儿，红衣文葆，洁白如玉，口嘻嘻微笑，长不满尺许。诸神俯伏迎入宫。老翁奏曰：“有真心学道人郭某求见。”王命传入，注视良久，曰：“非仙才，速送回人

间。”老翁掖郭下，郭问曰：“王何以年少？”老翁笑曰：“为仙为圣为佛，及其成功，皆婴儿也。汝不闻孔子亦儒童菩萨？孟子云：‘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乎。’吾王已五万岁矣。”郭无奈何，仍自山下归家。犹记其殿门外朱书二对云：“胎生卵生，湿生化生，生生不已；天道地道，人道鬼道，道道无穷。”

红 花 洞

溧水知县曹江，初官蜀时，夏日昼寝，见二隶卒牵马来，邀与俱行。约二十余里，复有一人乘骏马，约束如军官，持令箭呼云：“奉上帝命，烦君点放洞犯，幸勿辞劳！”曹愕然，莫知其故。再行二三里，至深山，有穴，榜曰“红花洞。”石门一双，封锁甚固。洞口胥吏七八人，具公案文册，跪迎道左。军官以令箭付曹，嘱云：“照册点放。”言毕，乘马去。曹登坐，一吏禀请启洞。向洞大呼开门者三，有阴气随呼而出，冷逼毛发。须臾，女鬼数千，蓬首垢面，纷然杂至，哀号困苦之声，不可言状。吏按册唱名，开锁，俱驱向南行。诸鬼逡巡，若不得已而往者。最后三女鬼向曹哀求免放，曹辞以奉帝命，不能为力。三鬼愤惋骂曰：“二十年后，会当相报！”放既毕，军官复来，嘱隶云：“曹公劳矣，须好送还家。”隶卒仍以马送。至中途，经大河，马渡水，忽失前足而坠。惊寤，见家人环哭，方知已死一日，心秘其事，不敢言于人。后二十年，长男妇病产卒。未期年，次媳当产亦病，忽作呓语，呼姑至前曰：“红花洞事发

矣，我房舍已定，当与李氏为邻。”笑指其小叔曰：“继我者，当在此君。可恨翁当时令箭在手，乐得作人情，何故不肯乎？”言卒，张目大呼，血流破面，腹溃肠出死。姑与小叔奔告于曹，曹大骇，自忆此梦，实未尝语人，不知乃媳何从知也。殓后，寄其柩于古寺。寺中旧有朱棺一口，询之，果为某家妻李氏棺也。曹后第三子娶妇，亦以产卒。三妇年岁虽各有大小，计其始生，皆与梦时相上下。后侧室生儿，皆无恙。

大毛人攫女

西北妇女，小便多不用溺器。陕西咸宁县乡间，有赵氏妇，年二十余，洁白有姿，盛夏月夜，裸而野溺，久不返。其夫闻墙瓦飒拉声，疑而出视，见妇赤身爬据墙上，两脚在墙外，两手悬墙内，急前持之。妇不能声，启其口，出泥数块，始能言，曰："我出户溺，方解裤，见墙外有一大毛人，目光闪闪，以手招我。我急走，毛人自墙外伸巨手提我髻。至墙头，以泥塞我口，将拖出墙。我两手据墙挣住，今力竭矣，幸速相救。”赵探头外视，果有大毛人，似猴非猴，蹲墙下，双手持妇脚不放。赵抱妇身与之夺，力不胜，乃大呼村邻。邻远，无应者，急入室取刀，拟断毛人手救妇。刀至，而妇已被毛人拉出墙矣。赵开户追之，众邻齐至。毛人挟妇去，走如风，妇呼救声尤惨。追二十余里，卒不能及。明早，随巨迹而往，见妇死大树间，四肢皆巨藤穿缚，唇吻有巨齿啮痕，阴处溃裂，骨皆见，血裹白精，渍地斗余。合

村大痛，鸣于官。官亦泪下，厚为殡殓，召猎户擒毛人，卒不得。

吴生不归

会稽县东四十里，地名长娄。有吴生者，年十八，美丰仪，读书家中，忽失所在。越三日归，自言："某日坐书室，见美妇人降自屋上，招与偕行。随至大第中，陈设华美，往来者无一男子。室内更有一美，倚窗斜睇，具酒食共饮。饮毕，两美迭送为欢。叩以姓名，俱笑不答，但云：'此间乐，我二人惟郎是从，郎但安居可也。'居数日，我偶动乡思。一女曰：'郎思家，当送归，无苦郎心。'遂送至里门，我才得归。"自此神思恍惚。当午，家人为具膳，则云："此味恶，不似彼食美也。"当夕，为拭床帐，则云："此物恶，不如彼物华也。"未几，又失去。数日复归，所言如前。但颜色渐憔，举体有腥气。家人延僧道醮祝，都无所济。俄而数月不返。生有弟某，行经白塔，见山洞口有遗带，认系兄物，持归。率人秉火入洞，见兄裸卧于泥间作行房状。扶至家，灌以药饵，苏，张目怒曰："我云雨未毕，卧锦衾中，何夺我至此？"于是，亲族皆来守护，以铁索锢之，厌以符箓。生稍知惧，不敢寐。夜间众方环坐，忽闻响声琅然，有光若电，绕室数匝，失生所在。铁索斩然中断，门窗仍闭，竟不知何自出也。次晨，再寻白塔山洞，茫然无得矣。于是，远近传播洞中有妖，聚观者日以千计。县令李公惧生事，亲来搜看，亦无所得。乃以石封洞门，观者止，而生竟不归。

狐仙冒充观音三年

杭州周生，从张天师过保定旅店，见美妇人跪阶下，若有所祈。生问天师，天师曰："此狐也，向我求人间香火耳。"生曰："盍许之？"天师曰："彼修炼有年，颇得灵气，若与香火，恐恣威福，为人间祟。"生爱其美，代为祈请。天师曰："难却君情，但令受香火三年，毋得过期可也。"命法官批黄纸付之去。三年后，生下第出都，过苏州，闻上方山某庵观音极著灵异，将往祷焉。至山下，同祷者教以步行，曰："此山观音甚灵，凡肩舆上山者，中道必仆。"生不信，肩舆上山。未数十武，扛果折。生坠地，幸无所伤，遂下舆，步行入庵。见香烛极盛，所谓观音者，坐锦幔中，勿许人见。生问僧，僧曰："塑像太美，恐见者辄生邪念故也。"生必欲启视，果极妖冶，不类他处观音。谛视之，颇似曾相识者，良久，恍然是旅店中妇人。生大怒，指而数之曰："汝昔求我说情，故得此香火，汝乃不感我恩，而坏我舆，何太没良心也？且天师只许汝受香火三年，今已过期，恋此不去，岂竟忘前约乎？"语未毕，像忽扑地碎。僧大骇，亦无可奈何。俟生去，为之纠金重塑，而灵响从此寂然。

陈姓父幼子壮

扬州陈山农，世业骡马行，年五十余。病卧，见少年驹

马自外入，掌其颈，遂昏迷，被少年提置马上，疾驰出门。陈号呼，莫有救者。至郊外，少年掷之于地曰："速来，吾先行候汝。"复以掌击其股，乃驰去。陈心迟疑，而两足不觉前迸，其行如飞，亦不甚惫。惟所穿履觉易败，败则道旁有织履者为易之。易毕即行，了不通问，问亦不答。腹馁甚，见市中肴馔，试取食之，亦无禁。约行三昼夜，见道旁《去思碑》题名，知已入陕西咸阳城矣。及郭门，少年在焉，叱曰："来何迟？累人三日痛楚！"即导入城，止一家门外。少年入，复出，曳其裾至户内。见妇人辗转床上，若甚痛迫者。少年挈其领足，投妇人身。陈昏昏若入深岩中，腥秽满鼻，目不见天光，心窘甚。逾时，见小隙微明，并力踊跃，豁然而堕，闻耳边多作贺声曰："得一佳儿。"陈更骇异，亟欲言而口已噤，因大呼。男、妇满前，都无所闻。徐自审其声若甚小者，更摩视其耳目四肢，无不小矣，悟曰："吾其投胎复生乎？"乃张目四顾。有老妪曰："是儿目光焰焰，岂妖耶？再视，当杀之。"陈惧，即瞑其目。自是沉沉若愚，胸中一切哀愁愤惋之心，叫呼啼哭，旁人便抱乳之，全不解其意。渐久习惯，亦不复作前世想矣。至六岁，稍稍能言。其父行贾江南归，以绸给其母曰："此物不易得，在江南值数十金。"母珍之，置枕函间。陈偶取玩视，母以父言禁之。陈笑曰："父妄耳！此濮院䌷，不数金可得。"父大惊，固问之。陈垂涕具道所以，且曰："吾来时生儿方十数岁，今当成人，名某，家住某里，父至江南可访也。"父颔之。明年至扬州，果得其子，语以故。子亦以贸易故，欣然偕来。相见之下，略不相识，子鬑鬑有须，而父犹孩也。道家事如平生，且言："某某欠债未还，某处有积

金五百，存为汝婚，宜归取之。”言讫欷歔，子不胜悲。归访之，其言皆验。后十余年，陈年壮，继父业来江南。访其故居，前生子已死，家事凋落，皤然老妻抚孤孙独存。陈不胜感慨，留三百金，为前生妻治后事，具杯酒浇其前世墓而去。

吴生手软

乾隆二十四年五月，丰县宰卢世昌修邑志，聘苏州吴生为誊录，与同事者同住一楼。忽具衣冠揖同事友曰：“吾死矣，以后事累公。”友问故，吴愀然曰：“我初赴丰时，至沛县，道上遇一妇人，求与共载。我以车小不许。妇随车行二十里，心窃讶之，问舆夫，皆不见，始知为鬼。晚投旅店，人静后，妇来坐榻上，语我曰：‘君与我年俱二十九，合为夫妇。’我大骇，以枕投之，随响而没，自此不复见形。时闻耳边嚅嚅作语，求作夫妇。呼我为写字人，噪聒不已。问：‘如何酬汝，汝方去？’曰：‘与我钱二百，置楼板上，我即去。’如其言。既而钱仍在，妇来缠扰如初，奈何奈何？”友人咸相解慰，令二僮守之。越数日，楼上大呼，众奔上楼。吴倒地，腹右刀戳一洞，肠半溃出，喉下食嗓已断，扶起之，绝无痛楚。卢公往视，吴手招之近前，作一“冤”字。卢曰：“是何冤？”曰：“欢喜冤家也。今早妇人来，逼我死，以便作夫妻。我问：‘作何死法？’妇指案上刀曰：‘此物佳。’余取刺右腹，痛不可忍。妇人嘻以手按摩之，曰：‘此无济也。’所摩处，遂不觉痛。我问：‘然则如

何？’妇人自摩其颈作刎势曰：‘如此方可。’我复以刀断左喉。妇人跌足叹曰：‘此亦无济，徒多痛苦耳！’又以手摩之，亦不觉痛。指右喉下曰：‘此处佳。’余曰：‘我手软矣，无能为也，卿来刺之。’妇遂披发播首，持刀直前，而楼下诸公已走上矣。彼闻人来，掷刀奔去。”卢公诧异，为延医纳其肠。吴始不能饮食，用药敷治，亦遂平复。妇人不复再至，吴生至今尚存。

狐祖师

盐城村戴家有女，为妖所凭，厌以符咒，终莫能止。诉于村北圣帝祠，怪遂绝。已而有金甲神托梦于其家曰：“吾圣帝某部下邹将军也。前日汝家妖，是狐精，吾已斩之。其党约明日来报仇，尔等于庙中击金鼓助我。”翌日，戴家集邻众往。闻空中甲马声，乃奋击金钲铙鼓，果有黑气坠于庭，村前后落狐狸头甚多。越数日，其家又梦邹将军来曰：“我以灭狐太多，获罪于狐祖师，狐祖师诉于大帝。某日大帝来庙，按其事，诸父老盍为我求之。”众如期往，伏于廊下。至夜半，仙乐嘹嘈，为冕服乘辇者冉冉来，侍卫甚众。后随一道人，庞眉皓齿，两金字牌署曰“狐祖师。”圣帝迎谒甚恭。狐祖师曰：“小狐扰世，罪当死。但部将歼我族类太酷，罪不可逭。”圣帝唯唯。村人自廊下出，跪而请命。有周秀才者骂曰：“老狐狸，须自如此，纵子孙淫人妇女，反来向圣帝说情，何物狐祖师？罪当万斩！”祖师笑不怒，从容问：“人间和奸何罪？”周曰：“杖也。”祖师曰：“可

知奸非死罪矣。我子孙以非类奸人，罪当加等，亦不过充军流配耳，何致被斩？况邹将军斩我一子，并斩我子孙数十，何耶？”周未及答，闻庙内传呼云：“大帝有命，邹将军嫉恶太严，杀戮太重，念其事属因公，为民除害，可罚俸一年，调管海州地方！”村人欢呼，合掌向空念佛而散。

纣之值殿将军

天台僧智果，好游山。行迷路，至大石洞，坐一道者，萝衣薜裳。僧跪而请曰：“某幸遇仙人，愿受教。”道者曰：“予人也，非仙也。子来胡为？”僧曰：“某入山已数日，腹枵甚，敢有云浆之请？”道者曰：“子姑待，吾往后山觅之。”去有顷，携一物来，状轮囷，而色鲜白。道者破之，自啜其浆。以其余授僧曰：“此千年茯苓也。”因令僧坐，问：“岳飞将军安否？秦桧死否？”僧曰：“此宋朝事也，今易代数百年，为大清矣。”因告以宋史所载岳事颠末，道者惨然曰：“岳将军终不免乎！”遂大哭曰：“吾姓周，名通，岳将军麾下小将也！当秦桧以金牌召岳时，我知有难，遂逃于此，食灵草得不死。我师教勿出洞，出洞即死。汝宜速出，迟恐无及。”僧惧，拜辞而行，路甚纡曲，备历险阻。忽望崖上坐一巨人，长丈余，遍体绿毛，如翠锦，骇而奔还，告道者。道者曰：“此予师商高，纣王之值殿将军也。为飞廉恶来所谮，遁居此山。性好食野兽，故其状与人异。子往拜祈，兼可问商代事。”僧故蠢野，无所记忆，见巨人礼拜毕，便问纣宠妲己事。巨人曰：“汝误矣。妲者，商宫

女官之称；己戊者，女官之行次。女官非止一人，汝所问何妃？”僧不能答，又问文王受命事。曰：“吾不知文王为何人，或是西方诸侯姬昌耶？其人事纣甚恭，并无称王之事。”因问：“汝所闻者，何人告汝？”曰：“书上云云。”巨人问：“何物为书？”僧手作书状示之。巨人笑曰：“吾当时尚无此物。”言毕，以一臂挟僧，行如飞。置之平地，拱手而别，已在天台郊外矣。

疟　鬼

上元令陈齐东，少时与张某寓太平府关帝庙中。张病疟，陈与同房，因午倦，对卧床上。见户外一童子，面白皙，衣帽鞋袜皆深青色，探头视张。陈初意为庙中人，不之问。俄而张疟作。童子去，张疟亦止。又一日寝，忽闻张狂叫，痰如涌泉。陈惊寤，见童子立张榻前，舞手蹈足，欢笑顾盼，若甚得意者。陈知为疟鬼，直前扑之，着手冷不可耐。童走出，飒飒有声，追至中庭而没。张疾愈，而陈手有黑气，如烟熏色，数日始除。

误学武松

杭州马观澜家，每四时必祭其门。予问：“古礼，门为五祀之一。今此礼久不行，君家独行之，何也？”马曰：“余家奴陈公祚好酒，每晚必醉敲门归。”一日，闻户外喧嚷声，

往视之，奴仆地曰："奴归，见门外一男一妇，俱无头，头持在手。妇呼曰：'吾汝嫂也，吾淫属实，吾夫杀我可也！汝为小叔，不当杀我。夫杀我时，心软手噤，斲不下。汝夺刀代杀，此事岂汝所宜与耶？吾每来相寻，为汝主人家门神呵禁，今故伺汝于门外！'因大骂唾奴面。其男鬼掷头撞奴，奴倒地。闻人声，二鬼才散。"马氏众家人扶至床，自言："少年曾有此事，当时看小说慕武松之为人，不意遭此冤孽。"或告之曰："小说都无实事，何得妄学？且武松杀嫂，为嫂杀兄故也。若寻常犯奸，王法只杖决耳，汝何得代兄杀嫂？"言未终，奴张目作女声曰："公道自在人心，何如何如？"向言者三叩头而死。马氏以鬼言故，祭门神甚敬，世其家。

孛星女身

山东有施道士者，善祈晴雨。乾隆十二年，东省大旱，抚军准泰，祈雨不得，锁道士而逼之。道士曰："雨非不可得也，但须某日孛星下降，公捐锦被一条，白金百两，某捐阳寿十年，方可得雨。"抚军如其言。至期，道士登坛，呼一童子近前，令其伸手，画三符于掌中，嘱曰："至某处田中，见白衣妇人，便掷此符。彼必追汝，汝以次符掷之；彼再追，汝以第三符掷之；速归，上坛避匿可也。"童子往，果见白衣妇，如其言。掷一符，妇人怒，弃裥追童；童掷次符，妇人益怒，解上衣露两乳奔前；童掷三符，忽霹雳一声，妇人亵衣全解，赤身狂追。童急趋至坛，而妇人亦至，

道人敲令牌喝曰："雨雨雨！"妇人仰卧坛下，云气自其阴中出，弥漫蔽天，雨五日不止。道士复以锦被，妇渐苏，大恚。耻曰："我某家妇，何为赤身卧此？"抚军备衣服令着，遣老妪送归，以百金酬其家。事后问道士，道士曰："孛星女身而性好淫，能为云雨，居天上亦赤体，惟朝北斗之期，始着衣裳。是日下降田间，吾以符摄入某妇之身，使替代而来。又激怒之，使雷雨齐下。然用法太恶，必遭阴谴矣。"不数年，道士暴亡。

九夫坟

句容南门外，有九夫坟。相传，昔有妇人甚美。夫死，只一幼子，家赀甚厚，乃招一夫。生一子，夫又死，即葬于前夫之侧，而又赘一夫，复死如前。凡嫁九夫，生九子。环列九坟。妇人死，葬于九坟之中。每日落时，其地即起阴风，夜有呼啸争斗之声，若相娼而夺此妇者。行路不敢过，邻村为之不安。相率诉于邑令赵天爵，随至其地排衙，呼皂隶于各坟头持大杖重责三十，自此寂然。

土地奶奶索诈

虎居关名医徐彻儒与余交好，其子妇吴氏，孝廉讳镇者之妹也。乾隆丙申六月，吴氏夜梦街坊总甲李某持簿化缘，口称虎踞关将有火灾，纠费演戏以禳之。簿上姓名，皆里中

相识者。正徘徊间，有老妇人黄衫绛裙，从门外入，谓吴曰：“今年此处火灾，是九月初三日，君家首被其祸，数不可逃。须烧纸钱买牲牢还愿，庶不至烧伤人命。”吴氏梦醒，方悟总甲李某，久已物故，乃往各邻家告以故。并问：“此间可有衣黄衫妇人否？”皆曰：“无之。”吴有戒心，往祷土地庙，见所塑土地奶奶，宛然梦中所见，惊惧异常。诸邻闻之，亦大骇。彼此演戏祭祷，费数百金。将至九月，徐氏一门，衣箱器具，尽搬移戚里家，自初一日起，不复举炊矣。至期，四邻寂然，并无焚如之患。徐氏至今安好。

卷　八

鬼闻鸡鸣则缩

予门生司马骧，馆溧水林姓家。其所住地，名横山，乡僻处也。天盛暑，以其西厅宏敞，乃与群弟子洒扫，为晚间乘凉之处。挈书籍行李，移床就焉，秉烛而卧。至三鼓，门外啾啾有声，户枢拔矣。烛光渐小，阴风吹来，有矮鬼先入，脸似笑非笑，似哭非哭，绕地而趋。随后一纱帽红袍人，白须飘飘，摇摆而进。徐行数步，坐椅上观司马所作诗文，屡点头，若领解者。俄顷起立，手携短鬼步至床前。司马亦起坐，与彼对视，忽鸡叫一声，两鬼缩短一尺，灯光为之一亮。鸡三四声，鬼三四缩，愈缩愈短，渐渐纱帽两翅擦地而没。次日，问之土人，云："此屋是前明林御史父子同葬所也。"主人掘地，朱棺宛然，乃为文祭之，起棺迁葬。

蜈蚣吐丹

余舅氏章升扶，过温州雁荡山。日方午，独行涧中，忽东北有腥风扑鼻而至，一蟒蛇长数丈，腾空奔迅，其行如箭，若有所避者。后有五六尺长紫金色一蜈蚣逐之。蛇既入

溪中，蜈蚣不能入水，乃鲜掉其胼脚，飒飒作声，以须钳掉水。良久，口吐一红丸，如血色，落水中。少顷，水如沸汤，热气上冲。蛇在水中，颠扑不已，未几死矣，横浮水面。蜈蚣乃飞上蛇头，啄其脑，仍向水吸取红丸，归口中，腾空去。

雷部三爷

杭州施姓者，家居忠清里。六月雷雨后，小便树下。甫解裤，见有鸡爪尖嘴者蹲焉，大怖而返。夜即暴病，狂呼："触犯雷神！"家人环跪求赦。病者曰："沽酒饮我，杀羊食我，我贷其命。"如其言，三日而愈。适有天师法官过杭，施姓与有旧，以其事告之。法官笑曰："此雷部奴中奴也，小名阿三，惯倚势诈人酒食。如果雷神，其技量宁止此耶？今长随中，有称三爷、四爷者是矣。"

鬼乖乖

金陵葛某，嗜酒而豪，逢人必狎侮之。清明，与友四五人，游雨花台。台旁有败棺，露见红裙，同人戏曰："汝逢人必狎，敢狎此棺中物乎？"葛笑曰："何妨？"往棺前，以手招曰："乖乖吃酒。"如是者再。群客服其胆，大笑而散。葛暮归家，背有黑影尾之，声啾啾曰："乖乖来吃酒。"葛知为鬼，虑避之，则气先馁。乃向后招呼曰："鬼乖乖，

随我来。”径往酒店。上楼，置一酒壶两杯，向黑影酬劝。旁人无所见，疑有痴疾，听其所为。共饮良久，乃脱帽置几上，谓黑影曰：“我下楼小便，即来奉陪。”黑影者首肯之。葛急趋出归家。酒保见客去遗帽，遂窃取之。是夕，为鬼缠绕，口喃喃不绝，天明自缢。店主人笑曰：“认帽不认貌，乖乖不乖。”

凤凰山崩

同年沈永之，任云南驿道时，奉制府璋公之命，开凤凰山八十里。通摆夷苗路，山径险峭，自汉唐来，人迹未到处也。每砍一树，有白气自其根出，如匹练升天。蛤蟆大如车轮，见人辄瞪目怒视，当之者，登时仆地。土人醉烧酒，以雄黄塞鼻，持巨斧砍杀之。烹食，可疗三日饥。忽一日，有美女艳装，从山洞奔出。役夫数千人，皆出洞追而观之。老成者不动心，操作如故。俄而山崩，不出洞者压死矣。沈公为余述其事，且戏曰：“人之不可不好色也，有如是夫。”

董金瓯

董金瓯者，湖州勇士。能负重走京师，十日可到。尝为人赍千金，入都，过山东开成庙，有盗尾后，将取其金。董知之，挂金树上，下马与博，盗抵敌不胜，问：“足下拳法何人所授？”曰：“僧耳。”盗曰：“破僧耳拳，须我妹

来，汝敢在此相待否？”董笑曰：“避女子，非夫也。”坐以待之。少顷，一美女来，年十八九，貌甚和，相见即格斗。良久曰：“汝拳法，非僧耳授也，当别有人。”董以实告曰：“我初学于僧耳，后学于僧耳之师王征南。”女子曰：“若然，须至我家，彼此一饭，再斗方决，汝敢往乎？”董恃其勇，径随女子行。到其家，则其兄已先在家，张灯挂红，率妻欢迎曰：“妹夫来矣。”以红巾蒙其妹头，强之交拜。董骇然问故，曰：“吾父某亦为人保镖，路逢僧耳，与角斗，不胜而死。我与妹立志报仇，同习拳法，必须胜僧耳者，然后可以杀之。访得僧耳之师为王征南，苦相寻无路。汝是其弟子，则可以引见征南，再学拳法，报此仇矣。”董遂赘其家，别遣人赍腰间金赴京师。嗣后不知所终。

蒋厨

常州蒋用庵御史家厨李贵，取水烛下，忽中恶仆地。召巫视之，曰：“此人夜行，冲犯城隍仪仗，故被鬼卒擒去。须用三牲纸钱，祷求城隍庙中西廊之黑面皂隶，便可释放。”如其言，李果苏。家人问之，曰：“我方汲水，忽被两个武进县黑面皂头来拿去，说我冲犯他老爷仪仗，缚我衙门外树上，听候发落，我实不知原委。今日听他二人私地说，李某业已尽孝敬之礼，可以放他回去，不必禀官。将我解去索子，推入水中，我便惊醒。”御史公闻之，笑曰：“看此光景，拿时城隍不知，放时城隍不知，都是黑面皂隶诈钱作祟

耳，谁谓阴间官清于阳间官乎？”

见曹操称晚生

江宁副榜王蒂，梦古衣冠人召往一处，宫阙巍峨，兵卫甚严。有赤帻者，从军门出曰：“汉丞相曹公奉屈。”王遂入。见一人皮弁上坐，须眉苍白，蒂心知为操。一时心悸，无以自名，乃长揖称：“晚生王某奉谒。”曹命旁坐，谓曰：“闻汝好学书，可知楷书先乎？草书先乎？”曰：“楷书先。”操摇头曰：“不然。先有草书，后有楷书。所以召汝者，止为将此义告知，以便转语世人也。”语毕，仍遣赤帻人送出。甫及门，闻内有呼号声，赤帻者曰：“相王又用五色棒鎚人矣。”蒂惊而醒。

武后谢嵇先生

无锡嵇侍读受之，余授业弟子也。辛丑冬，过随园，余止而觞之。席间论史事，余极言通鉴载杨妃洗儿事之诬。嵇云：“门生在史局时，派修唐鉴，立论颇合先生之意，将旧唐书所载武后淫秽事，大半删除，同局以为不然。亡何，夜卧书舍，有小黄门来，称：‘则天皇太后请嵇先生。’因随之行。望前面宫殿外，有四金柱插空，高数十丈，上书‘天枢’二字。一宫女云髻霞佩出，引向殿西角，云：‘先生少坐，待我奏闻。’语毕，便去殿上，门槛甚高，跨殊费力。

绣帘中坐冕旒者，相离远，仰视不甚分明，异香从殿上吹来，仿佛莲花气息。旁有虎皮交椅，坐白须人，手执牙笏，口奏事，琅琅数千言，亦不可辨。冕旒者似与驳诘，久之，已而大笑，其齿皓然呈露，洁白如玉，面为旒珠所遮，终未见也。少顷，前宫女传谓曰：‘今天已暮，太后不及相见，请先生且回。所以奉屈者，谢先生驳删唐书之功，先生当自知之。’语毕，袖中出一玉秤曰：‘此我在长安以之称量天下才者，先生将往长安，敬以奉赠。’门生心知是上官婉儿，遂逊拜谢而醒，其年果有督学陕西之差。”

冒失鬼

相传瞳神青者能见妖，白者能见鬼。杭州三元坊石牌楼旁，居老妪沈氏，素能见鬼。常言十年前见一蓬头鬼，踞牌楼上石绣球中，手执纸钱为标，长丈余，累累若贯珠，伺人过牌楼下，暗掷标打其头。人辄作寒噤，毛孔森然，归家即病。必向空中祈祷，或设野祭方愈。蓬头鬼借此伎俩，往往醉饱。一日，有长大男子，气昂昂然，背负钱镪而过，蓬头鬼掷以标，男子头上忽发火焰，冲烧其标线，层层裂断。蓬头鬼自牌楼上颠仆，滚绣球而下，啧啧不止，化为黑烟散去。负钱之男子，全不知也。自此三元坊石牌楼，无复作祟矣。吾友方子云闻之，笑曰：“作鬼害人，亦须看风色，若蓬头鬼者，其即世所称之冒失鬼乎！”

史宫詹改命

史宫詹贻直未遇时，赴省乡试。遇门外有道士，谈命甚精，因以年庚求为推算。道士曰：“照丑时算，你终身只一诸生，寿可八十三岁；若照寅时算，仕可官登三品，今科便中。汝丑时乎？寅时乎？”曰：“丑时也。”曰：“若然，则今科不中矣。”史怅然不乐。道士曰：“命可改也，但阴司寿算最重，君如肯减寿二十年，当为君改作寅时。”史公欣然愿之。道士曰：“果情愿者，明日再来。”次夜，史五更再来。道士已启坛等，曰：“子诚信矣，但日后官尊寿短，子毋悔也。”史唯唯，具香烛对天自陈。道士披发仗剑，口中喃喃诵咒。良久，另书一庚帖与之。史公持归，置箧中。是年果年乡、会联捷，官至宫詹。五十二岁，希图降级永年，而任内总无过失。商之吏部，笑而不信。至次年春，精神甚健。五月，偶染微疾，上命太医往视，为药所误，竟不起矣。此事，公孙抑堂司马言。司马余亲家也。

高相国种须

高文端公自言，年二十五，作山东泗水县令时，吕道士为之相面。曰：“君当贵极人臣，然须不生，官不迁。”相国自摩其颐曰：“根且未有，何况于须？”吕曰：“我能种

之。”是夕，伺公睡熟，以笔蘸墨，画颐下如星点，三月而须出矣。然笔所画，缕缕百十茎，终身不能多也。是年迁郑州牧，擢迁至总督而入相。

说官话鬼

河东运使吴云从，作刑部郎中。公馆外偶有社会，家人妇抱小公子出看，溺尿路旁。公子忽哭不止，家人抱归，不知何故。至夜，公子作北语云："怎么小孩子这般无礼？溺在我头上，我与你不得开交。"吵闹一夜，吴公怒。次晨，作牒焚与本处城隍云："我南方人也。无故小儿撞着说官话鬼，猖獗可恨，托为拿究。"是夜平定。至第三日晚，公子又病，仍作北语云："你不过是个官儿罢了，竟这样糟挞我们的老四，咱们兄弟今日来替他报仇，要些烧酒喝喝。"夫人不得已，曰："与你喝，不要闹。"于是一鬼喝毕，一鬼又要喝，兼讨前门外杨家血贯肠做下酒物，啾啾之声，又复达旦。吴公上前批其颊，骂曰："狗奴，强转舌根，学说官话，再说便打！"然打者自打，说者自说。吴又牒城隍云："说官话鬼又来了，求神惩治。"是夕，宅中闻鞭挞声。鬼云："你不要打，咱们去就是了。"公子病随愈。

偷雷锥

杭州孩儿巷有万姓，甚富，高房大厦。一日，雷击怪，

过产妇房，受污不能上天，蹲于园中高树之顶。鸡爪尖嘴，手持一锥，人初见，不知为何物。久而不去，知是雷公。万戏谕家人曰："有能偷得雷公手中锥者，赏银十两。"众奴嘿然，俱称不敢。一瓦匠某，应声去。先取高梯置墙侧，日西落，乘黑而上。雷公方睡，匠竟取其锥下。七人视之，非铁非石，光可照人，重五两，长七寸，锋稜甚利，刺石如泥。苦无所用，乃唤铁工至，命改一刀，以便佩带。方下火，化一阵青烟，杳然去矣。俗云："天火得人火而化，"信然。

土地受饿

杭州钱塘邑生张望龄，病疟。热重时，见已故同学顾某者，踉跄而来曰："兄寿算已绝，幸幼年曾救一女，益寿一纪。前见所救之女，知兄病重，特来奉探，为地方鬼棍所诈，诬以平素有暗昧事。弟大加呵饬，方遣之去，特诣府奉贺。"张见故人为己事而来，衣裳蓝缕，面有菜色，因谢以金。顾辞不受，曰："我现为本处土地神，因官职小，地方清苦，我又素讲操守，不肯擅受鬼词，滥作威福，故终年无香火。虽作土地，往往受饿，然非分之财，虽故人见赠，我终不受。"张大笑。次日，具牲牢祭之。又梦顾来谢曰："人得一饱，可耐三日；鬼得一饱，可耐一年。我受君恩，可挨到阴司大计，望荐卓异矣。"张问："汝如此清官，何以不即升城隍？"曰："解应酬者，可望格外超升；做清官者，只好大计卓荐。"

批僵尸颊

桐城钱姓者，住仪凤门外。一夕，回家时已二鼓，同事劝以明日早行。钱不肯，提灯上马，乘醉而行。到打[illegible]湾地方，荒坟丛密，见树林内有人踯躅而来，披发跣足，面如粉墙。马惊不前，灯色渐绿，钱倚醉胆壮，手批其颊，其头随手[illegible]。少顷又[illegible]。[illegible]中阴风凄[illegible]，若有两人至，其物退去，仍至树林而灭。次日，钱无恙如故。[illegible]四年后[illegible]。访之土人，曰：“此[illegible]尸，未成材料者也。”

簸箕鱼

乾隆辛卯春，山阴刘际云舟过镇江，见风覆客船，漂没货物甚多。江边有素谙水性人，俗名水鬼，专以打捞货物为生。是日客舟有覆者，群水鬼皆至，言定价钱，一齐入水。及上岸，忽少一人，众疑其在水藏匿金银。复入水，遍寻不得。但见一龟，赤色，大过浴盆，形扁如簸箕，无头无尾无足。水鬼被其咬住，拉之不开，乃以大铁钩拽龟上岸。通体有小穴数百，皆其口也，人血已经吸尽，而口犹紧咬不放。刺以利刃，龟若不知。不得已，并人与龟烈火焚之，臭闻数里。或曰此即锅盖鱼之极大者，严州江中尤多。

命该薄棺

台州富户张姓家，有老仆某，六十无子，自备一棺。嫌材料太薄，访有贫家治丧，仓卒不能办棺者，借与用之。还时，但索加厚一寸以为利息。如是数年，居然棺厚九寸矣，藏主人厢房内。一夕，邻家火起，合室仓皇。看火者，见张氏宅上，立一黑衣人，手执红旗，逆风而挥。挥到处，火头便转。张氏正宅无恙，惟厢房烧毁。老仆急入扛取棺，业已焚及，忙投水塘中。俟扑灭余火后，拖起刨之，依然可用，但尺寸之薄，亦依然如前矣。

向狐仙学道

云南监生俞寿宁，习仙家符箓之学，仗一古剑，替人驱妖，颇有灵应。一日，其友张某，下田收租，遇大风雨，过其门，将借宿焉。俞不可，张忿然而行。必欲探其所以见拒之故，仍往其门，穴墙窥焉。见俞张设酒肴，有两席，宾客欢呼，男女杂沓。张愈怒，斧碎其门，排闼入，则酒席俱存，而群宾不见。俞惊出，蹋足曰："君误我，君误我！我好学仙，难得真师传道，不得已，广请狐仙指示。半年以来，所遇男女狐仙甚多，有相约为兄弟者、为夫妇者、为兄妹者，不一而足。今日众仙会议，将授长生要诀，故隆其礼文，备馔相延。尚未谈及玄关要旨，而被汝撞破，泄露天机，致诸

仙散去，岂非天哉？前数日，紫文真人原说今日是破日，必被凡人冲破，须改日作会，而瑶仙三妹，以明日将嫁某郎，故权择今日，果然不利，亦数也。我明日行矣，将别择一洁净之所，聚会群仙，不使人知。”此后，俞云游于外，不知所往。

五通神因人而施

江宁陈瑶芬之子某，素不良。游普济寺，见寺供五通神，坐关帝之上，怒其无礼，呼僧责之，命移五通于关帝之下。游人观者，俱以为是，陈傲然自得。夕归，见五通神当门而立，遂仆地狂叫曰：“我五通大王也，享人间血食久矣！偶然运气不好，撞着江苏巡抚老汤，两江总督小尹，将我诛逐。他两个都是贵人，又是正人，我无可奈何，只得甘受。汝乃市井小人，敢作威福，我不能饶汝矣！”其家环拜，具三牲纸镪，延僧祷祀，竟不能救而死。

张奇神

湖南张奇神者，能以术摄人魂，崇奉甚众。江陵书生吴某，独不信，于众辱之。知其夜必为祟，持《易经》坐灯下。闻瓦上飒飒作声，有金甲神排门入，持枪来刺，生以《易经》掷之，金甲神倒地。视之，一纸人耳，拾置书卷内夹之。有顷，有青面二鬼持斧齐来，亦以《易经》掷之，倒

如初，又夹于书卷内。夜半，其妇号泣叩门曰："妾夫张某，昨日遣两子作祟，不料，俱为先生所擒，未知有何神术，乞放归性命！"吴曰："来者三纸人，并非汝子。"妇曰："妾夫及两儿，皆附纸人来，此刻现有三尸在家，过鸡鸣则不能复生矣。"哀告再三。吴曰："汝害人不可，当有此报。今吾怜汝，还汝一子可也。"妇持一纸人，泣而去。明日访之，奇神及长子皆死，惟少子存。

青阳江了

青阳人江了，处乡馆，教村童五人，长者不过十二三岁，幼者八九岁。一日，字课甫毕，江忽持木棍，将五生排头打死，己亦触墙流血，昏晕倒地。各家父母闻之，奔赴喊哭。叩其故，据江云："午间安坐，突见窗外奇鬼六七辈，绀发蓝面，着五色衣前来，搏噬诸生，我惶急，驱之不去，随取木棍将鬼击打无踪，自幸诸生得免于难。亡何谛观，始知所打死者，非鬼，即弟子五人。横尸在地，痛摧心肝，因自寻死，故触墙脑裂。"官验取供，以鬼语难成信谳，质之各家父母，皆云："与江了平日绝无仇隙，渠作先生，爱惜诸童颇好，亦无疯病，此举不知何故？想系前生冤孽。江脑破垂毙，现在收禁，俟医治痊时，再行审拟云云。"此乾隆二十一年五月间，青阳知县申详总督尹公文书也，余亲见之。半月后，报江了死于狱。

梁武帝第四子

杭州汪慎仪家，园亭极佳。园在小粉墙北街，主人将有掘池之举。夜梦美少年，玉冠珠履，仪貌详华，自领以下，悉翠丝环缬，袍衫上绣万枝梅花。自称："我梁武皇帝第四子南康王萧绩也，都督江州，病薨，葬此千余年，闻主人将有池塘之掘，幸勿伤我窀穸。"言毕而逝。主人次日命锹锸试之，未丈许，得梁天监八年所造方砖数十块，遂止掘。今砖藏严侍读冬友家。

吕城无关庙

吕城五十里内无关庙。相传，城为吕蒙所筑，至今蒙为土地。一造关庙，每夜必有兵戈角斗声，以故相戒勿立关庙也。有以卜卦行道者，借宿土神庙中，夜间雷雨作闹，屋瓦皆飞，及旦，不解其故。里人来观，则卜者所肩一布旗上，画帝君像也，乃逐之，不许其再宿吕侯庙中。

姚剑仙

边桂岩为山盱通判，构屋洪泽堤畔，集宾客觞咏其中。一夕，觥筹正开，有客闯然入。冠履垢敝，鬓发鬑鬑然，拔

拂于耳，叉手揖坐诸客上，饮啖无怍。诸客问名姓，曰：“姓姚，号穆云，浙之萧山人。”问：“何能？”笑曰：“能戏剑。”口吐铅子一丸，滚掌中成剑，长寸许，火光自剑端出，熠熠如蛇吐舌，诸客悚息莫敢声。主人虑惊客，再三请收。客谓主人曰：“剑不出则已，既出则杀气甚盛，必斩一生物而后能敛。”通判曰：“除人外皆可。”姚顾阶下桃树，手指之，白光飞树下，环绕一匝，树仆地无声。口中复吐一丸，仍前状，与桃树下白光相击，双虬攫拿，直上青天，满堂灯烛尽[illegible]。姚且弄丸且视诸客，客愈惊惧，有长跪者。姚乃笑起曰：“毕矣。”以手招两光，入掌内，仍作双丸，吞口中，了无他物。[illegible]满大喜，群客请受业为弟子。姚曰：“天下之道，用此何为？吾有剑术，无点金术，故来。”通判赠以白金，居三日去。

黑 煞 神

桐城农民汪廷佐，耕双冈圩，发一古墓，得古鼎、镜之物。携归家，置镜几上，彻夜通明，以为宝也，与其妻加爱护焉。亡何，汪入街市，路见狰狞黑面者，长丈余，拳殴之曰：“我黑煞神也，汝盗陆小姐墓，当死。小姐乃元祐元年安徽太守陆公女。陆作官有善政，小姐夭亡，上帝怜之，属我营护其坟。命小姐在徽州，司一路瘟疫事，汝敢乘我与小姐外出，而盗其所有耶？”言毕，仆地昏迷。路人舁之至家，疽发于背，小姐亦附其妻身大骂。举家哀求，欲延高僧为放斋醮。小姐曰：“不必，汝村农无知，既自知罪，但速

将鼎镜等物送归原所，别买棺安葬我骨，可以恕汝。但我已为冥司瘟神，应享香火，此段公案，须立一碑，晓示村民，永昭灵应。城中贡士姚先生翌佐，人品端方，人所敬信，须往求其作记，方免汝死。”汪叩头曰：“前发墓时，但见鼎镜等物，实不见有骸骨，此时虽买新棺，将从何处检小姐骨耶？”小姐曰：“我年少女子，骨脆，岁又久远，故已化矣。然我骨所化之土，坚洁不污，有金色光。汝往坑中取土，映日视之，便有识别，可以改葬。”汪如其言，试之果然，即为礼葬。往告姚贡生，姚亦夜有所梦，乃作记立碑，而汪疽愈。此事，江宁太守章公攀桂所言，章桐城人也。

吴子云

康熙初，桐城秀才吴子云春夜玩月，闻空中有人声曰：“今年乡试，吴子云当中四十九名。”诵其文，朗朗然，题是“君子之于天下也”一章。吴虽不甚记忆，而觉其文甚佳，因预作此题文，以备试。未几，入场，果此题。大喜，因书宿构。放榜，果中如其数。旋登进士，官翰林，督学湖南。满载而归，宿旅店中，夜取溺器，忽有人以手奉之，十指纤纤然。吴惊问，曰：“我狐仙也，与公有前缘，故来相伺。”起烛之，嫣然美女，遂偕伉俪。嘱曰：“妾有雷劫，曾匿君车中以免，故来报君；今君亦有大祸，不可不防。”吴问故，曰：“前途君必宿吕姓店，吕有爱女，年九岁，君召而爱之抱之，继为干女，重赐珍宝，则免矣。”吴至吕家，果有此女，遂如其言。至三更时，店主拉吴手笑曰：“我响马盗魁

也。君出署时，辎重颇富，诸偻儸儿相涎已久，今知君真长者，我不忍害君。”取壁上铃鞭，撞壁者三，诸盗齐入。曰：“吴学院，我干亲家也，诸君不得无礼，急为我护送到家。”吴竟得免。后吴无子，族人争以子来求继。吴私问狐：“应继何人？”曰：“牧牛儿好。”次日，果有牧童过，亦本家也，吴拉入嗣为己子，族人皆笑之。吴亡后，儿颇恂谨，能守其业，家日以富，至今人呼为吴牛。尝索对联于方处士贞观，方戏书云：“对窗常玩月，独坐自弹琴。”吴甚喜，竟不知稽用牛事嘲之也。

秃尾龙

山东文登县毕氏妇，三月间浣衣池上。见树上有李，大如鸡卵，心异之，以为暮春时，不应有李。采而食焉，甘美异常，自此腹中拳然，遂有孕。十四月产一小龙，长二尺许，坠地即飞去，到清晨，必来饮其母之乳。父恶而持刀逐之，断其尾，小龙从此不来。后数年，其母死，殡于村中。一夕，雷电风雨，晦冥中，若有物蟠旋者。次日视之，棺已葬矣，隆然成一大坟。又数年，其父死，邻人为合葬焉。其夕，雷电又作。次日，见其父棺从穴中掀出，若不容其合葬者。嗣后，村人呼为秃尾龙母坟，祈晴祷雨，无不应。此事，陶悔轩方伯为余言之。且云偶阅《群芳谱》云：“天罚乖龙，必割其耳，耳坠于地，辄化为李。”毕妇所食之李，乃龙耳也，故感气化而生小龙。

石灰窑雷

湘潭县西二十里，地名石灰窑。某翁，家颇小康，无子，有二女，赘婿相依。翁贩谷粤西，买妾归，腹有娠矣。其次女夫妇私议，若得男，吾辈岂能分翁家财？乃阳与妾厚，而阴设计害之。及分娩，得男，坠地死。翁大恨，以为命不宜子，不知乃其次女贿稳婆掘坑绝之也。翁痛不已，解衣裹死儿，瘗之后园。次女与稳婆心犹未安。往启视之，忽霹雳一声，女毙了死，儿苏矣。稳婆亦焦烂，犹未死，众问得其情。翌日，稳婆亦亡。若天故迟死之，取其供以示告者。某乃遣女逐婿，分给钱粟，使归。舟抵中流，狂风起，婿亦溺死。前后不数日。

徐巨源

南昌徐巨源，字世溥，崇祯进士，以善书名。其戚邹某，延之入馆。途遇怪风，摄入云中，见袍笏官吏迎曰："冥府造宫殿，请君题榜书联。"徐随至一所，如王者居，其匾对皆有成句，但未书耳。匾云："一切惟心造。"对云："作事未经成死案，入门犹可望生还。"徐书毕，冥王樊所以谢者，世溥请为母延寿一纪，王许之。徐见判官执簿，因求查己算。判官曰："此正命簿也，汝非正命死者，不在此簿。"乃别检一火字簿，上书云："某月某日，徐巨源被烧

死。”徐大惧，白冥王祈改。冥王曰：“此天定也，姑徇子请，但须记明时日，毋近火可耳。”徐辞谢而还，急至邻家。主人惊曰：“先生期年何往？舆丁以失脱先生故，被控于官，久以疑案系县狱矣。”世溥具言其故，并为白于官，事得释。时同郡熊文蚖，号雪堂，以少宰家居。招徐饮酒，未阑，熊忽辞入曰：“某以痔发，故不获陪侍。”徐戏曰：“古有太宰嚭，今又有少宰痔耶？”熊不怿。徐临去，书唐人绝句“千山飞鸟绝”一首于壁，将四句逆书之，乃“雪翁灭绝”四字也，熊怀恨于心。徐忆冥府言，惧火故，不近木器，作石室于西山，裹粮避灾。时劫盗横行，熊遣人流言徐进士窟重金于西山。群盗往劫，竟不得金，乃烙铁遍烧其体而死。

九天玄女

周少司空青原，未遇时，梦人召至一处，长松夹道，朱门径丈，金字榜云：“九天玄女之府。”周入拜，见玄女霞帔珠冠，南面坐，以手平扶之曰：“无他相属，因小女有小影，求先生题诗。”命侍者出一卷子，汉魏名人笔墨俱在焉。淮南王刘安隶书最工，自曹子建以下，稍近钟、王风格。周素敏捷，挥笔疾书，得五律四章。玄女喜，命女出拜，年甫及笄，神光照耀，周不敢仰视。女曰：“周先生富贵中人，何以身带暗疾？我无以报，愿为君除此疾，作润笔之费。”解裙带授药一丸，命吞之。周幼时误食铁针，着肠胃间，时作隐痛，自此霍然。醒后，诗不能记，惟记一联云：“冰雪消无质，星辰系满头。”

项 王 显 灵

无锡张宏九者，贩布芜湖。路过乌江，天起暴风，舟冲石上破矣。水灌舟中，舟人泣呼项王求救。忽有银光如一疋布，斜塞船底，水竟停涌，而人得登岸。次早视之，船底已穿，有大白鱼以身横塞其穿处，故水竟不得入。舟人举船摇橹，则洋洋然去矣。自此，项王香火倍盛于往时。此乾隆四十年事。

医 肺 痈 用 白 术

蒋秀君，精医理。宿粤东古庙中，庙多停柩，蒋胆壮，即在柩前看书。夜灯忽绿，柩之前和，橐然落地。一红袍者出，立蒋前曰："君是名医，敢问肺痈可治乎，不可治乎？"曰："可治。"曰："治用何药？"曰："白术。"红袍人大哭曰："然则我当初误死也！"伸手胸前，探出一肺，如斗大，脓血淋漓。蒋大惊，持手扇击之。家僮齐来，鬼不见，而柩亦如故。

朱 十 二

杭州望仙桥许姓住楼，相传有缢死鬼。屠户朱十二者，恃其勇，取杀猪刀登楼，秉烛卧。二鼓后，烛光青色，果一

老妪披发持绳而上。朱砍以刀，妪套以绳。刀砍绳，绳断复续；绳绕刀，刀亦如烟。格斗良久，老妪力渐衰，骂曰："朱十二，我非怕你，你福分内尚有十五千铜钱未得，故我且饶你。待你得后，试我金老亲娘手段！"言毕，拖绳走。朱下楼告知众人，视其刀，有紫血且臭。年余，朱卖屋得价钱十五千，是夕果卒。

鬼攀日线才能托生

乩仙娄子春，自言宋末进士，文丞相友也，修炼形之术，在九幽使者家处馆四百年。主人司人间生死事，降王爵一等。子春言人间祸福事甚验，有问轮回之说者，子春云："轮回非一言可尽，凡死法有数种，生法亦有数种。德大者成神佛，有来因而九世谪者，仍归原位；虽无德无来因，而气未散者，随投人身；其余散尽者，生即死，死更死矣。然微魂小魄，如风炉炊烟，一时未能消化，往往团为一气，在氤氲鼓盪之中。有时被风吹至阴山下，寒冷异常。惟冬至日有阳光一线，流照阴山，群鬼蠕蠕然，僵而复动，攀日线而行，得至中国，复投人身。投做一人之身，常合群魂而来，非止一人之魂也。其堕落于线外者，仍归阴山，再待来岁冬至矣。"或问："有初世为人者乎？"曰："此类甚多。譬如草木，其无旧根而生者，即是初世为草之草，犹之非投胎而来者，即是初世为人之人。"问："鬼有化物者乎？"曰："有。大凡娼优化虫蝶，恶人化蛇虎。"问："雷击之鬼何化？"曰："化蚯蚓，谭子化书言：'凡被雷击死者，捣蚯

蚓汁复其脐可活。'斯言盖有所本。"

死夫卖活妻

杭州陶氏，家道小康，老主人绍元，曾为某州刺史，死已久矣。有仆人李福，夫妻同役其家，福病死逾年。忽一日，福妻陈氏，中风发狂，召集其家，大呼："我老太爷也！李福在阴间，将妻陈氏卖与我为妾，汝等如何不放他来？"家人大骇，延医视之。陈氏手批医颊，医不敢近，亡何竟死。陈氏恰一粗婢耳，毫无姿色。

恶鬼吓诈不遂

仁和秀才陈鄘渠，性颇严正。生一女，幼而好道，日持斋诵经。闻人为议婚，便涕泣不食。鄘渠厌苦之，父女不相见。年三十余，忽病重呓语，口称："我江西布客张四。汝前世为船户，我雇汝船往四川，汝谋财杀我，并抉我目，剥我皮，沉我江中，故我来索命。"陈心念谋财之盗，容或有之，剥皮之事，盗未必为。问："是何年事？"曰："雍正十一年。"陈大笑曰："雍正十一年，我女已三岁矣，焉有尚为船户之事？"女忽自批其颊曰："陈先生好利害，是我错寻你女儿了，与我钱二千，我即去。"陈怒曰："恶鬼妄诈人，我方取桃枝打汝，焉得与汝钱？"女又自批其颊曰："陈先生好利害，汝既说我是恶鬼，我将肆恶鬼手段，索汝

女命去，毋悔。”陈曰：“此女不孝，我甚厌之，汝同她去，我甚喜。但汝并非冤家，敢如此吓诈，想吾女阳数已绝矣。汝能立索其命，方信汝手段，若三日后死，则是吾女之大数使然，非汝手段也。”言毕，女蹶然起，不复作鬼语。后两月余，女才死。

道士作祟自毙

杭州赵清尧好弈，闻落子声，必与对枰。偶游二圣庵，见道人猥陋，与客方弈，而棋甚劣，自称炼师。赵鄙薄之，不与交言，而即辞出。是夕，上床就寝，有鬼火二团，绕其帐上，赵不为动。俄有青面踞齿鬼，持刀揭帐，赵厉声呵之，旋即消灭。次夕，满床作啾啾声，如童子学语，初不甚分明，细听之，乃云：“我棋劣，自称炼师，与汝何干，而敢轻我？”赵方知是道士为祟，愈益无恐。旋又闻伏声云：“汝大胆，刀剑不畏，我将以勾魂法取汝性命。”遂咒云：“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当门顶心下一针。”赵闻之，觉满身肉趯趯然，如欲颤者。乃强制其心，总不一动，兼以手自塞其耳。然俯卧则咒声出于枕中。赵坚忍月余，忽见道士涕泣跪于床前曰：“我以一念之嗔，来行法祟汝，要汝央求，好取些财帛。不料汝总不动心，我悔之无及。我法不行于人者，反殃其身，故我昨日已死。魂无所归，愿来服役，作君家樟柳神，以赎前愆。”赵卒不答，明日遣人往二圣庵观之，道士果自刭。嗣后，赵君一日前之事，必先知之。或云：“道士为服役也。”

卷 九

木箍颈

庄怡园在关东见猎户有以木板箍其颈者，怪而问之，曰："我兄弟二人，方驰马出猎，行大野中，忽见一人，长三尺许，白须幅巾，揖于马前。兄问何人？摇手不语，但以口吹其马，马惊不行。兄怒，抽箭射之，其人奔窜。兄逐之，久而不返。我往寻兄，至一大树下，兄仆于地，颈长数尺，呼之不醒。我方惊惶，幅巾人从树中出，又张口吹我。我觉额痒难耐，搔之，随手而长，蠕蠕然若变作蛇颈者。急抱颈驰马逃归，始免于死。然颈已痿废，不能振起，故以木板箍之，而加铁焉。"或曰："此三尺许人，乃水木之精，游光、毕方类也，能呼其名，则不为害。见《抱朴子》。"

掘冢奇报

杭州朱某，以发冢起家。聚其徒六七人，每深夜昏黑，便持锄四出。嫌所掘者多枯骨少金银，乃设乩盘预卜其藏。一日，岳王降坛曰："汝发冢取死人财，罪浮于盗贼，再不悛改，吾将斩汝。"朱大骇，自此歇业。年余，其党无所

归，乃诱其再祷于乩神以试之。如其言，又一神降曰："我西湖水仙也。保叔塔下有石井，井西有富人坟，可掘得千金。"朱大喜，与其徒持锄往，遍觅石井不得。正徘徊间，若有耳语者曰："塔西柳树下非井耶？"视之，已填枯井也。掘三四尺，得大石椁，长阔异常，与其党六七人共扛之，莫能起。相传净寺僧有能持飞杵咒者，诵咒百声，棺椁自开，乃共迎僧，许以得财烹分。僧亦妖匪，闻言，踊跃而往。诵咒百余，石椁豁然开。中伸一青臂出，长丈许，攫僧入椁，裂而食之，血肉狼藉，骨坠地琤琤有声，朱与群党惊奔四散。次日往视，并不见井。然净寺竟失一僧，皆知为朱唤去。众徒控官，朱以讼事破家，自缢于狱。朱尝言所见棺中僵尸不一，有紫僵、白僵、绿僵、毛僵之类。最奇者，在六和塔西边掘坟，有圈门石户，广数丈，中有铁索悬金饰朱棺。斧之，乃犀皮所为，非木也。中一尸，冕旒如王者，白须伟貌，见风悉化为灰。侍卫甲裳，似层层茧纸所为，非丝非绢。又一陵中，朱棺甚大，非绋索所悬。有四铜人，如宦官状，跪而以首承棺，双手捧之。土花青绿，不知何代陵寝。

一目五先生

浙中有五奇鬼，四鬼尽瞽，惟一鬼有一眼，群鬼恃以看物，号一目五先生。遇瘟疫之年，五鬼联袂而行，伺人熟睡，以鼻嗅之。一鬼嗅，则其人病；五鬼共嗅，则其人死。四鬼伥伥然，斜行踯躅，不敢作主，惟听一目先生之号令。

有钱某宿旅店中，群客皆寐，己独未眠。灯忽缩小，见五鬼排跳而至。四鬼将嗅一客，先生曰：“此大善人也，不可。”又将嗅一客，先生曰：“此大有福人也，不可。”又将嗅一客，先生曰：“此大恶人也，更不可。”四鬼曰：“然则先生将何餐？”先生指二客曰：“此辈不善不恶，无祸无禄，不啖何待？”四鬼即群嗅之。二客鼻声渐微，五鬼腹渐膨亨矣。

梦乞儿煮狗

陈秀才青波，处馆绍兴。夜间，梦游土地庙。庙后有数乞儿，状貌狞恶，拥土炉剥黄狗而烹之。狗似新受棍伤者，血犹淋漓，陈心恶之。忽门外有衣冠人来骂曰：“我家狗被汝偷食，我将告官！”语未毕，群丐起而殴之，衣冠者倒地死。陈惊醒。越三日，梦青衣皂隶持城隍牌票示之曰：“狗主人被恶丐打死，其鬼已控城隍，牌内写君作证，故来相招。”陈视票果有己名，且有听审日期，觉而恶之。然自念此事与己无干，不过暂往阴司作证，因辞馆归。以二梦语其亲徐某，且托曰：“我死当复生，诚恐阴阳隔路，一时灵魂迷失，乞君购白雄鸡书我姓名，临期到城隍庙招呼，免我迷路。”徐以为梦幻难凭，笑允之，恰终不信也。至某月日，陈果无疾而逝。家人泣报于徐，徐急买白鸡书陈姓名而往。适城隍庙搭台演戏，众人蜂拥，至日昃，方能到神座下，大呼招魂。及归家，六月盛暑，尸已腐矣。

一棺藏十八人

乾隆四年，山西蒲州修城。掘河滩土，得一棺，方扁如箱。启之，中有九槅，一槅藏两人，各长尺许，老幼男妇如生。不知何怪。

真龙图变假龙图

嘉兴宋某，为仙游令，平素峭洁，以包老自命。某村有王监生者，奸佃户之妻，两情相得。嫌其本夫在家，乃賄算命者告其夫，以在家流年不利，必远游他方，才免于难。本夫信之，告王监生，王遂借本钱，令贸易四川。三年不归，村人相传某佃户被王监生谋死矣。宋素闻此事，欲雪其冤。一日，过某村，有旋风起于轿前。迹之，风从井中出。差人捞井，得男子腐尸，信为某佃，遂拘王监生与佃妻，严刑拷讯，俱自认谋害本夫，置之于法。邑人称为宋龙图，演成戏本，沿村弹唱。又一年，其夫从四川归。甫入城，见戏台上演王监生事，就观之，方知己妻业已冤死，登时大恸，号控于省城。臬司某为之申理，宋令以故勘平人致死抵罪。仙游人为之歌曰："瞒说奸夫害本夫，真龙图变假龙图。寄言人世司民者，莫恃官清胆气粗。"

莆田冤狱

福建莆田王监生，素豪横。见田邻张妪田五亩，欲取成方，造伪契贿县令某，断为己有。张妪无奈何，以田与之，然心中忿忿，日骂其门。王不能堪，买嘱邻人殴杀妪，而召其子视之，即缚之，诬为子杀其母。擒以鸣官，众证确凿，子不胜毒刑，遂诬服。将请王命，登时凌迟矣。总督苏昌闻而疑之，以为子纵不孝，殴母当在其家，不当在田野间众人属目之地，且遍体鳞伤，子殴母，必不至此。乃檄福泉二知府，会鞫于省中城隍庙。两知府各有成见，仍照前拟定罪。其子受绑，将出庙门，大呼曰："城隍城隍，我一家奇冤极枉，而神全无灵响，何以享人间血食哉？"语毕，庙之西厢突然倾倒，当事者犹以庙柱素朽，不甚介意。甫牵出庙，则两泥皂隶忽移而前，以两梃夹叉之，人不能过。于是，观者大噪，两府亦悚然。重鞫，始白其子冤，而置王监生于法。从此，城隍庙之香火，亦较盛焉。

水鬼畏嚣字

赵衣吉云："鬼有气息，水死之鬼羊臊气，岸死之鬼纸灰气。凡人闻此二气，皆须避之。"又云："河水鬼最畏'嚣'字，如人在舟中闻羊臊气，则急写一'嚣'字，可以远害。"

狐仙知科举

钱方伯琦、蔡观察应彪未第时，有友吴某招饮。其家素奉狐仙。二人与群客至其家，候至日晚，腹已枵矣，不见酒肴，心以为疑。少顷，主出，有愧色，曰："今日饮诸公，肴已全备，忽为狐仙摄去，奈何？"众客疑吴惜费，以狐为推，蔡公曰："主人若果治具，必有水浆痕迹，盍往厨房视之？"往验，则余火未熄，盘碗、姜豉之物尚在，始知吴非诳言。众客欲散，独蔡公大呼曰："果狐仙在此，我有一言奉问：今年乙卯秋闱，我辈皆下场人。如有一个中者，狐仙还我酒肴；如无一人中者，狐仙竟全啖之，我等亦没兴在此饮酒！"言毕出。未久，主人大笑来曰："恭喜诸公，酒肴都全还在桌矣，今年必有中者。"于是，群客欢饮而罢。是年，钱公登第，蔡迟一科。

鬼争替身人因得脱

会稽王二，以缝衣为业。手挈女裙衫数件，夜过吼山，见水中跳出二人，裸身黑面，牵之入河。王不能自主，随行数步，忽山顶松树间飞下一人，垂眉吐舌，手持大绳套其腰，曳之上山，与黑面鬼彼此争夺。黑面鬼曰："王二是我替身，汝何得夺之？"持绳鬼曰："王二是成衣师父，汝等河水鬼，赤屁股在水中，并无衣服要做，何所用之？不如让

我。”王亦昏迷，听其互拉，然心中尚有微明。私念倘遗失女裙衫，则力不能赔，因挂之树上。适其叔从他路归，月下望见树有红绿女衣，疑而近前视之。二鬼遂散。王二口耳中，全是青泥填塞，扶之归，竟脱于死。

城隍神酗酒

杭州沈丰玉，就幕武康。适上宪有公文，饬捕江洋大盗，盗名沈玉丰。幕中同事袁某，与沈戏，以硃笔倒标“沈丰玉”三字曰：“现在各处拿你。”沈怒，夺而焚之。是夜，沈方就枕，梦鬼役突入，锁至城隍庙中。城隍神高坐喝曰：“汝杀人大盗可恶！”呼左右行刑。沈急辨是杭州秀才，非盗也。神大怒曰：“阴司向例，凡阳间公文到来，所拿之人，我阴司协同缉拿。今武康县文书现在，指汝姓名为盗，而汝妄想强赖耶？”沈具道同事袁某恶谑之故。神不听，命加大杖，沈号痛呼冤。左右鬼卒私谓沈曰：“城隍神与夫人饮酒醉矣，汝只好到别衙门申冤。”沈望见城隍神面红眼眯，知已沉醉，不得已，忍痛受杖。杖毕，令鬼差押往某处收狱。路经关圣庙，沈高声叫屈。帝君唤入，面讯原委。帝君取黄纸硃笔判曰：“看尔叶属，实系秀才，城隍神何得酗酒妄刑？应提参治罪。袁某久在幕中，以人命为儿戏，宜夺其寿。某知县失察，亦有应得之罪，念其因公他出，罚俸三月。沈秀才受阴杖，五脏已伤，势不能复活，可送往山西某家为子，年二十登进士，以偿今世之冤。”判毕，鬼役惶恐，叩头而散。沈梦醒，觉腹内痛不可忍，呼同事告以故，

三日后卒。袁闻之，急辞馆归，不久，吐血而亡。城隍庙塑像，无故自仆。知县因滥应驿马事，罚俸三月。

地藏王接客

裘南湖者，吾乡念曾先生之从子也，性狂傲。三中副车不售，发怒，焚黄于伍相国祠，自诉不平。焚三日病，病三日死，觉身行杭州清波门，行水草上，沙沙有声。天淡黄色，不见日光。前有短红墙，宛然庐舍，望之，乃老妪数人，拥大镬煮物。启之，皆小儿头足，曰："此皆人间堕落僧也，功行未满，偷得人身，故煮之，使在阳世不得长成，即夭亡耳。"裘惊曰："然则妪是鬼耶？"妪笑曰："汝自视以为尚是人耶？若人也，何能到此？"裘大哭。妪笑曰："汝焚黄求死，何哭之为？须知伍相国，吴之忠臣，血食吴越，不管人间禄命事。今之唤汝者，伍公将汝状转牒地藏王，故王来唤汝。"裘曰："地藏王可得见乎？"曰："汝可自书名纸，往西角佛殿投递，见不见，未可定。"指前街曰："此卖纸帖所也。"裘往买帖，见街上喧嚷扰扰，如人间唱台戏初散光景。有冠履者、有科头者、有老者、幼者、男者、女者，亦有生时相识者。招之，绝不相顾，约略皆亡过之人。心愈悲。向前果有纸店，坐一翁，白衫葛巾，以纸付裘。裘乞笔砚，翁与之。裘书："儒士裘某拜。"翁笑曰："儒字难居，汝当书某科副榜，转不惹地藏王呵责。"裘不以为然。睨壁上有诗笺，题"郑鸿撰书，"兼挂纸钱甚多。裘素轻郑，乃谓翁曰："郑君素无诗名，胡为挂彼诗笺？且此地

已在冥间矣，要纸钱何用？”翁曰：“郑虽举人，将来名位必显。阴司最势利，故吾挂之，以为光荣。纸钱正是阴间所需，汝当多备，贿地藏王侍卫之人，才肯通报。”裘又不以为然。径至西角佛殿，果有牛头夜叉辈，约数百人，胸前绣“勇”字补服，向裘狰狞呵詈。裘正窘急间，有抚其肩者，葛巾翁也，曰：“此刻可信我言否？阳间有门包，阴间独无门包乎？我已为汝带来。”即代裘将数千贯纳之，勇字军人方持帖进。闻东角门訇然开矣，唤裘入，跪阶下，高堂峨峨，望不见王。纱窗内有人声曰：“狂生裘某，汝焚牒伍公庙，自称能文，不过作烂八股时文，看高头讲章，全不知古往今来多少事业学问，而自以为能文，何无耻之甚也？帖上自称儒士，汝现有祖母，年八十余，受冻忍饥，致盲其目，不孝已甚，儒当若是耶？”裘曰：“时文之外，别有学问，某实不知。若祖母受苦，实某妻不贤，非某之罪。”王曰：“夫为妻纲。人间一切妇人罪过，阴司判者，总先坐夫男，然后再罪妇人。汝既为儒士，如何卸责于妻？汝三中副车，以汝祖父阴德荫庇，并非仗汝之文才也。”言未毕，忽闻殿外有鸣锣呵喝声甚远，内亦撞钟伐鼓应之，一勇字军人，虎皮冠者，报朱大人到。王下阁出迎。裘踉跄下殿，伏东厢窃视，乃刑部郎中朱履忠，亦裘戚也。裘愈不平，骂曰：“果然阴间势利，我虽读烂时文，毕竟是副榜；朱乃入粟得官，亦不过郎中，何至地藏王亲出迎接哉？”勇字军人大怒，以杖击其口，一痛而苏。见妻女环哭于前，方知死已二日，因胸中余气未绝，故不入殓。此后，南湖自知命薄，不复下场，又三年卒。

治鬼二妙

娄真人劝人："遇鬼勿惧，总以气吹之，以无形敌无形，鬼最畏气，转胜刀棍也。"张岂石先生云："见鬼勿惧，但与之斗。斗胜固佳；斗败，我不过同他一样。"

狐读时文

四川临邛县李生，年少家贫。偶闲坐，一老叟至，揖而言曰："小女与君有缘，知君未娶，愿借秦晋之婚。"李曰："我贫，无以为娶。"叟曰："郎但许我，娶妻之费，郎勿忧。"生方疑且惊，俄而香车拥一美人至，年十七八，妆奁甚华，几案椸枷之物，无不携来。叟具花烛，呼婿及女行交拜撒帐之礼，曰："婚事毕，吾去矣。"生挽女解衣就床。女不可，曰："我家无白衣女婿，须汝得科名，吾才与汝成婚。"生曰："考期尚远，卿何能待？"曰："非也。只须看君所作文章，可以决科，便可成婚，不必俟异日。"李大喜，尽出其平时所作四书文付女。女翻视良久，曰："郎君平日读袁太史稿乎?"曰："然。"女曰："袁太史文雄奇，原利科名，宜读。然其人天分高，非郎所能学也。"因取笔为改数句曰："如我所作，象太史乎？"曰："然。"曰："汝此后为文，先向我问作意，再落笔，勿草草也。"李从此文思日进，壬午举于乡。此女在其家，事姑孝，理家

纷当，至今犹存，人亦忘其为狐矣。此事，临邛知州杨潮观为予言。

何翁偾家

通州何翁，生三子，皆庸劣。长子先殒，娶妇王氏，美，内憾其夫，郁郁不得志死。死后，鬼常凭次妇史氏为厉。何翁苦之，具牒城隍祠。越数日，忽换一鬼凭次妇言曰：“请亲翁一谈话。”何惊愕问谁，曰：“我史某，尔次妇之父也。死后为郡神掌案吏，不复留心家事，昨见翁牒，方知我女为王氏鬼所占。我恳本官，已将王氏发配云南，嗣后尚无患。惟是我女适翁家时，我已去世。家业凋零，使之孤贫，至今耿耿。兹在冥司积白金五百两，当送女去。翁可于本月十六日子时，备香烛纸帛，同次子祭于房之东南隅、焚帛动土，即得矣。”并言：“是夕备素筵一席，我将邀二三同辈来庆翁也。”翁如其言。及期锄土，竟得空罐，父子怏怏。至夕，鬼又凭妇曰：“翁运可谓蹇矣，我多年蓄积，一旦为犬子夺去，奈何？”先是何翁有姊适徐氏，生一儿，名犬子。姊夫及姊亡，犬子零丁，挈千金依舅氏，舅待之薄。未几，犬子亦亡，其赀竟为何有。犬子怨之，故先期来夺取五百金，盖鬼事鬼知也。越半载，次妇归宁。暮回家，进门忽倒地大哭，极口骂何翁不绝。举家惊，听其言，乃王氏自配所逃回。方谋舁入内室，而三媳房中婢奔出告曰：“三娘子在房晚妆，忽将妆台打碎，拍桌大呼，势甚凶猛，不解何故。”何翁夫妇入视，则又有鬼凭焉，乃王氏之解差鬼。骂

曰："何老奴才，大没良心！自家儿媳，全不顾恤，忍心控害，押赴远方。且倚仗尔亲翁史某作掌案吏势，叫我走此万里苦差，分文不给，如何得至云南？今王氏感我一路恩情，将身配我。我与伊回不得家乡，进不得衙门，只好借尔家作洞房花烛。快温酒来，与我解寒！"何氏次三两媳，本对房居，此后，王凭次妇，则差凭三媳；王凭三媳，则差凭次妇；终日不安。翁奔告神庙，神不复灵。翁大费赀财，遍求方士，如此者二年。江西道士兰方九，应招而来。先作符十数张，遍贴其宅之前后门，再入室仗剑步罡。两妇先于房作笑骂状，次作惊窜状，后作哀恳状。忽屋角响声如雷，两妇伏地。兰持小瓶曰："鬼入鬼入。"旋封其口，而两妇醒。兰命启王氏墓，斧其棺。面目如生，尸僵出血，乃焚灰与小瓶合埋，用石镇之。其祟永绝，而何翁从此倾家。

江 轶 林

江轶林，通州士人也，世居通之吕泗场。娶妻彭氏，情好甚笃。彭归江三年，轶林甫弱冠，未游庠。一夕，夫妇同梦轶林于其年某月日游庠，彭氏即于是日亡。学使临通州，吕泗场距通州百里，轶林以梦故，疑不欲往。彭促之曰："功名事重，梦不足凭。"轶林强行及试，果获售。案出，即梦中月日也，轶林大不怿。越二日，果闻彭讣，试毕急回家，彭死已二七矣。通俗，人死二七，夜设死者衣衾于柩侧，举家躲避，言魂来赴尸，名曰"回煞。"轶林痛彭之死，即于"回煞"夜舁床柩旁，潜处其中，以冀一遇。守至

三更，闻屋角微响，彭自房檐冉冉下，步至柩前，向灯稽首，灯即灭，灭后室中自明如昼。轶林惟恐惊彭，不敢声。彭自灵前循柩走至床，揭帐低声呼曰：“郎君归未？”轶林跃出，抱持大哭。哭罢，各诉离情，解衣就寝，欢好无异生前。轶林从容问曰：“闻说人死有鬼卒拘束，‘回煞’有煞神与偕，尔何得独返？”彭曰：“煞神，即管束之鬼卒也，有罪则羁絏而从。冥司念妾无罪，且与君前缘未断，故纵令独回。”轶林曰：“尔无罪，何故早死？”曰：“修短数也，不论有罪无罪。”轶林曰：“卿与我前缘未断，今此之来，粜非将尽于此夕乎？”答曰：“尚早，前缘了后，犹有后缘。”言未毕，闻户外风起。彭大惧，以手持轶林曰：“紧抱我，护持我。凡作鬼最怕风，风倘着体，即来去不能自主，一失足，被他吹到远处去矣。”鸡鸣言别，轶林依依不舍。彭曰：“无庸，夜当再会。”言讫而去。由此每夜必来，来检阅生时衣物，为轶林补缀衣服。两月余，忽歔欷泣曰：“前缘了矣，此后当别十七年，始与君续后缘！”言讫去。轶林美少年，家丰于财，里中愿续婚者众，轶林概不允。待至十七年，以彭氏貌物色求婚，历通、泰、仪、扬，俱不得，仍归吕泗。吕泗故边海，有海舶自山东回者，载老翁夫妇来。言本世族，止生一女，依叔为活。其叔欲以其女结婚豪族，翁颇不愿，故来避地，女亦欲嫁一江南人。人为翁言轶林，翁甚欲之。言诸轶林，轶林必欲一见其女乃可。翁许之。见则宛然一彭也。问其年。曰：“十七矣。”其生时月日，即彭死之两月后也。轶林欣然订娶，欢好倍常，性情喜好，仿佛彭之生前。或叩以前生事，笑而不言。轶林字曰“蓬莱仙子”，隐喻彭仙再来也。子曰彭儿，女曰彭媳，

欢聚者十七载，夫妇得疾，先后卒。

裹足作俑之报

杭州陆梯霞先生，德行粹然，终身不二色。人或以戏旦、妓女劝酒，先生无喜无愠，随意应酬。有犯小罪求关说者，先生唯唯，当事者重先生，所言无不听。或訾先生自贬风骨，先生笑曰："见米饭落地，拾置几上，心才安，何必定自家吃耶？凡人有心立风骨，便是私心。吾尝奉教于汤潜庵中丞矣，中丞抚苏时，苏州多娼妓，中丞但有劝戒，从无禁捉。语属吏曰：'世间之有娼优，犹世间之有僧尼也。僧尼欺人以求食，娼妓媚人以求食，皆非先王法。然而欧公《本论》一篇，既不能行，则饥寒怨旷之民，作何安置？今之虐娼优者，犹北魏之灭沙门、毁佛像也。徒为胥吏生财，不揣其本而齐其末，吾不为也。'"一日者，先生梦皂隶持帖相请，上书："年家眷弟杨继盛拜。"先生笑曰："吾正想见椒山公。"遂行。至一所，宫殿巍然。椒山公乌纱红袍，下阶迎曰："继盛蒙玉帝旨，任满将升，此座需公。"先生辞曰："我在世间不屑为阳官，故隐居不仕，今安能为阴间官乎？"椒山笑曰："先生真高人，薄城隍而不为。"语未毕，有判官向椒山耳语，椒山曰："此案难判，须奏玉帝再定。"先生问："何案？"曰："南唐李后主裹足案也。后主前世本嵩山净明和尚，转身为江南国主。宫中行乐，以帛裹其妃窅娘足，为新月之形，不过一时偶戏。不料相沿成风，世上争为弓鞋小脚，将父母遗体，矫揉穿凿，以致量大

校小。婆怒其媳，夫憎其妇，男女相贻，率为淫亵。不但小女儿受无量苦，且有妇人为此事悬梁服卤者。上帝恶后主作俑，故令其生前受宋太宗牵机药之毒。足欲前，头欲后，比女子缠足更苦，苦尽方薨。近已七百年，忏悔满，将还嵩山修道矣。不料又有数十万无足妇人，奔走天门喊冤，云：'张献忠破四川时，截我等足，堆为一山，以足之至小者为山尖。虽我等劫运该死，然何以出乖露丑，一至于此，岂非李王裹足作俑之罪？求上帝严罚李王，我辈目才瞑。'上帝恻然，传谕四海都城隍议罪。文到我处，我判孽由献忠，李后主不能预知，难引重典。请罚李王在冥中织履一百万，偿诸无足妇人，数满，才许还嵩山。奏草虽定，尚未与诸城隍会稿，先生以为何如？"先生曰："习俗难医。愚民有焚其父母尸以为孝者，便有痛其女子之足以为慈者，事同一例也。"椒山公大笑，先生辞出。醒，竟安然。嗣后，椒山公不复来请，寿八十余卒。常笑谓夫人曰："毋为吾女儿裹足，恐害李后主在阴司，又多织一双履也。"

判 官 答 问

谢鹏飞以仁和廪生为阴间判官。昼如平人，夜则赴冥司勾当公事。友朋多托查寿数，不肯，人疑其惧泄天机，曰："非也。阳间有司衙门，惟犯罪涉讼者，才有文簿可查，否则，百姓林林总总，谁有功夫为造保甲册？官府听其自来自去耳。阴间亦然。君辈不涉讼，不犯冥拘，气数来则生，气数尽则死，我实无册可查。"问："瘟疫死者可查乎？"

曰：“此阳九百六，阴阳小劫，应死者如府县考试，有点名簿，恰可以查。然皆庸庸小民，方入此册。若有来历之人，便不在小劫数中来去，犹之阳间有官荫者，不考童生也。”问：“疫外尚有大劫数乎？”曰：“水火刀兵，是大劫数，此则贵显者难逃矣。”问：“冥司神孰尊？”曰：“既曰冥司，何尊之有？尊者，上界仙官耳。若城隍土地之职，如人间府县俗吏，风尘奔走，甚劳苦，贤者不屑为。昔白石仙人，终朝煮白石，不肯上天。人问故，曰：‘玉宇清严，符箓麻起，仙官司事者甚劳苦，故愿逍遥于山巅水涯，永为散仙。’亦此意也。”

蒋 太 史

蒋太史士铨，官中书时，居京师贾家胡同。十一月十五日，儿子病。与其妻张夫人在一室中分床卧，梦隶人持帖来请，不觉身随之行。至一神庙，入门小憩。见门内所塑泥马，手抚之，马竟动，扬其鬣。隶扶蒋骑上，腾空而行，下视田亩，如棋盘纵横。俄而雨濛濛然，心忧湿衣，仰见红油伞，有一隶擎而复之。未几，马落一大殿阶下，宏敞如王者居。殿外二井，左匾曰“天堂”，右匾曰“地狱”。蒋望天堂上轩轩大明，地狱则黑深不可测，所随隶亦不复见。殿旁小屋，有老妪拥镬炊火。问：“何所煮？”曰：“煮恶人。”开锅盖视之，果皆人头。地狱井边有人，衣蓝缕，自往投入。妪曰：“此王爷将囚寄狱也。”蒋曰：“此非人间乎？”曰：“何必问，见此光景亦可知矣。”蒋问：“我欲

一见王爷，可乎？”曰：“王请君来，自然接见，何必性急？君欲先窥之亦可。”因取一高足几登蒋，蒋从殿隙窥王。王年三十余，清瘦微须，冕旒盛服，执笏北向。妪曰：“此上玉帝表也。”王焚香俯伏。叩首毕，随闻正门豁然开，召蒋入。蒋趋进，见王服饰尽变，着本朝衣冠，白布缠头，以两束布从两耳拖下，若三礼图所画古人免服状。坐定曰：“冥司事繁，我任满当去，此坐乞公见代。”音似常州武进人。蒋曰：“我母老子幼，事未了，不能来。”王有愠色，曰：“公有才子之名，何不达乃尔？令堂太夫人，自有太夫人之寿命，与公何干？世上事要了就了，要不了便不了。我已将公姓名奏明上帝，无可挽回。”言毕，自掀其椅，背蒋坐，若不屑相睨者。蒋亦怒发，取其几上木界尺，拍几厉声曰：“不近人情，何动蛮也？”大喝而醒，觉一灯荧然，身在床上，四肢如冰，汗涔涔透重衾矣。喘息良久，始能起坐。呼夫人告之，夫人大哭。蒋曰：“且住，勿惊太夫人。”因凭几坐，夫人伺焉。漏下四鼓，沉沉睡去，不觉又到冥间，殿宇恰非前处。殿上设五座位，案积如山。四座有人，专空第五座，一吏指告曰：“此公座也。”蒋随行。至第三座视之，本房老师冯静山先生也，急前拱揖。冯披羊皮袍，卸眼镜，欣然曰：“足下来，好好，此间簿书忙极，非足下助我不可。”蒋曰：“老师亦为此言乎？门生母老子幼，他人不知，老师深知，如何能来？”冯惨然曰：“听足下言，触起我生前心事矣。我虽无父母，而妻少子幼，亦非可来之人，现在阳间妻子，不知作何光景。”言且泣，涕如雨下。少顷，取巾拭泪曰：“事已如此，不必多言。保奏汝者，常州老刘也，本属可笑。汝速归，料理身后事。今日已

十五，到二十日，是汝上任日也。”拱手作别而醒。窗外鸡已鸣，太夫人亦已闻知，抱持哭矣。蒋素与藩司王公兴吾交好，乃往诀别，且托以身后。王一见惊曰：“汝满面涂锅煤，昨夜大病耶？何鬼气之袭人也？”蒋告以梦。王曰：“勿怖，惟礼斗诵大悲咒，可以禳之，汝归家如我言，或可免也。”蒋太夫人平时奉斗颇虔，乃重建坛，合家持斋祈祷，兼诵咒語。至期，是冬至节日，诸亲友来贺，环而守之。至三更，蒋见空中飞下轿一乘，旗数竿，舆夫数人，若来迎者。乃诵大悲咒逼之，渐近渐薄，若烟气之消释焉。逾三年，始中进士，入翰林。

李敏达公扶乩

李敏达公卫未遇时，遇乩仙，自称零阳子，为判终身云：“气概文饶似，勋名卫国同。欣然还一笑，掷笔在秋红。”旁小注曰：“秋红草名。”当其时无人解者。后公为保定总督，劾总河朱藻而薨，后人方悟朱者红也，藻者草也。

吕道人驱龙

河南归德府吕道人，年百余岁，鼻息雷鸣。或十余日不食，或一日食鸡子五百。吹气人身，如火炙痛，或戏以生饼覆其背，须臾，焦熟可食矣。冬夏一布袄，日行三百里。雍

正间，王朝恩为北总河，筑张家口石坝不成，糜帑数万，忧懑不食。适吕至，曰："此下有毒龙为祟。"王问："汝能驱之否？"曰："此龙修炼二千年，魄力甚大。梁武帝筑浮山，堰崩，伤生灵数万，此龙孽也。公欲坝成，须贫道亲下河与斗，庶几逐龙去，而坝可成。然贫道福命薄，虑为所伤，必须仗圣天子威灵，大人福力护持之。"曰："若何而可？"曰："请王命牌，油纸裹缚贫道背上，用河道总督印钤封，大人手书姓名加封之，乃可。"如其言，道士遂仗剑入水。顷刻，黑风起，雷电大作，波浪掀天。至明日夜半，道士来署，提血剑，腥涎满身，背伛偻，曰："贫道肋骨为龙尾击断矣，然贫道亦斩龙一臂，臂坠水，仅留一爪献公。龙受伤奔东海去，明日坝可成也。"王大喜，呼酒劳之，欲延蒙古医为之接骨。曰："不必，贫道运真气养之，半年后，可平复也。"次日，王公上工，下埽石，坝果成。所藏龙爪，大如水牛角，嗅作龙涎香，悬之，蚊蝇远避。吕自言与李自成交好，曾为系草鞋带。又与贾士芳同受业于王先生某。先生常言："汝愿，故道可成；贾好利，又自作聪明，必不善终，然亦须名动天子。"嵇文敏公为总河，入都陛见，家人不得家信，问吕。吕曰："汝家大人已被大木撑入眼矣。"举家惊恐有目疾。已而授东阁大学士，方知目旁木，乃相字耳。乾隆四年，吕入都，诸王公延之治疾，脱手愈。徐文穆公第六子，虚阳不闭。吕一见曰："公子面上，血不华色，不过梦遗耳。"令闭目卧地袒胸，手一铁针，长尺余，直刺其心。拔之，血随针出，如一条红丝，取口唾拭其创处。旁人骇绝，而公子不知，是夕病痊。王太守孟亭，患腰痛，求道人。道人曰："俟天晴日来治。"至期，手撮

日光揉之，热透五脏而愈。问导引之术，不肯言，乃引其僮私问之。曰：“无他异也。”每早至旷野，红日始出，见道人向日作虎跳状，手招日光，纳口中，且吸且咽，如是者再。

盘古以前天

相传阴沉木为开辟以前之树，沉沙浪中，过天地翻复劫数，重出世上，以故再入土中，万年不坏。其色深绿，纹如织锦，置一片于地，百步以外，蝇蚋不飞。康熙三十年，天台山崩，沙中涌出一棺，形制诡异，头尖而尾阔，高六尺余。识者曰：“此阴沉木棺也，必有异。”启其前和，中有人，眉、目、口、鼻与木同色，臂、腿与木同纹理，恰不腐坏。忽开眼仰视空中，问曰：“此青青者何物耶？”众曰：“天也。”惊曰：“吾当初在世时，天不若是高也！”语毕，目仍瞑。人争扶起之，合邑男女，群来看盘古以前人。忽然风起，变为石人。棺为邑宰某所得，转献制府。予疑此人是前古天地将混沌时人也。纬书云：“万年之后，天可倚杵。”此人言天不若今之高，信矣。

卷　十

禹王碑吞蛇

屠赤文任陕西两当县尉。有厨人张某者，善啖多力，身体修伟，面无左耳。询其故，自言："四川人，三世业猎。家传异书，能抓风嗅鼻，即知所来者为何兽，某幼亦业此。曾猎于邛徕山，其地号"阴阳界。"阳界尚平敞，阴界尤险峻，人迹罕至。一日往猎，阳界无所得，遂裹粮入阴界。行五十里许，天已暮，远望十里外，高山上有火光烧来，烛林谷如赤日，怪风狂吹而至。某不知何物，抓风再嗅，书所未载，心大惶恐，急登高树顶上觇之。俄而火光渐近，乃一大石碑。碑首凿狻猊形，光如万炬，燃照数里，碑能踯躅自行。至树下，见有人，忽跃起三四丈，似欲吞啮者，几及我身。我屏息不敢动，碑亦缓缓向西南去，某方幸脱险。俟其去远，将下树矣，忽望见巨蛇千万条，大者身如车轮，小者亦粗如斗，蔽空而来。某自念此身必死于蛇腹，惊惶更甚。不料，诸蛇皆腾空冲云而行，离树甚远，我蹲树上，竟无所损。惟一小蛇行稍低，向我耳旁擦过，觉痛不可忍，摸之，耳已去矣，血涔涔流下。但见碑尚在前，蹲立火光中不动。凡蛇从碑旁过者，空中辄有脱壳堕下，乱落如万条白练。但闻呿吸，喻然有声。少顷，蛇尽不见，碑亦行远。某待至次

日，方敢下树，急觅归路，迷不可得。途遇一老人，自称：'此山民也，子所见者，为禹王碑。当年，禹王治水至邛徕山，毒蛇阻道，禹王大怒，命庚辰杀蛇，立二碑镇压。誓曰：汝他日成神，世世杀蛇，为民除害。今四千年矣，碑果成神。碑有一大一小，君幸遇其小者，得不死；其大者出，则火燃五里，林木皆灰。二碑俱以蛇为粮，所到处挚以随行，故蛇俯首待食，不暇伤人。子耳际已中蛇毒，出阳界见日则死。'因于衣襟下出药治之，示以归路而别。"

黑　柱

绍兴严姓，为王氏赘婿。严归家，岳翁遣人走报其妻急病，严奔视之。天已昏黑，秉烛行，路见黑气如庭柱一条，时遮其烛。烛东，则黑柱亦东；烛西，则黑柱亦西；拦截其路，不容前往。严大骇，乃到相识家借一奴，添二烛而行，黑柱渐隐不见。到妻家，岳翁迎出曰："婿来已久，何以又从外入？"严曰："婿实未来。"举家大惊，奔入妻房，见一人坐床上，与其妻执手，若将同行者。严急向前握妻手，而其人始去，妻亦气绝。

猴　怪

杭州周云衢孝廉有女，嫁盐商吴某之子。吴以住屋颇窄，使居园中书舍。婚三月矣，忽周女患奇疾，始而心痛，

继而腹背痛，继而耳、目、口、鼻，无不痛者，哀号跳掷，人不忍见。遍召医士，莫名其病，但见白、黑气两条缠女身，如绳带捆缚之状。云衢与吴翁斋醮无效，不得已，自为牒文，投城隍神及关神处。半月，未见灵应，又投文催之。果一日，云衢与其女及婿俱白昼偃卧若死去者，两日而苏。家人问之，据云衢云："城隍神得我牒文，即拘此妖，妖抗不到。直至催牒再至关神处，神批发温元帅擒讯，讯得为祟者，乃一雌猴。其白、黑二气，则黑、白二蛇也。元至正七年，猴与其雄偷果于达鲁花赤余氏之园。其时，女为余家小婢，撞见，以石掷之。雄走出，适遇猎户张信，以箭毙之，雌猴惊逸，修道于括苍山中。今猎户张，托生为吴翁之子，婢托生为周氏之女，故来报仇。元帅问：'汝既有仇，何以不早报，而必待至四百年后耶？'猴云：'此女七世托生，为文学侍从之官，或为方伯中丞，故我不能相犯。因其前世居官无状，仍罚为女身。适值所嫁之人，又即猎户，故我两仇齐发。'问：'黑、白二气何来？'供称吴园中物，被猴牵帅而至者。元帅怒曰：'周女前生作婢，掷石驱猴，是其职分所当为；吴某前生为猎户，射杀一猴，亦人间常事。汝又不仇吴，而仇其妻，甚为悖乱。且与园中两蛇何与，而助纣为虐耶？'掷剑喝曰：'先斩妖党！'随见皂衣人取二蛇头呈验。元帅谓猴曰：'汝罪亦宜斩，但念尔修炼多年，颇有神通，将成正果，斩汝可惜，速改过悔罪，治好周女之病，我便赦汝。'一面详复关帝。猴狰狞不服，两目如电，奋爪向前，似欲扑犯元帅者。俄闻空中大声曰：'伏魔大帝有令，妖猴不服，即斩妖猴！'言毕，瓦上琅琅有刀环声响，猴始惧，叩头服罪。元帅呼周女到案下，令猴治病。猴抉其眼、耳、口、

鼻中，所出横刺铁针、竹籤十余条，女痛稍苏。惟心痛未解，猴不肯治，元帅又欲斩猴。猴云：'女心易治，但我有所求，须吴翁许我，我才替治。'问：'何求？'曰：'我爱吴园清洁，欲打扫西首扫云楼三间，使我居住。'吴翁许之。猴伸手女口，直到胸前，探出小铜镜一方，犹带血丝缕缕，女病旋愈。元帅命吴氏父子领女回家，遂各苏醒。"此乾隆四十四年七月间事也。据吴翁云："温元帅幞巾纱帽，如唐人服饰，貌温然儒者，白面微须，非若世间所画青面暴目状也。猴在神前，妆束甚华，自称小仙。"

鞭 尸

桐城张、徐二友，贸易江西。行至广信，徐卒于店楼，张入市买棺为殓。棺店主人索价二千文，交易成矣，柜旁坐一老人遮拦之，必须四千，张忿然归。是夜，张上楼，尸起相扑，张大骇，急避下楼。次日清晨，又往买棺，加钱千文。棺主人并无一言，而作梗之老人，先在柜上骂曰："我虽不是主人，然此地我号'坐山虎。'非送我二千钱，与主人一样，棺不可得！"张素贫，力有不能，无可奈何，徬徨于野。又一白须翁，著蓝色袍，笑而迎曰："汝买棺人耶？"曰："然。"曰："汝受'坐山虎'气耶？"曰："是也。"白须翁手一鞭曰："此伍子胥鞭楚平王尸鞭也，今晚尸起相扑，汝持此鞭之，则棺得而大难解矣。"言毕不见。张归上楼，尸又跃起。如其言，应鞭而倒。次日，赴店买棺，店主人曰："昨夜'坐山虎'死矣，我一方之害除矣，汝仍以二千

文原价来抬棺可也。”问其故。主人曰：“此老姓洪，有妖法，能役使鬼魅，惯遣死尸扑人。人死买棺，彼又在我店居奇，强分半价。如是多年，受累者众。昨夜暴死，未知何病。”张乃告以白须翁赠鞭之事。二人急往视之，老人尸上果有鞭痕。或曰：“白须而著蓝袍者，此方土地神也。”

梁朝古冢

淮徐道署，在宿迁城中。宿故百战地，是处皆兵灾之余，署中多怪。康熙中，有某道升浙江臬司，临去，留一朱姓幕友在署，候后官交代。衙署旷荡，每夕，人语哗然。又一夕，月下闻语者聚中庭槐树下，朱于窗隙窥之，见庭中人甚多，面目不甚了了，大率衣冠奇古。一少年乌巾白衣，倚柱凝愚，不共诸人酬答。诸人呼曰：“陆郎，如此风月，何独惆怅？”少年答曰：“暴骸之事近矣，不能无愁。”语毕，诸人皆为咨嗟。有长髯高冠者出曰：“郎勿虑，此厄，我先当之。赖有平生故人在此，自能相庇。”朗吟云：“寂寞千余岁，高槐西复东。春风寒白骨，高义望朱公。”少年举手谢曰：“当年受德至深，不图枯朽之余，犹叨仁庇。”因复其谈，似皆北魏、齐、梁时事。既而邻鸡远唱，诸人倏然散矣。朱胆壮，安寝如故。阅数日，新官孙某来受交代，朱生匆匆出署，将觅船赴浙。忽差役寄东君札来止之，云：“某到金陵见督院后，接楚中讣音，已丁外艰，不赴浙西新任，竟归矣。先生行止，自定可也。”朱遂稍停。闻新任淮徐道孙公署中，一友得急疾死，乃托宿迁令某荐扬。一说而

就，随携行李入署。时将署中旧住之屋，改作客座，另置诸友于他所。幕中公务甚繁，朱不复忆前事。孙公新来，大修衙署。一日，与朱闲坐，家人走报云：“适开前池，得一石碑，不知何代物。”孙公拉朱同往观之，见碑上书“梁散骑侍郎张公之墓。”正当两槐之间。朱恍忆前月下事，力为劝止，并述所见。云：“当更有一墓。”言未终，而荷锸者云：“又得骸骨一具。”孙始信其说非妄，命工人仍加土掩平如旧，池不改作矣。盖前碑乃长髯高冠之墓，而后所得乌巾少年之骨也。

狮子大王

贵州人尹廷洽，八月望日早起，行礼土地神前。上香讫，将启门，见二青衣排闼入，以手推尹仆地，套绳于颈而行。尹方惶遽间，见所祀土地神出而问故。青衣展牌示之，上有“尹廷洽”字样。土神笑不语，但尾尹而行里许。道旁有酒饭店，土神呼青衣入饮，得间语尹曰：“是行有误，我当卫君前行。倘遇神佛，君可大声叫冤，我当为君脱祸。”尹颔之，仍随青衣前去。约行大半日，至一所，风波浩渺，一望无际，青衣曰：“此银海也，须深夜乃可渡，当少憩片时。”俄而土神亦曳杖来，青衣怪之。土神曰：“我与渠相处久，情不能已于一送，前路当分手耳。”正谈说间，忽天际有彩云旌旗，侍从纷然。土神附耳曰：“此朝天诸神回也，汝遇便可叫冤。”尹望见车中有神，貌狞狞然，目有金光，面阔二尺许，即大声喊冤。神召之前，并饬行者少停。问：“何冤？”尹诉为青衣所摄。神问：“有牌否？”曰：“有。”“有尔名乎？”曰：“有”。神曰：

"既有牌，又有尔名，此应摄者，何冤为？"厉声叱之。尹词屈，不知所云，土神趋而前，跪奏："此中有疑，是小神令其伸冤。"神问："何疑？"曰："某为渠家中霤，每一人始生，即准东岳文书知会，其人应是何等人，应是何年月日死，共计在阳世几岁，历历不爽。尹廷洽初生时，东岳牒文中开，应得年七十二岁。今未满五十，又未接到折算文书，何以忽尔勾到？故恐有冤。"神听说，亦迟疑久之，谓土神曰："此事非我职司。但人命至重，尔小神尚肯如此用心，我何可膜视？惜此间至东岳府，往还辽远，当从天府行文至彼方速。"乃唤一吏作牒，口授云："文书上只须间民魂尹廷洽，有勾取可疑之处，乞飞天符下东岳到银海查办。急急勿迟。"尹从旁见吏取纸作书封印，不殊人世，但皆用黄纸。封讫，付一金甲神持投天门。又呼召银海神，有绣袍者趋进，命看守尹某生魂，俟岳神查办，毋误。绣袍者叩头，领尹退，而神已倏忽入云雾中矣。此时尹憩一大柳树下，二青衣不知所往。尹问土神："面阔二尺者是何神耶？"曰："此西天狮子大王也。"少顷，绣衣者谓土神曰："尔可令尹某往暗处少坐，弗令夜风吹之。我往前途迎引天神，闻呼可急出答应。"尹随土神沿岸行，约半里许，有破舟侧卧滩上，乃伏其中。闻人号马嘶及鼓吹之音，络绎不绝，良久始静。土神曰："可以出矣。"尹出，见绣衣人偕前揞牒金甲人引至岸上空阔处，云："立此少待，岳司即到。"须臾，海上数十骑如飞而来，土神挟尹伏地上，数十骑皆下马。有衣团花袍戴纱帽者上坐，余四人着吏服，又十余人，武士装束，余悉狰狞如庙中鬼面，环立而侍。上坐官呼海神，海神趋前。问答数语，趋而下，扶尹上。尹未及

跪，土神上前叩头，一一对答如前。上坐官貌颇温良，闻土神语，即怒，瞋目竖眉，厉声索二青衣。土神答：“久不知所往。”上坐者曰：“妖行一周，不过千里，鬼行一周，不过五百里．四察神可即查拿。”有四鬼卒应声腾起，怀中各出一小镜，分照四方，随飞往东去。少顷，挟二青衣掷地上，云：“在三百里外枯槐树中拿得。”上坐官诘问误勾缘由。二青衣出牌呈上，诉云：“牌自上行，役不过照牌行事。倘有舛误，须问官吏，与役无干。”上坐官诘云：“非尔舞弊，尔何故远飏？”青衣叩首云：“昨见狮子大王驾到，一行人众，皆是佛光。土神虽微员，尚有阳气，尹某虽死，未过阴界，尚系生魂，可以近得佛光，鬼役阴暗之气，如何近得佛光？所以远伏。及狮王过后，鬼役方一路追寻，又值朝天神圣接连行过，以故不敢走出，并未知牌中何弊。”上坐官曰：“如此，必亲赴森罗一决矣。”令力士先挟尹过海，即呼车骑排衙而行。尹怖甚，闭目不敢开视，但觉风雷击荡，心魂震骇。少顷，声渐远，力士行亦少徐。尹开目，即已坠地，见官府衙署。有冕服者出迎，前官入，分两案对坐。堂上先闻密语声，次闻传呼声，青衣与土神皆趋入。土神叩见毕，立阶下；青衣问话毕，亦起出。有鬼卒从庑下缚一吏入，堂上厉声喝问，吏叩头辨，若有所待者然。又有数鬼从庑下擒一吏抱文卷入，尹遥视之，颇似其族叔尹信。既入殿，冕服者取册查核。许久，即掷下一册，命前吏持示后吏，后吏惟叩首哀求而已。殿内神喝杖，数鬼将前吏曳阶下，杖四十；又见数鬼领硃单下，剥去后吏巾服，锁押牵出。过尹旁，的是其族叔，呼之不应。叩何往，鬼卒云：“发往烈火地狱去受罪矣。”尹正疑惧间，随呼尹入殿。前

花袍官云："尔此案已明，本司所勾，系尹廷洽，该吏未尝作弊。同房吏有尹姓者，系廷治亲叔，欲救其侄。知同族有尔名适相似，可以朦混。俟本司吏不在时，将牌添改'治'字作'洽'字，又将房册换易，以致出牌错误。今已按律治罪，尔可生还矣。"回头顾土神云："尔此举极好，但只须赴本司详查，不合向狮子大王路诉，以致我辈均受失察处分。今本司一面造符申复，一面差勾本犯，尔速引尹廷洽还阳。"土神与尹叩谢出。遇前金甲者于门，迎贺曰："尔等可喜，我辈尚须候回文，才得回去。"尹随土神出走，并非前来之路，城市一如人间，饥欲食，渴欲饮，土神力禁不许。城外行数里，上一高山，俯视其下，有一人僵卧，数人守其旁而哭。因叩土神："此何处？"土神喝曰："尚不省耶？"以杖击之，一跌而痛。已死两昼夜矣，棺椁具陈，特心头微暖，故未殓耳。遂坐起，稍进茶水，急唤其子趋廷治家视之。归云："其人病已愈二日，顷复死矣。"

绿毛怪

乾隆六年，湖州董畅庵就幕山西芮城县。县有庙，供刘、关、张三神像。庙门历年用铁锁锁之，逢春秋祭祀，一启钥焉。传言中有怪物，供香火之僧亦不敢居。一日，有陕客贩羊千头，日暮无托足所，求宿庙中。居民启锁纳之，且告以故。贩羊者恃有膂力，曰："无妨。"乃开门入，散群羊于廊下，而己持羊鞭，秉烛寝，心不能无恐。三鼓，眼未合，闻神座下豁然有声，一物跃出。贩羊者于烛光中视之，

其物长七八尺，头面具人形，两眼深黑有光，若胡桃大，颈以下绿毛复体，茸茸如蓑衣，向贩羊者睨且嗅，两手有尖爪，直前来攫。贩羊者击以鞭，竟若不知，夺鞭而口啮之，断如裂帛。贩羊者大惧，奔出庙外，怪追之。贩羊人缘古树而上，伏其梢之最高者。怪张眼望之，不能上。良久，东方明，路有行者，贩羊人下树觅怪，怪亦不见。乃告众人，共寻神座，了无他异，惟石缝一角，腾腾有黑气。众人不敢启，具牒告官。芮城令佟公，命移神座掘之。深丈许，得朽棺，中有尸，衣服悉毁，遍体生绿毛，如贩羊人所见。乃积薪焚之，啧啧有声，血涌骨鸣。自此怪绝。

张大帝

安溪相公坟在闽之某山。有道士李姓者，利其风水。其女病瘵将危，道士谓曰："汝为我所生，而病已无全理，今将取汝身一物，以利吾门。"女愕然曰："惟翁命。"曰："我欲占李氏风水久矣，必得亲生儿女之骨埋之，方能有应。但死者不甚灵，生者不忍杀，惟汝将死未死之人，才有用耳。"女未及答，道士即以刀划取其指骨，置羊角中，私埋李氏坟旁。自后，李氏门中死一科甲，则道士族中增一科甲；李氏田中减收十斛，则道士田中增收十斛。人疑之，亦不解其故。值清明节，村人迎张大帝像为赛神会，彩旗导从甚盛。行至李家坟，神像忽止，数十人舁之不可动。中一男子大呼曰："速归庙，速归庙！"众从之。舁至庙中，男子上坐曰："我大帝神也，李家坟有妖，须往擒治之。"命其

徒某执锹，某执锄，某执绳索。部署定，又大呼曰："速至李家坟，速至李家坟！"众如其言，神像急趋如风。至坟所，命执锹锄者搜坟旁。良久，得一羊角，金色，中有小赤蛇，蜿蜒奋动。其角旁有字，皆道士合族姓名也，乃命持绳索者往缚道士。鸣之官，讯得其情，置之法。李氏自此大盛，而奉张大帝甚虔。

紫姑神

尤琛者，长沙人，少年韶秀。偶过湘溪野庙，塑紫姑神甚美，爱之，手摩其面，而题壁云："藐姑仙子落烟沙，玉作阑干冰作车。若畏夜深风露冷，槿篱茅舍是郎家。"是夜三鼓，闻有扣门者，启之，曰："紫姑神也。妾本上清仙女，偶谪人间，司云雨之事。蒙郎见爱，故来相就。若不以鬼物见疑，愿荐枕席。"尤狂喜，携手入室，成伉俪焉。嗣后，每夜必至，旁人不能见也。手一物与尤曰："此名紫丝囊，吾朝玉帝时织女所赐，佩之能助人文思。"生自佩后，即入泮，举于乡，成进士，选四川成都知县。女与同行，助其为政，发奸摘伏，有神明之称。忽一日谓尤曰："今日置酒，与郎为别，妾将行矣。妾虽被谪，谴限满，仍可原归仙籍。以私奔故，无颜重上天曹。地府又以妾本上界仙人，不敢收之鬼箓。自念此身飘荡，终非了计，虽托足君门，尚无形质，不能为君生育男女。昨将此情苦求泰山神君，神君许将妾名收置册上，照例托生。十五年后，可以重续爱缘，永为夫妇，未知君能勿娶，专相待否？"尤唯唯，不觉涕下，

女亦凄然大恸而去。自此，尤作官不能如前时之明，因罣误革职。人有求婚者，毅然拒之，年四旬，犹只身也。如是者十五年，房师某学士，悯其鳏居，为议婚。生又坚拒，并道所以。学士大骇曰："若果然，则吾堂兄女是矣！吾堂兄女，生十五年，不能言，但能举笔作字。每有人议婚，必书'待尤郎'二字，得毋即汝乎？"拉尤至兄家，请其女出见。女隔帘书"紫丝囊在否？"尤解囊呈验，女点首者三，遂择日成婚。合卺之夕，女仰天一笑，即便能言。然从此绝不记前生原委，如寻常夫妇。

魏象山

余窗友魏梦龙，字象山，后余四科进士，由部郎迁御史。己卯典试云南，殁于途，归榇于西湖昭庆寺。其年十月，沈辛田观察，亦厝其先人之柩于此寺。见前屋厝柩，旁列云南大主考金字牌，知为魏君，魏故辛田所善也。俄而吊客来，孝子当扶杖行礼，辛田弟清藻忽不见。觅之，昏昏然卧魏柩前，神色惨沮。扶归，则寒热大作，病势沉重。医者下药，方开人参三钱，辛田心狐疑，未敢用参。至床前视弟，弟跃起坐，如平时。拱手笑曰："沈五哥，别久矣，佳否？"辛田怪而诃之。旁有二女眷视疾，清藻又手挥之曰："两嫂请回避，愿假纸笔，我有所言。"与之纸，熟视笑曰："纸小，不足书也。"为磨墨，而以长幅与之，乃凭几楷书曰："梦龙白：梦龙奉命典试云南，从豫章行至樊城，感冒暑热。奴子吴升，不察病原，误投人参三钱，遂至不

起。甚矣，人参之不可轻服也。樊城令某，经理丧事，颇尽心力，使灵柩得还家。而诸弟啧有烦言，诬其侵蚀衣箱银两，殊不识好歹。家中所存，只破书几卷，诸弟尚忍言分析乎？覆巢完卵，还望诸弟照应之。”书毕，掷管而卧。须臾又起，提笔将“人参不可轻服”数字，旁加密圈。辛田大惊，不敢为弟下人参。请魏家人来，以所书示之，皆骇叹汗泪交下。寻弟病愈，问其索纸作书状，全不省记。但云：“病重时，见短身材多须而衣葛者入房，便昏然不晓事矣。”沈年幼，不及见魏君，所云者，果魏君貌也。沈后中辛卯探花，卒不永年而亡。

王莽时蛇冤

临平沈昌谷，余戊午同年举人，年少英俊。忽路间遇僧，授药三丸曰：“汝将有大难，服此或可少瘳，临期，吾再来视汝。”言毕去。沈素不信因果事，以药掷书橱上，勿服也。亡何，病大重，忽作四川人语曰：“我峨嵋山蟒蛇也，寻汝二千年，今方得汝。”自以手扼其吭，气将尽。家人忆路间僧语，即速觅书橱上药，只存一丸。以水吞下，恍然记历代前生事。沈在王莽时，姓张名敬，避莽乱，隐峨嵋山学仙。有同志人严昌，为耦耕之友。刘歆谋起兵应汉，事败，裨将王均，亦逃奔峨嵋，事二人为弟子。山洞有蟒，大如车轮，每出游，必有风雷，禾稼多伤。张欲除其害，命王削竹刺插地，以毒药传之。蛇果出，为竹所刺死。蛇修炼有年，将成龙者，其出穴自挟风雷而行，非有心害人。为王杀

后，思报主谋者之冤。而王均闻莽死后，随出山佐光武中兴，拜饶骑将军。遣人迎张敬入洛，亦拜征虏将军，蛇不能报。再世为北魏高僧，三世为元将某，有战功，蛇又不能报。惟今世仅作孝廉，故蛇来，将甘心焉。其原委历历，口皆自言。家人问："路僧为谁？"曰："即严昌先生也。先生辞光武之聘，早登仙道，与吾有香火缘，故来相救。"言终，沐浴整衣冠，卒。开吊日，前僧果来。泣拜毕，语其家人曰："毋苦毋苦，了此一重公案，行当仍归仙道耳。"语毕，忽不见。

牙　　鬼

杭州朱亮工妻张氏，患伤寒甚剧。忽作山西人语，咆哮索命，击毁盘碗，且云："恩自恩，仇自仇，不能作抵。"亮工在家，索命者不至，出则昏乱如前。亮工乃具牒诉本郡城隍神。张氏沉沉熟睡，如赴鞫者，良久苏曰："冤雪矣，冤去矣。"手摩其臀曰："被神杖甚痛。前生予与亮工，俱山西贩布男子。官牙刘某，吞布价而花销之。予告官比追，刘不胜其苦，当予前作赴水状，欲予怜而救之。予怒曰，'汝虽死，吾仍索欠不饶。'刘赧于转身，竟溺水死。亮工前生姓俞名容，闻之，劝予曰：'牙人死固当，然棺殓之费，我二人当分给之。'予怒未息，竟不肯。俞乃捐囊中金三两，为棺殓焉。今此牙鬼来报予仇，而不料俞之为吾今生夫也，故不敢见之。昨蒙城隍神讯，得刘牙侵蚀人银，自己寻死，本无冤抑，乃敢作闹于朱氏恩人之舍，责三十板，锁解酆都道。予

前生以索债故，见死不救，见尸不殓，居心太忍，亦责十五板，然病势渐除矣。”亡何，其押解之鬼差，附病者身，嘵嘵曰：“为汝家事，作八百里远行，须以纸钱、酒饭享我。”家人惧，为大设斋醮，方始寂然。

妖梦三则

柘城李少司空季子继迁，成进士。司空及太夫人殁后，继迁患危疾，梦太夫人教服参，因以告医。医曰：“参与病相忌，不可服。”是夜，复梦太夫人云：“医言不可听，汝求生，非参不可。我有参几许，在某处，可用。”探知果得，服之，夜半发狂死。

陆射山征君，梦尊人孝廉公云：“吾窀穸内为水所浸，甚苦。皋亭山顶有地一区，系某姓求售，曷往买而移葬，吾神所依也。”访之，果合，因以重值得之。及改葬，了无水，且暖气如蒸，悔已无及。迁葬后，征君日就困顿，子孙流离。

江宁报恩寺僧房，每科场年，赁为举子寓所。六合张生员者，住某僧房有年，其寺主老僧悟西已死。张以不第心灰，数科不至。忽一岁，悟西托梦其徒曰：“速买舟过江，延张相公来应试，张相公今岁登科。”其徒告张，张喜，渡江应试。发榜后，仍不第，张愠甚，因设祭怼之。夜梦悟西来云：“今年科场粥饭，冥司派老僧给散，一名不到，老僧无处开销。相公命中，尚应吃三场十一碗冷粥饭，故令愚徒相延，以免我谴，非敢诳也。”

凯明府

全椒令凯公音布，能诗，倜傥，与余交好。庚寅，分校南闱，疽发背卒。公母怀孕时，将至期，祖某为内务府总管，晚见庭下有巨人，长过屋脊，叱之，渐缩小，每叱一声，辄短数尺。拔剑追之，化作短人，奔树下而灭。取火烛之，乃土偶人，长尺许，面扁阔，耸右肩，左手少一小指。因拎置几上，而婢报某娘子房生一男矣。三日后，抱视之，左手少一小指，状貌酷肖土偶。举家大惊，乃取土偶供祖庙中，礼事甚虔。及凯卒后，送神主入庙，见土偶为屋漏故，雨滴其背，穿成三孔，仆于坐上。凯死时，背疮三孔皆穿。家人悔奉祀不虔，已无及矣。

羞疾

湖州沈秀才，少年入泮，才思颇美。年三十余，忽得羞疾。每食，必举手搔其面曰："羞羞。"如厕，必举手搔其臀曰："羞羞。"见客亦然。家人以为癫，不甚经意。后渐尪羸，医治无效。有时清楚，问其故，曰："疾发时，有黑衣女子，捉我手如此，迟则鞭扑交下，故不得不然。"家人以为妖。适张真人过杭州，乃具牒焉，张批仰归安县城隍查报。后十余日，天师遣法官来曰："昨据城隍详称，沈秀才前世为双林镇叶生妻，黑衣女子者，其小姑也。叶饶于财，

小姑许配李氏，家贫。叶生爱妹，延李郎在家读书，须李入泮，方议婚期。一日者，小姑步月，见李郎方夜读，私遣婢送茶与郎。婢以告嫂，嫂次日向人前手戏小姑面曰：'羞羞。'小姑忿，遂自缢，诉城隍神求报仇索命。神批其牒云：'闺门处女，步月送茶，本涉嫌疑，何得以戏谑微词，索人性命？不准。'小姑不肯已，又诉东岳。东岳批云：'城隍批词甚明，汝须自省。但沈某前身既为长嫂，理宜含容。况姑娘小过，亦可暗中规戒，何得人前恶谑？今若勾取对质，势必伤其性命，罪不至此。姑准汝自行报仇，俾他烦恼可也。'所查沈某冤业事，须至牒者。天师曰：'此业尚小，可延高僧替小姑超度，俾其早投人身，便可了案。'"如其言，沈病遂痊。

卖浆者儿

杭州汪成瑞家，延钱塘贡生方丹成为西席。数日不至馆，问之，云：“替人作状告东岳。”问：“何事？”云：“其邻张姓者，妻病祈神。有卖浆叟往观归，其子忽高坐呼其名，索水吃。叟怒，责之，子曰：'我非汝子，我是城隍司之勾神。今日与伙伴数人，至张家勾取张氏妇魂，因其家延请五圣在堂，未便进内。久立檐下，渴甚，是以附魂汝子，向汝求水。'叟与之水。其子年仅十四五，所饮水不下石余。少顷，闻音乐声，曰：'张氏送神，吾去矣，叟赐我火炬数枝。'叟曰'夜静难觅。'曰：'吾之火炬，即纸索耳，非世上火炬也。'焚与之。乃起谢曰：'受叟惠，无以报。吾有一事相告，令郎自今日后，毋使近水，否则，将犯水厄。'语

毕，其子即昏睡，而邻家张氏哭声举矣。叟虽异其事，尚秘之不宣。次日下午，其子忽狂叫云：'甚热，我往浴于河！'叟不许，其子竟去，叟急拉回家。而狂躁愈甚，指地上石云：'如此好水，何不令我浴？'叟见其光景甚怪，惧不能提防，遍告诸邻，相同看视。西邻唐姓者，向信鬼神之事。里中祀东岳帝，唐主其事，或代亲友祈禳，屡屡应验。闻浆叟言，又见其子之狂态，因告曰：'汝子为鬼所凭，何不求东岳神耶？'问：'作何求法？'曰：'帝君圣诞日，各执事俱齐，汝具牒呈焚香炉内，我鸣钟鼓相助，令有力者抱令郎在墀下，听候审讯发落，或可驱除恶鬼。'浆叟以为然。三月二十八日清晨，叟斋戒往，抱其子从辕门外匍匐喊冤。唐在殿上，令会中执事者取其词状，大呼著速报司查拿！浆叟抱儿上殿，众环拥之。甫及门，儿已昏迷，满口流涎，众惶恐。少顷苏醒，叟挟之归。至夜始能言，云：'我在街戏，见一人甚蓝缕，相约往浴。日日相随不离，至东岳庙时，尚随在后。忽见殿前速报司神奔下擒他，方惧而逃，恰已为其所获，并将我带上殿。见帝君持呈状细阅，向一戴纱帽者语，缕缕不甚明。惟闻说我父母无罪，何得捉伊儿作替代？将跟我之鬼锁押枷责，放我还阳。'嗣后浆叟子，竟无恙。"

谢经历

广州经历谢坤，绍兴人。甥陆某，选广东巡检，携母、妻及子至粤，甥舅相聚甚欢。赴任后，作书与舅氏，挽其转求上官，调一美缺。谢为转请于大府，得调澳门。其地虽所

入胜茜，而逼近海隅，不无烟瘴。甥又作书与舅，复请再调。谢憎其贪妄，不答。不两月，又接札云："甥病矣，乞舅速救之，迟则性命不保。"谢虽恶甥之渎，而念姊已年迈，或有不测，势将如何？又惮长官见恶，难以进言。正踌躇间，当午假寐，见甥忽至前曰："舅误我，我嘱舅至再，舅不一报。今甥受瘴死矣，母、妻及子，已在城外水次，舅速迎之。"言毕而号。谢惊寤，即见人踉跄入门云："陆甥于数日前已死，家眷扶柩至矣。"谢始悟梦见者，即甥魂也。迎其眷至署，厝甥柩于僧寺，为作佛事。僧人宣疏，请斋主拈香。忽见朝衣冠者，自屏后走出行礼，僧不知何人。其子拜佛，见其父在上，乃奔前相呼，随即杳然灭去。僧众皆惊。谢书室中素心兰开，外孙戏折一枝，谢挞之。忽见甥来怒曰："舅奈何以一花责我儿？我当尽坏之！"片刻间，将兰叶均分为二。居月余，谢归其丧。解缆时，同里人附一柩于船尾，谢家人不知也。出粤界后，舟子欺其孤孀，与家人争殴。忽见陆甥跳舱中出，后随一少年助陆，将舟子五六人痛打，舟子哀求方已。家人惊疑，问舟子云："吾主人素所识，其少者，不知何人？"舟子惶愧曰："船头内附装一小柩，前恐府上人不许，是以匿之。今助殴者，想即此鬼耶！"从此一路，舟人倍小心矣。舟抵家，家人为开丧设主，从此寂然。

赵文华在阴司说情

杭人赵京，祖籍慈溪。有弟某，性方严。婚后，妇家婢

颇慧，未尝假以颜色。京私与狎，弟妻不知。无何婢孕，妇翁疑婿，婢亦驾词诬婿。婿不能自明，恚投缳死。越二年，京父寿辰，宾朋宴集。京与婢忽仆地呓语，经宿始苏，云："摄至冥府，与婢械系大门外。俄闻发鼓升堂，鬼役捽其首，掷阶下。有冕旒者上坐，引弟质讯。京与婢皆伏罪，不敢置辨，将定谳矣。忽报赵尚书至，红柬上书'年家眷弟赵文华顿首拜。'冥官肃衣冠出迎，命带人犯械系故处。举头见柱上一联云：'人鬼只一关，关节一丝不漏；阴阳无二理，理数二字难逃。'后署'会稽陶望龄题。'正熟视间，报赵尚书出矣。冥官唤京与婢谕云：'本案应照因奸致死罪，减一等判。以赵尚书说情，姑放回阳。且赵某身为男子，通婢事有何承认不起？而竟至轻生，亦殊可鄙。故且宽汝，放回阳间。'"举家不知赵文华何故庇京。一日，询诸宗老，始知文华，其七世祖也，因谄严相，子孙丑之，故皆讳言无知者。

毁陈友谅庙

赵公锡礼，浙之兰溪人。初选竹山令，调繁监利。下车之日，例应谒文庙及城隍神，吏启有某庙者，当拈香，公往视。庙有神像三人，雁行坐，俱王者衣冠，状貌颇庄严。问何神，竟无知者。公欲毁其庙，吏不可，曰："神素号显赫，历任官参谒颇肃。毁之，恐触神怒，祸且不测。"公归，搜志乘祀典，不载此神。乃择日朝吏民于庙，手铁锁系神颈曳之。神像魁伟，非掊击不能去，公曳之，应手而倒，三像碎于庭中。新其屋宇，改奉关帝，久之，竟无他异。公

心终不释，乃行文天师府查之，得报牒云："神系元末伪汉王陈友谅弟兄三人，兵败，死鄱阳湖，部曲散去，为立庙荆州。建于元至正某年，毁于国朝雍正某年赵大夫之手，合享血食四百年。"

卷十一

通 判 妾

徽州府署之东，前半为司马署，后半为通判署，中间有土地祠，乃通判署之衙神也。乾隆四十年春，司马署后墙倒，遂与祠通。其夕，署中老妪忽倒地，若中风状。救之苏，呼饥。与之饭，啖量倍于常。左足微跛，语作北音，云："我哈什氏也，为前通判某妾，颇有宠，为大妻所苦，自缢桃树下。缢时，希图为厉鬼报仇，不料死后，方知命当缢死。即生前受苦，亦皆数定，无可为报。阴司例，凡死官署者，为衙神所拘，非墙屋倾颓，魂不得出。我向栖后楼中，昨日，袁通判到任，来驱我入祠，此后，饥馁尤甚。今又墙倾，伤我左腿，困顿不可耐，特凭汝身求食，不害汝也。"自是妪昼眠夜食，亦无所苦，往往言人已往事颇验。先是司马有爱女卒于家，赴任时，置女灵位某寺中，岁时遣祭，皆妪所不知。司马见其能言冥事，问："尔知我女何在？"答曰："尔女不在此，应俟我访明再告。"翌日，语司马云："尔女在某寺中甚乐，所得钱钞，大有赢余，不愿更生人间。惟今春所得衣裳，太窄小，不堪穿着。"司马大骇，推问衣窄之故，因遣家人往祭时，所制衣途中为雨毁，家人潜买市上纸衣代之故也。未几，新通判莅任，方修衙

署，动板筑。妪曰：“墙成，我当复归原处，但一入，又不知何年得出。敢向诸公多求冥钱，夜焚墙角下，我得之赂衙神，便可逍遥宇内。”司马如其言，焚之。次日，妪有喜色曰：“主人甚贤，无以为别。我善琵琶，且能歌能饮酒，当歌一曲谢主人。”司马为设醴，置琵琶，妪弹且歌云：“三更风雨五更鸦，落尽夭桃一树花。月下望乡台上立，断魂何处不天涯。”音调凄惋。歌毕，掷琵琶，瞑目坐。众再叩之，蹶然起，语言笑貌，依然蠢老妪，足亦不跛矣。内幕崔先生，常与问答，其言饥时，崔云：“此与府厨近，何不赴厨求食？”答云：“府署神尤严，不敢入。”其言袁通判见驱时，崔云：“袁通判上任大病，尔何必避？”答云：“他虽病，未至死，将来还要升官，我敢不避？”袁通判者，余弟香亭也。

刘贵孙凤

阜阳王尹，遣家人刘贵偕役孙凤至江宁公干。凤素强悍，好管世上不平事。正月二日，贵邀凤晨饮淮清桥，凤于稠人中戟手骂曰：“新岁非索债之时，酒店非肆殴之地。渠可欺，我不可欺！”为扯拽卫护之状。同伴不解其故，方欲问之，凤忽瞑目云：“彼负我债，我迟至数十年，踪迹七千余里，今才获之，干汝何事，乃为放去？汝既放彼，汝当代偿。”语毕，自批其颊，众共持之。俄而口涎目瞪，颓然倒地。众舁之旋寓，少顷苏，云：“我入店，见市中一人，额有血痕，状类乞丐，手捽一儒生讨债，捶叱交下。儒生不胜

痛，遍问市人求救，无一应者。我心不平，忿然大骂。其人惊释手，儒生趋避我右。其人来夺，我拳挥之。格斗间，儒生遂走，不知所往。不料，索债人遂为我祟。然彼时不备，故为所欺，今若再来，当痛捶之。”因以马鞭自卫。众见其无恙，稍稍散去，惟贵与同处。抵暮，凤语忠曰：“其人至门外矣。”方执鞭欲起，而手足皆若被缚，批颊詈骂如前。贵審揖凤而言曰：“汝为何人？渠负汝何债？我当代偿。”凤曰：“我名王保定，儒生名朱祥。前世负我身债，非钱债也。本与凤无干，凤不合强预他人事，故我怒而凌之。承汝代偿，果丰足我勾当，我即去，否则，并将及汝。”贵大恐，广集同伴买冥镪数万。烧毕，乃向贵拱手作谢状曰：“十年后再获儒生，还须拉凤作证。”于是，凤苏起，而神色憔瘁，无复从前矫健矣。

狐　　诗

汝宁府察院多狐，每岁修葺，则狐四出，为闾阎害，工竣即息。学使至，多为所扰，卢公明楷到任，祭之乃安。从此成例，学使至皆祭。署后小阁，相传狐所居，后学使至，有二仆不知，搨其上。晨起，人闻呼号声。往视，则二仆裸缚阁下，臂上各写诗二句，其一臂云：“主人祭我汝安床，汝试思量妨不妨。”一臂云：“前日享侬空酒果，今朝借尔代猪羊。”

大小绿人

乾隆辛卯，香亭与同年邵一联入都。四月二十一日，至栾城东关，各店车马填集，惟一新开店无客，遂投宿焉。邵宿外间，香亭宿内间，漏初下，各就榻燃灯，隔壁遥相语。忽见长丈许人，绿面绿须，袍靴尽绿，自门入，其冠擦顶槅纸，摔摔有声。后又一小人，高不满三尺，头甚大，亦绿面绿衣冠。共至榻前，举袖上下作舞状。香亭欲呼而口噤，耳中闻邵语言，竟不能答。正惶惑间，见榻旁几上又倚一人，麻面长髯，头戴纱帽，腰束大带，指长人曰："此非鬼也。"指大头者曰："此鬼也。"又向二人挥手作语，二人点头，各向香亭拱手。每一拱手，则倒退一步，三拱三退出，纱帽者亦拱手而没。香亭遽起，方欲出户，邵亦狂呼突起，奔而入，口称怪事不绝。香亭谓邵亦见大小绿人耶？邵摇手曰："否否。方就枕时，觉床侧小屋内阴风习习，冷侵毛发，不能成寐，因与公相语。继呼，公不答。见屋内有大、小绿人面，若盂若盎者数十，来去无定。初疑眼花，不之怪。忽大小人面，层叠堆门限中，上下皆满。又一巨面，大如磨盘，加于众面之上，皆视我而笑。乃投枕起，不知所谓绿人也。"香亭亦告以所见，遂彼此不秣马而行。及明，闻二仆夫啧啧私语云："昨宵所宿，鬼店也。投宿者多死，否则病疯佯狂。县官疲于相验，禁闭已十余年。昨一宿无恙，岂怪绝耶？抑二客当贵耶？"

红 衣 娘

刘介石太守，少事乩仙。自言任泰州分司时，每日祈请，来者或称仙女，或称司花女，或称海外瑶姬，或称瑶台侍者。吟诗鄙俚，不成章句，说休咎一无所应。署后藕花洲上有楼，相传为秦少游故迹。一夕，登楼书符，乩忽判“红衣娘”三字。问以事，不答，但书云：“眼如鱼目彻宵悬，心似酒旗终日挂。月光照破十二楼，独自上来独自下。”太守见诗觉异，请退。次夕复请，又书：“红衣娘来也。”太守问：“仙属何籍？诗似有怨，且十二楼非此地有也，何以见咏？”又书曰：“十三楼爱十三时，楼是楼非那得知。寄语藕花洲上客，今宵灯下是佳期。”书毕，乩动不止。太守惧，弃盘奔。就寝榻，见二婢持绿纱灯，引红衣娘冉冉至矣。拔剑挥之，随手而灭。自是每夕必至，不能安寝。数月后，迁居始绝。

秀 民 册

丹阳荆某，应童子试。梦至一庙，上坐王者，阶前诸吏捧册立，仪状甚伟。荆指册，询吏何物。答曰：“科甲册。”荆欣然曰：“为我一查。”吏曰：“可。”荆生平以鼎元自负，首请鼎甲册，遍阅无名。复查进士孝廉册，皆无名，不觉变色。一吏曰：“或在明经秀才册乎？”遍查亦无。

荆大笑曰："此妄耳，以某文学，可魁天下，何患不得一秀才？"欲碎其册。吏曰："勿怒，尚有秀民册可查。秀民者，皆有文而无禄者也。人间以鼎甲为第一，天上以秀民为第一。此册为宣明王所掌，君可向王请之。"如其言，王于案上出一册，素金丝穿白玉牒。启第一页，第一名即丹阳荆某，荆大哭。王笑曰："汝何痴也，汝试数从古有几个名状元名卡试乎？韩文公孙衮中状元，人但知韩文公，不知有衮；罗隐终身不第，至今人知有罗隐。汝当归而求之实学可耳。"荆问："科第中皆无实学乎？"王曰："既有文才，又有文福，一代不过数人，如韩、白、欧、苏是也。此其姓名别在紫琼宫上，与汝尤无分也。"荆未对。王拂衣起，高吟曰："一第区区何足羡，贵人传者古无多。"荆惊醒怏怏，卒不第以终。

妓　仙

苏州西碛山后，有云隘峰，相传其上多仙迹，能舍身而上，不死，即得仙。有王生者，屡试不第，乃抗志与家人别，裹粮登焉。再上得平原，广百亩许。云树蓊郁中，隐隐见悬崖上有一女子，衣装如世人，徘徊树下。心异之，趋而前，女亦出林相望。迫视，乃六七年前所狎苏州名妓谢琼娘也。彼此素相识，女亦喜甚，携生至茅庵。庵无门，地铺松针，厚数尺，履之，绵软可爱。女云："自与君别后，为太守汪公访拿，褫衣受杖，臀肉尽脱。自念花玉之姿，一朝至此，何颜再生人间？因决计舍身。辞别鸨母，以进香为词，

至悬崖，奋身掷下。为萝蔓纠缠，得不死。有白发老妪，食我以松花，教我以服之，遂不知饥寒。初犹苦风日，一岁后，霜、露、风、雨，都觉无怖。老母居前山，时相过从。昨老母来云：'今日汝当与故人相会。'以故出林闲步，不意获见君子。"因问："汪太守死否？"生曰："我不知。卿仙家亦报怨乎？"女曰："我非汪公一激，何能至此？当感不当报。但老母向我云：'偶游天庭，见杖汝之汪太守，被神笞背，数其罪。'故疑其死。"生曰："妓不当杖乎？"女曰："惜玉怜香而心不动者，圣也；惜玉怜香而心动者，人也；不知玉、不知香者，禽兽也。且天最诛人之心。汪公当年为抚军徐士林有理学名，故意杀风景以逢迎之，此意为天所恶。且他罪多，不只杖妾一事。"生曰："我闻仙流清洁，卿落平康久矣，能成道乎？"女曰："淫媟虽非礼，然男女相爱，不过天地生物之心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不比人间他罪难忏悔也。"生具道来寻仙本意，且求宿庵中。女曰："君宿何妨？但恐仙未能成也。"因为生解衣置枕，情爱如昔，而语不及私。生摸视其臀，白腻如初，女亦不拒。然心稍动，则女色益庄。门外猿啼虎啸，或探首于窦，或进爪于门，若相窥者。生不觉息邪心，抱女端卧而已。夜半，闻门外叱咤声，舆马驺从，贵官显者，往来不绝。生怪之，女曰："此各山神灵酬酢，每夕多有，慎勿触犯。"及天明，女谓生曰："君诸亲友已在山下访寻，宜速返。"生不肯行。女曰："仙缘有待，君再来未晚。"送至崖，一推而堕。生回望，见女立云雾中，情殊依依，逾时，影才灭。生踉跄奔归，见其兄与家人持楮镪哭奠于山下，谓生死已二十七日矣，故来祭奠。访汪太守，果以中风亡。

李百年

无锡张塘桥华协权者，与好事数人设乩盘于家。其降鸾者，曰仲山王问。仲山故明进士，锡之闻人也，众因与酬答。出语蹇涩，诗亦不甚韵，每召辄至。时华方构一楼，请仙题其匾。仙曰："无锡秦园有匾，曰'聊逍遥兮容与。'此可用乎？"众疑此语出屈子，而必曰秦园，不似仲山语也。一日者，与众答问方欢，忽书："吾欲去矣。"问："何之？"曰："钱汝霖家见招赴席。"乩遂寂然。钱汝霖者，亦里中人，所居去张塘桥不二三里。众因怪而侦之，则是日以病故祷神也。明日，仙复至。华因问："昨饮钱家乎？"曰："然。""盛馔乎？"曰："颇佳。"众嘲之曰："钱乃祷神，非请仙也。所请者城隍土地之属，岂有高人王仲山而往赴席乎？"仙语塞，乃曰："吾非王仲山，乃山东李百年耳。"问："百年何人？"曰："吾于康熙年间，在此贩棉花。死不得归，魂附张塘桥庵。庵有无主魂，与我共十三人，皆无罪孽无羁束。里中之祷者，皆吾辈享之。"华曰："所祷城隍诸神，俱有主名。若既无名，何得参与其间？"曰："城隍诸神，岂轻向人家饮食？所祷者，都是虚设，故吾辈得而享焉。"华曰："无名冒食，天帝知之，恐加罪奈何？"曰："天上岂知有祷乎？是皆愚民习俗之所为。即鬼祟索食，间或有之，究无关于生死也。况我非索之，而彼自设之，而我享之，何忤于天帝？即君家茶酒，亦非我索之也。"曰："既如此，子何必托名于王仲山耶？"曰："君

家簷头神执符来请，彼不敢上请真仙，所请者，皆我辈也。十二人中，惟吾稍识几字，故聊以应命。使直书姓名曰李百年，君等肯尊奉我乎？我见此处人家匾额，多仲山王问书，知为名人，故托其名来耳。”问："'聊逍遥兮容与'六字何出？”曰："吾但于秦家园见之，不知所出，道听途说，见笑大方矣。”华曰："子既无羁束，何不归山东？”曰："关津桥梁，是处有神，非钱不得辄过。”华曰："吾今以一百纸钱送汝归，何如？”曰："唯唯，谢谢。既见惠，须更以一百酬于桥神，不然，仍不获拜赐也。”时华之侄某在旁曰："吾早暮过桥上，汝得无祟我乎？”曰："顷吾言之矣，鬼安能为祟？”于是，焚楮锭送之，而毁其乩焉。

医　　妒

轩辕孝廉，常州人，年三十无子。妻张氏，奇妒，孝廉畏如虎，不敢置妾。其座主马学士某，怜之，赠以一姬。张氏怒，以为干我家事，我亦设计扰其家。会学士丧偶，张访得某村女，世以悍闻，乃贿媒媪说马，娶为夫人。马知其意，欣然往聘。婚之日，妆奁中有五色棒一条，上书："三世传家捣蘗砧者也。”合卺毕，群姬拜见。夫人问："若辈何人？”曰："妾也。”夫人叱曰："安有堂堂学士家，而有礼当置妾者乎？”即捧群姬。马命群姬夺其棒，齐殴之。夫人力不胜，逃入房，骂且哭。群姬各击锣鼓乱其声，如无闻焉者。夫人不得已，扬言将自尽，则侍者备一刀一绳曰："老爷久知夫人将有此举，故备此不堪之物奉赠。”已而群

姬各敲木鱼诵枉生咒，愿夫人早升仙界，声嘈嘈然，夫人寻死之说，又如无闻焉者。夫人故女豪，自分虚疑恫吓，计已尽施无益，乃转嗔作喜，请学士入。正色曰："君真丈夫也，我服矣。我所行诸策，亦祖奶奶家传，吓世间妄庸男子，非所以待君。嗣后请改事君，君亦宜待我以礼。"学士曰："能如是乎，夫复何言？"即重行交拜礼，命群姬谢罪叩头，并取田房帐簿，一切金币珠翠，尽交夫人主裁。一月之间，马氏家政肃雍，内外无闲言。张氏于学士成亲日，即使人往探。召而问之，闻见群妾矣。曰："何不棒之？"曰："斗败矣。"曰："何不骂且哭？"曰："锣鼓声喧，无所闻。"曰："何不寻死？"曰："早备刀绳，且诵枉生咒送行矣。""然则夫人如何？"曰："已服礼投降。"张大怒，骂曰："天下有如此不中用妇人乎？殊误乃娘事！"初学士赠姬时，群门生具羊酒往贺轩辕生，有平素酗酒者与焉。饮方酣，张氏自屏后骂客，客皆隐忍。酗酒者直前捉张氏发，批其颊曰："汝敬轩辕兄，是我嫂也；汝不敬轩辕兄，是我仇也。门生无子，老师赠妾，为汝家祖宗三代计耳。我今为汝家祖宗三代治汝，敢多一言者死我拳下！"群客争前攘劝，始得脱，然裙裂衣损，几露其私焉。张素号母夜叉，一旦凶威大损，愈恨马学士。计惟毒苦其所赠姬以抒愤，而姬阴受学士教，一味顺从。虽进门，不与轩辕生交一言，以故张虽詈骂屡加，未忍致之于死。居亡何，学士手百金赠轩辕生曰："明春将会试，生宜持此盘费早入都。"生以为然，归辞张氏。张氏虑其居家狎妾，喜而许之。生甫登舟，马遣人迎至家，扃后园中读书。而阴遣媒妪说张氏，趁轩辕生外出，盍卖其妾。张曰："此吾心也，然卖必远方，

方无后患。”妪曰：“易易。”俄而有陕西卖布客，丑且胡，背负三百金来。呼姬出见，喝采不已，即成交易。张氏余怒未消，褫其衣履，一簪不得着身。姬乘竹轿过北桥，大呼：“我不远出！”跳身河中。学士早备小舟，迎至园，与轩辕生同室矣。张氏闻姬投河死，方惊疑，而陕客已踏门入曰：“我买人，非买鬼。汝家卖妾，未曾说明，何得逼良为贱，欺我异方人？速还我银。”怒且骂。张氏无以答，畀原银三百两去。越一日，有白发蓝缕男妇两老人号哭来曰：“马学士将我女赠汝家为妾，女今安在？生还我人，死还我尸！”张氏无以答，则撞头拼命，打碗掷盘，满屋无完物矣。张苦求邻佑，赠以财帛，劝解去。又一日，武进县捕役四五人，狞狞然持硃字牌来曰：“事关人命，请犯妇张氏作速上堂。”投铁练几上，铿然有声。张问故，初犹不言，以银贿之，方曰：“某姬之父母，在县告身死不明事也。”张愈恐，私念我丈夫在家，则一切事让他抵当，何至累我一妇人，出乖露丑，堂上受讯耶？方深悔从前待夫之薄，御妾之暴，行事之误，女身之无用。自怨自恨间，忽有戴白帽踉跄奔呼而至者曰：“轩辕相公到芦沟桥暴病死矣。我骡夫也，故来报信！”张氏大恸，不能言。诸捕役曰：“他家有丧事，我辈且去。”张氏成服治丧，未数日，捕役又至。张氏乃招讼师谋缓其狱，典妆奁、卖屋，贿书差捺搁此案。讼事小停，家已荡然，日食不周矣。前媒妪又来曰：“夫人一苦至此，又无公子可守，奈何？”张心动，取生年月日，命瞎姑算之。瞎姑曰：“命犯重夫，穿金戴珠。”张氏语媒妪曰：“改嫁，命也，我敢违命乎？但我自行主婚，必须我先一见所嫁者而后可。”妪引一美少年，盛饰与观曰：“此某公子

也，候选员外郎。”张大喜，摒挡衣饰，未满七七，即嫁少年。方合卺，忽房内一丑妇持大棒出，骂曰：“我正妻大奶奶也。汝何处贱婢，敢来我家为妾？我断不容！”直前痛殴之。张悔被媒绐，又私念此是我当日待妾光景，何乃一旦身受此惨？报复之巧，殆天意耶？饮泣不能声。诸宾朋上前劝丑妇去，曰：“且让郎君今日成亲，有话明日再说。”于是，诸少年秉花烛，引张氏入卧室。甫揭帘，见轩辕生高坐床上，大惊，以为前夫显魂，晕绝于地。哭诉曰：“非我负君，实不得已也！”轩辕生笑摇手曰：“勿怕勿怕，两嫁还是一嫁。”抱上床，告以自始至终，皆中马老师之计。张初犹不信，继而大悟，且恨且惭。于是修德改行，卒与某村妇同为贤妻。

风水客

袁文荣公父清崖先生，贫士也。家有高曾未葬，诸叔伯兄弟，无任其事者。先生积馆谷金，买地营葬，叔伯兄弟又以地不佳，时日不合，将不利某房为辞，咸捉搦之。先生发愤，集房族百余人，祭家庙毕，持香祷于天曰：“苟葬高曾，有不利于子孙者，惟我一人是承，与诸房无碍。”众乃不敢言，听其葬。葬一年而生文荣公。公面纯黑，颈以下，白如霜，相传乌龙转世，官至大学士。文荣公薨，子陛升将葬公，惑于风水之说。常州有黄某者，阴阳名家也，一时公卿大夫奉之如神。黄性迂怪，又故意狂傲，自高其价，非千金不肯至相府。既至，则掷碗碎盘，以为不屑食也，拆屋裂

帐，以为不屑居也。陛升贪其术之神，不得已曲意事之。慈溪某侍郎，坟在西山之阳，子孙衰弱，黄说袁买其明堂为葬地。立券勘度毕，从西山归，已二鼓矣。入相府，见堂上烛光大明，上坐文荣公，乌帽绛袍，旁二僮侍，如平生时。陛升等大骇，皆俯伏。文荣公骂曰："某侍郎，我翰林前辈，汝听黄奴指使，欲夺其地。昔汝祖葬高曾，是何等存心？汝今葬我，是何等存心？"某不敢答。公又怒睨黄叱曰："贼奴以富贵利达之说诱人财，坏人心术，比娼优媚人取财更为下流！"令左右唾其面，二人皆惕息不能声。文荣公立身起，满堂灯烛尽灭，了无所见。次日，陛升面色如土，焚所立券，还地于某侍郎家。黄受唾处，满身白虮，缘领啮襟，拂之不去。久乃悉变为虱，终黄之世，坐卧处虱皆成把。

吕兆鬣

吕公兆鬣，绍兴人，以进士为陕西韩城令。严冬友侍读与交好，闲话间，问："公名兆鬣，义实何取？"曰："我前生乃北通州陈氏家马也，花白色，鬣长三尺余，陈氏畜我有恩。一日者，我在厩中，闻陈氏妻生产三日，胎不得下。其戚某曰：'此难产之胎，必得某稳婆，方能下之。可惜住某村，隔此三十里，一时难至，奈何？'又一戚曰：'遣奴骑长鬣马去，立请可来。'言毕，果一苍头奴来骑我。我自念平日食主人刍豆，今主母有急，是我报恩时，即奋鬣行。遇一涧绝险，两崖相隔丈许。纡其途，原可缓到，而一时救主心切，遂腾身跃起，跌入深崖中，骨折而死。苍头以抱我背，

故不触蜂崖，转得不死。我死后，登时见白须翁引我至一衙门，见乌纱神上坐，曰：'此马有良心，在人且难得，而况畜乎！'差役书一牒，若古篆文，缚置我蹄上曰：'押送它一好处。'遂冉冉而升，不觉已入轮回，为绍兴吕氏家儿。周岁后，头上发犹分两处，如马鬣鬖鬖然，故名兆鬣也。"

张又华

安庆生员陈庶宁，就馆于淮宁。重九登高，出南门，过一墓，若有青烟起者。谛视之，觉冷风吹来，毛骨作噤。归馆中，夜梦至僧舍，明窗净几，竹木萧然。东壁上松江笺一小幅，上有诗，题是"牡丹"。首句云："东风吹出一枝红。"意不以为佳。视纸尾，署"张又华"三字。正把玩间，有推门入者，瞪眼而红鼻，身甚矮，年四十余，曰："我即张又华也。汝在此读我诗，何以有轻我之意？"陈曰："不敢。"解释良久。红鼻者指其面曰："汝道我人耶鬼耶？"陈曰："君来有冷气，殆鬼也。"曰："汝以我为善鬼耶？恶鬼耶？"陈曰："能咏诗，当是善鬼。"红鼻者曰："不然，我恶鬼也。"即前攫之。冷气愈甚，如一团冰，沁入心坎中。陈避竹榻旁，鬼抱持之，以手掐其外肾，痛不可忍。大惊而醒，肾囊已肿，如斗大矣。从此，寒热往来，医不能治，遂卒馆中。淮宁令为之殡殓，义甚笃，然心终疑是何冤谴？偶问邑中老吏："汝知此间有张又华乎？"曰："此安庆府承发科吏书也，死已二年。平生罪恶多端，而好作歪诗，某曾认识之。赤红鼻，短身材，死葬在南门

外，即陈所吹冷风处也。

官癖

相传南阳府，有明季太守某，殁于署中。自后，其灵不散，每至黎明发点时，必乌纱束带上堂，南向坐。有吏役叩头，犹能颔之作受拜状。日光大明，始不复见。雍正间，太守乔公到任。闻其事，笑曰："此有官癖者也，身虽死，不自知其死故耳，我当有以晓之。"乃未黎明，即朝衣冠先上堂，南向坐。至发点时，乌纱者远远来，见堂上已有人占座，不觉趑趄不前，长吁一声而逝。自此怪绝。

铸文局

句容杨琼芳，康熙某科解元也，场中题是"譬如为山"一节。出场后，觉通篇得意，而中二股有数语未惬。夜梦至文昌殿中，帝君上坐，旁列炉灶甚多，火光赫然。杨问："何为？"旁判官长须者笑曰："向例，场屋文章，必在此用丹炉鼓铸。或不甚佳者，必加炭火锻炼之，使其完美，方进呈上帝。"杨急向炉中取观，则己所作场屋文也。所不惬意处，业已改铸好矣，字字皆有金光，乃苦记之。一惊而醒，意转不乐，以为此心切故耳，安得场中文如梦中文耶？未几，贡院中火起，烧试卷二十七本。监临官按字号，命举子入场重录原文。杨入场，照依梦中火炉上改铸文录之，遂

中第一。

染　坊　椎

华亭民陈某，有一妻一妾，妻无子，而妾生子。妻妒之，伺妾出外，暗投其子于河。邻有开染坊妇在河中椎衣，见小儿泛泛然随流而来，哀而救之。抱儿入室，哺以乳粥，忘其敲衣之椎，尚在河也。陈妻虽沉儿，犹恐儿不死，复往河边察视。不见儿，但见椎浮在水，笑曰："吾洗衣正少此物。"遂取归，悬之床侧。亡何，有偷儿夜入室，攫其被。陈妻惊喊，偷儿急取床边椎击之，正中脑门，浆溃而死。陈氏旦报官，取验凶器，乃天生号染坊椎也。拘染坊人讯之，其妻备述抱儿弃椎之原委。官乃取其儿还陈氏，而另缉正凶。

血　见　愁

吴文学耀廷，少游京师，寓徽州会馆。馆中前厅三楹最宏敞，旁有东西厢，亦颇洁净。最后数椽，多栽树木。有李守备者，先占前厅，吴因所带人少，住东厢中。守备悬刀柱间，刃突然出鞘，吴惊起视刀。守备曰："我曾挂此刀出征西藏，血人甚多，颇有神灵。每出鞘，必有事，今宜祭之。"呼其仆，杀鸡取血，买烧酒洒刀而祭。日正午，吴望见后屋有蓝色衣者逾墙入，心疑白撞贼。往搜无人，吴惭眼花，笑

曰："我年未四十，而视茫茫耶？"须臾，有乡试客范某，携行李及其奴从大门入，曰："我亦徽州人，到此觅栖息所。"吴引至后房，曰："此处甚佳。但墙低，外即市街，虑有贼匪，夜宜慎之。"范视守备刀笑曰："借公刀防贼。"守备解与之，秉烛而寝。未二鼓，范见墙外一蓝衣人开窗入。范呼奴起，奴所见同，遂拔刀砍之。似有格斗者，奴尽力挥刀。良久，觉背后有抱其腰而摇手者曰："是我也，勿砍勿砍。"声似主人，奴急放刀回顾，烛光中范已浑身血流，奄然仆地矣。吴与守备闻呼号声，往视之。得其故，大骇曰："奴杀主人，律应凌迟。范奴以救主之故，而为鬼所弄，奈何？盍趁其主人之未死，取亲笔为信，以宽奴罪。"急取纸笔与范。范忍痛书"奴误伤"三字，未毕而血流不止。吴之苍头某，喈曰："墙下有草，名血见愁，何不采敷之？"如其言，范血渐止，竟得不死。吴与守备念同乡之情，共捐资助其还乡。未半月，吴苍头溲于墙下，有大掌批其颊曰："我自报冤，与汝何干，而卖弄血见愁耶？"视之，即蓝衣人也。

龙阵风

乾隆辛酉秋，海风拔木，海滨人见龙斗空中。广陵城内外风过处，民间窗槅帘箔及所晒衣物，吹上半天。有宴客者，八盘十六碟，随风而去，少顷，落于数十里外李姓家，肴果摆设，丝毫不动。尤奇者，南街上清白流芳牌楼之左，一妇人沐浴后，簪花敷粉，抱一孩，移竹榻坐于门外，被风吹

起，冉冉而升。万目观望，如虎丘泥偶一座，少顷，没入云中。明日，妇人至自邵伯镇，镇去城四十余里，安然无恙。云："初上时，耳听风响甚怕，愈上愈凉爽。俯视城市，但见云雾，不知高低。落地时，亦徐徐而坠，稳如乘舆，但心中茫然耳。"

彭杨记异

彭兆麟，掖县人，同邑增广生杨继庵，其姑丈也。兆麟业儒，年二十余，病卒。越数年，杨亦卒。后有高密人胡邦翰者，与彭、杨素未谋面，因其仲兄久客于辽，泛海往寻，游学至兆麟馆，留与同居。凡两月余，治装欲归，谓兆麟曰："今归将赴郡应试，可为君作寄书邮。"兆麟曰："昨已将家书付便羽矣，如至掖县，弟代传一口信可也。"及将行，又曰："去此百余里，余姑丈杨继庵在彼设帐授徒，烦便道代为致候。"胡因往，又一见继庵焉。比赴郡试，至彭家，言其与兆麟及继庵相见颠末，其家人因二人死已二十年，以胡为妄。胡曰："彼曾为予言，巷口关帝庙壁，有手迹遗书。"试往庙中发壁阅之，与辽官所书，笔迹不殊。复忆别时，曾告以其妻及二女乳名。兆麟妻贾氏，年已四十余，二女已嫁，非亲党无知者，乃与胡言一一相符。其家方信，而胡亦始知其所遇之皆鬼也。胡是年入泮，未几亦亡。后数年，又有自辽东来者。兆麟寄一马并其死时所服衣来，其家愈惊，绝之不受。先是兆麟疾革，谓其家曰："我死勿殓，可得复活。"既死，家人以为乱命，置不论，竟殓焉。葬三

日，家人见其墓穿一孔，如有物自内出者。其年，高密某姓，不知兆麟之已死，延兆麟于家，教其幼子。历八九载，从不言归。后某子将赴郡应试，强与之俱。抵郡城马邑地方，谓某子曰："此处有葭莩亲，予就便往视之。汝先行，至郭外候我。"某子至所约处，久待不至，日渐暮，投宿他所。旦至师家，口称弟子某，其家犹谓其生时曾拜门墙者。询之，方知事在死后，相与骇怪，莫知所以，其徒涕零而别。岂兆麟之客江东，即从此而去耶？此乾隆二十八年事，贵池令林君梦鲤所言。林，掖人也。

冤鬼戏台告状

乾隆年间，广东三水县前，搭台演戏。一日，演包孝肃断乌盆。净方扮孝肃上台坐，见有披发带伤人跪台间，作申冤状。净惊起避之，台下人相与哗然，其声达于县署。县令某，着役查问，净以所见对。县令传净至，嘱净仍如前装上台，如再有所见，可引至县堂，净领命行事。其鬼果又现，净云："我系伪作龙图，不若我带汝赴县堂，求官申冤。"鬼首肯之。净起，鬼随之。至堂，令询净："鬼何在？"净答："鬼已跪墀下。"令大声唤之，毫无见闻。令怒，欲责净。净见鬼起立外走，以手作招势。净禀令，令即着净同皂役二名尾之，视往何处灭，即志其处。净随鬼野行数里，见入一冢中，冢乃邑中富室王监生葬母处。净与皂役将竹枝插地志之，回县复令。令乘舆往观，传王监生严讯。监生不认，请开墓以明己冤，令从之。至墓，开未二三尺，即见一

尸，颜色如生。令大喜，问监生。监生呼冤，云："其时送葬人数百，共观下土，并无此尸；即有此尸，必不能尽掩众口，数年来，何默默无闻，必待此净方白耶？"令韪其言，复问："汝视封土毕，归家否？"监生曰："视母棺下土后即返家，以后事皆土工为之。"令笑曰："得之矣，速唤众土工来。"见其状貌凶恶，喝曰："汝等杀人事发觉矣，毋庸再隐！"众土工大骇，叩头曰："王监生归家后，某等皆歇芦蓬下。有孤客负囊来乞火，一伙伴觉其囊中有银，与众共谋，杀而瓜分之。即举铁锄碎其首，埋王母棺上，加土填之，竟夜而成冢。王监生喜其速成，复厚赏之，并无知者。"令乃尽置之法。相传众工埋尸时，自夸云："此事难明白，如要得申冤，除非龙图再世。"鬼闻此言，故借净扮龙图时，使来申冤云。

奇鬼眼生背上

费密，字此度，四川布衣。有"大江流汉水，孤艇接残春"之句，为阮亭尚书所称，荐与杨将军名展者。从征四川，过成都，寓察院楼中。人相传此楼有怪，杨与李副将俱不信，拉费同宿。费不能无疑，张灯按剑，端坐帐中。三鼓后，楼下橐橐有声，一怪蹑梯而上。灯下视之，有头面，无眉目，如枯柴一段，直立帐前。费拔剑砍之，怪退缩数步，转身而走。有一眼竖生背上，长尺许，金光射人。渐行至杨将军卧所，揭其帐，转背放光射之。忽见将军两鼻孔中，亦有白气二条，与怪所吐之光，相为抵拒。白气愈大，则金光

愈小，旋滚至楼下而灭，杨将军终不知也。未几，又闻梯响，怪仍上楼，趋李副将所。副将方熟睡，鼾声如雷。费以为彼更勇猛，尤可无虞。忽闻大叫一声，视之，七窍流血死矣。

卷十二

挂周仓刀上

绍兴钱二相公，学神仙炼气之术，能顶门出玄神，遍历十洲三岛。所遇诸魔，不一而足，或恶状狰狞，或妖娆艳冶，钱俱不为动，如是者十年。一日，诸魔聚而谋曰："再迟一月，逢甲子日，钱某大道成矣，我辈作速下手。"众以为然。趁其打坐时，牵拖手足，放大瓮中，压之云门山脚下。是夕，钱家失去二相公，遍寻无踪，以为真仙去矣。半年后，月明中，见二相公坐花园高树上，大呼求救。乃取梯扶下，问其故。自言为魔所窘，幸平生服气有术，故不致冻馁而死。问："何以得归？"曰："某月日，我在瓮中，有红云一道，伏魔大帝从西南来，我大声呼冤，且诉诸魔恶状。帝君曰：'作祟诸魔，诚属可恶。然汝不顺天地阴阳自生自灭之理，妄想矫揉造作，希图不死，是逆天而行，亦有不合。'顾谓一将曰：'周仓，汝送他还家。'周将军唯唯。周长丈余，所持刀亦长丈余，取红绳缚我刀上，挂此树顶而去。我亦不料即我家园树也。"二相公自后随行逐队，饮酒御肉，不敢复学神仙术矣。

驱云使者

宣化把总张仁，奉缉私盐，过一古庙，将投宿焉。僧不可，曰："此中有怪。"张恃其勇，竟往设帐，吹烛卧。至二鼓，满室尽明，张起怒喝，灯光外移。追之，见神灯万盏，投松下而灭。明早，往探松下，有大石洞，张命里人持锄掘之，得大锦被，中裹一尸，口吐白烟，三目四臂，似僵非僵。张知为怪，聚薪焚之。后三日，白昼坐，有美少年盛服而至，曰："我天上驱云使者，以行雨太多，违上帝令，谪下凡间，藏形石洞中，待限满后，依旧上天。偶于某夜出游，略露神怪，是我不知韬晦，原有不是，然汝烧我原身，亦太狠矣。我现在栖神无所，不得已，借王子晋侍者形躯，来与汝索吵。汝作速召某道士持诵灵飞经四十九日，我之原身，犹可火中完聚。汝本命应做提督一品官，以此事不良，上帝削籍，只可终于把总矣。"张唯唯听命，少年腾空而去。后张果以把总终。

吾头岂白砍者

蒋心余太史修南昌府志，夜梦段将军来拜。见一伟丈夫，兜牟戎服，叉手不揖，披其颈骂曰："吾头岂白砍者？"蒋惊醒，知有冤抑。查新志并无其人，查旧志有段将军，乃史阁部麾下副将，死于扬州者，急为补入忠义传中。

石　　言

吕眘，建宁人，读书武夷山北麓古寺中。方昼阴晦，见阶砌上石尽人立。寒风一过，窗纸树叶飞脱，著石粘挂不下。檐瓦亦飞，著石上，石皆旋转，化为人。窗纸树叶，化为衣服，瓦化冠帻。欣然丈夫十余人，坐踞佛殿间，清谈雅论，娓娓可听。吕怖骇，掩窗而睡。明日起视，毫无踪迹，午后，石又立如昨。数日以后，竟成泛常，了不为害，吕遂出与接谈。问其姓氏，多复姓，自言皆汉魏人，有一老者，则秦时人也。所谈事，与汉魏史书所载，颇有异同，吕甚以为乐。午食后，静待其来，询以托物幻形之故，不答。问何以不常住寺中，亦不答。但答语曰："吕君雅士，今夕月明，我共来角武，以广君所未见。"是夜，各携刀剑来，有古兵器，不似戈戟，而不能强加名者。就月起舞，或只或双，飘瞥神妙，吕再拜而谢。又一日，告吕曰："我辈与君周旋日久，情不忍别。今夕我辈皆托生海外，完前生未了之事，当与君别矣。"吕送出户，从此阒寂，吕凄然如丧良友。取所谈古事，笔之于书，号曰"石言。"欲梓以传世，贫不能办，至今犹藏其子大延处。

鬼借官衔嫁女

新建张雅成秀才，儿时，戏以金箔纸制盔甲鸾笄等物，

藏小楼上，独制独玩，不以示人。忽有女子年三十余，登楼求制钗钏步摇数十件，许以厚谢。秀才允之，问："安用此？"曰："嫁女奁中所需。"张以其戏，不之异也。明日，女来告张曰："我姓唐。东邻唐某为某官，我欲倩郎君求其门上官衔封条一纸，借同姓以光蓬荜。"张戏写一纸与之。次夕，钗钏数足，女携饼饵数十、钱数百来谢。及旦视之，饼皆土块，钱皆纸钱，方知女子是鬼。数日后，半夜山中烛光灿灿，鼓乐喧天。村人皆启户遥望，以为人家来卜葬者。近视之，人尽披红插花，是吉礼也。山间万冢，素无居人，好事者，欲追视之，相去渐远。惟见灯笼题唐姓某官衔字样，方知鬼亦如人间，爱礼面而崇势力。异哉！

雷　　祖

昔有陈姓猎户，畜一犬，有九耳。其犬一耳动，则得一兽；两耳动，则得两兽；不动，则无所得，日以为验。一日，犬九耳齐动，陈喜，必大获，急入山。自晨至午，不得一兽。方怅怅间，犬至山凹中大叫，将足爬地，颠其头，若招引状。陈疑，掘之，得一卵，大如斗，取归置几上。次早，雷雨大作，电光绕室。陈疑此卵有异，置之庭中，霹雳一声，卵豁然而开。中有一小儿，面目如画。陈大喜，抱归室中，抚之为子。长登进士第，即为本州太守，才干明敏，有善政。至五十七岁，忽肘下生翅，腾空仙去。至今雷州祀曰"雷祖"。

镇江某仲

某仲，镇江人。兄弟三人，伯无子。仲有子七岁，看上元灯失去，不知所往。仲闷甚，携赀贸易山西，并冀访子耗。去数载未归，飞语谓仲已死。仲妻不之信，乞叔往寻。伯利仲妻年少可鬻，诡称仲凶耗已真，旅榇将归，劝仲妻改适。仲妻不可，蒙麻素于髻，为夫持服。伯知其志难夺，潜与江西贾人谋，得价百余金，令买仲妻去。戒曰："个娘子要强取，黑夜命舆来，见素髻者挽之去，速飞棹行也。"归语其妻，意甚自得，伯故避去。仲妻见伯状，知有变，甫黑，即自经于梁，悬绝作声。伯妻闻之，奔救，恐虚所卖金也。抱持间，仲妻素髻坠地，伯妻髻亦坠。适贾人轿至，伯妻急走出迎，摸地取髻，误带素者。贾人见素髻妇，不待分辨，竟抢以行。伯归，悔无及，噤不能声。仲自晋归，途如厕，见布袱裹五百金在地。心计此先登厕者所遗，去应不远，盍俟诸。未几，遗金者果至，遂与之。其人感德，分以金。不受，乃邀仲偕行。数日抵其家，具鸡黍，命一子一女出拜。仲视其子，宛然己子也，问之，良是。盖仲子失去时，为人所卖，遗金者无子，买为己子，十余年矣。仲持之泣下，遗金者曰："若携子去，我女即许汝子为媳妇。"仲归，将渡江，见一人落于水，呼救，无应者，群攫其资。仲恻然，呕呼曰："孰肯救者，我募以金！"救起视之，是季弟也。季承嫂命寻仲，伯并利其死，攘之落水，有挤之者，伯所使之。仲知其情，携弟与子归。入门，伯见之，亡去。

银隔世走归原主

夏镇属滕县，有蒋翁者，勤俭成家。生一子失教，长而游荡，家渐落，蒋翁以为忧。有关帝庙陈道士，河南固始人，素与蒋翁善。乃私携五百金，嘱道士云："吾子不肖，谅不能守业，后日必为饿殍。今以此金付汝，我死后，俟其改悔，以此济之；倘终不悛，汝即以此金修庙。"道士应允，藏金瓦罐，上复破磬，埋殿后，无有知者。盾数月，翁死。子益无忌，家业尽废，妻归外家。至无栖身之地，交游绝迹，始萌悔念。道士时周邮之，蒋亦渐习操作。道士见其改过，乃告以其父遗金，将掘出畀之，乃携镢至藏金处。遍觅，已失所在，相与大骇。蒋归告其匪类，因共哗然，噘控于官。官讯之，道士不讳，官断赔偿。道士罄其蓄，犹不满十分之一。里人多不直道士，道士遂舍庙去。云游数年，过直隶莲池禅寺，挂单将行，值寺僧为某观察公诵寿生经作佛事。有老仆抱公子戏于山门，公子遽牵道士衣，投怀不舍。家人不能解，因命道士抱送公子归。观察厚赠道士遣去，而公子啼哭追之。不得已，留道士于后园小庵饮食之。一日，道士欲诵经，为观察公子祈福，需木鱼钟磬，家人以破磬付之。道士惊云："此我之磬也！"家人白其主，诘之。道士云："磬复瓦罐，内贮五百金。"问："安所得金？"乃具述蒋翁遗金之事。观察恍然，知其子为蒋翁转世，此金即翁所藏，而走归原主者也。告以生此子三日，掘地埋胞衣，因得此金。以无所用，付之布肆中取息，已五年

矣。怜道士之无辜受赔，且与其儿有宿缘，因以此金子母赠道士，并遣使送归夏镇。致书于滕邑令，将此事镌石以纪之。

人 熊

浙商某，贩洋为生。同伴二十余人，被风吹至一海岛，因结伴上岛闲步。走里许，遇一人熊，长丈余，以两手围其伴，愈围愈逼。至一大树下，熊取长藤，将人耳逐个穿通，缚树上，乃跳去。诸人俟其去远，各解所佩小刀，割断其藤，趋奔回船。俄见四熊抬一大石板，板上又坐一熊，比前熊更大，前熊仍跳跃而来，状若甚乐者。至树，则见空藤委地，怅然如有所失。石板上熊大怒，叱四熊群起殴之，立毙而去。众在舟中望之，各惊喜，以为再生。山阴吴某，耳孔有一洞，沈君辨如戚也，问其故，历历言之如此。

绳 拉 云

山东济宁州，有役王廷贞，术能求雨。常醉酒高坐本官案桌上，自称天师。刺史怒之，笞二十板。未几，州大旱，祷雨不下。合州绅士，都言其神，刺史不得已，召而谢之，良久许诺。令闭城南门，开城北门，选属龙者童子八名待差，使搓绳索五十二丈待用。已乃与童子斋戒三日，登坛持咒。自辰至午，云果从东起，重叠如铺绵。王以绳掷空中，似上有持之者，竟不坠落。待绳掷尽，呼八童子曰："速拉

速拉！”八童子竭力拉之，若有千钧之重。云在西，则拉之来东；云在南，则拉之来北，使绳如使风然。已而大雨滂沱，水深一尺，乃牵绳而下。每雷击其首，辄以羽扇遮拦，雷亦远去。嗣后，邻县苦旱，必来相延。王但索饮，不受币，且曰：“一丝之受，法便不灵。”每求雨一次，则家中亲丁必有损伤，故亦不乐为也。刺史即蓝芷林亲家，芷林为余言。

烧 狼 筋

蓝府有狼筋一条，凡家中失物，烧之，则偷者手足皆颤。有女公子失金钗一只，不知谁偷，乃齐奴婢妯娌数十人，取筋烧之。数十人神气平善，了无他异。但见房门布帘，闪颤不已，揭视之，钗挂其上。盖女公子走过时，钗为帘所勾留耳。

王 老 三

江西陶悔庵行五，妻某氏，偶与姑口角，忽腾身而坐屋瓦上，大笑不止。再三招之，始下，口作北京男子音曰：“我天津卫王老三，谁人不知？年一百三十岁矣。从北迁南，住此已七十年。此屋是翰林蒋士铨故居，我犹见其初生时也。”家人闻之大骇，问：“汝鬼耶狐耶？”曰“我非鬼非狐，乃半仙也。我所住处，被汝家五爷拆毁，使我无安身

之所。我权立瓦簷七日，既冻且饿，不得不借寓你家娘子身上，速买面来疗饥。”与之面，一啖五斤。五爷者，梅庵也。问：“五爷并未拆房，何得云尔？”曰：“所拆者，东厢庭柱下是也。”先是梅庵得古钱千文，欲其生青绿，故掘柱下埋之，不知即此怪所居。问：“既恼五爷，何以不附五爷身上？”曰：“彼手内有印，我畏之，故不敢。”梅庵因而自视其手，有纹正方，平素亦不自知也。陶太夫人责之曰：“汝既自称半仙，便当知男女有别，何以缠扰我家娘子？”某氏即作男子揖状曰：“我自知非礼，但不附你家娘子身上，恐所求不遂。因知男女有别，故我夜间不许他睡，教他张着眼，所以避嫌疑也。且我高年修道，岂复再有邪念耶？”问：“何求？”曰：“送我迁居。”问：“作何送法？”曰：“请五爷用有印之手，用红纸写‘王三先生之神位。’贴向东湖水边松树上，则我去矣。”如其言。又曰：“我尚需衣冠才去。”乃向纸店买纸衣冠焚之。又大笑曰：“我布衣也，并未入学，又未捐官，何必用此金顶帽哉？速换速换！”视店中纸冠，果有金顶，乃去之。梅庵亲持纸牌，送贴东湖松树上。闻空中呼谢者再，从此家中平安。问其妻，曰：“我与姑口角时，忽见空中有短而髯者，以手提我至瓦上。此后，我不知矣。”怪在家作闹时，人问休咎，有中有不中。问多则不答，曰：“我答何难？但你辈亦须哀怜娘子，省费些中气。”闲亦作诗数句，文理粗俗，末落款但云“王三先生高兴”六字而已。

择风水贾祸

河南孝感县张息村明府，葬先人于九嵕山。事毕，别买隙地五亩许，将造宗祠。工人动工竖柱，得一朱棺，盖已朽坏，中露一尸，骷髅甚大，体骨长过中人，胸贯三铁钉，长五六寸，腰有铁索，环绕数匝。工人不敢动，告知明府。一时宾客尽劝掩埋，另择竖柱之所，张不可，曰："我用价买地，本非强占，且风水所关，尺寸不可移。此古墓也，可以迁葬。"乃自作祭文，具牲牢祭之。祭毕，仍令迁棺。工人锹方下，遽仆地喷血骂曰："我唐朝节度使崔洪也。以用法过严，军人作乱，缚我钉死。国家衰乱，不能为我泄忿诛凶，葬此八百余年。张某何人，敢擅迁我墓？必不能相恕也！"言毕，工人起，而张明府病矣。诸宾客群为祈请，病竟不减。舁归，数日而卒。

飞　　僵

颍州蒋太守，在直隶安州遇一老翁，两手时时颤动，作摇铃状。叩其故，曰："余家住某村，村居仅数十户。山中出一僵尸，能飞行空中，食人小儿。每日未落，群相戒，闭户匿儿，犹往往被攫。村人探其穴，深不可测，无敢犯者。闻城中某道士有法术，因纠积金帛，往求捉怪。道士许诺，择日至村中，设立法坛，谓众人曰：'我法能布天罗地网，使

不得飞去，亦须尔辈持兵械相助，尤需一胆大人入其穴。’众人莫敢对。余应声而出，问：‘何差遣？’法师曰：‘凡僵尸，最怕铃铛声。尔到夜间，伺其飞出，即入穴，持两大铃摇之，手不可住。若稍歇，则尸入穴，尔受伤矣。’漏将下，法师登坛作法。余因握双铃，候尸飞出，尽力乱摇，手如雨点，不敢小住。尸到穴门，果狰狞怒视，闻铃声琅琅，逡巡不敢入。前面被人围住，又无逃处，乃奋手张臂，与村人格斗。至天将明，仆地而倒，众举火焚之。余时在穴中，未知也，犹摇铃不敢停如故。至日中，众大呼，余始出。而两手动摇不止，遂至今成疾云。”

两僵尸野合

有壮士某，客于湖广，独居古寺。一夕，月色甚佳，散步门外，见树林中隐隐有戴唐巾飘然来者，疑其为鬼。旋至松林最密中，入一古墓，心知为僵尸。素闻僵尸失棺上盖，便不能作祟。次夜，先匿于树林中，伺尸出，将窃取其盖。二更后，尸果出，似有所往。尾之，至一大宅门外。其上楼窗中，先有红衣妇人掷下白练一条，牵引之，尸攀援而上。作絮语声，不甚了了。壮士先回，窃其棺盖藏之，仍伏于松深处。夜将阑，尸匆匆还，见棺失盖，窘甚，遍觅良久，仍从原路踉跄奔去。再尾之，至楼下，且跃且鸣，啃啃有声。楼上妇亦相对啃啃，以手摇拒，似讶其不应再至者。鸡忽鸣，尸倒于路侧。明早，行人尽至，各大骇。同往楼下访之，乃周姓祠堂。楼停一柩，有女僵尸，亦卧于棺外。众人知为

僵尸野合之怪，乃合尸于一处而焚之。

鬼幕宾

毘陵王生，年四十余，游幕关中。时虚舟庄公，知盩厔县事，延至幕中。是年秋，与署中友暨庄逵吉者人，同至城隍庙看菊，苦无佳者。王生偶拾一枝，遣仆送归，逵吉阻之，以为神前之物，不可轻动。王戏曰："某一生直道，神明必不见怪，如欲加谴责，我为之代办公事一二件何如？"明年三月三日，王生无疾而终，各以为骇。更余，忽醒曰："予独坐，见一使者持一名柬至邀余，即同步出门外。登舆，行里许，至城隍庙。神降阶迎，行宾主礼，曰：'先生折我菊花，许我办案。兹有某县积案，迟延日久，尚未审结，恭邀先生一商。'少顷，吏捧积年案卷至，主人退出。余阅诸情节，皆属易办，惟有误勾某罪人一案，余批云：'骨肉未寒，犹可还阳。否则，东岳行查檄至，城隍将受处分矣。'神出视，大喜云：'先生所见，甚合我意。'茶罢，仍送至丹墀，曰：'尚有一事奉托，如晤包少府，渠承办工程木料，日内可到矣。'余唯唯别出，登舆而归。取床头青蚨三百，犒其从者而醒。"越三日，仙游大水，木料皆出黑口镇矣。包少府者，醴泉同知包某也。至今人呼王生为鬼幕宾。

雷震蟆妖

严陵宋淡山，于乾隆丁亥夏，见遂安县民家雷震其屋。须臾天霁，一无所损，惟室中恒有臭气。旬日后，诸亲友以摴蒱之戏，环聚于庭，天花板内，忽有血水下滴。启板视之，见一死虾蟆，长三尺许，头戴骔缨帽，脚穿乌缎靴，身着元纱褙褡，宛如人形。方知雷击者，即此虾蟆也。

梦中破案

曹州刘姓，以典当为业。虞城张某，为经理其事，已二载矣。少有蓄积，岁暮欲归。主人留至元旦，乘一青骡去，相订上元日返曹州。至期不至，刘因遣人促之来。至其家，则云："未尝归也。"两家致讼，控至抚按，勒限饬县捕拿。延至六月矣，公差惸遽无措。一夕，访于城南，见有老人偕一年少，相谓曰："月色甚佳，何不向凉亭一行？"曹州南城十数里，旧有凉亭。公差私议，二人于此时往，倘城门闭，何由而入？心异之，遂先至彼相伺。未几，二人果至，听所言，皆邻里间琐事。有顷，少年忽云："城内刘姓事，至今未明。余心窃计，乃西门外卖饼孙姓，利其财物，因而害之也。"翁问故，少年云："饼店在此已数载，今春倏闭，是以疑之。"翁叱云："此事大有干系，何得妄语？"意甚拂然。旋云："夜深可归矣。"公差尾其后，行甚速。

至南城，门已闭，见二人从门隙入。差亟呼司阍，启钥入城，则两人尚在前行。至小街，少年与翁别，入门，门亦未启也。复随翁行二十余家，亦未启扉而入。差大惊，叩其户。半晌翁出，持纸撚披衣，极困惫之状。差曰："适间与少年凉亭看月，何遽睡耶？"翁神色迟疑，曰："看月有之，乃梦中事也。"差复胁之往诣少年，少年出，亦如翁状。乃拘入县署，述梦中语。次早，遣人至某村，迹孙姓所居，则青骡宛系门首也。因锁拿到县，一讯而服，遂起赃问抵偿焉。此乙巳夏间事。曹州守吴忠诰，向为绥德州牧，与严道甫善，告道甫云。

马变鱼园地变鹅

雍正初年，伍相国为盛京将军，送马五百匹，诣黑龙江。将至，不数里，忽一马振鬣长嘶，众马随之。至江口，尽跃入水，化而为鱼。严道甫馆德州卢氏时，卢有戚罗姓，偶以二百钱买一鹅，带至济南应试。到时，鹅价甚贵，有以五百文售之者。罗忽动牟利之念，忆家有园地十五亩，若质钱买鹅，可获三倍之利。试毕回家，售地得价。四出买鹅，得三百余只，复驱以往。行二日，至齐河，过城外长桥，有鹅头带铃者，引颈长鸣，振翼而飞，众鹅相率以上。观者数十人，群相拍手。须臾之间，望之如白云一片，随风而灭。罗惭悔交集，无可奈何。搜索囊中，尚余前次买鹅钱数百文，作盘费以归。自叹祖遗园地，化鹅而去矣。

聋鬼

乾隆四十九年，杭州半山陆家牌楼河中，淌一浮尸来。村民霍茂祥，素行善事，为敛钱买棺，殡诸市上。夜梦蓝衣人来曰："我临平人张某，教馆为业，不幸失足落水，蒙君殡我，无以为报。我能预知休咎，替人禳解，倘有灵应，须以牲牢谢我，君可得香火钱。"霍醒，告之里人，果有求必应。不数日，香火如云。霍夜又梦张来曰："我左耳聋，有来通诚者，须向右耳告我。"于是，次日人来祈祷者，听霍之言，多向棺右致祭。叫呼，似有应声答者，村民奉之若狂，呼为灵棺材。霍家取香火钱，因以致富。未几，仁和令杨公路过，见烧香者汹汹蚁聚。杨怒其惑众，命焚其棺，鬼遂绝。

棺床

陆秀才遐龄，赴闽中幕馆。路过江山县，天大雨，赶店不及，日已夕矣。望前村树木浓密，瓦屋数间，奔往叩门，求借一宿。主人出迎，颇清雅，自言沈姓，亦系江山秀才，家无余屋延宾。陆再三求，沈不得已，指东厢一间曰："此可草榻也。"持烛送入。陆见左停一棺，意颇恶之。又自念平素胆壮，且舍此亦无他宿处，乃唯唯作谢。其房中原有木榻，即将行李铺上，辞主人出，而心不能无悸。取所带《易

经》一部，灯下观。至二鼓，不敢息烛，和衣而寝。少顷，闻棺中窸窣有声，注目视之，棺前盖已掀起矣，有翁白须朱履，伸一腿而出。陆大骇，紧扣其帐，而于帐缝窥之。翁至陆坐处，翻其《易经》，了无惧色。袖出烟袋，就烛上吃烟。陆更惊，以为鬼不畏《易经》，又能吃烟，真恶鬼矣。恐其走至榻前，愈益谛视，浑身冷颤，榻为之动。白须翁视榻微笑，竟不至前，仍袖烟袋入棺，自复其盖。陆终夜不眠。迨早主人出，问客：“昨夜安否？”强应曰：“安，但不知屋左所停棺内何人？”曰：“家父也。”陆曰：“既系尊公，何以久不安葬？”主人曰：“家君现存，壮健无恙，并未死也。家君平日一切达观，以为自古皆有死，何不先为演习？故庆七十后，即作寿棺，厚糊其里，置被褥焉，每晚必卧其中，当作床帐。”言毕，拉赴棺前，请老翁起，行宾主之礼，果灯下所见。翁笑曰：“客受惊耶？”三人拍手大剧。视其棺，四围沙木中空，其盖用黑漆绵纱为之，故能透气，且甚轻。

炮打蝗虫

崇祯甲申，河南飞蝗食民间小儿。每一阵来，如猛雨毒箭，环抱人而蚕食之，顷刻皮肉俱尽。方知北史载：“灵太后时，蚕蛾食人无算。”真有其事也。开封府城门，被蝗塞断，人不能出入。祥符令不得已发火炮击之，冲开一洞，行人得通。未饭顷，又填塞矣。

僵尸手执元宝

雍正九年冬，西北地震，山西介休县某村，地陷里许。有未成坑者，居民掘视之。一家仇姓者，全家俱在，尸僵不腐，一切什物器皿，完好如初。主人方持天平兑银，右手犹执一元宝，把握甚牢。

张飞棺

萧松浦，从四川归，云："保宁府巴州，旧刺史之厅东有张飞墓，石穴至今未闭。一朱棺悬空，长九尺，叩之，声铿锵然。"乾隆三十年，有陈秀才某，梦金甲神自称："我汉朝将军张翼德也。今世俗驿递公文，避家兄云长之讳，而反犯我之讳，何太不公道耶？"彼此大笑而寤。盖近日公文改羽递为飞递故也。

误尝粪

常州蒋用庵御史，与四友同饮于徐兆璜家。徐精饮馔，烹河豚尤佳，因置酒请六客同食河豚。六客虽贪河豚味美，各举箸大啖，而心不能无疑。忽一客张姓者，陡然倒地，口吐白沫，噤不能声。主人与群客皆以为中河豚毒矣，速购粪

清灌之，张犹未醒。五人大惧，皆曰：“宁可服药于毒未发之前。”乃各饮粪清一杯。良久，张竟苏醒，群客告以解救之事。张曰：“小弟向有羊儿疯之疾，不时举发，非中河豚毒也。”于是五人深悔无故而尝粪，且嗽且呕，狂笑不止。

借尸延嗣

萧公文登，宰阳湖。伊邻施妪，其夫早卒，抚其遗腹子某长大。娶妻李氏，姑媳甚欢。年余，媳忽病亡。妪家贫，痛媳亡不能再娶以延夫祀，呼天吁地。次日将殓，媳忽从炕上跃起，呼姑曰：“我来做汝家媳妇，不要再哭！”妪方庆媳再生，喜不自胜，其子私语母曰：“何声音之不似吾妻也？眼光又直视，恐非真李氏再生，得毋野鬼凭之为祟乎？”邻里皆惊，遂环守之。三四日中，闭目仰卧，给汤粥饮啜如常。惟姑呼之则应，夫与之语，则避而不答。至七日后，方起。梳洗毕，敛衽告姑曰：“我宁海州某村方氏女也，行一，年十九，待聘未字。因病死，至冥府，适汝家李氏媳妇在焉，随有矮鬼无数，长鬼一个，环跪阎君，乞诉求放李氏还阳。阎君怒叱，将众矮鬼逐出，长鬼责二十板。长鬼受责后，仍再四哀求，云：‘小人父祖以来，皆守本分，不敢为恶，罪不致于绝嗣。妻辛苦万状，方得娶一媳妇，今又病亡，何能有力续娶？岂不令一家绝嗣乎？乞放媳还阳，得生子以延一脉。’阎君怒稍霁，命判官检簿细阅毕，向长鬼曰：‘尔媳李氏，阳寿已绝，不能放还。姑念尔世无过恶，尔妻

又能守节抚孤，若令乏嗣，无以劝善。方氏女虽年命该尽，生前亦颇好善，可令借李尸复活，则尔无媳而得媳矣。’长鬼拜谢。阎君指长鬼告予曰：‘此尔翁也，着他领尔借尸还魂，生子延祀。’予遂随翁到此。翁指示予曰：‘此尔姑也。’将我推跌在地。开眼不见翁，只见婆婆立我身旁，我故只认得婆婆一人，余皆不识也。我家父母俱在，有一个兄弟，年十六岁，望遣人告知，以免父母啼哭。”姑遣子探访，果如所云，告以故。其父与弟同至姑家，方氏见，即相抱而哭。父反退缩，不敢向前，曰：“声音举止，虽与吾女相像，而面貌不同，何也？”女对父泣曰：“我假李氏体以生，非我本来面目，喜得再见生身之父与同胞之弟。母亲忍心，不来看我，父与弟又疑而不肯相认，生不如死矣。”悲痛间，其母遣邻妪来探问女儿，即呼：“某妈妈，汝从何处来？我母亦来看我乎？”父方抚而慰之。叩以往事，丝毫不爽，始真信其再生也，故遂款留其父与弟在家。至晚，令子与媳同室而处。媳辞曰：“我处女也，虽冥数已定，乞俟吾母来，择吉日成夫妇礼，不可苟合。”亲邻群称善，父亦喜甚，遣其子归迎母来，始合卺焉。三年后，举一子。子生百日，亲朋来贺，忽向姑曰：“已为汝家传后有人，我寿算久尽，要去矣。”瞑目而逝。人相传冥官破例办事，犹阳官之因公挪移云。

卷十三

关神下乩

明季，关神下乩坛，批某士人终身云："官至都堂，寿止六十。"后士人登第，官果至中丞。国朝定鼎后，其人乞降，官不加迁，而寿已八十矣。偶至坛所，适关帝复降。其人自以为必有阴德，故能延寿，跽而请曰："弟子官爵验矣，今寿乃过之，岂修寿在人，虽神明亦有所不知耶？"关帝大书曰："某平生以忠孝待人，甲申之变，汝自不死，与我何与？"屈指计之，崇祯殉难时，正此公年六十时也。

遇太岁煞神祸福各异

徐坛长侍讲未遇时，赴都会试。如厕，见大肉块，遍身有眼，知为太岁。侍讲记某书云："鞭太岁者脱祸"。因取大棍，与家丁次第笞击，每击一处，则遍身之眼，俱加闪烁。是年成进士。蒋文肃公家中开井，得肉一块，方如桌面，刀刺不入，火灼不焦，蜿蜒而动，徐化为水。是年，文肃公卒。任香谷宗伯未遇时，走田埂上，遇一人，口含一刀，两手持两刀，披发赤面，伛身而过。宗伯行未半里，见赤面人入良者

之家，知是煞神，宗伯后登第。苏州唐姓者，立孝子坊，忽于衣帽中得白纸帖书一“煞”字，如胡桃大。是年，其家死者七人。

归安鱼怪

俗传张天师不过归安县。云前朝归安知县某，到任半年，与妻同宿，夜半闻撞门声，知县起视之。少顷登床，谓妻曰：“风扫门耳，无他异也。”其妻认为己夫，仍与同卧，而时觉其体有腥气，疑而未言。然自此归安大治，狱讼之事，判若神明。数年后，张天师过归安，知县不敢迎谒。天师曰：“此县有妖气。”令人召知县妻，问曰：“尔记某年月日，夜有撞门之事乎？”曰：“有之。”曰：“现在之夫，非尔夫也，乃黑鱼精也。尔之前夫，已于撞门时为所食矣。”妻大骇，即求天师报仇。天师登坛作法，得大黑鱼，长数丈，俯伏坛下。天师曰：“尔罪当斩，姑念作令时颇有善政，特免汝死。”乃取大瓮囚鱼，符封其口，埋之大堂，以土筑公案镇之。鱼乞哀，天师曰：“待我再过此则释汝。”天师自此不复过归安云。

张忆娘

苏州名妓张忆娘，色艺冠时，与蒋姓者素交好。蒋故巨室，花朝月夕，与忆娘游观音灵岩等寺，辄并辔而行。忆娘素明慧，欲托身于蒋，而蒋姬媵绝多，不甚属意。因与徽州

陈通判者，有终身之托。陈娶过门，蒋不得再通，大恚，百计离间之，诬控以奸拐。忆娘不得已，度为比丘，衣食犹资于陈。蒋更使人要而绝之，忆娘贫窘，自缢而亡。居亡何，蒋早起进粥，忽头晕气绝。至一官衙，二弓手掖之前，旁有人呼曰："蒋某，汝事须六年后始讯，何遽至此？"呼者之面貌，乃蒋平日门下奔走士也，曾遣以问忆娘者，死三年矣。蒋惊醒，自此，精气恍惚，饮食少进。有玄妙观道士张某，精法律，为筑坛持咒，作禳解法。三日后，道士曰："冤魂已到，我不审其姓氏，试取大镜，泼以明水，当有一女子现形。"召家人视之，宛然忆娘也。道士曰："吾所能力制者，妖孽狐狸之类，今男女冤谴，非吾所能驱除。"竟拂衣去。蒋为忆娘作七昼夜道场，意欲超度之，卒不能遣。延苏州名医叶天士，赠以千金，药未至口，便见纤纤白手按复之，或无故自泼于地。蒋病益增，六年而没。蒋氏从孙漪园，犹藏忆娘小照，戴乌纱髻，着天青罗裙，眉目秀媚，以左手簪花而笑，为当时杨子鹤笔也。

飞星入南斗

苏松道韩青岩，通天文。尝为予言："宰宝山时，六月捕蝗，至野田中。四鼓起，坐胡床，督率书役，见客星飞入南斗。私记占验书，见此灾者，一月之内当暴亡。法宜剪发寸许，东西禹步三匝，便可移祸他人。尔时我即麾去书役，依法行之。居亡何，署中司书记者李某，无故以小刀剖腹而死，我竟无恙。李乃我荐卷门生，年少能文，不料为我替

灾，心为怅然。”余戏谓韩曰：“公言占验之术，固神矣。然如我辈全不知天文，往往夜坐，见飞星来往甚多，倘有入南斗者，竟不知厌胜法，为之奈何？”曰：“君辈不知天文者，虽见飞星入南斗亦无害。”余曰：“然则公又何苦知天文，多此一事，而自祸祸人耶？”韩大笑，不能答。

杨妃见梦

康熙间，苏州汪山樵先生讳俊，选陕西兴平县，宿马嵬驿中。梦一女子，容貌绝世，明珰翠羽，投牒而言曰：“妾有墓地，为人所侵，幸明府宽而察之。”汪惊醒，询士人，曰：“此间惟有杨娘娘墓道，唐时改葬后，基址原有数十亩宽，自宋明以来，为樵牧所侵，渐无余地。”汪为清理，果有旧碑记，存墓侧土中。题“大唐贵妃杨氏墓。”乃为别置界石，兼买树百株植其上，春秋设二祭焉。

曹能始记前生

明季曹能始先生，登进士后，过仙霞岭，山光水色，恍如前世所游。暮宿旅店，闻邻家有妇哭甚哀，问之，曰：“为其亡夫作三十周年耳。”询其死年月日，即先生之生年月日也。遂入其家，历举某屋某径，毫发不爽。其家环惊，共来审视。曹亦凄然涕下，曰：“某书屋内，有南向竹树数十株。我尚有文稿未终篇者，未知犹存否？”其家曰：“自

主人捐馆后，恐夫人见书室而神伤，故至今犹关锁也。”曹命开之，则尘凝数寸，遗稿乱书，宛然俱在。惟前妻已白发盈头，不可复认矣。曹以家财分半与之，俾终余年。余按《文苑英华》白敏中书滑州太守崔彦武事，崔记前生为杜明福妻，骑马直抵杜家，而明福老矣，乃说旧事，取所藏金钗于壁中，施宅为寺，号“明福寺，”与此相类。

江南客寓

涤斋先生为诸生时，在京师贾家胡同有店，号“江南客寓”。厅屋三间，中一间甚洁，住者绝少。先生居之，了无他异。一日外出，托所亲某管其衣物。夜睡至三鼓，忽室内尽明，时并无灯烛。所亲骇，揭帐视之，见一长人，黑色，手提其头，血淋漓，对面直立不动，呼曰：“尔何得居此？”所亲狂奔出，告店主。主人曰：“此屋素不安静，尔乃必欲居之奈何？”次日，先生归，告之故。先生曰：“此必有鬼欲申冤耳，我在此，何不现形耶？”大书一状，向空焚之，以为尔果有冤，当于今晚赴诉。是夕，先生复睡，未一更，所见果如所说。但持一血头，跪而不立。先生问：“何人何冤？”持头者以手指口，竟无一语。次日，亦不复见。先生又常于园中月下，见黑物一团，大如浴盆，追奔树下，以脚踢之，随脚而灭。次日，视其靴袜，黑如烟煤，并足皆黑。

荆波宛在

本朝佟相国巡抚甘肃，按站行至伏羌县，梦神呼云：“速走速走！”佟不以为意。次晚梦如初，且云：“欲报我恩，但记荆波宛在可耳！”佟惊起亟走，三日而伏羌县沉为湖，卒不解救者为何神。后出巡，至建昌野渡，有关公庙，上书“荆波宛在”四字。佟入拜谒，大为修葺，今焕然犹存。

冯侍御

冯侍御静山，居京师永光寺西街。改造书屋，掘地得黑漆棺，为故迁之。夜梦人投牒诉冤，冯时巡西城，梦中取牒阅之，告势宦掘棺事，即己之姓名也，惊醒得疾。疾革时，夫人闻房中笑语声，以为病有起色，往视之，见黑衣人素不相识者坐床上，一闪而灭。侍御谓夫人曰：“此人，吾邻也。曾作运粮守备，运饷至京师卒。棺厝于永光寺前街僧寺中，迫近吾家，而吾不知。今闻我亦有行期，故来相约耳，可烧纸钱助其冥资。”夫人遣人至前街踪迹，棺识宛然，知先生之终不起也。

药师父

昆山徐大司寇之子徐冠卿，幼时号药师父，以其曾酖死一业师也。业师周姓，号云核，受司寇聘前一日，梦巨蟒以口吐红丸，逼令咽之，肠痛而醒。就聘于徐，督冠卿严。冠卿素佻达，笞责尤甚。冠卿与仆谋，置酖于饭，食之而卒。后冠卿为翰林，不得志，诗文多怨诽，为人所构，就鞫刑部。见左司杨景震，大惊曰：“吾死矣，吾初见时，俨然周先生也！”次日复讯，各官俱以司寇之子，稍加怜恤。杨独怒鞫，批其颊数十下，齿左右坠，定以斩决。狱上即刑，杨为监斩官。其家访之，杨景震之生年月日，即周先生之死年月日也。或告之杨，杨大笑曰：“岂有是哉？使吾早知此语，转当屈法以救之矣。”此与《太平广记》载王武俊事同。

庄秀才

通州庄孝廉成，戊午举人。少年貌美，其佃户有女悦之，竟以成疾。临卒，谓其父曰：“吾为庄秀才死也，吾思嫁庄秀才，自念门户寒贱，事必不成，故郁郁成病。今虽死，此意当为致之秀才，则目瞑矣。”其父急告庄，庄往视而气已绝。庄赴秋闱，遇女子于淮新桥，宛然如生。入闱，一切饮饭烹茶之事，见女子身为执役。是年登第，每有远行，则女子必至。庄怖之，为置神主祭于家，书“亡妾某

氏。”见女子来拜谢，自此绝矣。

蔼蔼幽人

通州李臬司讳玉鋐，丙戌进士。少时，好炼笔录。忽一日，笔于空中书曰：“敬我，我助汝功名。”李再拜，祀以牲牢。嗣后文社之事，题下，则听笔之所为。尤能作擘窠大字，求者辄与，李敬奉甚。至家事、外事咨之而行，靡不如意。社中能文者，每读李作，叹其笔意大类钱吉士。钱吉士者，前朝翰林钱禧也。李私问笔神，答曰：“是也。”自后，里中人来扶乩者，多以钱先生呼之。笔神遇题跋落款，不书姓名，但书“蔼蔼幽人”四字。李举孝廉成进士，笔神之力居多。后官臬司，神助之决狱，郡中以为神。李公乞归，神与李俱他出，其子弟事神不敬，神怒，投书作别而去。余与李公之子方膺，同官交好，绝不向余道只字。方膺卒后，臬司同年熊涤斋太史为余言之，并云：“方膺深讳其事，盖忤神者，即方膺也。”

僵尸求食

武林钱塘门内有更楼，雇更夫击柝，衣里巡逻，大众敛资为之，由来久矣。康熙五十六年夏，更夫任三者巡巷外，路过小庙。每至'更，闻柝声，则有一人从庙中出，踉跄捷走。漏五下，则先柝声入庙。如是者屡矣。任三疑庙中僧有

邪约，将伺之，为诈酒肉计。次夕，月明如昼，见其人面枯黑如腊，目眶深陷，两肩挂银锭而行，窸窣有声，出入寺前。任三知为僵尸，因山门之内，停有旧榇，积尘寸许。询诸僧人，云其师祖时，不知谁何氏所寄厝者也。与侪辈语及之，其中黠者曰："吾闻鬼畏赤豆、铁屑及米子，备此三物升许，伺其破棺出，潜取以绕棺之四周，则彼不能入矣。"如其言，购买三物。待夜二更，尸复出，伺其去远，携灯入视，见棺后方板一块，俗语所谓和头者，已掀在地中，空空无所有，乃取三物绕棺而密洒之。事毕，径归卧更楼上。至五更，有厉声呼任三爷者。任问为谁，曰："我山门内之长眠者，无子孙，久不得血食，故出外营求，以救腹馁。今为尔所魇，不能入棺，吾其死矣。可急起将赤豆、铁屑拂去之。"任惧不敢答。又呼曰："我与尔何仇？何苦为此虐耶？"任念与彼解围之后，彼杀我而后入，何以御之？终不答。鸡初鸣，鬼哀恳，继以詈骂，久之寂然。明日过楼下者，见有尸僵卧，乃告众鸣官，以尸还诸棺而火焚之，一方得宁。

僵尸贪财受累

绍兴王生某，食饩有年，村中富家延之为师。因屋宇湫隘，适相距里许有新室求售者，遂买使居，且曰："家中摒挡未尽，学徒暨馆童辈，明晨进馆，先生一夜独眠，能无惧乎？"王自负胆壮，且新室也，何畏之有，乃命童携茗具，引至书斋。王周视室内毕，复至门前徙倚。时已夜矣，月色大明，见山下燐火荧荧。趋往视之，光出一白木棺中，王念

此鬼磷也，色宜碧，而焰带微赤，得无为金银气乎？忆《智囊》所载：有胡人数辈，凶服舆榇，而蓋葬城外者，捕人迹之，榇中皆黄白也。此棺毋乃类是？幸无人，可攫而取也。遂取石块击去其钉，从棺后推卸其盖，则赫然一尸，面青紫而腹膨亨，麻冠草履。越俗，凡父母在堂而子先亡者，例以此殓。王愕然退缩，每一缩，则尸一跃，再缩而尸蹶然起。王尽力狂奔，尸自后追之。王入户登楼，闭门下键。喘息甫定，疑尸已去，开窗视之。窗启而尸昂首大喜，从外跃入，推叩门不得入。忽大声悲呼，三呼而楼门洞开，若有启之者；遂登楼。王无奈何，持木棍待之。尸甫上，即击以棍，中其肩。所挂银锭，散落于地，尸俯而拾取。王趁其伛偻时，尽力推之，尸滚楼下。旋闻鸡啼，从此寂无声响矣。明日视之，尸跌伤腿骨，横卧于地，遂召众扛而焚之。王叹曰："我以贪故，招尸上楼；尸以贪故，被人烧毁。鬼尚不可贪，而况于人乎？"

宋荔裳受恶土地之累

宋荔裳为山东臬使。族子某，素不肖，与总兵于七饮博为奸。于七者，前明末年山东土寇降本朝者也，虽为总戎，怙恶不悛。人以族子事告公，公怒曰："如此，必为家门之祸，俟其归，将缚至祠堂杖杀之！"某闻之，逃至德州，夜宿土地庙中。梦土地神谓曰："汝毋怖，大富贵至矣。现在于七谋反，汝可速往京师赴提督外出首。"且曰："某地中埋有百金，可取为路费。"族子掘地，果得金，大喜。以怨

其叔故，遂赴提督处，并诬其叔与于七通谋，以故荔裳被逮入狱。未十日，于七果反，族子以首报之功受赏。荔裳牵累入狱，旋亦昭雪。

陆夫人

某方伯夫人陆氏，尚书裘文达公之干女也。文达公薨后，夫人病，梦有大轿在屋瓦上行来，前立青衣者呼曰："裘大人命来相请！"夫人登轿，冉冉在云中行。至一大庙，正殿巍峨，旁有小屋甚洁。文达公科头，衣绸袍，二童侍，几上卷案甚多，谓夫人曰："知汝病之所由来耶？此前生孽也。"夫人跪而请曰："干爷有力，能为女儿解免否？"文达公曰："此处西厢房有一妇人，现卧床上，汝往扶之。能扶起，则病可治；否则，我亦不能救汝。"命小童引夫人往西厢房，果有描金床，施大红绫帐，被褥甚华，中卧赤身女尸，两目瞪视，无一言。夫人扶之，手力尽矣，卒不起，归告文达公。公曰："汝孽难消，可还家托张天师打醮以解禳之。但天师近日心粗，禄亦将近。某月日，替苏州顾懋德家作斋文，错字甚多，上帝颇怒，奈何？"夫人惊醒。适天师在京，遂以此言告之。天师检顾家斋表，稿中果有误字，法官所写也，心为惊悸。未几，夫人亡，天师亦亡。天师名存义，顾懋德者，辛未进士，官礼部郎中。

牛头大王

溧阳村民庄光裕，梦一怪，头上生角，敲门而进，谓曰："我牛头大王也，上帝命血食此方，汝塑像祀我，必有福应。"庄醒，告知村农。村方病疫，皆曰："宁可信其有。"纠钱数十千，起三间草屋，塑牛头而人身者坐焉。嗣后疫病尽痊。求子者颇效，香火大盛，如是数年。村民周姓儿出痘，到庙先具牲牢祀神，再掷卦，大吉。周喜，许演戏为谢。未数日，儿竟死。周怒曰："我靠儿子耕田养我，儿死不如我死！"率其妻持锄耙撞牛头，碎其身，毁其庙。合村大惊，以为必有奇祸，自此寂然，牛头神亦不知何往。

水定庵牡丹

江宁二尹汪公易堂，访友古北口，路憩水定庵。庵中牡丹盛开，花大如斗，汪近前赏玩。庵僧戒："勿折花，花有妖，能为祸。"汪素刚，笑曰："我本不折花，既云有妖，当折而试之。"以手摘之，花左右旋转，坚如牛筋，竟不能断。取所佩刀截之，花未断而拇指伤，血涔涔下。汪惭且怒，以袍袖裹血，忍痛不言。乃左手捽花头，而右手以刀截其根，竟断一枝。归畜瓶中，夸于人曰："我今日获花妖矣。"将购药医手创，细视之并无刀痕，袍袖上亦无血迹。

乌　台

粤东肇庆府，即古端州，包孝肃旧治也。大堂暖阁后有黑井，复以铁板，为出入所必经。相传包公纳妖于井，有包收卢放马成湖之谣，谓太守遇卢姓，则妖出，遇马姓，则井溢也。然千百年来，亦从无此二姓为守者。署东有高楼，号乌台，俗谓包公听断妖鬼，皆坐此台。四面砖石封固，启则为祟。凡太守履任，必祀以少牢，无敢启视者。前任安守，有管厨人某，酒醉登楼巅，揭瓦窥之，见台中有三土堆，“品”字排列，如小坟状。中间小树一株，枝青叶绿，此外一无他物。方瞪视间，有黑气冲起，厨人自楼巅滚跌于地，颤汗交作，仅能言所见。至夕，狂叫而死。越日，安公暴染疯狂，鞭扑其妻，竟至身死。又手刃其爱妾，以此落职获谴。越两任后，家弟香亭出守是郡。家信来，为言若此。余闻而大怒，寄信云：“此说荒唐可也。若真有其事，则楼神不法甚矣，断非包公旧迹，弟何不拆而焚之？”

见　娘　堡

顺治乙酉，王师破建昌，明益王遁去。长史刘某，吴下人也，逃山中，不知所往。其子蓼萧，从吴门赴考归，有志寻亲。时藩府荒圮，莫可踪迹，乃祷于盱江张令公祠。梦神书“石滁”二字与之，醒而徬徨，不知何地。遇一尼告曰：

"石漈在闽广之交，阻兵难行，幸有曲径，七日可达。"如其言，历尽危险，竟至其地。父母依村农姚氏居焉，母子相持而泣。父已死，乃持丧奉母而归。所居村名"见娘堡"，名已奇矣。尤奇者，长史避难时，携家谱一册自随。戊子岁，其母闻窸窣声，出自箧中。以为鼠也，启视无有，闭则复然。一日，见绯衣人数辈，冉冉从箧中走出，益大惊。逾时而孝子至。此事载《姜西溟文集》中，韩尚书菼为之表墓。

鬼 糊 涂

乾隆三十九年，京师有无赖子韩六，殴伤其父。刑部审明，下狱拟斩。侍郎某，以所殴非致命处，意欲减等发落。大司寇秦公奏，名分所关，理宜正法。奉旨依议，遣刑部司狱司李怀中监斩。后三日，鬼附李身，口称："诸大人业已宽我，而汝来斩我，我死不甘，故来索命。"闻者骇然，以为此鬼糊涂，然而李竟不起。

鬼 势 利

张八郎有所欢婢，婚后弃之。婢幽怨成疾，临死曰："我不饶八郎。"语毕气绝。忽又张目曰："八郎运甚旺，不能报仇，我捉八奶奶也是一样。"未二年，八郎夫人竟以产亡。

鬼相思

岳州张某，号鬼三爷，以其行三，为鬼所生故也。父某，府学廪生。妻陈氏，有色，忽凭妖，自称郧阳小神，白昼现形，与之交接。张虽同床，无故自离，若有梏其手足者。其家遍请符箓，毫无效验。三月后，陈氏受胎生子，空中群鬼啾啾，争来作贺，掷下纸钱无数。张忿甚，将到龙虎山求救于天师。忽一日，小神踉跄来，汗如雨下，语其妻曰："吾儿闯祸，昨夜入汝邻毛家，偷其金盆，被他家所挂钟馗拔剑相逐。我俱为所伤，不得已急走，将金盆掷在巷西池塘中，脱逃来此。汝速具酒，替我压惊。"次日，妻告张。张往毛府刺探，果失金盆，合家喧吵，将控官捉贼。张止之曰："我有法替汝取来，作何谢我？"毛氏大喜曰："果得金盆，凭君取索。"张诡作念咒状，良久，唤毛氏家人径往塘所，命善泅者、入水取之，果得金盆。毛延张上座，问："以何物作谢？"张笑曰："我读书人，不受财帛，只须君家收藏书画，与我一二件足矣。"其家尽出所藏，张选取文征明芙蓉一幅。其家觉谢礼太薄，心抱不安，张乃指壁上所挂钟馗像曰："赐此画凑成两件何如？"毛氏唯唯。张取归，悬室中，小神从此永不再来。但闻园中树上，鬼哀哭三日，人称鬼相思云。

关神世法

康熙癸卯，举人江闿选某县令，丁忧归。将起复时，梦有甲士来，自称周仓，服饰如今庙中所塑，而少年无须。手持名帖，上写"治年家弟关某顿首拜"。惊醒大笑，以为关帝行此世法。未几，选山西解梁知县，往谒武庙，旁塑周仓，果少年无须者也，而貌恍如梦中。乃捐俸重修神庙，后竟卒于任所。江公即于九太守之叔，太守为余言。

乡试弥封

皖江程叔才，名思恭，学问博雅，注陈检讨四六得名。以平时好古，不喜时文，其师唐赤子太史责之曰："科名进身，非此不可。今岁入场之年，汝宜留意。"因强之诵读金陈诸大家文，程唯唯，终非所好。四书体注等书，临场并不翻阅。康熙戊戌科，江南首题"举贤才，焉知贤才而举之"，次题"大哉圣人之道"。程三场毕，自言首篇颇得意。唐太史读之，喜曰："颇可望魁。"程急取案头《中庸》一看，愕然丧气，嗟曰："不中用了，我只道大哉圣人之道，在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之下，故领题出题，俱承接此二句。今方知是开首第一句，则通身犯下矣，其不中尚复何言？"唐亦为之悼叹。已而榜发，竟中第五名。唐不解所以得售之故，往见主试，将探问之。主试某，故唐公同年，一见笑曰："今

年科场中有笑话，兄知否？”唐问故。曰：“皇上有密旨，谓诸生关节，都放在破承、领题、出题三处。今岁将此三处，尽行弥封，故有程某文字领题出题全行犯下，竟中五魁。将来磨勘，定受参罚，奈何？”唐笑而不言。后叔才先生果被吏部磨勘，罚停一科。

两汪士鋐

顺治间，徽州汪日衡先生，元旦梦行天榜会元汪士鋐，先生乃改名应之。竟终身不第。直至康熙某科，汪退谷先生中会元，榜名士鋐。相隔四十余年，日衡先生死久矣，孙某记乃祖之言，相与叹造化弄人，亦觉无谓。

雷击土地

康熙间，石埭令汪以炘素与其友林某交好。后林死，为石埭土地神。每夜间，阴阳虽隔，而两人来往如平生欢。土地私谓汪曰：“君家有难，我不敢不告。第告君后，恐我难逃天谴。”汪再三问，曰：“尊堂太夫人分当雷击。”汪大惊，号泣求救。土地曰：“此是前生恶劫，我官卑职小，如何能救？”汪泣请不已。神曰：“只有一法可救，汝速尽孝养之道。凡太夫人平日一饮一馔、一帐一衣，务使十倍其数，浪费而暴殄之，庶几禄尽则亡，可以善终。雷虽来，无益也。”汪如其言，其母果不数年而卒。又三年，天雨，雷

果至。绕棺照耀，满房硫磺气，卒不下，破屋而出，飞击土地庙，塑像成泥。

张光熊

直隶张光熊，幼而聪俊，年十八，居西楼读书。家豪富，多婢妾，而父母范之甚严。七月七日，感牛郎织女事，望星而坐，妄想此夕可有家婢来窥读书者否？心乍动，见帘外一美女侧身立，唤之不应。少顷，冉冉至前，视之，非家中婢也。问："何姓？"曰："姓王。"问："居何处？"曰："君之西邻。晨夕见郎出入，爱郎姿貌，故来相就。"张喜，即与同榻。此后，每夕必至。有家僮伴宿，女谓张曰："小奴不宜在此，可麾令远宿，听唤再至。"张遣奴，奴不肯，曰："每夜闻郎君枕席间妮妮软语，疑有别故。老主人命奴调护郎君，不敢远离。"张无奈何，以其言告女。女曰："无庸，将自困。"是夕，奴未睡熟，被一物攫去，绳缚之，挂西园树上，奴哀号求郎主救命。女笑曰："伊果知罪，远避即赦之。如敢漏泄，被老主人知者，将倍令受苦。"奴唯唯，即时绳解，奴已在地矣。居年余，张渐羸瘦。其父问奴，奴称郎处无他故，而意色渐沮，父愈疑，自至张斋前伺察。闻帐中有妇女声，踢窗直入，揭帐无人，惟枕角有金簪一枝、山査花一朵。父念此地从无山査花，此必妖魅所致。怒将笞张。张不得已以实告，父为迎名僧、法官设坛禁咒。女夜间来哭谓张曰："天机已泄，请从此辞。"张亦哀恸，临别问曰："尚有相会期乎？"曰："二十年后

华州相见。”从此遂绝，张随娶陈氏，登进士第，授吴江知县。推升华州知州，而陈氏卒。其父在家为续娶王某之女，送至华州官署成婚，却扇之夕，新人容貌宛如书斋伴宿之人。问其年，刚二十岁。或曰此狐仙感情欲而托生也。语从前事，恰不记忆。

赵氏再婚成怨偶

雍正间，布政司郑禅宝妻赵氏，有容德，与郑恩好甚笃。以瘵疾亡，临诀誓曰："愿生生世世为夫妇。"卒之日，旗下刘某家生一女，生而能言，曰："我郑家妻也。"刘父母大惊，以为怪。嗣后，遂不复语。八岁过亲戚家，路遇郑家奴骑马冲其车，怒曰："汝郑四也，自幼卖身我家，何敢见我不下马？"郑奴愕然，因访至刘家，见女父母，具道生时之异。女归见郑四，因问："汝主安否？"并询一切妯娌上下奴婢田宅事，历历如绘，有奴所不知而女悉知者。奴归，白之郑。郑亦至刘家，女谛视涕泣，絮语良久。时鄂西林相公以为两世婚姻，亦太平瑞事，劝郑续娶刘女，十四岁即行合卺之礼。时郑年六旬，白发飘萧，兼有继室。女嫁年余，郁郁不乐，竟缢死。袁子曰："情极而缘生，缘满而情又绝，异哉！"

童 其 澜

绍兴童其澜，乾隆元年进士，官户部员外。一日，值宿衙门，与同官数人夜饮。忽仰天咤曰：“天使到矣！”披朝衣，再拜俯伏。同官问：“何天使？”童笑曰：“人无二天，何问之有？天有勅书一卷，如中书阁诰封，云中金甲人捧夫上而来，命我作东便门外花儿闸河神，将与诸公别矣。”言毕泣下。同官以为得狂易之疾，不甚介意。次早，大司农海望到户部，童具冠带长揖辞官，具白所以。海曰：“君读书君子，办事明敏，如有病，不妨乞假，何必以神怪惑人？”童亦不辩，驾车归。不饮不食，将家事料理三日，端坐而逝。东便门外居民，闻连夜呼驺声，以为有贵官过，就视无有。花儿闸神河庙中道士叶某，梦新河神到任，白皙微须，长不逾中人，果童公貌也。

镜 山 寺 僧

钱塘王孝廉鼎实，余戊午同年，少聪颖。年十六举于乡，三试春官不第。有至戚官都下，留之邸中。偶感微疾，即屏去饮食，日啜凉水数杯。语其戚曰：“予前世镜山寺僧某也，修持数十年，几成大道。惟平生见少年登科者，辄心艳之，又华富之慕，未能尽绝，以此尚须两世堕落。今其一世也，不数日当托生华富家，即顺治门外姚姓是也。君之留

我不出都，想亦是定数耶？”其戚劝慰之。王曰：“去来有定，难以久留。惟父母生我之恩，不能遽割。”乃索纸作别父书，大略云：“儿不幸客死数千里外，又年寿短促，遗少妻弱息，为堂上累。然儿非父母真子，有弟某，乃父母之真子也。吾父曾忆某年在茶肆与镜山寺某僧饮茶事耶？儿即僧也。时与父谈甚洽，心念父忠诚谨厚，何造物者乃不与之后耶？一念之动，遂来为儿。儿妇亦是幼年时小有善缘，镜花水月，都是幻聚，何能久处？父幸勿以真儿视儿，速断爱牵，庶免儿之罪戾。”其戚问：“生姚家当以何日？”王曰：“予此生无罪过，此灭则彼生，不须轮回。”越三日巳刻，索水盥漱毕，趺坐胡床，召其戚欢笑如平时。问：“日午未？”曰：“正午。”曰：“是其时也，”拱手作别而逝。其戚访至姚家，果于是日生一子。家业骤马行，有数万金。

江秀才寄话

婺源江秀才，号慎修，名永，能制奇器。取猪尿胞，置黄豆，以气吹满而缚其口，豆浮正中，益信地如鸡子黄之说。有愿为弟子者，便令先对此胞坐视七日，不厌不倦，方可教也。家中耕田，悉用木牛。行城外，骑一木驴，不食不鸣，人以为妖。笑曰：“此武侯成法，不过中用机关耳，非妖也。”置一竹筒，中用玻璃为盖，有钥开之，开则向筒说数千言，言毕即闭。传千里内，人开筒侧耳，其音宛在，如面谈也。过千里，则音渐渐散不全矣。忽一日，自投于水。乡人惊救之，半溺而起。大恨曰：“吾今而知数之难逃也。

吾二子外游于楚，今日未时三刻，理应同溺洞庭，吾欲以老身代之。今诸公救我，必无人救二子矣！”不半月，凶闻果至。此其弟子戴震为余言。

卷十四

勾魂卒

苏州余姓者，好斗蟋蟀。每秋暮，携盆往葑门外搜取，薄夜方归。一日归晚，城门已闭，余惊骇无计，徘徊路侧。见二青衣远来，履橐橐有声，向余笑曰：“君此时将安归乎？我家离此不远，盍宿我家？”余喜从之。至则双扉大启，室中置旧书数部，磁瓶、铜炉各一。余手持蟋蟀十数盆，腹饿甚，映灯而坐。二青衣各持酒脯来，相与对啖。隐隐闻病者呻吟及众人喧杂声，余问故，二人曰：“此邻家患病者，势甚迫故也。”未几，漏下五鼓，二人相与耳语曰：“事亦办矣。”出靴中文书一道，谓余曰：“请君呵气纸上。”余不解其故，笑而从之。呵毕，二青衣喜，以脚跨屋梁而舞，长丈余，皆鸡爪也。余大惊，正欲问之，二人不见，壁外哭声大作。余方知所遇非人，是勾魂鬼也。天明，启户欲出，则门外扃锁甚固。不得出，乃大呼。丧家人惊，开锁入，以为贼也，争殴之。余具道所以，且指蟋蟀盆为证曰：“岂有行窃而携此累赘物者乎？”丧家人亦有相识者，始得免。所餐酒脯盘盒，俱丧家物也。竟不知从何处携入，己身亦不解从何而进。

赵 西 席

山东按察司白映棠家，延一西席，姓赵，名康友，康熙丁卯孝廉。宾主师弟，俱各相得。元宵张灯，彼此宴饮散，孝廉就寝书斋。次日，薄午不起。有小僮户外窥之，见孝廉头上插纸花双枝，两手反接，口微笑而目斜睁，赤身僵立。僮大惊，唤主人踢户入，则已死矣。当胸一圆洞通于背，大如碗，中无心肝，不知被何物探去。插花反缚剥衣者，像牲牢之形以戏之也。

杨 四 佐 领

杨四佐领者，性直而和。年四十余，忽谓家人曰："昨夜梦金甲人呼我姓名，云：'第七殿阎罗王缺，无人补。南岳神已将汝奏上帝，不日随班引见，汝速作朝衣冠候召。'予再三辞，金甲神曰：'已经保奏，无可挽回。但喜所保者，连汝共四人，或引见时上帝不用，则阳寿尚未绝。'言毕去。梦兆如此，决非偶然，家中可速制朝衣冠以待。"家人闻之，在疑信之间，犹未唤缝人为制衣也。是夕，金甲神又来哨曰："命汝制衣而缓僻，何耶？昨玉旨已降，点汝作阎罗，不必引见矣。"杨惊醒，急语家人毕，昏晕而逝。俗例有接煞之说，至期，家人从俗行事。有百户胡姓者，晚来临奠。过杨所居巷口，见高灯旗纛中，有蟒袍而盛服者，疑为巡城察

院，侍立路侧。方谛视间，杨在车中大呼曰："胡某毋恐，我阴间到任，少一判官，将仗君助我！"胡惊惧，自道亲老，不可即死。杨曰："我已奏上帝，事无可商。汝亲老，吾亦知之，当令我妹夫张某代汝养母。"言毕不见。胡奔至家，深悔临奠之行，与其母相对悒悒。有叩门者持银一封曰："我杨四佐领之妹夫张某也。昨梦阎罗王召去，命以五十金助汝家养赡之费，阎罗所命，不敢有违，故来奉赠，且速驾也。"胡自知将死，出外辞亲友，越三日卒。

蓝顶妖人

杨州商人汪春山，家畜梨园。有苏人朱二官者，色技俱佳，汪使居徐宁门外花园。一日，邻人失火，火及园，朱逃出巷。巷西有二美人倚门立，以手招之，朱遂入。二美自称亦姓汪，春山族妹也。语方浓，一豹裘而蓝顶者来，云是二美之父，年五十许，强朱为婿。朱虽心贪女美，而自诉家贫，无以为聘。蓝顶者云："无妨，一切费用，我尽任之。"朱欲回苏告父母，蓝顶者云："汝归苏可也，但吾女贪汝貌而为婚，自知非偶，切勿通知吾侄春山为嘱。"朱买舟同抵阊门，语其父。父故木匠，亦以娶媳无力为辞。蓝顶者助钱二十千为婚费，钱皆康熙通宝，朱丝穿。二官携归，一路遇数捕役尾之曰："此朱绳穿钱，乃某绅宦家压箱钱，汝为盗验矣。"将擒送官，二官告以故。一市之人聚观，以为怪，且曰："必见蓝顶者才释汝。"二官云："吾岳翁以钱与我，原约今日为婚，少顷新人花轿至矣，君等伺之。"众以为

然。果远远闻鼓乐声，四人皆红半臂，舁花轿至，众人哄而往。揭帘，一青面獠牙者坐焉，众大骇，并役亦奔散。二官得脱于祸，急归家。则蓝顶者高坐堂中，骂曰："吾戒汝勿泄，而汝竟告众人，且聚而捕我，何昧良若是？"呼杖杖之，二女为哀求免。成婚匝月，偕至扬州。又岁余，二女置酒谓二官曰："缘尽矣，请郎还乡。"二官不肯，泣，二女亦泣，如是者数日。蓝顶者忽来驱逼其女，二官攀衣不放。蓝顶者怒，以手撮二官向空中掷之，冥然坠地。及醒，已在虎丘后山。

蒙化太守

无锡曹五辑，为云南蒙化太守。其子某，庚午举人，江苏巡抚庄滋圃之门生。乾隆二十一年，无锡大疫，华剑光之子某，素好行善，出古画数幅，托孝廉售之，嘱曰："得八百金为本邑埋葬死人之费。"曹带往苏州，以画呈庄公。庄念曹本义举，画亦佳，竟与八百金。曹归以八十金付华曰："价只此。"华无奈何，勉力补凑，得数棺，为瘗其暴骨者，余棺犹有待也。未几，孝廉病卒，太守哀悼不已，焚牒于东岳神，自称居官清正，子无罪，不宜得此报。归而假寐，见青衣人持东岳神帖请往。至大殿外，神迎于阶下曰："公见责良是，但尔子近为不肖之行，屯人之膏，令千百人骨暴原野。公不信，可归至尔子书斋启笥视之。"言毕，命人拥一囚至，枷锁锒铛，即其子也。太守抱之哭，惊醒，急往其子书斋启笥，尚余七百余金。询其仆，方知鬻书画价之

事，其子媳亦未知也。太守自此哀子之思为之少衰。

店主还债

甘泉县役邹姓者，月夜过西门大街，夜已三鼓，路无行人。邹见槐树下小屋门开，一女倚门立。邹伪吃烟取火者就之，女勿避。邹喜，携女入屋，坐凳上密谈良久，约以次日复往。明早伺之，槐树下并无居人，一厝棺小屋也。从窗外窥，条凳宛然，凳上灰痕有两人并坐形迹。心知鬼迷，意忽忽不乐。一日早起，谓其妻曰："有人欠我银七两二钱，我将往索。"已而不反。次日，闻街前轰轰，云某茶馆有人饮茶暴卒。馆主人报官，验无他故，饬店主买棺殓之，招尸亲识认。妻闻往视，果其夫也。问主人棺价，适符七两二钱之数。

许氏女报奶娘仇

杭州许某业盐，家生女才四十日，忽遍身红肿而死。五日后附魂于小婢，口称："我为你家女儿，命不该死。实因奶娘不好，自家贪睡，将我放在大厅阶檐下，全不照管，被左邻开丧人家煞神走过，触犯致死，我今要向奶娘讨命。"许氏爷娘闻之悲泣，告以："奶娘乃海宁人，自汝死后，彼已去矣，从何处往报耶？"女云："取身契看便知住处。"如其言，乃注视良久曰："勿劳爷娘，我自会往报，但烧纸船一只与我。"许家烧与之，婢豁然起矣。嗣后奶娘存亡，

许亦不复往问。

蛊

云南人，家家畜蛊，蛊能粪金银以获利。每晚，即放蛊出，火光如电，东西散流，聚众噪之。可令堕地，或蛇或虾蟆，类亦不一。人家争藏小儿，虑为所食。养蛊者，别为密室，命妇人喂之，一见男子便败，盖纯阴所聚也。食男子者粪金，食女子者粪银。此云南总兵华封为予言之。

酖人取香火

杭州道士廖明，募钱修圣帝庙。塑像开光之日，乡城男妇蜂集拈香。忽一无赖来，昂然坐圣帝旁，指像侮慢之。众人苦禁，道士曰："不必，听其所为，当必有报。"须臾，无赖仆地呼腹痛，盘滚不已，遂死，七窍血流。众人大骇，以为圣帝威灵，香火大盛，道士以之致富。逾年，其党分财不匀，出首。去年无赖之慢神，乃道士贿之，教其如此。其死乃道士先以毒酒饮之，而无赖不知也。有司掘验，其骨果青黑色，遂诛道士，而圣帝香火亦衰。

科场二则

江西周学士力堂，癸卯乡试，题是“学而优则仕”一节，文思幽奥，房考张某不能句读，怒而批抹之，置孙山外。晚间，各房考归寝，张忽呓语不止，自披其颊曰：“如此佳文而汝不知，尚忝然作房考乎？”自骂自击不止。家人以为中风，急请众房考来检视之。得所抹周卷，读之俱不甚解，乃曰：“试荐之何如？”大主考为礼部侍郎任公兰枝，阅而惊曰：“此奇文，通场所无，可以冠学士也！”会副主考德公阅文倦，假寐几上，伺其醒告之。德公问：“何字号？”曰：“男字第三号。”德曰：“不必阅文，竟定解元可也。”任问故，曰：“我寝方酣，忽见金甲神向我贺曰：‘汝第三儿子中解元矣。’今得男字三号之卷，岂非其验耶？”言毕阅文，亦大加叹赏，遂定此科第一。榜填后，众问周本房某梦中呓语之故，茫然不知。周后为福建巡抚，总督南河。

雍正丙午，江南乡试。其时聘各近省甲科司分校事，皆少年英俊。有张垒者，科分既久，自居前辈，性尤迂滞，每晚必焚香祝天曰：“垒年衰学荒，虑不称阅文之任，恐试卷中有佳文及其祖宗有阴德者，求神明暗中提撕。”众房考笑其痴，相与戏弄之。折一细竿，伺其灯下阅卷，有所弃掷，则於窗纸外穿入挑其冠，如是者三。张大惊，以为鬼神果相诏也，即具衣冠向空拜。又祝曰：“某卷文实不佳，而神明提我，想必有阴德之故。如果然者，求神明再如前指示我。”

众房考愈笑之，俟其将弃此卷，复挑以竿。张不复再阅，直捧此卷上堂，而两主司已就寝矣。乃扣门求见，告以深夜神明提醒之故。大主考沈公近思，阅其卷曰：“此文甚佳，取中有余，君何必神道设教耶？”众房考噤口不敢言。及榜发，见此卷已在榜中，各哗然笑。告张曰：“我辈弄君。”张正色曰：“此非我为君等所弄，乃君等为鬼神所弄耳。”众亦抚服。

狸称表兄

六合老梅庵多狸，夜出迷人，在窗外必呼人字，称曰表兄。人相戒不答，则彼自去。有夏姓少年，读书庵中，月夜闻呼，疑为人也，开窗答之。见一妇人招手，而貌颇粗恶，意欲相拒，竟被拥抱入室，扯脱下衣，大吸其势，精尽乃去。据云其力甚大，不能自主，且毛孔腥臊，所经之处，皆有余臭，经月始散。

陆大司马坟

杭州陆大司马家，方卜葬时，其子某听形家言，以千金买清波门外地。初下窆时，启得一棺，形制甚伟。众戚友咸劝毋动旧棺，别穿一穴。陆不可，曰：“我以重价买地，彼何人敢占我耶？”掘而弃之。是夕，陆得病，自批其颊，口称岛老太太，云：“汝夺我安宅，以尔父为尚书耶？我儿子

亦前明侍郎也。”问：“为谁？”曰：“葛寅亮。于谊为乡亲，于科名为前辈。葬汝父，抛我骨，汝父安乎？”陆大司马夫人率全家泣请，延僧斋醮，烧纸钱十万，葛老太太似有允意。忽又做侍郎公语云：“伤我母坟，不可逭也。”少顷，又做族祖梯霞先生口吻，从中说情，侍郎终不允，卒索其命去。当鬼祟时，陆有戚舒十九者，新馆选翰林归，在旁劝曰：“陆某以价买坟，何名为夺？”鬼在陆口骂曰：“后生小子，新得一官，敢来谗言，恐自身难保耳！”陆亡后月余，舒亦亡。

鬼受禁

上虞令邢某，与妻素不睦，因角口批其颊，妻怒自缢。三日后，见形为祟。伺邢与妾卧，便吹冷风揭帐，或灭其灯。邢怒，请道士持咒作法，摄鬼于东厢，而以符封之，加官印焉，鬼竟不至。亡何，邢调知钱塘。后任上虞者来开厢房，鬼得出，遂附一小婢身，做祟如故。后任官呼鬼语曰：“夫人与邢公有仇，与小婢无涉，何故害之？”鬼曰：“非敢害丫鬟，我借附他身，以便求公。”问：“何求？”曰：“送我到钱塘邢某处。”曰：“夫人何不自行？”曰：“我枉死之鬼，沿路有河神拦截，非公用印文关递不可。”并求签两差押送。问：“差何人？”曰：“陈贵、滕盛。”二人者皆已故役也。后任官如其言，焚批文解送之。邢公方在寝室晚膳，其妾忽倒于地，大呼曰：“汝太无良，汝逼我死，乃禁我于东厢受饥饿耶？我今已归来，不与汝干休！”自

此，钱塘署中日夜不宁。邢不得已，再请道士作法，加符用印封，移钱塘狱中。鬼临去呼曰："汝太丧心，前封我于东厢，犹是房舍，今我何罪，而置我于狱乎？我有以报汝矣！"未逾月，狱有重犯自缢死，邢因此被劾罢官。大惧，誓将削发为僧，云游天下。同寅官有捐资助其衣钵者，未及行而病卒。

狐鬼入腹

李鹤峰侍郎之子鹞，字医山，辛巳翰林。能诗文，兼好宋儒理学。灯下读书，忽两女子绝美，来与戏狎，李不为动。少顷，李晚膳毕，忽腹中呼曰："我附魂茄子上，汝啖茄即啖我也！我已居汝腹中，汝复何逃？"即灯下女子声。李自此两目瞪然，若迷若痴，或以手自批其颊，或大雨首顶一石跪雨中，衣裳淋漓，不敢入内，或对人膜拜，拉之不起。面色黄瘦，日渐不支。鬼常借李君手做字与人酬答。其同年蒋君士铨往视之，问："汝貌甚佳，何不来诱我，而必从李君耶？"李手书二字曰："无缘。"蒋又问："汝绝世佳人，何为居腹中污秽之地？"李手书二字骂曰："下足！"时江西巡抚吴公，与侍郎善。乃招李往，为延张天师设坛于滕王阁，斋三日，诵咒三日。其法官悬牌曰："三月十五日拿妖。"临期，观者如堵，天师上座，法官旁坐。令李跪，张其口向法师，法师伸两指入其口，撮而掷之。一小狐如猫，从口中出，呼曰："我为姊探信，不料被擒，姊慎毋出！"腹中应声曰："唯，"方知腹中尚有一妖。天师封符

于坛，投之大江。李微觉神清，而腹中叹息之声大作，曰：“我与汝有宿世冤，因寻汝不着，故拉仙姑同来。不料反为彼祸，使我心转不安，我愈不饶汝矣！”

言毕，腹痛不止。天师问法官：“李翰林可救乎？”法官取镜照其腹，曰：“此是翰林前生冤鬼，非妖也，法箓不能治。”天师以告中丞。中丞亦无奈何，仍送李还家养病，遂卒。

怪 诈 人 父

李玉双孝廉家有婢，名春云，颇有姿，年十五，李欲纳为妾，与其妻有成说矣。春云白日见瓦上一男子下，拥其髻而嗅之曰：“汝发甚香，当大贵，宜从我，勿从主人。主人处馆穷儒，虽中举人，不过一教官终耳。你向主人言，命其让我，且供我酒馔，我便赘汝家。”玉双闻之大怒，然亦无如何。是夜怪竟来与婢配合，婢求主人具酒馔。如其言，则日夜安宁；否则，飞砖掷瓦之祸毕做。玉双不得已，与人谋，将此屋招人承买。玉双馆于望仙桥施家，不常在家。一日者，商人孙耕文来看屋。敲门，有苍须老翁衣灰鼠袍出迎，摇手曰：“此屋是我祖遗，并未出卖，勿听小儿玉双妄语，私相授受，将来要受讼累。”孙大骇，走告玉双，责以父在，子不得自专。玉双曰：“先君亡已十余年，家中并无此翁。”乃知为怪所揶揄，冒认为父，彼此大笑。自后人知屋有怪，屡卖不成。玉双乃命婢父母领女还家，勿索身价。婢剺面剪发，誓不肯归，其母虑为怪所害，以绳缚之，捆载

还家。另嫁一士人，怪竟不来。

皂荚下二鬼

丹阳南门外吕姓者，有皂荚园，取利甚大。每结实时，吕氏父子守之，防有偷者。一夕月下，其父坐石上看树，树下有蓬发鬖鬖然，从土中出。惧而不视，呼其子往曳之。有红衣女子闯然起，父惊仆地，其子狂奔入室。女追之，至大门，忽僵立不动，一足在门外，一足在门内。子大呼，家人持刀杖齐集，畏其冷气射人，俱不敢近。女子从容起行，仍身入床下，遂不见。其子持姜汤灌醒其父，扶以归。招邻人共掘床下，果一朱棺，中有红衣女尸，如夜所见。嗣后，父子不敢看园守树矣。逾三日，皂荚树下，又有仆于地者，吕氏子亦灌醒之，问其由来，曰："我西邻也，见君家皂荚甚多，无人看守，故来偷窃。不意见树下有无头人，以手招我，故骇而仆地。"其子又集人掘之，得黑棺埋一无头尸，皆僵不腐。聚而焚之，其怪遂绝。

中山王

江宁布政司署，为徐中山王故府。中有宁安殿，供奉中山王像。一几一椅，灰高数寸，例不敢拭，拭者有灾。帐幔桌帏，俱以黄绫为之。乾隆四十年，方伯某上任之日，即往行香。心念中山王爵虽贵，亦人臣也，帷幔黄色，似乎太僭，

命以红绫易之。是夕火光照耀，急往视之，则一帐一帷，俱已焚尽，而几案丝毫无伤。细查，并无引火之物。于是悚然怖惧，仍以黄色绫易之。

状元不能拔贡

状元黄轩，自言做秀才时，屡试高等。乙酉年，上江学使梁瑶峰爱其才，以拔贡许之。临试之日，头晕目眩，握笔一字不能下。梁不得已，以休宁县生员吴鹤龄代之。及榜出后，病乃霍然。从此灰心于功名，自望得一县佐州判官心足矣。后三年竟连捷，以至廷试第一。而吴鹤龄远馆溧水，以伤寒病终，终于贡生。

谨权量

方敏悫公署直隶按察使时，饶阳民妇侯萧氏拒奸被杀。有周秋者，迹可疑，而狡诈不肯吐实，悬案二载。公阅案牍尽，三鼓，坐而假寐。梦一人持素纸，下宽上窄，缺左角，中有方孔，孔下有“谨权量”三字。寤后细思，“周”字下宽左缺；而“谨权量”三字，皆“土字”在下，移“土”之文于方孔之上，则成“周”字。且月令“谨权量”三字，乃秋政也。凶人为周秋无疑矣，一讯而服。此事载公行状中。

拘　忌

塞侍郎某，性多拘忌。每遇人谈有"死丧"二字，必作喷涕，以啐散之。路逢殡柩，则急往亲友家，解下衣帽扑撒数次，以为将晦气撒在人家，与己无与矣。又薛生白常往李侍郎家看病，清晨往，待至日午始出。侍郎以面向内，以背向外，两公子扶之而行。坐定诊脉，口答病源，终不回顾。薛大骇，疑其面有恶疾，故不向客。问其家人，家人云："主人貌甚丰满，并无恶疾，所以然者，以某日喜神方在东，故不肯背之而出。又是日辰巳有冲，故必正午方出耳。"

奇　术

康熙间，成其范善风角。三藩之变，成为中书。凡千里外用兵之事，日有所奏皆奇验，以此官至理藩院侍郎。常赴席东华门张参领家，已坐定矣，忽脱冠带置几上，谓主人曰："我腹痛，将如厕。"出门呼其舆夫，飞奔而归。舆夫问故，摇手曰："我与汝三人，皆此日劫数中人，我不敢不到，故留衣冠以厌之。"言未毕，东华门火药局火发，延烧数十家，张参领家已为灰烬。又有计小堂者，以妖言惑众，充发黑龙江。至旅店中，饭桌仄小，解差三人不能同坐。小堂以手扯之，顷刻桌长三尺。差役曰："汝以此得罪，尚不

悛改，而作此狡狯乎？”小堂怒而起，拉其所乘马送入墙内，仅留一尾，在外摇摆。差哀求，乃拔其尾而出之。至配所，与某将军交善。一日忽来泣曰：“缘尽矣，不知何时再见！”挥手作别。将军留之不可，但见小堂冉冉升空而去。将军速到彼帐中访之，则已死矣。

狐仙自缢

金陵评事街张姓，屋西书楼三间，相传有缢死鬼，人不敢居，封锁甚密。一日，有少年书生，盛衣冠而来，求寓其家。张辞以家无空屋，书生愠曰：“汝不借我，我自来居，日后冒犯无悔。”张闻其言，知为狐仙，诡云：“西边书房三间，可以奉借。”因此房有鬼，私心欲狐仙居，为之驱除，然口不言其故。书生喜，揖谢而去。次日，闻楼中有笑语声，连日不断。张知狐仙已来，日具鸡酒供之。未半月，楼上寂然无声，张疑狐仙已去，将重封锁其门。上楼视之，有黄色狐自缢于梁上。

高白云

四川高白云先生，名辰，辛未翰林，长于天文占验之学。尝就馆于岳大将军家，宰娄县。观星象，知山东氛恶，已而果有王伦之事。未遇时，请乩仙问终身，仙赠诗云：“少时志业蛟潜壑，老去功名凤峙冈。”先生不解。后由澜

部主事升凤阳府同知，未到任卒。其子扶榇来江宁，厝于仪凤门外，方悟乩仙第二句之应。

梁观察梦应

广东梁兆榜观察，其族某，素奉佛。妻有娠，梦观音大士谓曰："汝生子可名兆榜，将来是三甲第八名进士。"惊醒，果生一男，夫妇甚喜，以兆榜名之。即为捐监，以待入场。及年长，顽蠢异常，不能识字。留监照无用，乃以与族侄使下场，即观察也，果庚午、辛未连捷。会试，出侍郎双公门。将殿试时，双公欲为送袭联于读卷官，观察辞曰："门生先有梦兆，已定为三甲第八名进士。殿试前列，似难以人谋也。"双公笑而不信。殿试榜发，竟得二甲六十八名，双公愈笑其诞，观察亦疑梦之不足凭矣。是科进呈十卷，第一名为某相国之子，上改拔杭州吴鸿为状元。嫌二甲八十名太多，命分二十卷置三甲，于是梁公仍为三甲第八名进士。双公叹曰："易称：圣人先天而天，不违斯言。信矣！"

大胞人

壬辰二月间，余过江宁县前，见道旁爬一男子，年四十余，有须，身面缩小。背负一肉山，高过于顶，黄胀膨亨，不知何物。细视之，有小窍，而阴毛围之，方知是肾囊也。

甚高大，两倍于其身，而拖曳以行。竟不死，乞食于途。

钱文敏公梦辛稼轩而生

钱文敏公维城，初名辛来，以其尊人梦辛稼轩而生公故也。改名后，乃字稼轩，以存梦谶。乙丑科前四月，梦行天榜，状元李某已为探花，榜眼不著姓名。后榜发，公为状元，而李某竟在二甲，以知县用，亦不可解。

鬼入人腹

焦孝廉妻金氏门有算命瞽者过，召而试之。瞽者为言往事甚验，乃赠以钱米而去。是夜金氏腹中有人语曰："我师父去矣，我借娘子腹中且住几日。"金家疑是樟柳神。问："是灵哥儿否？"曰："我非灵哥儿，乃灵姐也。师父命我居汝腹中为祟，吓取财帛。"言毕，即捻其肠肺，痛不可忍。焦乃百计寻觅前瞽者。数日后遇诸途，拥而至室，许除患后，谢以百金。瞽者允诺，呼曰："二姑速出！"如是者再。内应曰："二姑不出矣。二姑前生姓张，为其家妾，被其妻某凌虐死。某转生为金氏。我之所以投身师父，做樟柳神者，正为报此仇故也。今即入其腹中，不取其命不出。"瞽者大惊曰："既是宿孽，我不能救！"遂逃去。焦悬符拜斗，终于无益。每一医至，腹中人曰："此庸医也，药亦无益，且听入喉。"或曰："此良医也，药恐治我。"便扼其

喉，药吐而后已。又曰："汝等软求我尚可，若用法律治我，我先啮其心肺。"嗣后，每闻招僧延道，金氏便如万刃刺心，滚地哀号，且曰："汝受我如此煎熬，而不自寻一死，何看性命太重耶？"焦故彭芸楣侍郎门生，彭闻之，欲入奏诛巫者。焦不欲声扬，求寝其事。金氏奄奄垂毙。此乾隆四十六年夏间事。

牛僵尸

江宁铜井村人，畜一牝牛，十余年生犊凡二十八口，主人颇得其利。牛老不能耕，宰牛者咸请买之，主人不忍，遣童喂养。俟其自毙，乃掩埋土中。是夜闻门外有击撞声，如是者连夕。初不意即此牛，月余，为祟更甚，闻吼声蹄响，于是一村之人，皆疑此牛做怪。掘验之，牛尸不坏，两目闪闪如生，四蹄爪皆有稻芒，似夜间破土而出者。主人大怒，取刀断其四蹄，并剖其腹，以粪秽沃潴之，嗣后寂然。再启土视之，牛朽腐矣。

袁州府署大树

江西袁州府署后园，有大树高十余丈，每夜有两红灯悬其巅，或近视之，必有泥沙抛掷。春夏则蜈蚣蛇蝎下焉，人以故不敢狎亵。乾隆年间，有敏姓者来为太守，恶其为妖，召匠数人，持刀斧伐树。宾、僚、妻、子，无不谏者，太守

不为动，自坐胡床，督匠伐树。树上飞下白纸一张，上有字数行，坠太守怀中。太守视之，色变而起，趣挥匠散。至今大树犹存，然终不知纸上作何语，太守亦终不为人言。

燧人钻火树

四川苗洞中人迹不到处，古木万株，有首尾阔数十围、高千丈者。邛州杨某，为采贡木故，亲诣其地，相度群树。有极大楠木一株，枝叶结成龙凤之形。将施斧锯，忽风雷大作，冰雹齐下，匠人惧而停工。其夜刺史梦一古衣冠人来，拱手语曰："我燧人皇帝钻火树也，当天地开辟后，三皇递兴。一万余年，天下只有水，并无火，五行不全。我怜君民生食，故舍身变世，教燧人皇帝钻木出火，以作大烹。先从我根上起钻，至今灼痕犹可验也。有此大功，君其忍锯我乎？"刺史曰："神言甚是，但神有功，亦有过。"神问："何也？"曰："凡食生物者，肠胃无烟火气，故疾病不生，且有长年之寿。自水火既济之后，小则疮痔，大则瘵瘵，皆火气薰蒸而成。然后神农皇帝尝百草、施医药以相救，可见燧人皇帝以前，民皆无病可治。自火食后，从此生民年寿短矣。且下官奉文采办，不得大木，不能消差，奈何？"神曰："君言亦有理，我与天地同生，让我与天地同尽。我有曾孙树三株，大蔽十牛，尽可舍用消差。但两株性恭顺，祭之便可运斧；其一株性崛强，须我谕之，才肯受伐。"次日，如其言，设祭施锯，果都平顺。及运至川河，忽风浪大作，一木沉水中。万夫曳之，卒不起。

鬼怕冷淡

扬州罗两峰，自言能见鬼。每日落，则满路皆鬼，富贵家尤多。大概比人短数尺，面目不甚可辨，但见黑气数段，旁行斜立，呢呢絮语。喜气暖人旺处，则聚而居，如逐水草者然。杨子云曰："高明之家，鬼瞰其室，言殊有理。鬼逢墙壁窗板，皆直穿而过，不觉有碍，与人两不相关，亦全无所妨。一见面目，则是报冤作祟者矣。贫苦寥落之家，鬼往来者甚少，以其气衰地寒，鬼亦不能甘此冷淡故也。"谚云："穷得鬼不上门"，信矣。

鬼避人如人避烟

两峰云："鬼避人，如人之避烟。"以其气可厌而避之，并不知其为人而避之也。然往往被急走之人横冲而过，则散为数段。须团凑一热茶时，方能完全一鬼，其光景似颇吃力。

卖蒜叟

南阳县有杨二相公者，精于拳勇，能以两肩负粮船而起。旗丁数百，以篙刺之，篙所触处，寸寸折裂，以此名重

一时。率其徒行教常州，每至演武场传授枪棒，观者如堵。忽一日，有卖蒜叟龙钟伛偻，咳嗽不绝声，旁睨而揶揄之。众大骇，走告杨，杨大怒，招叟至前，以拳打砖墙，陷入尺许。傲之曰："叟能如是乎？"叟曰："君能打墙，不能打人。"杨愈怒，骂曰："老奴能受我打乎？打死勿怨！"叟笑曰："老人垂死之年，能以一死成君之名，死亦何怨？"乃广约众人，写立券誓，令杨养息三日。老人自缚于树，解衣露腹，杨故取势于十步外，奋拳击之。老人寂然无声，但见杨双膝跪地叩头曰："晚生知罪了！"拔其拳，已夹入老人腹中，坚不可出。哀求良久，老人鼓腹纵之，已跌出一石桥外矣。老人徐徐负蒜而归，卒不肯告人姓氏。

借棺为车

绍兴张元公，在阊门开布行。聘伙计孙某者，陕人也，性诚谨而勤，所经算无不利市三倍，以故宾主相得。十五年中，为张致家资十万。屡乞归家，张坚留不许。孙怒曰："假如我死，亦不放我归乎？"张笑曰："果死，必亲送君归，三四千里，我不辞劳。"又一年，孙果病笃，张至床前问身后事。曰："我家在陕西长安县钟楼之旁，有一子在家，如念我前情，可将我灵柩寄归付之。"随即气绝。张大哭，深悔从前苦留之虐，又自念十万家资，皆出渠帮助之力，何可食言不送？乃具赙仪千金，亲送棺至长安。叩其门开，长子出见，告以尊翁病故原委，为之泣下。而其子夷然，但唤家人云："爷柩既归，可安置厅旁。"既无哀容，

亦不易服。张骇绝无言。少顷，次子出见，向张致谢数语，亦扬扬如平常。张以为此二子殆非人类，岂以孙某如此好人，而生禽兽之二子乎？正惊叹间，闻其母在内呼曰："行主远来，得毋饥乎？我酒馔已备，惜无人陪，奈何！"两子曰："行主张先生，父执也，卑幼不敢陪侍。"其母曰："然则非汝死父不可。"命二子肆筵设席，而己持大斧出，劈棺骂曰："业已到家，何必装痴作态？"死者大笑，掀棺而起，向张拜谢曰："君真古人也，送我归死，不食言。"张问："何作此狡狯？"曰："我不死，君肯放我归乎？且车马劳顿，不如卧棺中之安逸耳。"张曰："君病既愈，盍再同往苏州？"曰："君命中财止十万，我虽再来，不能有所增益。"留张宿三日而别，终不知孙为何许人也。

孙伊仲

常州孙文介公玄孙伊仲，赴江阴应试，舟泊于野，天将夕矣。路见古衣冠者，问："何去？"曰："应试。"其人咤曰："功名富贵，可袭取乎？水源木本，可终绝乎？此之不知，应试何为？"言毕不见。伊仲恍惚如梦，归至舟中，欲不应试，同人劝行，不得已仍至江阴。患疟甚剧，发热时，见古衣冠者又来曰："尔无父，我无子，风雨霜露，哀哉伤心！"伊仲悚然，即买舟南归。以此言告本族，方知文介公本无子，嗣其宗人为子。后其家子孙，皆嗣子所出，而嗣子之墓，久不可考矣。赵恭毅公孙刑部郎中某，代访得消息，墓为沈氏所占，乃为助钱仪赎还之。此乾隆四十三年事。

卷十五

姚端恪公遇剑仙

国初，桐城姚端恪公为司寇时，有山西某，以谋杀案将定罪。某以十万金赂公弟文燕求宽，文燕允之。而惮公方正，不敢向公言，希冀得宽，将私取之。一夕者，公于灯下判案，忽梁上男子持匕首下。公问："汝刺客耶？来何为？"曰："为山西某来。"公曰："某法不当宽。如欲宽某，则国法大坏，我无颜立于朝矣，不如死。"指其颈曰："取。"客曰："公不可，何为公弟受金？"曰："我不知。"曰："某亦料公之不知也。"腾身而出，但闻屋瓦上如风扫叶之声。时文燕方出京赴知州任，公急遣人告之，到德州，已丧首于车中矣。据家人云："主人在店早饭毕，上车行数里，忽大呼：'好冷风！'我辈急送绵衣往视，头不见，但血淋漓而已。"端恪题刑部白云亭云："常觉胸中生意满，须知世上苦人多。"

吴　髯

扬州吴髯行九，盐贾子也。年二十，将往广东某藩司署

中赘娶。舟至滕王阁下，白昼见一女与公差来舟中，云："寻君三世，今日得见面矣。"吴髯茫然不知所来。家人知为冤鬼，日以苕帚打其见处，无益也。从此，吴髯言语与平时迥异。由江西以及广东，二鬼皆不去。入赘之日，女鬼忽入洞房，索其坐位，与新人争上下，惟新人与吴髯闻其声。云："我本汉阳孀妇，与吴狎昵，遂订婚姻。以所蓄万金与至苏州买屋，开张布字号，订明月日来汉阳迎娶。不意吴挟金去，五年竟无消息。我因自经死，到黄泉哭诉汉阳城隍。移查苏州城隍，回批云，'此人已生湖南。'寻至湖南诉城隍，又查明已生扬州。及至扬州，而吴又来广东。追至江西，始得相逢。今日婚姻之事，我不能阻，但须同享荣华"等语。新人大骇，白之藩台。不得已，竟虚其位待之，始得安然。鬼差口索杯箸求食，乃另设席相待。阅一月，吴髯告归，买舟回扬，鬼亦索舆甚迫，欲随其舆以登舟。扬州士人，早知此事而不信，于吴髯抵扬之日，填衢塞巷，以待其归。见其四舆入城，前果二空舆，肩舆者亦觉其若有人坐。一时好事者，作再生缘传奇。阅半月，吴髯妻与女鬼约，修道场七日，焚冥镪于琼花观中，劝之去。女鬼欣然诺之。其时鬼差已去，道场中设女魂牌于殿之西侧，每日吴髯妻设席亲祭。至第七日大雨，遣家人往供。家人失足跌于路，即供以泥污之馔，鬼大嚷不止。吴髯责其家人，而髯妻又约以九日道场。圆满之故，女鬼向髯妻称谢，谓吴髯曰："后十年来再索汝命，我且暂去。"髯惧，舍身为城隍役，至期，则白日睡去。至今扬之人皆知吴九胡子为活勾差。

麻　林

长随麻林，与李二交好。李以贫死，而林家资颇厚。一夕，梦李登其床责之曰："我与汝平日严兄弟，颇莫逆。今我死无子孙，汝不以一豚蹄见祭我坟，何忍心也？"林唯唯许诺。李起身出户，而林犹觉胸腹上有物相压者，疑李魂未散，急起视之，乃一小猪压被上，尿矢淋漓，方知李魂附猪而来也。心大省悟，即缚小猪卖之，得二千文，为备酒肉，亲至其坟祭之。

鹤静先生

厉樊榭未第时，与周穆门诸人好请乩仙。一日，有仙人降盘，书曰："我鹤静先生也，平生好吟，故来结吟社之欢。诸君小事问我，我有知必告；大事不必问，我虽知亦不敢告。"嗣后，凡杭城祈晴祷雨，止疟断痢等事，问之，必书日期；开药方，皆验；其他休咎，则笔卧不动。每月祈请，但书"鹤静先生"四字，向空焚之，仙辄下降。有所唱和，诗尤清丽，积雁字至六十首。如是一年，樊榭、穆门请与相见，拒而不许。诸人再四恳求，曰："明日下午，在孤山放鹤亭相候。"诸公临期，放舟伺之，至日昃无所见，疑其相诳，各欲起行。忽空中长啸一声，阴风四起，见伟丈夫须长数尺，纱帽红袍，以长帛自挂于石牌楼上，一闪而逝，

疑是前朝忠臣殉节者也。自此，乩盘再请，亦不至矣。惜未问其姓名。

门户无故自开

孙叶飞先生，掌教云南五华书院。正月十三夜，院门无故自开，枢限皆脱，以为大奇。次日，城中轰传家家门户，昨晚皆无故自开，不知是何妖异。伺之月余，大小平安，了无他故。

黄陵玄鹤

陕西黄帝陵，向有两玄鹤，相传为上古之鸟。朔望飞鸣，居人可望不可即。乾隆初年，又有二小鹤同飞，羽色亦黑。一日，忽空中飞下大雕，以翅扑小鹤，几为所伤。老鹤知之，双来啄雕。格斗良久，云雷交至，雕死崖石上，其大可复数亩。土人取其翅，当做屋瓦，荫庇数百家。

土地迎举人

休宁吴衡，浙江商籍生员。乾隆乙酉乡试，榜发前一日，其家老仆，夜卧忽醒，喜曰："相公中矣！"问："何以知之？"曰："老仆夜梦过土地祠，见土地神驾车将出，

自锁其门。告我曰：'向例，省中有中式者，土地例当迎接，我现充此差，故将启行。汝主人，即我所迎也。'”吴闻之，心虽喜，终不信。已而榜发，果中第十六名。

孙烈妇

歙县绍村张长寿妻孙氏，父某，工武艺，孙自幼从父学。年及笄，归长寿。长寿家贫，娶妇弥月，即客浙西。有贼数人，窥妇年少，夜往撬其门，将行不良。妇左手执烛，右手持梃，与贼斗，贼被创仆地而逃。又一年，长寿病死。妇从容执丧事，既葬，闭户自缢。邻人以妇强死，惧其为祟，集僧作佛事超度之。夜将半，僧方诵经，见妇坐堂上叱曰："我死于正命，并非不当死而死者，何须汝辈秃奴来此多事？"僧皆惊散。后村有妇某，与人有私，将谋弑夫者，忽病狂呼曰："孙烈妇在此责我，不敢，不敢！"嗣后，合村奉祀如神。

小芙

鄞北王氏妇，梦美女子认己为男子而与之合，曰："我番禺陈家婢小芙也。子前身为仆，与我有约而事露，我忧郁死，爱缘未尽，故来续欢。"妇醒即病颠，屏夫独居，时自言笑，皆男子亵语，忘己之为女身也。久之，小芙白昼现形，家人百计驱之，莫能遣。会邻舍不戒于火，小芙呼告，

王氏得免于难。王家德之，听其安居年余。一夕，谓妇曰：“我缘已尽，且得转生矣。”抱妇大哭，称与哥哥永诀。妇颠病即已，后竟无他。

鬼宝塔

杭人有邱老者，贩布营生。一日，取账回，投宿店家，店中人满。前路荒凉，更无止所，与店主商量，主人云：“老客胆大否？某后墙外有假子房数间，日久无人歇宿，恐藏邪祟，未敢相邀。”邱老曰：“吾计半生所行，不下数万里，何惧鬼为？”于是，主人携烛偕邱老穿室内，行至后墙外。视之，空地一方，约可四五亩，贴墙矮屋数间，颇洁净。邱老进内，见桌椅床帐俱全，甚喜。主人辞出，邱老以天热，坐户外算账。是夕，淡月朦胧，恍惚间似前面有人影闪过，邱疑贼至，注目视之，忽又一影闪过。须臾，连见十二影，往来无定，如蝴蝶穿花，不可捉摸。定睛熟视，皆美妇也。邱老曰：“人之所以畏鬼者，鬼有恶状故也。今艳冶如斯，吾即以美人视鬼可矣。”遂端坐，看其作何景状。未几，二鬼踞其足下。一鬼登其肩，九鬼接踵以登。而一鬼飘然据其顶，若戏场所谓搭宝塔者然。又未几，各执大圈，齐套颈上，头发俱披，舌长尺余。邱老笑曰：“美则过于美，恶则过于恶，情形反复，极象目下人情世态，看汝辈到底作何归结耳。”言毕，群鬼大笑，各还原形而散。

棺 盖 飞

钱塘李甲，素勇。夕赴友人宴，酒酣，座客云："离此间半里有屋求售，价甚廉。闻藏厉鬼，故至今尚无售主。"李云："惜我无钱，说也徒然。"客云："君有胆，能在此中独饮一宵，仆当贷此室奉君。"众客云："我等作保，即以明晚为订。"次午作队进室，安放酒肴。李带剑升堂，众人阖户反锁去，借邻家聚谈候信。李环顾厅屋，其旁别开小门。转身入，有狭衖，荒草蒙茸，后有环洞门，半开半掩。李心计云："我不必进去，且在外俟其动静。"乃烧烛饮酒。至三更，闻脚步声，见一鬼高径尺，脸白如灰，两眼漆黑，披发，自小门出，直奔筵前。李怒，挺剑起，其鬼转身进衖，李逐至环洞门内。顷刻，狂风陡作，空中棺盖一方，似风车儿飞来，向李头上盘旋。李取剑乱砍，无奈头上愈重，身子渐缩，有泰山压卵之危。不得已大叫，其友伴在邻家闻之，率众人入。见李将被棺盖压倒，乃并力抢出，背负而逃。后面棺盖追来，李愈喊愈追。鸡叫一声，盖忽不见，于是救醒李甲，连夜抬归。次日共询房主，方知后园矮室停棺，时时作祟，专飞盖压人，死者甚众。于是鸣于官，焚以烈火，其怪乃火。李病月余始愈，常告人曰："人声不如鸡声，岂鬼不怕人，反怕鸡耶？"

油瓶烹鬼

钱塘周轶韩孝廉，性豪迈。某年暑甚，偕七八人，暮夜泛湖。行至丁家山下，一友曰："吾闻净慈寺长桥左侧多鬼，曷往寻之？或得见其真面，可供一笑。"众相怂恿，上岸同行。桥边见扳夜网者挈鱼而走，孝廉熟视，是其管坟人也，乃云："此网借我一用，明早奉还。"管坟人允之，遂付仆从，肩驮此网而行。众友询故，孝廉云："余将把南屏山下鬼一网打尽。"各大笑，遂拣山僻小路步去。是夜月明如昼，见前林中有一妇，红衫白裙，举头看月。众友云："此时夜深，必无女娘在外，是鬼无疑，谁敢做先锋者？"孝廉愿往，大步前进。相去半箭许，冷风吹来。妇人回身，满面血流，两眼倒挂。孝廉战栗，僵立不行，连声呼："网来网来！"众人向前，一网打去，不见形迹，网中仅得枯木尺许。携归，敲管坟者门，借利锯，寸寸锯开，有鲜血淋漓。乃买主人点灯油一瓶，携上船尾。燃火烹油，将锯断枯木，送入瓶中，一时飞起青烟，竟成焦炭。众人达旦入城，告亲友云："昨夜油瓶烹鬼，大是奇事。"

无门国

吕恒者，常州人，贩洋货为业。乾隆四十年，为海风所吹，舟中人尽没。惟吕抱一木板，随波掀腾，飘入一国。人

民皆楼居，楼有三层者、五层者。祖居第三层，父居第二层，子居第一层，其最高者，则曾高祖居之。有出入之户，无遮阑之门。国人甚富，无盗窃事。吕初到时，言语不通，以手指画。久之，亦渐领解。问是中华人，颇知礼敬。其俗，分一日为二日，鸡鸣而起，贸易往来，至日午，则举国安寝；日斜时起，照常行事，至戌时又睡矣。问其年，称十岁者，中国之五岁也；称二十者，中国之十岁也。吕所居处，离国王尚有千里，无由得见。官员甚少，有仪从者，呼为巴罗，亦不知是何职司。男女相悦为婚，好丑老少，各以类从，无搀越勉强致嗟怨者。刑法尤奇，断人足者亦断其足，伤人面者亦伤其面，分寸部位，丝毫不爽。奸人子女者，使人亦奸其子女，如犯人无子女，则削木作男子势状，椓其臀窍。吕居其岛十有三月，因南风之便，附船还中国。据老洋客云："此岛号无门国，从古来未有通中国者。"

宋　　生

苏州宋观察宗元之族弟某，幼孤依叔。叔待之严。七岁时，赴塾师处读书，偷往戏场看戏，被人告知其叔，惧不敢归，逃于木渎乡作乞丐。有李姓者，怜而收留之。俾在钱铺做佣工，颇勤慎，遂以婢郑氏配之。如是者九年，宋生颇积资财。到城内烧香，遇其叔于途，势不能瞒，遂以实告。叔知其有蓄，劝令还家，别为择配。生初意不肯，且告叔云："婢已生女矣。"叔怒曰："我家大族，岂可以婢为妻？"逼令离婚。李家闻之，情愿认婢为女，另备妆奁陪嫁。叔不

许，命写离书寄郑，而别为娶于金氏。郑得书大哭，抱其女自沉于河。越三年，金氏亦生一女。其叔坐轿过王府基，忽旋风括帘而起，家人视之，痰涌气绝，颈有爪痕。是夜，金氏梦一女子披发沥血诉曰："我郑氏婢也。汝夫不良，听从恶叔之言，将我离异。我义不再嫁，投河死。今我先报其叔，当即来报汝夫，与汝无干，汝毋怖也。但汝所生之女，我不能饶。以女易女，亦是公道报法。"妻醒，告宋生，生大骇，谋之友。友曰："玄妙观有施道士，能作符驱鬼，俾其作法，牒之酆都可也。"乃以重币赂施。施取女之生年月日，写黄纸上，加天师符，押解酆都，其家果平静。三年后，生方坐书窗，白日见此婢来骂曰："我先拿汝叔，迟拿汝者，为恶意非从汝起，且犹恋从前夫妻之情故也。今汝反先下手，牒我酆都，何不良至此？今我牒限已满，将冤诉与城隍神。神嘉我贞烈，许我报仇，汝复何逃？"宋生从此痴迷，不省人事。家中器具，无故自碎，门撑棍棒，空中乱飞。举家大惧，延僧超度，终于无益。十日内宋生死；十日外其女死；金氏无恙。

尸香二则

杭州孙秀姑，年十六，为李氏养媳。李翁挈其子远出，家只一姑，年老矣。邻匪严虎，窥秀姑有色，借乞火为名，将语挑之。秀姑不从，乃遣所嬖某作饵，搔头弄姿，为蛊惑计。秀姑告其姑，姑骂斥之。严虎大怒，詈曰："女奴不承抬举，我不淫汝不止！"朝夕飞砖撬门。李家素贫，板壁单

薄，绝少亲友，严又无赖，邻人无敢撄其锋，于是婆媳相持而哭。一日者，秀姑晨起梳头，严与其婢登屋上，各解裤挺其阳以示之。秀姑不胜忿，遂密缝内外衣，重重牢固，而私服盐卤死。其姑哀号，欲告官，无为具墨者。忽有异香从秀姑所卧处起，直达街巷，行路者皆愕眙相视。严虎知之，取死猫死狗诸秽物，罗置李门外，以乱其气，而其香愈盛。适有总捕厅某路过，闻其香怪之。查问街邻，得其冤，乃告之府县，置严虎于法，而旌秀姑于朝。至今西湖上牌坊犹存。

荆州府范某乡居，家甚富，而早卒。子六岁，倚其姊以居。姊年十九，知书解算，料理家务甚有法。族匪范同欺其弟幼，屡来借贷。姊初应之，继为无厌之求，姊不能应。范同大怒，与其党谋去其姊。为吞噬计，乃俟城隍赛会时，沉其姊于河，又缚沉一钱店少年，以两带束其尸，报官相验。云平素有奸，惧人知觉，故相约同死。县官信之，命棺殓掩埋而已。范氏家产，尽为族匪所占。逾年，荆州太守周钟宣到任，过范女坟，有异香从其坟起。问书役，中有知冤者为白其事，乃掘男女两坟验之。尸各如生，手足颈项，皆有捆缚伤痕。于是拘讯范同，则数日前已为厉鬼祟死矣。太守具酒食香纸，躬祭女坟，表一碣曰"贞女范氏之墓。"冤白后，两尸俱腐化。

储梅夫府丞是云麾使者

储梅夫宗丞，能养生，七十而有婴儿之色。乾隆庚辰正月，奉使祭告岳渎，宿搜敦邮亭。是夕，旅店灯花散采，铁

忽变现如莲花，如如意，如芝兰。喷烟高二三尺，有风雾回旋。急呼家僮视之，共为诧异，相戒勿动。是夕，梦见群仙五六人，招至一所，上书“赤云冈”三字。呼储为云麾使者，诸仙列坐松阴联句。有称海上神翁者，首唱曰：“莲炬今宵献瑞芝。”次至五松丈人，续曰：“群仙佳会飘吟髭。”又次至东方青童，曰：“春风欲摇杨柳枝。”旁一女仙笑曰：“此云麾使者过凌河句也，汝何故窃之？”相与一笑。忽灯花散爆竹声，惊醒。

唐配沧

武昌司马唐配沧，杭人也，素有孝行，卒于官。后五年，其长子在亭，远馆四川。长媳郭氏，在杭州病剧，忽作司马公语云：“冥司念我居官清正，敕为武昌府城隍。念尔等新作人家，我既无遗物与汝辈，新妇颇勤俭，特来救护。但须至狮子桥觅刘老娘来，托他禳解。”伊次子字开武者，往觅得，邀至家中，即杭俗所称活无常也。问：“此病汝能救否？”答云：“我奉冥司勾捉，何敢私纵？今尔家太爷去向阎罗王说情，或得生亦未可定。”因问：“你见太爷何在？”答云：“此刻现在向灶神说话。”少顷曰：“太爷出门，想至冥府去了。”病者静卧不言。逾时，曰：“太爷来。”病者即大声曰：“汝已得生，无虑也！”是时视病者，有亲友在座，郭氏作司马语，各道款洽，宛如生前。其次子因跪请云：“父既为神，应预知休咎，儿辈将来究作何结局？”司马厉声曰：“做好人，行好事，自有好日，何得

预问？”又云：“我今日为自家私事，勤劳庙中夫役，速焚纸钱，并给酒饭酬之。”语毕，病者仍复原音，病亦自愈。此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事。至今郭氏尚存。

裘文达公为水神

裘文达公临卒，语家人曰：“我是燕子矶水神，今将复位。死后，汝等送灵柩还江西，必过此矶。有关帝庙可往求签，如系上上第三签者，我仍为水神。否则，或有遣谪，不能复位矣。”言终卒。家人闻之，疑信参半。苍头某信之独坚，曰：“公为王太夫人所生。太夫人本籍江宁，渡江时，曾求子于燕子矶水神庙，夜梦袍笏者来曰：‘与汝儿，并与汝一好儿。’果逾年生公。公妻熊夫人挈柩归，至燕子矶，如其言，卜于关帝庙，果得第三签。遂举家大哭，烧纸钱蔽江，立木主于庙旁。旁有尹文端公诗碣。予往苏州，阻风于此，乃揖其主而题壁曰：“燕子矶边泊，黄公垆下过。摩挲旧碑碣，惆怅此山河。短鬓皤皤雪，长江渺渺波。江神如识我，应送好风多。”次日，果大顺风。

庄　　生

叶祥榴孝廉云，其友陈姓家，延西席庄生。八月间，日暮，诸生课毕，陈姓弟兄弈于书斋。庄旁观之，倦，起身归家。庄家离陈姓里许，须过一桥。庄生上桥，失足跌地，急

起趋家。扣门不应，仍返陈氏斋：陈弟兄弈局未终，乃闲步庭院。见轩后小门内有园亭，巨蕉无数，心叹主人有此雅室，不作书斋。再数步，见小亭中孕妇临蓐，色颇美，心觉动。既而曰："此东人内室，见此不退，非礼也。"趋出，仍至斋中小坐。见主人棋为乃弟暗攻，主人他顾，若不觉者。代为通知，主人张皇似惊，仍复不睬。庄复大声呼曰："不依我，全盘输了！"且以手到局上指告，陈氏兄弟仿惶趋内，灯为之熄。庄不得已，仍回家，至桥，复又一跌。起赴家扣门，阍者纳焉。庄以前次叩门不应之事，罪其家人，家人曰："前未闻也。"庄次日赴馆，见灯盏在地，棋局尚存，恍然若梦。少顷，主人出曰："昨夜先生去后，鬼声大作，甚至灭火，真怪事。"庄骇然，告以曾来教棋。主人曰："吾弟兄并未见先生复至。"庄曰："且有一证，我到尊府花园，见有临蓐妇人。"陈笑曰："我家并无花园，何有此妇？"庄曰："在轩后。"庄即拉陈同至轩后。有小土门，内仅菜园半亩，西角有一猪圈，育小猪六口，五生一毙。庄悚然大悟，盖过桥一跌，其魂已出；后一跌，则魂仍附体。倘不戒于淫，则堕入畜生道矣。

褐 道 人

国初，德侍郎某与褐道人善。道人精相术，言公某年升官，某年得红顶，某年当遭雷击，德公疑信参半。后升官，一如其言，乃大惧，恳道人避雷击之法。道人故作难色。再四求之，始言只有一法：公于是日约朝中一二品官十余位，

环坐前厅大炕上，公坐当中，过午时则免。德公如其言。至是日，天气清朗，将午起黑云，风雨毕至，雷声轰轰，欲下复止。忽家人飞报老太太被雷摄至院中。德公大惊，与各官急趋往扶。则霹雳一声，将炕击碎，视其中有一大蝎，长二尺许。太夫人故无恙也。寻褐道人，已不见矣，始知道人即蝎精也，以术愚人，实以自卫，智亦巧矣。非雷更巧，则德公竟不知为其所用也。

佟觭角

京师傅九者，出正阳门，过一巷，路狭人众，挨肩而行。一人劈面来，急走如飞，势甚猛。傅不及避，两胸相撞，竟与己身合而为一。顿觉身如水淋，寒噤不止。急投一缎店，坐定，忽大言曰："你拦我去路，可恶已极！"于是自批其颊，自拶其须。家人迎归，彻夜吵闹。或言有活无常佟觭角者能治之。正将延请，而傅九已知之，骂曰："我不怕铜觭角、铁觭角也！"未几佟至，瞋目视曰："汝何处鬼来此害人？速供来，不实供，叉汝下油锅！"傅瞪目不言，但切齿咋咋有声。其时男女观者如堵。佟倾油一锅，烧柴煎之，手持一铜叉，向傅脸上旋绕作欲刺状。傅果战惧自供："我李四也，凤阳人，迫于饥寒，盗发人坟，被人捉着。一时仓猝，用铁锹拒捕，连伤两人，坐法当斩。今日绑赴菜市，我极力挣脱逃来。不料为此人拦住，心实忿忿，故与较论。"佟曰："然则速去，勿迟。"乃倚叉而坐。傅大哭曰："小人在狱中两脚冻烂，不能行走，求赐草鞋一双。且求播

密，不教官府知道，再来捉拿。”傅家人即烧草鞋与之。乃伏地叩头，伸脚作穿状，观者皆笑。佟问：“何往？”曰：“逃祸须远，将奔云南。”佟曰：“云南万里，岂旦夕可至？半路必为差役所拿，不如跟我服役，可得一吃饭处也。”傅叩头情愿。佟出囊中黄纸小符焚之，傅仆地不动。良久苏醒，问之茫然。是日刑部秋审，访之，果有发塚之犯，已枭首示众矣，盖恶鬼犹不自知其已死也。佟年五十余，寡言爱睡，往往睡三四日不起。至其家者，重门以内，无寸芥纤埃云。其平日所服役者，皆鬼也。

淘　气

永州守恩公之奴，年少狡黠，取名淘气。服事书房，见檐前流萤一点，光大如鸡卵，心异之。时天暑，赤卧床上，觉阴处蠕蠕有物动，摸视之，即萤火也。笑曰：“么么小虫，亦爱此物耶？”引被复身而睡。夜半，有人伸手被中，扪其阴，且捋其棱角，按其马眼。其时身欲转折，竟不能动，似有人来交接者，良久精遗矣。次日身颇倦怠，然冥想其趣，欲其再至，不以告人。日暮浴身，裸以俟之。二更许，萤火先来，光愈大，照见一女甚美，冉冉而至。奴大喜，抱持之，遂与绸缪。叩其姓氏，曰：“妾姓姚。父某为明季知府，曾居此衙。妾年十八，以所慕不遂，成瘵而死。生时酷爱梨花，断气时，嘱老母即葬此园梨树下。爱卿年少，故来相就。”奴方知其为鬼，举枕投之，大呼而出。径叩宅门，宅中妇女疑为火起，争起开门。见其赤身，俱不敢前。主人自

出，叱而问之，奴以实告。乃命服以殊砂，且为着裤。次日掘梨树下，果得一朱棺。剖而视之，女色如生，乃焚而葬之。奴自此恂恂，不复狡黠，伙伴笑曰："人不可不遇鬼，淘气遇鬼，不复淘气矣。"

白莲教

京山富人许翁，世居桑湖畔。娶新妇某，妆奁颇厚。有偷儿杨三者，羡之年余。闻翁送其子入京，新妇有孕，相伴惟二婢，乃夜入其室，伏暗处伺之。至三更后，灯光下见有一人，深目虬须，负黄布囊，爬窗而入。杨念吾道中无此人，屏息窥之。其人袖出香一枝，烧之于灯，置二婢所，随向寝处喃喃诵咒。妇忽跃起，向其人赤身长跪。其人开囊出一小刀，剖腹取胎，放小磁罐中，背负而出，妇尸仆于床下。杨大惊，出户尾之。至村口一旅店，抱持之，大呼曰："圣人速来，吾捉得一妖贼！"众邻齐至，视其布囊小儿胎，血犹涔涔也。众大怒，持锹锄击之。其人大笑，了无所伤。乃沃以粪，始不能动。及旦，送官刑讯，曰："我白莲教也，伙伴甚多。"方知汉湘一带，胎妇身死者，皆受此害。狱成，凌迟其人，赏偷儿银五十两。

服桂子长生

吕琪，从其兄官岭南司马。署有古井，夏夜纳凉，见井

中有声琤琤然，升起数红丸，大如弹棋。疑有宝。次早，遣人缒下探焉。得隔年桂子数十粒，鲜赤可爱，琪戏以井水服焉。日七枚，七日而尽，顿觉精神强健，如服参者然。年九十余。

伊　　五

披甲人伊五者，身矮而貌陋，不悦于军官。贫不能自活，独走出城，将自缢。忽见有老人飘然而来，问："何故轻生？"伊以实告。老人笑曰："子神气不凡，可以学道。予有一书授子，够一生衣食矣。"伊乃随行数里，过一大溪，披芦苇而入。路甚曲折，进一矮屋，止息其中。从老人受学，七日而术成，老人与屋皆不见。伊自此小康。其同辈群思咀嚼之，伊无难色，同登酒楼，五六人恣情大饮，计费七千二百文。众方愁其难偿，忽见一黑汉登楼拱立曰："知伊五爷在此款客，主人遣奉酒金。"解腰缠出钱而去。数之，七千二百也，众大骇。与同步市中，见一人乘白马急驰而过。伊纵步追之，叱曰："汝身上囊可急与我！"其人惶恐下马，怀中出一皮袋，形如半胀猪脬，授伊竟走。众不测何物，伊曰："此中所贮，小儿魂也。彼乘马者，乃过往游神，偷攫人魂无算。倘不遇我，又死一小儿矣。"俄入一胡同，有向西人家门内哭声嗷嗷。伊取小囊向门蹴张之，出浓烟一缕，射此家门中，随闻其家人云："儿苏矣。"转涕为笑，众由是神之。适某贵公有女为邪所凭，闻伊名，厚礼招致。女在室已知伊来，形色惨沮。伊入室，女匿屋隅，提熨

斗自卫。伊周视上下，出曰："此器物之妖也，今夕为公除之。"漏三下，伊囊中出一小剑，锋芒如雪，披发跣足，仗之而入。众家人伺于院外，寻闻室中叱咤声、击扑声、与物腾掷声、诟詈喧闹声。良久寂然，但闻女叩头哀恳，不甚了了。伊呼灯甚急，众率仆婢秉烛入。伊指地上一物相示曰："此即为祟者。"视之，一藤夹膝也。聚薪焚之，流血满地。

诸廷槐

嘉定诸廷槐家，有再醮仆妇李姓者。忽鬼扼其喉，口称："是汝前夫，我病时，呼茶索药，汝多不睬，以至气忿而亡。冥王以我阳数未尽，受糟塌死，与枉死者一般，不肯收留。游魂飘荡，受尽饥寒。汝在此饱食暖衣，我心不服，故扼汝喉，使汝陪我忍饥。"廷槐知为鬼所凭，上前手批其颊，鬼呼痛逃去。廷槐视其掌，黑如锅煤。少顷，鬼又作闹。廷槐再打，妇无惧色，手亦不黑矣。骂曰："你家主人初次打我，出我不意，故被他打痛。今我已躲入汝背脊骨窍中，虽用掌心雷打我，亦不怕也！"于是，众家人代为请曰："汝妻不过妇道有亏，事汝不周，并非有心杀汝，无大仇可报。况汝所生子女，赖渠改嫁后夫替汝抚养，也算有良心。汝何不略放松手，俾其少进饮食？"鬼唯唯。妇觉咽喉一清，登时吃饭三碗。众人知其可动，乃曰："主人替汝超度何如？"鬼又唯唯。遂设醮延僧，诵往生咒。鬼去而复至，曰："和尚不付度牒，我仍不能托生也。"乃速焚之，鬼竟

去而妇安矣。当作闹时，最畏主人之少子，曰："此小相公头有红光，将来必贵，我不愿见之。"或问："可是诸府祖宗功德修来乎？"曰："非也，是他家阴宅风水所荫。"问："何由知？"曰："我与鬼朋友数人，常在坟间乞人祭扫之余。独不敢上诸府坟，因陇上有热气一条，如火冲出故也。"

王都司

山东王某，作济宁都司。忽一日，梦南门外关帝庙周仓来曰："汝肯修帝庙，可获五千金。"王不信。次夜，又梦关平将军来曰："我家周仓最诚实，非诳人者。所许五千金，现在帝君香案脚下。汝须黑夜秉烛来，五千金可得。"王喜且惊，心疑香案下地有藏金，分应我得者。乃率其子持皮口袋往，以便装载。及至庙中，天已黎明。见香案下睡一狐，黑而毛，两目金光闪闪。王悟曰："得毋关神命我驱除此妖耶？"即与其子持绳索捆缚之，装放口袋中，负之归家。口袋中作人语曰："我狐仙也，昨日偶醉，呕唾圣帝庙中，触怒神明，故托梦于君，教来收拾我。我原有罪，但念我修炼千年，此罪尚小。君不如放我出袋，彼此有益。"王戏问："何以见谢？"曰："以五千金为酬。"王心记周仓、关平两将军之言验矣，即释放之。顷刻变成一白须翁，唐巾飘带，言词温雅，蔼然可亲。王乃置酒设席，与谈过去未来事。且问："都司穷官，如何能得五千金？"狐曰："济宁富户甚多，俱非行仁义者。我择其尤不肖者，竟往彼

家抛砖打瓦，使他头疼发热，心惊胆战，自然彼必寻求符箓，延请道士。君往说我能驱邪，但书花押一个，向空焚之，我即心照而去。又闹别家，如此一月，则君之五千金得矣。但君官爵止于都司，财量亦止五千金。过此以往，不必妄求。吾报君后，亦从此逝矣。”未几，济宁城内外疫疠大作，鸡犬不宁。但王都司一到，便即安宁，遂得五千金，舍二百金修圣庙，祭奠周、关两将军。乞病归里，至今小康。

卷十六

杭大宗为寄灵童子

万近蓬奉斗甚严，每秋七月，为盂兰之会，与施柳南刺史同设道场。施能见鬼，凡来受祭者，俱能指为何人，且与言语。方立坛时，先书列死者姓名，向坛焚化。万故杭大宗先生弟子，忘书先生名。施见是夕诸公俱集，有人短白须，披夹纱袍，不冠而至，骂曰："近蓬我弟子，今日设会，独不请我，何也？"施素不识杭，不觉目瞪。旁一人曰："此杭大宗先生也。"施向前揖，问："先生何来？"曰："我前生是法华会上点香者，名寄灵童子。因侍香时，见烧香女美，偶动一念，谪生人间。在人间心直口快，有善无恶，原可仍归原位，惟以我好讥贬人，党同伐异，又贪财，为观音所薄，不许即归原位。"因自指其手与口曰："此二物累我。"问："先生在阴间乐乎？"曰："我在此无甚苦乐，颇散荡，游行自如。"问："先生何不仍投人身？"杭以手作拍势，笑曰："我七十七年人身，倏忽过去，回头想来，有何趣味？"曰："先生何不仍求观音收留？"曰："我贻罄亦因小过，容易超度。可告知近蓬，替我念秽迹金刚咒二万遍，便可归原位。"问："陈星斋先生何以不来？"曰："我不及彼，彼已仍归桂宫矣。"语毕，上座大啖，笑曰：

"施柳南一日不出仕，我辈田允兄大有吃处。"田允兄者，俗言鬼字也。

西江水怪

徐汉甫在江西，见有咒取鱼鳖者，日至水滨禹步，持咒，波即腾沸，鱼鳖阵至，任择取以归。其法不得多取，约日需若干，仅给其值而已。一日偶至大泽，方作法，忽水面涌一物，大如猕猴，金眼玉爪，露牙口外，势欲相攫。其人急以襁蒙首走。物奔来跃上肩，抓其额。人即仆地，流血晕绝。众咸奔救，物见众至，作声如鸦鸣，跃高丈许遁去。人不敢捕，伤者亦苏。其人云："此水怪也，以鱼鳖为子孙。吾食其子孙，故来复仇耳。"其爪铦利，遇物破脑，非蒙首而得众力，则毙其爪下矣。

仲能

唐再适先生观察川西时，有火夫陈某，粗悍嗜饮。一夕方醉卧，觉有物据其腹。视之，乃一老翁，鬓发皆白，貌亦奇古，朦胧间不甚了了。陈以同伴戏己，不甚惊怖。时初秋，适覆单衾，因举以裹之，且挟以卧。晓曳衾，内有一白鼠，长二尺余，已压毙矣，始悟据腹老人即此怪。按此即《玉策记》所云仲能，善相卜者。能生得之，可以预知休咎。

雀报恩

周之庠好放生。尤爱雀，居恒置黍谷于檐下饲之。中年丧明，饲雀如故。忽病气绝，惟心头温，家人守之。四昼夜苏，云：初出门，独行旷野，日色昏晴，寂不逢人。心惧，疾驰数十里，见城外寥寥无烟火。俄有老人策杖来，视之，乃亡父也，跪而哀泣。父曰："孰唤汝来？"答曰："迷路至此。"父曰："无伤。"导之入城。至一衙署前，又有老人纶巾道服，自内出，乃亡祖也。相见大惊，责其父曰："尔亦糊涂，何导儿至此？"此父退，手挽之庠行。有二隶卒，貌丑恶，大呼曰："既来此，安得便去？"与其祖相争夺。忽雀亿万自西来，啄二隶，隶骇走。祖父翼之出，群雀随之，争以翅覆之庠。约行数十里，祖以杖击其背曰："到家矣。"遂如梦觉。双目复明，至今无恙。

全姑

荡山茶肆全姑，生而洁白婀娜，年十九。其邻陈生，美少年，私与通，为匪人所捉。陈故富家，以百金贿匪。县役知之，思分其赃，相与率扭到县。县令某自负理学名，将陈决杖四十。女哀号涕泣，伏陈生臀上愿代。令以为无耻，愈怒，将女亦决杖四十。两隶拉女下，私相怜，以为此女通体娇柔，如无骨者，又受陈生金，故杖轻扑地而已。令怒未

息，剪其发，脱其弓鞋，置案上传观之，以为合邑戒，且贮库焉。将女发官卖，案结矣。陈思女不已，贿他人买之，而己仍娶之。未一月，县役纷来索贿，道路喧嚷。令访闻大怒，重擒二人至案。女知不免，私以败絮草纸置裤中，护其臀。令望见曰："是下身累累者何物耶？乃下堂扯去裤中物，亲自监临，裸而杖之。陈生抵拦，掌嘴数百后，乃再决满杖。归家月余死。女卖为某公子妾。有刘孝廉者，侠士也，直入署责令曰："我昨到县，闻公呼大杖，以为治强盗积贼，故至阶下观之。不料一美女，剥紫绫裤受杖。两臀隆然，如一团白雪，日炙之犹虑其消，而君以满杖加之，一板下便成烂桃子色。所犯风流小过，何必如是？"令曰："全姑美，不加杖，人道我好色；陈某富，不加杖，人道我得钱。"刘曰："为父母官，以他人皮肉，博自己声名，可乎？行当有报矣。"奋衣出，与令绝交。未十年，令迁守松江。坐公馆，方午餐，其仆见一少年从窗外入，以手拍其背者三，遂呼背痛不食。已而背肿尺许，中有界沟，如两臀然。召医视之，医曰："不救矣，而成烂桃子色矣。"令闻，心恶之，未十日卒。

奇　　勇

国初有二巴图鲁。一溺地，地陷一尺，能自抓其发拔起，身在空中离尺许，两足离地，移时不下。一在关外被敌劫营，黑暗中已为敌断其首矣，刀过处，急以右手捺住头，左手挥刀，犹杀数十人而后死。

红毛国人吐妓

红毛国多妓。嫖客置酒召妓，剥其下衣，环聚而吐口沫于其阴，不与交媾也。吐毕放赏，号众兜钱。

西贾认父

钱塘铨部主事吴，名一骐者，初举孝廉。入都会试，僦居旅次。有西贾王某来云，其父临终，言往生浙地某处为吴氏子，其终年即铨部生年也。又云，昨晚，其母又复示梦云："汝父已至都中，现寓某处，汝何不往？"以故到此访问，乞一睹颜色。铨部因事属怪异，不肯出见。王贾痛哭遥拜而去。王贾甚富，并无所希冀而来者，以故人笑吴公之迂。吴作吏部主事，数年死，死年二十八。

徐步蟾宫

扬州吴竹屏臬使，丁卯秋闱，在金陵扶乩，问："中否？"乩批"徐步蟾宫"四字。吴大喜，以为馆选之征。及榜发不中。是年解元，乃徐步蟾也。

歪嘴先生

潮州潘淑，聘妻未娶，以瘵疾亡。临终，请岳翁李某来，要其未嫁之女守志，翁许之。潘卒后，翁忘前言，女竟改适。将婚之夕，鬼附女身作祟。有教读张先生者闻之，意不能平。竟上女楼，引古礼折之，以为女虽已嫁而未庙见，尚归葬于女氏之党，况未嫁之女，有何守志之说？鬼不能答，但走至张前张口呵之，一条冷气如冰，臭不可耐。从此女病愈，而张嘴歪矣。李德之延请在家，合村呼歪嘴先生。

鬼衣有补褂痕

常州蒋某，在甘肃作县丞。乾隆四十五年，甘肃回回作乱，蒋为所害，三年音耗断矣。其侄某开参店于东城。忽一日午后，蒋竟直入，布裹其头，所穿衣有钉补褂旧痕，告其侄曰：“我于某月日为乱兵所害，尸在居延城下。汝可遣人至其处，棺殓载归。”指其仆曰：“此小儿亦是劫数中人，我现在阴间雇用之，每年给工食银三两。”其侄大惊，唯唯听命。鬼命小僮取火吃烟，旋即不见。侄即遣人载其棺归。启视之，头骨砍作数块，身着红宵缎褂，隐隐有补褂一方痕迹。

孙 方 伯

孙涵中方伯为部郎时，居京师之樱桃斜街，房宇甚洁。忽有臭气一道，从窗外达于中庭。嗅而迹之，乃从后苑井中出。晚三鼓，众人睡尽，有连呼其老仆姓名者，听之，隐隐然亦出自井中。孙公怒而填之，怪亦竟绝。

卖 冬 瓜 人

杭州草桥门外，有卖冬瓜人某，能在头顶上出玄神。每闭目坐床上，而出神在外酬应。一日，出神买鲞数片，托邻人带归交其妻。妻接之，笑曰："汝又作狡狯耶？"将鲞挞其头。少顷，卖冬瓜者神归，以顶为鲞所污，徬徨床侧，神不能入，大哭去。尸亦渐僵。

柳如是为厉

苏州昭文县署，为前明钱尚书故宅。东厢三间，因柳如是缢死此处，历任封闭不开。乾隆庚子，直隶王公某莅任。家口多，内屋少，开此房居妾某氏，二婢作伴，又居一妾于西厢，老妪作伴。未三鼓，闻西厢老妪喊救命声。王公奔往，妾已不在床上。寻至床后，其人眼伤额碎，赤身流血，

觳觫而立，云："我卧不吹灯，方就枕，便一阵阴风吹开帐幔，遍体作噤。有梳高髻，披大红袄者，揭帐招我，随挽我发强我起。我大惧，急逃至帐后，眼目为衣架触伤。老妪闻我喊声，随即奔至。鬼才放我，走窗外去。"合署骇。虑东厢之妾，新娶胆小，亦不往告。次日至午，东厢竟不开门。启入，则一姬二婢俱用一条长带，相连缢死矣。于是王公仍命封锁此房，后无他异。或谓柳氏为尚书殉节，死于正命，不应为厉。按《金史·蒲察琦传》，琦为御史，将死崔立之难。到家别母，母方昼寝，忽惊而醒。琦问："阿母何为？"母曰："适梦三人潜伏梁间，故惊醒。"琦跪曰："梁上人乃鬼也。儿欲殉节，意在悬梁，故彼鬼在上相候。母所见者，即是也。"旋即缢死。可见忠义之鬼，用引路替代，亦所不免。

捧头司马

如皋高公岩，为陕西高陵令，其友某往探之。去城十里许，日已薄暮，恐不能达。见道旁废寺，正室封扃，西偏屋二楹，内有小门通正室，门亦封扃。某以屋尚整洁，遂借宿焉。沽酒少饮，解衣就寝。其仆出，与守寺道人同宿东边之耳房。时当既望，月明如昼，某久不成寐。忽闻正室履声橐橐，小门砉然顿开，见有补褂朝珠而无头者就窗下坐，作玩月状。某方惊，其人转身向内，若有见于某者，旋即走还正室中。某急起开门遁，而门外锁已为其仆倒扣去。某大呼，喑不能声，其仆弗应。某无措，遂夺窗出。窗外有墙缭

之，又不克越；近窗高树一株，乃缘之而上。俯视窗下，则其人已捧头而出。仍就前坐，以头置膝，徐伸两指拭其眉目，还以手捧之，安置顶上。双眸炯炯，寒光射人。是时，某已魂飞，不复省人事矣。次晨仆入，不见主人。遍寻之，得于树上。急拔其腕，交抱树柯，坚不可解。久之始苏，犹谓鬼之来攫己也。问之道人，云："二十年前，宁夏用兵。有楚人为同知者，解粮误期，为大帅所戮。柩行至此，资斧告绝，遂寄寺中。今或思归，见形于客乎？"某白高。高因捐俸为赍柩资，并寓书于楚，令其子领归。

驱　鲎

吴兴卞山有白鲎洞，每春秋间即见，状如匹练起空中，游漾无定。所过之下，蚕茧一空，故养蚕时尤忌之。性独畏锣鼓声。明太常卿韩绍曾，命有司挟毒矢逐之，有驱鲎文载郡志。近年来作患尤甚。乾隆癸卯四月，有范姓者，具控于城隍。是夜梦有老人来曰："汝所控已准，某夜当命玄衣真人逐鲎。但鲎鱼司露有功，被害者亦有数。彼以贪故，当示之罚。尔等备硫磺烟草，在某山洞口相候可也。"范至期，集数十人往。夜二鼓，月色微明，空中风作，见前山有大蝙蝠，丈许，飞至洞前。瞬息，诸小蝠群集者，不下数十。每一蝙蝠至，必有灯一点，如引导状。范悟曰："是得非所谓玄衣真人乎？"即引火纵烧烟草。俄而洞中声起，如潮涌风发，有匹练飞出。蝙蝠围环，若布阵然。彼此搏击良久，乡民亦群打锣鼓、放爆竹助之。约一时许，匹练飘散如絮，有

青气一道，向东北而去，蝙蝠亦散。次早，往视林莽间，绵絮千余片，或青或白，触手腥秽不可近。自是鲎患竟息。

海中毛人张口生风

雍正间，有海船飘至台湾彰化界。船止二十余人，赀货颇多，因家焉。逾年，有同伙之子广东人，投词于官。据云，某等泛海开船，后遇飓风，迷失海道，顺流而东，行数昼夜，舟得泊岸。回视水如山立，舟不可行，因遂登岸。地上破船坏板、白骨，不可胜计，自分必死矣。不逾年，舟中人渐次病死，某等亦粮尽。余豆数斛，植之竟得生豆，赖以充腹。一日者，有毛人长数丈，自东方徐步来，指海水而笑。某等向彼号呼叩首，长人以手指海，若挥之速去者。某等始不解，既而有悟，急驾帆试之。长人张口吹气，蓬蓬然东风大作，昼夜不息，因望见鹿仔港口，遂收泊焉。彰化县官案验得实，移咨广省。以所有资物，按二百余家均分之，遂定案焉。后有土人云："此名海阚，乃东海之极下处，船无回理。惟一百二十年，方有东风，屈曲可上。此二十余人恰好值之，亦奇矣。"第不知毛而长者，又为何神也。

卞山地陷

乾隆乙巳，湖州大旱。西门外下塘地陷数丈，民居屋脊，与地相平。屋中人破瓦而出，什物一无损坏。河中忽亙

起土埂，升出白光一道，望龙溪而去，怪风随之。溪中渔舟数十，俱为白光所迷。俄顷风定，舟俱聚一处，而白光亦不见矣。时有方老人者，年九十余，自云少年时，见渔舟捕得白鳝一条，重五六斤，不敢匿，献之乌程令某。适令前一夕，梦见一白衣女子来告云："某苕上水神也，为陈皇后守宫门，明日有厄求救。"次日见鳝而悟，仍命放入河中。今土中白光，得毋即此物欤？考西门外与迎禧门相连。南朝陈武帝之后，为其父母营葬于下山，起民夫开地道而出。葬后，仍行封闭。然则地之陷亦有由矣。

鬼逐鬼

桐城左秀才某，与其妻张氏，伉俪甚笃。张病卒，左不忍相离，终日伴棺而寝。七月十五日，其家作盂兰之会，家人俱在外礼佛设醮，秀才独伴妻棺看书。忽阴风一阵，有缢死鬼披发流血，拖绳而至，直犯秀才。秀才惶急，拍棺呼曰："妹妹救我！"其妻竟勃然掀棺而起，骂曰："恶鬼敢无礼犯我郎君耶？"挥臂打鬼，鬼踉跄逃出。妻谓秀才："汝痴矣，夫妇钟情，一至于是耶？缘汝福薄，故恶鬼敢于相犯，盍同我归去投人身再作偕老计耶？"秀才唯唯。妻仍入棺卧矣。秀才呼家人视之，棺钉数重皆断，妻之裙犹夹半幅于棺缝中也。不逾年，秀才亦卒。

柳 树 精

杭州周起昆，作龙泉县学教谕。每夜，明伦堂上鼓，无故自鸣。遣人伺之，见一人长丈余，以手击鼓。门斗俞龙，素有胆，暗张弓射之，长人狂奔而去。次夜寂然。后两月，学门外起大风，拔巨柳一株。周命锯之为薪，中有箭横贯树腹，方知击鼓者此怪也。龙泉素无科目，是年中一陈姓者。

折 叠 仙

浒市关有陈一元者，弃家学道。购一精舍，独坐其间，内加锁钥。初辟粥饭，继辟果蔬，但饮石湖之水，命其子每月饷水一壶。次月往视，则壶仍置门外，而水已干，乃再实其壶以进焉。孙敬斋秀才闻而慕之，书一纸条贴壶盖上，问可见否？并请许见日期。心揣揣恐不许也。次月往探，壶上批纸尾云："二月初七日可来相见。"孙大喜，临期与其子偕往。见一元年仅四十许，而其子则已老矣。孙问："修道从何下手？"曰："汝且静坐片时，自数其心所思想处。"孙坐良久，一元问："汝可起几许念头？"曰："起过七十二念。"一元笑曰："心无所寄，求静反动，理之常也。汝一个时辰起七十二念，不可谓多，根气可以学道。"遂教以饮水之法，曰："人生本自虚空而来，因食物过多，致身体坚重。腹中秽虫丛起，易生痰滞。学道者先清其口，再清其

肠，饿死诸虫，以荡涤之。水为先天第一真气，天地开辟时，未有五行先有水，故饮水为修仙要诀。但城市水浑，有累灵府，必取山中至清之水，徐徐而吞，使喉中咯咯有响，然后甘味才出。一勺水可度一昼夜，如是一百二十年，身渐轻清，并水可辟，便服气御风而行矣。”孙问一元何师，曰：“余三十年前往泰山烧香，遇一少年，貌甚灵俊，能预知阴晴，因与一路偕行。少年背负一锦匣，每至下店，必向匣絮语片时，然后安寝。心大惊疑，凿壁窥之。见少年放匣几上，整冠再拜，一老人从匣中笑坐而起，双眸炯炯，白须飘然。两人相与密语，听不可解。但闻‘有窃道者，有道窃者’八字而已。夜三更，少年请曰：‘先生可安寝乎？’老人颔之。遂将老人折叠如纸绢人一般，装入匣中矣。次日，少年知余窥见，故告我来历，许我为弟子而传以道也。”孙抱一元试之，连所坐椅仅三十斤。孙以两女未嫁故，乞假而归，假满再往。余见之于震泽张明府署中，具道如此。时戊申二月初十日也。

仙人顶门无发

癸巳秋，张明府在毗陵。遇杨道人者，童颜鹤发，惟顶门方寸，一毛不生。怪而问之，笑曰：“汝不见街道上两边生草，而当中人所践踏之地不生草乎？”初不解所谓，既而思之，知脖门地方，故是玄神出入处，故不生发也。道人夜坐僧寺门外，僧招之内宿，决意不可。次早视之，见太阳东升，道人坐墙上吸日光。其顶门上有一小儿，圆满清秀，亦向日光舞蹈而吞吸之。

香　虹

吴江姜某，一子一女，其子娶新妇刘氏。刘性柔婉，不能操作。有婢香虹者，素诡谲，因与其女日夜媒孽其短，刘恨不能伸。来时嫁赀颇丰，为其姑逼索且尽，未期年，染病床褥。姑谓其痨也，不许其子与见，刘抑郁死。忽一日，其女登床，自批其颊，历数其生平之恶。且云：“姑使我不与郎见，亦是姻缘数尽，然尔辈用心何太酷耶？”如是数日。为设醮，亦不应。姜与其妻婉求之，乃曰：“翁待吾厚，姑亦老悖。此是香虹之过，我不饶他。”香虹在侧，忽瞪目大呼，两手架空而行，若有人提之者，坠下，则已毙矣。其女依然无恙。此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事。

阎王升殿先吞铁丸

杭州闵玉苍先生，一生清正。任刑部郎中时，每夜署理阴间阎王之职，至三更时，有仪从轿马相迎。其殿有五，先生所莅，第五殿也。每升殿，判官先进铁弹一丸，状如雀卵，重两许。教吞入腹中，然后理事，曰：“此上帝所铸，虑阎罗王阳官署事有所瞻徇，故命吞铁丸以镇其心，此数千年老例也。”先生照例吞丸，审案毕，便吐出之。三涤三视，交与判官收管。所办事晨起辄忘，即记得者，亦不肯向人说。但劝人勿食牛肉，多诵大悲咒而已。到任三月，忽一

日晨起，召诸亲友而告曰："吾今而知小善之不足为也。昨晚吾表弟李某死，生魂解到，判官将其生平作官恶迹，请寄地狱，审定拟罪，再详解东岳。余心恻然，将狱牌安放几上，再三目李。李自诉平生不食牛肉，作官时禁私宰尤严，似可以此功德抵销他罪，余未作声。判官驳云：'此之谓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也。子不食牛肉，何以独食人肉？'李云：'某并未食人肉。'判官曰：'民脂民膏，即人肉也。汝作贪官，食千万人之膏血，而不食一牛之肉，细想小善可抵得大罪否？'李不能答。余知李素诵大悲咒，为阴司所最重，因手书'大悲咒'三字在掌上以示之。李竟茫然，不能诵一字。余为代诵数句，满堂判官胥役一齐跪听。西方赫然，似有红云飞至者然。而铁丸已涌起于胸中，左冲右撞，肠痛欲裂矣。余不得已，急取狱牌加硃，放李狱中。肠内铁丸始定，方理别案而归。"诸亲友因问："到底牛肉可食乎？"先生曰："在可食不可食之间。"人问故，曰："此事与敬惜字纸相同。圣所未戒，然不过推重农重文之心，充类至义之尽，故禁食之者慈也。然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此语久被老子说破。试想春蚕作丝，衣被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其功比牛更大，其性命比牛更多，而何以烹之煮之？抽其腹肠而炙食之，竟无一人为之鸣冤立禁者，何耶？盖天地之性，人为贵。贵人贱畜，理所当然，故食牛肉者达也。"

万 佛 崖

康熙五十年，肃州合黎山顶，忽有人呼曰："开不开！

开不开！”如是数日，无人敢答。一日，有牧童过，闻之，戏应声曰：“开。”顷刻砉然，风雷怒号，山石大开。中现一崖，有天生菩萨像数千，须眉宛然，至今人呼为万佛崖。章淮树观察过其地亲见之。

大力河

孙某作打箭炉千总。其所辖地，阴雨两月。忽一日雨止，仰天见日光。孙喜，出舍视之。顷刻烟沙蔽天，风声怒号，孙立不牢，扑地乱滚，似有人提其辫发而颠掷之者，腿脸俱伤。孙心知是地动，忍而待之。食顷动止，起视人民与自家房屋，全已倾圯。有一弟逃出未死，彼此惶急。孙老于居边者，谓弟曰：“地动必有回潮，不止一次，我与汝须死在一处。”乃各以绳缚其身，两相拥抱。言未毕而怪风又起。两人卧地，颠播如初。幸沙不迷眼，见地裂数丈，有冒出黑风者，有冒出火光如带紫绿二色者，有涌黑水臭而腥者，有现出人头大如车轮、目睒睒斜视四方者，有裂而仍合者，有永远成坑者。兄弟二人竟得无恙。乃埋葬全家，掘出货物，各自谋生。先三月前，有疯僧持缘簿一册，上写募化人口一万。孙恶其妖言，将擒之送县。僧已立一杨柳小枝上曰：“你勿送我到县，送我塞大力河水口可也。”言毕不见。是年地动日，四川大力河水冲决，溺死万余人。

卷十七

白骨精

处州地多山，丽水县在仙都峰之南。土人耕种，多有开垦到半山者。山中多怪，人皆早作早休，不敢夜出。时值秋深，有田主李某，到乡刈稻，独住庄房。土人恐其胆怯，不敢以实告，但戒昏夜勿出。一夕，月色甚佳，主人闲步前山，忽见一白物蹒跚而来，稜嶒有声，状甚怪。因急回寓，其物已追踪而至。幸庄房门有半截栅栏，可推而进，怪不能越。主人进栅胆壮，月色甚明，从栅缝中细看，乃是一骷髅咬撞栅门，腥臭不可当。少顷，鸡鸣，见其物倒地，只白骨一堆，天明亦不复见。问之土人，曰："幸足下遇白骨精，故得无恙；若遇白发老妇，假开店面，必请足下吃烟。凡吃其烟者，从无生理。月白风清之夜，常出作祟，惟用苕帚可以击倒之。"亦终不知何怪。

鼋壳亭

乾隆二十年，川东道白公，以千金买一妾，挂帆回任，宠爱异常。舟过镇江，月夜泊舟，妾推窗取水，为巨鼋所吞。

主人悲恨，誓必得鼋而后已。传谕各渔船，协力搜拿，有能得巨鼋者赏百金。船户争以猪肚羊肝，套五须钩为饵，上系空酒坛，浮于水面，昼夜不寐。两日后，果钓得大鼋。数十人拽之不能起，乃以船缆系巨石磨盘，用四水牛拖之。跃然上岸，头如车轮，群以利斧砍之，滚地成坑，喳喳有声，良久乃死。破其腹，妾腕间金镯尚在。于是碎其身，焚以火，臭闻数里。一壳大数丈，坚过于铁。苦无所用，乃构一亭，以鼋壳做顶，亮如明瓦窗，至今在镇江朝阳门外大路旁。

怪怕讲理

苏州富翁黄老人者，年过八十，独处一楼，忽见女子倚门而望。老人壮年曾有爱女卒于此楼，疑是女魂，置之不问。次晚又见，则多一男子矣。至第三日，一男一女，跨身梁间，两目下注。老人故作不见，俯首看书。其男子乃下，直立老人旁，老人笑问曰：“足下是鬼耶？此来甚差。我年已八十余，死乃旦夕事，不久与君为同类，何必先蒙过访？若是仙耶，何不请坐一谈？”怪不答，但长啸，四面楼窗齐开，阴风袭人。老人唤家人上楼，怪亦不见。后数月，一媳一孙皆死，仅存一小婢。老人恐此女身后无依，乃赠与西席华君为妾。生三子，现在浙江临海县华公署中。此事，华秋槎明府为余言。

娄真人错捉妖

松江御史张忠震，甲辰进士。书房卧炕中，每夜鼠斗作闹不止。主人厌其烦，烧爆竹逐之不去，打以火枪，亦若不知。张疑炕中有物，毁之，毫无所见。书室后为使女卧房，夜见方巾黑袍者来与求欢；女不允，旋即昏迷，不省人事。主人知之，以张真人玉印符放入被套，覆其胸，是夕鬼不至。次日又来作闹，剥女下衣，污秽其符。张公怒，延娄真人设坛作法。三日后擒一物如狸，封入瓮中，合家皆以为可安。是夜，其怪大笑而来曰："我兄弟们不知进退，竟被道士哄去。可恨，谅不敢来拿我！"淫纵愈甚。主人再谋之娄，娄曰："我法只可行一次，第二次便不灵。"张无奈何。每晚将此女送入城隍庙中，怪乃去；一回家，则又至矣。越半年，主人深夜与客弈棋，天大雪。偶推窗漱口，见窗外一物，大如驴，脸黑眼黄，蹲伏阶下，张吐水正浇其背。急跳出窗外逐之，怪忽不见。次早，女告主人曰："昨夜怪来，自言被主人看见，天机已露，请从今日去矣。"自此怪果绝。

陈姓妇啖石子

天台县西乡赛会迎神。神袍微皱，有妇人陈姓者，为扶熨之。晚归，见金甲神自称将军，拥众至，仪卫甚盛，云：

"汝替我整衣，有情于我，今娶汝为妻。"带点心与啖，皆洞子石也，妇人啖时，甚觉软美。小者从大便出，大者仍从口内吐出，吐出则坚硬如常石子矣。父、兄俟其来时，choose有勇者与格斗。良久，妇人曰："伤其锤柄矣。"次日至野庙中，有五通神所执金锤有伤，乃毁其庙，神亦寂然。

天台县缸

天台县署中，到任官空三堂而不居，让与一缸居之。相传为前朝故物，缸有神灵，能知人祸福。凡县尹到任，必行三跪九叩礼祭之，否则作祟。官当升迁，则缸先凭空而起，若有系之者；当降革，则缸先下陷，渐入土中。平时缸离地寸许，从不着土。余心疑焉。壬寅春，游天台山，地主钟公醴泉邀饮署内，酒后言曰："署中一古物，盍往一观？"书室西有老桂参天。旁悬一扁，乃明天启四年邑宰陈命众题额。转过三堂，则缸神所居，其大如鼓，一黄沙粗缸耳，中有小穴。吏云："此神口也，牲血汾涔，皆历年来所享鸡豕。"余以扇击之，声铿然；以竹片试其底，毫不能入，并非离地者。钟公骇然，余笑曰："我击之，我试之，缸当祸我，不祸君也。"已而寂然。此缸载《天台县志》中。

木姑娘坟

京师宝和班，演剧甚有名。一日者，有人骑马来相订

云："海岱门外木府要唱戏，登时须去。"是日班中无事，遂随行。至城外，天色已晚。过数里荒野之处，果见前面大房屋，宾客甚多。灯火荧荧然，带微绿色。内有婢传呼云："姑娘吩咐，只要唱生旦戏，不许大花面上堂，用大锣大鼓，扰乱取厌！"管班者如其言。自二更唱起，至漏尽不许休息，又无酒饭犒劳。帘内妇女、堂上宾客，语嘶嘶不可辨，于是班中人人惊疑。大花面顾姓者，不耐烦，竟自涂脸，扮关公借荆州一出，单刀直上，锣鼓大作。顷刻，堂上灯烛灭尽，宾客全无。取火照之，是一荒冢，乃急卷箱而归。朝早询土人，曰："某府木姑娘坟也。"

雷诛王三

常州王三，积恶讼棍也。太守董恰曾到任，首名访拿。王三躲避。其弟名仔者，武进生员，正在娶亲，新人入门，而差役拘王三不得，遂拘其弟往，管押班房。王三知家属已去，则官事稍松，乃夜入弟室冒充新郎，与弟妇成亲。次日，差役带其弟上堂。太守见是柔弱书生，悯其无辜，且知其正值新婚，作速遣还，宽限一月，访拿王三。其弟入室，慰劳其妻，妻方知此是新郎，昨所共寝者非也，羞忿缢死。其岳家要来吵闹，而耻于发扬，且明知非新郎之罪，乃曰："我家所赔赠衣饰，须尽入棺中，我才罢休。"新郎舅姑，哀痛不已，一一从命。王三闻之，又动欲念，伺其撵殡之所，往发掘之。开棺妇色如生，乃剥其下衣，又与淫污。污毕，取其珠翠首饰，藏裹满怀，将奔上路。忽空中霹雳一声，王

三震死，其妇活矣。次早，管坟人送信于其弟家，迎归完娶。太守闻之，命斩王三骨而扬其灰。

铁匣壁虎

云南昆明池旁，农民掘地得铁匣。匣上符篆不可识，旁有楷书云："至正元年杨真人封。"农民不知何物，椎碎其匣，中有壁虎寸许，蠕蠕然似死非死。童子以水沃之，顷刻，寸许者渐伸渐长，鳞甲怒生，腾空而去。暴风烈雨，天地昏黑，见一角黑蛟与两黄龙空中攫斗。冰雹齐下，所损田禾、民屋无算。

图公为神

乾隆己丑，两淮盐院图公思阿到任，清操卓然，每日用三百文。遇商人和平坦易，慈爱谆谆，人以为百余年来无此好盐政也。年七十三殁。前三日，遍召幕客戚友曰："吾将归去，君等助我摒挡盐务，以便交代后人。"众咸疑之，以为谰语。公笑曰："吾岂欺人者哉？"临期，自草遗本毕，沐浴冠带，趺坐而逝。三七之期，群商往哭。其妾某夫人遣人问曰："诸位老爷，可知道天下有思州府否？"曰："有，此州在广西省，未知夫人何故问之？"曰："妾昨夜梦老爷托梦云：'我将往思州府作城隍，上帝所命。'"于是众商哗然，知图公果为神，又不知何缘宦此远方也。

随园琐记

余姨母王氏，得疾将死，忽转身向里卧，笑吃吃不止。其女问之，曰："我闻袁家甥将补廪，故喜。"时余犹附生也，姨卒之次年，竟以岁试第三补廪。先君子亡时，侍者朱氏亦病，呼曰："我去我去！太爷在屋瓦上唤我！"时先君虽卒，而朱氏病危，家人虑其哀伤，并未告知，俄而亦死。方信古人升屋复魂之说，非无因也。闽人宋明，死矣复苏，张目伸手索纸钱曰："我有应酬之用。"为烧之，目始瞑。甲戌秋，余病危。见白面小童，戴缨帽跪床下，持一单幅，上书"家政条条，人口寥寥"八字。余念此鬼戏我也，我亦戏之。是夕饮胡椒汤，胸次稍宽，乃口号续云："可怜小鬼，只怕胡椒。"童一笑去矣。当热重时，觉床中有六七人，纵横杂卧。或我不欲呻吟，而彼教之；或我欲静卧，而彼播之。热减则人渐少，热减尽，仍然一我而已。方信三魂六魄之说，亦属有之。至于梦兆，有不可解者。余祖旦釜公，好道术，梦至一山顶，有八人饮酒，如俗所画八仙状貌。余祖至，群仙不起。余祖戏曰："八个仙人十五只脚。"李跛大怒，持杖将击。群仙呼曰："速谢罪！"拉余祖跪谢，而杖已至腰，曰："与汝三年。"惊醒，后腰上凸起，如鸡卵。群医罔效，溃裂三年竟卒。余戏谓跛奴与我家不共戴天。每见跛像，必痛詈之，亦复不能作祟。姊夫王贡南，祈梦于少保坟。梦一僧，状狞恶，持棍追击。贡南狂奔，见前面群僧数十，围坐草上。贡南求救，众僧拉贡南入草中，而

四围膜手向外。追僧至，索贡南不得，喝曰："无情种子，留他作甚！大众闪开，领吾一棍！"贡南惊醒，至今无验。余幼时，梦束数百万笔为大桴，身坐其上，浮于江。亦至今无验。又立春日，梦关帝绿袍长须立空中，以左手擒我，右手持雷，从脐击入，如烈火钻灼，痛醒腹犹热也。或以为关帝戊午生，余亦戊午得科之故，终属强解。壬子乡试，将赴科考，是日五更，梦遇门斗李念先于路，摇手曰："勿去勿去，相公科考不取。遗才不取，须大收方取耳。"是时科考，遗才最宽，余自问必不至此。后一如其言，因念补廪录科，事甚小而机先动。及后登进士，入词林，改县令，杳无预兆，何也？

广 西 鬼 师

广西信奉鬼师。有陈、赖二姓，能捉生替死，病家多延之。至则先取杯水，覆以纸，倒悬病者床上，翌日来视其水，周时不滴者，云可救。或取雄鸡一只，贯白刃七八寸入鸡喉，提向病人身，运气诵咒，咒毕，鸡口不滴血者，亦云可救。拔刃掷地，鸡飞如故。若滴下点水及鸡血者，辞去勿救。其可救者，设一坛，挂神鬼像数十幅，鬼师作妇人妆，步罡持咒，锣鼓齐作。至夜，染油纸作灯，至野外呼魂，其声幽渺。邻人有熟睡者，魂即应声来，鬼师递火与之。接去后，鬼师向病家称贺，则病者愈，而来接火之人死矣。解之之术，但夜闻锣鼓声，以两脚踏土上，便无所妨。陈、赖二家，以此致富。其堂宇层层阴黑，供鬼神像甚多。余姊母患

病，呼赖鬼师视之。赖持剑捕鬼，房中有物，如大蝙蝠，投入床下。赖用掌心雷击之，火倒出，烧赖须。赖大怒，令煎一锅桐油，书符烧之，以手搅锅中油。闻床下鬼啾啾求饶，久之而绝。婢病果愈。一日者，陈鬼师为某家呼魂，见蓝衣女冉冉来。逼视之，即其所生女来接火。陈大惊，掷火于地，以掌击其背。急归视女，女方睡，惊觉云："梦中闻爷呼，故来！"所衣蓝布衫上，手掌油迹宛然。桂林魏太守女病危，夫人延陈鬼师视之。陈索百金为谢，太守素方严，拘而杖之，将置之狱。鬼师笑曰："杖我毋后悔！"方杖鬼师，女忽于床上呼曰："陈鬼师命二鬼杖我臀，拉我入狱！"夫人大恐，力劝放之，许以重谢。陈曰："业为祟鬼所惊，吾力不能。"女竟死。

马家坟

伊都拉，年二十一，入直羽林。假日，猎芦沟桥之西，见群雀飞入林际，因驰马纵鹰攫之。雀惊散，少年将往收鹰，见深林内有人臂鹰而立，以右手刷其羽毛。谛视之，自首至足，皆枯骨也。骇而奔，告诸仆从。弹以鸟枪，枯骨人不见，伊收鹰。行里许，望见高楼大厦，以为贵人庄院，各下马。见老妇人冉冉来，戴大髻，衣杏黄袍，锦靴素袜。婢数人向伊呼曰："汝非某家郎乎？余为汝中表姑。既至此，何不过我？"伊趋前问起居，曰："某以当差内府，不识大人居址，请往候安。"老妇先行，招诸仆从曰："汝辈俱来少息！"入第，堂宇深邃。老妇趺坐榻上，与语近事甚悉。

呼其女出见，曰："汝妹也，年十八矣。"伊见其貌美，心为之动。老妇曰："郎君远猎，得毋渴乎？"食以瓜，大倍于常。并赐诸从者，曹叩头谢出。侍者引至左房，与女子坐语良久。俄而一华服丈夫，冠珊瑚顶孔雀翎，昂然自外入。少年起，执手问讯。坐定，丈夫曰："顷于树林内得鹰绝佳，甚爱之。忽有何人放火枪，几为所中。鹰逸去，可惜！"伊闻之，始悟为鬼，默不敢语。因诡请如厕，出门上马而驰。仆从六七人，各色若死灰。行数十里，回望之，松楸宿草而已。询之土人。曰："此马家坟也。昔有马将军者，以阵亡，暨其夫人并一女，同葬于此。"

天厨星

曹能始先生，饮馔极精，厨人董桃媚，尤善烹调。曹宴客，非董侍，则满座为之不欢。曹同年某，督学蜀中，乏作馔者，乞董偕行。曹许之，遣董。董不往，曹怒逐之。董跪而言曰："桃媚，天厨星也。因公本仙官，故来奉侍，督学凡人，岂能享天厨之福乎？尔来公禄将尽，某亦行矣。"言毕，升空向西去，良久影逝。不逾年，曹竟不禄。

梦中联句

曹少时过太平书坊，得《椒山集》归。夜阅之，倦，掩卷卧。闻叩门声，启视，则同学迟友山也。携手登台，仰见

明月，友山赋诗云："冉冉乘风一望迷。"曹云："中天烟雨夕阳低，来时衣服多成雪。"迟云："去后皮毛尽属泥，但见白云使月冷。"曹云："何曾黄鸟隔花啼。"迟云："行行不是人间象。"曹云："手挽蛟龙作杖藜。"吟罢，友山别去。学士归语其妻，妻不答；转呼仆，仆亦不应。复坐北窗，取《椒山集》掀数页，回顾己身，卧竹床上。大惊，始知梦也。惊醒，起视《椒山集》，宛然掀数页。而次日友山讣至。

碧眼见鬼

河南巡抚胡公宝瑔，眼碧色，自幼能见鬼物。九岁犹不言，尚记前生事，能言后，不复记矣。自言人间街衢学屋，在在有鬼，惟朝廷午门内无之。菜市口刑人处，鬼尤丛集。遇人气盛，避之而行，衰弱则摩肩而过。或有所揶揄者，其人必病。午前犹不甚出，午后道路纷纷。然其举止，率皆卑琐龌龊，无昂伟正大者。公一生不肯入庙，神佛见之，往往起立。尝述所经历者，尊莫尊于东岳大帝，卤薄繁盛；奇莫奇于金将军，遍体金色，毛孔闪闪，生万道金光；丑莫丑于狭面神，身长三尺，面长四尺，阔止五六寸，令人对之欲呕。他如如来仙子、关公、蒋侯，皆未之见也。幼时过土地祠，旁塑牛头鬼。公戏其角，鬼随归家。以角抵公卧床，震撼不已，随患疟。牛压其胸，太夫人祭之方去。人问："胡公官贵，何神佛见之尚起立，而牛头贱鬼，乃敢揶揄之耶？"余答之曰："惟是神是佛，正直聪明，故知其为贵人

正人而敬之；牛则无知也，何敬之有？”公抚河南时，朔日行香。未至庙，忽低头持扇遮面，司道迎接打恭，岸然不答。公素谦，一旦改常，司道大疑。越一日，乘间问曰：“公某日行香，如有意拒绝我等者，得毋有所开罪乎？”公曰：“非也。前日见庙前有天蓬神两位，被河神锁系，求我说情。我若允许，则彼原有罪；如不允，则天蓬神缠扰不清，故佯为不见而过之耳。”

龙母

常熟李氏妇，孕十四月，产一肉团，盘曲九折，莹若水晶。惧，弃之河，化为小龙，擘空而去。逾年，李妇卒。方殓，雷雨晦冥，龙来哀号，声若牛吼。里人奇之，为立庙虞山，号龙母庙。乾隆壬午夏，大旱，牲玉斯罄，卒无灵，桂林中丞以为大戚。其门下士薛一瓢曰：“何不登堂拜母乎？”中丞遣官以牲牢祷龙母庙，翌日雨降。

清凉老人

五台山僧，号清凉老人，以禅理受知鄂相国。雍正四年，老人卒。西藏产一儿，八岁不言。一日剃发，呼曰：“我清凉老人也。速为我通知鄂相国！”乃召小儿入，所应对，皆老人前世事，无舛。指侍者仆御，能呼其名，相识如旧。鄂公故欲试之，赐以老人念珠。小儿手握珠，叩头曰：

"不敢，此僧奴前世所献相国物也。"鄂公异之，命往五台山坐方丈。将至河间，书一纸与河间人袁某，道别绪甚款。袁故老人所善，大惊，即骑老人所赠黑马来迎。小儿中道望见，下车直前，抱袁腰曰："别八年矣，犹相识否？"又摩马鬣笑曰："汝亦无恙乎？"马为悲嘶不止。是时道旁观者万人，皆呼生佛罗拜。小儿渐长大，纤妍如美女。过琉璃厂，见画店鬻男女交媾状者，大喜，谛玩不已。归过柏乡，召妓与狎。到五台山，遍召山下淫娅与少年貌美阴巨者，终日淫媟，亲临观之。犹以为不足，更取香火钱，往苏州聘伶人歌舞，被人劾奏。疏章未上，老人已知，叹曰："无曲躬树而生色界天，误矣！"即端坐趺跏而逝，年二十四。吾友李竹溪与其前世有旧，往访之。见老人方作女子妆，红肚袜，裸下体，使一男子淫己，而己又淫一女，其旁鱼贯连环而淫者无数。李大怒，骂曰："活佛当如是乎？"老人夷然，应声作偈曰："男欢女爱，无遮无碍。一点生机，成此世界。俗士无知，大惊小怪。"

徐崖客

湖州徐崖客者，孽子也。其父惑继母言，欲置之死。崖客逃，云游四方。凡名川大山、深岩绝涧，必攀援而上，以为本当死之人，无所畏。登雁荡山，不得上，晚无投宿处。旁一僧目之曰："子好游乎？"崖客曰："然。"僧曰："吾少时亦有此癖。遇异人授一皮囊，夜寝其中，风雨、虎豹、蛇虺，俱不能害。又与缠足布一匹，长五丈，或山过

高，投以布便攀援而上。即或倾跌，但手不释布紧握之，坠亦无伤，以此游遍海内。今老矣，倦鸟知还，请以二物赠公。”徐拜谢别去。嗣后登高临深，颇得如意。入滇南，出青蛉河外千余里，迷道，砂砾渺茫，投囊野宿。月下闻有人溲于皮囊上者，声如潮涌。偷目之，则大毛人，方目钩鼻，两牙出颐外数尺，长倍数人。又闻沙上兽蹄杂沓，如万群獐兔被逐狂奔者。俄而大风自西南起，腥不可耐，乃蟒蛇从空中过，驱群兽而行，长数十丈，头若车轮，徐惕息噤声而伏。天明出囊，见蛇过处，两旁草木皆焦，已独无恙。饥无乞食处，望前村有若烟起者，奔往。见二毛人并坐，旁置镬煨芋甚香。徐疑即月下遗溲者，跪而再拜，毛人不知，哀乞救饥，亦不知。然色态甚和，睨徐而笑。徐乃以手指口，又指其腹，毛人笑愈甚，哑哑有声，响震林谷。若解意者，赐以一芋。徐得果腹，留半芋归。视诸人，乃白石也。徐游遍四海，仍归湖州，尝告人曰：“天地之性人为贵。凡荒莽幽绝之所，人不到者，鬼神怪物亦不到；有鬼神怪物处，便有人矣。”

虎衔文昌头

陕西兴安州民某，六月娶妻。天大暑，路远，新妇以红巾裹首，不胜闷热，暴死车中。其父母悲甚，买棺殓之。不便仍舁至家，乃厝之城外古庙后。棺不甚坚厚，会大雨，凉气浸入棺中。女复活，哼吟有声。庙中僧师徒二人，闻而视之。启其棺，嫣然美妇也。扶起以汤药灌苏，抱女入寺。其

徒思独占此女，嘱师买酒。饮半醉，持斧砍杀之。即以女棺盛其师尸，置庙后，而负女逃居别村文昌祠，蓄发为伙店道士。逾年，夜忽有虎跳入祠中，将所塑文昌帝君头衔去，而遗下乳虎二只。村邻喧传，争来看虎，女之父母亦至。忽见其女，以为鬼也，抱哭良久。女不能隐，具陈始末，且告以占妻杀僧事。其父母控官，讯鞫得实，掘验僧尸，置其徒于法，女交父母领归。此事，严侍读冬友从陕西归，亲为予言。

采战之报

京师人杨某，习采战之术。能以铅条入阴窍，而呼吸进退之，号曰运剑。一鼓气，则铅条触壁，铿然有声。或吸烧酒至半斤，妓妾受其毒淫者众矣。忽自悔非长生之道，乃广求丹灶良师。相传阜城门外白云观，元时为邱真人所建，每年正月十九日，必有真仙下降，烧香者毕集，杨往伺焉。见一美尼偕众烧香，衣褶能逆风而行。风吹不动，意必仙也，向前跪求。尼曰："汝非杨某学道者乎？"曰："然。"曰："我道须择人而传，不能传汝俗子。"杨愈惊，再拜不已。尼引至无人之所，与丹粒二丸，曰："二月望日，候我于某所。此二丹与汝，可先吞一丸，临期再吞一丸，便可传道。"杨如其言，归吞一粒，觉毛孔中作热，不复知寒，而淫欲之念，百倍平时。愈益求偶，坊妓避之，无敢与交者。至期，吞丹而往。尼果先在一静室，弛其下衣曰："盗道无私，有翅不飞，汝亦知古人语乎？求传道者，先与我交。"

杨大喜，且自恃采取之术，耸身而上，委顿于地。尼喝曰："传道传道！恶报恶报！"大笑而去。五更苏醒，乃身卧破屋内，闻门外有卖浆者，匍匐告以故。舁至家中，三日死矣。

木皂隶

京师宝泉局有土地祠，旁塑木皂隶四人，炉头铜匠，咸往祀焉。每夜众匠宿局中，年少者，梦中辄被人鸡奸，如魇寐。然心恶之，而手足若有所缚，不能动，亦不能叫呼。旦起，摸谷道中，皆有青泥。如是月余，群相揶揄，终不知何怪？后祀土地，见一隶貌如夜间来淫人者，乃诉之官，取铁钉钦其足，嗣后怪绝。

王清本

湖北巡抚陈公，葬其父文肃公于祖茔，卜有日矣。其弟绳祖，梦有持贴来拜者，上书"王清本"三字。入门则十三人也，坐无一语。俄而十二人辞去，独留一人，告公曰："此十二人皆河神也。"公惊醒。次日到坟，伐其树之碍路者，树文有"王清本"三字。数之，十二枝也，大骇，遂命停斧。其木今尚存于家。此事，严侍读为余言，并云，偶阅五色线兑部，果载河神名王清本。

女化男

耒阳薛姓女，名雪妹，许字黄姓子。嫁有日矣，忽病危。昏瞶中，有白须老人拊其身，至下体，女羞涩支拒。白须翁迫以物，纳之而去，女大啼。父母惊视之，已转为男身矣，病亦霍然。邹令张锡组署耒阳篆，陶悔轩方伯以会审来，唤验之，果然面貌、声音犹作女态，但肾囊微瞭，宛然阴沟也。薛本二子，得此为三，改雪妹名为雪徕。

井泉童子

苏州缪孝廉涣，余年家子也。其儿喜官，年十二，性顽劣，与群儿戏溲于井中。是夜得疾，呼为井泉童子所控，府城隍批责二十板。旦起视之，两臀青矣。疾小痊，越三日复剧。又呼曰："井泉童子嫌城隍神徇同乡情，而罪大罚小，故又控于司路神。神云：'此儿污人食井，罪与蛊毒同科，应取其命。'"是夕遂卒。问："城隍何人？"曰："周公范莲，庚戌翰林，苏州人，为河南某郡太守。正直慈祥，每杖人不忍看，必以扇掩其面。"

射天箭

苏州陶夔典之弟某，年十六，好仰空发矢，号曰天箭。忽一日，射毕投弓，大叫曰："我太湖水神，朝天过此，被汝射伤我臂，罪当万死！"举家跪求，卒不能救，病一日而死。夔典谓余曰："弟诚顽劣，然以鬼神之灵，而不能避儿童之箭，亦不可解。"

神秤

张玉奇，武进县户房书吏也。解钱粮至苏州，过横林地方，白日仆地。越一日苏，自言被金甲人擒去，至大院落，呼曰："大师父，恶人来矣！"上坐青面獠牙者云："既是恶人，着即拘禁。"金甲人跪请曰："玉奇有朝廷公事在身，未便羁留，且放还阳，候其事毕，再行审讯未迟。"青面者许之，张遂活。解粮至苏，掣批归，仍过横林。宿旅店中，梦金甲人又来，将玉奇引见大师父，即青面者。大师父判曰："取玉奇生平功过簿来，称其轻重，再行治罪。"左右取一秤至，金星照耀，其权以紫金石为之。凡善事用红标签，恶事用黑标签，分投秤盘中。顷刻间，红轻黑重矣，张战栗不已。俄而有人取红签文书一卷投之，则秤盘中诸黑尽为所压，红签重不可量。青面者曰："有此大功德，可放还阳，增寿一纪。"玉奇惊醒，以此语人。人问："可认得是

何文书？”曰：“我所承办，岂有不认？此常州刘藩司名某者抄家案也。”刘被抄时，所籍田产，佃户陈欠甚多，县令某欲按数比追，玉奇阳承奉其言，而夜中故意不戒于火，尽焚之。以此被杖，其事遂已。想压秤者，是此事也。玉奇至今尚存。

庄明府

庄明府炘，未官时，馆广西横州刺史署中。昼卧书室，梦青衣人持帖云：“城隍神奉请。”庄随行。至一衙署，城隍神降阶迎。叙寒温毕，道为某案事君作中证，故屈来质对，无干碍也。庄唯唯，即告以当年作中原委，城隍笑颔之。呼僮置酒，神南向，庄西向，曰：“敝署有幕友四人，可许作陪否？”庄首肯。左右即请四先生来，皆非素相识者，彼此相揖，不交一言。四先生依城隍而坐，离庄甚远。阶下红灯四盏，光荧荧然。宴半，庄知为阴府，因问：“终身之事可预知否？”城隍神亦无难色，命左右取四簿至。上帖红签，有横死、夭死、老寿、四柱名目。庄本身注在老寿簿上，有妻某、子某、妾某云云。庄其时尚无子、无妾也。庄辞别城隍神，命青衣者依原路送还。出衙见街上搭台演戏，观者如堵。庄问：“何班？”青衣者曰：“郭三班也。”中有白须老人冯某，是庄旧邻，死久矣。一见便来握手，且托云：‘我葬某地，棺为地风所吹，现在倾仄。君归告我儿孙，改葬为安。”庄自粤归，如其言，告知冯家。启坟视之，棺果斜朽。十余年来，庄之遭际，历历如梦，惟所云为

某中证事，不肯向人言。

净香童子

桂林相国陈文恭公，幼时扶乩。仙判牒云："人原多道气，吏本是仙才。"后文恭历任封疆，位至宰相，似乩仙语未满其量。公卒后数年，苏州薛生白之子妇病。医治不效，乃扶乩求方，乩判云："薛中立可怜，有承气汤而不知用，尚得为名医之子乎？"服之果愈。问："乩仙何人？"曰："我叶天士也。"盖天士与生白在生时，各以医争名，而中立者，生白之子，故诮之。从此，苏人求方者毕集，乩所判药，应手而瘥。一夕告别，大书云："我为大公祖净香童子所召，不得不往。"众骇然，问："净香童子何以有公祖之称？"曰："陈文恭公已复净香童子之位矣。"陈故苏州巡抚也。

棺尸求祭

常州御史吴龙见，文端公之曾孙也。其弟某，馆于李氏。厅宇甚宽，旁有古棺，蟪帷尘满，吴亦习见，不以为怪。一夕月明时，棺中橐然有声，则前和开矣。中伸一首出，纱帽白髯，手指其腹，自称饥渴求祭。吴许之，白髯者向棺中取淡黄色袍服相畀曰："此明朝万历皇帝所赐也，今以为谢。"吴不敢受。夜渐阑，棺合缝如故。吴次日告主

人，为建斋醮。据云，此棺乃李氏高祖名杰，前明侍郎，以子孙甚多，惑于风水，故未葬耳。

沈椒园为东岳部司

嘉兴盛百二，丙子孝廉，受业于沈椒园先生。沈殁数年，盛梦游一处，见椒园乘八轿，仪从甚盛。盛趋前拱揖，沈摇手止之。随入一衙门，盛往投帖求见。阍者传谕："此东岳府也，主人在此作部曹，未便进见。"盛知公为神，乃踉跄出。见柳阴下有人，彷徨独立，谛视之，椒园表弟查某也。问："何以在此？"曰："椒园表兄招我入幕，我故来。及到此，又不相见，未知何故？我有大女明姑，冬月将出嫁，我要过此期才能来。而此意无由自达，奈何？"盛曰："若如此，我当再扣先生之门，如得见，则并达尊意何如？"查曰："幸甚。"盛仍诣辕门，向阍者述所以又来求见之故，阍为传入。顷之，阍者出曰："主人公事忙，万不能见。可代致意查相公，速来速来，不能待至冬月。即查大姑娘，亦随后要来，不待婚嫁也。"盛以此语复查，相与歔欷而醒。是时春二月也，急往视查，彼此述梦皆合，查怃然不乐。其时，查甚健无恙。至八月间，查以疟亡；九月间，查女亦以疟亡。椒园，余社友，同举鸿词科。

卷十八

陕西茶客

陕西茶客某，贩茶江南归，宿阌乡旅店。其东厢先有居者，山东二布客也，彼此晚膳毕，闭门睡矣。客梦有怪物披发赤，蝟须凹面，撞门入，手持铁索取东厢二布客锁之，随锁茶客。三人共索，如鱼贯然，缚门外柳树上，怪又撞入他店去。二布客铁链甚紧，不能动；茶客链稍松，苦挣得脱。惊醒，以为梦也，告店主，亦不甚怖。次日五更，店主大喊："东厢二客死矣！"半里外饭店中，亦死一骡夫。

山娘娘

临平孙姓者，新妇为魅所凭，自称山娘娘。喜敷粉，着艳衣，白日抱其夫，作交媾秽语。其夫患之，请吴山施道士作法。方设坛，其妻笑曰："施道士薄薄有名，敢来治我？我将使之作王道士斩妖矣！"王道士斩妖者，俗演戏笑道士之无法者也。即以手按其妇腹下秽血喷之，法果不灵。道士曰："我有避秽符在枕中。"命其徒取而张之，再坐坛作法。妻有惧色，亦坐几上，挥帚作法，彼此斗良久。其夫见

三日神擒一白猴，大五尺许，投阶前。猴俯伏，道士取而掷之。屡掷屡小，缩如初生小猫。乃取入瓦坛中，封以符印，旋有黑气从坛中出。次日投江中，妇病遂愈。

瓜州公子

杭州大方伯地方，有胡姓姑嫂二人，同居一楼。清明日，嫂见瓦上有搭柳为桥者，疑是儿戏，用竿挑去之。晚间，有羽衣男子突至卧床前曰："我瓜州公子也。与汝姑嫂有缘，故折柳做鹊桥，从瓦上度来，以应清明佳节，汝何得拆去？"言毕，住房中，凭二女为祟。其家请道士念玉皇经解禳之，道士方至，怪以溺器掷之，经卷淋漓，道士逃去。胡翁遣老媪五人，守夜调护，则五媪发皆成辫，丝丝相接，非拖曳不能行。如是者月余，其女久有婿家，遂择日嫁之。怪曰："某家无缘，我不能往。在此徒挟一美，亦觉萧索，请从此辞。"因谓胡翁曰："我在此闹汝久，甚愧无以为报。我有妹甚美，愿赠汝为妾，未知汝肯纳否？"胡请见，怪许之。命中堂垂帘观之，果望见绝色女子，胡不觉心动，急请婚期。怪曰："我愿以汝为妹夫，而妹嫌汝老丑，心颇不肯。汝能将颐下须尽去之，则姻事成矣。"胡年五十余，肥而多髯，惑其言，一旦尽剃之。怪在空中大笑去，妹竟不来。

王白斋尚书为潮鸣寺僧

余同年王白斋，少年美秀。初入学时，年才十七。偶游潮鸣寺，见影堂老僧像，不觉毛发淅洒，还家遂病。嗣后，过寺不敢入。及探花及第时，梦老僧以线香五十四枝与之，曰："我有三弟子，一梦麟、一钱维城，一汝也。汝将来司刑名时，当超度某案，再来归依原位。"白斋秘而不言，后果为大司寇。寿五十四而终，卒不知所超度者何案也。

白　天　德

湖州东门外有周姓者，其妻踏青入城，染邪归。其家请道士孙敬书诵天蓬咒，用拷鬼棒击之。妖附其妻供云："我白天德也，为祟者我弟维德，与我无干。"孙书符唤维德至，问："汝与周家妇何仇？"曰："无仇。我路遇爱其美，故与结缘，方爱之，岂肯害之？"问："汝向住何处？"曰："附东门玄帝庙侧，偷享香火已数百年。"孙曰："东门庙是玄帝太子之宫。当时创立，原为镇压合郡火灾，故立庙离宫东首，汝何得妄云玄帝庙耶？"妖云："治火灾当治其母，不当治其子；犹之伐木者，当克其本，不克其枝。汝作道士而五行生克之理茫然不知，尚要行法来驱我耶？"拍其肩大笑去，周氏妻亦竟无恙。

骷髅乞恩

杭州陈以夔，善五鬼搬运法，替人圆光，颇有神效。其友孙姓者，宿其家。夜半，床下走出一白发翁，跪而言曰："乞致意陈先生，还我髑髅，使我全尸。"孙大骇，急起以灯照床下，则髑髅一具存焉。方知陈驱役鬼物，皆向败棺中取其天灵盖来施符用咒故也。孙初劝之，陈犹隐讳；取床下骨示之，陈乃无言，即送还原处。未几，陈为群鬼所击，遍身青肿死。

锡锞一定阴间准三分用

杭州龚薇垣生员，原任甘泉令龚明水之从子也。病中梦游阴府，街巷店铺，与阳间无异，惟黄沙迷漫，不见日月。见店铺中有司柜者，故所识也，趋往问路。司柜者笑曰："此间无路，汝至此尚欲何往？"再问不答。薇垣不得已，彷徨道中。有乘四轿呵驺而来者，近视之，己之岳翁某也，趋而问焉。翁惨然曰："此非人间，汝何至此？"薇垣方知其身已死，因自述病中原委，并问其父母寿算。岳翁曰："此事非我所司，汝叔父明水先生现在王府教书，汝可往问。但王府尊严，侍卫甚众，非重用门包，不能通报。"薇垣问："门包何物？"曰："亦不过阳世通用之锡锞耳。凡阳世烧锡锞一定，阴间准作三分用。或有破损湿烂者，仅准

一二分用。”薇垣闻言，急走往王府，忘其身未带锡锞。至一宫门，侍卫者如麻。见薇垣，果伸手索贿，而薇垣无以应也。但口称家叔明水在此教书，烦为通报。侍卫者怒，骂曰：“一老腐头巾在府，已甚可厌，怎禁得又添一小腐头巾来！”挥杖击之，一惊而醒，家人已环泣于旁。后数月，薇垣忽无故缢死。

鸡卵担粪

杭州清泰门外，有观音堂徐姓者，其妻为五通神所据。每朔望至其家饮啖，有事必预为通知。妻故穷苦，佐其夫粪田，神怜之，代为担粪。以两空壳鸡卵为桶，盛粪石许，细竹管挑之，较多于木桶盛者，而所灌田尤肥。

狐丹

常州武进县有吕姓者，妇为狐所凭，化作美男子，戴唐巾，为人言休咎，有验有不验。来问卜者，狐或外出，则命书一笺焚之，存其灰于坛中。狐来，口吐物，红色，如小镜然，大不过寸许，持向坛中照灰，便能朗诵所焚之语，丝毫无误。照毕，仍吞人腹中，或云此狐丹也。狐有批答，辄令妇口授之。虑其遗忘，则以手掐妇手指之中节，便能记忆。虽长篇韵语，俱能成诵，过此则依然不识字也。有某秀才，为妇中表亲，欲与狐唱酬，嘱转致狐。狐曰：“有一对，秀才

能属对，即与酬答可也。'红白桃花映纸窗，花无二色。'"归以告，秀才不能对，惭而退。此狐至今犹存其家。钱行初明府为予言。

处州溺妇奇狱

处州乡民陈瑞，送妻还其母家。路过半塘桥，妇溲于厕。久而不返，陈往寻不得。望前村攒屋中，红裙外露，急往视之，果其妻裙也，似被人曳入棺中，露半幅于外。心疑僵尸作祟，将斧出之，以救其妻。访问棺主，有张某云："此我家姑母棺也。姑母死时，年三十余。其子又亡，无力营葬，久攒于此。"陈请开棺，初不许；陈哀求至再，始许之。劈开，则一白须男子，手持某妻之裙，而不见某妻之身。于是，陈以失生妻控官，张以失死姑控官。官不能断，至今悬为疑狱。

道家有全骨法

杭州龙井初开时，商人叶姓者司其事。有倪某者，为叶择开工日期。后十年，叶身故，倪忽暴病，有群鬼附其身，语音不一，曰："还我骨，还我骨。"声啾啾然，楚、越、吴、鲁音皆杂有也。最后有自称陈朝傅将军者曰："我从萧摩诃南征北讨，葬此千年，汝何得与叶某擅伤我骨？"家人环求曰："此官府所命，主人力不能抗，将军何不相谅

耶？”将军曰：“此虽公事不可违，然汝与叶某，理宜将掘骨暴棺事告知官府，官府不从，便与汝无罪。今汝等并不告官，而擅将我等数十人骨混行抛掷，以致男装女头，老接少脚，至今丛残缺散，鬼如何安？”家人请用佛法解禳。将军曰：“佛无能为，惟道家有全骨法，汝往求之。”于是，叶家人访有礼斗人施柳南、万近蓬等，往而拜求。遂设坛于龙井，作法七日，见西湖神灯赫然，散满水上。或叠高为塔，或横排为“雁”字，或团聚如大车轮，或散作流萤万点。须臾斗母下降，霞珮璎珞，严妆不可逼视。牵二囚来，即叶某与倪姓也，皆跪阶前，鬼数十争来笞击。斗母喝曰：“此亦汝等劫数，毋庸仇怨！我命九幽使者，尽提残骨，为汝等补还可也！”少顷，髑髅数十具皆有白气萦绕，旋滚成团，其缺处皆圆满矣。将军长丈余，披金甲，率群鬼拜谢斗母；叶亦解锁，合掌膜拜而去；倪病遂愈。此事，近蓬为余言。

批地藏王颊

两江总督于成龙未遇时，梦至一宫殿，上书“地藏王府”四字。殿上老僧跏趺闭目，于心念地藏王主人间生死事，家有老仆某，愿而勤，久病不起，因长揖告诉，求为延寿。再三言，僧默然不应。于怒，直前手批其颊。老僧开眼笑，屈一指示之。醒而告人，皆云：“地藏王一指，当是延年一纪。”已而老仆病愈，果又生人间十二年。

儒佛两不收

杭州杨生兆南，业儒，兼通禅学。殁后一年，托梦于其妻曰："人死必有所归，我故儒士，司魂者送我于文昌所。帝君出题试我，我不能作，帝君不收。司魂者再送我佛菩萨处，佛出经问我，我不能解，佛又不收。徬徨阴间，无歇足之地，不得已，将以某月日投生张某家。自念我一生好佛，汝须往告张家，勿以荤乳我，免再堕落。"张故兆南友也。临期视之，其家果生一男，盘膝而生。哭三年不止，张氏啖以荤，哭遽止，而儿遂犯惊痫之疾。此乾隆四十三年事。

鸟门山事

绍兴东关有张姓者，妻病延医。行过鸟门山，遇白须叟相随而行。时天已晚，觉此叟足不贴地，映夕阳无影，心疑为鬼。问其踪迹，叟亦不讳，曰："我非人，乃鬼也。然有求于君，非害君者。我有骸骨葬鸟门山之西，被凿石者终日钻砍，山石就倾，我坟中朽棺业已半露，不久将坠入河中。幸君哀我，为改葬之。君前去到新桥地方，有五个溺水鬼，坐而待君，我为君先往驱除之。"出怀中朱家糕与张食，曰："明日请到朱家，以朱家包糕纸为证。"张与偕行至新桥，果有黑气五团，踞桥坐。叟先往折柳枝打之，声啾啾然，尽

落于水。张到医家，叟再拜别去。次日，张往朱家买糕，出其纸，果朱店中招帖也，告以原委。店主人愀然曰：“君所见叟，姓莫，名全章，故余戚也。渠改葬之事，何不托我而托君？想与君有缘。君命中不应死于五水鬼，故神灵命此叟为君驱除耶！”引张往鸟门山，视其墓棺，离水仅尺许，乃别择地改葬焉。

杨　　二

杭州杨二，素以拳棒为事。夏夜坐后园假山上乘凉，见石罅中出一小头，先露其发，再露其面。杨大骇，持棍击之，头不见。次日，宿楼中，闻楼下有着屐声，往来历落。疑为贼，然心念偷儿无着屐之事。有顷，屐声缘梯而上，则一白衣人，带甬长帽，手持四方灯笼，嘻嘻然向杨而笑。杨击以铁尺，白衣人坠于楼下，作怒声曰：“好打好打，待我唤伙计来，好好收拾你！”次日，杨召其徒告之。诸无赖噪曰：“彼有伙计，我等亦有伙计，请护持老兄登楼打鬼！”于是治肴痛饮，各持器械登楼，鬼竟不至。鸡鸣时，诸无赖各倦卧。平明起，寻杨二不见。觅之，已死于楼下竹榻上。

吴　秉　中

吴秉中，居葵巷，故予旧宅邻也，延汪名天先生训其子侄。月夜至馆中闲谈，见墙上有一老翁，长尺许，白发锐

头，坐而效其所为。吴吃烟，叟亦吃烟；吴拱手，叟亦拱手。以为大奇，呼汪先生观之，先生所见无异。其侄锡九往观，无所见。是年秋，秉中与汪俱死，而锡九至今犹存。

土窟异兽

闽商陈某，与诸客泛海，遇飓风，飘至一山脚下。见山崖平坦可步，相率樵采。初进，路甚仄，行一二里，即觉开旷。时天色将暮，闻海风萧飒，林鸟啾啁，不敢深入，乃归。次日风更甚，舟不行。舟中人悔昨未穷其境，约再往，拉陈与偕，迹前径。行八九里，有一溪，水色澄绿。旁有土山，不甚高，穴中似有物喘息，众惧窜走。陈恃胆力，上大树隐身觇之。食顷，其物出穴外，大倍水牛，而形似象，顶生一角，晶莹犀利，盘踞石上长啸，声裂竹木。陈惊惧几坠，但见虎豹猿鹿，各以其属至，俯伏其下，不止千计。其物择肥者践之，用舌舔其腹，吸其血，百兽皆股栗不敢动。食三四兽，复曳尾入穴。客乃下，寻旧径归。与众言所见，终未知山与兽何名也。

鸡脚人

闽商杨某，世以洋贩为业。言其祖于康熙中，偕客出洋，遇旋风吹入海汊。其水四面高，惟中港独低，又在海水之下。杨舟盘涡而下，人船俱无恙。至港底，见山川草木、

田畴蔬谷，一如人世，惟无庐舍。岸侧有船依泊，内有数十人，亦中州来者，见杨等欢如骨肉。因言此水惟闰年月有一日独高，与海水平，舟始可归，然只一食顷耳。稍迟，则又不得上矣。其人先被飓风吹至时，亦曾有人居此港，后遇闰水得归。彼迟不及，留此六年，皆屡遇闰而失其时，故未得去。杨同舟客有四十人带有谷菜诸种，咸分土耕种。其地颇沃而收倍，且不须人灌溉。终日与前舟人欢接往来，几忘身在世外也。惜无黄历考日时，每食讫，咸登舟待水满而已。一日，杨与客闲步野外，望隔溪有人，行近溪口，皆长丈余，无衣，身有毛，脚如鸡爪，胫如牛膝。见杨瞅唧作对语状，音不可晓。归与彼舟人言之，亦言来时曾于溪口见之，缘溪阔不得渡。倘其来此，吾辈宁有孑遗耶？后六年八月，遇风水满，与前舟人同归。杨家有老仆曾随行者，今已八十余，尚在，能道其详。按台湾有鸡爪番，常栖宿树上，此岂其苗裔欤？

海和尚

潘某，老于渔业，颇饶。一日，偕同辈撒网海滨，曳之，觉倍重于常，数人并力舁之出。网中并无鱼，惟有六七小人趺坐，见人辄合掌作顶礼状。遍身毛如猕猴，髡其顶而无发，语言不可晓。开网纵之，皆于海面行数十步而没。土人云："此号海和尚，得而腊之，可忍饥一年。"

一 足 蛇

谢人痴言其友某在黔日，往一村，见民家多悬一物，鳞甲尝然，已腊而干之矣。言此去五里有山，为樵采地，山脚为往来路径，旁有枯树一株，极大。树内藏一蛇，人首驴耳，耳能扇动有声，鳞如松皮，只一足，如龙爪，吐舌甚长，跃行迅疾。近人辄以口喷毒气，令人迷仆，然后以舌入人鼻，吸血饮之。村人募丐者，予以金，除其患，无有应者。逾年，有二丐应命，索重酬，众为醵金如其数。其人取唾涎厚涂其身，裸而诱之。蛇果至，则急趋道旁田内，蛇追及之，陷于泥中不能动。然后二丐跃起，以长竿扎刀尽力砍之，断其首乃死。村民家有被其害者，争分其肉。

方 蚌

有人在闽出海口樵采。至一山，见山洞内悉卧方蚌，大者丈许，小者亦长数尺，礌砢重叠，以千百计。其人惊，方欲去，忽一蚌开口。其壳内有蓝面人，如夜叉状，卧其中，见人手足皆动，作攫拿势，欲起而不得脱。盖其驱生壳上，即借蚌壳为背，故不能脱壳而出。少顷，众蚌悉张口，皆有夜叉如前状。其人仓皇急窜，闻背后剥剥有声，众蚌皆旋滚随之。及舟，舟中人砍以巨斧。获其一，并壳俱碎，夜叉亦死。带归示人，俱无知者。

山和尚

有李姓者，客中州。遇大水，登山避之。水势骤涨，其人更上山顶。时已暮，见矮草屋，乃山民耕地夜巡者所居，内悉藉以草，旁置一竹梆，其人宿焉。中夜闻踏水声，视之，见一黑矮胖和尚，游水而将至。其人大呼，此怪稍却。少顷又前，其人窘急，取梆大击。山民都集，怪遂去，终夜不复至。次日水退，询山人，云："山和尚也，欺人孤弱，便食人脑。"

赠纸灰

杭州捕快某，偕其子缉贼，每过夜，子不归。其父心疑，遣徒伺之，见其子在荒草中谈笑。少顷，走至攒屋内，解下衣，抱一朽棺作交媾状。其徒大呼，其子惊起。不得已系裤带，随其徒归，然精犹淋漓不止。抚其阳，冷如冰雪，直至小腹。其母问之，曰："儿某夜乞火小屋，见美妇人挑我，与我有终身之订，以故成婚月余，且赠我白银五十两。"母骂曰："鬼安得有银？"少年取怀中包掷几上，铿然有声。视之，纸灰也。访诸邻人，云："攒屋中乃一新死孀妇。"

汤翰林

钱塘汤翰林其五，未遇时，应试贡院。僦屋而居，苦其狭小，见旁有大宅，封锁甚固，杳无人居。访之邻人，云："此杭州太守柴公屋也，有恶鬼作祟，以故无人承买。"汤素有胆，曰："借居可乎？"邻人笑其狂，亦无阻者，汤遂开锁启门入。见楼上有二桌四椅，楼西有竹箱，虽久无人居，而尘埃不积。汤心喜，即挈行李登楼，手一壶一棍，秉烛读书。至三鼓，阴风起于窗外，灯焰缩小，有披发女子赤身喷血而进，汤挥以棍。女惘然曰："贵人在此，妾误矣！"仍从窗出。汤喜鬼已去，将解衣安寝。忽楼西厢内簌簌有声，视之，则此女从西厢出，手执裙袄艳色衣并梳篦等物，若将膏沐者。汤愈无恐，且饮且读书。有顷，女子梳妆毕，着艳衣，冉冉至前跪诉曰："妾负奇冤，非公不能为我白者。妾姓朱，名笔花，杭州柴太守妾也。正妻妒而狡，知太守爱妾，不敢加害，值妾产子时，贿收生婆，于落胎后，将生桐油涂我产宫，溃烂而亡。妾儿名某，正妻取以为子，至今虽长成，并不知为妾之子。十年后，君为湖北主考，子当出公门下，公须以妾冤告之。妾尸犹埋此楼之东墙井边，有八角砖为记，可命其来此改葬生母。"并指竹箱曰："此皆妾藏首饰衣具处也。妾亡时，太守哀痛之至。临去，吩咐家人勿持我箱还家，恐触目心伤故也。后有来窃取者，妾以阴风喝退之。今此中尚存三百金，可以奉赠。"汤为惨然，唯唯而已。后一如其言，楼上怪从此绝，而屋亦转售。

黑苗洞

湖南房县，在万山之中，西北八百里，皆丛山怪岭，苗洞以千数，无人敢入。有采樵者，误入洞内，迷路不能出。见数黑人，浑身生毛，语兜离似鸟，以草结巢，栖于树巅。见樵人喜，以藤缚其手足，挂于树梢，樵者自分死矣。俄而一老妪从他巢中来，白发高颧，略似人形，言语犹作楚声，谓樵者曰："汝何误入此洞耶？我亦房县城中人，康熙某年年荒，乞食迷入此洞。诸黑苗初欲食我，后摸我下体，知为女，遂留居巢中为妻。"指二黑毛人曰："此我儿也，尚听我说话，我当救汝。"樵人跪谢。老妪腾身上树，亲解其缚。袖中出栗枣数枚，曰："为汝疗饥。"随向二黑毛人耳语良久，语啾啾莫辨。手树枝一条，缚布巾于上，曰："有尔等同类欲害我乡邻者，以此示之，俾知我意。"二毛人送樵人行三日许，才得原路归。路上人皆曰："此黑苗洞也。迷路者，都被其啖，从无归者。"

空中扯辫

芜湖江口巡司衙门弓兵赵信，年三十余，尚未娶妻。忽一日往野庙中，留连笑语，不肯归家。人问之，则曰："吾赘于某氏矣。"极夸其妻之美，家之富。次日又往，嬉笑如常。人与同行，毫无所见，知为鬼所弄。乃嘱其父母苦禁

之，闭门而通饮食焉。赵在房呼曰："我来我来，勿扯我辫！"家人在窗眼中密窥之，见其头上辫发，直竖空中，似有人提之者，于是防范愈严。三日后，声响寂然，开户视之，竟以辫发自缢床阑干上。

蓬 头 鬼

泾县于道士，能白日视鬼。常往城中赵氏家饮酒，密语主人曰："君家西楼夹墙内有鬼，蓬头走出，东窥西探，形如窃贼。必是冤遣有所擒捉，但未知应在府上何人？"主人曰："何以验之？"道士曰："我明日早来，看鬼藏何处，即便告君。君可唤家人一一走过，看鬼作何形状，便见分晓。"主人以为然。次日道士来，曰："鬼在西厅案桌脚下。"主人召集家丁，往来桌前，鬼皆不理。其女六姑娘过，鬼向之大笑。道士曰："此其是矣，然且勿通知令爱，虑其惊怖也。"主人问："可禳解否？"曰："此前生孽，无可禳也。"自后闻抛砖掷瓦之声，月余不绝。俄而六姑娘以产亡，家果平静。

借丝绵之殓

芜湖赵明府必恭，宰湖南衡阳。伤寒病剧，气已绝矣。家人棺殓，绵絮无一不周，因其心口尚温，故尔未殓。赵梦行黄沙中，茫茫然不见天日。过一小河，天气开朗，有庙题

曰“准提观音庵”。走入，见老僧趺坐，煮素面甚香。觉腹中饥，向僧乞食。僧喝曰：“汝何必在此乞食？可作速还家，家中有面等汝！”赵踉跄走出。遇乡邻吴某，拱手谢曰：“蒙君见惠，使我体暖。”赵不解所云，惊而醒，果闻素面如庵中之香。盖家人守尸，镇日不饭，故煮面充饥。赵即索食，家人曰：“老爷病月余，汤水不沾，何能吃面耶？”赵必欲取食。家人无如何，与一瓯，竟食啖如常，而病亦愈。心中想吴某谢暖之说，乱梦无征，绝不向家人言。及后二年，赵眷属还芜，将昔年作殓之绵，装箱带归。适吴某死，当盛夏，无处买绵，其家殓时，来借丝绵，乃即与之。又三年，赵罢官归。偶与家人谈及前事，方知千里之外，两年之前，此绵应归吴用，生魂早来谢矣。

洞庭君留船

凡洞庭湖载货之船，卸货后，每年必有一整齐精洁之船，千夫拉曳不动。舟人皆知之，曰：“此洞庭君所留也。便听其所之，不复装货，舵工水手，俱往别船生活。至夜，则神灯炫赫，出入波浪中，清晨仍归原泊之处。年年船只轮换当差，从无专累一家者，亦从无撞折损伤者。

缆将军失势

鄱阳湖客舟遇风，常有黑缆如龙，扑舟而来，舟必损

伤，号缆将军，年年至祭。雍正十年大旱，湖水干处，有朽缆横卧沙上，农人砍而烧之，涎尽血出。从此缆将军不复作祟，而舵工亦不复至祭矣。

吴二姑娘

全椒金棕亭进士，寓杨州马氏玲珑山馆。孙某年十七，文学颇佳，相随读书。祖孙隔房而寝，夜闻瞢呼声，以为魇也。起视唤之，孙即醒悟，棕亭还卧己房。未几又魇，棕亭再往，其孙业已起坐床上，对棕亭以两手向上曰："请屈一指。"则一指弯，曰："请屈五指。"则五指弯。自后或叉手、或拱手，作态万状。棕亭呵之，泣求还家见母，乃呼轿送归。病者自取衣冠靴带著之，请祖父母上坐，拜别曰："儿即登仙去矣。"举家惶惑，莫知所为。日午神气稍定，私拉乃祖耳语曰："无他，一小狐狸闹我耳。"语毕，瞀乱如初。自称吴二姑娘与我前世有缘，或云："妹子吴三姑娘也来了，姊妹二人，要同嫁我。"随作淫秽语，令人难闻。拉棕亭向前，呵气一口，其冷如冰，从鼻管直到丹田，毛发皆噤。镇江蒋春农中翰赠天师符一张，方欲张挂，而病者遽来抢夺。幸系绫本，爪掐不伤。棕亭张符向之，又被吹冷气一口，符飞窗外，楼瓦碎裂。棕亭不得已，求祷城隍庙关帝庙。数日，忽病者呼："接驾接驾，伏魔大帝至矣！"棕亭悚然，率家人齐跪。病者呼棕亭名骂曰："金兆燕，汝身为进士，而脱帽露顶，不穿公服迎我，有是理乎？"棕亭叩头谢罪。少顷，复呼："接驾接驾，孔圣人至矣！"棕亭又叩

头迎接。文武二圣，相与共语，嚅嚅不可辨，皆在病者口中作山东、山西两处人口吻。如是者自午及申，举家长跪哀求，不敢起立，腿脚皆肿。病者厉声曰："妖魔已斩，封尔孙为上真诸侯，吾当去也！"棕亭叩送毕，进病者粥。病者向空招手曰："吃粥吃粥。"狂言如故。棕亭大悟，文武二圣，皆妖冒充。责病者曰："我年逾六十，从未受人欺哄，今乃为汝揶揄耶！"病者缩首内向，掩口而笑，作得意状。颠狂月余，有林道士者来言："拜斗可以禳遣。"棕亭于是设坛斋醮，终日诵经。如是七日，病者神气渐清，乃急为完姻。入赘岳家，妖果不至。此乾隆四十七年三月间事，棕亭先生亲为余言。

石狮求救命

广东潮州府东门外，每行人过，闻唤救命声。察之，四面无人，声从地下出，疑是死人更活。持锄掘之，下土三尺许，有石狮子被蟒围其颈。众大骇，即击杀蟒，而扛石狮于庙中。土人有所祈祷，灵验异常，或不敬信，登时降祸，自此香火大盛。太守方公闻之，以为妖异，将毁其庙。民众哓哓，几激成变。太守不得已，诡言迎石狮入城，将别为立庙，众方应允。舁至演武场，鎚碎石狮，投之河中，了无他异。太守方公，名应元，湖南巴陵人。余按晋元康中，吴郡怀瑶家地下闻吠声，掘之，得二犬。长老云："此名犀犬，得者其家富昌。"事载《异苑》。

旱　魃

乾隆二十六年，京师大旱。有健步张贵，为某都统递公文至良乡，漏下出城。行至无人处，忽黑风卷起，吹灭其烛，因避雨邮亭。有女子持灯来，年可十七八，貌殊美，招至其家，饮以茶，为缚其马于柱，愿与同宿。健步喜出望外，绸缪达旦。鸡鸣时，女披衣起，留之不可。健步体疲，乃复酣寝。梦中觉露寒其鼻，草刺其口。天色微明，方知身卧荒冢间，大惊。牵马，马缚在树上。所投文书，已误期限五十刻。官司行查至本都统，虑有捺搁情弊，都统命佐领严讯，健步具道所以。都统命访其坟，知为张姓女子，未嫁与人通奸，事发，羞忿自缢，往往魇祟路人。或曰："此旱魃也。猱形披发、一足行者为兽魃；缢死尸僵、出迷人者为鬼魃。获而焚之，足以致雨。"乃奏明启棺，果一僵女尸，貌如生，遍体生白毛。焚之，次日大雨。

蝎　怪

佟明府宰芮城。有乡民夏间袒背坐石上，持面一碗，食未毕，忽大呼，仆地而绝。众人视之，背正中有洞，深数寸，黑血泉涌，不知何疾也。具呈报官，疑为卖面人所毒。佟公往验，见所坐石旁有罅，黑血流入罅中，其下若有啍嘬声。乃命掘石，下三尺许，石穴中有蝎如鹅大，方仰首饮

血，尾弯环作金色。乡民争持犁锄击之，蝎死而尾不损。以验死者之背，伤痕宛然。乃取蝎尾贮库，至今犹存。

蛇　　王

楚地有蛇王者，状类帝江，无耳目爪鼻，但有口。其形方如肉柜，浑浑而行，所过处草木尽枯。以口作噏吞状，则巨蟒恶蛇，尽为舌底之水，而肉柜愈觉膨然大矣。有常州叶某者，兄弟二人，游巴陵道上。见群蛇如风而趋，若有所避。已而腥风愈甚，二人怖，避树上。少顷，见肉柜正方，如蝟而无刺，身不甚大，从东方来。其弟挟矢射之，正中柜面。柜如不知，负矢而行。射者下树，将近此物之身，欲再射之，拔其矢而身已仆矣，良久不起。乃兄下树视之，尸化为黑水。洞庭有老渔者曰："我能擒蛇王。"众大骇，问之，曰："作百余个面馒头，用长竿铁叉叉之，送当其口。彼略噏则去之，而易新者，如是数十次。其初馒头霉烂如泥，已而黑，已而黄，已而微赪。伺馒头之色白如故，而后众人围而杀之，如豚犬耳，不能噬人。"众试之，果如其言。

颜渊为先师判狱

杭州张紘秀才，夏月病死。家贫无棺，从其叔乞助。叔居海宁，往返五日而紘苏。言至天帝所听谳，已入死案，既

而曰："诸生也。"遣一官押至学宫，请二先师出，曰："是人已有成案，然必得二师决之。"一师曰："罪轻而情重，当死。"一师曰："虽然，事尚可矜。渠非首谋，姑与减等，五年后改行则已。其父官岭南，有功德于民，姑押令见其父。"命原押官押至岭南名宦祠见其父。父大呼曰："非吾子也！"拒而不见。母夫人从室旁出，泣曰："父不汝子矣，汝当速归改过。但汝死久，恐尸坏，可归则归，否则仍返帝所，自有处分，万勿借他人尸也。"遣鬼仆同至家，觇家人肯认否。及至家，见尸尚横卧未坏，旁有一灯一饭，押者推紘扑尸上，尸遽动。妻子哭而惊视之，其仆呼曰："认矣，可以报主母矣！"遂去，紘已活。人争问紘隐事，紘不言。后未五年，紘竟死。其从兄名纲者，毛西河友也，告西河曰："大清兵下杭州，潞王北去，其宫眷留匿塘西孟氏家。吾弟为王某所诱，谋出首取赏。既而悔之，不列名。后同王某出首者五人，皆暴死。吾弟死而复苏，然狡性不改，与朱道士争一鹤，乃私窜道士名于海寇案中，竟致之死。负先师之训，违慈母之教，宜其终不永年也。"问："学宫先师姓名，紘曾言何人？"曰："其一颜渊，其一子服景伯。

豆腐架箸

四川茂州富户张姓者，老年生一儿，甚爱之，每出游，必盛为妆饰。年八岁，出观赛会，竟不返。遍寻至某溪中，已被杀矣，裸身卧水，衣饰尽剥去。张鸣于官，凶手不得。刺史叶公，身宿城隍庙求梦。夜梦城隍神开门延叶，置酒宴

之。几上豆腐一碗，架竹箸其上，旁无余物，终席无一言。叶醒后解之，不得其故。后捕快见人持金镯入典铺者，获而讯之，赃证悉合。其人姓符，方知竹架腐上成一“符”字。

蒋金娥

通州兴仁镇钱氏女，年及笄，适农民顾氏为妇，病卒忽苏，呼曰：“此何地？我缘何到此？我乃常熟蒋抚台小姐，小字金娥！”细述蒋府中事，啼哭不止。拒其夫曰：“尔何人敢近我？须遣人送我回常熟。”取镜自照，大恸曰：“此人非我，我非此人！”掷镜不复再照。钱遣人密访蒋府，果有小姐名金娥，病卒年月相符，遂买舟送至常熟。蒋府不信，遣家人到舟中看视。妇乍见，能呼某某名姓，一时观者如堵。蒋府恐事涉怪诞，赠路费，促令回通。妇素不识字，病后忽识字，能吟咏，举止娴雅，非复向时村妇样矣。有何义门先生之侄号权之者，向曾聘蒋府女未娶，女卒，因事来通，妇往见何，称为姑父。与谈旧事，一切皆能记忆，遂呼何为义父。何劝妇仍与原夫为婚，妇不肯。欲为尼，不果。此事在乾隆三十二年。

还我血

刑部狱卒杨七者，与山东偷参囚某相善。囚事发，临刑以人参赂杨，又与三十金，嘱其缝头棺殓，杨竟负约。又记

人血蘸馒头，可医瘵疾，遂如法，取血归，奉其戚某。甫抵家，忽以两手自扼其喉，大叫："还我血！还我银！"其父母、妻子烧纸钱，延僧护救之，卒喉断而死。

卷十九

周世福

山西石楼县，周世福、周世禄兄弟相斗，刀戳兄腹，肠出二寸许。日久，肚上创平复如口，能翕张，肠拖于外。以锡碗覆之，束以带，大小便皆从此处流出，如此三载余方死。死之日，有鬼附家人身詈其弟云："汝杀我，乃前生数定也。但早了数年，使我受多少污秽！"

韩宗琦

余甥韩宗琦，幼聪敏，五岁能读《离骚》诸书，十三岁举秀才，十四岁杨制观风拔取超等，送入敷文书院。掌教少宗伯齐召南见而异之，曰："此子风格非常，虑不永年耳。"己卯八月初一日清晨，忽谓其母曰："儿昨得梦甚奇，仰见天上数百人，奔波于云雾之中，有翻书簿者，有授纸笔者，状亦不一。既而闻唱名声，至三十七名，即儿名也，惊应一声而醒。所呼名字，一一分明，醒时犹能记忆，及晓披衣起，俱忘之矣。"自以为天榜有名，此科当中。及至乡试，三场毕，中秋，月明如昼。将欲缴卷，闻有人呼曰："韩宗

琦，好归去也！”如是者三。其声渐厉，若责其迟滞者，甥应曰：“诺。”及缴卷时，四顾无人，踉跄归。次日问诸同考友，皆曰：“无之，倘我辈即欲同归，必另有称呼，岂敢竟呼兄名？”揭榜后，名落孙山，甥怅怅不乐。旋感病，遂不起。临终苦吟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二句，张目谓母曰：“儿顿悟前生事矣。儿本玉帝前献花童子。因玉帝寿诞，儿献花时，偷眼观下界花灯，诸仙嫌儿不敬，即罚是日降生人间。今限满促归，母无苦也。”卒年十五，盖俗传正月初九为玉帝生日云。

徐俞氏

邓州牧徐廷璐，与妻俞氏伉俪甚笃。俞卒，徐恸甚，凡其粉泽衣香，一一位置若平时，取其半臂覆枕上。至一七，宵奠于庭，有小婢惊呼：“夫人活矣！”徐趋视，见夫人着半臂端坐床上。子女、家人奔集，咸见之。徐走前欲抱，其影奄然渐灭，而半臂犹僵立，良久始仆。一夕，徐设席，若与夫人对饮者，执杯泣曰：“素劳卿戒饮，今谁戒我耶？”语未毕，手中杯忽失所在。侍立婢仆，遍寻不得。少顷，杯复席间，酒已无余。有妾语人曰：“此后夫人不能诟我矣。”至夕，见夫人直登卧榻批其颊，颊上有青指痕，三日始灭。自是举室畏敬，甚于在生时。

琵琶坟

董太史潮，青年科第，以书画文辞冠绝时辈。性磊落而有国风之好，常与诸名士集陶然亭，散步吟诗。独至城堙下，忽闻琵琶声。踪迹之，声出数椽败屋，乃十七八美女子，着淡红衣，据窗理絃索。见董，略无羞避，挥絃如故，董徘徊不能去。同人怪董久不至，相率寻之。见董方倚破窗痴立，呼之不应。群哗之，董惊寤，而女子形声俱寂，始道其故。众人入室搜索，败瓦颓垣，绝无人迹，有蓬颗一区，俗所称琵琶坟也。乃掖董归。未几，以疾归常州，卒于家。

曹阿狗

归安程三郎妻，少艾而贤，里党称三娘子。方夏日晓妆，忽举动失常，三郎疑为遇祟，以左手批其颊。三娘子呼曰："勿打我，我邻人曹阿狗也！闻家中设食，同人来赴。既至，独无我席，我惭且馁，知三娘子贤，特凭之求食耳，勿怖！"其邻曹姓，大族也，于前夕果延僧人诵焰口经。阿狗者，乃曹氏无赖少年，未婚而卒者也，以阿狗无后，实未为之设食。闻此言亦骇，同以酒浆楮镪，至三娘子前致祝。三娘子曰："今夕当专为我设食，送我于河。此后祭祀，必有阿狗名乃可。"曹氏惧，如其言送之，三娘子遂愈。

钱仲玉

钱生仲玉，少年落魄，游兰溪署中。值上元夕，同人咸出观灯，仲玉中怀郁郁，独不往。步月庭除，叹曰：“安得五百金，使我骨肉团聚乎？”语毕，闻阶下应声曰：“有有。”仲玉疑友人揶揄之，遍视不见人，乃还斋坐。闻窗外谡谡声，一美女搴帏入曰：“郎勿惊，妾非人，亦非为祸者也。佳节异乡，共此岑寂。适闻郎语，笑郎以七尺男子，何难得五百金哉？”仲玉曰：“然则顷云有有者，即卿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仲玉曰：“在何处？”女笑曰：“勿急勿急。”即拉仲玉手同坐，曰：“妾汪六姑也，葬此为污泥所侵，求君改葬高处，必当如君言以报。”问：“何病亡？”女以手遮面曰：“羞不可言。”固问之，曰：“妾幼解风情，而生长小家，所居楼临街。偶倚窗，见一美少年方溺，出其阳，红鲜如玉，妾心慕之，以为天下男子皆然。已而嫁卖菜佣周某，貌既不佳，体尤琐秽，绝不类所见少年。以此怨思成疾，口不能言，遂卒。”仲玉闻之，心大动，弛下衣，拉女手使摸，而人声忽至。女遽拂衣起，曰：“缘未到。”仲玉送至墙下，女除一银臂钏与之曰：“幸勿忘。”言毕而没。仲玉恍然如梦，视银钏竟在手中，乃秘之。次夕人静，独步墙阴，遍视不复见。乃语主人，并出臂钏认证。主人异之，起土三尺许，得女尸。衣饰尽朽，肌色如生，与仲玉所见无异，右臂一钏犹存。仲玉解衣覆之，为备棺衾，移葬高阜。其夕，梦女来谢曰：“感郎信义，告郎金所。郎卧榻向左

三尺，旧有人埋五百金，明当取之。”如其言，果得金如数。

虾蟆蛊

朱生依仁，工画，广西庆远府陈太守希芳延为记室。方盛暑，太守招僚友饮，就席，各去冠。众见朱生顶上蹲一大虾蟆，拂之落地，忽失所在。饮至夜分，虾蟆又登朱顶，而朱不知，同人又为拂落。席间肴核，尽为所啜，复不见。朱生归寝，觉顶间作痒。次日，顶上发尽脱，当顶坟起如瘤，作红色。皮忽迸裂，一蟆自内伸头瞪目而望，前二足踞顶，自腰以下在头皮内。针刺不死，引出之，痛不可耐，医不能治。有老门役曰：“此蛊也，以金簪刺之当死。”试之果验，乃出其蟆，而朱生无他恙。惟顶骨下陷，若仰盂然。

礅怪

高睿功，世家子也。其居厅前有怪，每夜人行，辄见白衣人长丈余蹑后，以手掩人目，其冷如冰。遂闭前门，别开门出入。白衣人渐乃昼见，人咸避之。睿功偶被酒坐厅上，见白衣人登阶倚柱立，手撚其须，仰天微睇，似未见睿功在坐者。睿功潜至其后，挥拳奋击，误中柱上，挫指血出。白衣人已立丹墀中，睿功大呼趋击。时方阴雨，为苔滑仆地。白衣人见而大笑，举手来击，腰不能俯。似欲以足蹴，而腿

又长不能举。乃大怒，环阶而走。睿功知其无能为，直前抱持其足而力掀之，白衣人倒地而没。睿功呼家人，就其初起处掘深三尺，得白瓷旧坐鄉一个。鄉上鲜血犹存，盖睿功指血所染也，击而碎之，其怪遂绝。

六郎神斗

广西南宁乡里，祀六郎神人。或语言触犯，则为祟。尤善媚女子，美者多为所凭。凡受其害者，以纸镪一束、饭一盂，用两三乐人，午夜祀之，送至旷野，即去而之他。其俗无夕不送六郎也。有杨三姑者，年十七，美姿容。日将夕，方与父母共坐，忽嫣然睨笑。久之，趋入房，施朱敷粉，娇羞百态。父母往问，砖石自空掷下，房门遂闭，惟闻两人笑语声。知为六郎，亟呼乐人送之，六郎不肯去。及晨，女出如常，云："六郎美少年，头戴将巾，身披软甲，年可二十七八，与我甚恩爱，不必送他去。"父母无如何。越数夕，忽仓皇奔出曰："又一六郎来，大胡子，貌甚狞恶，与前六郎争我相殴。前六郎非其敌也，行当去矣！"俄闻空中斗声甚剧，似无物不损者。父母乃召乐人双送之，两人俱去，三姑亦无恙。

返魂香

余家婢女招姐之祖母周氏，年七十余，奉佛甚虔。一夕

寝矣，见室中有老妪立焉。初见甚短，目之渐长，手纸片堆其几上，衣蓝布裙，色甚鲜。周私忆同一蓝色，何彼独鲜？问：“阿婆蓝布从何处染？”不答。周怒，骂曰：“我问不答，岂是鬼乎？”妪曰：“是也。”曰：“既是鬼，来捉我乎？”曰：“是也。”周愈怒，骂曰：“我偏不受捉！”手批其颊，不觉魂出已到门外，而老妪不见矣。周行黄沙中，足不履地，四面无人。望见屋舍，皆白粉垣，甚宏敞，遂入焉。案有香一枝，五色，如秤杆长。上面一火星红，下面彩绒披覆层叠，如世间婴孩所戴刘海塔状。有老妪拜香下，貌甚慈，问周：“何来？”曰：“迷路到此。”曰：“思归乎？”曰：“欲归不得。”妪曰：“嗅香即归矣。”周嗅之，觉异香贯脑，一惊而苏，家中僵卧已三日矣。或曰：“此即聚窟山之返魂香也。”

观音作别

方姬奉一檀香观音像，长四寸。余性通脱，不加礼，亦不禁也。有张妈者，奉之尤虔，每早必往佛前焚香。稽首毕，方供扫除之役。余一日晨起，呼盥面汤甚急，而张方拜佛不已。余怒，取观音像掷地，足蹋之。姬闻，泣曰：“昨夜梦观音来别我云：‘明日有小劫，我将他适矣。’今果被君作蹋，岂非数也！”乃送入准提庵。余想，佛法全空，焉得作如此狡狯？必有鬼物凭焉。嗣后乃不许家人奉佛。

兔儿神

国初，御史某年少科第，巡按福建。有胡天保者，爱其貌美，每升舆坐堂，必伺而睨之。巡按心以为疑，卒不解其故，胥吏亦不敢言。居亡何，巡按巡他邑，胡竟偕往，阴伏厕所窥其臀。巡按愈疑，召问之。初犹不言，加以三木，乃云："实见大人美貌，心不能忘。明知天上桂，岂为凡鸟所集？然神魂飘荡，不觉无礼至此。"巡按大怒，毙其命于枯木之下。逾月，胡托梦于其里人曰："我以非礼之心，干犯贵人，死固当然。毕竟是一片爱心，一时痴想，与寻常害人者不同。冥间官吏俱笑我、揶揄我，无怒我者。今阴官封我为兔儿神，专司人间男悦男之事，可为我立庙招香火。"闽俗原有聘男子为契弟之说，闻里人述梦中语，争醵钱立庙，果灵验如响。凡偷期密约有所求而不得者，咸往祷焉。程鱼门曰："此巡按未读《晏子春秋》劝勿诛羽人事，故下手太重，若狄伟人先生颇不然。相传先生为编修时，年少貌美。有车夫某，亦少年，投身入府，为先生推车甚勤谨。与雇直钱，不受，先生亦爱之。未几病危，诸医不效，将断气矣，请主人至曰：'奴既死，不得不言。奴之所以病至死者，为爱爷貌美故也。'先生大笑，拍其肩曰：'痴奴子果有此心，何不早说耶？'厚葬之。"

玉　梅

香亭家婢玉梅，年十余岁，素勤。忽懒，终日昏睡，笞之亦不改。每夜喃喃，如与人私语，问之不肯说。褫下衣验其阴，已非处子，且溃烂矣。拷讯，乃云："夜有怪，状如黑羊，能作人语。阳具如毛锥，痛不可当。戒我勿告人，如告人，当拉我去，置之死地。"众骇然，伺婢卧，夜窃听焉，初作猫饮水声，继而呻吟。香亭率众持棍入，烛照无人。问："怪何在？"婢指床下曰："此绿眼者是也。"果见眼光两道，闪耀处，帐色皆绿。棍击之，跳起冲窗去，满房帐钩箱锁之类，锵锵有声。次日，失婢所在，遍觅不得。薄暮，灶下人见风飘红布裙一条，在柴房西角处。往寻得婢，痴迷不醒。灌以姜汁，苏曰："怪昨夜来云：'事为汝主所知，不得不抱汝去。'遂藏我于柴房中，约今夜仍来。"香亭即日呼媒者，将玉梅转售他家，怪竟不往。

卢　彪

余幼时同馆卢彪，一日至馆，神色沮丧。问之，曰："我昨日往西湖扫墓，归迟，城门闭矣，宿某店家。夜月甚明，鸡鸣即起，踏月进城。至清波门外，小憩石上，见远远一女子来，向余侠拜。余疑其非人，口诵大悲咒拒之。女如畏闻而不敢近者，我逼而诵之。我愈近女，女愈远我。我

惊，乃狂奔数里。将入瓮城，见东方渐白，卖鱼人挑担往来，以为此时尚复何惧，何不重至旧处一探踪迹？行至前路，不料此女高坐石上，如有所待。望见我便大笑，奔前相扑，冷风如箭，毛发尽颤。我惶急，再诵大悲咒拒之。女大怒，将手向上一伸，两条枯骨，恻恻有声，面上非青非黄，七窍血流。我不觉狂叫仆地，枯骨从而压之，我从此昏昏无知矣。后有行路者过，扶起，以姜汁灌我，才得苏醒还家。”余急与诸寅友置酒为卢压惊。视其耳鼻两窍及辫发中，尚有青泥填塞，星星如小豆。或云，皆卢所自塞也，故两手亦皆泥污。

孔林古墓

雍正间，陈文勤公世倌修孔林。离圣墓西十余步，地陷一穴，探之，中空，广阔丈余。有石榻，榻上朱棺已朽，白骨一具甚伟。旁置铜剑，长丈余，晶莹绿色；竹简数十页，若有蝌蚪文者，取视成灰；鼎俎尊彝之属，亦多破缺漫漶。文勤公以为此墓尚在孔子之先，不宜惊动，谨加砖石封砌之，为设少牢之奠焉。

史阁部降乩

扬州谢启昆太守扶乩，灰盘书《正气歌》数句。太守疑为文山先生，整冠肃拜。问神姓名，曰：“亡国庸臣史可

法。”时太守正修葺史公祠墓，环植梅松，因问：“为公修祠墓，公知之乎？”曰：“知之，此守土者之责也，然亦非俗吏所能为。”问自己官阶，批曰：“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。”谢无子，问：“将来得有子否？”批曰：“与其有子而名灭，不如无子而名存，太守勉旃。”问：“先生近已成神乎？”曰：“成神。”问：“何神？”曰：“天曹稽察大使。”书毕，索长纸一幅。问：“何用？”曰：“吾欲自题对联。”与之纸，题曰：“一代兴亡归气数，千秋庙貌傍江山。”笔力苍劲，谢公为双勾之，悬于庙中。

悬头竿子

某令宰宝山时，有行商来告抢夺者。被抢处，系一坍港泊舟所也。令往视其地，见水路可通城中，而乘舟者，例在此处雇夫起行。心疑之，众莫言其故。一把总来见曰：“此地原可通舟，所以客来必起拨者，港口穷民藉挑驮之力，为糊口计故也。”令问抢夺事。曰：“不敢言，须宽把总罪，才敢言。”令曰：“律有自首免罪之条，汝告我，即为自首矣，何妨？”曰：“诸抢夺者，皆把持垄断人也，把总儿子亦在其中。前月某商到此，见水路可通，不肯起拨，因而打吵，事实有之。”乾隆三十年新例，拿获强盗者，破格超迁。令定案时，心想迁官，竟以获盗具详。把总知情，照窝家例立决，一时斩者六人。令超迁安庆知府。后六年，署松太道。巡海至宝山抢夺处，见六竿子挂髑髅尚存，问跟役曰：“前累累者何物耶？”役曰：“此六盗也，大人以此升

官而忘之耶？”令不觉悚然，怒曰：“死奴，谁教汝引我至此？速归速归！”舁至衙，骂司阍者曰：“此内室也，汝何敢放某把总擅入？”言毕，而背疮发，一疮六头如相啮者。家人知为不详，烧纸钱，请高僧忏悔，卒以不起。

陈紫山

余乡会同年陈紫山，名大轮，溧阳人也。入学时，年才十九。偶病剧，梦紫衣僧自称元圭大师，握其手曰：“汝背我到人间，盍归来乎？”陈未答。僧笑曰：“且住且住，汝尚有琼林一杯酒、瀛台一碗羹，吃了再来未迟。”屈其指曰：“此别又十七年了。”言毕去。陈惊醒，一汗而痊。己未中进士，入翰林，升侍读学士。三十八岁秋，病不休，因忆前梦十七年之期，自知不起。常对家人笑曰：“大师未来，或又改期亦未可知。”忽一日早起，焚香沐浴，索朝衣冠着之，曰：“吾师已来，吾去矣。”金质夫编修，素好佛者，在旁喝曰：“既牵他来，又拖他去；一去一来，是何缘故？”陈目且瞑，强起张目，答曰：“来原无碍，去亦何妨？人间天上，一个坛场。”言毕，蹁趺而逝。

忌火日

曹来殷太史在京师昼寝，梦伟丈夫来拜，自称黄昆圃先生。拉至一处，宫阙巍然，中有尊神，面正方，着本朝衣

冠。请曹入见，曰：“吾三人皆翰林衙门官，只行前后辈礼，不行僚属礼。”坐定，目曹曰：“卿十一岁时，曾行一大好事。上帝知之，故特召卿到此受职，卿可即来。”曹茫然不记幼所行何事，再三辞，力陈家寒子幼，故不愿来。尊神甚不悦，旁顾昆圃先生曰：“再向彼劝救之。”语毕，不顾而入。先生拉曹笑曰：“我深知翰林衙门亦甚清苦，卿何恋恋不肯来耶？”曹复哀求。先生曰：“我且为卿说情，似亦可免。但卿此后逢火日，不可出门，慎无忘也。”曹问：“尊神何人？”曰：“张京江相公。”问：“何地？”曰：“天曹都察院。”曹惊醒。后每出门，必检视黄历，遇火日，虽庆吊事皆不行。数年后不甚记忆。乾隆三十三年腊月二十三日，严冬友舍人邀曹至程鱼门家作诗会。俗以此日祀灶，遂以为题。席间酒数巡，曹怅然如睡去者，目瞑身仆。群客大惊，疑诗中有侮灶神之语，故神祟，乃群向灶礼拜祈请。至三更时，曹始苏，自言见黑袍人送我回来。次日取黄历视之，二十三日火日也。

朱 法 师

同馆翰林朱澐之父朴庵先生，陕西人也，少时课徒为业。偶至一村，村人传呼曰：“朱法师来矣！”具酒馔求书姓名，以为镇压。朱笑曰：“我乃蒙童之师，非法师也。且素无法术，不能镇怪，汝辈何为？”众人曰：“此村有狐仙，为民患者三年。昨日空中语曰：‘明日朱法师来，我当避之。’今日先生来，果姓朱，故疑为法师。”朱写姓名与之，

某村果安。未几，朱别过一村，其村人之欢迎者如前，且曰："狐仙有语，二十年后，与朱法师相见于太学之崇志堂。"朱其时尚未乡举也。后中壬子科举人，选国子监助教。监中祭器，久被狐窃去，司祭者皇皇然，索而弗获，方议赔偿。朱记前语，为文祭之。一夕，俎豆之属，尽横陈于崇志堂，丝毫无损。屈指算之，距到某村时已二十年。

城门面孔

广西府差常宁，五鼓有急务出城。抵门犹未启钥，以手扪之，软腻如人肌肤。差大骇，乘残月一线，定睛视之。则一人面塞满城门，五官毕具，双眼如箕。惊而返走，天明逐队出城，亦无他异。

竹叶鬼

丰溪吴奉璣，作宦闽峤，谢病归里。舟过豫章，天暑热，假空馆于百花洲。屋宇宽敞，颇觉适意。屋内外常有声如鬼啸，家人独行，往往见黑影不一。一夕，吴设榻乘凉于栏杆侧，闻墙角芭蕉丛中窸窣有声，走出无数人。长者、短者、肥者、瘠者，皆不过尺许。最后一人稍大，荷大笠帽，不见其面。旋绕垣中，若数十个不倒翁。吴急呼人至，倏忽不见，化作满地流萤。吴捉之，一萤才入手，戛然有声，余萤悉灭。取火烛之，一竹叶而已。

驴大爷

某贵官长子，性凶暴，左右稍不如意，即扑责至死。侍女下体，椓以非刑，未几病死。见梦于平昔亲信之家奴，云："阴司以我残暴，罚我为畜，明晨当入驴腹中。汝速往某胡同驴肉铺中，将牝驴买归，以救我命，稍迟则无及矣！"言甚哀。奴惊寤，心犹疑之，乃复睡去。又梦告之曰："以我与尔有恩，俾尔救援，尔宁忘平日眷顾耶？"奴亟赴某胡同，见一牝驴，将次屠宰。买归园中，果生一驹。见人如相识者，人呼大爷，则跃而至。有画士邹某，居其园侧，一日闻驴鸣，其家人云："此我家大爷声也。"

熊太太

康熙间，内城伍公某者，三等侍卫也。从上打围木兰，以逐取猎犬故，坠深涧中，自分死矣。饿三日，有人熊过涧，乃抱以上。自分以为将啖己也，愈惊。熊抱入山洞，采果喂之，或负羊豕与食。伍见而攒眉，熊为采树叶烧熟以食之。久之，渐无怖意。每小便，熊必视其阴而笑，方知熊故雌也，遂与成夫妇。生二子，勇力绝人。伍欲出山，熊不许。其子求还家，熊许之。长子名诸布，官兰翎侍卫，乃以巨车迎父母还家，家人号曰熊太太。人求见者，熊不能言，能叉手答礼。就养其家十余年，先伍公卒。学士春台亲见之，为余言。

冤鬼错认

杭城艮山门外俞家桥杨元龙，在湖墅米行中管理帐目。湖墅距俞家桥五里，元龙朝往夕返，日以为常。偶一日，因米行生理热闹，迟至更余方归。至得胜坝桥，遇素识李孝先偕二人急奔。元龙呼之，李答云："不知二人何事要紧，拉我往苏州去。"杨询二人，皆笑而不答。元龙拱手别李，李嘱云："汝过潮王庙里许小石桥边，有问汝姓名者，须告以他姓，不可言姓杨。若言姓杨，须并以名告之，切记切记！"元龙欲问故，孝先匆匆行矣。元龙前行至桥，果有二人坐草中。问其姓名，元龙方答姓杨，二人即直前扭结云："久候多时，今日不能放你了！"元龙以手拒之，奈彼伙渐众，为其扯入水中。始悟为鬼，并记前语，即大呼曰："我杨元龙并未与各位有仇！"中有一鬼曰："误矣，放还可也。"方叫唤间，适有卖汤圆者过桥，闻人叫声，持灯来照，见元龙在水中，急救之。元龙起视，即邻人张老，告以故，张老送元龙归家。次早，元龙往视孝先，见孝先方殓，询之其家，云："昨晚中风死矣。"盖遇李时，即李死时也，但不知往苏州何事。

代州猎户

代州猎户李崇南，郊外驰射。见鸽成群，发火枪击之，

正中其背，负铅子而飞。李大惊，追逐至一山洞，鸽入不见。李穿洞而进，则石室甚宽。有石人数十，雕镂极工，头皆砍去，各以手自提之。最后一人，枕头而卧，怒目视李，睛闪闪如欲动者。李大怖，方欲退出，而带铅子之鸽，率鸽数万，争来咬扑。李持空枪且击且走，不觉坠入池内。水红热如血，其气甚腥。鸽似甚渴者，争饮于池，李方得脱逃出洞。衣上所染红水，鲜明无比，夜间映射灯月之下，有火光照灼。终不知此山此鸽，究属何怪？

金刚作闹

严州司寇某，有戚徐姓者，能持金刚经。司寇卒后，徐作功德，为诵经，日八百遍。一夕病重，梦鬼役召至阎罗殿。上坐王者，谓曰：“某司寇办事太刻，奉上帝檄，发交我处，应讯事甚多。忽然金刚神闯门入，大吵大闹，不许我审，硬向我要某司寇去。我系地下冥司，金刚乃天上神将，我不敢与抗，只好交其带去，金刚竟将他释放。我因人犯脱逃，不能奏复上帝，只得行查到地藏王处，方知是汝在阳间多事，替他念金刚经所致。地藏王晓得公事公办，无可挽回，故替我拦住金刚神，不许再来作闹，仍将某公解回听审。所以召汝者，将此情节告知，不许再为诵经。姑念汝也是一片好意，无大罪过，故仍放汝还阳。然妄召尊神，终有小谴，已罚减阳寿一纪矣。”徐大惊而醒。未十年竟卒。吴西林曰：“金刚乃佛家木强之神，党同伐异，闻呼必来，有求必应，全不顾其理之是非曲直也。故佛氏坐之门外，为壮

观御武之用。诵此经者，宜慎重焉。”

烧头香

凡世俗神前烧香者，以侵早第一枝为头香，至第二枝便为不敬。有山阴沈姓者，必欲到城隍庙烧头香。屡起早往，则已有人先烧矣，闷闷不乐。其弟某知之，预先通知庙祝，毋纳他人，俟其先到，再开门纳客，庙祝如其言。沈清晨往，见烧香者未至，大喜。点香下拜，则仆地不起矣。扶舁归家，大呼曰：“我沈某妻也！我虽有妒行，然罪无死法。我夫不良，趁我生产时，嘱稳婆将二铁针置产门中，以此殒命，一家之人，竟无知者。我诉城隍神，神说我夫阳寿未终，不准审理。前月关帝过此，我往喊冤，城隍说我冲突仪仗，又缚我放香案脚下。幸天网恢恢，我夫来烧头香，被我捉住，特来索命！”沈家人毕集拜求，请焚纸钱百万，或请召名僧超度。沈仍作妻语曰：“汝等痴矣。我死甚惨，想往叩天阍，将城隍纵恶、沈某行恶之事，一齐申诉。岂区区纸钱超度，所能饶免者乎？”言毕，沈自床上投地，七窍流血死。

树怪

费此度从征西蜀。到三峡涧，有树孑立，存枯枝而无花叶。兵过其下辄死，死者三人。费怒，自往视之。其树枝如

鸟爪，见有人过，便来攫拿。费以利剑砍之，枝落血流。此后行人无恙。

广信狐仙

徐芷亭方伯，初守广信府。有西厢房锁闭多年，云中有狐。徐夫人不信，亲往观之。闻鼾呼声，启户无人。声从一榻中出，夫人以棍敲之。空中有人语云："夫人莫打，我吴刚子也。居此百余年，颇有去意。屡欲移居，而门神拦我。夫人可为我祭之，且代为乞情，则我让出朝廷公廨矣。"夫人大骇，具酒肴向竹床陈设，兼祭门神，告以原委。又闻空中语曰："我受夫人恩，愧无以报，谨来贺喜，府上老爷即日升官。奉嘱者，七月七日，切勿抱官官到红梅园嬉戏，其日恐有恶鬼在园作祟。"言毕寂然。到期，方伯表兄某过园，见树上有两红衣儿以手招人，就视之，并无形影。但闻崩颓之声，则假山石倒矣，几为所压。九月间，徐公升赣南道。此事，徐公子秉鉴为我言。

白石精

天长林司坊名师者，家设乩坛。有怪物占为坛主，自名白石真人，人间休咎颇验。常教林君修仙，须面上开一眼，便可见上帝宫室、云中神仙。林从此痴迷，时以小刀向鼻间刻划，人夺其刀，便怒骂。忽一日，乩盘书云："我土地神

也。现在缠汝者，是西山白石之精，神通绝大，我受其驱使。渠不能作字，凡乩上皆强我代书。今日渠往西天参佛，故我特来通知，速拆乩盘，具呈于本县城隍，庶免此难。但切不可告之此怪是土地神来泄漏也。”适蒋太史苕生自金陵来，知其故，立毁其盘，并以三十金买天师符一张，悬林室中。怪果不至。后十年，林君亡矣，符尚挂中堂，有线香倒下，烧其符上硃砂字画尽，而衬纸不坏。其时蒋在京师，未得林讣，适天师来朝，告蒋曰：“贵亲家林君死矣。”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曰：“某月日，我所遣符上神将已来归位故也。”后得知林家烧符之信，方觉骇然。当扶乩时，蒋在座，则盘中不动。蒋去后，人问乩，书云：“此老有文光射人，我不喜见之。”据土地云，白石精在林家作祟者，要摄取林之魂，供其役使故耳。

鬼　圈

蒋少司马时庵公子某，与数友在京师游悯忠寺。时届清明，踏青荒地，见精舍数间，中有琵琶声。趋往，则一女背面坐，手弹弦索。逼视之，女回头变青面狰狞者，直来相扑，阴风袭人，各惊走归。时尚下午，彼此疑为眼花，且恃有四人之众，各持木棍再往。则有四黑人坐而相待，手持铜圈套人。受其套者，无不倾跌，棍无所施。正仓皇间，有放马者数人，驱马冲来，怪始不见。四人归，各病十余日。

东医宝鉴有法治狐

萧山李选民，少年倜傥。烧香佛庙，见美女在焉，四顾无人，遂与通语。女自言姓吴，幼无父母，依舅而居，舅母凌虐，故在此礼佛，愿得佳偶。李以言挑之，女唯唯。遂与归家，情好甚笃。久之，李体日羸，觉交接时，吸取其精，与寻常夫妇不同，且十里以内之事，必先知之。心知为狐，驱之无法。一日，拉其友杨孝廉至三十里外，以情告之。杨曰："我记《东医宝鉴》中有治狐术一条，何不试之？"遂偕往琉璃厂，觅得是书，求东洋人译而行之。女果涕泣去。此事，余在江西谢蕴山太史家，亲见杨孝廉为余言之，惜未问其《东医宝鉴》中是何卷页。

乩　　言

抚州太守陈太晖，未第时，在浙乡试，向乩神问题。批云："具体而微，后中副车。"方知所告者，非题也。有求对联者，书"努力加餐饭，小心事友生"十字。问："次句何出？"曰："秀才读时文，不读杜诗，可怜可笑！"陈方与友游鉴湖观莲，乩问："昨日鉴湖之游乐乎？"有咏红莲者，以诗求和。乩上题云："红衣落尽小姑忙，从此朝来叶亦香。莫恼韶光太匆迫，花开三日即为长。"云门山民有被鬼作闹者，诣乩盘求教。乩书："我不能救，请其村余二太

爷来救”。如其言，请余二太爷至。余向其家东北角厉声曰：“你们要往四川，也该速去了！”空中应曰：“极是。”从此怪竟寂然。余二太爷者，某村之学究也。问其所以驱鬼者是何言语？笑而不答；问乩，乩亦无言。

卷二十

移观音像

山西泽州北门外有庙，供观音。时时有黄蜂从其座下石缝中出，纷纷数万，白日为晦。土人移观音像，掘蜂穴，以火熏之。见一朱棺，有底无面，中有妇人，突然而起，将红袖一挥，颈拖双带而走。众瞠视，听其所往。其裙上满绣蝴蝶，飘飘然竟入市中李姓家而灭。李方娶妇，众人告以故，李以为妄，大骂众人荒诞。未三日，其家新妇缢死。

山阴风灾

己丑年，蒋太史心余，掌教山阴。有扶乩者徐姓，盘上大书“关神下降”。蒋拜问其母太夫人年寿，神批云：“尔母系再来人，来去自有一定，未便先漏天机。”复书云：“屏去家僮，有要语告君。”如其言，乃云：“君负清才，故尔相告。今年七月二十四日，山阴有大灾，尔宜奉母避去。”蒋云：“弟子现在寄居，绝少亲戚，无处可避。且果系劫数中人，避亦无益。”乩盘批“达哉”二字，灵风肃然，神亦去矣。临七月之期，蒋亦忘神所言。二十四日晨

起，天气清和，了无变态，过午二刻，忽大风西来，黑云如墨，人对面不能相见。两龙斗于空中，飞沙走石，石如碗大者，打入窗中，以千百计。古树十余丈者，折如寸草。所居蕺山书院，石柱尽摇，至申刻始定。墙倾处压死两奴，惟一七岁小儿存米桶中，呻吟不死。问之。曰："当墙倒时，见一黑人，长丈余，擒我纳桶中。"其母则已死桶外矣。是年，临海居民，死者数万人。

谢檀霞

连舫者，昭州人，好洁耽吟。友人某邀与同贾楚中，友人肆会计，舫独守舟次。泊湘源数日，爱江水净碧，凡衣裳襟带，都促奴子再三浣濯，而自吟不辍。夜梦身立水上，有好女子蹴波与语，自称："谢檀霞，元时人，年十八夭死，父母怜我癖爱此间山水，遂葬于此。今冢没水瞰，遗骨久付泥沙。生时好洁耽吟，与君同癖，宜寿而夭，故得全其神气，不复轮回，生死介在仙鬼之间。君明日当死于风涛中，妾怜其癖之同也，敢以预告，君可速附他舟回家。"舫惊醒，即治装，觅下水船抵家。归后，足不出户。旋闻湘源陷风涛，死数千人，惴惴无已。年余，忽梦吏数人突至其家，责以兔脱之罪，谓冥王赫怒，将重按其事。舫皇遽甚，许焚冥钱若干，方允缓期。数夕后，鬼使复至，索钱加倍，舫亦允许。正当焚送之期，方昼寝，忽见檀霞自外入，笑曰："我来贺君脱难，寻君居址不得，广为问讯。不图野水之劫，人数太多，容易蒙混，又喜各府判官新旧交代，我已遣人将君

姓名注销，自今以后，杳无死期。我是数百年英魂，飘泊无偶，愿共晨夕。授子服气之法，不必交媾如人世之夫妇也。”且曰：“鬼差索诈，不必理他，有我在此。”后遂白日降形其家，周旋如妻妾，不饮不食。久之，昉亦能辟谷，每言祸福辄应，闾里以此敬而奉之。檀霞嫌人世无味，仍偕昉重游湖中，不知所终。

引鬼报冤

浙江盐运司快役马继先，积千金，为其子焕章营买吏缺。焕章吏才更胜乃翁，陡发家资巨万。继先暮年娶妾马氏，颇相得。继先私蓄千金，指示妾云：“汝小心服侍，终我天年，我即将此物相赠，去留听汝。”越五六年，继先病，复语其子云：“此女事我甚谨，我死后，所蓄可俱付之。”继先死，焕章顿起不良，即与其姑丈吴某曾为泉州太守者商曰：“不意我翁私蓄尚多，命与此女，殊为可惜。”吴云：“此事易为，乃翁死后，我来助汝逐之。”过后日，焕章诱此妾出屋伴灵，私与其妻硬取箱箧搬入内室，将乃翁卧房封锁。此妾在外，尚不知也。继先回煞后，此妾欲归内室。吴突自外入，厉声曰：“姨娘毋往！我看汝年轻，决不能守节，不若即今日收拾回娘家，另择良配。我叫汝小主人赠汝银两可也！”随呼焕章兑银五十两来。焕章趋出曰：“已备。”妾欲进内，焕章止之曰：“既是姑爷吩咐，想必不错。汝之箱箧行李，我已代汝收拾停妥，毋烦再入。”妾素愿，惧吴之威，含泪登舆去。焕章深谢吴之劳。又数月，

节届中元。妾带去之资及衣饰，已为父母兄弟荡尽，欲趁此节哭奠主人，仍归马氏守节。七月十二日，备香帛祭器，至马家哭奠。焕章之妻骂曰：“无耻贱人，去而复返！”不容入内，命其坐外厅之侧轩，“暂过一夜，祭毕即去。如再逗留，我决不容！”妾彻夜哭，五鼓方绝声。次早往视，已悬躯于梁矣。焕章买棺收敛，其母家惧吴声势，亦无异言。焕章因屋有缢死鬼，将屋转售章姓，别构华室自居。章翁自小奉佛诵经，夜见此女作悬梁哭泣状。翁久知此事，心为不平，且恶焕章之嫁祸，乃祝曰：“马姨娘，我家买屋，用价不少，并非强占。姨娘与马焕章、吴某有仇，与我家无干。明晚二更，我亲送汝至焕章家何如？”鬼嫣然一笑而没。次晚，为此女设位，持香送至焕章门，低声曰：“姨娘旁立，待我叩门。”即叩门问司阍：“汝主人归否？”对曰：“尚未。”乃又私祝曰：“姨娘请自入，仇可复矣。”司阍者不解章之喃喃何语，笑其痴。章归家，终夜不寐。天未明，即趋马家听信，见司阍者已立门外。章曰：“汝起何早？”司阍者曰：“咱夜主人归，方至门，即疾作，刻下危甚。”章惊而返。下午复探，马已死矣。过数日，吴太守亦亡。焕章无子，其资均为他人所有；吴没后，家亦不振。

灵鬼两救兄命

武昌太守汪献琛之弟，名延生者，暑月暴亡。后乾隆二十八年秋日，某堂兄希留，亦得危疾，数夜不寐，医者开方，以补剂治之。其母方煎药，病者忽发声曰：“大婶娘，毋

再误也。我昔误于庸医，今希哥又遭此难，我不忍坐视其死。”言毕，即将药碗掷地。希母问曰：“汝何人凭我儿？”曰：“我即延生也，死未一年，婶娘不能辨我声音耶？”希母曰：“汝死后作何事？”曰：“阴司神念我性直，且系屈死，命我为常州城隍司案吏。因本官移文浙省城隍会议，总督到任，差务要事，命我赍文来此，我故得来一探希哥。不意渠已卧病，几为庸医所杀。此刻我往城隍衙门，将公事了结再来。”语毕，即闭目卧，竟夜安眠。次早醒，问之，茫然无知。至晚，忽作延生声曰：“惫矣，速具水浆来解渴。”希母与之。又云：“可呼八兄来，我有话说。”八兄者，即其胞兄也。既至，慰问若生时，且云：“八兄，汝何贪戏若此？前在祖宗祠堂池内，自荡小舟，几为石柱碰翻。其时幸我在旁，使柱旁倒，不然，难逃此厄。柱下有古冢一丘，因我父濬池不察，使他枯骨日浸水中，故欲来报怨。我再三求之，彼方允诺，八兄须为迁葬。”又呼其妹三人至前，曰：“大妹二妹，有福不妨。小妹禄甚薄，不若随我去，交与母亲照管，何苦在此常受庶母之气？”大笑拱手作别状，曰：“再会再会！”言毕，希复仰卧如初。越数日，病愈。不半年，其幼妹果亡。二十九年冬，希哥梦延生至曰：“兄今愈矣。弟办完此差，小有功绩，可望受职。从此别矣，后会难期。”语竟而去，希哥悲呼而醒。

木画

永城尉陆敬轩，浙之萧山人，修署栽木。署旧有柳树一

株，锯之，板中现天然画一幅，如淡墨写成。左危峰，右悬崖，崖上松一株、山树一株，枝叶倒垂。松上缠藤累累，中有一叟，扶杖立，高冠长袖，须眉如活，左手纳袖中著胸前，右脚前行露舄，左舄隐衣下，回顾若听泉状。慰宝之，携归其家。时乾隆辛丑十月十三日事。

滚经台

贵州平越府署内有石台，高七尺，藏佛经十六幅。全书梵字，读之不可解。相传太守讯狱，有事关重大而犯人不伏者，则取经铺地，令犯人在经上滚过。理直者了然无害，理屈者登时目瞪身僵。数百年来，官恃以断狱，而狱囚亦无敢轻滚经台者。张文和公第五子景宗，性素傻，抵任后，以为妖，拆台焚经。是年两子死，次年公亡。

菜花三娘子

阳湖某秀才，美丰姿。春夜独坐书房中，闻扣门声。启视之，有女自称菜花三娘子，特来相伴，随后有四姊妹，如媵从然。生惊其美，遂留宿焉。日久身病，遣之不能去，其父具牒诉于本县之张王庙。是夜，梦张王拘犯听审，责三娘子蛊惑良人，各杖十五，押逐出衙。五妇行未数步，皂隶持杖追至，向三娘子索钱曰："非我用情轻打，则汝等娇嫩之臀伤矣！焉能行路？"各女皆于裙带中出钱谢之。越三日，三

娘子复来曰："我与汝缘法未尽，不能舍汝。汝再告张王，王亦无奈我何。汝同学有王先生某人，其人迂腐可憎。汝不许往告，亦不许其入门。"生父母恶之，重具牒诉于张王庙，神果不灵，乃速招王生。生处馆远方，越数日方到。到时，生已死矣。王先生亦邑中廪生，年未三十。

神和病

赵云崧探花年十六时，戚人张某，患神和病，有女鬼相缠，形神鹄立，奄奄欲毙。其母遍祷诸神，卒无效验，惟赵坐其榻，鬼不敢至。赵去，鬼笑曰："汝能使赵探花常坐此乎？"母苦求赵公。赵不得已往，秉烛相伴。至第三夜，不胜其倦，略闭目，病人精已遗矣。越数日而卒。

鼠食牛

句容村民养一牡牛。忽有七鼠从牛后窍入，食其心肝，牛竟死。村民逐鼠，得其一，遍体白毛，重十斤。烹食之，肥过鸡豚。

代神判斩

萧十洲参戎，致政归养，舟泊巫峡。是夜梦有若差官

状者，持令箭骑马，沿江问：“孰是萧大老爷船？”跃入船头，喘犹未定，怀中取出公文一角，面书“金龙四大王封”六字。随押七犯跪旁，请判斩字。萧骇曰：“此地方官之事，余武职，且退归林下之员，不敢越俎。”差官答曰：“公文上有公衔名，请照例办。”顷刻间，灯烛辉煌，传呼升堂。开门，阶下仪仗吏卒排立，俨然坐公堂上，非舟中也。差官先唱绞犯六名毕，后唱斩犯一名，乃六七岁童子。萧问曰：“渠尚未成丁，何罪遽斩？”吏摇手曰：“罪名已定，毋烦置议，请速判之。”随送标条。判讫，遂押众犯而去。公梦觉，心恶之。次晨，大雾弥江，公戒勿解缆。巳刻，向其母太夫人闲话，间述前梦。未竟，忽有一只水上货船，触石撞沉，呼救甚惨。乃急命舟子捞救，仅救起三客，业僵死矣。如法灌救，良久方活，其舵工七名皆已淹毙。后复捞获无头童男一尸，认其衣服，即舵工之子也。余按此事，与无锡华师道梦中相同。华梦阴官差役，请华到衙门判斩字，华以未审罪名，不肯落笔。有被发妇再四哀求，云：“公若不肯下判，则此案又拖累三年矣。”华终不肯，云：“我不知其所以应斩之罪，如何忍心落笔？”遂喝拒而醒。隔三年，师道卒。师道字半江，精篆隶之学，在淮上程尊江家处馆，与余交好。

鬼　门　关

朱梁江名衣，太仓州诸生也。戊子科，赴江宁乡试，寓中患热症甚危，亲友买舟送归。行次丹徒，朱卧舱中，忽尔

晕绝，见二青衣人导之登岸。其路直而窄，黑暗无光，两足甚轻飘。行约十数里，忽有一物来紧傍身左，走十数里，又一物来紧傍身右。再走数十里，到一城，巍巍然只门紧闭，城额横书“鬼门关”三字。二青衣扣门不应，再扣之，旁边突出一鬼，貌甚狰狞，与二青衣互相争斗。遥见红灯一对，四轿中坐一官长，传呼而来。近视之，似太仓州城隍神。神问：“你是何姓名？”对：“系下场太仓州学生员。”神曰：“你来尚早，此处不可久停。”命撤所导之灯送归。见城门洞启，轿甫入，而门仍闭矣。持灯者云：“速随我向东走。”觉非前来之路。行二三里，至大江边，白浪滚滚，持灯者将渠推入江心，大呼救命而苏。时舟已抵太仓城外，盖死去已三日矣。因心窝尚温，故从者促舟子日夜趱行，至家病愈。此事，萧松甫所言。萧客珠崖时，曾过儋耳，四面叠嶂峯嵂，中通一道，壁上镌“鬼门关”三字，旁刻唐李德裕诗，贬崖州司户经此所题。诗云：“一去一万里，十来九不还。家乡在何处？生渡鬼门关。”字径五尺大，笔力遒劲。过此则毒雾恶草、异鸟怪蛇，冷日愁云，如入鬼域，真非人境矣。

冤鬼索命

乾隆戊寅，萧松甫与沈毅庵同客番禺幕中，分办刑名。时娄塘有刃伤事主盗案，获犯七名，赃证确凿。萧照律拟斩，解府司勘转。臬使某，疑七犯皆同大辟，得毋过刻，驳审减轻。萧亦不愿办此重案，借此推辞，案归毅庵办矣。毅

庵居处，与萧仅隔一板壁，夜间披阅案牍，闻穀庵斋中若嘶嘶有声甚微。起而瞰之，见穀庵俯首案上，笔不停书，其旁立有三四鬼，手捧其头，又见无数矮鬼环跪于地。萧急呼穀庵视之，忽血腥扑鼻，灯烛俱灭，身亦晕跌窗外。童仆急扶归卧。次日，穀庵及同人叩其故，萧告以所见。穀庵曰："吾知之矣，昨宵所办，菱塘盗案也。原拟情真罪当，七犯皆无可生之法，因奉驳审，不得不从中减轻二名。内谢阿挺、沈阿痴两犯，本在外接赃，并未入内。因获赃格斗，刃伤事主，且有别案，我故皆拟斩。予欲改轻其罪，以迎合臬司。君所见跪地无数矮鬼，殆二犯之祖宗也；其环侍之无头鬼，非二犯已伏法诛之伙盗，即被杀害之怨鬼来索命也。予不敢枉法以活人，使死鬼含冤于地下，请仍照原拟项详可也。"其案遂定。

扫螺蛳

徐公浩观察山西。有老狐化作道士，时入其署与语。某县令太仓丁姓者，中飞语，观察信之，将褫其官。老狐缓颊，谓其人祖宗功德不可量也。后观察廉得其诬，事遂已。令来谒，观察问："君祖宗作何好事？"对以："五世祖耕海滨，海潮至，青螺随潮入岸。潮退，螺不能归原处，被人捉卖。祖夫妻各持帚扫青螺入海，自三更至黎明为度，如是者六十年。狐所谓功德，或指此耶？"观察有小婢曰彩云，狐见之，曰："不可使为婢，此女有根基，将来是观音大士作媒，嫁与洞庭君者。"退数日，彩云持其父所书扇倚柱

看。观察见文理粗通，问知其父为诸生，祖翰林，且感老狐之言，命作第三孙女，远近皆知有三姑娘。阅半载，有巨公以札寄观察，并赠一画轴，云："闻公三姑娘木字人，可许与申太守大年之子。奉赠大士像，其灵，悬斋头祷求，当有验也。"申湖北人，悟洞庭君之说。大士像又与媒札同至，乃为成其婚。狐之前知如此。

周太史驱妖

周用修，江西瑞昌县楼下村人，年五十余。早丧妻，有子有媳，生计颇自给。一日，有妪年五十许，入其家。登楼，呼其长子妇至，曰："吾尔姑也，尔毋惧。"妇诧甚，于归时并未见有姑也。用修闻之，欲相见，不许；其子欲见，亦不许。然饮啖寝兴，无异常人，举家亦安之。无何，有谇语飞入其耳，怒亡去，用修家遂困。所存布粟财之柜，扃锁甚固，启视一空。邑人但时见老妪在用修门前，日市布粟。如是三年，家困甚。请于官，召巫治之，皆不验。宗人厚辕，以庶吉士在假，至其家。先一夕，怪去，至期又去。用修异之，乞厚辕为驱除。厚辕硃书黄纸，檄其土地神及社神曰："阴与阳同一理，无阴司则已，若果有，则以一区区楼下村，有二神在此，而听此妖祟人，竟莫之问乎？限三日驱之。不能，则五日七日。若再不能，是无神也，焉用血食为？当令焚尔庙、焚尔像矣。"檄焚后，厚辕即渡江访友。阅月归，仍过楼下村，在肩舆小睡，似见漫山塞谷，皆老少男妇，人上立人者，几千万辈，拥道来观。二老人须长二

尺，立舆旁，默无语。厚辕惊觉，催肩舆入城。诸族人贺曰："君焚檄后一日，怪去，竟不复来。"言未已，用修至，搏额于地，求为草善后文，再焚于神祠。怪遂绝。

良　猪

江南宿州睢溪口民被杀，投尸于井，官验无凶手。忽一猪奔至马前，啼甚惨，从役驱之不去。官曰："畜有所诉乎？"猪跪前蹄，若叩首状。官命随之行，猪起前导。至一家，排户入，猪奔卧榻前，以嘴啮地出刀，血迹尚新。执其人讯之，果杀人者。乡人义之，各出费养猪于佛舍，号曰良猪。十余年死，寺僧为瘗埋焉。

雷打扒手

乌程彭某，妻病，子幼，卖丝度日。一日，负一捆丝，赴行求售。因估价不合，置之柜上。时出入卖丝者甚众，行家以其货少，他顾生理。彭转瞬丝即失去，因牵行主鸣官。行主云："我数万金开行，肯骗此数千文丝乎？"官以为有理，不究。卖丝者闷闷回家。适其子嬉戏门外，见父卖丝归，以为必带果饵，迎上索取。彭正失丝怀忿，任脚踢之，儿登时死。彭悔，急自投河亦死，其妻不知也。邻人见其子卧于门，扶之，方知气已绝，连呼病妇，告以儿亡。妇痛子情急，登时坠楼死。官验后，嘱邻人为之埋葬。越三

日，雷雨大作，震死二人于卖丝者之门。少顷，一剃头者复苏。据云："前扒手孙某，在某行扒出一捆丝。对门谢姓见之，欲与分价，方免出首。丝在我店卖出，派分，我得钱三百，彼二人各得二千。旋闻卖丝者投河，官验后无事矣。不料今日同遭雷击，彼等均已击死，我则打伤一腿。"验之果然。

北门货

绍兴王某与徐姓者，明季在河南避张、李之乱，所过处，尸横遍野。一夕遇李兵，二人自度必死，避城内乱尸中。夜半，灯烛辉煌，自城头而下，疑贼兵巡城。渐近，乃城隍灯笼，愈惊惧，不敢作声。少顷，闻从者曰："有生人气。"又一吏呼曰："一个北门货，一个不在数！"神渐远去。次早，贼兵出城。二人起走，紧记夜所闻，认南路而行。傍晚又抵一城，恰是北门，突遇贼兵，徐被杀。王遁归家，后子孙甚众。

泥刘海仙行走

如皋北门内，湖南常德太守徐文度家买一泥塑刘海仙，长六寸许，置于堂前神龛内有年矣。一日，文度欲睡，忽闻堂前有剥啄声。命婢携灯照视，其婢惊奔入告曰："龛内泥刘海，忽然下地行走！"公初不信，视婢惊怖之状，乃出堂谛

视，而泥刘海果跌跌而行。咸以为妖，欲毁弃之。公语众曰：“汝等且勿惧，此像既能行走，或有灵应之征，不可毁弃。”仍令供奉龛内。迄今二十余载，绝无他故。其子湘浦，现任两浙副使。

驴雪奇冤

乾隆四十二年春，保定清苑县民李氏女，嫁与西乡张家庄张氏子为室，相距百余里。李女归宁月余，新郎跨驴来迎，令妻骑驴，而已步行于后。路经某村，离家仅二十里。缘此村居民素与新郎熟识，必多调笑，且驴亦熟识归路，张乃令妻先行。至六七里许，有三叉歧路，过西为张家庄大路，过东则任丘县界。有一少年，控车自西道辘辘而来。系任丘豪富刘某，将张妻驴冲向任丘道上相逼而行。天渐晚，张妻心慌，问少年曰：“此地离张家庄几何？”少年答曰：“娘子误矣，张家庄须向西而去，此是任丘大路，相距数十里。天晚难行，当为娘子择庄借宿，天明即遣人送往何如？”张妻无奈，勉强允从。至前庄，系刘之佃户孔某家，备房安歇。其时适孔佃之女，亦新婚归宁，孔谓女曰：“今晚业主借宿，不能违命。汝当暂回夫家，候业主去后，再来迎汝。”女从而归，其房为刘、张共宿之所。刘之车夫，宿于房外，张之骑驴，系于檐下。次日将午，不见启户。孔佃窥于窗隙，见两尸在炕，头俱在地，檐下系驴亦失。孔佃与车夫颤慄莫制。佃乃密语车夫曰：“汝家河南，离此甚远，何不载彼衣物速行窜归？一经到官，则尔我身命难保矣。”车夫从

之。是晚即野瘗两尸，御车载物而去。刘母见子久出不归，杳无音耗，即在任丘县控追车夫。张郎追妻不见，疑有别故，复又赶至清苑控告其岳父母。县官疑有冤，饬捕密访。其时有嗜赌无赖之郭三，鬻驴于市，恰与张供毛色相符。向郭盘诘，始知郭三向与孔佃之女有私。孔女归宁，郭从后窗潜入，见有二人共寝，一时气忿，杀此二人，并盗此驴。县令复唤孔佃，根诘尸首所在，亲往起尸。开土三尺，赫然一死人，乃秃头老和尚也；复又深掘，得所杀两尸。张冤既雪，刘死有踪，而和尚之尸，又属疑案。正怀疑间，天忽阴雨，乃避雨古庙。寂无人踪．询诸邻保，云：“此庵向有师徒二僧，后以师出云游，徒亦他往矣。”即同邻保往视僧尸，咸云：“此即云游之僧也。”遂缉拿其徒。访至河南归德地界，已蓄发娶妻，开张豆腐店。究其师死之由，缘僧徒所娶之妇，向与其师有奸。后徒渐长，复与此妇私通。其师每有不平，故共谋杀其师，弃庙远窜，遂成夫妇。乃置之法。

张大令

嘉兴张大令者，辛巳进士，海宁查太守虞昌之业师，素行正直。忽一日，平明而起，索冠带甚急，道有当事贵人要来相会。遂着蟒衣补褂，迎至大门外，升中堂，作揖逊坐。口喃喃对语，旁人听者，语不可解。初若欣喜，继而悲叹，又继而辞让。取茶两杯，一自饮，一置空中，杯亦不脱落。作态良久，乃送至大门外，再揖始归。家人问：“何客？”曰：“嘉兴府城隍也。彼升任去，举我代其职，故先来见访，

且告我此地一二年内，有两贵人横死，遭劫者不少。我不便泄天机也。”言毕，端坐，不饮不食，三日遂亡。俄而巡抚王、陈两公事发。

镜 水

湘潭有镜水，照人三生。有骆秀才往照，非人形，乃一猛虎也；有老篙工往照，现作美女，云鬟霞珮。池开莲花，瓣瓣皆作青色。

蔡 掌 官

虎丘蔡掌官，以占董为业，年少貌美。饮倪康民家，倪遣小奴持灯送归，于无人之处，见掌官与人作揖，口呢呢细语。奴问：“与何人说话？”曰：“好友李三哥唤我，我便同他去，你不必跟我。”语未毕，跳入河中。奴急救起之，拉归家，告之蔡之父母。亲友咸大惊，都来问蔡。蔡如醉如痴，口无所言，但见刀即摩其喉，见绳则试其颈，若以为天下至乐之境，无如横死者。家人锁闭之，虽小衣衫裤，皆不缝带。但穴一洞，通饮食而已。清明日，全家上坟，蔡从窗外逸出，两日不归。家人知其必死，四处寻觅。至白莲桥空野，忽见掌官倚桑树大呼曰：“我在此，不必再寻矣！”家人喜，奔趋视之，则已缢死树上，呼者乃其魂也。缢带系偷鸡坊店地上所晒布为之。

沈文嵩

高邮沈公文嵩，宰山左霑化时，有相好同官某，亲老无子，将奉差西藏，公慨然代往，闻者无不惊其高义。跋涉三年余，始回内地，途中冰雪苦寒，往往月余无人烟。有仆二人，名夏祥者，侍公最忠。每至住营帐时，辄不见，少顷，必手捧粟至，炊熟奉公，不知其粟何自来也。一日晦雾，行至险坂，下临深涧万丈。二仆俱堕涧中，公马足已陷，忽见云雾中有大士像，手持青莲，向公指导。俄顷，身已过涧至平地。痛失二仆，逡巡不前，久之熏黑。闻人语声，急呼之，则夏祥至矣。问何来？称堕涧后，有绿毛人长丈余，自涧中负出，主仆相抱大哭。公归后，将此事语高文良公，高为动色，绘大士图，书年月以纪之。后三十余年，沈之孙名均安者，知江西赣县，高之孙名士镄者，官赣县司马。初不相识，既而询及世系，彼此爽然，始知大士图犹在高处，传为至宝，至此乃以归沈。

蓝姑娘

王中丞丁忧后，居杭州羊市公馆。灶下婢忽仆地，良久苏醒，瞪目作旗人语曰："我镶红旗某都统蓝姑娘也，口渴腹饥，可致意大人，作速供养我。"王亲临问曰："尔既系旗人，何故到我汉人家来？"鬼曰："我与群姊妹清明日出门

看会，不料布政使国大老爷路过，仪从甚盛，将我姊妹一冲而散。我避不及，只得避到大人家来。”中丞曰：“汝避国大人不避我，独不知国大人尚是我之属员乎？他冲汝，汝何不到他家作祟？”鬼曰：“我畏之。”中丞曰：“然则汝辈作鬼者亦势利，只怕现任官，不怕去任官耶？”曰：“不然，去任者果做好官，我亦怕也。”中丞大不喜，不得已且供饭烧纸钱与之，婢病旋愈。未一年，中丞及于难。

鼠胆两头

山东桂未谷广文，精篆隶之学。藏碑板文字甚多，每夜被鼠咬破，心恶之，设法擒鼠。以为鼠胆可以治聋，乃生剥之。果得一胆，如蚕大，两处有头，蠕蠕行动。鼠死半日，胆尚活也，卒不解其故。惧而弃之沟中，亦无他异。或云：“首鼠两端，此之谓也。”然擒他鼠验之，并胆俱无。

西海祠神

嘉兴钱汝器，太傅文端公第七子也，选陕西武功令。抵任后，不数月以疾卒。卒之前一日，旦起，告家人具汤沐朝服，北向九拜，复东向九拜。家人问故，曰：“北向所以谢上恩也。东向者，余出都时过蒲州，宿西门外禹庙，梦禹王召我为水神，居西海祠，余固辞不获，定于明日当去。”次早，果端坐而逝，时壬寅九月十七日也。先是有郭生者，盘

屋人，明慧善歌，为钱所眷。孙君渊如亦善之，旋以他事逸去。后孙在朝邑令庄虚庵所，接郭生书云："九月过解州，梦钱七公子来，仪卫甚盛。告余云：将赴任西海祠，如申旦之约，无间幽明，当访我于蒲州南郭外，言讫而寤。若梦中言果真，公子当不在人间矣。"时孙正访生消息不得，接此信，即日脂车渡河，至蒲州相访。果有西海祠，建于至元十二年，现在重修落成。方徘徊间，忽郭生自廊庑出，相与叙述前事，共相悲喜。因酾酒洁羞，为文祭云："昔者巨卿死友，厥有素车之驰。子文酒徒，无损成神之骨。恭闻故实，不谓逢君。"阳湖洪孝廉亮吉亦吊以诗云："少年有愿须先偿，既入神籍何能狂？"

猢狲酒

曹学士洛禋为余言，康熙甲申春，与友人潘锡畴游黄山，至文殊院，与僧雪庄对食。忽不见席中人，仅各露一顶。僧曰："此云过也。"次日入云峰洞，有一老人，身长九尺，美须髯，衲衣草履，坐石床。曹向之索茶，老人笑曰："此间安得茶？"曹带炒米献老人。老人曰："六十余年未尝此味矣。"曹叩其姓氏，曰："余姓周，名执，官总兵。明末隐此，百二十年。此猿洞也，为虎所据，诸猿患之，招余杀虎殪其类，因得居此。"床置二剑，光如沃雪；台上供河、洛二图，六十四卦；地堆虎皮数十张。笑谓曹曰："明日，诸猿来寿我，颇可观。"言未已，有数小猿至洞前，见有人，惊跳去。老人曰："自虎害除，猿感我恩，每

日轮班来供使令。”因呼曰：“我将请客，可拾薪煨芋！”猿跃去。少顷，捧薪至，煮芋与曹共啖。曹私忆此间得酒更佳，老人已知。引至一崖，有石覆小凹，澄碧而香，曰：“此猢狲酒也。”酌而共饮。老人醉，取双剑舞，走电飞沙，天风皆起。舞毕还洞，枕虎皮卧，语曹云：“汝饥可随手取松子橡栗食之，食后，体觉轻健。”先是曹常病寒，至是病减八九。最后引至一崖，有长髯白猿，以松枝结屋而坐；手素书一卷，诵之琅琅，不解作何语，其下千猿拜舞。曹大喜，急走归告图庄。拉之同往，洞中止存石床，不见老人。

张秀才

杭州张秀才某，馆京师某都统家，书舍在花园中，离正宅百步。张素小胆，唤馆僮作伴，灯上即眠，已年余矣。八月中秋，月色大明，馆僮在外饮酒，园门未关。张立假山石上玩月，见一妇人披发赤身，远远而至。谛视之，肤体甚白，而自脸至身，皆有泥污垢痕。张大惊，以为此必僵尸破土而出者也。双睛炯然，与月光相射，尤觉可畏。急取木杙撑房门，而己登床窃窥之。未几，砉然有声，门撑推断，而此妇昂然进矣，坐张所坐椅上，将案头书帖尽撕毁之，飒飒有声，张已骇绝。更取其界尺，大敲桌上，仰天长叹，张神魂飞越，从此不省人事矣。昏迷中，觉有摩其下体者，骂曰：“南蛮子不堪不堪！”遂摇步而去。次早，张僵卧不起，呼之不应，馆僮及学生急请都统来视。灌以姜汁，始苏，具道昨宵情形。都统大笑曰：“先生毋骇，此非鬼也！吾家有仆妇丧

偶，积思成疯，已锁禁二年矣。昨偶然锁断，故逸出作闹，致惊先生。”张不信。都统亲拉至锁妇处窥观，果昨所见也，病乃霍然。张颇以“不堪”二字自惭。馆僮闻而笑曰：“幸而相公此物不堪，家中人有中疯妇意者，都被其索闹无休，有咬伤、掐痛其阴，几至断者。”

周将军墓二事

山西宁武，有周将军遇吉之墓，百余年来，河水齿其旁，坟渐倾泻。土人张某哀之，具牲牢致祭，默祷曰：“将军威灵，当思所以护墓之法。”次夕，天大雷雨，百里内闻有兵马腾踔之声。次日，将军墓旁忽涌出一山，高十丈余，拦截冲处，水至墓前，便绕道曲流矣，人咸异之。

乾隆四十五年，其地山水暴至。有周某者，将军之族孙也，负母而奔。黑夜踉跄，全不认路，其母在伊背上骂曰：“汝有妻有子，妻可以生儿，可以传代，汝俱弃之，而独负我龙钟之母，不太愚乎？”其子不顾，牢负其母狂奔而已。次早天明，始知身与母俱立将军墓上，土高丈许，水不能淹，虽行一夜，并无三里之远也。归家视妻、子，皆无恙，云：“水来时，似有人扶我上屋者，故得生全。”其旁邻人已无孑遗矣。

卷二十一

娄罗二道人

娄真人者，松江之枫乡人。幼孤，从中表某养大，与其婢私，中表怒逐之。娄盗其橐金五百，逃入江西龙虎山。方过桥，有道人白发曳杖立，笑曰："汝来乎？汝想做天师法官乎？须知法官例有使费，非千金不可，五百金何济？"娄大骇曰："吾实带此数，金少奈何？"道人曰："吾已为汝预备矣。"命侍者担囊示之，果五百金，娄跪谢称仙。道人曰："吾非仙，乃大师府法官也，姓陈名章。缘尽当去，为待子，故来行。有三锦囊，汝佩之，他日有急难大事，可开视之。"言毕，趺坐桥下而化。娄入府，见天师。天师曰："陈法官望汝久矣，汝来，陈法官死，岂非数耶？"故事，天师入京朝贺，法官从行。雍正十年，天师入朝，他法官同往，娄不得与。夜梦陈法官踉跄而来，涕泣请曰："道教将灭，非娄某不能救，须与偕入京师，万不可误！"天师愈奇娄，乃与之俱。时京师久旱，诸道士祈请无效。世宗召天师谕曰："十日不雨，汝道教可废矣。"天师惶恐伏地，窃念陈法官梦中语，遽奏请娄某升坛。娄开锦囊，如法作咒，身未上而黑云起，须臾雨沾足。世宗悦，命留京师。十一年，诛妖人贾士芳。贾在民间为祟，召娄使治。娄以五雷正法治

之，拜北斗四十九日，妖灭。是年地震，娄先期奏明，皆锦囊所载二事也。今娄尚存，锦囊空而术亦尽矣。

又有罗真人者，冬夏一衲，佯狂于市，儿童随之而行。取生米麦求其吹，吹之即熟。晚间店家燃烛无火，亦求罗吹，吹之即炽。京师九门，一日九见其形。忽遁去无迹，疑死矣。京师富家，多烧暖炕，炕深丈许，过三年必扫煤灰。有年姓者扫炕，炕中闻鼾声，大惊，召众观之，罗真人也。蹶然起曰："借汝家炕熟卧三年，竟为尔辈扫出！"众请送入庙，曰："吾不入庙。"请供奉之，曰："吾不受供。""然则何归？"曰："可送我至前门外蜜蜂窝。"即舁往蜂窝。窝洞甚狭，在土山之阴，蜂数百万，嘈嘈飞鸣。罗解上下衣，赤身入。群蜂围之，穿眼入口，出入于七窍中，罗怡然不动。人馈之食，或食或不食，每食必罄其所馈。或与斗米饭、鸡卵三百，一啖而尽，亦无饱色。语啾啾如鴃枭，不甚可解。某贵人馈生姜四十斤，啖之，片刻俱尽。居窝数年，一日脱去，不知所往。

蛇含草消木化金

张文敏公有族侄，寓洞庭之西碛山庄。藏两鸡卵于厨舍，每夜为蛇所窃。伺之，见一白蛇吞卵而去，颈中膨亨，不能遽消，乃行至一树上，以颈摩之，须臾，鸡卵化矣。张恶其贪，戏削木柹装入鸡卵壳中，仍放原处。蛇果来吞，颈张如故，再至前树摩擦，竟不能消。蛇有窘状，遍历园中诸树，睨而不顾。忽往亭西深草中，择其叶绿色而三叉者，摩擦如

前，木卵消矣。张次日认明此草，取以摩停食病，略一拂拭，无不立愈。其邻有患发背者，张思食物尚消，毒亦可消，乃将此草一两，煮汤饮之。须臾间，背疮果愈，而身渐缩小。久之，并骨俱化作水。病家大怒，将张捆缚鸣官。张哀求，以实情自白，病家不肯休。往厨间吃饭入城，视锅上有异光照耀，就观，则铁锅已化黄金矣。乃舍之，且谢之。究亦不知何草也。

天镇县碑

天镇县隶云中，其地有玄帝庙。庙有古碑，其上炮铳、铅铁大小丸甚多，皆陷入石内。邑人云：“前明时，闯兵来，邑人拒战不胜。俄见此碑自庙飞出，盘旋军阵，凡敌所放火炮，咸著于上。我军无失衄，而敌赖以退。”今谓之灭戚碑，现存于庙。

抬轿郎君

杭州世家子汪生，幼而聪俊，能读《汉书》。年十八九，忽远出不归，家人寻觅不得。月余，其父遇于荐桥大街，则替人抬轿而行。父大惊，牵拉还家，痛加鞭笞。问其故，不答，乃闭锁书舍中。未几逃出，又为人抬轿矣。如是者再三，祖父无如何，置之不问。戚友中无肯与婚，然《汉书》成诵者，终身不忘。遇街道清静处，朗诵高祖本纪，琅

琅然一字不差。杭州士大夫亦乐召役之，胜自己开卷也。自言两肩负重，则筋骨灵通，眠食俱善，否则闷闷不乐。此外亦无他好。

杨笠湖救难

杨笠湖为河南令，上宪委往商水县赈灾。秋暑甚虐，午刻事毕，纳凉城隍庙。坐未定，一人飞奔而来，口称小民张相求救。问："何事？"曰："不知。"左右疑有疯疾，群起逐之。其人长号不出，曰："我昨夜得梦，见此处城隍神与已故县主王太爷同坐。城隍向我云：'汝有急难，可求救于汝之父母官。'我即向王太爷叩头。王曰：'我已来此，无能着力，汝须去求邻封官杨太爷救，过明午则无害矣。'故今日黎明即起。闻太爷姓杨，又在此庙，故来求救。"言毕，叩头不肯去。杨无奈何，笑曰："我已面准，汝有难，即可来也。"问其姓名，命家人记之。数日后，散赈过其地，讯其邻人，曰："张某是日得梦入城后，彼卧室两间无故塌倒，毁伤什物甚多，唯本人以入城故得免。"

冯侍御身轻

冯侍御养梧先生，自言初生时身小如猫，称之，重不满二斤，家人以为必难长成。后过十岁，形渐魁梧，登进士，入词林，转御史。生二子，一为布政使，一为翰林。先生为

儿时，能蹈空而行十余步。方知李邺侯幼时能飞，母恐其去，以葱蒜厌之，其事竟有。

江都某令

江都某令，以公事将往苏州。临行，往甘泉李公处作别，面托云："如本县有尸伤相验事，望代为办理。"李唯唯。已而闻其三鼓后，仍搬行李回署。李不解何事，探之，乃有报相尸者。商家汪姓，两奴角口，一奴自缢。汪有富名，某以为奇货，命停尸于大厅，故不往验，待其臭秽。讲贯三千两，始行往验。验时，又语侵主人，以为喝令，重诈银四千两，方肯结案。李公见而尤之，以为太过。某曰："我非得已，我欲为小儿捐一知县故耳。现在汪银七千两，已差人送入京师，我并不存家中。"未几，其子果选甘肃某县，升河州知州。乾隆四十七年，为冒赈事发觉，斩立决。孙二人，尽行充发，家产籍没入官。某惊愕，疽发背死。

执虎耳

云南大理县南乡民李士桂，家世业农。家畜水牛二只，至夜，一牛不归，士桂往寻。昏黑中月色初上，见田中有兽卧焉，酣声雷鸣。以为己牛，骂曰："畜生！如何此刻不回家？"随即骑上，将攀其角，角不见，但耸毛耳两只，遍身狸色斑然，方知是虎，急不敢下。虎被人骑，惊醒，腾身

起，咆哮叫跳。士桂私念，下背必为所啖。于是，竭生平之力，紧揾其耳，至于穿破耳轮，手愈牢固，抵死不放。虎性猛烈，腾山跃水，为棘刺所伤。次日晨刻，力尽而毙，士桂亦僵仆虎背，气息奄然。家人寻得，抱持归家，竟获重生。两脚上为虎爪所攫，肉尽骨见，医逾年才得平复。

十八滩头

湖南巡抚某，平时敬奉关帝，每元旦，先赴关庙行香求签，问本年休咎，无不应验。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一日，诣庙行礼毕，求得签，有“十八滩头说与君”之句，因有戒心。是年，虽浅水平路，必舍舟坐轿。秋间，为侯七一案，天使按临。从某湖过某地，行舟则近而速，起旱则远而迟，使者欲舟行，公不可，乃以关神签诀诵而告之。使者勉从而心不喜。未几，贵州铅厂事发，有公受赃事，公不承认。而司阍之李奴，必欲扳公，说此银实送主人，非奴所擅骗。时李已受刑，两足委顿，奴主争辩不休。使者厉声谓公曰：“十八滩头之神签验矣！李字十八也，委顿于地，瘫也。说此银送与主人，是送与君也。关圣帝君早知有此劫数，公何辨之有？”公悚然，遂认受赃而案定。

三姑娘

钱侍御琦，巡视南城。有梁守备，年老，能超距腾空，

所擒获大盗以百计。公奇之，问以平素擒贼立功事状，梁跪而言曰："擒盗未足奇也，某至今心悸且叹绝者，擒妓女三姑娘耳，请为公言之。雍正三年某月日，九门提督某召我入，面谕曰：'汝知金鱼胡同有妓三姑娘，势力绝大乎？'曰：'知。''汝能擒以来乎？'曰：'能。''需役若干？'曰：'三十。'提督与如数，曰：'不擒来，抬棺见我。'三姑娘者，深堂广厦，不易篡取者也。梁命三十人环门外伏，己缘墙而上。时已暮，秋暑小凉，高篷荫屋，梁伏篷上伺之。漏初下，见二女鬟从屋西持朱灯，引一少年入，跪东窗低语曰：'郎君至矣。'少年中堂坐良久，上茶者三。四女鬟持朱灯，拥丽人出，交拜昵语。肤色、目光，如明珠射人，不可逼视。少顷，两席横陈，六女鬟行酒，奇服炫妆，纷趋左右。三爵后，绕梁之音与笙箫间作。女目少年曰：'郎倦乎？'引身起，牵其裾，从东窗入。满堂灯烛尽灭，惟楼西风竿上绣灯双红。梁窃意此是探虎穴时也，自篷下，足踏寝户入。女惊起，赤体跃床下，趋前抱梁腰，低声瓣咽曰：'何衙门使来？'曰：'九门提督。'女曰：'孽矣，安有提督拘人而能免者乎？虽然，裸妇见贵人，非礼也。请着衣一，谢明珠四双。'梁许之，掷与一裈、一裙、一衫、一领袄。女开箱取明珠四双，掷某手中。女衣毕，乃从容问：'公带若干人来？'曰：'三十。'曰：'在何处？'曰：'环门伏。'曰：'速呼之进，夜深矣，为妾故，累若饥渴，妾心不安。'顾左右治具，诸婢烹羊炮兔，咄嗟立办。三十人席地大嚼，欢声如雷。梁私念床中客未获，将往揭帐。女摇手曰：'公胡然，彼某大臣公子也。国体有关，且非其罪，妾已教从地道出矣。提督讯时，必不怒公，如怒公，妾愿一身当之。'天黎明，女坐红帷

车与梁偕行。离公署未半里，提督飞马硃书谕梁曰：'本衙内所拿三姑娘，访闻不确，作速释放，毋累良民，致干重谴。'梁惕息下车，持硃还女，女笑而不受。前婢十二人骑马来迎，拥护驰去。明日侦之，室已空矣。”

搜河都尉

予亲家张开士，牧宿州。奉旨开河，掘地得鼋，大如车轮，项系金牌，镌“正德二年皇帝敕封搜河都尉”十二字。鼋两眼深碧色，背壳绿毛寸许。民间聚观，告之官。官念前代老物，命放之。是夜风雨飒至，河不掘而成者三十余丈。

科场事五条

乾隆元年正月元日，大学士张文和公，梦其父桐城公讳英者，独坐室中，手持一卷。文和公问：“爷看何书？”曰：“新科状元录。”“状元何名？”公举左手示文和公曰：“汝来此，吾告汝。”文和公至左。曰：“汝已知之矣，何必多言？”公惊醒，卒不解。后丙辰状元，乃金德瑛。移“玉”字至“英”字之左，此其验也。公得子迟，祈梦于京师之前门关帝庙。梦帝以竹竿与之，旁无枝叶，心颇不喜。有解者贺曰：“公得二子矣！”问：“何故？”曰：“孤竹君之二子，此传记也。破‘竹’字为两个字，此字法也。”已而果然。

王士俊为少司寇，读殿试卷，梦文昌神抱一短须道士与之。后胪唱时，金状元德瑛，如道士貌，出其门。

刘大櫆，丙午下场请乩。乩仙批云："壬子两榜。"刘不解，以为壬子非会试年，或者有恩科耶？后丙午中副榜，至壬子又中副榜。

缪焕，苏州人。年十六，入泮。遇乩仙，问科名，批云："六十登科。"缪大恚，嫌其迟。后年未三十竟登科，题乃"六十而耳顺"也。

有三人祈梦于于肃愍庙。两人无梦，一人梦肃愍谓曰："汝往观庙外照墙则知之。"其人醒，告二人。二人妒其有梦，伪溲溺者，即于夜间取笔，向墙上书"不中"二字。天尚未明，写"不"字不甚连接。次早，三人同往视之，乃"一个中"三字，果得梦者中矣。

百四十村

阁学周公煌，四川人。自言其祖樵也，孤身居峨嵋山，年九十九未婚。每日入山打薪，卖与山下吴姓鬻豆腐翁。吴夫妻二人，一女，每日买周薪为炊，交易甚欢。吴年六旬，告周曰："明日是吾生辰，叟早来饮酒。"周诺之。已而不至，吴之妻曰："周叟颇喜饮，今日不来卖薪，又不来称祝，毋乃病乎？盍往视之？"吴翌日往访，见周颜色甚和，问："昨何不来？"叟笑曰："我昨入山，将伐薪作寿礼。不意过一深溪，见黄白物累累，得毋世所称金银者乎？余竭力运之，现堆床下。若下山，则谁为守者？"吴视之，果金

银。因代为谋曰："叟不可居此矣，叟孤身住空山，而挟此重物，保无盗贼虑耶？"周曰："微君言吾亦知之，盍为我入城寻一屋？在人烟稠密处。"吴如其言，且助之迁居。未几，周又至，面赧然有惭色，手百金赠吴，揖曰："吾有求于公。吾明年百岁矣，从未婚娶，自道将死，遑有他想。不料获此重资，一老身守之，复何所用？意欲求公作媒，代聘一妇。"吴睨其妻，相与笑，吃吃不休，嫌其不知老也。周曰："非但此也，我聘妻，非处子不可。若再醮二婚，非老人郑重结发之意。倘嫌我老者，请万金为聘，以三千金谢媒。"吴虽知其难，而心贪重谢，强应曰："诺。"老人再拜去。月余，无人肯与老人婚。老人又来催促，吴支吾无计。时吴女才十九岁，忽跪请曰："女愿婚周叟。"吴夫妇愕然。女曰："父母之意，不过嫌周老，怜女少耳。女闻人各有命，儿如薄命，虽嫁年相若者，未必不做孀妇；儿如命好，或此叟尚有余年。幸获子嗣，足支门户，亦未可定。且父母无子，只生一女，女恨不能作男儿孝养报恩。如彼以万金来此，而又以三千金作谢，是生女愈于生男，而女心亦慰。女想，此叟如许年纪，获此横财，恐天意未必遽从此终也。"吴夫妇以女言告叟，叟跪地连叩头，呼岳父母者再。嫁生一子，读书补廪，孙即阁学公也。老人年一百四十岁，吴女先卒，年已五十九矣。老人殡葬制服，哭泣甚哀。又四年，老人方卒。所居村，人题曰"百四十村"。

人畜改常

《搜神记》有"鸡不三年，犬不六载"之说，言禽兽之不可久畜也。余家人孙会中，畜一黄狗，甚驯。常喂饭，狗摇尾乞怜，出入必相送，孙甚爱之。一日，手持肉与食，狗嚼其手，掌心皆穿，痛绝于地，乃棒狗杀之。杨州赵九，善养虎，槛虎而行。路人观者，先与十钱，便开槛出之，故意将头向虎口摩擦，虎涎满面，了无所伤，以为笑乐。如是者二年有余。一日在平山堂下索钱，又将头擦虎口，虎张口一啮而颈断。众人报官，官召猎户以枪击虎杀之。人皆曰："鸟兽不可与同群。"余曰："不然，人亦有之。乾隆丙寅，余宰江宁，有报杀死一家三人者。余往相验，凶手乃尸亲之妻弟刘某。平日郎舅姊弟甚和，并无嫌隙。其姊生子，年甫五岁，每舅氏来，代为哺抱，以为惯常。是年五月十三日，刘又来抱甥，姊便交与。刘乃掷甥水缸中，以石压杀之。姊惊走视，便持割麦刀砍姊，断其头。姊夫来救，又持刀刺其腹，出肠尺余，尚未气绝。余问：'有何冤仇？'伤者极言平日无冤，言终气绝。问刘，刘不言，两目斜视，向天大笑。余以此案难详，立时杖毙之，至今不解何故。又有寡妇某，守节二十余年，内外无间言。忽年过五十，私通一奴，至于产难而亡。其改常之奇，皆虎狗类矣。"

梦葫芦

尹秀才廷一，未第时，每逢下场，必梦神授一葫芦，放榜不中。自后遇入闱，心恶，而每次必梦葫芦，然屡梦则葫芦愈大。雍正甲辰科，入闱之前夕，尹恐又梦，乃坐而待旦，欲避梦也。其小奴方睡，大呼梦见一个葫芦，与相公长等身。尹懊恨不祥，亦无可奈何。已而榜发，尹竟中三十二名。其三十名姓胡，其三十一名姓芦，皆甚少年。方悟初梦之小葫芦，盖二公尚未长成故也。

乩仙示题

康熙戊辰会试，举子求乩仙示题，乩仙书"不知"二字。举子再拜，求曰："岂有神仙而不知之理？"乩仙乃大书曰："不知不知又不知。"众人大笑，以仙为无知也。是科题乃"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"三节。又甲午乡试前，秀才求乩仙示题，仙书"不可语"三字。众秀才苦求不已，乃书曰："正在不可语上。"众愈不解，再求仙明示之。仙书一"署"字，再叩之，则不应矣。已而题是"知之者不如好之者"一章。

神签预兆

秦状元大士将散馆，求关庙签，得“静求好把此心扪”之句，意郁郁不乐，以为神嗤其有亏心事也。已而试松柏有心赋，限“心”字为韵，终篇忘点“心”字，阅卷者仍以高等上。上阅之，问：‘心’字韵何以不明押？”秦俯首谢罪，而阅卷者亦俱拜谢。上笑曰：“状元有无心之赋，主司无有眼之人。”

奇骗

骗术之巧者，愈出愈奇。金陵有老翁，持数金至北门桥钱店易钱，故意较论银色，哓哓不休。一少年从外入，礼貌甚恭，呼翁为老伯，曰：“令郎贸易常州，与侄同事，有银信一封，托侄寄老伯。将往尊府，不意侄之路遇也。”将银信交毕，一揖而去。老翁拆信，谓钱店主人曰：“我眼昏，不能看家信，求君诵之。”店主人如其言，皆家常琐屑语，末云：“外纹银十两，为爷薪水需。”翁喜动颜色曰：“还我前银，不必较论银色矣。儿所寄纹银，纸上书明十两，即以此兑钱何如？”主人接其银称之，十一两零三钱。疑其子发信时，匆匆未检，故信上只言十两。老人又不能自称，可将错就错，获此余利，遽以九千钱与之。时价纹银十两，例兑钱九千，翁负钱去。少顷，一客笑于旁曰：“店主人得毋

受欺乎？此老翁者，积年骗棍，用假银者也。我见其来换钱，已为主人忧，因此老在店，故未敢明言。"店主惊，剪其银，果铅胎，懊恼无已。再四谢客，且询此翁居址。曰："翁住某所，离此十里余。君追之，犹能及之。但我翁邻也，使翁知我破其法，将仇我。请告君以彼之门向，而君自往追之。"店主人必欲与俱，曰："君但偕行至彼地，君告我以彼门向，君即脱去，则老人不知是君所道，何仇之有？"客犹不肯。乃酬以三金，客若为不得已而强行者。同至汉西门外，远望见老人摊钱柜上，与数人饮酒。客指曰："是也，汝速往擒，我行矣。"店主喜，直入酒肆，捽老翁殴之曰："汝积骗也，以十两铅胎银换我九千钱！"众人皆起问故。老翁夷然曰："我以九银十两换钱，并非铅胎。店主既云我用假银，我之原银可得见乎？"店主以剪破原钱示众。翁笑曰："此非我银，我止十两，故得钱九千。今此假银似不止十两者，非我原银，乃店主来骗我耳。"酒肆人为持戥称之，果十一两零三钱。众大怒，责店主，店主不能对，群起殴之。店主一念之贪，中老翁计，懊恨而归。

骗术巧报

骗术有巧报者。常州华客，挟三百金，将买货淮海间。舟过丹阳，见岸上客负行囊，呼搭船甚急。华怜之，命停船相待。船户摇手，虑匪人为累，华固命之。船户不得已，迎客入，宿于后舱尾。将抵丹徒，客负行囊出曰："余为访戚来，今已至戚所，可以行矣。"谢华上岸去。顷之，华开箱

取衣，箱中三百金尽变瓦石。知为客偷换，懊恨无已。俄而天雨且寒，风又逆，舟行不上。华私念金已被窃，无买货资，不如归里挪挡，再赴淮海。乃呼篙工。拕舟返，许其值，如到淮之数。舟人从之，顺风张帆而归。过奔牛镇，又见有人冒雨负行李淋漓立，招呼搭船。舵工睨之，即窃银客也，急伏舱内，而伪令水手迎之。天晚雨大，其人不料此船仍回，急不及待，持行李先付水手，身跃入舱。见华在焉，大骇，狂奔而走。发其行囊，原银三百，宛然尚存，外有珍珠数廿粒，价可千金。华从此大富。

香亭记梦

香亭于乾隆壬辰冬，赴都谒选，绕道东昌。十二月五日，宿冠城县东关客店。夜梦至一园亭，竹石萧疏，迥非人境。几上横书一卷，字作蝇头小楷。阅之，载一事云："新野之渠有巨鱼，化为丽姝，名曰'乔如'。有李氏子惑焉，至三百六十日，而李氏子以溺死。宋氏子又惑焉，历三十六日，而宋氏子亦死。有杨氏子，知其为怪也，故纳之，而特嬖之，绝其水饮，乔如无所施术。三年生三子，悉化为鱼。六年，杨氏子遍体生鳞甲，而乔如益冶艳。一夕暴风雨，乔如抱持杨氏子，两身合为一身，各自一首，鼓鬐全飞。以洞庭湖日出时，杨饮水；日入时，乔如饮水。杨氏子犹知与乔如交欢，不知为鱼在水也，而竟得不死寿。此之谓物其物，化其化。"自此以下，字模糊不可辨。钟鸣梦醒，枕上默诵，不遗一字。

敦　伦

李刚主讲正心诚意之学，有日记一部，将所行事，必据实书之。每与其妻交媾，必楷书某月某日，与老妻敦伦一次。

一字千金一咳万金

商丘宰某，申详一案，有卑职勘得"毫无疑义"四字。臬使某，怒其专擅，驳饬不已，并提经承宅门，将行枷责。杨急改"似无疑义"四字，再行审详，乃批允核转。然往返盘费，司房打点，已至千金。汶上令某，见巡抚某偶患寒疾，失声一咳，某怒其不敬，必欲提参，央中间人私献万金方免。人相传为一字千金，一咳万金。

菩萨答拜

余祖母柴太夫人常为余言，其外祖母杨氏老而无子，依其女洪夫人以终，年九十七而卒。居一楼，奉佛诵经，三十年，足不履地。性慈善，闻楼下笞奴婢声，便傍徨不能食。或奴婢有上楼者，必分己所食与食。九十以后，拜佛，佛像起立答拜，太夫人大怖。时余祖母年尚幼，必拉之作伴，曰："汝在此，佛不答我也。"卒前三日，索盆濯足，婢以

向所用木盆进。曰："不可，我此去将踏莲花，须将浴面之铜盆来。俄而旃檀之气，自空缭绕，端坐跏趺而逝。逝后，香三昼夜始散。

倭人以下窍服药

倭人病，不饮药。有老倭人能医者，熬药一桶，令病者覆身卧，以竹筒插入谷道中，将药水乘热灌入，用大气力吹之。少顷，腹中汩汩有声。拔出竹筒，一泻而病愈矣。

狮子击蛇

戈侍御涛云，其太翁名锦，为某邑令。适西洋贡狮子经过其邑。狮子于路有病，与解员在馆驿暂驻，狮子蹲伏大树下。少顷，昂首四顾，金光射人。伸爪击树，树根中断，鲜血迸流，内有大蛇决折而毙。先是驿中马多患疾，往往致死，自此患除，厚待贡使。至京献于阙廷，象见之不驰。狮子震怒，长吼一声，象皆俯伏。奉旨放归本国。后数日，陕抚奏至云："京中放狮，本日午时已过潼关。"

贾士芳

贾士芳，河南人，少似痴愚。有兄某读书，命士芳耕

作，时时心念欲往游天上。一日，有道人问曰："尔欲上天耶？"曰："然。"道士曰："尔可闭目从我。"遂凌虚而起，耳畔但闻风涛声。少顷，命开目，见宫室壮丽，谓士芳曰："尔少待，我入即至。"良久出，谓曰："尔腹馁耶？"授酒一杯，贾饮半而止。道人弗强，曰："此非尔久留处。"仍令闭目行，如前风涛声。少顷开目，仍在原处，步至伊兄馆中。兄惊曰："尔人耶鬼耶？"曰："我人耳，何以为鬼？"曰："尔数年不归，曩在何处？"曰："我同人至天上，往返不过半日，何云数年？"其兄以为痴，不之顾，与徒讲解"周易"。士芳坐于旁，闻之起，摇手曰："兄误矣！是卦爻词九五，阳刚与六二相应，阴阳合德，得位乘时，水火相济，变为正月之卦。过此以往，刚者渐升，柔者渐降，至上九，数不可极，极则有悔，悔则潜藏，以待剥复之机矣。"其兄大惊曰："汝未读书，何得剖析易理，如此精奥？"信其果遇异人，远近趋慕。叩以祸福，无不响应。旧中丞奏闻，蒙召见，卒以不法伏诛。或云贾所遇道人，姓王，名紫珍，尤有神通。尝烹茶招贾观之，指曰："初烹时，茶叶乱浮，清浊不分，此混沌象也；少顷，水在上，叶在下，便是开辟象矣。十二万年不过如此一霎耳。"嵇文敏公总督河道时，贾常在署中，人多崇奉之。有不相敬者，贾必拉之无人之处，将其生平隐事，妻子所不知者，一一语之，其人愧服乃已。又常问人可畏鬼否，曰畏鬼便已，如云不畏，则是夜必有奇形恶状者入房作闹。

石　男

"石妇"二字，见《太玄经》，其来久矣。至于半男半女之身，佛书亦屡言之，近复有所谓石男者。扬州严二官，貌甚美，而无人与狎。其谷道细如绿豆，下秽如线香。昼食粥一盂、酒数杯、蔬菜些须而已，多则腹中暴胀，大便时痛苦异常。

须长一丈

黄龙眉，震泽县人，官热河四旗厅巡检。须长一丈有奇，绕腰两匝，余垂至地。

割竹签

黎民买卖田土，无文契票约，但用竹签一片，售价若干，用刀刻数目于签上，对劈为二，买者、卖者，各执其半以为信。日久转卖，则取原主之半签，合而验之。其税签如税契，请官用印于纸，封其竹签之尾。春秋纳粮，较内地加丰焉。

黎人进舍

黎民婚嫁，不用舆马。吉日，新郎以红布一匹，往岳家裹新妇负背上而归。其俗，未成亲之先，婿私至翁家，与其妻苟合，谓之进舍。若能生子而后负妇者，则群以为荣。邻里交贺，各以白纸封番钱几元，至其门首抛竹筐中。其主人以大瓮贮酒，陈于门前，瓮内插细竹筒数条。贺客至，各伏筒瓮而饮。饮毕，又无迎送拜跪之礼。余在肇庆府署中，厓州刺史陈桂轩为余言。

海异

海中水上咸下淡。鱼生咸水者，入淡水中即死；生淡水中者，入咸水中即死。咸水煮饭，水干而米不熟，必用淡水煮才熟。水清者，下望可见二十余丈，青红黑黄，其色不一。人小便，则水光变作火光，乱星喷起。鱼常高飞如鸟雀，有变虎者、变鹿者。

喝呼草快子竹

惠州山中有草，喝之则叶卷，号喝呼草。罗浮山有快子竹，竹形小而质劲，截之可以为箸。不许人作声，若作声

呼之，便遁入土中，觅不可得。

蚺　蛇　藤

琼、雷两州，蚺蛇大如车轮，所过处腥毒异常，遇者辄死。性淫而畏藤，土人多以妇人裤并藤条置腰间。闻腥气，知蛇至，先以妇裤掷去，蛇举头入裤，啖嗅不已。然后以藤抛去，蛇便缩伏，凭人捆缚。缚归，钉之树上，用刀剖腹，蛇似不知。将至胆处，乃作爱护之状。胆畏人取，逃上逃下，未易捉取，直至蛇死腹裂，胆落地上，犹跃起丈余。渐渐力尽势低，取挂檐间。其胆衣内汁，犹终日奔腾上下，无一隙停留。俟亮干后，才可入药。

网　虎

江西鄱阳湖，渔人收网。疑其太重，解而视之，斑然虎也，惜已死矣。

福建解元

裘文达公典试福建，心奇解元之文，榜发后，亟欲一见。昼坐公廨，闻门外喧嚷声，问之，则解元与公家人为门包口角。公心薄之而疑其贫，禁止家人索诈，立刻传见。其

人面目语言，皆粗鄙无可取。心闷闷，因告方伯某，悔取士之失。方伯云："公不言，某不敢说。放榜前一日，某梦文昌关帝与孔夫子同坐。朱衣者持福建题名录来，关帝蹙额云：'此第一人，平生作恶武断，何以作解头？'文昌云：'渠官阶甚大，因无行，已削尽矣。然渠好勇喜斗，一闻母喝即止。念此尚属孝心，姑予一解，不久当令归土矣。'关帝尚怒，而孔子无言。"此亦奇事，未几某亡。

顾四嫁妻重合

永城吕明府家佃人顾四，乾隆丙子岁荒，鬻其妻某氏，嫁江南虹县孙某，生一女。次年岁丰，顾又娶后妻，生子成。成幼，远出为人佣工，流转至虹县地方，赘孙姓家。两年，妻父殁。成无所依，遂携其妻并妻母回永城。顾四出见儿之岳母，己之故妻也。时顾后妻先一月殁，遂为夫妇如初。

千里客

万历年间，绍兴商家宰起第，卜云："千里客来居此宅。"当时讶之。至国初，王侍御兰膏先生，任盐政归，买此宅居之。王别号千里，即江宁王检校大德父也。

赵子昂降乩

邓宗洛秀才云，伯祖开禹公，少时赘海宁陈大司空家。众人请仙，公亦问终身，乩判云："余赵子昂也。"五字宛然赵书。公在旁微笑云："两朝人物。"乩随判诗一首云："莫笑吾身事两朝，姓名久已著丹霄。书生不用多饶舌，胜尔寒毡叹寂寥。"后公年八十，由岁贡任来安训导，十年而终。

神仙不解考据

乾隆丙午，严道甫客中州。有仙降乩巩县刘氏，自称雁门田颖，诗文字画皆可观，并能代请古时名人，如韩、柳、欧、苏来降。刘氏云："有坛设其家，已数载矣。"中州仕宦者，咸敬信之。颖本唐开宝间人，曾撰张希古墓志，石在西安碑林，毕中丞近移置吴中灵岩山馆。一日，降乩节署，甫至，即以此语谢其护持之功。此事无知者，医共称其神奇。时严道甫在座，因云："记墓志中云，左卫马邑郡尚德府，折冲都尉张君，致唐府兵皆隶诸卫，左右卫领六十府。志云尚德府为左卫所领，固也。但《唐书·地理志》，马邑郡所属，无尚德府，未知墓志何据？"仙停乩半晌云："当日下笔时，仅据行状开载。至唐地理志，为欧九所修，当俟晤时问明，再奉复耳。"然自是节署相请，乩不复降。即他所相请，有道甫在，乩亦不复降。

产　公

广西太平府，獠妇生子，经三日，便澡身于溪河。其夫乃拥衾抱子，坐于寝榻，卧起饮食，皆须其妇扶持之。稍不卫护，生疾一如孕妇，名曰“产公”，而妻反无所苦。查中丞俭堂云。

乌鲁木齐城隍

乌鲁木齐于乾隆四十一年筑城，得至德年残碑，中有金蒲字，知其地唐时为金蒲城。今《唐书》作金满城，误也，并建有城隍庙。兴工三日，都统明公亮，梦有人儒冠而来，云姓纪，名永宁，陕西人，昨奉天山之神奏为此地城隍，故尔来谒。公心异之。时毕公秋帆抚陕，因以札来询。毕公饬州县查现在纪姓中，未有名永宁者。适严道甫修《华州志》，有纪姓以家谱来求登载其远祖。检之，则名永宁者，居然在焉，乃明中叶生员。生平亦无他善，唯嘉靖三十一年地震时，曾损赀掩埋瘗伤死者四十余人而已，因以复明公。书至，适于是日庙方落成也。

黑　霜

四海本一海也，南方见之为南海，北方见之为北海，证

之经传皆然。严道甫向客秦中，晤诚毅伯伍公云，雍正间，奉使鄂勒素，闻有海在北界，欲往视。国人难之，固请。乃派西洋人二十名，持罗盘火器，以重毡裹车，从者皆乘橐驼随往。北行六七日，见有冰山如城郭，其高入天，光气不可逼视。下有洞穴，从人以火照罗盘蜿蟺而入。行三日乃出，出则天色暗淡如玳瑁，间有黑烟吹来，着人如砂砾。洋人云："此黑霜也。"每行数里，得岩穴则避入。以硝磺发火，盖其地不生草木，无煤炭也。逾时复行，如是又五六日。有二铜人对峙，高数十丈，一乘龟，一握蛇，前有铜柱，虫篆不可辨。洋人云："此唐尧皇帝所立，相传柱上乃'寒门'二字。"因请回车，云前去到海，约三百里不见星日，寒气切肌，中之即死。海水黑色如漆，时复开裂，则有夜叉怪兽起来攫人，至是水亦不流，火亦不热。公因以火着貂裘上试之，果不燃，因太息而回。入城，检点从者五十人，冻死者二十有一。公面黑如漆，半载始复故，随从人有终身不再白者。

中 印 度

居藏西南四千余里，有务鲁木者，即佛经所云中印度也。世尊居之，金银宫阙与佛书所云无异。宫门外有池，方广百里，白莲如斗。香气著衣，经月不散，云即阿晢池也。天时寒暖，皆如三四月。粳稻再熟无金银，皆以货物交易，达赖喇嘛五岁一往觐。闻雍正初年，鄂罗索发兵万余，驱猛象数百来斗，欲夺其地。世尊持禁咒，遣毒蟒数千往御。鄂罗索惧，请受约束，蟒蛇瞬息不见。世尊云："此嗔心所致

也，不嗔则无有矣。”因谕以此地人少，每十年当以童男女五百来献，令其自相配偶。至今犹然。诚意伯伍公云。

来文端公前身是伯乐

来文端公自言伯乐转世，眸子炯炯有光，相马独具神解。兼管兵部及上驷院时，每值挑马，百十为群，瞥眼一过，其毛病纤悉，无不一一指出，贩马者惊以为神。年七十后，常闭目静摄，每有马过，静听蹄声，不但知其良否，即毛色疾病，皆能知之。上所乘马，皆先命公选视。有内侍卫数人，精选三马，百试无差，将献上。公时已老，眼皮下垂，以两指撑眼视之，曰：“其一可用，其二不可用。”再试之，果蹶矣。一日坐内阁，史文靖公乘马至阁门外下，偶言所乘枣骝马甚佳。公曰：“佳则佳矣，但公所乘，马黄膘马也，何得相诳？”文靖公云：“适所言诚误，但公何以知之？”公笑而不言。又一日，梁文庄公入阁少迟，自言所乘马伤水，艰于行步。公曰：“非伤水，乃误吞水蛭耳。”文庄乃请兽医针治，果下水蛭数升而愈。公常语侍读严道甫云：“二十时，荷校于长安门外三十年，日玩索易象乾坤二卦，得相马之道。其神解所到，未能以口授人也。”

福建试院树神

纪太史晓岚，视学闽省。试院西斋有柏一株，干霄蔽

日。幕中友人于深夜常见有人来往其下，章服一如本朝制度，惟袍是大红。纪意树神为祟，乃扫室立主以祀，并作对句悬于楹间云："参天黛色常如此，点首朱衣或是公。"自是怪遂绝。

于云石

金坛于云石，官翰林时，迎其父就养入都。一日，行至中途，天色已晚，四无人烟，寻一旅店，遂往投宿。店主以人满辞，于以前路无店，固求留宿。店主踌躇久之，曰："店后只有空屋数椽，小儿幼年曾读书其处，不幸夭亡，我不忍往观，故封闭之。客如不嫌，请暂住一夜如何？"于从之，即开门入，见四壁尘蒙，蟏蛸满户。案有残书数卷，偶得时文稿一本，翻阅之，与其子云石所作文无异。入后数篇，与乡会试中式之卷亦相同，意甚讶然。忽窗外有光射入，见对面石壁上恍惚有"于云石"字迹，即秉烛出观，乃"千霄石"三字也。转身进内，砰然有声，石壁遂倒，字亦随灭。一夜惊疑不寐，晓行抵都，与子备述其事。云石闻言，不觉失色，须臾仆地。急唤家人救治，不苏而绝。

卷二十二

王昊庐宗伯是莲花长老

王昊庐宗伯未第时，自黄冈赴京应试，路过庐山，宿于莲花宫内。因次日仍欲启行，未晚便睡。梦身坐大殿之上，面供斋果，下有袈裟百辈，环拜诵佛。因随手取面前枣子，偶啖数枚，遂醒。醒时，口中有余味。正惊讶间，忽见住房外灯烛辉煌，几筵肆设，众僧方膜拜，宛然梦中光景。启户问之，是日乃此庵已故净月上人忌辰，众方祭祀。宗伯大异，起视所供盘中之枣，其顶微缺，如少二三枚者。恍悟自己前身，乃此庵长老也，故终身奉佛甚虔。先是宗伯父用予公，崇祯翰林，殉节庐山，故自号昊庐。取昊天罔极之义，讳泽宏。

鬼买儿

洞庭贡生葛文林，在庠有文名。其嫡母周氏亡后，父荆州续娶李氏，即文林生母也。于归三日后，理周氏衣箱，有绣九枝莲红袄一件，爱而著之。食次即昏迷，自批其颊曰：“余前妻周氏也。箱内衣裳是我嫁时带来，我平日爱惜，不

忍上身，今汝初来，公然偷著，我心不甘，来索汝命！”家人环跪，替李求情，且云：“娘子业已身故，要此华衣何用？”曰：“速烧与我，我等要著。我自知气量小，从前妆奁，一丝不能与李氏，皆速烧与我，我才肯去。”家人不得已，如其言，尽焚之。鬼拍手笑曰：“吾可以去矣！”李即霍然病愈，家人甚喜。次日，李方晨妆，忽打一呵欠，鬼又附其身曰：“请相公来。”其夫奔至，乃执其手曰：“新妇年轻，不能理家事，我每早来，代为料理。”嗣后，午前必附魂于李身，查问薪米、呵责奴婢，井井有条。如是者半年，家人习而安之，不复为怪。忽一日谓其夫曰：“我要去矣。我柩停在此，汝辈在旁行走，震动灵床，我在棺中，骨节俱痛，可速出殡，以安我魂。”其夫曰：“尚无葬地奈何？”曰：“西邻卖炮竹人张姓者有地，在某山。我昨往看，有松有竹，颇合我意。渠口索六十金，其心想三十六金可买也。”葛往观，果有地有主，丝毫不爽，遂立契交易。鬼请出殡日期，葛曰：“地虽已有，然启期告亲友，尚无孝子出名，殊属缺典。”鬼曰：“此说甚是，汝新妇现有身矣，但雌雄未卜。与我纸钱三千，我替君买一儿来。”言毕去。至期，李氏果生文林。三日后，鬼又附妇身如平时。其姑陈氏责之曰：“李氏新产，身子孱弱。汝又来纠缠，何太不留情耶？”曰：“非也。此儿系我买来，嗣我血食，我不能忘情。新妇年轻贪睡，倘被渠压死奈何？我有一言嘱婆婆，俟其母乳毕后，婆婆即带儿同睡，我才放心。”其姑首肯之。李氏打一呵欠，鬼又去矣。择日出丧，葛怜儿甫满月，不胜粗麻，易细麻与着。鬼来骂曰：“此系齐缞，孙丧祖之服，我嫡母也，非斩衰不可！”不得已，易而送之。临

葬，鬼附妇身大哭曰：“我体魄已安，从此永不至矣！”嗣后果断。先是周未嫁时，与邻女结拜三姊妹，誓同生死。其二妹先亡，周病时曰：“两妹来，现在床后唤我。”葛怒，拔剑砍之。周顿足曰：“汝不软求，而砍伤其臂，愈难挽回矣！”言毕而亡，年甫二十三。

鬼抢馒头

文林言洞庭山多饿鬼。其家蒸馒头一笼甫熟，揭盖，见馒头唧唧自动，逐渐皱缩，如碗大者，顷刻变小如胡桃。食之，味如面筋，精华尽去。初不解其故，有老人云：“此饿鬼所抢也，起笼时以硃笔点之，便不能抢。”如其言，点者自点，缩者仍缩。盖一人之点，不能胜群鬼之抢也。

荷花儿

余姚章大立，康熙三年举人，家居授徒。忽有二冤鬼，一女一男，白日现形，初扼其喉，继推之地，以两手高撑，梏而不开，若空中有绳系之者。先作女声曰：“我荷花儿也。”继作男声曰：“我王奎也。”皆北京口气。家人问：“何冤？”曰：“章大立前身姓翁，亦名大立，前朝隆庆时，为刑部侍郎。其时我主人周世臣，官锦衣指挥，家贫无妻，只荷花儿与王奎，一婢一奴相伴。有盗入室，杀世臣去，我二人报官。官遣张把总入室捕盗，疑我二人因奸弑

主，刑部严刑拷讯。我二人不胜楚毒，遂自诬服。刑部郎中潘志伊疑之，狱久不决。及大立为侍郎，忽发大怒，别委郎中王三锡、徐一忠再讯。二人迎合，竟照前议定罪。志伊苦争不能得，遂剐我二人于市。越二年，别获真盗，都人方知我二人之冤。传入宫中，天子怒，仅夺大立官职，而调一忠、三锡于外。请问凌迟重情，可是夺职所能蔽辜否？我故来此索命。”家人问：“何以不报王、徐之冤？”曰：“彼二人恶迹更多，一已变猪，一因酆都狱中，我不必再报。惟大立前身颇有清官之号，又居显职，故而迟迟。今渠已投第三次人身矣，禄位有限，方能报复。且明季朝纲不整，气数将绝。阴司鬼神亦多昏聩，我等屡诉不准，不许出京。岂若当今大清之世，冥司阴官亦洗心革面耶！”家人跪求说：“召名僧为汝超度何如？”曰：“我果有罪，方要名僧超度，我二人丝毫无罪，何用名僧超度？况超度者不过要我早投人身耳。我想就投人身，遇着大立，也要报仇，渠必死我二人之手。然而旁观者不解来历，即我与大立既已隔世，虽报其人，两边都不晓大历，无以垂戒作官之人。故我二人每闻冥司唤令轮回，坚辞不肯。今冤报后，可以轮回矣。”言毕，取几上小刀自割其肉，片片坠下。作女声问曰：“可象剐耶？”作男声问曰：“可知痛耶？”血流满席而死。

欧阳澈

宋浙西有陈东欧阳澈庙，当时士民怜其忠，故私立而祠之也。后王伦从金国来，见而恶之，命有司拆毁。明季有富

而好义者李士贵，又立庙于艮山门外，乡民祈求颇灵。一日，李梦神人布袍草履，叩门求见，曰："我欧阳澈也。当日位卑而言高，获罪系我自取。幸上帝怜我忠诚，命我司杭城水旱之事。杭城地方甚大，我一人难以办理。我有友二人，一樊安邦，一傅国璋，皆布衣有气节，可塑二人像于我侧，助我安辑地方。"李允许，既而笑问曰："陈东先生安在，何不相助为理？"曰："李伯纪相公现司南岳，聘陈东先生作记室去矣。"士贵于次日即增两像于旁。

浮　　尼

戊戌年，黄河水决。河官督治者每筑堤成，见水面有绿毛鹅一群，翱翔水面，其夜堤必崩。用鸟枪击之，随散随聚，逾月始平。虽老河员，不知鹅为何物。后阅《桂海稗编》，载："前明黄萧养之乱，黄江有绿鹅为祟。识者曰：此名浮尼，水怪也。以黑犬祭之，以五色粽投之，则自然去矣。"如其言，果验。

雷火救忠臣

全椒金光辰，以御史直谏，触崇祯皇帝之怒。召对平台，将重惩之，忽迅雷震御座，乃免之。嘉靖怒刘魁、杨爵、周怡直谏，杖置狱中，有神降乩言三人冤，乃赦之。后因熊浃言乩言不足信，重捕入狱。亡何，高元殿火起，帝祷

于灵台。火光中有呼三人姓名称忠臣者，乃急传诏释之，且复其官。

滑　　伯

河南滑邑署中有滑伯墓，甚大。邑令到任，必先祭奠。朔望行香，滑伯之神时时出现。古冠衮冕而出者，官必升迁；深衣便服而出者，官多不祥。余门生吕炳星宰滑州，忽一日，见滑伯衣甲胄立于墓上，是年升香河同知。墓前古木甚多，木叶落时，风吹四散，从未有落墓上者，亦奇。

盘 古 脚 迹

西洋锡兰山，高出云汉。其颠有巨人脚迹，入石深二尺，广八尺，云是盘古皇帝开天落地之脚迹。其国人多裸形。有穿衣者，皮肉必烂。

珠 重 七 两

明史：永乐十五年，苏禄国贡大珠，重七两有零。

采胆入酒

占城国取生人胆入酒，与家人饮，且以浴身，曰通身是胆。每伺人于道，出其不意，杀之，取胆以去。若其人惊觉，则胆先裂，不足用矣。置众胆于器，必以中华人胆为上。王在位三十年，则避位入深山，以兄弟子侄代，而己持斋受戒，告于天曰："我为君无道，愿虎狼食我，或病死。"居一年无恙，则复位如初。

胆长三寸

福王之败，有起义兵者，吴汉超，宣城生员也。兵溃，逃出城，念其母在，乃入见大帅曰："首事者我也。"杀之，剖其腹，胆长三寸。

湖神守尸

明季大学士贺逢圣，在武昌为张献忠所逼，投墩子湖死。自夏至秋，有神托梦于湖之居民某云："我奉上帝命，守贺相尸，殊苦。汝可捞而视之，有黑子在其左手者是也。"某觉而异之，俟于湖。赫然尸出，乃殓而葬之。尸在水中百有七十日，面如生。

僵尸抱韦驮

宿州李九者，贩布为生。路过霍山，天晚，店客满矣，不得已宿佛庙中。漏下两鼓，睡已熟，梦韦驮神抚其背曰："急起急起，大难至矣！躲我身后，可以救你！"李惊醒，踉跄而起。见床后厝棺，砉然有声，走出一尸，遍身白毛，如反穿银鼠套者，面上皆满，两眼深黑，中有绿睛，光闪闪然，直来扑李。李奔上佛柜，躲韦驮神背后。僵尸伸两臂抱韦驮神，而口咬之，嗒嗒有声。李大呼，群僧皆起，持棍点火把来。僵尸逃入棺中，棺合如故。次日见韦驮神，被僵尸损坏，所持杵折为二段，方知僵尸力猛如此。群僧报官，焚其棺。李感韦驮之恩，为塑像装金焉。

穷鬼祟人富鬼不祟人

西湖德生庵后门外，厝棺千余，堆积如山。余往作寓，问庵僧："此地尝有鬼祟否？"僧曰："此间皆富鬼，终年平静。"余曰："城中那得有如此许多富人，焉能有如此许多富鬼？且久攒不葬，不富可知。"僧曰："所谓富者，非指其生前而言也。凡死后有酒食祭祀纸钱烧化者，便谓之富鬼。此千余棺，虽久攒不葬，僧于每年四节，必募缘作道场，设盂兰会，烧纸钱千万，鬼皆醉饱，邪心不生。公不见世上人抢劫诈骗之事，皆起于饥寒。凡病人口中所说，目中

所见，可有衣冠华美、相貌丰腴之鬼乎？凡作祟求祭者，大率皆蓬头历齿，蓝缕穷酸之鬼耳。”余甚是其言。果住月余，虽家僮婢子，当阴霾之夜，无闻鬼啸者。

雷神火剑

乾隆戊申八月，河库道司马公，遣两仆还家。一名祝升，年三十；一名寿子，年十六。二人雇船，行至宝应刘家堡地方，天渐阴晦。寿子忽喜曰："前面搭台唱戏，有金盔金甲神在场上，甚热闹！”旁人皆不见，笑曰："前面河水滔滔，绝无戏台，汝孩子气，一心想看戏耶？”祝升同一篙工争曰："果然有戏，诸君何独不见？”言未毕，有恶风吹折桅杆，满船昏黑。震雷一声，击杀寿子、祝升于船头，并杀篙工于船尾。雷雨稍定，舱中人大惊，泊船报县，请官相尸。俄而祝升苏曰："我与寿子正在船看戏，忽见前面万道金光，不见河路，地上俱铺雪白银砖。台上宫殿巍峨，中坐冕旒神，方面白须，旁立金盔金甲者数十。金甲神向冕旒者鞠躬白事，语不可辨，但见冕旒神点首，金甲者遂趋出上船，擒我与寿子、篙工三人去，跪殿上。抽腰下挂剑，红光照耀，将寿子颈上横穿过去，又将篙工胸上穿过去。我看光景不好，侧身要逃，被别个金甲神扯住，用金瓜锤当头一打，我遂昏绝，以后便不知人事了。”县官万公来验，即取此段口供，申详立案。验寿子、篙工两尸，果有细眼穿喉、胸二处，买棺殓埋。因祝尚活，在船中不便医治，乃撑船至大王庙停泊，扛祝身入庙。祝望见大王，惊曰："刚才上座

者，即此神也！”又旁睨曰：“诸位神道都在殿上，何不救救我耶？”言毕，食粥一碗，仍气绝矣。是年冬，余同刘霞裳游沭阳。过刘家堡，泊船大王庙，往看诸神，皆寻常金装木偶，无他灵异。刘问神问：“寿子年幼，有何恶而犯天诛？”神不答。余笑曰：“痴秀才，此所谓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耳。幽明一理，何必对神饶舌耶？”

水精孝廉

广东纪孝廉，童时误入蛇腹。黑无所见，但闻腥气，扪其壁，滑滣不可近。幸身边有小刀，因挖其壁。渐见微明，就明钻出，困卧于地。邻人见之，携归其家。是日，村郊三十里外有大蛇死焉。孝廉为毒气所伤，通身皮脱如水精，肠胃皆见，从幼至壮不改。乡举后，同年皆见之，呼为“水精孝廉”。

水鬼移家

王某居杭城之东园，地多鱼池，东西相接，中隔一埂。季夏日正午，立埂上乘凉，见东池忽有一道浮泥，阔尺许，似潮涌而来，溍溍有声。及近埂岸，有尺半长一段黑气，从东池飞入西池而寂，鼻中作羊膻气。问之邻人，云是水鬼移家也。

负妻之报

杭城仙林桥徐松年，开铜店。年三十二，骤得瘵疾，越数月，疾渐剧。其妻泣谓曰：“我有两儿俱幼，君或不讳，我不能抚。我愿祷于神，以寿借君。君当抚儿，待其长娶媳，可以成家，君不必再娶矣！”夫许之。妇投词于城隍，再祷于家神。妇疾渐作，夫疾日瘳，浃岁而卒。松年竟违其言，续娶曹氏。合卺之夕，床褥间夹一冷人，不许新郎交接。新妇惊起，盖前妻附魂于从婢以闹之也，口中痛责其夫。共寝五六月，斋祷不灵，松年仍以瘵殁。

四小龟扛一大龟而行

杭城横塘镇有孤静庵。一老僧焚修其后殿，见有四小龟共扛一大龟，径尺许，循墙依槛，团团而走，回环不止。老僧哱经毕，清磬一声，龟方敛迹。数年后，老僧圆寂，龟亦不复再见。雍正年事。

鬼送汤圆

杭州王生绳玉，课蒙于横塘钟氏。钟第二子，字有条，年已二十，自瞒其年称十六。问：“弟子此时尚可读书

否？”王答以果能志坚，书何不可读耶？有条大喜，讽诵不辍。其父俗贾也，不以为然，迫之赴吴门贸易，有条郁郁而往。日赴市廛，夜仍阖户，隐身帷帐，私自钻研，满房贴“岁不我与”四字。越四月，疾亟而归。时近重九，抵家遂卒，槭停于家。次年七夕前一日，王睡梦中闻内屋启门声，步至书舍，排闼入。见有条左手秉烛，右手执碗，碗内腾腾热气。至王床前，启帐笑曰：“先生肚饥耶！特送点心来。”王坐起接其碗，见内浮汤圆四个，兼有铜铫，遂忘其为鬼，竟挑食之。及三而饱，尚留其一，随手交还有条。有条复为下帐，闭门而去。王忽大悟，惊曰：“有条殁已周岁，今夕胡为而来？”方举念间，体中寒热顿作，自夜及明，循环三次，惫甚不能起，乃呼舆归家。家中拦门鬼以百十计，男女大小，他乡本郡之鬼，无所不有。大约鸠形鹄面、披衣曳履之穷鬼为最多，恰无怪状奇形之可怖者。王有妹嫁翟家，来视兄疾，鬼在病人口中云：“汝是郑家桥翟家娘子，亦来此耶？”王弟访之，果翟邻家修发之妻，新溢死者也。王父为延医投药，掖起病人命服，众鬼挤肩推背，持其手，使不得服。如是者再四，王心厌焉，竟违父命，终不饮药。次晨，另延一医诊视，问：“曾投药否？”父语以故。医索方视之，惊曰：“幸而未饮，否则，今日不能出声矣！”另立一方，鬼不复来夺。从此，众鬼阗门塞屋，日掩天光，夜蔽灯火，或坐或立，或言或笑，聚集十余日。家中持经放焰口，毫无效验。一女鬼呼曰：“汝家该延老僧宏道来，我辈便去！”如其言，往请宏道。甫到门，众鬼轰然散矣，病亦渐安。袁子曰：“同是念经放焰口，而有验有不验，此之谓有治人无治法也。不知鬼食之不宜人食，而以奉其先生，此

之谓愚忠愚孝也。”

忠恕二字一笔写

黄烀照，歙县人，原任福山同知。罢官后，主讲韶州书院。尝书“忠恕”二大字，勒石讲堂，款落“新安后学某敬书”。忽一日，梦黑衣者二人执灯至曰：“奉命召汝。”黄即随往。至一处，历阶而升，闻呼曰：“止！”黄即立定。黑衣人分左右立，中隔一层白云。闻有人曰：“汝为大清官员，何以生今反古？书‘忠恕’二字，款落‘新安’，宜速改正。”黄惊醒，急将前所刻“新安”二字，改写“歙县”。越数日，又梦前黑衣人引至原处，仍闻云中人语曰：“汝改书勒石固善，但亦知‘忠恕’二字之义，是一气读否？汝可于古帖中求之。”黄醒，检阅十七帖，见“忠恕”二字行书，乃是忠心如一四字。恍然大悟，复将壁间石刻毁去，仿帖中行书，另写勒石，今现存韶州书院。

土　　雨

乾隆十四年，李元叔秀才自京就馆沈阳。越明年夏四月，回京师，渡辽水。是日往北台子站，路过远，昏黑不得抵宿。时乘四套车投一深林中，闻树叶上簌簌作雨声，沾洒衣上，视之，皆土也。未几，四马攒蹄，退后不敢前，骡脚大呼曰：“有鬼蹲踞当道！”车拉不动，乃取开路铁锄抓土

撒之，口中作咒语，车始得行。不数步，见一火，茶杯大，随车而行。其光上下、远近不定，照里许而灭。土人云：“凡鬼物出，皆先有土雨。”

降　庙

粤西有降庙之说。每村中有总管庙，所塑之像，美、丑、少、壮不同。有学降庙法者，法将成，则至庙卜卦降神。初至，插一剑于庙门之中，神降则拔剑而回，神不降则用脚踢倒之。能随足而起则生，如不起则为神诛矣。其法：将一碗盛水，写一“井”字圈绕之，地上亦写一“井”字圈绕之，八仙桌中间，亦写一“井”字圈绕之，召童子四人，手上各写一“走”字圈绕之。将桌面反对碗口之上，四童以指抬桌，其人口念咒云：“天也转，地也转。左叫左转，右叫右转，太上老君，急急如令转。若还不转，铜叉叉转，铁叉叉转。若再不转，土地城隍代转。”念毕，桌子便转。然后请药方，无不验者。

陇西城隍神是美少年

康熙间，陇西城隍塑黑面而髯者，貌颇威严。忽于乾隆间改塑像为美少年。或问庵僧，僧曰：“闻之长老云，雍正七年，有谢某者，年甫二十，从其师在庙读书。夜间先生出外，谢步月吟诗，见一人来祷，乃隐于神后伺之。闻其祝

曰：'今夜若偷物有获，必具三牲来献。'方知是贼也。心疑神乃聪明正直之人，岂可以牲牢动乎？次日，贼竟来还愿。生大不平，作文责之。神夜托梦于其师，将降生祸。师醒后问生，生抵赖。师怒，搜其箧，竟有责神之稿，怒而焚之。是夜，神踉跄而至曰：'我来告你弟子不敬神明，将降以祸，原不过吓吓他。你竟将他文稿烧化，被行路神上奏东岳，登时将我革职拿问，一面将此城隍之位，奏明上帝，即将汝弟子补缺矣。'欷歔而退。未三日，少年卒。庙中人闻呼驺声，云是新城隍到任。嗣后塑像者，易黑胡之貌为美少年。"

城隍赤身求衣

张观察挺，修城隍庙，以檀香雕三丈法身，绣衮为袍衣之。供奉三日矣，忽夜梦一巨人，头带平天冠，而身无衣服，赤两股直立帐前。公惊醒，心动，急欲赴庙查看，而庙中道士已来报，神衣被窃矣。乃为另制，且命拿贼云。

水怪吹气

杭州程志章，由潮州过黄冈，渡海汊。半渡，天大风，有黑气冲起。中有一人，浑身漆黑，惟两眼眶及嘴唇其白如粉，坐船头上，以气吹舟中人。舟中共十三人，顷刻貌尽变黑，与之相似，其不变者三人而已。少顷，黑气散，怪亦不见。开船，风浪大作，舟复水中。死者十人，皆变色者也，

其不变色之三人独免。

坛响

杭州北门外三清院林道士，能擒妖，在兴化收妖坛中，放三清神座下。逾年，钱生袖海与友孔传经饯行，上南京乡试。醉后向坛云："我友中则坛响。"果响一声，客散。生夜看书，见白衣人坐槛上与之拱手。生用界尺打之，抚掌大笑而退。是年孔君果中。

贞女诉冤

陆补梅作浔州太守，有和奸自尽一案，县详到府。文卷在案上，将批如详核转矣，其晚，幕友房中起大风，宛然一女子，立而不言，五更始去。幕友告太守，适太守奉调上省，谓其子曰："汝胆大，今晚可至幕友房伺之。"晚间，公子遵父命，宿幕友书房，果如前风起，幕友又见此女，即告公子。而公子无见也，因大声问曰："汝何为者？"女曰："吾即几上案中人也，因拒奸致死。父母受贿，证成和奸，污我名节。曩诉之县，县亦受贿，不为申理，所以来此诉冤。"公子唯唯，即以其言写家信驰告太守。太守从省归，适经是县，因札致幕友，将原案发回本县。未几，县令来迎。太守不宿公馆，先往城隍庙行香，谓令曰："吾访闻前奸案事有冤，信乎？"县据其父母口供，抗词请质。太守

无奈何，即宿城隍庙中，传犯人及邻证人等于大殿后陪宿，阴伏人于大殿后察之。至二更余，邻证等各自言语，有骂其父母之无良、怜其女之贞烈者，听者取笔书之。至天明，先盘诘邻证，取夜间所书示之，俱服。遂以强奸致死定案，旌其女入节孝祠。

杨成龙成神

处州太守杨成龙，性正直，作官五十年，颇有政声。壬寅春，余游天台，招余饮酒，历叙办山东数大案，有古循吏风。余许作传以表章之。不料别后，告老就养于伊子深州署中，无疾而卒。先是太守宰历城时，买沙板一副，置张秋僧舍。身亡后，其子浚文，必欲遣人取归，然后入殓，以慰乃父之心。忽其幼孙某，头晕仆地，旋起坐，厉声曰："浚文，汝太糊涂！当此六月天，我尸在床，待从张秋取棺来，则吾尸坏矣！深州木材尽可用，何必远取？现在处州人来迎我作彼处城隍，我俟汝丧事小定，即往到任。我无他语，大凡人在世上，肯做好官，必有好报，汝紧记之。明年三月十四日，二孙所生之子，将来可以绍我之志，取名绍志可也。若葬我，当在唐务山中，做癸丁山向。"幼孙言毕，沉沉睡去，俄而嬉戏如初。浚文悚然，一遵父命。次年，果生绍志，月日无更。

周仓赤脚

相传东台白驹场关庙周仓赤脚，因当日关公在襄阳放水淹庞德时，周仓亲下江挖坑故也。戊申冬，余过东台，与刘霞裳入庙观之，果然赤脚。又见神座后有一木匣，长二尺许，相传不许人开，有某太守祭而开之，风雷立至。

张飞治河

大学士嵇文敏公，总督南河，将筑堤东岸。梦有兜牟而短须者直入一揖，随即上坐曰："某堤须筑某所，私保无虞。若在此，不能成功。"嵇颔之。已而思其人状貌，乃一武夫，言复椎鲁，何以公然与宰相抗礼？意颇不怿，叱叱而醒。次日上工次，过张桓侯庙，小住啜茶。上塑神像，宛然梦中人，乃命停工。

神佑不必贵人

章观察家奴陈霞彩，居上元义直巷中，与其外妇同宿。夜闻风雨声，似震雷击物，初不介意，天明揭帐，则卧榻后山墙夜崩。榻之前后左右，皆砖堆数尺，唯留一榻不打坏。青衣青楼亦得神佑如此。

成神不必贤人

李海仲秀才，秋试京师，在苏州雇鸭嘴船。行至淮上，见舱前来王某求附舟，旧时邻也，因与同行。泊晚，王笑问："君大胆否？"秀才愕然，漫应曰："大。"王曰："惧君生畏，故以胆问。君既胆大，我不得不以实告。我非人，乃鬼也，我别君六年矣。前年岁荒，为饥寒所迫，掘坟盗财，被捕拿获，罪已斩决。今作鬼依旧饥寒，故往京中索逋，仗君乞带。"李问："往索何人之债？"曰："汪某。渠作刑部司官，许拟斩文书到部时，为驳减等，故餽以五百金。不料渠全无照应，终不能保全性命，故往祟之。"汪某者，李戚也。李大骇，晓之曰："汝罪宜诛，部议不枉。汪舍亲不应骗汝财物，我带汝往，说明原委，令渠还汝，以解此仇可也。但汝已死，要银何用？"王曰："我虽无用，尚有妻子在家，居与君邻。我索得后，可代我付之。"李唯唯。又数日，将到京师。王请先行，曰："我且到令亲处作祟，令渠求救无方，君再往说之，方肯听君。否则，渠系贪财之人，君虽有言，渠不听也。"言毕不见。李入都觅寓，迟三日，往汪家。汪果得疯狂之病，举家求神问卜，毫无效验。李方至门，病人口语曰："汝家救星到矣。"家人争迎问李，李告以原委。汪妻初意要烧纸钱数万为偿。病人大笑曰："以真钱还假钱，天下无此便宜之事。速兑五百金交李老爷，我便饶你。"其家如其言，汪病果愈。又数日，来李处催与同归，李不肯，曰："我未下场。"鬼曰："君不

中，不必下场也。”李不听。毕三场后，鬼又催归，李曰："我要等榜。”鬼曰："君不中，不必等榜也。”榜发无名，鬼来笑曰："君此时可以归乎？”李惭沮，即日起身，鬼与同船。一切饮食，嗅而不吞，热物被嗅，登时冷矣。行至宿迁，鬼曰："某村唱戏，盍往观乎？”李同至戏台下，看数出，鬼忽不见，但闻飞沙走石之声，李回船待之。天将黑，鬼盛服而来曰："我不归矣，我在此做关帝矣。”李大骇曰："汝何敢做关帝？”曰："世上观音关帝，皆鬼冒充。前日村中之戏，还关帝愿也。所还愿之关神，比我更无赖。我故大怒，与决战而逐之，君独不闻飞沙走石之声乎？”言毕，拜谢而去。李替带五百金，付其妻子。

中一目人

康熙甲戌科，丹徒裴公之仙，偕数友人入都会试。都中有善召乩者，延之，问中否。仙至，判一"贵"字，众不解。再叩之，则曰："皆判明矣。”榜发后，唯裴公中会元，余皆落第。裴公眇一目，始悟向所判"贵"字，乃中一目人也。

女鬼告状

镇江包某，年少美丰姿，娶室王氏。包世业贾，常与同事者往来闾巷。乾隆庚子秋日，偕数友为狎邪之游，日暮乃

返。王氏方同一老妪入厨下治晚餐，闻叩门声，命老妪往启。见一少妇盛妆而入，直赴内室，问之不答。妪疑为姻戚，往告王氏。王急趋至室，则包在焉，因大笑老妪目昏，误认主人为妇人也。包忽做女态，敛衽而前，与王氏寒暄。且言："包郎在某娼家饮酒时，我在门后专守，俟其出，方得同回。"王见其声音举动，不类包郎，恐其疯狂，急召僮仆及邻里姻戚，共来看视。包皆一一与见，礼仪周到，称谓无误，宛然一大家女也。或男子稍与相狎，鬼即怒曰："我贞女也！谁近我，我即取其命！"众问："你与包有何仇？"鬼曰："妾与包实因恩爱成仇，曾控告于城隍，前后共十九状，俱未见准。今又告于东岳帝君，始蒙批准，不日与包同往矣。"询其姓名。鬼曰："我好人家女儿，姓名不可闻也。""告包者何词？"鬼即连诵十九词，其词甚急，不能悉晓，大概控包负心，令彼无归之意。或又问："汝既托包身而言，包今何在？"鬼微笑曰："渠被我缚在城隍庙侧小屋中矣。"王氏泣拜，求放其夫，鬼不答。至夜分，众姻戚私语曰："彼鬼曾言告城隍状不准，今缚包于城隍庙侧，何不往告于神，求其伸理？"于是共觅香烛楮镪，若将往者。鬼忽言曰："今诸人既同来相求，且放彼归，自有东岳审断。"言毕倒地。少顷，包苏，极称困顿。众环问所见，包曰："初出某娼门，即见此妇相随。初尚或左或右，至教场，妇遽前扯我往城隍庙左侧小屋内。黑暗中以绳缚我手足，置之于地，旁似有相守之人。适闻妇来曰：'今且放汝归。'推我出户，一跌而醒，身已在家。此事明日东岳当传审矣。"再询其细，包惟酣睡而已。次日午后起曰："差人至矣，速具酒食。"自出厅向空座拱揖，语多不解。酒既

设，复归卧床上，更许死矣。惟心头微热，王氏与诸人泣守之，见包面色时青时红时黄，变幻不测。三更后，胸前及喉颊间，见红斑爪痕数处。次夜二鼓，辫发忽散乱，至晓始苏。索茶饭尽十数器，吞咽迅速，观者骇然。少定，呼取酒食款差役，王氏如前设之。又命取纸钱六千，须去其破缺者，以四千焚于厅前，二千焚于门侧巷内。复自起至大门作拜送状，反室熟睡，两日乃能起，悉言所见。自女舆解缚放回后，次日下午，有二差役来传。其一不识，其一陈姓，亦贾人子，儿时与包为同窗友。陈家贫，娶妇时，包曾助以钱数千文，今已殁三载，谓包曰："此事已发，速报司审办。尔我同窗好友，在生又承高谊，自当用情照应，不必上刑具。"同行至中途，又见二役锁前女鬼。鬼大恚，以首触包，手抓伤包面颊，此包身所以有红斑爪痕之现也。女鬼詈二差卖法，差不得已，为包亦上锁同行。路愈远愈黑，阴风惨烈，辫发俱散。至一处，仿佛见衙署，差令坐地守候。旋见二红灯由内出，二差去包锁，带入，跪于灯止处。见有公案文卷，一官上坐，红袍乌纱，以手捋须问曰："汝包某耶？"包应曰："诺。"官即提女鬼至，讯答语颇多。女与包并跪阶下，相去尺许，绝不闻其一字。见官震怒，令批女鬼颊十五，即上枷锁。二差牵之，痛哭而去。包初跪案前，觉泪拗泥泞，阴风吹发，面上丝丝如刀刺，寒慄难当。迨批女颊时，陈役从旁俏言曰："老兄官司已赢矣，吾为兄辫起发来。"包再举首，灯与官俱不复见，二役乃送之回。言明差钱四千文，其二千，则陈役所私得也。人问包曾识此女否，包力言不识。揣其情，女鬼因慕包之色而亡，又欲招包以偕阴耦，逞私妄控，故为阴司所责谴。

丁大哥

康熙间，扬州乡人俞二，耕种为生。入城取麦价，铺户留饮。回时已迟，途径昏黑，行至红桥，有小人数十扯拽之。俞素知此地多鬼，然胆气甚壮，又值酒酣，奋拳殴击。散而复聚者数次，闻鬼语曰："此人凶勇，非我辈所能制，必请丁大哥来方能治他。"遂哄然去。俞心揣，丁大哥不知是何恶鬼？但已至此，惟有前进。方过桥，见一鬼长丈许，黑影中仿佛见其面色青紫，狰狞可畏。俞念动手迟，则失势难脱，不若乘其未至迎击之。解腰间布裹钱二千文，迎面打去，其鬼随手倒地，触街石上，铿然有声。俞以足踏之，渐缩渐小，其质甚重，牢握归家。灯下照视，乃古棺上一大铁钉也，其长二尺，粗如巨指。入火熔之，血涔涔出。俞召诸友笑曰："丁大哥之力量，不如俞二哥也。"

汪二姑娘

绍兴吴某，行二，在赵州刺史署中主刑名。后又延一管书禀者，亦吴姓行二，苏州人，署有老吴师爷、小吴师爷之称。其馆舍对房而居，甚相亲洽。刺史有妾七、八人，侍婢甚夥，亦皆妖艳，常出入于馆舍左右。二吴每评论某某当吾意，某某当君意，以为戏谑。一日，公事毕，时已三鼓，各回房就寝，小吴方坐床上吸烟，燃烛于帐外，命仆反掩门而

去。少顷，举署皆寂，忽有人推门，小吴问为谁，不答。见一女子，年可二十，容色甚美，急趋而进，至床前瞪目视。小吴惊问：“尔何人？何为至此？”女曰：“我汪二姑娘也，来寻绍兴吴二，误矣误矣。”吴意其为东家侍婢，与老吴有约，因笑指曰：“绍兴吴二在对房，我苏州吴二也。”女嗒然竟去。明日向老吴戏言曰：“昨夜大快活？”老吴不解。屡言之，老吴究问所以，小吴笑曰：“吾所目击，尚抵赖乎？”老吴益疑，再三问。小吴告以衣服形状，并汪二姑娘来寻绍兴吴二之语。老吴爽然失色曰：“彼何至此耶？”少定，告小吴曰：“此吾至亲也，亡去已十数年，不识何故寻我？”小吴惊异，见其颜色沮丧，不复再问。至晚，老吴默默无语，而畏惧之容甚愈，拉小吴至房同居，小吴力辞。老吴不得已，命二仆夹床而卧。小吴彻夜潜听，毫无声息。至晓，其二仆起，视老吴，则已死矣。

谢铜头

镇江西门，旧在唐颓山，国初迁于北城外阳彭山。有佛寺，殿宇廊庑修洁，即丽春台古迹也，地近孔道，搢绅当道，迎送饮饯，皆在此处。自城门迁后，路既隔远，此寺遂废。惟存大铜佛一尊，相传五代时所铸，约数万斤，露处山内。有谢某者，素贩铜为业，潜勾通书役销熔而朋分之，议定工费皆谢出，谢取其半，诸人分其半。销毁之日，四体皆化，惟佛头不坏，众皆疑惧。谢曰：“此易事耳。”登炉溺之，佛头竟毁。谢年四十余，尚无子，是时方欢笑间，佣工

者至前，贺家中已生子矣。谢大喜，以为此佛劫数，当为我毁，遂名其子为谢铜头。家由此少裕，日以私铸制钱为事。数年后，其党以私铸见获，词连谢某。谢自以热灰揉瞎双目，到案时，盲目瞽已久，仇极显然，竟得漏网。及铜头长，仍事私铸，复为人所控。乾隆某年，父子对缚，斩于阳彭。

乌头太子

胡某，世以开徙江上洲田为业。乾隆十八年冬初，至洲收租，以所收稻晒于场上。有乌鸦群集食稻，吴取土块逐之，随手中一乌，哑然坠地，复奋起飞去。吴归庄房，晚餐后，忽闻风雨声。启户仰视，天色深黑，大雨如注。急入室，衣色全白，皆鸦粪矣。吴因忆人言禽粪着身者不吉，我今被污，殆将死乎？自此遂病雀爪风，手足抽掣，不便起卧，又不能持物，饮食需人扶喂，不堪其苦，然心甚明晰。因自念鸦食我稻，我逐之，吾何过？乃敢祟我，我必控之于神。屡动此念，实未能写状也。一日昼寝，梦以黄纸自写控状，将投入城隍庙。忽空中有黑云一片飞下，至地，化青衣人，向吴曰："君前所击者非鸦也，乃乌头太子也。君因得罪于彼，故患此恙。若再往告彼，罪益重矣，不如具酒食请罪于太子，可保全也。"吴不听，且怒曰："彼食我稻，又妄祟我，我必告之！"须臾，空中又下黑云二片，化为少年，玄色冠巾，一人持黑伞随其后，向吴拱手曰："君欲控乌头太子耶？控词何似？"吴持与观之。少年曰："君前击

中太子，故有此疾，今知其误也。某为君缓颊于太子，可保君如旧，何须控告耶？”因取控词怀之飞去。吴遽前往夺，忽然惊醒。自此所患渐愈，两月后平复如常。

吴生两入阴间

吴某，丹徒旧家子也，其祖、父俱在黉序。祖为人端直，乡间推重，殁十数年，某始娶妇，琴瑟甚笃。乾隆丙子，其妇暴卒，吴追思不已。有朱长班者，合城皆知其走阴差，因吴治丧，彼朝夕来供役，吴因私问阴司事。朱言：“阴司与人世无异，无罪者安闲自适，有罪者遣入各狱。”吴遂恳其携往阴司，一与妻见。朱云：“阴阳道隔，生人尤不宜滥入。老相公待我甚好，我岂肯作此狡狯？”吴嬲之不已。朱云：“此事我不为。相公果坚意欲往，可往城里太平桥侧寻丹阳常妈，许以重资，或可同往。”吴欣然。次日寻得常妈，初亦不允，许钱数千，始允之，且曰：“相公某日可择一静屋独宿，我即来相约。但衣履一切，不可使人稍为移动，移动即不能还阳矣。”谆嘱再四而归。吴自妻殁后，即独宿于一厢屋内。至某日，吴私嘱其婶母曰：“侄今病甚，须早卧，望婶母为我锁房。切不可令人擅入，动我衣履，此侄生死关头也。”婶母甚骇，问其故，不告，乃阴为检点之。吴既入房，燃一灯于床前。心有此事，展转不寝，私念曰：“彼原来嘱我熟睡，但彼从何来招我耶？抑妄言耶？”二鼓后，见有黑烟一线，自窗隙间入，蜿蜒然如蛇之吐舌也，吴心甚惧。少顷，其烟变成一黑团，大如斗，直扑

吴面，遂昏晕。有人在耳边悄言曰：“吴相公同去。”声即常妪也。以手扶起，同由门隙而出，所过窗户皆无碍。见其婢母房门有火光数丛，盖与弟者同宿于内。甫出大门，则另一天地，黄沙漫漫，不辨南北。途中所见街市衙署，与人世仿佛。行至一处，见一大池，水红色，妇女在内哀号。常指曰：“此即佛家所谓血污池也，娘子想在其内。”吴左右顾，见其妻在东角，吴痛哭相呼。妻亦近至岸边，垂泪与语，并以手牵拉吴入池。吴欲奔赴，常妪大惊，力挽吴，告之曰：“池水涓滴着人，即不能返。入此池者，皆由生平毒虐婢妾之故。凡殴婢妾见血不止者，即入此池，以婢妾身上流血之多寡，为入池之浅深。”吴曰：“我娘子并未殴婢妾，何由至此？”妪曰：“此前生事也。”吴又问：“娘子并未生产，何入此池？”妪言：“我前已言明，此池非为生产故也。生产是人间常事，有何罪过？”言毕，牵吴从原路归。吴昏睡，过午始起，面色黄白，若久病者，数日方复。月余，吴思妻转甚，走至常妪家，告以欲再往看之意，常甚难之。许以数倍之资，始为首肯。如前，嘱婢母锁门，常妪复来相约。出门行里许，常妪忽撇吴奔去，吴不解其故。错愕间，目前有一老翁肩舆而至，觌面乃其祖也。吴惶遽欲避，祖喝曰：“汝何为至此？”吴无奈何，告以故。其祖大怒曰：“各人生死有命，汝乃不达若此！”手批其颊骂曰：“汝若再来，我必告知阴官，立斩常妪！”遣舆夫送至河畔，舆夫从后推吴入河，大叫而醒。左颊青肿，痛不可忍，托病卧房中，十数日始愈。时吴有姻戚某翁病笃，吴谓其婢母曰：“某翁某日方死。”婢惊问之。吴告以两次所见，并言于一衙署前，见所挂牌上姓名、月日，故知之也。自后，

吴神气委靡，两目蓝色，下午后即常见恶，至今犹存。吴姊母，法嘉荪中表，故悉其颠末而为余言。

狐 道 学

法君祖母孙氏，外家有孙某者，巨富也，国初海寇之乱，移家金坛。一日，有胡姓携其子孙、奴仆数十人，行李甚富，过其门，云是山西人，遇兵不能行，愿假尊屋暂住。孙接其言貌，知非常人，分一宅居之。暇日过与闲话，见其室中有琴剑书籍，所读者皆《黄庭》、《道德》等经，所谈者皆心性语录中语。遇其子孙、奴仆甚严，言笑不苟，孙家人皆以“狐道学”称之。孙氏小婢有姿，一日，遇翁之幼孙于巷，遂抱之。婢不从，自于胡翁，翁慰之曰：“汝勿怒，吾将杖之。”明日将午，胡翁之门不启，累叩不应，遣人逾墙开门，阅之，宅内一无所有，惟书室中有白金三十两置几上，书“租资”二字。再寻之，阶下有一缢死小狐。法子曰：“此狐乃真理学也。世有口谈理学而身作巧宦者，其愧狐远矣。”

卷二十三

太白山神

秦中太白山神最灵。山顶有三池，曰“大太白”、“中太白”、“三太白”。木叶草泥，偶落池中，则群鸟衔去，土人号曰“净池鸟”。有木匠某坠池中，见黄衣人引至一殿。殿中有王者，科头朱履，须发苍然，顾匠者笑曰：“知尔艺巧，相烦作一事，故召汝来。”匠遂居水府。三年功成，王赏三千金，许其归。匠者嫌金重难带，辞之而出。见府中多小犬，毛作金丝色，向王乞取，王不许。匠者偷抱一犬于怀，辞出。路上开怀视之，一小金龙腾空飞去，爪伤匠者之手，终身废弃。归家后，忽一日雷雨，下冰雹皆化为金。称之，得三千两。

太平闲吏

王员外中斋，予告后卜居江宁，题一斋额曰“太平闲吏”。后十年，员外卒，屋之东偏，售于太平守王克端，屋之西偏，售于太平守李敏第。

楚雄奇树

楚雄府磲嘉州者，卜夷地方。有冬青树，根蟠大十里，远望如开数十座木行。其中，桌椅床榻橱柜俱全，可住十余户。惜树叶稀，不能遮风雨耳。其根拔地而出，树枝有脚。

泗州怪碑

泗州虹县有井，是禹王锁巫支祈处，铁索犹存。旁有石碑，头不可动，一挪移其头，则碑孔内便流黄水如金色。

雁荡动静石

南雁荡有两石相压，大可屋二间，下为静石，上为动石。欲推动之，须一人卧静石上，撑以双脚，石轰然作声，移开尺许。如立而手推之，虽千万人不能动石一步，其理卒不可解。

瓦屑庙石人无头

太湖旁有瓦屑庙，庙不甚大，中坐石人二十余，头皆砍

落在地，亦有以手握之者。相传，张士诚被围，夜有石将军率所部拒战甚勇，城破后，庙中石人头俱坠地矣。一云明末石人夜为民祟，故村民以铁锄击去其头。

十三猫同日殉节

江宁王御史父某，有老妾年七十余，畜十三猫，爱如儿子，各有乳名，呼之即至。乾隆已酉，老奶奶亡，十三猫绕棺哀鸣。喂以鱼飧，流泪不食，饿三日，竟同死。

鬼吹头弯

林千总者，江西武举。解饷入都，路过山东，宿古庙中。僧言："此楼有怪，宜小心。"林恃勇，夜张灯烛，坐以待之。半夜后，橐橐有声，一红衣女踏梯上。先向佛前膜拜，行礼毕，望林而笑。林不为意，女被发瞋目，向前扑林。林取几掷之，女侧身避几，而以手来牵。林握其手，冷硬如铁。女被握不能动，乃以口吹林，臭气难耐，林不得已，回头避之。格头良久，至鸡鸣时，女身倒地，乃僵尸也。明日报官。焚之，此怪遂绝。然林自此头颈弯如茄瓢，不复能正矣。

虾蟆教书蚁排阵

余幼住葵巷，见乞儿索钱者，身佩一布袋、两竹筒，袋贮虾蟆九个，筒贮红白两种蚁，约千许。到店市柜上，演其法毕，索钱三文即去。一名虾蟆教书。其法，设一小木椅，大者自袋跃出，坐其上，八小者亦跃出，环伺之，寂然无声。乞人喝曰："教书！"大者应声曰："阁阁。"群皆应曰："阁阁。"自此连曰："阁阁。"几聒入耳。乞人曰："止。"当即绝声。一名蚂蚁摆阵。其法，张红白二旗，各长尺许，乞人倾其筒，红白蚁乱走柜上。乞人扇以红旗，曰："归队。"红蚁排作一行。乞人扇以白旗，曰："归队。"白蚁排之作一行。乞人又以两旗互扇，喝曰："穿阵走！"红白蚁遂穿杂而行，左旋右转，行不乱步。行数匝，以筒接之，仍蠕蠕然各入筒矣。虾蟆、蝼蚁，至微至蠢之虫，不知作何教法？

木犬能吠

叶公文麟，言在京师到某比部家，甫叩门，有狮毛恶犬，咆哮而出，状若噬人者，叶大怖。主人随出喝之，犬卧不动。主人视客笑，吃吃不止。问："何故？"曰："此木犬也，外覆以狮毛，中设关键，遂能吠走"。叶不信。主人更出一鸡，黄羽绛冠，伸颈报晓。拔毛视之，亦木所为。

铜人演西厢

乾隆二十九年，西洋贡铜伶十八人，能演《西厢》一部。人长尺许，身躯耳目手足，悉铜铸成，其心腹肾肠，皆用关键凑接，如自鸣钟法。每出插匙开锁，有一定准程，误开则坐卧行止乱矣。张生莺莺红娘惠明法聪诸人，能自行开箱着衣服。身段交接、揖让进退，俨然如生，惟不能歌耳。一出演毕，自脱衣，卧倒箱中。临值场时，自行起立，仍上戏毯。西洋人巧，一至于此。

双花庙

雍正间，桂林蔡秀才，年少美风姿。春日戏场观戏，觉旁有靡其臀者，大怒，将骂而殴之。回面，则其人亦少年，貌更美于己，意乃释然，转以手摸其阴。其人喜出意外，整整衣冠，向前揖，道姓名，亦桂林富家子，读书而未入泮者也。两人遂携手行，赴杏花村馆，燕饮盟誓。此后，出必同车，坐必同席，彼此熏香剃面，小袖窄襟，不知乌之雌雄也。城中恶棍王秃儿，伺于无人之处，将强奸焉。二人不可，遂杀之，横尸城角之阴。两家父母报官相验。捕役见秃儿衣上有血，擒而讯之，吐情伏法。两少年者，平时恂恂，文理通顺，邑人怜之，为立庙，每祀必供杏花一枝，号双花庙。偶有祈祷，无不立应，因之香火颇盛。数年后，邑令刘

大胡子过其地，问双花庙原委，得其详，怒曰："此淫祠也！两恶少年，何祀之为？"命里保毁之。是夜，刘梦见两人，一捽其胡，一唾其面，骂曰："汝何由知我为恶少年乎？汝父母官，非吾奴婢，能知我二人枕被间事乎？当日三国时周瑜、孙策，俱以美少年交好，同寝宿。彼盖世英雄，汝亦以为恶少年乎！汝作令以来，某事受枉法赃若干，某年枉杀屠贡生，汝独非恶人，而谓我恶乎？吾本欲立索汝命，因王法将加，死期已近，姑且饶汝！"袖中出一棍，长三尺许，系刘辫发上，曰："汝他日自知。"刘惊醒，与家人言，将复建庙祀之，而赧于发言。未几，以赃事被参，竟伏绞罪，方知一棍之征也。

假　女

贵阳县美男子洪某，假为针线娘，教女子刺绣，行其技于楚黔两省。长沙李秀才聘请刺绣，欲私之，乃以实告。李笑曰："汝果男耶？则更佳矣。吾尝恨北魏时，魏主入宫朝太后，见二美尼，召而幸之，皆男子也，遂置之法。蠢哉魏主！何不封以龙阳而畜为侍从？如此，不独已得幸臣，且不伤母后之心。"洪欣然就之，李甚宠爱。数年后，又至江夏，有杜某欲私之。洪欲以媚李者媚杜，而其人非解事者，遂控到官。解回贵阳，臬使亲验之。其声娇细，颔无结喉，发垂委地，肌肤玉映，腰围仅一尺二寸，而私处稜肥肉厚，如大鲜菌。自言幼无父母，邻有孀母抚养之，长与有私，遂不剃发，且与缠足，诡言女也。邻母死，乃为绣师教人。十

七岁出门，今二十七岁，十年中所遇女子无算。问其姓氏，曰："抵我罪足矣，何必伤人闺阃？"讯以三木，始供吐。某某抚军欲拟长流，臬使争以为妖人，非斩不可，乃置极刑。死前一日，谓狱吏曰："我享人间未有之乐，死亦何憾？然某臬使亦将不免。我罪止和奸，蓄发诱人，亦不过刁奸耳，于律无死法。且诸女子与通奸，皆暗昧不明之事，尽可覆盖，何必逼我供招？宣诸章奏，各拟重杖，使数十郡县富贵人家女子，玉雪肌肤，困于朱木乎？"次日赴市受戮，指其脆处曰："后三年，讯我者在此矣。"已而臬使果以事诛，众臧异焉。余谓："此事与明史所载嘉靖年间妖人桑翀中相同。桑不报仇，而洪乃报仇，何耶？"

预知科名

族弟袁楠作秀才时，癸酉乡试，因有家难，场前奔走倦矣。入闱，进洪字三号，天已晚，即铺板熟睡。二鼓后，闻有人问："何号是何相公？"不觉惊起。其人乃同考秀才，素不相识者。问："君姓袁考名楠乎？"曰："然。"其人拱手作贺曰："君已中矣！"问："何以知之？"曰："我临安人，姓谢，与君同号。顷睡梦间，闻外喊取题目纸声甚急。及取之，只一纸，首题是'邦有道，危言危行'二句。其时同号中有六七十人，啧啧争问：'题目何止一纸？'外答曰：'此号只中洪字第三号袁某，应得一纸耳。'君既坐此号，名姓皆符，故来相报。"袁谢而颔之。黎明题纸出，果如其言，乃大喜。自命必中，纵笔疾书，文如宿构。榜发，

竟登第。

胡鹏南

胡公鹏南，巡视中城。一日，闻姊病，往视之。姊已昏迷，闻胡至，瞿然而起曰："弟来视我，甚善，然弟宜速归。"胡不肯。姊起，用手推之，家人子弟不解其故。胡既去，姊语家人曰："我方死去，押差将我送至城隍府。路遇旌旗皂役，曰：'旧城隍升去，新城隍到任，汝且将女犯押回。'问：'新城隍何人？'曰：'吏科给事中胡鹏南也。'我惊醒，不意鹏南即坐我床上，故我劝令还家。汝等可速往视之。"如其言，胡已沐浴朝服，无疾而逝矣。胡乃春圃座师。

龙护高家堰

乾隆二十七年，学使李公因培，科考淮安。清晨，风雨怒号，生徒惊顾，不能唱名。正踌躇间，地大震，辕外旗竿被龙攫入云中，不知所往。河水暴涨，与高家堰相齐。河督高公及各厅官，面如土色，皆云："西风一大，则淮扬休矣。"方恐怖间，忽转东风，天低若盖，将压人头。见黑龙在云中拖尾取水，数卷后，顷刻之间，洪泽湖水低三丈，人心大安。龙之鳞甲，金光四射，惟头角则不可见。此宿迁县教官沈公雨潭所目击。

雷公被污

沈公又云，是年淮安有雷轰轰然，将击孤贫院中一老妇。妇方解裤溲，心急甚，即以马桶泼之，随见金甲者绕屋而下。少顷，有雷神蹲老妇之旁，尖嘴黑身，长二尺许，腰上有黑皮如裙遮掩下体，瞪目无言，两翅闪闪，摇动不止。居民报知山阳县官，官遣道士来画符建醮，以清水沃其头，至十余石。次日复雨，才能飞去。

李文贞公梦兆

李相公光地未贵时，祈梦于九龙滩庙。神赠诗一联云："富贵无心想，功名两不成。"李意颇恶之。后中戊戌科进士，为宰相。方知"戊戌"两字，皆似"成"字而非"成"字；"想"字去心，恰成"相"字。

鬼求路引

德龄安孝廉，知太仓州事。内幕某，浙人也，偶染时症。一夕，大呼曰："归欤归欤？胡不归？"察其音，陕人也。问："何以不归？"曰："无路引。"问："何以死于此？"曰："我宁夏人，姓莫，名容非，前太仓刺史赵酉迈

亲也。万里赍粮而来，为投赵故，赵刺史反拒不纳，且一文不赠，故穷饿怨死于此。”问：“何以不缠赵？幕友与汝宁有冤乎？”曰：“赵已他迁。鬼无路引，不能出境。缠他人无益，故来缠幕友，庶几惊动主人，哀怜幕友，必与我路引。”德公闻而许之，召吏房作文书，咨明一路河神关吏，放莫容非魂归故乡。幕友病不医而愈。

石揆谛晖

石揆、谛晖二僧，皆南能教也。石揆参禅，谛晖持戒，两人各不相下。谛晖住杭州灵隐寺，香火极盛，石揆谋夺之。会天竺祈雨，石揆持咒，召黑龙行雨，人共见之，以为神。谛晖闻知即避去，隐云栖最僻处。石揆为灵隐长老，垂三十年，身本万历孝廉，口若悬河，灵隐兰若之会，震动一时。有沈氏儿，丧父母，为人佣工，随施主入寺。石揆见之，大惊，恳乞此儿为弟子，施主许之。儿方七岁，即为延师教书。儿欲肉食即与之肉，儿欲衣绣即衣之绣，不削发也。儿亦聪颖，通举子业。年将冠矣，督学某，考杭州，令儿应考，取名近思，遂取中府学第三名。月余，石揆传集合寺诸僧曰：“近思，余小沙弥也，何得瞒我入学为生员耶？”命跪佛前，剃其发，披以袈裟，改名逃佛。同学诸生，闻之大怒，连名数百人，上控巡抚学院，道奸僧敢剃生员发，援儒入墨，不法已甚。有项霜泉者，仁和学霸也，率家僮数十、篡取近思，为假辫以饰之，即以己妹配之，置酒作乐，聚三学弟子员，赋催妆诗作贺。诸大府虽与石揆交，而众怒

难犯，不得已准诸生所控，许近思蓄发为儒。诸生犹不服，各汹汹然，欲焚灵隐寺，殴石揆。大府不得已，取石揆两侍者，各笞十五，群忿始息。后一月，石揆命侍者撞钟鼓，召集合寺僧，各持香一炷。礼佛毕，泣曰："此予负谛晖之报也。灵隐本谛晖所住地，而予以一念争胜之心夺之。此念延绵不已，念已身灭度后，非有大福分人不能撑持此地，沈氏儿风骨严整，在人间为一品官，在佛家为罗汉身，故余见而倾心，欲以此坐与之。又一念争胜，欲使佛法胜于孔子，故先使入学，以继我孝廉出身之衣钵，此皆贪嗔未灭之客气也。今侍儿受杖，为辱已甚，尚何面目坐方丈乎？大儒家之改过，即佛家之忏悔也。自今以往，吾将赴释梵天王处忏悔百年，才能得道。诸弟子速持我禅杖一枝、白玉钵盂一个、紫衣袈裟一袭，往迎谛晖，为我补过。"群僧合掌跪泣曰："谛晖逃出已二十年，音耗寂然，从何地迎接？"曰："现在云栖第几山第几寺，户外有松一株、井一口，汝第记此，去访可也。"言毕，趺坐而逝，鼻垂玉柱二尺许。群僧如其言，果得谛晖。沈后中进士，官左都御史，立朝有声，遂清恪。虽贵，每言石揆养育之恩，未尝不泣下也。

谛晖有老友恽某，常州武进人，逃难外出披甲。有儿年七岁，卖杭州驻防都统家，谛晖欲救出之。会杭州二月十九日观音生日，满汉士女，咸往天竺进香，过灵隐，必拜方丈大和尚。谛晖道行高，贵官男女膜手来拜者，以万数，从无答礼。都统夫人某，从苍头婢仆数十人来拜谛晖。谛晖探知瘦而纤者，恽氏儿也，矍然起，跪儿前，膜拜不止，曰："罪过罪过！"夫人大惊，问故，曰："此地藏王菩萨也，托生人间，访人善恶。夫人奴畜之，无礼已甚，闻又鞭扑之，

从此罪孽深重，祸不旋踵矣。”夫人惶急求救。曰：“无可救。”夫人愈恐，告都统。都统亲来，长跪不起，必求开一线佛门之路。谛晖曰：“非特公有罪，僧亦有罪。地藏王来寺，而僧不知迎，罪亦大矣。请以香花清水供养地藏王入寺，缓缓为公夫妇忏悔，并为自己忏悔。”都统大喜，布施百万，以儿与谛晖。谛晖教之读书学画，取名寿平。后即纵之还家，曰：“吾不学石揆痴也。”后寿平画名噪，诗文清妙。人或问恽、沈二人优劣，谛晖曰：“沈近思学儒，不能脱周、程、张、朱窠臼；恽寿平学画，能出沈、唐、仇范围。以吾观之，恽为优也。”言未已，以戒尺自击其颈曰：“又与石揆争胜矣，不可不可。”谛晖寿一百零四岁。

天上四花园

嘉兴祝孝廉维诰，为中书舍人。好扶乩，言休咎往往有应者。将死前一月，乩仙自称：“我天上看园叟也，特来奉迎。”祝问：“天上安得有园？”叟云：“天上花园甚多，不能言其数；但我所管领者，四园三主人耳。”问：“主人为谁？”曰：“冒辟疆、张广泗，其一则是下也。”祝问：“冒与张绝不相伦，何以共在一处？”曰：“君等三人皆隶仙籍，冒降生为公子，享福太多，现今未许复位，园尚荒芜；张福力最大，以作经略时，杀降太多，上帝怒之，将置冥狱，幸而生前已罹国法，故犹许住园；君在世无过无功，今阳数将终，可来复位。”言毕，乩盘不动。是年祝病亡。

碌碡作怪

常州武生某，素有力。往金陵乡试，路过龙潭，见一妇坐门首，因口渴，向其索茶。妇以生不分男女，大骂，闭门进去。生思不与茶则已，何至詈骂？气甚不平。见其田中卧碌碡一条，即用力擎起，架于树上而去。明日，妇开门见之，询邻人。皆曰："此物非数人不能动，莫非树神所为乎？"因朝夕敬礼，有求必应。或侮慢之，即有不利。如是者月余，生试毕归家，仍过其地。见所置碌碡，尚在树间，其下香火罗列，祈祷者纷纷，心知为己所误，笑而不言。是晚宿店中，思此事终是惑众，必转去说明方好。忽朦胧睡去，见有人告曰："我某处鬼也，游魂到此，假托树神以图血食。君新科贵人，故不敢隐瞒。若肯见容不说破，感恩非浅。"言毕不见。生遂不转去，径回常州。是科榜发，果中举人。

风流具

长安蒋生，户部员外某第三子也，风流自喜。偶步海岱门，见车上妇美。初窥之，妇不介意，乃随其车而尾之。妇有愠色，蒋尾不已。妇转嗔为笑，以手招蒋，蒋喜出意外，愈往追车。妇亦回头顾盼，若有情者，蒋神魂迷荡，不知两足之蹒跚也。行七八里，至一大宅，车中妇人入。蒋痴立门外，不敢近，又不忍去，徘徊间，有小婢出，手招蒋，且指

示宅旁小门。蒋依婢往，乃溷圊所也。婢低语少待，蒋忍臭秽，屏息良久。日渐落，小婢出，引入。历厨灶数重，到厅院，甚唐皇，上垂朱帘，两僮依帘立。蒋窃喜，以为入洞天仙子府矣，重整冠，拂拭眉目，径上厅。厅南大炕上坐一丈夫，麻黑大胡，箕踞两腿，毛如刺猬，倚隐囊，怒喝曰："尔何人？来此何为？"蒋惊骇身战，不觉屈膝。未及对，闻环珮声，午中妇出于室。胡者抱坐膝上，指谓生曰："此吾爱姬，名珠团，果然美也，汝爱之，原有眼力。第物各有主，汝竟想吃天龙肉耶？何痴妄乃尔？"言毕，故意将妇人交唇摩乳，以夸示之。生窘急，叩头求去。胡者曰："有兴而来，不可败兴而去。"问："何姓？父何官？"生以实告。胡者笑曰："尔愈妄矣，尔翁，吾同部友也。为人子侄而欲污其伯父之妾，可乎？"顾左右取大杖，吾将为吾友训子。一僮捧枣木棍，长丈余；一僮直前，按其颈仆地。裤剥下，臀呈矣，生哀号甚惨。妇人走下榻，跽而请曰："奴乞爷开恩，奴见渠臀比奴臀更柔白，以杖击之，渠不能当；以龙阳待之，渠尚能受。"胡者叱曰："渠我同寅儿也，不可无礼。"妇又请曰："凡人上庙买物，必挟买物之具；渠挟何具以来，请验之。"胡者喝验。两僮手摩其阴，报曰："细如小蚕，皮未脱稜。"胡者搔其面曰："羞羞，挟此恶具，而欲唐突人妇，尤可恶。"掷小刀与两僮曰："渠爱风流，为修整其风流之具。"僮持小刀，握生阴，将削其皮。生愈惶急，涕雨下。妇两颊亦发赤，又下榻请曰："爷太恶谑，使奴大惭。奴想吃饽饽，有五斗麦未磨，毛驴又病，不如着渠代驴磨面赎罪。"胡者问："愿否？"生连声应："诺。"妇人拥胡者高卧。两僮负麦及磨石至，命生于窗外

磨麦，两僮以鞭驱之。东方大白。炕上呼云："昨蒋郎苦矣！赐饽饽一个，开狗洞放归！"生出，大病一月。

骗人参

京师张广号人参铺甚大。一日，有骑马少年负银一囊到店。先取百两与作样，而徐取参数包阅之，曰："我主人性琐碎，买参不如其意，必加呵责，我又不善择参。可否存此样银于店，命老成伙计，多带上等参同往主人处，凭其自择何如？"店家以为然，即收银，遣店中叟负参数斤偕往。临行嘱曰："谨持参，勿落他人手也。"进东华门，至一大府第，少年同登楼。楼上主人美须眉，披貂裘，戴蓝宝石顶，病奄然，倚枕踞床，目负参者曰："所携参果辽东顶上者耶？"店叟唯唯。旁两僮捧参上，逐包开验，所批驳皆洞中行情。阅未毕，忽门外车马声甚喧，一客入。主人惶遽，命侍者下楼，辞以病不能会客。低语负参者曰："此向我借债客也，断不可使上楼。彼上楼见我力能买参，则难以无钱相覆矣。"客在楼下呼曰："汝主病诈也，必是抱优童娶小奶奶，故不许我登楼。我偏欲上楼一看！"两侍者固拒之，争吵不已。主人愈惶急，又低语负参者曰："速藏参，速藏参，毋为恶客所见，床下竹箱可以安放。"以铜锁钥匙付之，曰："汝坐箱上护守参，我自下楼见彼，或能止其上楼亦未可定。"踉跄下楼，与客始而寒暄，继而戏骂。客必欲上楼，主人又固拒之。客大怒曰："汝不过防我借银耳，虑我见汝楼上有银固也。如此薄待我，我即去永不再来！"主

人阳为谢罪送客出，僮仆亦随之出，许久寂然。负参者端坐箱上以待，良久不至，始有疑意。开锁取参，参不见。藏参之箱，一活底箱也，箱底即楼板，方戏骂时，从楼下脱板取参，守参者不知也。

偷　　画

有白日入人家偷画者，方卷出门，主人自外归。贼窘，持画而跪曰："此小人家祖宗像也。穷极无奈，愿以易米数斗。"主人大笑，嗤其愚妄，挥叱之去，竟不取视。登堂，则所悬赵子昂画失矣。

偷　　靴

或着新靴行市上，一人向之长揖，握手寒暄。着靴者茫然曰："素不相识。"其人怒，笑曰："汝着新靴，便忘故人？"掀其帽掷瓦上去。着靴者疑此人醉，故酗酒。方徬徨间，又一人来，笑曰："前客何恶戏耶？尊头暴烈日中，何不上瓦取帽？"着靴者曰："无梯，奈何？"其人曰："我惯作好事，以肩当梯，与汝踏上瓦何如？"着靴者感谢。乃蹲地上，耸其肩，着靴者将上，则又怒曰："汝太性急矣！汝帽宜惜，我衫亦宜惜，汝靴虽新，靴底泥土不少，忍污我肩上衫乎？"着靴者愧谢，脱靴交彼，以袜踏肩而上。其人持靴径奔，取帽者高踞瓦上，势不能下。市人以为两人交

好，故相戏也，无过问者。失靴人哀告街邻，寻觅得梯才下，持靴者不知何处去矣。

偷　墙

京中富人，欲买砖造墙。某甲来曰："某王府门外墙，现欲拆旧砖换新砖，公何不买其旧者？"富人疑之，曰："王爷未必卖砖。"某甲曰："微公言，某亦疑之。然某在王爷门下久，不妄言。公既不信，请遣人同至王府，候王出，某跪请，看王爷点头，再拆未迟。"富人以为然，遣家奴持弓尺偕往。故事，买旧砖者，以弓尺量若干长，可折二分算也。适王下朝，某甲拦马头，跪作满洲语喃喃然。王果点头，以手指门前墙曰："凭渠量。"甲即持弓尺率同往奴量墙，纵横算得十七丈七尺，该价百金，归告富人。富人喜，即予半价。择吉日，遣家奴率人往拆墙。王府司阍者大怒，擒问之。奴曰："王爷所命也。"司阍者启王，王大笑曰："某日跪马头白事者，自称某贝子家奴，主人要筑府外照墙，爱我墙式样，故来求丈量，以便如式砌筑。我以为此细事，有何不可？故手指墙命丈。事原有之，非云卖也。"富人谢罪求释，所费不赀，而某甲已逃。

鬼　妒　二　则

常德张太守之女，许周氏子，年十七，以瘵疾亡。周别

聘王氏女，年亦十七，甫缔姻尚无婚期，王女忽中恶，以手批颊曰："我张四小姐也，汝何人，敢夺我郎君？"周氏子闻之，告太守。太守夫人治家素严，闻之大怒，悬亡女画像骂曰："汝与周郎连姻，尚未成亲，汝死，周郎再娶，亦礼之常，何以往害王家女？无耻若是！"骂毕，折桃枝击之。未数下，门外周郎奔来求饶。问："何故？"曰："王女口称张四小姐呼痛去矣，并求替他母亲说情。故婿特来。"王氏女竟愈。

杭州马坡巷谢叟，卖鱼为业。生二女，俱有姿，有武生李某，见而悦焉。李貌亦美，先有表妹王氏慕之，托人说婚，李却王氏，就婚于谢。王氏以瘵亡。谢嫁未逾月，忽披发佯狂，口称："我王氏女，汝一个卖鱼婆，何得夺我秀才？"取儿上剪刀自刺其心曰："取汝蜜罗柑！"谢叟夫妻往秀才家，烧纸钱作斋醮跪求，卒不能救。问："蜜罗柑何物？"曰："你女儿之心肝也。"未几，女竟死。秀才又来求聘其妹，谢叟有戒心，不许。妹悦其貌，曰："我不畏鬼，如其来，我将挥刀杀之，为姊报仇。"谢不得已，仍嫁与之。婚后，鬼竟寂然，为秀才生一子而寡居。

人 面 豆

山东于七之乱，人死者多。平定后，田中黄豆生，形如人面，老少男妇，好丑不一，而耳目口鼻俱全，自颈以下，皆有血影。土人呼为人面豆。

粉　　楦

杭州范某，娶再婚妇，年五十余，齿半落矣。奁具内橐橐有声，启视，则匣装两胡桃，不知其所用，以为偶遗落耳。次早，老妇临镜敷粉，两颊内陷，以齿落故，粉不能匀。呼婢曰："取我粉楦来。"婢以胡桃进，妇取含两颊中，扑粉遂匀。杭人从此戏呼胡桃为粉楦。

口　　琴

崖州人能含细竹，装絃其上，以手拉之，上下如弹胡琴状。其声幽咽，号曰"口琴"。

芜湖朱生

芜湖监生朱某，家富而啬，待奴仆尤苛。捐州牧入都，路出茌平，以一二文之微，痛詈其奴。奴怀恨，夜伺其睡，持所用锡溺壶击其顶门，脑裂而死。店主告官，置奴于法。后十年，芜湖赵孝廉会试，误投此店。灯下见赤身披血而立者曰："我朱某也，欲有所求。"赵曰："汝奴凌迟，汝冤已雪，汝复何求？"曰："穷极求救。"曰："汝身虽亡，汝家大富，汝虽为鬼，不合苦穷。"曰："我死后，方知生

前所有银钱，一丝不能带到阴间，奈阴间需用，更甚于阳间。我客死于此，两手空空，为群鬼所不齿。公念故人之谊，烧些纸钱与我，以便与群鬼争雄。”问：“何不归？”曰：“凡人某处生、某处死，天曹都有定薄，非有大福力超度者，不能来往自如。横死者，阴司设阑干神严束之，故不能还故乡。”问：“纸钱纸也，阴司何所用之？”曰：“公此问误矣。阳间真钱亦铜也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亦无所用，不过习俗所尚，人鬼自趋之耳。”言毕不见。赵哀之，为焚纸镪五千而行。

白日鬼

有偷儿戚姓，技最工，攫取渐多。恐迹之者众，因僦义冢旁败屋居焉。有数鬼见梦曰：“若宜祀我，会且致富。”戚于梦中诺之，觉以为妄。亡何，鬼复见梦曰：“三日内祀我，出三日，则若于夜间所偷，予能白日取之。”戚倔强，觉而不祭。三日后，果大病。命其妻检视诸物，征鬼言验否。时日亭午，诸物忽自移动，若隐隐有运之者，欲起夺之，手足如缚。物尽而缚解，戚病亦痊。乃大悟笑曰：“我烧闷香迷人，今乃为鬼所迷。世俗所称白日鬼，其斯之谓欤？”自此改行为善。

饶州府幕友

慈溪袁如浩，游幕西江，与宁都州程牧交好。乾隆三十一年，程公委署饶州府篆，邀如浩偕往。时郡署新遭回禄，前太守某被焚身死。程公到任，修葺尚未告成。夜间，如浩持灯往厕中，遇一人，年三十许，衣月白衫，举头望月，若有所思，惟下体所着鞋袜，模糊莫辨。见如浩至，拱手问讯。审其音，杭人也，自言周姓，字澹庵。如浩因署内并无是人，诘所自来，乃歛觑告曰：“我非人，乃鬼也。我系前任司钱谷幕友。上年饶郡被灾，太守某侵蚀赈粮。郡民聂某，率领三十余人赴部告准，蒙发本省大宪审问，吊核赈册。不料太守已早捏造印簿，升斗出入，皆有可凭。大宪为其所欺，遂将数人问成诬告，即行正法。此辈冤魂上诉都城隍，牒阎罗审讯。我系幕友，故被株连。又值公事甚忙，正在查办饶郡灾民册子，候至月余，始得审明太守某冒赈是实，又冤杀数人，即遣鬼隶擒缚，放入火中，以故在署烧死。我非同谋，罪虽获免，而皮囊已腐，不能还阳，只得羁留在此。因停厝处被瓦木匠溲溺，终日秽杂，坐卧不安。先生肯为我移至郊外，含恩不浅。”言讫不见。如浩次日寻至署后，果见黑漆棺一具，停在墙边，诸工作人在旁喧嚷。遂告知主人，舁至城外，择地掩埋，作文祭之。

雷诛不孝

湖南凤凰厅张二，赋性凶恶。父死，依母而居。母年七十余，视若老婢，少不如意，辄加呵叱。邻里忿极，欲鸣之官，母溺爱隐忍，反为调护。乾隆庚寅六月七日，值其生辰，留群不逞饮酒食面。家故贫，未娶，厨中仅母一人司炊。某酒酣索面，母云："柴湿火不旺，姑少待。"某怒，赴内呵责，母急捧一碗战兢而至。因惶遽，忘下葱姜，某益怒，接碗劈面打母。母倒地，仰天大哭。忽天光昼晦，云气如墨，雷声隐隐而起。某自知干天之怒，即扶母起，跪地谢罪，母亦代为跪求。某伏母后，抱持母足不放，雷电绕屋不去。母起立焚香，忽火光如流星，飞入中堂，将某摄去，击死于街。邻里聚观，同声称快。朱孝廉各锦者，适主敬修书院讲席，闻而趋视。见其面目焦黑，左太阳一孔如针大，作硫黄气，其身蜷缩如僵蚕，提起则长，放手即缩，盖骨节已震碎矣。釜底有字，似篆非篆，不能识。

桂花相公

江西丰城县署后，有桂花相公祠，相公之里居姓氏弗可考。相传为明时人，作幕丰城令。有盗案株连数人，相公廉其冤，欲释之，令不从。遂大怒，触桂树而死。后人肖其像为之立祠，称为桂花相公。相公甚灵异，宰斯土者，必先行

香。凡有命案发觉，前一日，相公必脱帽几上，自露其顶。始而异之，积久如是，亦弗之怪。

落漈

海水至澎湖渐低，近琉球则谓之落漈。落者，水落下而不回也。有闽人过台湾，被风吹落漈中，以为万无生理。忽闻大震一声，人人跌倒，船遂不动。徐视之，方知抵一荒岛，岸上砂石，尽是赤金。有怪鸟，见人不飞，人饥则捕食之。夜闻鬼声，啾啾不一。居半年，渐通鬼语。鬼言："我辈皆中国人。当年落漈，流尸到此，不知去中国几万里矣。久栖于此，颇知海性，大抵阅三十年，落漈一平，生人未死者可以望归。今正当漈水将平时，君等修补船只，可望生还。"如其言。群鬼哭而送之，竟取岸上金沙为赠，嘱曰："幸致声乡里，好做佛事，替我等超度。"众感鬼之情，还家后，各出资建大醮，以祝谢焉。

铁公鸡

济南富翁某，性悭吝，绰号铁公鸡，言一毛不拔也。忽呼媒纳妾，价欲至廉，貌欲至美，媒笑而允之。未几，携一女来，不索价，但取衣食充足而已。翁大喜过望，女又甚美，颇嬖之。一日，女置酒劝翁曰："君年已老，需此多钱无用，何不散之贫人，使感德耶？"翁大怒，拒之。嗣后且

防之，虑其花费。如是者半年，启其所藏，已空矣。翁知女所窃，拔刀问之。女笑曰：“君以我为人乎？我狐也。君家从前有后楼七间，是我一家所居。君之祖父，每月以鸡酒相饷，已数十年。自君掌家，以多费故罢之。转租取息，俾我一家无住宿处。怀恨在心，故来相报耳。”言讫不见。

夜星子

京师小儿夜啼，谓之夜星子。有巫能以桑弧桃矢捉之。某侍郎家，其曾祖留一妾，年九十余，举家呼为老姨，日坐炕上，不言不笑，健饭无病。爱畜一猫，相守不离。侍郎有幼子尚襁褓，夜啼不止，乃命捉夜星子巫来治之。巫手小弓箭，箭竿缚素丝数丈，以第四指环之。坐至半夜，月色上窗，隐隐见窗纸有影，倏进倏却，仿佛一妇人，长七八尺，手执长矛，骑马而行。巫挥手低语曰：“夜星子来矣。”弯弓射之，唧唧有声，弃矛反奔。巫破窗引线，率众逐之，已至后房，其丝竟入门隙。众呼老姨不应，乃烧烛入室。众呼曰：“老姨中箭矣！”共视之，果见小箭钉老姨肩上，呻吟流血。所畜猫犹在胯下，所持矛乃小竹签也。举家捕杀其猫，而绝老姨之饮食。未几死，儿不复啼。

疡医

大兴霍筤、霍铸、霍筦，皆疡医子。铸独秀逸出群，不

屑屑本业，而喜读书。父以其梗家教，怒而责之，赖有邻翁姚学究者，时来劝勉，因得肆力于举子业。不数年，父死。箧、箦各行其术，颇能自赡；独筠谋生计拙，日就穷困。时值试期，筠步行之通州，一老仆相随。因起身晚，行二十余里，日已西下，苦无宿店。忽见林际灯光自远而近，一妪奔走气喘。老仆遮问曰："此处有人家借宿否？"妪应曰："正有急事，去请外科，不得代借宿家。"筠急呼曰："我晓外科，何不见请？"妪问："先生如此少年，可曾娶妻否？"曰："未也。"妪大喜，就请同行。筠心疑其所问非所答。俄至一庄，门庭壮丽，妪请少待，容先入白老夫人。少顷，妪率婢妇数十趋出曰："老夫人奉请。"筠与老仆随妪行，过十余间屋，始到上房。夫人已相待于中堂，年约三十余，珠环玉珮，光艳夺目，与筠行宾主礼，问姓字年龄及未娶原委，筠以实对。夫人之颜色甚恰，屏去侍婢，谓筠曰："身姓符，本籍河南，寄居于此。孀居无子，只生一女，名宜春，年已十七，待字于家。忽患疮疾于私处，不便令人医治。尝与小女商量，必访得医生貌美年少者，乃请疗病，病愈即以小女相配。如先生者，正是合式，但未知手段何如？"筠初念不过欲求一宿，乃闻此语，喜不自胜。夫人命唤芯儿传语，亲携筠手而行。历曲室数重，始至闺阁。启帘入，见丽人拥锦衾而卧。夫人谓女曰："郎君乃良医也，儿意可否？"女睨筠，低语曰："娘以为可便可耳。"夫人曰："先生请看病，娘且暂去。"女羞涩不胜。芯儿屡促之，乃斜卧向内，举袖障面。筠坐床侧，款款启衾，则双臀玉映，谷道茧细而霞深，惟私处蔽以红罗，疮大如钱。筠视毕，覆衾下床。夫人迎于门外，延至书斋，陈设精雅。筠屣请婢出，碎

扇上所系紫金锭，调以砚水，携入见夫人曰："此药忌阴人手，须亲敷乃可。"夫人曰："但得病愈，任郎所为。"筠复启衾，摩挲其臀，温存敷药，女但微笑，不做一语。越数日，疮愈。夫人举酒嘱筠曰："郎君之于小女，天使来也。"乃部署新室，涓吉合卺。新婚弥月，筠欲归家，夫人曰："此间荒野，不足栖迟，京师阜成门外有故宅一所，郎往居之。"筠遂同行，辎重甚富。既至宅，则皆画栋雕墉也。居数年，生子女二人。一夕，宜春忽泣向筠曰："夙缘已尽，明日将别矣！四十年后，当复相见！"天明，携手出门，彼此大恸。前已驻一犊车，望之甚小，夫人与宜春、蕊儿，率女婢十数人乘之，车亦不觉隘。瞬息不见，宜春哭声尤恍然在耳也。筠后举孝廉，出为某县尹。究不知四十年后再见之说，果何如耳？

产 麒 麟

芜湖张姓者，卖腐为业。其妻孕十四月，生一麒麟，圆手方足，背青腹黄，遍身翠毛如绣。左右臀有鳞甲，金光闪闪，坠地能走，喂饭能食，好事者以为祥瑞。方欲报官，而是晚死矣，距生时只七日。

生 夜 叉

绍兴郑时蓍秀才，妻卫氏，生一夜叉。通体蓝色，口豁

向上，环眼缩鼻，尖嘴红发，鸡距骆蹄。落胎即咬，咬伤收生婆手指，秀才大惧，持刀杀之。夜叉做格斗状，良久乃毙，血色皆青。其母亦惊死。

石膏因果

嘉定张某，有名医之号。偶下药用石膏，误杀一人，过后自知，深以为悔。然亦不便语人，虽家中妻、子，无人知者。一年后，张亦患病，延徐某来诊，定一方而去。临煮药时，张自提笔加石膏一两，子弟谏不听。清晨服后，取方视之，惊曰："此石膏一两，谁人加耶？"其子曰："爷亲笔所加，爷忘之乎？"张叹曰："吾知之矣，汝速备后事可也！"作偈语曰："石膏石膏，两命一刀。庸医杀人，因果难逃。"过午而卒。

刘伯温后辈

绍兴上虞县署，后园有古墓，相传新令到任，拜城隍神后，必往祭之，由来旧矣。乾隆间，有冉姓者宰其地，礼房吏以旧例请，冉问："从前县令到任时，可有不祭者乎？"曰："惟张某性倔强，竟不行此礼，今现任湖北布政司。"冉曰："我有志效张公。"竟不祭。一日，至厅审事，见有古衣冠客乘舆至，径上堂。冉竟不知为鬼，叱传事吏，何以不报？语未毕，其人下舆拉冉入书室，语哓哓不可辨，但闻

冉若与人争辨者。亡何，气绝作鬼语曰：“我姓苏，名松，元末进士，为上虞县令，死乱葬此，刘伯温犹是我后辈也。汝大胆不祭，或引张方伯故事折之。”鬼云：“张某禄位盛时，我不能报，今其运尽，我将挖其眼矣。”冉家人环跪求恩，愿多备牲牢祭奠。良久苏醒。冉惧，遂朝服祭之，寻果无恙。未几，张方伯竟以事挂误，遂至丧明。此事，钱少詹辛楣先生为余言。

小 那 爷

参领明公，与小那爷交好。明奉差他出，三年还都，行至南小街市，见那立市中，仲夏衣棉衣，戴暖帽。明心异之，下马执手，各道寒暄毕，那曰：“自与公别后，每为人欺。蒙公所赠骡，为某骑去不还；新居树木被畜牧伤扰，家人不理。幸公归，替我图之。”语毕，明公上马，那亦登车去。明公归，语其事，家人云：“那死一年矣。”明公大骇，至那家问之，殓时衣服与途中所见同。问所赠骡，其子云在某家，据云先人所赠，故不敢索。公呼某吓之，道破其诈，乃追骡还其子。视其墓，果被牧畜践损，为修葺封树而还。其夕梦那来谢云：“愧无以报。明午屠市中有一病骡，公买之，必获大利。”明公如其言，果得骡。医痊后，日行五百里。

水 鬼 坛

武林门外西湖坝人家，有老仆，日暮取水，远见水面一酒坛，随流而泛。因思探取，亦可贮物。俄而坛已至前，用手取之，不意腕入坛口，口渐缩小，拖拽入水。急呼人救，获免。

鬼 市

汪太守仆人李五，由潞河赴京。畏暑，至晚步行，计天晓可进城。夜半，见途中街市甚盛，肆中食物正熟，面饭蒸食，其气上腾。腹且馁，入肆中啖之，酬值而出。及晓，遥望见京城。猛忆潞河至京四十里，其间不过花园打尖草舍一二家，何以昨夕有街市如此盛耶？顿觉胸次不快，俯而呕之，蠕蠕然在地跳跃。谛视之，乃虾蟆也，蚯蚓蟠结甚多。心甚恶之，然亦无他患。又数岁乃卒。

金 蛾 墩

金蛾墩在无锡县城东南六十里，故南唐李昱妃墓也。娥能工词翰，进忠言，昱甚爱之。越数年，昱发兵晋陵，挈娥同行。遇吴越王兵，不得进，娥适死，因葬于此。乾隆初

年，居民耕地得砖，上篆四字云“唐王宝印”，至今墓间尚多。更可异者，每当风雨之夕，常有女鬼见形，且歌且泣曰：“日侵削兮三尺土，山川已改兮众余侮。”

翻洗酒坛

广信府徐姓，少年无赖，斗酒殴死邻人，畏罪逃去。官司无处查拿，家人以为死矣。五年后，其叔某，偶见江上浮尸，即其侄也，取而葬之。又五年，徐忽归家，家人皆以为鬼。徐曰：“我以杀人故逃，不料入庐山中，遇仙人授我炼形分身之法，业已得道。恐家中念我，特浮一尸以相安慰。今我尚有未了心事，故还家一走。”徐故未娶，其嫂半信半疑，且留住焉。一日，溲于酒坛，嫂大怒，骂之。徐曰：“洗之何妨？”嫂曰：“秽在坛里，如何可洗？”徐伸手入坛，拉其里出之，如布袋然，仰天大笑，蹑云而去。至今翻底坛尚存徐家。所殴死邻家，早起在案上得千金。或云，徐来作报，所云了心事者，即此之谓。

雷诛吉盼

湖州女子徐氏，生吃腑素。三岁后，即好念佛，长至十四岁，忽被雷诛。乡人哗然，谓雷无灵。及殡时，见有篆文在背，识者以为“唐吉盼”三字。

狐仙亲嘴

隐仙庵有狐祟人，庵中老仆王某，恶而骂之。夜卧于床，灯下见一女子冉冉来，抱之亲嘴，王不甚拒。乃变为短黑胡子，胡尖如针。王不胜痛，大喊，狐笑而去。次日，仆满嘴生细眼，若猬刺者然。

喇嘛

西藏谟勒孤喇嘛王死，其徒卜其降生于维西某所。乾隆八年，众喇嘛乃持其旧器访之。至某所，有么些头人子，名达机，已七岁矣，忽指鸡雏问母曰："雏终将依母乎？"其母曰："雏终将离母也。"达机曰："儿其雏乎？"有顷，谓其父母曰："西藏有人至此迎小活佛，曷款留之？"父母以为妄，不听，达机力言之。其父出视，果有喇嘛数十辈，不待延请，竟造其室。达机见之，蹦跃于地，为咒语。良久，众喇嘛举所用钵、数珠、手书心经一册，各以相似者付之，令达机审辨。得其旧器，服珠持钵，展经大笑，众喇嘛免冠罗拜。达机释钵执经起，遍摩众喇嘛顶。于是一喇嘛取僧衣帽进，达机自服之。群喇嘛以所携锦茵数十层置中庭，拥达机坐，其父不知所为。众奉以白金五百，锦缯罽各数十端，为其父寿，曰："此吾寺主活佛也，将迎归西藏。"其父以止此独子，不许。达机曰："毋忧，明年某月日，父母将生

一子，承宗祧。我乃佛转世，不能留也。”其父不得已许之，亦合掌拜焉。众喇嘛拥达机于达摩洞佛寺，远近么些，千百成群，顶香皈拜，布施无算。留三日，去之西藏。明年，其父母果如期生一子。

梦中事只灵一半

泾县胡谛承璘，方为诸生时，夜梦至一公府，若王侯之居，值其叔父在焉。其叔父惊曰：“此地府也，汝何以至？”承璘询其叔父有何职任，叔父曰：“为吏耳。”承璘请查其禄命，叔父阅其籍曰：“一穷诸生耳。”承璘再三哀恳，求为之地。其叔父不得已，乃以他人禄命与之相易，曰：“此大弊也，若破，罪在不赦，可若何？”因以其所易籍示之，庚子科举人，雍正元年恩科进士，任长垣县知县，某年月日终。且谓之曰：“尔乡试须记用卦名。”因以手推之，一跌而寤。承璘庚子科首题岁寒一节，因用屯蒙剥复等十卦成文，果得高魁，癸卯恩科进士。又数年授长垣县知县，一一不爽。无何，届死期矣。因预办交盘，且置酒与亲友作别，沐浴易衣，静坐而待。至黄昏后，忽呕血数升，以为必死矣。徐徐平复，竟不死，复活十余年。至乾隆八年，寿终于云南粮道任。梦寐之事，忽灵忽不灵如此。

卷二十四

长乐奇冤

福建长乐县民妇李氏，年二十五，生一子。越六月而夫亡，矢志抚孤。家只一婢、一苍头，此外虽亲族，罕相见者，里党咸钦之。子年十五，就学外傅。一日，氏早纺绩，忽见白衣男子立床前，骇而叱之，男子趋床后没。氏惧，呼婢入房相伴。及午，子自外归，同母午餐，举头又见白衣男子在床前。骇而呼，男子复趋床下没。母语子曰："闻白衣者财神也。此屋自祖居至今百余年，得毋先人所遗金乎？"与婢共起床下地板，有青石大如方桌，上置红缎银包一个，内白银五锭。母喜，欲启其石，而力有未逮，乃计曰："凡掘藏，宜先祀财神，儿盍入市买牲醴，祭而后起之？"儿即持银袱趋市买猪首。既成交，乃忆未经携钱，因出银袱与屠者曰："请以五锭为质。"更以布袋囊猪首归。道经县署前，有捕役尾之，问："小哥袋内盛何物？"曰："猪头。"役盘诘再三。儿怒，掷袋于地曰："非猪头，岂人头耶？"倾囊出，果一人头，鲜血满地，儿大恐啼泣。役捉到官，儿以买自某屠告。拘屠者至，所言合，并以银袱呈上。经胥吏辗转捧上，皆红缎袱，及至案前开视，则缎袱乃一血染白布，中包人手指五枚。令大骇，重讯儿，儿以实对。令亲至其家启

石坑，内一无头男子，衣履尽白，右五指缺焉。以头与指合之，相符。遍究从来，莫能得其影响。因系屠与儿于狱，案悬莫结。此乾隆二十八年事。

烧　包

粤人于七月半，多以纸钱封而焚之，名曰烧包，各以祀其先祖。张戚者，素无赖而有胆。其仆三儿卧病月余，至七月十六日，忽自床蹶起，趋而出。戚追之出城，至大河侧，三儿痴立，点首呓语，若与人争状。戚掌其颊，三儿云："为差人拘来，替人挑送包钱。"戚问："差何在？"以手指曰："前立浅渚间者是也。"戚果见一人，高帽青衣，若今之军牢皂隶状，手执鞭指挥。戚大呼擒之，一击而没。问："包在何处？"三儿云："在家堂板阁上，我因过重不肯担，乃拘我来。"戚归启家堂，果有纸灰十包。

金 银 洞

高峰崖在广西思恩府城南百里，两峰壁立。崖上大书十三字云："金七里，银七里，金银只在七七里。"字画遒劲，不知何年镌凿。崖下有土地祠，望气者咸称其地有金银气。百十年间，土人多方搜求，一无所得。星士某，至土地祠内，徘徊数日，攫神像去。土人追及询知，像乃范金所为，然亦不知七七里为何义。崖中旁峰数十丈，上有银洞，

洞中白银累累，大者重数十斤。土人架木而登拾之，即百计不能出。或向外掷之，着地即失。或牵犬入，将银缚犬身，向外牵之，犬即狂吠，比出，而身亦无银也。

猫　　怪

靖江张氏，住城之南偏。屋角有沟，久弗疏沦，淫雨不止，水溢于堂。张以竹竿通之，入丈许，竿不可出。数人曳之不动，疑为泥所滞。天晴复举之，竿脱然出，黑气如蛇，随竿而上，顷刻天地晦冥。有绿眼人乘黑戏其婢，每交合，其阴如刺，痛不可忍。张广求符术，道士某，登坛治之。黑气自坛而上，如有物舐之者。所舐处，舌如刀割，皮肉尽烂，道士狂奔去。道士素受法于天师，不得已买舟渡江。张使人随之，将求救于天师。至江心，见天上黑云四起，道士喜，拜贺曰："此妖已为雷诛矣！"张归家视之，屋角震死一猫，大如驴。

梦　马　言

乾隆十八年，山东高蔚辰宰河南延津县，昼寝书室，梦一马冲其庭，立而人言。高射之，正中其心，马吼而奔，高惊醒。适外报某村妇卢罗氏，夜被杀，以杙椓其阴，并杀二孩。高往验尸，仿如所报，而凶犯无以根究，因忆所梦。乃顺庄点名，冀有马姓者。点毕无有，问："外庄有马姓者

乎？”曰：“无。”高将庄册翻阅，沉思良久，见有姓许名忠者。忽心计曰：“马属午，马立而言，则言午也，正中其心，当是许忠矣。”呼许曰：“杀此妇者汝也！”许惊愕，叩首曰：“实是也，以奸不从，故杀之；两指被妇咬伤，故怒而椓其阴，并杀其子。但未识公何以知之？”高笑而不答。视其手，血犹涔涔也。置于法，合郡以为神。

蒋静存

麟昌蒋君，字静存，余同馆翰林也。诗好李昌谷，有“惊沙不定乱萤飞，羊灯无焰三更碧”之句。生时，其祖梦异僧担十三经掷其门，俄而长孙生，故小字僧寿。及长名寿昌，以避国讳故，特改名。又自梦僧画麒麟一幅与之，遂名麟昌。十七岁举孝廉，十九岁入词林，二十五岁卒。性傲兀不羁，过目成诵，常曰：“文章之事，吾畏袁子才，而爱裴叔度。他名宿如沈归愚，易与耳。”卒后三日，其遗孤三岁，披帐号叫曰：“阿爷僧衣僧冠坐帐中！”家人争来，遂不见。呜呼！静存始终，以僧为鸿爪之露，其为戒律轮回似矣。然吾与之谈，辄痛诋佛法，而深恶和尚，何耶？

天妃神

乾隆丁巳，翰林周煌奉命册立琉球国王。行至海中，飓风起，飘至黑套中。水色正黑，日月晦冥。相传，入黑洋从

无生还者。舟子主人，正共悲泣，忽见水面红灯万点。舟人狂喜，俯伏于舱，呼曰："生矣，娘娘至矣！"果有高髻而金镶者，甚美丽，指挥空中。随即风住，似有人曳舟而行，声隆隆然，俄顷，遂出黑洋。周归后，奏请建天妃神庙，天子嘉其效顺之灵，遂允所请。事见乾隆二十二年邸报。

宿迁官署鬼

淮徐道姚公廷栋，驻扎宿迁。封翁寿期，演剧于堂。堂旁，墙极高，见墙外有人头数千，眼睽睽然，俱来观剧。初疑是皂隶辈，叱之不去，近之无有。明日视之，墙外皆湖，无立人处。其幕友潘禹九，遣奴往厨取酒，久而不至。迹之，已仆于地，口眼皆青泥，盘中酒菜之类，变作蚯蚓、树叶。潘素不信鬼神，乃挺身至奴所行处，验其有无。署中二客，诈为鬼状，私往吓之。潘笼一小灯，行未半道，两客见黑气一条，绕灯而入，灯色绿如萤火，潘勿觉。二客悚然，噤不发声。潘将如厕，有大黑手遮其面，踉跄急归，二客迎之，共相骇异。手持灯渐重，火亦渐灭。家奴各持火来照，灯笼内有死野鸭一只。鸭大笼小，竟不知从何处窜入也。

广东官署鬼

康熙壬戌，武探花沈崇美，为广东守备。署后花园有

井，担水者率以为常。偶一夜，有女子呼水。担夫如其言，与之，乃捽其头入桶中。担夫疑署中婢与戏，詈群婢。群婢曰："无之。"担夫引婢至取水处，有海棠一枝，白鸡成群，入树下不见。群婢笑曰："非鬼也，藏神也，掘之必得金银。"遂令担夫具畚锸开土。未五六尺，得一棺，惧而止。忽一婢发狂大呼曰："请主人，请主人！"沈公偕其妻往视。婢呼曰："我嘉靖十七年巡按某公之第四妾也，遭主妇毒虐，缢死埋此。公家群婢犯我，我应索其命。第土浅地湿，棺中多水，主人肯改葬我，则掘者不为无功，将免其罚。大堂西偏，我生前埋金镯一只，宝珠数颗，可掘取为改葬费，亦不累主人金也！"言毕，婢子如常无病矣。主人为启其棺，水涔涔欲流。发堂之西偏，封镯宛然，为改葬高处。镯重三两六钱，形如蒜苗。

为儿索债

葛礼部讳祖亮者为余言，其邻程某，拥重赀，无子。晚年生儿，性聪慧，眉目莹秀，程爱如掌中珍。十二岁即多病，所费医药不赀。稍长，不事生业，好斗鸡走狗，产为之空。程忿甚，一日，悬祖宗神像将笞之。子忽作山东人语曰："俺吴某也，前生为尔负债万金，今来索取将尽，汝以我为子耶？大误，大误！我昨揭账，尚欠八十余金，今亦不能相让。"奋衣前，取其母簪上珠，踏碎之，然后死。程竟大穷而嗣绝。

鬼魂觅棺告主人

姜静敷寓京师愍忠寺。寺旁为书室，室中有空棺，俗所称寿器是也，寺邻某，为其父老，故置焉。姜月夜读书，窗户轰然大开，棺盖低昂不已。姜大骇，持烛视之，如有人指痕出没于棺上者，响良久乃已。次早，邻人叩门云："某翁死，来取棺。"方悟初死之魂，夜间先来就棺也。苏州唐道原，年七十卒，其子为买棺于海红坊寿器店。主人云："昨夜有白须人坐某一棺上，烛之不见。"问其状貌，酷似道原，店主人素不相识也，乃即买其所坐者归。金陵戴敬咸进士，与梅式庵饮于吴朱明孝廉家，忽狂癫，握梅手呼曰："要朱红，要加漆！"梅愕然不解。已而气绝，方知所托者，殡身物也。程原衡家管事李姓者，夜醉堕楼死，举家未知。原衡睡醒，觉左耳阴冷异常，疑而回顾，灯光青荧，有黑人吹气入耳，似有所诉。惊起，呼家丁四照，见楼下尸，方知李魂来告主人求棺殓也。

匾　怪

杭州孙秀才，夏夜读书斋中，觉顶额间蠕蠕有物。拂之，见白须万茎，出屋梁匾上，有人面大如七石缸，眉目宛然，视下而笑。秀才素有胆，以手捋其须，随捋随缩，但存大面，端居匾上。秀才加杌于几视之，了无一物。复就读

书，须又拖下如初。如是数夕，大面忽下几案间，布长须遮秀才眼，书不可读。击以砚，响若木鱼去。又数夕，秀才方寝，大面来枕旁，以须搔其体。秀才不能睡，持枕掷之，人面绕地滚，须飒飒有声，复上匾而没。合家大怒，急为去匾，投之火，怪遂绝，秀才亦登第。

徐支手

咸阳徐某，家巨富。初生一子，颇聪慧，六岁病痞死。旋生二子，貌皆相似，病亦如之。徐年已迈矣，至第三子死时，抚尸恸甚。用刀剖儿腹，出其痞，复断其左臂，骂曰："毋再来诱我！"其痞形如三角菱，有口能呼吸。悬之树间，风日吹干，每触油腥，口犹能动。未期年，徐又得子，貌如前。痞虽不作，而左手竟废，至今尚存，人呼为徐支手。

鱼怪

会稽曹荃山，入市，得大鱼归。剖食之，余半置纱厨内。至晚，厨中忽有光，举室皆亮。迫视，则所余之鱼鳞甲通明，火光射目。曹大骇，盛以盘，送于河，其光散入水中，随波摇荡，婉转间成鱼而去。曹归家，屋中火发，东灭西起，衣物床帐烧毁都尽，而不及栋宇，凡三昼夜始息。食鱼之人，竟亦无恙。

盗鬼供状

先君子在湖广臬司迟公维台署中，同事大兴人朱阳湖，司钱谷。忽一日狂呼，趋视之，面如死灰，伏地昏迷。饮以姜汁，良久曰："吾坐此校文案，日方正午，见地下砖响，有物蠕蠕然顶砖起。疑为鼠，以脚践之，砖亦平复。稍坐定，砖响如初。掀视之，有黑毛一团，类人头发，自土中起，阴风袭人，渐起渐大。先露两眼，瞪睛怒视，再露口颐腰腹，其黑如漆，颈下血淋漓，跃然而上。举手抱我足曰：'汝在此乎？汝在此乎？吾前世山东盗也，法当死，汝作郯城知县，受我赃七千两，许为开脱。定案时，仍拟大辟，死不瞑目。今汝虽再世，而吾仇必报。'言毕，即牵我入地。我大呼，彼见众客至，舍我走。"众视砖迹，犹宛然开。嗣后，其鬼无日不至，有人共座则不至。尤畏臬司迟公，闻迟公将至，便抱头远窜。公大书几上曰："问恶鬼，汝作盗应死，敢与法吏仇乎？汝欲报仇，应仇于前生，敢仇于今世乎？速具供状来。"鬼夜墨书其侧，字迹歪斜，曰："某不敢仇法吏，敢仇赃吏。某以盗故杀人多，受冥司炮烙，数十年，面目已成焦炭。每受刑，必呼曰，'某当死，有许我不死者在也！郯城县某老爷受赃七千两，独不应加罪乎？'呼六十余年，初不准理。今以苦海渐满，许我弛桎梏报冤，所具供状是实。"迟公无如何，不能朝夕伴朱，命多人守护之。居月余，迟公生日演戏，诸客饮酒，强朱出观。朱曰："吾待死之人，有何心情看戏？诸公爱我，可多命家人伴

我。”如其言。席散往观，朱已缢于床。迟公及诸友俱责家人何以不管？金云：“灯下吹来黑气一团，奴辈便各睡去。”或云，诸奴贪看戏，亦未必伴朱也。

时 文 鬼

淮安程风衣，好道术，四方术士，咸集其门。有萧道士琉，号韶阳，年九十余，能游神地府。雍正三年，风衣宴客于晚甘园，萧在席间醉睡去。少顷醒，啧曰：“吕晚村死久矣，乃有祸，大奇。”人惊问。曰：“吾适游地府间，见夜叉牵一老书生过，铁锁锒铛，标曰‘时文鬼吕留良，圣学不明，谤佛太过。’异哉！”时坐间诸客皆诵时文，习四书讲义，素服吕者，闻之不信，且有不平之色，未几，曾静事发，吕果剖棺戮尸。今萧犹存，严冬友秀才与同寓转运卢雅雨署中，亲见其醉后伸一手指，令有力者以利刃割之，了无所伤。

鬼弄人二则

杭州沈济之，训蒙为业。一夕，梦金冠而髯者谓曰：“汝后园有埋金一瓮，可往掘之。”沈曰：“未知何处。”曰：“有草绳作结，上穿康熙通宝钱一文，此其验也。”明早，往园视之，果有草绳，且缚钱焉。沈大喜，持锄掘丈余，卒无有。竟一怒而得狂易之疾。

乾隆甲子，冯香山秀才梦神告曰：“今岁江南乡试题：乐则韶舞。”冯次日即作此题文，熟诵之。入闱，果是此题，以为必售。发榜无名，就馆广东。夜间独步，闻二鬼呼语声，聆之，其闱中所作文也。一鬼诵之，一鬼拊掌曰：“佳哉！解元之文。”冯惊疑，以为是科解元，必割截卷面，偷其文字。辞馆入都，以状具控礼部。礼部为奏闻，行查江南解元薛观光，文虽不佳，并非冯稿也。获诬告之罪，谪配黑龙江。

汉江冤狱

曹震亭知汉江县，晚衙夜坐，见无头人手提一头，啾啾有声，语不甚了。曹大骇，遂病，病三日死矣。家人欲殓，胸前尚温，过夜而苏曰：“被隶人引至阴府，见峨冠南面者，衣本朝服色，辕外人传呼：‘汉江县知县曹学诗进！’曹行阳间属吏礼，向上三揖。神赐坐，问：‘有人诉公，公知否？’曰：‘不知。’神取几上牒词示曹。曹阅之，本县案卷也，起立曰：‘此案本属有冤，为前令所定，已经达部。我申详三次，请再加审讯，为院所驳，驳牌现存。’神曰：‘然则公固无罪也。’传呼冤鬼某进，阴风飒飒然，不见面目手足，但见血块一团，叫跳呼号，滚风而至。神告以曹为申救之故，且曰：‘汝冤终当昭雪，须另觅仇人。’鬼伏地不肯去。神拱手向曹作送状，手挥隶人云：‘速送速送！’曹猛然惊醒，不觉汗之沾衣也。”自此辞官归家，长斋奉佛终其身。

牛 乞 命

天台县令钟公醴泉为余言，其尊人守贵州大定府，设局办铅。日正午，忽有牛突入铅厂，数十人鞭之不肯去。醴泉往观，牛伏地作叩头状，因问牵牛者曰：“此耕牛乎？宰牛乎？”曰：“宰牛。”问：“价若干？”曰：“七千。”钟曰：“以牛与我，以价与汝，何如？”牵牛者谢，领钱去，牛蹶然起矣。

猪 乞 命

奉天锦州府之南，有天桥厂海泊交易处。屠人缚一猪，将杀以入市。其猪乘间咬断绳索，奔至海客前，屈双足伏地。屠人执绳追至，海客询其市价，如数付与，以此猪舍于海会寺之龙神庙。人呼猪道人，则应。曰：“何得无礼？”则屈前双足，向人作叩首状。牙长数寸，脚爪环裹如螺，其大倍于常猪。

张 世 荦

张世荦，字遇春，杭州府诸生。每入试场，仿佛有人持其卷者，迨晓，则墨污被黜。积愤殊甚。乾隆甲子科入闱，

加意防范，试卷誊真，至晚另贮他所，坐号中，留心伺察。睹一女子舒手探卷，急执之，厉声问曰："予与汝何仇，七试而污我卷？"曰："今岁君应中解元，我亦难违帝命。但君当为我剖雪前言，择地瘗我，以释冤谴。我即君对门钱店女也。当日邻人戏谓君与我有私，君实无之，乃不为辩明，且风情自命，假无为有，以资嘲谑。即嫁而夫信浮言，不与我同处，我无以自明，气忿投缳。君污我名，我污君卷，误君七科，宜也。"言毕不见。张毛骨俱栗，甫出场，即访其家，告以故，而捐资助葬之，且为延僧超度。是科揭晓，果中第一名。

洗 心 池

洗心池在茅山"乾元观"西，石壁上有"洗心池"三字，笔法遒劲，隐而不见。欲见则以池水沃之，虽大旱不涸。相传，钱妙真独居燕洞宫修炼，或谤之，乃于此刳腹洗心以相示，故名。

活 死 人 墓

道人江文谷，于"洗心池"旁培小阜，叠石塞牖，趺坐于中。嘱其徒云："每日向牖呼我，应则已，不应则入收遗蜕。"呼之三年皆应。忽一日应曰："可厌，吾去矣。"嗣后不应。启石视之，尸果僵，故称活死人墓。

屋倾有数

总宪金公德瑛，视学江西，考吉安府童生。五鼓点名毕，灯下见红衣妇人从考棚趋出，冉冉腾空而去。问之，仆隶皆有所见。公心恶之，即以《中庸》“必有妖孽”四字命题。日正午，诸生方握笔，忽考棚倾倒，压死三十六人。金公据实奏闻，上怜之，俱钦赐生员。

余亲家史少司马抑堂，任福建臬使时，与粮道王介祉等四人同坐花厅议事。闻梁上犀角沙沙有声，客欲起避，史公不可。已而声渐大，有鼠呼曰出出者再。史亦心动，急与四客齐出，则花厅倒矣，几案皆碎。是日，省中府县俱来请安。史公笑谓曰：“设使四大员一时并命，则司道之印，诸公委署，不皆有分乎？”

沔布十三匹

杭州胡某，程九峰中丞之表侄也。中丞巡抚湖北，胡往求馆。荐与荆州刺史某署中司书记事。半年后，胡妻在家病疟，忽为鬼所附，声如男子。听之，乃其夫也，口称：“到湖北后，蒙中丞公荐往荆州，宾主相得。不料未二月，患病身死。有衣箱行李，新买沔阳布十三匹，现在署中，须着人往取。我客死饥寒，可供木主祭我，并广招名僧超度我。”家人闻之，环泣，当即成服立主，以死无日月，未使报讣。

亡何，妻病痊。家故贫，欲差人往楚迎丧，以无盘费，屡屡迁延。亡何，胡竟归里，举家骇然，以为鬼也。坐定谈说，方悟前所凭者，乃邪鬼借名索食求超度故耳。顷之，衣箱到门。开之，果有布十三匹，的系胡过沔阳时所买。

牛卑山守岁

广西柳州有牛卑山，形如女阴。粤人呼阴为卑，因号牛卑山。每除夕，必男妇十人守之待旦，或懈于防范，被人戏以竹木梢抵之，则是年邑中妇无不淫奔。有邑令某恶之，命里保将土块填塞。是年，其邑妇女小便梗塞，不能前后溲，致有伤命者。广东沙面上妓船如云，河泊大使专司船政。有总督某严禁之，随即海水溢漫，城不没者三板。地方绅贾俱以为言，乃收回禁约以试之，果令收而水退。至今妓船愈多。

鬼拜风

钱塘孙学田，开盐店温州城中，与友钱晓苍往来甚狎。钱有楼三间，封锁颇密，相传有鬼，人不敢居。孙素有胆，与同人赌胜，铺床楼上，烧巨烛二支，竟往居焉。夜二鼓，闻推门声，有艳妆女子冉冉来。见烛光，意若畏之，敛衽再拜。每一俯首，则阴风从其袖生，一烛灭矣。孙掷以剑，鬼走下楼去。孙知将复来，所恃惟烛，乃以所灭烛重加点明，

以身拥烛而坐。鬼果再至，又作拜状。见孙上坐，欲却欲前。孙以剑掷，鬼变恶状，上前格斗，彼此相持不已。忽闻楼外鸡鸣，遂化黑气一团，滚楼而下。温州人为之语曰：“人拜曲躬，鬼拜生风。但逢孙老，比鬼还凶。”

僵尸夜肥昼瘦

俞苍石先生云：“凡僵尸夜出攫人者，貌多丰腴，与生人无异；昼开其棺，则枯瘦如人腊矣。焚之，有啾啾作声者。”

黑云劫

王师征缅甸，有昆明县皂隶叶某，死三日复苏。言被鬼卒勾赴冥司，有大殿朱门，如王者居，门外坐官吏甚多，皆手一簿，判记甚忙。判毕，则黑气一团，覆于簿上。有椎腰蹙额，自称劳苦者。叶阳寿未尽，以不在应死之数，故仍放还。路间私问鬼卒：“彼官吏所执何簿？”曰：“人簿三，兽簿五。”问：“何为有簿？”曰：“从古人间征战之事，皆天上劫数先定，无可挽回。一切应死者，皆先写入黑云劫簿中，虽一骡一马，皆无错误。终竟兽多人少，故其簿有人三兽五之说。”问：“应此劫者，省城中可有某官乎？”曰：“第一名即你家总督也。”其时督滇南者刘公藻，丙辰鸿词翰林，后自刎。

金 秀 才

苏州金秀才晋生，才貌清雅。苏春崖进士爱之，招为婿，婚有日矣。金夜梦红衣小鬟引至一处，房舍精雅。最后有圆洞门，指曰："此月宫也，小姐奉候久矣。"俄而一丽人盛妆出，曰："秀才与我有夙缘，忍舍我别婚他氏乎？"金曰："不敢。"遂携手就寝，备极绸缪。此后，每夜必梦，欢好倍常，而容颜日悴。举家大惧，即为完姻，苏女亦有容色，秀才爱之如梦中人。嗣后，夜间酉戌前与苏氏交，酉戌后与梦中人交。久之，竟不知何者为真，何者为梦也。其父百般禳解，终于无效。体本清羸，斫削逾年，成瘵疾而卒。与梦中女唱和甚多，不能全录，但记其赠金郎一绝云："佳偶岂易寻？夺郎如夺彩。幸亏下手强，争先得为快。"

董 观 察

董观察名榕，官赣南道时，所属上犹县某村，素被山瀑冲没田庐。公为相度，开河引水入江，居民安堵。又改佛寺为濂溪书院，规模一新。亡何，丁太夫人忧，哀毁过度，欲以身殉。扶榇返里，至滕王阁下，维舟受唁。大吏亲来抚慰，观者无不谓董公真孝子、真好官。次早，方欲解缆，忽家仆等惊觅观察不得。急报守土官，沿江打捞，俱无踪迹。经一昼夜，尸竟逆流至鄱城县沙岸上。验视之，犹白衣麻

带，面目如生，乃具殓送至舟中。月余，公旧仆某偶至上犹，土人告以感公开河之恩，立庙祀公。仆欣然走至庙中，拜觑神像，则俨然公之面目。询立像时日，即公堕水夕也。

狐仙开账

和州张某，作客扬州，寓兴教寺。寺中僧舍，素有狐仙，无人敢居。张性落拓，竟往居焉。未三日，果有一翁自称吴刚子求见。揖而与言，风采颇异，能知过去未来之事。因问："可是仙乎？"曰："不敢。"张故贫士，意欲交结之，以图富贵，遂设酒食与之饮宴，吴亦答谢。未半月，张力竭矣，而吴之酒馔甚丰。张遂起贪念，终日嬲其设席。吴作主人，亦无吝色。如是者月余，吴忽不至。时遇霉雨，张开箱晒衣，则全箱空矣。中书一账，并质钱帖数纸，某日鸡鱼若干，某日蔬果若干，皆典张之衣服而用之，笔笔开除，不空设一席，不妄消一文。

皮蜡烛

上虞人钱姓者，为人佣工。夜归，见女路哭。问其故，曰："夫亡无归。家居夏盖山，一时迷路，求为指示。"钱与谐戏，相随至一室中，成夫妇之好。如是者数月，主人见其貌日憔悴，再三问钱。钱言其故，主人曰："此鬼也。再与交时，须取渠一物以为验。"钱如其言，佯与欢笑，而潜

剪女发一束，女大惊走去。钱细视所居之地，全无房屋。其与此女淫处，精流蟹洞中，皆血也。发如烛而软，黑若牛皮，刀砍火焚不坏。自此不敢出门，匿主人家。未几，鬼入主人家，附其婢身作俑曰："还我钱郎。不还我者，即将钱郎交与汝家。我暂去，明年来捉。"且云："俟今秋汝寿尽时，当来降祸。"至期竟不验，钱姓至今犹存。此事，台州张秀堺为余言。

乍浦海怪

乾隆壬辰八月二十三日，黎明大风雨。平湖乍浦之海滨，有物突起。自东南往西北，所过拔木以万计，居民屋上瓦多破碎。中间有类足迹大如圆桌子者，竟不知是何物。有某家厅房移过尺许，仍不倒坏。

天开眼

平湖张敦坡，一日偶在庭中，天无片云。忽闻訇然有声，天开一缝，中阔两头小，其状若舟。睛光闪铄，圆若车轮，照耀满庭，良久方闭。识者以为此即天开眼云。

泥像自行

平湖张氏，世居蘩葭圃。其始迁祖名廸，字静庵，明洪武间人。殁时，其家泥塑静庵夫妇二像，高七八寸，供家庙中。所居屋归属长房，历四百余年。长房子孙贫，屋领圮，仅存数间，而其像犹在。张氏故有宗祠，距静庵故居三里许。一日黎明，有乡人操舟者，见两老人来雇渡船，遂载以行。问："何往？"云："将之张家祠堂。"既登岸，疾行如飞。舟人望之，见形躯渐小，无何，抵祠前。守祠僧闻扣门声，起视之，寂无所见，惟见两泥像在门枢下，一时惊以为异。其裔孙张丹九，方重修祠宇，因加彩绘，别设一厨，供之祠中。

焚尸两则

平湖南门外某乡，掘出三穴。二穴已空，中一穴棺木依然，砖书"赵处士之墓"。尸年四十许，貌如生，穿云履蟹青紬袍，紬如一钱厚，不坏。掘者马某，复出其尸而焚之。火不能旺，乃投诸水。是夜鬼大哭，一村皆惊。好事者为扛起残尸，血缕缕如注，乃仍纳棺中，加土葬之，是夕遂安。马姓者至今无恙，为典史皂役。

平湖小西溪之西，蒋姓，田家也。冬至前一日，日方西，烧父尸。方开棺，尸走出追之。蒋击以锄，尸倒地，乃焚

之。晚归，闻其父骂曰："汝烧我甚苦，何不孝至此？"其人头肿如匏，及午而死。张熙河所目击也。

美人鱼人面猪

崇明打起美人鱼，貌一女子也，身与海船同大。舵工问云："失路耶？"点其头，乃放之，洋洋而去。云栖放生处，有人面猪，平湖张九丹先生见之。猪羞与人见，以头低下，拉之才见。

花魄

婺源士人谢某，读书张公山。早起，闻树林鸟声啁啾，有似鹦哥。因近视之，乃一美女，长五寸许，亦身无毛，通体洁白如玉，眉目间愁苦之状。遂携以归，女无惧色。乃畜笼中，以饭喂之，向人絮语，了不可辨。畜数日，为太阳所照，竟成枯腊而死。洪孝廉宇鳞闻之，曰："此名花魄。凡树经三次人缢死者，其冤苦之气，结成此物。沃以水，犹可活也。"试之果然。里人聚观者，如云而至。谢恐招摇，乃送之树上。须臾间，一大怪鸟衔之飞去。

校点后记

《新齐谐》二十四卷，清代乾隆末年袁枚所著。初名《子不语》，因元说部中有同名作品，后改名《新齐谐》。

袁枚，字子才，号简斋，又号随园老人。乾隆四年（1739年）中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时年二十二岁。后历任溧水、江宁等地知县，断事明敏，市人将他所判事例写成歌曲刻行四方，远近驰名。但不久，袁枚就辞官家居，在江宁小仓山筑一园林，号称随园，优游其中五十年。他时或出游山水，时或接交名流，纵情于诗歌和散文的创作。其论诗，主张直抒胸臆，反对拟古，创性灵说。他抨击理学，宣称"《六经》尽糟粕"（《偶然作》），在当时是一位思想激进的诗人。其著作有《小仓山房集》、《随园诗话》等。

《新齐谐》是袁枚的游戏之作。他在书上自题"戏编"，在序言中又说，"余生平寡嗜好。……文史外无以自娱，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，妄言妄听，记而存之，非有所惑也。"非有所惑，正道出了作者写作的动机，他广泛搜集的这些"怪力乱神"的故事，既然连自己都不相信，当然也不会是想叫人信以为真，不过是聊以自娱，兼以娱人罢了。

然而《新齐谐》所记，虽然"游心骇耳"，却也并非完全是"妄言妄听。"其中有些故事，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清代的社会现实。如《江都某令》，写出了封建官场的黑暗。为

了筹款给儿子捐官，江都县令竟然在死人身上发财。某富户家奴因口角而自杀，县令拒不验尸，坐待尸体腐烂。富户无奈，只好交上三千两银子，他这才前往。到达现场，他又故意寻衅，再诈索四千两。一条命案，诈了七千两银子，他的儿子也因此当上了知县。又如《李半仙》，揶揄了封建官吏的趋炎附势。李半仙善于视物占卜，某同知用一枝烟管来求问，半仙说："君此后为人亦须改过，不可再如烟管。"问何故，曰："烟管是最势利之物，用得着他，浑身火热；用不着他，顷刻冰冷。"一句笑言，辛辣地讽刺了那些势利官员。此外。如《炼丹道士》记朱道士烧化张宗伯百万不义之财，《阎王升殿先吞铁丸》指斥某官吏"不食牛肉，何以独食人肉？"，《奇骗》、《骗人参》、《偷墙》描写社会上的种种骗局等等，都有着深刻的含义和较高的认识价值。

《新齐谐》中还有不少故事，表现了袁枚反对理学，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，这在当时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。例如《狐道学》，嘲笑了道学先生，说世上那些"口谈理学而身作巧宦者"，其实还不如一只老实的狐狸。《妓仙》则谴责了一个为逢迎讲理学的巡抚而杖责妓女的太守。作者在故事中公然提出"男女相爱，不过天地生物之心"，"惜玉怜香而心动者，人也；不知玉不知香者，禽兽也"，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礼教。此外《秀民册》的蔑视科第，《裹足作俑之报》反对女人缠足，都闪耀着作者进步的思想。

由于《新齐谐》以"志怪"为宗旨，着力于搜集异闻怪事，因此全书很少刻画成功的人物形象。但袁枚毕竟是一位有才华的诗人，其充盈的才气，时时现诸笔端，书中也不乏

精采的描写。如《姚剑仙》写剑仙玩剑，“火光自剑端出，熠熠如蛇吐舌”；《猢狲酒》写半山云雾，“忽不见席中人，仅各露一顶”；《花魄》写一花魂，“鸟声啁啾，有似鹦哥”，“通体洁白如玉，眉目间愁苦之状”，虽然都只是寥寥几笔，却极为生动、传神。

《新齐谐》在艺术上有一个很突出的特色，就是常常在严肃的叙述中，杂以诙谐和幽默，亦庄亦谐，妙趣横生。如《炼丹道士》之讽刺贪官，《李半仙》之揶揄势利，《真龙图变假龙图》之嘲笑官僚主义，都是用一些诙谐的趣语，揭示故事的主题，使人于一笑之中，领悟深刻的道理，比板起面孔说教，效果要好得多。

《新齐谐》的另一特色是语言质朴无华。鲁迅在评论该书时说，“其文屏去雕饰，反近自然”，确是有识之见。书中的故事，叙述时纯用白描手法，没有华丽的词藻，没有夸张的描绘，娓娓而谈，曲折毕现，给人以简炼清新之感。

当然，由于时代和作者世界观的局限，《新齐谐》中也充塞着不少落后陈腐的东西。佛教的轮回报应，道教的神鬼符箓，封建的伦理说教，凡此种种，都是我们今天必须加以严肃批判的。鲁迅说该书“过于率意，亦多荒秽”，就是指此。对这些东西，作者本人也“非有所惑”，我们就更不该迷信了。

本书校点，以乾隆五十三年随园刻本为底本，校以嘉庆美德堂刻本、随园三十八种本、清代笔记丛刊本、笔记小说大观本以及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。除明显错字予以改正外，一律保存原书面貌，以便为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读本。但该书卷二十一《蔡京后身》、《禁魇婆》、《暹罗妻驴》

及卷二十四《控鹤监秘记二则》四篇，有许多不妥当的描写，本书未予收录。

水平有限，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指正。

崔国光

一九八五年十一月

[General Information]
书名=清代笔记小说丛刊 新齐谐
作者=[清]袁枚
页数=546
SS号=10164276
出版日期=